古今小說

敘

史統散而小説興始乎周季盛於唐而浸淫於宋韓非列禦寇諸人小説之祖也吳越春秋等書雖出炎漢然秦火之後猶希迨開元以降而文人

橫矣、若通俗演義、不知何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如書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養、仁壽清暇、喜閱話本、命內璫日進一帙、當意、則以金錢厚

酬、於是內璫輩廣求先代奇蹟、及閭里新聞、倩人敷演進御、以怡天顏、然一覽輒置、卒多浮沉內庭、其傳布民間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翫江樓雙魚墜記等類、又皆鄙俚淺薄、齒牙弗馨焉、暨

施羅兩公鼓吹胡元、而三國志、
水滸平妖諸傳、遂成巨觀、要以
韞玉違時、銷鎔歲月、非龍見之
日所暇也、
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即演
義一斑、往ゝ有遠過宋人者、而

或以為恨之唐人風致、謬矣、食桃者不費杏、絺縠毳錦、惟時所適、以唐說律、宋將有以漢說律唐、以春秋戰國說律漢、不至於盡掃羲聖之一畫不止、可若何大抵唐人選言、入於文心、宋人

通俗諧於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則小說之資於選言者少而資於通俗者多試今說話人當塲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脰再欲捐金怯者

勇、滛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說甚富、因賈人之請、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種、

畀為一刻余廁名寮之因肯筆而弁其首

綠天館主人題

古今小說一刻總目

綠天館主人評次

第一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第二卷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第三卷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第四卷　閑雲菴阮三償冤債
第五卷　窮馬周遭際賣䭔媼
第六卷　葛令公生遣弄珠兒
第七卷　羊角哀捨命全交
第八卷　吳保安棄家贖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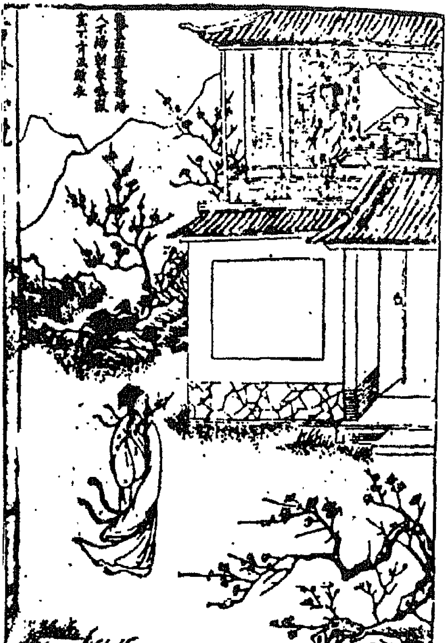
第九卷　裴晉公義還原配
第十卷　滕大尹鬼斷家私
第十一卷　趙伯昇茶肆遇仁宗
第十二卷　衆名姬春風吊柳七
第十三卷　張道陵七試趙昇
第十四卷　陳希夷四辭朝命
第十五卷　史弘肇龍虎君臣會
第十六卷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第十七卷　單符郎全州佳偶
第十八卷　楊八老越國奇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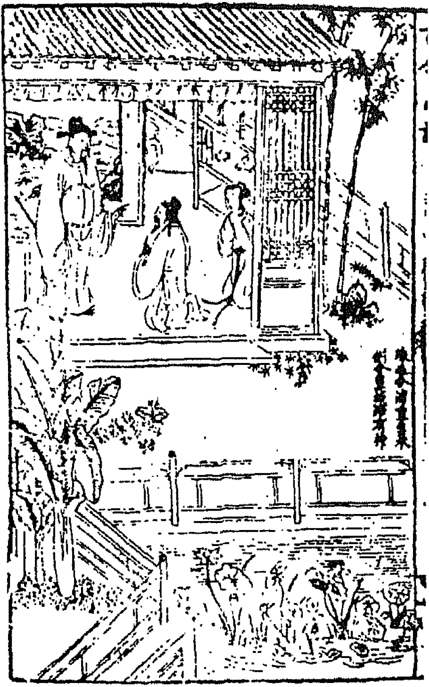
第十九卷　楊謙之客舫遇俠僧
第二十卷　陳從善梅嶺失渾家
第二十一卷　臨安里錢婆留發積
第二十二卷　木綿菴鄭虎臣報寃
第二十三卷　張舜美元宵得麗女
第二十四卷　楊思溫燕山逢故人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鳥害七命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義結黃貞女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第三十卷 明悟禪師趕五戒
第三十一卷 鬧陰司司馬貌斷獄
第三十二卷 遊酆都胡母廸吟詩
第三十三卷 張古老種瓜娶文女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獲稱心
第三十五卷 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鬧禁魂張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成佛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爲神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古今小說總目畢




陳參浦直東来
劉令[illegible]湖有神

第一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仕至千鍾非貴年過七十常稀浮名身後有誰知
萬事空花遊戲○休逞少年狂蕩莫貪花酒便宜
脫離煩惱是和非隨分安閒得意

這首詞名爲西江月是勸人安分守已隨緣作樂莫爲酒色財氣四字損却精神虧了行止求快活時非快活得便宜處失便宜說起那四字中總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爲慾種起手時牽腸掛肚過後去喪魄銷魂假如牆花路柳偶然適興無損於事

若是生心設計敗俗傷風只圖自己一時歡樂却不顧他人的百年恩義假如你有嬌妻愛妾別人調戲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　天道不差移
我不淫人婦　人不淫我妻

看官則今日聽我說珍珠衫這套詞話可見果報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箇榜樣話中單表一人姓蔣名德小字興哥乃湖廣襄陽府棗陽縣人氏父親叫做蔣世澤從小走熟廣東做客買賣因爲喪了妻房羅氏止遺下這興哥年方九歲別無男女這蔣世澤割

捨不下又絕不得廣東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計無可奈何只得帶那九歲的孩子同行作伴就教他學些乖巧這孩子雖則年小生得

眉清目秀齒白唇紅行步端莊言辭敏捷聰明賽過讀書家伶俐不輸長大漢人人喚做粉孩兒箇箇羨他無價寶

蔣世澤怕人妒忌一路上不說是嫡親兒子只說是內姪羅小官人原來羅家也是走廣東的蔣家只走得一代羅家到走過三代了那邊客店牙行都與羅家世代相識如自己親眷一般這蔣世澤做客起頭

也還是丈人羅公領他走起的、因羅家近來屢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幾年不曾走動、這些客店牙行、見了蔣世澤、那一遍不動問羅家消息、好生牽挂今番見蔣世澤帶箇孩子到來、問知是羅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應對聰明、想着他祖父三輩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輩了、那一箇不歡喜、閑話休題、却說蔣興哥跟隨父親做客走了幾遍學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會、父親也喜不自勝、何期到一十七歲上父親一病身亡、且喜剛在家中、還不做客途之鬼、興哥哭了一場、免不得揩乾淚眼、整理大事、殯

殯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說、七七四十九日內內外宗親、都來弔孝、本縣有箇王公正是興哥的新岳丈、也來上門祭奠少不得蔣門親戚陪侍敘話中、間說起興哥少年老成、這般大事、虧他獨力支持、因話隨話間就有人攛掇道王老親翁如今令愛也長成了、何不乘凶完配教他夫婦作伴、也好過日、王公未肯應承、當日相別去了、衆親戚等安葬事畢、又去攛掇興哥、興哥初時也不肯、却被攛掇了幾番、自想孤身無伴、只得應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說王公只是推辭說道我家也要備些薄薄粧奩、一時如何來

得况且孝未期年、於禮有碍、便要成親、且待小祥之後再議媒人回話、興哥見他說得正理、也不相强光陰如箭、不覺週年已到、興哥祭過了父親靈位、換去粗蔴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說、方纔依允、不隔幾日、六禮完備、娶了新婦進門、有西江月爲證

孝幕翻成紅幕、色衣換去蔴衣、畫樓結綵燭光輝、
合巹花筵齊備、那羡粧奩富盛、難求麗色嬌妻、今
宵雲雨足歡娛、來日人稱恭喜

說這新婦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喚做三大兒、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喚做三巧兒、王公先前嫁過的

兩箇女兒都是出色標致的、棗陽縣中、人人稱羡、造出四句口號道是

天下婦人多　王家美色寡
有人娶着他　勝似爲駙馬

常言道做買賣不着、只一時、討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官宦大户人家、單揀門户相當、或是貪他嫁資豊厚、不分皁白、定了親事、後來娶下一房奇醜的媳婦、十親九眷面前、出來相見、做公婆的好沒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偏是醜婦極會管老公、若是一般見識的、便要反目、若使顧惜體面、讓他

一兩遍他就做大起來有此數般不妙所以蔣世澤聞知王公慣生得好女兒從小便送過財禮定下他幼女與兒子爲婚今日取過門來果然嬌姿豔質說起來比他兩箇姐兒加倍標致正是

吳宮西子不如　楚國南威難賽
若比水月觀音　一樣燒香禮拜

蔣興哥人才本自齊整又娶得這房美色的渾家分明是一對玉人良工琢就男歡女愛比別箇夫妻更勝十分三朝之後依先換了些淺色衣服只推制中不與外事專在樓上與渾家成雙捉對朝暮取樂眞

好募亡

亘行坐不離夢魂作伴自古苦日難熬歡時易過暑往寒來早已孝服完滿起靈除孝不在話下與哥一日閒想起父親存日廣東生理如今擔閣三年有餘了那邊還放下許多客帳不曾取得夜間與渾家商議欲要去走一遭渾家初時也答應道該去後來說到許多路程恩愛夫妻何忍分離不覺兩淚交流與哥也自割捨不得兩下悽慘一場又丟開了如此已非一次光陰荏苒不覺又捱過了二年那時興哥決意要行瞞過了渾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揀了箇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對渾家說知道常言坐吃山

空我夫妻兩口、也要成家立業、終不然拋了這行衣食道路、如今這二月天氣、不寒不煖不上路、更待何時、渾家料是畱他不住了、只得問道、丈夫此去幾時可囘、興哥道、我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囘、寧可第二遍多去幾時罷了、渾家指着樓前一棵椿樹道、明年此樹發芽、便盼着官人囘也、說罷淚下如雨、興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覺自己眼淚也掛下來、兩下裏怨離惜別、分外恩情、一言難盡、到第五日、夫婦兩箇啼啼哭哭、說了一夜的說話、索性不睡了、五更時分、興哥便起身收拾、將祖遺下的珍珠細軟、都

交付與渾家收管、自己只帶得本錢銀兩、帳目底本、及隨身衣服鋪陳之類、又有預備下送禮的人事、都裝疊得停當、原有兩房家人、只帶一箇後生些的去、留一箇老成的在家、聽渾家使喚買辦日用、兩箇婆娘專管廚下、又有兩箇丫頭、一箇叫晴雲、一箇叫煖雪、專在樓中伏侍、不許遠離、分付停當了、對渾家說道、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輕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門前窺瞰、招風攬火、渾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兩下掩淚而別、正是

說着了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非死別與生離

興哥上路，心中只想着渾家，整日的不偢不倸，不一日到了廣東地方，下了客店，這夥舊時相識，都來會面，興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酒接風，一連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閒。興哥在家時，原是淘虛了的身子，一路受些勞碌，到此未免飲食不節，得了箇瘧疾，一夏不好，秋間轉成水痢，每日請醫切脈，服藥調治，直延到秋盡，方得安痊，把買賣都擔閣了，眼見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

只爲蠅頭微利　　抛却鴛被良緣

興哥雖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頭放慢了。不題

興哥做客之事且說這里渾家王三巧兒自從那日丈夫分付了果然數月之內目不窺戶足不下樓光陰似箭不覺殘年將盡家家戶戶鬧轟轟的煖火盆放爆竹喫合家歡耍子三巧兒觸景傷情思想丈夫這一夜好生淒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詩道是

臘盡愁難盡　春歸人未歸
朝來嗔寂寞　不肯試新衣

明日正月初一日是箇歲朝晴雲煖雪兩箇丫頭一力勸主母在前樓去看看街坊景象原來蔣家住宅前後通連的兩帶樓房第一帶臨着大街第二帶方

做臥室三巧兒閒常只在第二帶中坐臥這一日被丫頭們擷掇不過只得從邊廂里走過前樓分付推開窻子把簾兒放下三口兒在簾內觀看這日街坊上好不鬧雜三巧兒道多少東行西走的人偏沒箇賣卦先生在內若有時喚他來卜問官人消息也好晴雲道今日是歲朝人人要閒耍的那箇出來賣卦煖雪叫道娘限在我兩箇身上五日內包喚一箇來占卦便了到初四日早飯過後煖雪下樓小解忽聽得街上噹噹的敲响响的這件東西喚做報君知是瞎子賣卦的行頭煖雪等不及解完慌忙檢了褲腰

賣卦起課的悞人不淺也

跑出門外叫住了瞎先生、撥轉脚頭一口氣跑上樓來報知主母三巧兒分付、喚在樓下坐啟內坐着、討他課錢通陳過了、走下樓梯聽他剖斷、那瞎先生占成一卦、問是何用、那時厨下兩個婆娘聽得熱鬧、也都跑將來了、替主母傳語道這卦是問行人的瞎先生道可是妻問夫麼、婆娘道正是先生道青龍治世財爻發動、若是妻問夫行人在半途金帛千箱有風波一點無青龍屬木、木旺於春、立春前後已動身了、月盡月初、必然回家更兼十分財采、三巧兒叫買辦的把三分銀子打發他去歡天喜地上樓去了眞所

謂望梅止渴畫餅充饑大凡人不做指望到也不在心上一做指望便癡心妄想時刻難過三巧兒只爲信了賣卦先生之語一心只想丈夫回來從此時常走向前樓在簾內東張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椿樹抽芽不見些兒動靜三巧兒思想丈夫臨行之約愈加心慌一日幾遍向外探望也是合當有事遇着這箇俊俏後生正是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這箇俊俏後生是誰原來不是本地是徽州新安縣人氏姓陳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後來改口呼爲大

郎年方二十四歲、且是生得一表人物、雖勝不得宋玉潘安也不在兩人之下、這大郎也是父母雙亡、湊了二三千金本錢、來走襄陽販糴些米荳之類、每年常走一遍、他下處自在城外、偶然這日進城來、要到大市街汪朝奉典舖中問箇家信、那典舖正在蔣家對門、因此經過、你道怎生打扮、頭上帶一頂蘇樣的百柱騣帽、身上穿一件魚肚白的湖紗道袍、又恰好與蔣興哥平昔穿着相像、三巧兒遠遠瞧見、只道是他大夫回了、揭開簾子、定睛而看、陳大郎擡頭、望見樓上一箇年少的美婦人、目不轉睛的、只道心上歡

（悲歡離合歸初於）（伏案）

喜了他。也對着樓上丟箇眼色。誰知兩箇都錯認了。三巧兒見不是丈夫。羞得兩頰通紅。忙忙把牕兒拽轉。跑在後樓。靠着牀沿上坐地。兀自心頭突突的跳一箇不住。誰知陳大郎的一片精魂。早被婦人眼光兒攝上去了。回到下處。心心念念的放他不下。肚裏想道。家中妻子。雖是有些顏色。怎比得婦人一半。欲待通箇情款。爭奈無門可入。若得謀他一宿。就消花這些本錢。也不枉爲人在世。嘆了幾口氣。忽然想起大市街東巷有箇賣珠子的薛婆。曾與他做過交易。這婆子能言快語。况且日逐串街走巷。那一家不認

得須是與他商議定有道理這一夜番來覆去勉强過了次日起個清早只推有事討些凉水梳洗取了一百兩銀子兩大錠金子急急的跑進城來這叫做

欲求生受用　須下死工夫

陳大郎進城一逕來到大市街東巷去敲那薛婆的門薛婆蓬着頭正在天井裏揀珠子聽得敲門一頭收過珠包一頭問道是誰纔聽說出徽州陳三字慌忙開門請進道老身未曾梳洗不敢爲禮了大官人起得好早有何貴幹陳大郎道特特而來若遲時怕不相遇薛婆道可是作成老身出脫些珍珠首飾麽

陳大郎道珠子也要買還有大買賣作成你薛婆道老身除了這一行貨其餘都不熟慣陳大郎道這里可說得話麽薛婆便把大門關上請他到小閣兒坐着問道大官人有何分付、大郎見四下無人、便向衣袖裏摸出銀子解開布包攤在卓上道這一百兩白銀乾娘收過了方纔敢說婆子不知高低那里肯受大郎道莫非嫌少慌忙又取出黃燦燦的兩錠金子也放在卓上道這十兩金子一并奉納若乾娘再不收時便是故意推調了、今日是我來尋你、非是你來求我只爲這樁大買賣、不是老娘成不得所以特地

踅 [illegible]切

相求便說做不成時這金銀你只管受用終不然我又來取討日後再沒相會的時節了我陳商不是恁般小樣的人看官你說從來做牙婆的那箇不貪錢鈔見了這般黃白之物如何不動火薛婆當時滿臉堆下笑來便道大官人休得錯怪老身一生不曾要別人一釐一毫不明不白的錢財今日既承大官人分付老身權且留下若是不能效勞依舊奉納說罷將金錠放銀包內一齊包起叫聲老身大膽了拿向臥房中藏過忙踅出來道大官人老身且不敢稱謝你且說甚麼買賣用着老身之處大郎道急切要尋

一件救命之寶是處都無只大市街上一家人家方有特央乾娘去借借婆子笑將起來道又是作怪老身在這條巷住過二十多年不曾聞大市街有甚救命之寶大官人你說有寶的還是誰家大郎道敝鄉里汪三朝奉典舖對門高樓子内是何人之宅婆子想了一回道這是本地蔣興哥家裏他男子出外做客一年多了止有女眷在家大郎道我這救命之寶正要問他女眷借借便把椅兒掇近了婆子身邊向他訴出心腹如此如此婆子聽罷連忙搖首道此事大難蔣興哥新娶這房娘子不上四年夫妻兩箇如

[illegible]

魚似水寸步不離如今沒奈何出去了這小娘子足不下樓甚是貞節因興哥做人有些古怪容易嗔嫌老身輩從不曾上他的堦頭連這小娘子面長面短老身還不認得如何應承得此事方纔所賜是老身薄福受用不成了陳大郎聽說慌忙雙膝跪下婆子去扯他時被他兩手拿住衣袖緊緊按定在椅上動撣不得口裏說我陳商這條性命都在乾娘身上你是必思量箇妙計作成我人馬救我殘生事成之日再有白金百兩相酬若是推阻即令便是箇死慌得婆子沒理會處連聲應道是是莫要折殺老身大官

人請起老身有話講陳大郎方纔起身拱手道、有何妙策作速見教薛婆道此事須從容圖之、只要成就莫論歲月若是限時限日老身決難奉命、陳大郎道若果然成就便遲幾日何妨、只是計將安出薛婆道明日不可太早不可太遲、早飯後相約在汪三朝奉典鋪中相會大官人可多帶銀兩、只說與老身做買賣其間自有道理若是老身這兩隻脚跨進得蔣家門時、便是大官人的造化大官人便可急回下處莫在他門首盤桓、被人識破、悞了大事討得三分機會、老身自來囘覆陳大郎道、謹依尊命、唱了箇肥喏欣

然開門而去、正是

未曾滅項興劉　先見築壇拜將

當日無話、到次日、陳大郎穿了一身齊整衣服、取上三四百兩銀子、放在箇大皮匣內、喚小郎背着跟隨、到大市街汪家典舖來、瞧見對門樓牕緊閉、料是婦人不在、便與管典的拱了手、討箇木凳兒坐在門前、向東而望、不多時、只見薛婆抱着一箇篾絲箱兒來了、陳大郎喚住、問道、箱內何物、薛婆道、珠寶首飾、人官人可用麽、大郎道、我正要買、薛婆進了典舖、與管典的相見了、叫聲聒噪、便把箱兒打開、內中有十來

包珠子、又有幾箇小匣兒都盛着新樣簇花點翠的首飾、奇巧動人、光燦奪目陳大郎揀幾串極粗極白的珠子、和那些簪珥之類做一堆兒放着、道、這些我都要了、婆子便把眼兒瞅着、說道、大官人要用時儘用、只怕不肯出這樣大價錢、陳大郎已自會意開了皮匣、把這些銀兩白花花的攤做、 臺高聲的叫道、有這些銀子難道買你的貨不起、此時鄰舍閒漢已自走過七八箇人、在舖前站着看了、婆子道、老身取笑、豈敢小覷大官人、這銀兩須要仔細請收過了只要還得價錢、公道便好、兩下一邊的討價多、一邊的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婆子妙策不得不墮其術中

還錢少。差得天高地遠、那討價的一口不移、這里陳大郎拿着東西、又不放手、又不增添、故意走出屋簷件件的翻覆認看、言真道假、彈觔估兩的在日光中烜耀、惹得一市人都來觀看、不住聲的有人喝采、婆子亂嚷道、買便買、不買便罷、只管擔閣人則甚、陳大郎道、怎麼不買、兩個又論了一番價、正是

只因酧價爭錢口　驚動如花似玉人

王三巧兒聽得對門喧嚷、不覺移步前樓、推窗偷看、只見珠光閃爍、寶色輝煌、甚是可愛、又見婆子與客人爭價不定、便分付丫鬟去喚那婆子、借他東西看

看、晴雲領命、走過街去、把薛婆衣袂一扯、道我家娘請你、婆子故意問道是誰家、晴雲道對門蔣家、婆子把珍珠之類劈手奪將過來、忙忙的包了、道老身沒有許多空閒與你歪纏、陳大郎道再添些賣了罷、婆子道不賣不賣像你這樣價錢老身賣去多時了、一頭說、一頭放入箱兒裏、依先閉鎖了、抱着便走、晴雲道、我替你老人家拿罷、婆子道不消、頭也不回逕到對門去了、陳大郎心中暗喜也收拾銀兩別了管典的、自回下處、正是

眼望捷旌旗　耳聽好消息

騙誘行妙

晴雲引得婆子上樓與三巧兒相見了婆子看那婦人心下想道真天人也怪不得陳大郎心迷若我做男子也要渾了當下說道老身久聞大娘賢慧但恨無緣拜識三巧兒問道你老人家尊姓婆子道老身姓薛只在這里東巷住與大娘也是箇隣里三巧兒道你方纔這些東西如何不賣婆子笑道若不賣時老身又拿出來怎的只笑那下路客人空自一表人才不識貨物說罷便去開了箱兒取出幾件簪珥遞與那婦人看叫道大娘你道這樣首飾便工錢也費多少他們還得忒不像樣教老身在主人家面前如何

安次之局

告得許多消乏又把幾串珠子提將起來道這般頭號的貨他們還做夢哩三巧兒問了他討價還價便道眞箇虧你些兒婆子道還是大家寶眷見多識廣比男子漢眼力到勝十倍三巧兒喚丫鬟看茶婆子道不擾茶了老身有件要緊的事欲往西街走走遇着這箇客人纏了多時正是買賣不成擔誤工程這箱兒連鎖放在這裏權煩大娘收拾老身暫去少停就來說罷便走三巧兒叫晴雲送他下樓出門向西去了三巧兒心上愛了這幾件東西專等婆子到來酬價一連五日不至到第六日午後忽然下一場大

雨雨聲未絕閛閛的敲門聲響三巧兒喚丫鬟開看只見薛婆衣衫半濕提個破傘進來口兒道

晴乾不肯走　直待雨淋頭

把傘兒放在樓梯邊走上樓來萬福道大娘前晚失信了三巧兒慌忙答禮道這幾日在那里去了婆子道小女托賴新添了個外甥老身去看看留住了幾日今早方回半路上下起雨來在一個相識人家借得把傘又是破的卻不是晦氣三巧兒道你老人家幾個兒女婆子道只一個兒子完婚過了女兒到有四個這是我第四個了嫁與徽州朱八朝奉做偏房

又點掇得妙

就在這北門外開鹽店的三巧兒道你老人家女兒多不把來當事了本鄉本土少什麼一夫一婦的怎捨得與異鄉人做小婆子道大娘不知到是異鄉人有情懷雖則偏房他大娘子只在家裏小女自在店中呼奴使婢一般受用老身每遍去時他當個尊長看待更不怠慢如今養了個兒子愈加好了三巧兒道也是你老人家造化嫁得着就罷恰好晴雲討茶上來兩個喫了婆子道今日雨天沒事老身大膽敢求大娘的首飾一看看些巧樣兒在肚裏也好三巧兒道也只是平常生活你老人家莫笑話就取一把

是約開了箱籠陸續搬出許多釵鈿纓絡之類薛婆看了誇美不盡道大娘有恁般珍異把老身這幾件東西看不在眼了三巧兒道好說我正要與你老人家請箇實價婆子道娘子是識貨的何消老身費嘴三巧兒把東西檢過取出薛婆的篾絲箱兒來放在卓上將鑰匙遞與婆子道你老人家開了檢看箇明白婆子道大娘忒精細了當下開了箱兒把東西逐件搬出三巧兒品評價錢都不甚遠婆子並不爭論歡歡喜喜的道恁地便不枉了人老身就少賺幾貫錢也是快活的三巧兒道只是一件目下湊不起價

錢，只好現奉一半，等待我家官人回來，一并清楚，他也只在這幾日回了。婆子道：便遲幾日也不妨事，只是價錢上相讓多了，銀水要足紋的。三巧兒道：這也小事。便把心愛的幾件首飾及珠子收起，喚晴雲取盃見成酒來，與老人家坐坐。婆子道：造次如何好攪擾。三巧兒道：時常清閒，難得你老人家到此，作伴扳話，你老人家若不嫌怠慢，時常過來走走。婆子道：多謝大娘錯愛，老身家裏當不過嘈雜，像宅上又忒清閒了。三巧兒道：你家兒子做甚生意。婆子道：也只是接些珠寶客人，每日的討酒討漿，刮的人不耐煩，老

墮其計了

身齡殺各宅們走動在家時少還好若只在六尺地上轉怕不懆死了人三巧兒道我家與你相近不耐煩時就過來閒話婆子道只不敢頻頻打攪三巧兒道老人家說那里話只見兩箇丫鬟輪番的走動擺了兩副盃筯兩碗臘雞兩碗臘肉兩碗鮮魚連菓碟素菜共一十六箇碗婆子道如何盛設三巧兒道見成的休怪怠慢說罷斟酒遞與婆子婆子將盃回敬兩下對坐而飲原來三巧兒酒量儘去得那婆子又是酒壺酒甕喫起酒來一發相投了只恨會面之晚那日直喫到傍晚剛剛雨止婆子作謝要回三巧兒

又用放泥局

又取出大銀鍾來、勸了幾鍾、又陪他喫了晚飯說道你老人家再寬坐一時我將這一半價錢付你去婆子道、天晚了、大娘請自在、不爭這一夜兒明日却來領罷連這篾絲箱兒老身也不拿去了、省得路上泥滑滑的不好走、三巧兒道明日專專望你、婆子作別下樓取了破傘、出門去了、正是

世間只有虔婆嘴　哄動多多少少人

却說陳大郎在下處呆等了幾日、並無音信見這日天雨、料是婆子在家、拖泥帶水的進城來問個消息又不相值自家在酒肆中喫了三盃用了些點心又

到薛婆門首打聽、只是未回、看看天晚、却待轉身、只見婆子一臉春色、脚略斜的走入巷來、陳大郎迎着他、作了揖、問道、所言如何、婆子搖手道、尚早、如今方下種、還沒有發芽哩、再隔五六年、開花結果、纔到得你口、你莫在此探頭探腦、老娘不是管閒事的、陳大郎見他醉了、只得轉去、次日婆子買了些時新菓子、鮮雞魚肉之類、喚箇廚子安排停當、裝做兩箇盒子、又買一甕上好的釀酒、央間壁小二挑了、來到蔣家門首、三巧兒這日不見婆子到來、正教晴雲開門出來探望、恰好相遇、婆子教小二挑在樓下、先打發他

去了、晴雲已自報知主母、三巧兒把婆子當個貴客一般、直到樓梯口邊迎他上去、婆子千恩萬謝的福了一回、便道、今日老身偶有一盃水酒、將來與大娘消遣、三巧兒道、到要你老人家賠鈔、不當受了、婆子央兩個丫鬟搬將上來、擺做一卓子、三巧兒道、你老人家忒迂濶了、恁般大弄起來、婆子笑道、小戶人家備不出甚麽好東西、只當一茶奉獻、晴雲便去取盃筯、暖雪便吹起水火爐來、霎時酒煖、婆子道、今日是老身薄意、還請大娘轉坐客位、三巧兒道、雖然相擾在寒舍、豈有此理、兩下謙讓多時、薛婆只得坐了客

陡下說詞、、自好

收梢好

席這是第三次相聚更覺熟分了飲酒中間婆子問道官人出外好多時了還不回虧他撇得大娘下三巧兒道便是說過一年就轉不知怎地擔閣了婆子道依老身說放下了恁般如花似玉的娘子便博箇堆金積玉也不爲罕婆子又道大凡走江湖的人把客當家把家當客比如我第四箇女壻朱八朝奉有了小女朝歡暮樂那里想家或三年四年纔回一遍住不上一兩箇月又來了家中大娘子替他擔孤受寡那曉得他外邊之事三巧兒道我家官人到不是這樣人婆子道老身只當閒話講怎敢將天比地當

像、、

墮其計了

日兩個猜謎擲色喫得酩酊而別第三日同小二來取家火就領這一半價錢三巧兒又留他喫點心從此以後把那一半賒錢爲由只做問興哥的消息不時行走這婆子俐齒伶牙能言快語又半癡不顛的慣與丫鬟們打諢所以上下都歡喜他三巧兒一日不見他來便覺寂寞叫老家人認了薛婆家裏早晚常去請他所以一發來得勤了世間有四種人惹他不得引起了頭再不好絕他是那四種

遊方僧道　乞丐　閑漢　牙婆

上三種人猶可只有牙婆是穿房入戶的女眷們怕

冷靜時十箇九箇到要扳他來往今日薛婆本是箇不善之人一般甜言軟語三巧兒遂與他成了至交時刻少他不得正是

畫虎畫皮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陳大郎幾遍討箇消息薛婆只回言尚早其時五月中旬天漸炎熱婆子在三巧兒面前偶說起家中蝸窄又是朝西房子夏月最不相宜不比這樓上高敞風涼三巧兒道你老人家若撇得家下到此過夜也好婆子道好是好只怕官人回來三巧兒道他就回料道不是半夜三更婆子道大娘不嫌蒿惱老身慣

是極相知的只今晚就取鋪陳過來與大娘作伴何如三巧兒道鋪陳儘有也不須拿得你老人家回覆一家裏一聲索性在此過了一夏家去不好婆子真箇對家裏兒子媳婦說了只帶箇梳匣兒過來三巧兒道你老人家多事難道我家油梳子也缺了你又帶來怎地婆子道老身一生怕的是同湯洗臉合具梳頭大娘怕沒有精緻的梳具老身如何敢用其他姐兒們的老身也怕用得還是自家帶了便當只是大娘分付在那一門房安歇三巧兒指着牀前一箇小小藤榻兒道我預先排下你的臥處了我兩箇親近

[illegible]

一步步緊來去竟得挺以

妙甚

些夜間睡不着好講些閑話說罷擡出一頂青紗帳來教婆子自家掛了又同喫了一會酒方纔歇息兩箇丫鬟原在牀前打鋪相伴因有了婆子打發他在間壁房裏去睡從此爲始婆子日間出去串街做買賣黑夜便到蔣家歇宿時常携壺挈榼的慇勤熱鬧不一而足牀榻是丁字樣鋪下的雖隔着帳子却像是一頭同睡夜間絮絮叨叨你問我答凡街坊穢褻之談無所不至這婆子或時裝醉詐風起來到說起自家少年時偷漢的許多情事去勾動那婦人的春心害得那婦人嬌滴滴一副嫩臉紅了又白白了又

下句諒有味

紅婆子已知婦人心活只是那話兒不好啟齒光陰迅速又到七月初七日了正是三巧兒的生日婆子清早備下兩盒禮與他做生三巧兒稱謝了留他喫麵婆子道老身今日有些窮忙晚上來陪大娘看牛郎織女做親說罷自去了下得堦頭不幾步正遇着陳大郎路上不好講話隨到個僻靜巷裏陳大郎攢着兩眉埋怨婆子道乾娘你好慢心腸春去夏來如今又立過秋了你今日也說尚早明日也說尚早却不知我度日如年再延捱幾日他丈夫回來此事便付東流却不活活的害死我也陰司去少不得與你

（步步精細賊婆儘可用兵）

索命婆子道你且莫慌急老身正要相請來得恰好事成不成只在今晚須是依我而行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全要輕輕悄悄莫帶累人陳大郎點頭道好計好計事成之後定當厚報說罷欣然而去正是

排成竊玉偷香陣　費盡攜雲握雨心

却說薛婆約定陳大郎這晚成事午後細雨微茫到晚却沒有星月婆子黑暗裏引着陳大郎埋伏在左近自巳却去敲門晴雲點個紙燈兒開門出來婆子故意把衣袖一摸說道失落了一條臨清汗巾兒姐姐勞你大家尋一尋哄得晴雲便把燈向街上照去

這里婆子提箇空招着陳大郎一溜溜進門來先引他在樓梯背後空處伏着婆子便叫道有了不要尋了晴雲道恰好火也沒了我再去點箇來照你婆子道走熟的路不消用火兩箇黑暗裏開了門摸上樓來三巧兒問道你沒了什麼東西婆子袖裏扯出箇小帕兒來道就是這箇冤家雖然不值甚錢是一箇北京客人送我的却不道禮輕人意重三巧兒取笑道莫非是你老相交送的表記婆子笑道也差不多當夜兩箇耍笑飲酒婆子道酒肴儘多何不把些賞廚下男女也教他鬧轟轟像箇節夜三巧兒眞箇把

四碟菜兩壺酒、分付丫鬟拿下樓去、那兩個婆娘、一個漢子、喫了一回、各去歇息、不題、再說婆子飲酒中間、問道官人如何還不回家、三巧兒道便是算來一年半了、婆子道牛郎織女也是一年一會、你比他到多隔了半年、常言道一品官二品客、做客的那一處沒有風花雪月、只苦了家中娘子、三巧兒歎了口氣低頭不語、婆子道是老身多嘴了、今夜牛女佳期、只該飲酒作樂、不該說傷情話兒、說罷便斟酒去勸那婦人、約莫半酣、婆子又把酒去勸兩個丫鬟、說道這是牛郎織女的喜酒、勸你多喫幾盃、後日嫁個恩愛

申 李

的老公寸步不離兩個丫鬟被纏不過勉強喫了各不勝酒力東倒西歪三巧兒分付關了樓門發放他先睡他兩個自在喫酒婆子一頭喫口裏不住的說囉說皂道大娘幾歲上嫁的三巧兒道十七歲婆子道破得身遲還不喫虧我是十三歲上就破了身三巧兒道嫁得恁般早婆子道論起嫁到是十八歲了不瞞大娘說因是在間壁人家學針指被他家小官人調誘一時間貪他生得俊俏就應承與他偷了初時好不疼痛兩三遍後就曉得快活大娘你可也是這般麽三巧兒只是笑婆子又道那話兒到是不曉

得滋味的到好甞過的便丟不下心坎裏時時發癢日裏還好夜間好難過哩三巧兒道想你在娘家時閱人多矣虧你怎生充得黃花女兒嫁去婆子道我的老娘也曉得些影像生怕出醜教我一箇童女方用石榴皮生礬兩味煎湯洗過那東西就揫緊了我只做張做勢的叫疼就遮過了三巧兒道你做女兒時夜間也少不得獨睡婆子道還記得在娘家時節哥哥出外我與嫂嫂一頭同睡兩下輪番在肚子上學男子漢的行事三巧兒道兩箇女人做對有甚好處婆子走過三巧兒那邊挨肩坐了說道大娘你不

知只要大家知音一般有趣也撒得火三巧兒舉手（也來了）把婆子肩胛上打一下說道我不信你說慌婆子見他慾心已動有心去挑撥他又道老身今年五十二歲了夜間常常癡性發作打熬不過虧得你少年老成三巧兒道你老人家打熬不過終不然還去打漢子婆子道敗花枯柳如今那箇要我了不瞞大娘說我也有箇自取其樂救急的法兒三巧兒道你說謊又是甚麼法兒婆子道少停到牀上睡了與你細講說罷只見一箇飛蛾在燈上旋轉婆子便把扇來一撲故意撲滅了燈叫聲阿呀老身自去點箇燈來便去

開樓門陳大郎已自走上樓梯伏在門邊多時了都是婆子預先設下的圈套婆子道忘帶個取燈兒去了又走轉來便引着陳大郎到自己榻上伏着婆子下樓去了一回復上來道夜深了廚下火種都熄了怎麽處三巧兒道我點燈睡慣了黑魆魆地好不怕人婆子道老身伴你一牀睡何如三巧兒正要問他救急的法兒應道甚好婆子道大娘你先上牀我關了門就來三巧兒先脫了衣服牀上去了叫道你老人家快睡罷婆子應道就來了却在榻上拖陳大郎上來赤條條的攛在三巧兒牀上去三巧兒摸着身

子道你老人家許多年紀身上恁般光滑那人並不回言鑽進被裏就捧着婦人做嘴婦人還認是婆子雙手相抱那人驀地騰身而上就幹起事來那婦人一則多了盃酒醉眼朦朧二則被婆子挑撥春心飄蕩到此不暇致詳憑他輕薄

一箇是閨中懷春的少婦一箇是客邸慕色的才郎一箇打熬許久如文君初遇相如一箇盼望多時如必正初諧陳女分明久旱逢甘雨勝過他鄉遇故知

陳大郎是走過風月場的人顛鸞倒鳳曲盡其趣矣

党

得婦人魂不附體雲雨畢後三巧兒方問道你是誰陳大郎把樓下相逢如此相慕如此苦央薛婆用計細細說了今番得遂平生便死瞑目婆子走到床間說道不是老身大膽一來可憐大娘青春獨宿二來要救陳郎性命你兩個也是宿世姻緣非干老身之事三巧兒道事已如此萬一我丈夫知覺怎麼好婆子道此事你知我知只買定了晴雲煖雪兩個丫頭不許他多嘴再有誰人漏洩在老身身上管成你夜夜歡娛一些事也沒有只是日後不要忘記了老身三巧兒到此也顧不得許多了兩個又狂蕩起來直

到五更鼓絕、天色將明、兩箇兀自不捨、婆子催促陳大郎起身、送他出門去了、自此無夜不會、或是婆子同來、或是漢子自來、兩箇丫鬟被婆子把甜話兒偎他、又把利害話兒嚇他、又教主母賞他幾件衣服、漢子到時、不時把些零碎銀子賞他們買菓兒喫、騙得歡歡喜喜、已自做了一路、夜來明去、一出一入、都是兩箇丫鬟迎送、全無阻隔、真箇是你貪我愛、如膠似漆、勝如夫婦一般、陳大郎有心要結識這婦人、不時的製辦好衣服好首飾送他、又替他還了欠下婆子的一半價錢、又將一百兩銀子謝了婆子、往來半年

有餘這漢子約有千金之費三巧兒也有三十多兩銀子東西送那婆子婆子只爲圖這些不義之財所以肯做牽頭這都不在話下古人云天下無不散的筵席

纔過十五元宵夜　又是清明三月天

陳大郎思想蹉跎了多時生意要得還鄉夜來與婦人說知兩下恩深義重各不相捨婦人到情願收拾了些細軟跟隨漢子逃走去做長久夫妻陳大郎道使不得我們相交始末都在薛婆肚裏就是主人家呂公見我每夜進城難道沒有些疑惑況客船上人

多瞞得那箇兩箇了畢竟又帶去不得你丈夫回來跟究出情由怎肯干休娘子權且耐心到明年此時我到此覓箇僻靜下處悄悄通箇信兒與你那時兩口兒同走神鬼不覺却不安穩婦人道萬一你明年不來如何陳大郎就設起誓來婦人道旣然你有真心奴家也決不相負你若到了家鄉倘有便人托他捎箇書信到薛婆處也教奴家放意陳大郎道我自用心不消分付又過幾日陳大郎雇下船隻裝載糧食完備又來與婦人作別這一夜倍加眷戀兩下說一會哭一會又狂蕩一會整整的一夜不曾合眼到五

更起身婦人便去開箱取出一件寶貝叫做珍珠衫遞與陳大郎道這件衫兒是蔣門祖傳之物暑天若穿了他清涼透骨此去天道漸熱正用得着奴家把與你做箇記念穿了此衫就如奴家貼體一般陳大郎哭得出聲不得軟做一堆婦人就把衫兒親手與漢子穿下叫丫鬟開了門戶親自送他出門再三珍重而別詩曰

昔年含淚別夫郎　今日悲啼送所歡
堪恨婦人多水性　招來野鳥勝文鸞

話分兩頭却說陳大郎有了這珍珠衫兒每日貼體

穿着便夜間脫下也放在彼窩中同睡寸步不離一路遇了順風不兩月行到蘇州府楓橋地面那楓橋是柴米牙行聚處少不得投箇主家脫貨不在話下忽一日赴箇同鄉人的酒席席上遇箇襄陽客人生得風流標致那人非別正是蔣興哥原來興哥在廣東販了些珍珠玳瑁蘇木沉香之類搭伴起身那夥同伴商量都要到蘇州發賣興哥久聞得上說天堂下說蘇杭好箇大馬頭所在有心要去走一遍做這一回買賣方纔回去還是去年十月中到蘇州的因是隱姓爲商都稱爲羅小官人所以陳大郎更不疑

惑他兩個萍水相逢年相若貌相似談吐應對之間彼此敬慕即席間問了下處互相拜望兩下遂成知己不時會面興哥討完了客帳欲待起身走到陳大郎寓所作別大郎置酒相待促膝談心甚是款洽此時五月下旬天氣炎熱兩個解衣飲酒陳大郎露出珍珠衫來興哥心中駭異又不好認他的只誇獎此衫之美陳大郎恃了相知便問道貴縣大市街有箇蔣興哥家羅兄可認得否興哥到也乖巧回道在下出外日多里中雖曉得有這箇人並不相認陳兄爲何問他陳大郎道不瞞兄長說小弟與他有些瓜葛

便把三巧兒相好之情告訴了一遍扯着衫兒看了眼淚汪汪道此衫是他所贈兄長此去小弟有封書信奉煩一寄明日侵早送到貴寓興哥口裏答應道當得當得心下沉吟有這等異事現在珍珠衫爲證不是箇虛話了當下如針刺肚推故不飲急急起身別去回到下處想了又惱惱了又想恨不得學箇縮地法兒頃刻到家連夜收拾次早便上船要行只見岸上一箇人氣吁吁的趕來却是陳大郎親把書信一大包遞與興哥叮囑千萬寄去氣得興哥面如土色說不得話不得死不得活不得只等陳大郎去後

可嘆

把書看時面上寫道此書煩寄大市街東巷薛媽媽家興哥性起一手扯開却是八尺多長一條桃紅縐紗汗巾又有箇紙糊長匣兒內有羊脂玉鳳頭簪一根書上寫道微物二件煩乾娘轉寄心愛娘子三巧兒親收聊表記念相會之期准在來春珍重珍重興哥大怒把書扯得粉碎撇在河中提起玉簪在船板上一摜折做兩段一念想起道我好糊塗何不留此做箇證見也好便撿起簪兒和汗巾做一包收拾催促開船急急的趕到家鄉望見了自家門首不覺墮下淚來想起當初夫妻何等恩愛只爲我貪着蠅頭

眞眞

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這場醜來如今悔之何及在路上性急巴不得趕回及至到了心中又苦又恨行一步懶一步進得自家門裏少不得忍住了氣勉强相見興哥並無言語三巧兒自己心虛覺得滿臉慚愧不敢殷勤上前扳話興哥搬完了行李只說去看看丈人丈母依舊到船上住了一晩次早回家向三巧兒說道你的爹娘同時害病勢甚危篤昨晩我只得住下看了他一夜他心中只牽掛着你欲見一面我已僱下轎子在門首你可作速回去我也隨後就來三巧兒見丈夫一夜不回心裏正在疑慮聞說

爹娘有病、却認真了、如何不慌、慌忙把箱籠上匙鑰遞與丈夫、喚個婆娘跟了、上轎而去、興哥叫住了婆娘、向袖中摸出一封書來、分付他送與王公、送過書、你便隨轎回來、却說三巧兒回家、見爹娘雙雙無恙、喫了一驚、王公見女兒不接而回、也自駭然、在婆子手中接書、拆開看時、却是休書一紙、上寫道

立休書人蔣德、係襄陽府棗陽縣人、從幼憑媒聘定王氏爲妻、豈期過門之後、本婦多有過失、正合七出之條、因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情願退還本宗、聽憑改嫁、並無異言、休書是實

成化二年　月　日　　手掌爲記

書中又包着一條桃紅汗巾、一枝打折的羊脂玉鳳頭簪、王公看了、大驚叫過女兒問其緣故、三巧兒聽說丈夫把他休了、一言不發、啼哭起來、王公氣忿忿的一逕跟到女壻家來、蔣興哥連忙上前作揖王公回禮、便問道賢壻、我女兒是清清白白嫁到你家的、如今有何過失、你便把他休了、須還我箇明白、蔣興哥道小壻不好說得、但問令愛便知、王公道他只是啼哭不肯開口、教我肚裏好悶、小女從幼聰慧料不到得犯了滛盜、若是小小過失、你可也看老漢薄面

[illegible]了，他[illegible][illegible]兩個是七八歲上定下的夫妻，完婚後並不曾爭論一遍兩遍，且是和順。你如今做客纔回，又不曾住過三朝五日，有什麼破綻落在你眼裏？你直如此狠毒，也被人笑話，說你無情無義。蔣興哥道：丈人在上，小婿也不敢多講，家下有祖遺下珍珠衫一件，是令愛收藏，只問他如今在否。若在時，半字休題；若不在，只索休怪了。王公忙轉身回家，問女兒道：你丈夫只問你討什麼珍珠衫，你端的拿與何人去了？那婦人聽得說着了他緊要的關目，羞得滿臉通紅，開不得口，一發號啕大哭起來，慌得王公沒做理

會處王婆勸道你不要只管啼哭實實的說箇眞情與爹媽知道也好與你分剖婦人那里肯說悲悲咽咽哭一箇不住王公只得把休書和汗巾簪子都付與王婆教他慢慢的偎着女兒問他箇明白王公心中納悶走在隣家閒話去了王婆見女兒哭得兩眼赤腫生怕苦壞了他安慰了幾句言語走往廚房下去煖酒要與女兒消愁三巧兒在房中獨坐想着珍珠衫洩漏的緣故好生難解這汗巾簪子又不知那里來的沉吟了半晌道我曉得了這折簪是鏡破釵分之意這條汗巾分明教我懸梁自盡他念夫妻之

情不忍明言是要全我的廉恥可憐四年恩愛、一旦決絕、是我做的不是、負了丈夫恩情、便活在人間、料沒有箇好日、不如縊死、到得乾淨、說罷又哭了一回、把箇坐兀子填高、將汗巾兒在梁上、正欲自縊、也是壽數未絕、不曾閂上房門、恰好王婆煖得一壺好酒走進房來、見女兒安排這事、急得他手忙腳亂、不放酒壺、便上前去拖拽、不期一腳踢番坐兀子、娘兒兩箇跌做一團、酒壺都潑翻了、王婆爬起來、扶起女兒說道、你好短見、二十多歲的人、一朶花還沒有開足、怎做這沒下梢的事、莫說你丈夫還有回心轉意的

日子便眞箇休了恁般容貌怕沒人要你少不得別選良姻圖箇下半世受用你且放心過日子去休得愁悶王公回家知道女兒尋死也勸了他一番又囑付王婆用心提防過了數日三巧兒沒奈何也放下了念頭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限來時各自飛

再說蔣興哥把兩條索子將晴雲煖雪捆縛起來拷問情由那丫頭初時抵賴喫打不過只得從頭至尾細細招將出來已知都是薛婆勾引不干他人之事到明朝興哥領了一夥人趕到薛婆家裏打得他雪

片相似，只饒他拆了房子，衆人情知自己不是，躲過一邊，並沒一人敢出頭說話，興哥見他如此，也出了這口氣，回去喚箇牙婆將兩箇丫頭都賣了，樓上細軟箱籠，大小共十六隻，寫三十二條封皮，打叉封了，更不開動，這是甚意兒，只因興哥夫婦本是十二分相愛的，雖則一時休了，心中好生痛切，見物思人，何忍開看，話分兩頭，却說南京有箇吳傑進士，除授廣東潮陽縣知縣，水路上任，打從襄陽經過，不曾帶家小，有心要擇一美妾，一路看了多少女子，並不中意，聞得棗陽縣王公之女大有顏色，一縣聞名，出五十

金財禮央媒議親王公到也樂從只怕前壻有言親到蔣家與興哥說知興哥並不阻當臨嫁之夜興哥顧了人夫將樓上十六箇箱籠原封不動連匙鑰送到吳知縣船上交割與三巧兒當箇陪嫁婦人心上到過意不去傍人曉得這事也有誇興哥做人忠厚的也有笑他癡騃的還有罵他沒志氣的正是人心不同閒話休題再說陳大郎在蘇州脫貨完了回到新安一心只想着三巧兒朝暮看了這件珍珠衫長吁短歎老婆平氏心知這衫兒來得蹊蹺等丈夫睡着悄悄的偷去藏在天花板上陳大郎早起要穿時

不見了衫兒與老婆原討平氏那里肯認急得陳大郎性發傾箱倒篋的尋箇遍只是不見便破口罵老婆起來惹得老婆啼啼哭哭與他爭嚷鬧吵了兩三日陳大郎情懷撩亂忙忙的收拾銀兩帶箇小郎再望襄陽舊路而進將近棗陽不期遇了一夥大盜將本錢盡皆刼去小郎也被他殺了陳商眼快走向船梢舵上伏着幸免殘生思想還鄉不得且到舊寓住下待會了三巧兒與他借些東西再圖恢復歎了一口氣只得離船上岸走到棗陽城外主人呂公家告訴其事又道如今要央賣珠子的薛婆與一箇相識

人家借些本錢營運呂公道大郎不知那婆子為勾引蔣興哥的渾家做了些醜事去年興哥回來問渾家討甚麼珍珠衫原來渾家贈與情人去了無言回答興哥當時休了渾家回去如今轉嫁與南京吳進士做第二房夫人了那婆子被蔣家打得箇片瓦不留婆子安身不牢也搬在隔縣去了陳大郎聽得這話好似一桶冷水沒頭淋下這一驚非小當夜發寒發熱害起病來這病又是鬱症又是相思症也帶些怯症又有些驚症牀上臥了兩箇多月翻翻覆覆只是不愈連累主人家小廝伏侍得不耐煩陳大郎心

上不安打熬起精神寫成家書一封請主人來商議要見箇便人稍信往家中取些盤纏就要箇親人來看覷同回這幾句正中了主人之意恰好有箇相識的承差奉上司公文要往徽寧一路水陸驛遞極是快的呂公接了陳大郎書札又替他應出五錢銀子送與承差央他乘便寄去果然的自行由得我官差急如火不勾幾日到了新安縣問著陳商家裏送了家書那承差飛馬去了正是

只爲千金書信　又成一段姻緣

話說平氏拆開家信果是丈夫筆跡寫道

陳商再拜賢妻平氏見字、別後襄陽遇盜、劫資殺僕、某受驚患病、見臥舊寓呂家、兩月不愈、字到可央一的當親人、多帶盤纏、速來看視、伏枕草草

平氏看了、半信半疑、想道、前番回家、虧折了千金貲本、據這件珍珠衫、一定是邪路上來的、今番又推被盜多討盤纏、怕是假話、又想道他要個的當親人、速來看視、必然病勢利害、這話是真、也未可知、如今央誰人去好、左思右想、放心不下、與父親平老朝奉商議、收拾起細軟家私、帶了陳旺夫婦、就請父親作伴顧個船隻、親往襄陽看丈夫去、到得京口、平老朝奉

痰火病發夫人送死去了平氏引着男女上水前進不一日來到棗陽城外問着了舊主人呂家原來十日前陳大郎已故了呂公賠些錢鈔將就入殮平氏哭倒在地良久方醒慌忙換了孝服再三向呂公說欲待開棺一見另買副好棺材重新殮過呂公執意不肯平氏沒奈何只得買木做箇外棺包裹請僧做法事超度多焚冥資呂公已自索了他二十兩銀子謝儀隨他鬧炒並不言語過了一月有餘平氏要選箇好日子扶柩而回呂公見這婦人年少姿色料是守寡不終又且囊中有物思想兒子呂二還沒有親

事何不留住了他完其好事可不兩便呂公買酒請了陳旺央他老婆委曲進言許以厚謝陳旺的老婆是箇蠢貨那曉得什麼委曲不顧高低一直的對主母說了米氏大怒把他罵了一頓連打幾箇耳光子連主人家也數落了幾句呂公一場沒趣敢怒而不敢言正是

羊肉饅頭沒的喫　空教惹得一身羶

呂公便去撺掇陳旺逃走陳旺也思量沒甚好處了與老婆商議教他做脚裏應外合把銀兩首飾偷得停當兩口兒連夜走了呂公明知其情反埋怨米氏

不該帶這樣歹人出來幸而偷了自家主母的東西若偷了別家的可不連累人又嫌這靈柩礙他生理教他快些擡去又道後生寡婦在此住居不便催促他起身平氏被逼不過只得別賃下一間房子住了顧人把靈柩移來安頓存內這淒涼景象自不必說間壁有箇張七嫂爲人甚是活動聽得平氏啼哭時常走來勸解平氏又時常央他典賣幾件衣服用度極感其意不勾幾月衣服都典盡了從小學得一手好針線思量要到箇大戶人家教習女紅度日再作區處正與張七嫂商量這話張七嫂道老身不好

說得、這大戶人家、不是你少年人走動的、死的沒福自死了、活的還要做人、你後面日子正長哩、終不然做針線、娘了、得你下半世、況且名聲不好、被人看得輕了、還有一件、這箇靈柩、如何處置、也是你身上一件大事、便出賃房錢、終久是不了之局、平氏道、奴家也都慮到、只是無計可施了、張七嫂道、老身到有一策、娘子莫怪我說、你千里離鄉、一身孤寡、手中又無半錢、想要搬這靈柩回去、多是虛了、莫說你衣食不周、到底難守、便多守得幾時、亦有何益、依老身愚見莫若趁此青年美貌、尋箇好對頭、一夫一婦的隨了

他去得些財禮，與你買塊土來瘞了丈夫，你的終身又有所托，可不生死無憾。平氏見他說得近理，沉吟了一會，歎口氣道：罷罷，奴家賣身瘞夫，傍人也笑我不得。張七嫂道：娘子若定了主意時，老身現有箇主兒在此，年紀與娘子相近，人物齊整，又是大富之家。平氏道：他既是富家，怕不要二婚的。張七嫂道：他也是續絃了，原對老身說，不拘頭婚二婚，只要人才出衆。似娘子這般丰姿，怕不中意。原來張七嫂曾受蔣興哥之托，央他訪一頭好親，因是前妻三巧兒出色標致，所以如今只要訪箇美貌的。那平氏容貌雖不及

得三巧兒論起手脚伶俐胸中涇渭又勝似他張七嫂次日就進城與蔣興哥說了興哥問得是下路人愈加歡喜這里平氏分文財禮不要只要買現好地殯葬丈夫要緊張七嫂往來回復了幾次兩相依允話休煩絮却說平氏送了丈夫靈柩入土祭奠畢了大哭一塲免不得起靈除孝臨期蔣家送衣飾過來又將他典下的衣服都贖回了成親之夜一般大吹大擂洞房花燭正是

規矩熟閑雖舊事　恩情美滿勝新婚

蔣興哥見平氏舉止端莊甚相敬重一日從外而來

平氏正在打疊衣箱內有珍珠衫一件興哥認得了大驚問道此衫從何而來平氏道這衫兒來得蹺蹊便把前夫如此張致夫妻如此爭嚷如此賭氣分別述了一遍又道前日艱難時幾番欲把他典賣只愁來歷不明怕惹出是非不敢露人眼目連奴家至今不知這物事那里來的興哥道你前夫陳大郎名字可叫做陳商可是白淨面皮沒有鬚左手長指甲的麼平氏道正是蔣興哥把舌頭一伸合掌對天道如此說來天理昭彰好怕人也平氏問其緣故蔣興哥道這件珍珠衫原是我家舊物你丈夫奸騙了我的

妻子得此衫爲表記我在蘇州相會見了此衫始知其情回來把王氏休了誰知你丈夫客死我今續絃但聞是徽州陳客之妻誰知就是陳商却不是一報還一報平氏聽罷毛骨竦然從此恩情愈篤這纔是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正話詩曰

天理昭昭不可欺　兩妻交易孰便宜
分明欠債償他利　百歲姻緣暫換時

再說蔣興哥有了管家娘子一年之後又往廣東做買賣也是合當有事一日到合浦縣販珠價都講定主人家老兒只揀一粒絕大的偷過了再不承認興

哥不忿一把扯他袖子要搜何期去得勢重將老兒拖翻在地跌下便不做聲忙去扶時氣已斷了兒女親鄰哭的哭叫的叫一陣的簇擁將來把興哥捉住不由分說痛打一頓關在空房裏連夜寫了狀詞只等天明縣主早堂連人進狀縣主准了因這日有公事分付把兇身鎖押次日候審你道這縣主是誰姓吳名傑南畿進士正是三巧兒的晚老公初選原任潮陽上司因見他清廉調在這合浦縣採珠的所在來做官是夜吳傑在燈下將准過的狀詞細閱三巧兒正在傍邊閒看偶見宋福所告人命一詞兇身羅

德棗陽縣客人不是蔣興哥是誰想起舊日恩情不覺痛酸哭告丈夫道這羅德是賤妾的親哥出嗣在母舅羅家的不期客邊犯此大辟官人可看妾之面救他一命還鄉縣主道且看臨審如何若人命果眞教我也難寬宥三巧兒兩眼噙淚跪下苦苦哀求縣主道你且莫忙我自有道理明早出堂三巧兒又扯住縣主衣袖哭道若哥哥無救賤妾亦當自盡不能相見了當日縣主升堂第一就問這起只見宋福宋壽弟兄兩箇哭啼啼的與父親執命禀道因爭珠懷恨登時打悶仆地身死望爺爺做主縣主問眾干證

口詞、也有說打倒的、也有說推跌的、蔣與前辨道、他父親偷了小人的珠子、小人不忿與他爭論、他因年老脚跬、自家跌死、不干小人之事、縣主問宋福道、你父親幾歲了、宋福道、六十七歲了、縣主道、老年人容易昏絕、未必是打、宋福宋壽堅執是打死的、縣主道、有傷無傷須憑檢驗、既說打死、將尸發在漏澤園去、俟晚堂聽檢、原來宋家也是箇大户、有體面的老兒、曾當過里長、兒子怎肯把父親在尸場剔骨、兩箇雙雙叩頭道、父親死狀衆目共見、只求爺爺到小人家裏相驗、不願發檢、縣主道、若不見貼骨傷痕、兇身怎

肯伏罪沒有尸格如何申得上司過弟兄兩箇只是求告縣主發怒道你既不願檢我也難問慌的他弟兄兩箇連連叩頭道但憑爺爺明斷縣主道望七之人死是本等倘或不因打死屈害了一箇平人反增死者罪過就是你做兒子的巴得父親到許多年紀又把箇不得善終的惡名與他心中何忍但打死是假推仆是真若不重罰羅德也難出你的氣我如今教他披麻戴孝與親兒一般行禮一應殯殮之費都要他支持你可服麼弟兄兩箇道爺爺分付小人敢不遵依興哥見縣主不用刑罰斷得乾淨喜出望外

當下原被告都叩頭稱謝縣主道我也不寫審單着差人押出待事完回話把原詞與你銷訖便了正是

公堂造業真容易　要積陰功亦不難
試看今朝吳大尹　解冤釋罪兩家歡

却說三巧兒自丈夫出堂之後如坐針氊一聞得退衙便迎住問箇消息縣主道我如此如此斷了看你之面一板也不曾責他三巧兒千恩萬謝又道妾與哥哥久別渴思一會問取爹娘消息官人如何做箇方便使妾兄妹相見此恩不小縣主道這也容易看官們你道三巧兒被蔣興哥休了恩斷義絕如何恁

地用情、他夫婦原是十分恩愛的、因三巧兒做下不是、興哥不得已而休之、心中兀自不忍、所以改嫁之夜、把十六隻箱籠完完全全的贈他、只這一件、三巧兒的心腸也不容不軟了、今日他身處富貴、見興哥落難、如何不救、這叫做知恩報恩、再說蔣興哥遵了縣主所斷、着實小心盡禮、更不惜費、宋家弟兄都沒話了、喪葬事畢、差人押到縣中回復縣主、喚進私衙賜坐、說道、尊舅這塲官司、若非令妹再三哀懇、下官幾乎得罪了、興哥不解其故、回荅不出、少停茶罷、縣主請入內書房、教小夫人出來相見、你道這番意外

有這不像箇夢景麼他兩箇也不行禮也不講話緊緊的你我相抱放聲大哭就是哭爹哭娘從沒見這般哀慘連縣主在傍好生不忍便道你兩人且莫悲傷我看你不像哥妹快說真情下官有處兩箇哭得半休不休的那箇肯說却被縣主盤問不過三巧兒只得跪下說道賤妾罪當萬死此人乃妾之前夫也蔣興哥料瞞不得也跪下來將從前恩愛及休妻再嫁之事一一訴知說罷兩人又哭做一團連吳知縣也墮淚不止道你兩人如此相戀下官何忍拆開幸然在此三年不曾生育即刻領去完聚兩箇插燭也

似拜謝縣主即忙討個小轎送三巧兒出衙又喚集人夫把原來賠嫁的十六箇箱籠擡去都教興哥收領又差典吏一員護送他夫婦出境此乃吳知縣之厚德正是

珠還合浦重生采　劍合豐城倍有神
堪羡吳公存厚道　貪財好色竟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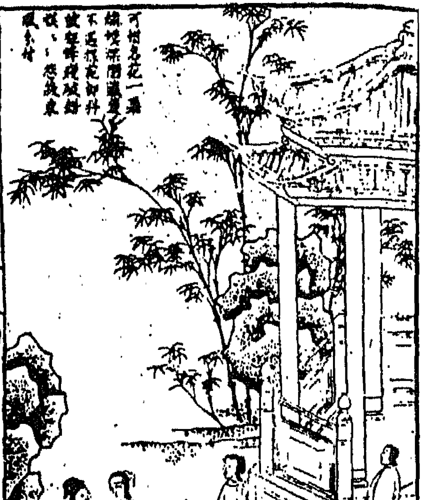
此人向來艱子後行取到吏部在北京納寵連生三子科第不絕人都說陰德之報這是後話再說蔣興哥帶了三巧兒回家與平氏相見論起初婚王氏在前只因休了一番這平氏到是明媒正娶又且平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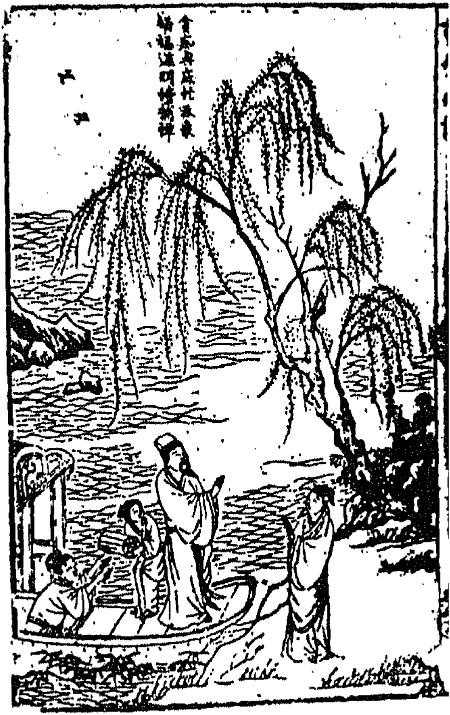
年長一歲讓平氏爲正房王氏反做偏房兩個姊妹相稱從此一夫二婦團圓到老有詩爲證

恩愛夫妻雖到頭　妻還作妾亦堪羞
殃祥果報無虛謬　咫尺青天莫遠求

第一卷

古今小說


可惜名花一朶
繡幃深閉嚴實
不遇採花卻升
被狂蜂殘蝶紛
枝〻〻想旋東
風分付



第二卷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世事番騰似轉輪　眼前凶吉未爲眞
請看久久分明應　天道何曾負善人

聞得老郎們相傳的說話、不記得何州甚縣、單說有一人姓金名孝、年長未娶、家中只有個老母、自家賣油爲生、一日挑了油擔出門、中途因裏急走上茅廁大解、拾得一個布裹肚、內有一包銀子、約莫有三十兩、金孝不勝歡喜、便轉擔回家、對老娘說道、我今日造化、拾得許多銀子、老娘看見到吃了一驚道、你莫

非做下歹事偷來的麼、金孝道、我幾曾偷慣了別人的東西、却恁般說、早是隣舍不曾聽得哩、這褭肚、其實不知什麼人遺失在茅坑傍邊、喜得我先看見了、拾取回來、我們做窮經記的人、容易得這主大財、明日燒個利市、把來做販油的本錢、不強似賒別人的油賣、老娘道、我兒、常言道、貧富皆由命、你若命該享用、不生在挑油擔的人家來了、依我看來、這銀子雖非是你設心謀得來的、也不是你辛苦掙來的、只怕無功受祿、反受其殃、這銀子、不知是本地人的、遠方客人的、又不知是自家的、或是借貸來的、一時間失

說了，孤尋不見，這一塲煩惱非小，連性命都失箇了，也不可知。曾聞古人裴度還帶積德，你今日原到拾銀之處，看有甚人來尋，便引來還他原物，也是一番陰德，皇天必不負你。金孝是個本分的人，被老娘教訓了一塲，連聲應道：說得是，說得是。放下銀包裹肚，跑到那茅廁邊去，只見閙嚷嚷的一叢人圍着一個漢子，那漢子氣忿忿的叫天叫地。金孝上前問其緣故，原來那漢子是他方客人，因登東解脫了裹肚，失了銀子，找尋不見，只道卸下茅坑，喚幾個潑皮來，正要下去淘摸。街上人都擁着閒看。金孝便問客人道，

好老娘，好兒子。

你銀子有多少、客人胡亂應道、有四五十兩、金孝老實、便道可有個白布裹肚麼、客人一把扯住金孝道、正是正是、是你拾着還了我、情愿出賞錢、衆人中有快嘴的便道、依着道理平半分也是該的、金孝道、眞個是我拾得、放在家裡、你只隨我去便有、衆人都想道拾得錢財、巴不得瞞過了人、那曾見這個人到去尋主兒還他、也是異事、金孝和客人動身、時、這夥人一鬨都跟了去、金孝到了家中、雙手兒捧出裹肚、交還客人、客人檢出銀包看時、曉得原物不動、只怕金孝要他出賞錢、又怕衆人喬主張他平分、反使欺心、

賴着金孝道我的銀子原說有四五十兩如今只剩得這些你匿過一半了可將來還我金孝道我纔拾得回來就被老娘偪我出門尋訪原主還他何曾動你分毫、那客人賴定短少了他的銀兩、金孝負屈忿恨、一個頭肘子搶去、那客人力大、把金孝一把頭髮、提起、像隻小雞一般、放番在地、捻着拳頭、便要打引得金孝七十歲的老娘也奔出門前叫屈衆人都有些不平似殺陣般嚷將起來恰好縣尹相公在這街上過去聽得喧嚷歇了轎分付做公的拿來當街問衆人怕事的四散走開去了也有幾個大膽的站在傍

公道對撥轉快

邊看縣尹相公怎生斷這公事却說做公的將客人和金孝母子拿到縣尹面前當街跪下、各訴其情、一邊道他拾了小人的銀子藏過一半不還一邊道小人聽了母親言語好意還他他反來圖賴小人縣尹問衆人誰做證見衆人都上前稟道那客人脫了銀子正在茅廁邊抓尋不着却是金孝自走來承認了引他回去還他這是小人們衆目共覩只銀子數目多少、小人不知縣令道你兩下不須爭嚷我自有道理教做公的帶那一干人到縣來縣尹升堂衆人跪在下面縣尹教取纏肚和銀子上來分付庫吏把銀

妙在一問

辨半的大有智名

子兒准回復庫吏復道有三十兩縣主又問客人道你銀子是許多客人道五十兩縣主道你看見他拾取的還是他自家承認的客人道實是他親口承認的縣主道他若是要賴你的銀子何不全包都拿了却止藏一半又自家招認出來他不招認你如何曉得可見他沒有賴銀之情了你失的銀子是五十兩他拾的是三十兩這銀子不是你的必然另是一個人失落的客人道這銀子實是小人的小人情愿只領這三十兩去能縣尹道數目不同如何冒認得去這銀兩合斷與金孝領去奉養母親你的五十兩自

去抓尋、金孝得了銀子、千恩萬謝的、扶着老娘去了、那客人已經官斷、如何敢爭、只得含羞噙淚而去、衆人無不稱快、這叫做

欲圖他人　翻失自巳
自巳羞慚　他人歡喜

看官、今日聽我說金釵鈿這樁奇事、有老婆的翻沒了老婆、沒老婆的翻得了老婆、只如金孝和客人兩個圖銀子的翻失了銀子、不要銀子的翻得了銀子、事跡雖異、天理則同、却說江西贛州府石城縣、有個魯廉憲、一生爲官清介、並不要錢、人都稱爲魯白水

那魯廉憲與同縣顧僉事累世通家、魯家一子雙名學曾、顧家一女小名阿秀、兩下面約爲婚、來往間親家相呼、非止一日、因魯奶奶病故、廉憲携着孩兒在于任所、一向遷延、不曾行得大禮、誰知廉憲在任、一病身亡、學曾扶柩回家、守制三年、家事愈加消乏、止存下幾間破房子、連口食都不周了、顧僉事見女婿窮得不像樣、遂有悔親之意、與夫人孟氏商議道、魯家一貧如洗、眼見得六禮難備、婚娶無期、不若別求良姻、庶不悞女兒終身之托、孟夫人道、魯家雖然窮了、從幼許下的親事、將何辭以絕之、顧僉事道、如今

好狠計

只差人去說男長女大催他行禮兩邊都是宦家各有體面說不得沒有兩個字也要出得他的門入的我的戶那窮鬼自知無力必然情愿退親我就要了他休書却不一刀兩斷孟夫人道我家阿秀性子有些古怪只怕他到不肯顧僉事道在家從父這也由不得他你只慢慢的勸他便了當下孟夫人走到女兒房中說知此情阿秀道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婚姻

婦之義從而終賢[illegible]

論財夷虜之道爹爹如此欺貧重富全沒人倫決難命孟夫人道如今爹爹去催魯家行禮他若行不起倒願退親你只索罷休阿秀道說那里話若魯家

不能聽、孩兒情願守志終身、決不改適、當初錢玉投江、全節、留名萬古、爹爹若是見逼、孩兒就拚却命、亦有何難、孟夫人見女兒執性、又苦他、又憐他、心一計、除非瞞過僉事、密地喚魯公子來助他些東西、教他作速行聘、方成其美、忽一日、顧僉事往東庄收租、有好幾日擔閣、孟夫人與女兒商量停當了、喚園公老歐到來、夫人當面分付、教他去請魯公子、後門相會、如此如此、不可洩漏、我自有重賞、老園公領命、來到魯家、但見

門如敗寺、屋似破窰、窻槅離披、一任風聲開閉、廚

世情可恨所以令貧吏不止

房冷落絕無烟氣蒸騰、頹墻漏瓦、權樓足、只怕雨來背椅破床、便當柴也少火力、盡說官家門戶倒誰憐淸吏子孫貧

說不盡曾家窮處、却說曾學曾有個姑娘嫁在梁家、離城將有十里之地姑夫已歿止存一子梁尚賓新娶得一房好娘子、三口兒一處過活家道粗足這一日曾公子恰好到他家借米去了、只有個燒火的白髮婆婆在家老管家只得傳了夫人之命、教他作速寄信去請公子回來、此是夫人美情、趁這幾日老爺不在家中、專等、專等、不可失信、媼罷自去了、這里老

小人還〻之猿偏〻得近財可欺

閒本

婆子想道此事不可遲緩也不好轉托他人傳話當初奶奶存日曾跟到姑娘家去有些影像在肚裡當下囑付隣人看門一步一跌的問到梁家梁媽媽正留着姪兒在房中吃飯婆子向前相見把老園公言語細細述了姑娘道此是美事攛掇姪兒快去魯公子心中不勝歡喜只是身上藍縷不好見得岳母要與表兄梁尚賓借件衣服遮醜原來梁尚賓是個不守本分的歹人早打下欺心草稿便答應道衣服自有只是今日進城天色已晚了宦家門墻不知深淺令岳母夫人雖然有話衆人未必盡知去時也須仔

細憑着愚兄還屈賢弟在此草榻明日只可早往不可晚行魯公子道哥哥說得是梁尚賓道愚兄還要到東村一箇人家商量一件小事回來再得奉陪又囑付梁媽媽道婆子走路辛苦一發留他過宿明日去罷媽媽也只道孩兒是箇好意眞箇把兩人都留住了誰知他是箇奸計只怕婆子回去時那邊老園公又來相請露出魯公子不曾回家的消息自己不好去打脫冒了正是

欺天行當人難識　立地機關鬼不知

梁尚賓背却公子換了一套新衣悄地出門逕投城

中頭竟事家來却說孟夫人是親接老園公門丁回門伺候看看日落西山黑影裡只見一個後生身上穿得齊齊整整脚兒走得慌慌張張望着園門欲進不進的老園公問道郎君可是曾公子麼梁尚賓連忙鞠個躬應道在下正是因老夫人見召特地到此望乞通報老園公慌忙請到亭子中暫住急急的進去報與夫人孟夫人就差個管家婆出來傳話請公子到內室相見纔下得亭子又有兩個丫鬟提着兩碗紗燈來接彎彎曲曲行過多少房子忽見朱樓畫閣方是內室孟夫人揭起朱簾秉燭而待那梁尚賓

一來是個小家出身不曾見恁般富貴樣子二來是個村郎不通文墨三來自知假貨終是懷着個鬼胎意氣不甚舒展上前相見時跪拜應答眼見得禮貌粗疎語言澁滯孟夫人心下想道好怪全不像宦家子弟一念又想道常言人貧智短他恁地貧困如何怪得他失張失智轉了第二個念頭心下愈加可憐起來茶罷夫人分付忙排夜飯就請小姐出來相見阿秀初時不肯被母親逼了兩三次想着父親有賴婚之意萬一如此今宵便是永訣若得見親夫一面死亦甘心當下離了繡閣含羞而出孟夫人道我兒

過來見了公子只行小禮罷假公子朝上連作兩個揖阿秀也福了兩福便要回步夫人道既是夫妻何妨同坐便教他在自己肩下坐了假公子兩眼只瞧那小姐見他生得端麗骨髓裡都發痒起來。這里阿秀。只道見了真丈夫低頭無語滿腹悽惶只饒得哭下。一場正是真假不同心膓各別少頃飲饌已到夫人教排做兩桌上面一桌請公子坐打橫一桌娘兒兩個同坐夫人道今日倉卒奉邀只欲周旋公子姻事殊不成禮休怪休怪假公子剛剛謝得個打攪二字面皮都急得通紅了席間夫人把女兒守志一事

夫人道着

略叙一叙假公子應了一句縮了半句夫人也只認他害羞全不爲怪那假公子在席上自覺局促本是能飲的只推量窄夫人也不強他又坐了一回夫人分付收拾鋪陳在東廂下留公子過夜假公子也假意作別要行夫人道彼此至親何拘形迹我母子還有至言相告假公子心中暗喜只見丫鬟來稟東廂內鋪設已完請公子安置假公子作揖謝酒丫鬟掌燈送到東廂去了夫人喚女兒進房赶去侍婢開了箱籠取出私房銀子八十兩又銀盃二對金首飾一十六件約值百金一手交付女兒說道做娘的手中

[illegible]

只有這些你可親去交與公子助他行聘完婚之費阿秀道羞答答如何好去夫人道我兒禮有經權事有緩急如今慌迫之際不是你親去囑付把夫妻之情打動他他如何肯上緊窮孩子不知世事倘或與外人商量被人哄誘把東西一時花了不枉了做娘的一片用心那時悔之何及這東西也要你袖裡藏去不可露人眼目阿秀聽了這一班道理只得依允便道娘我怎好自去夫人道我教管家婆跟你去當下喚管家婆來到分付他只等夜深密地送小姐到

學女之迂

東廂與公子敘話又附耳道送到時你只在門外等

[illegible]

百忖[illegible]

候省得兩下礙眼不好交談管家婆已會其意了再說假公子獨坐在東廂明知有個蹺蹊緣故只是不睡果然一更之後管家婆挺門而進報道小姐自來相會假公子慌忙迎接重新敘禮有這等事那假公子在夫人前一個字也講不出及至見了小姐偏會溫存絮話這里小姐起初害羞遮遮掩掩今番背却夫人一般也老落起來兩個你問我答敘了半晌阿秀話出衷腸不覺兩淚交流那假公子也裝出捶胸嘆氣揩眼淚縮鼻涕許多醜態又假意解勸小姐抱持撫慰儘他受用管家婆在房門外聽見兩下悲泣

見識不透處

連累他也恓惶墮下幾點淚來誰知一邊是真一邊是假阿秀在袖中摸出銀兩首飾遞與假公子再三囑付自不必說假公子收過了便一手抱住小姐把燈兒吹滅苦要求歡阿秀怕聲張起來被丫鬟們聽見了壞了大事只得勉從有人作如夢令詞云

可惜名花一朵繡幙深閨藏護不遇探花郎抖被
狂蜂殘破錯悞錯悞怨殺東風分付

常言事不三思終有後悔孟夫人要私贈公子玉成親事這是錦片的一團美意也是天大的一樁事情如何不教老園公親見公子一面及至假公子到來

失計較老夫人

只合當面囑付一番把東西贈他再教老園公送他回去看個下落萬無一失千不合萬不合教女兒出來相見又教女兒自往東廂敘話這分明放一條方便路如何不做出事來莫說是假的就是真的也使不得枉做了一世牽扳的話柄這不算做姑息之愛反害了女兒的終身閒話休題且說假公子得了便宜放鬆那小姐去了五鼓時夫人教丫鬟催促起身梳洗用些茶湯點心之類又囑付道拙夫不久便回賢婿早做准備休得怠慢假公子別了夫人出了後花園門一頭走一頭想道我白白裡騙了一個宦家

閨女又得了許多財帛不曾露出馬脚萬分僥倖只是今日魯家又來不爲全美聽得說顧僉事不久便回我如今再擔閣他一日待明日纔放他去若得傾僉事回來他便不敢去了這事就十分乾凈了計較已定走到個酒店上自飲三盃吃飽了肚裡直延捱到午後方纔回家魯公子正等得不耐煩只爲沒有衣服轉身不得姑娘也焦燥起來教莊家往東村尋取兒子並無踪跡走向媳婦田氏房前問道兒子衣服有麽田氏道他自己檢在箱裏不曾留得鑰匙原來田氏是東村田貢元的女兒到有十分顏色又且

通書達禮田貢元原是石城縣中有名的一個豪傑只爲一個有司官與他做對頭要下手害他却是梁尚賓的父親與他舅子魯廉憲說了廉憲也素聞其名替他極口分辨得免其禍因感激梁家之恩把這女兒許他爲媳那田氏像了父親也帶三分俠氣見丈夫是個蠢貨又且不幹好事心下每每不悅閑口只叫做村郎以此夫婦兩不和順連衣服之類都是那村郎自家收拾老婆不去管他却說姑姪兩個正在心焦只見梁尚賓滿臉春色回家老娘便罵道兒弟在此專等你的衣服你却在那里噇酒整夜不歸

又沒尋你去處梁尚賓不回娘話一逕到自巳房中把袖裡東西都藏過了纔出來對魯公子道偶爲小事纏住身子擔閣了表弟一日休怪休怪今日天色又晚了明日回宅罷老娘罵道你只顧把件衣服借與做兄弟的等他自巳幹正務管他今日明日魯公子道不但衣服連鞋襪都要告借梁尚賓道有一雙青段子鞋在間壁皮匠家尨底今晚催來明日早奉穿去魯公子沒奈何只得又住了一宿到明朝梁尚賓只推頭疼又睡個日高三丈早飯都吃過了方纔起身把道袍鞋襪慢慢的逐件搬將出來無非要延

捱時刻悞其美事魯公子不敢就穿又借個包袱兒包好付與老婆子拿了姑娘收拾一包白米和些瓜菜之類喚個庄客送公子回去又囑付道者親事就緒可來回復我一聲省得我牽掛魯公子作揖辭身梁尚賓相送一步又說道兄弟你此去須是仔細不知他意兒好歹真假何如依我說不如只往前門硬挺着身子進去怕不是他親女婿趕你出來又且他家差老園公請你有憑有據須不是你自輕自賤他有好意自然相請若是翻轉臉來你拚得與他訴落一場也教街坊上人曉得倘到後園曠野之地彼他

會人警寫的極

贍算你卻沒有個退步魯公子又道哥哥說得是正是

背後害他當面好　有心人對沒心人

魯公子回到家裡將衣服鞋襪裝扮起來只有頭巾分寸不對不曾借得把舊的脫將下來用清水擺淨教婆子在鄰舍家借個熨斗吹些火來熨得直直的有些磨壞的去處再把些飯兒粘得硬硬的墨兒塗得黑々的只是這頂巾也弄了一個多時辰左帶右帶只怕不正教婆子看得件件停當了方纔移步逕投顧僉事家來門公認是生客回道老爺東莊去了

[illegible]

魯公子終是宦家的子弟不慌不忙的說道可通報老夫人說道魯某在此門公方知是魯公子那不曉得來情便道老爺不在家小人不敢亂傳魯公子道老夫人有命喚我到來你去通報自知須不連累你們門公傳話進去禀說魯公子在外要見還是留他進來還是辭他孟夫人聽說吃了一驚想他前日去得如何又來且請到正廳坐下先教管家婆出去問他有何話說管家婆出來瞧了一瞧慌忙轉身進去對老夫人道這公子是假的不是前夜的臉兒前夜是胖胖兒的黑黑兒的如今是白白兒的瘦瘦兒的

是是

夫人不信道有這等事親到後堂從簾內張看果然不是了孟夫人心上委决不下教管家婆出去細細把家事盤問他答來一字無差孟夫人初見假公子之時心中原有些疑惑今番的人才清秀語言文雅倒像真公子的樣子再問他今日爲何而來答道前蒙老園公傳語呼喚因魯某羈滯鄉間今早纔回特來參謁望恕遲慢之罪夫人道這是真情無疑了只不知前夜打脫冒的究竟是那里來的慌忙轉身進房與女兒說其緣故又道這都是做娘的不存天理害你如此悔之不及幸而沒人知道往事不須題

摹寫好

起了如今女婿在外是我特地請來的無物相贈如之柰何正是

只因一着錯　　滿盤都是空

阿秀聽罷呆了半晌那時一肚子情懷好難描寫說慌又不是慌說羞又不是羞說惱又不是惱說苦又不是苦分明似亂針刺體痛痒難言尋得他志氣過人早有了三分主意便道母親且與他相見我自有道理孟夫人依了女兒言語出廳來相見公子公子掇一把校椅朝上放下請岳母大人上坐待小婿魯某拜見孟夫人謙讓了一回從傍站立受了兩拜便

教管家婆扶起看坐公子道當某只爲家貧有缺禮数蒙岳母大人不棄此恩生死不忘夫人自覺惶愧無言可答忙教管家婆把廳門掩上請小姐出來相見阿秀站住簾內如何肯移步只教管家婆傳語道公子不該擔閣鄉間負了我母子一片美意公子推故道某因患病鄉間有失奔趨今方踐約如何便說相負阿秀在簾內回道三日以前此身是公子之身今遲了三日不堪伏侍巾櫛有玷清門便是金帛之類亦不能相助了所存金釵二股金鈿一對聊表寸意公子宜別選良姻休得以妾爲念管家婆將兩般

可憐

首飾遞與公子公子還疑是悔親的說話那里肯收阿秀又道公子但留下不久自有分曉公子請快轉身留此無益說罷只聽得哽哽咽咽的哭了進去魯學曾愈加疑惑向夫人發作道小婿雖貧非爲這兩件首飾而來今日小姐似有决絕之意老夫人如何不出一語既如此相待又呼喚魯某則甚夫人道我母子並無異心只爲公子來遲不將姻事爲重所以小女心中憤怨公子休得多疑魯學曾只是不信叙起父親存日許多情分如今一死一生一貧一富就忍得改變了魯某只靠得岳母一人做主如何三日

後也生退悔之心勞勞叨叨的說個不休孟夫人在小鞋絆倒被他纏住身子不好動身忽聽得裡面亂將起來丫鬟氣喘喘的奔來報道奶奶不好了快來救小姐嚇得孟夫人一聲冷汗巴不得再添兩隻脚在肚下管家婆扶着左腋跑到綉閣只見女兒將羅帕一幅縊死在床上急急解救時氣已絕了叫喚不醒滿房人都哭起來曾公子聽小姐縊死還道是做成的圈套撚他出門兀自在廳中嚷乱孟夫人忍着疼痛傳話請公子進來公子來到綉閣只見牙床錦被上直挺挺倘着個死小姐夫人哭道賢婿你今番

[illegible]

認一認妻子、公子當下如萬箭攢心、放聲大哭、夫人道、賢婿此處非你久停之所、怕惹出是非、貽累不小、快請回罷、教管家婆將兩般首飾、納在公子袖中、送他出去、魯公子無可奈何、只得揩淚出門去了、這里孟夫人一面安排入殮、一面東莊去報顧僉事回來、只說女兒不願停婚、自縊身死、顧僉事懊悔不迭、哭了一場、安排成喪出殯不題、後人有詩贊阿秀云

死生一諾重千金　誰料奸謀禍穽深
三尺紅羅報夫主　始知污體不污心

卻說魯公子回家看了金釵鈿、哭一回、嘆一回、疑一

用言挑甚好開口

囘又解一囘、正不知什麼緣故、也只是自家命薄所致耳、過了一晚、次日把借來的衣服鞋襪、依舊包好、親到姑娘家去送還、梁尚賓曉得公子到來、到躲了出去、公子見了姑娘、說起小姐縊死一事、梁媽媽連聲感嘆、留公子酒飯去了、梁尚賓囘來問道、方纔表弟到此、說曾到顧家去不曾、梁媽媽道、昨日去的、不知甚麼緣故、那小姐嗔怪他來遲三日、自縊而死、梁尚賓不覺失口叫聲阿呀、可惜好個標致小姐、梁媽媽道、你那里見來、梁尚賓遮掩不來、只得把自己打脫冒事述了一遍、梁媽媽大驚、罵道沒天理的禽獸、

做出這樣勾當你這房親事還虧母舅作成你的你今日恩將仇報反去破壞了做兒弟的姻緣又害了顧小姐一命汝心何安千禽獸萬禽獸罵得梁尚賓開口不得走到自巳房中田氏閉了房門在裡面罵道你這樣不義之人不久自有天報休想善終從今你自你我自我休得來連累人梁尚賓一肚氣正沒出處又被老婆訴說一腳跌開房門揪了老婆頭髮便打又是梁媽媽走來喝了兒子出去田氏搥胸大哭要死要活梁媽媽勸他不住喚個小轎擡回娘家去了梁媽媽又氣又苦又受了驚又愁事跡敗露當

田氏果有俠氣

晚一夜不睡、發寒發熱、病了七日、嗚呼哀哉、田氏聞得婆婆死了、特來奔喪帶孝、梁尚賓舊憤不息、便罵道、賊潑婦、只道你住在娘家一世、如何又有回家的日子、兩下又爭鬧起來、田氏道、你幹了虧心的事、氣死了老娘、又來消遣我、我今日若不是婆死、永不見你村郎之面、梁尚賓道、怕斷了老婆種、要你這潑婦見我、只今日便休了你、去再莫上門、田氏道、我寧可終身守寡、也不願隨你這樣不義之徒、若是休了、到得乾淨、回去燒個利市、梁尚賓一向夫妻無緣、到此說了盡頭話、癡一口氣、真個就寫了離書、手印、付與

田氏田氏拜別婆婆靈位哭了一場出門而去正是

有心去調他人婦　無福難招自己妻
可惜田家賢慧女　一場相罵便分離

話分兩頭再說孟夫人追思女兒無日不哭想道信是老歐寄去的那黑胖漢子又是老歐引來的若不是通同作弊也必然漏洩他人了等丈夫出門拜客喚老歐到中堂再三訊問却說老歐傳命之時其實不曾洩漏是魯學曾自家不合借衣惹出來的奸計當夜來的是假公子三日後來的是眞公子孟夫人肚裡明明曉得有兩個人那老歐肚裡還只認做一

個人隨他分辨如何得明白大人大怒喝教手下把他拖番在地重責三十板子打得皮開血噴顧僉事一日偶到園中叫老園公掃地聽說被夫人打壞動撣不得教人扶來問其緣故老歐將夫人差去約會公子來家及夜間房中相會之事一一說了顧僉事大怒道原來如此便叫打轎親到縣中與知縣訴知其事要將魯學曾抵償女兒之命知縣教補了狀詞差人拿魯學曾到來當堂審問魯公子是老實人就把實情細細說了見有金釵鈿兩般是他所贈其後園私會之事其實沒有知縣就喚園公老歐對證這老

人家兩眼模糊、前番黑夜裡認假公子的面龐不眞、又且今日家主分付了說話、一口咬定魯公子、再不鬆放、知縣又徇了、顧僉事人情、着實用刑拷打、魯公子吃若不過、只得招道、顧奶奶好意相喚、將金釵鈿助爲聘資、偶見阿秀美貌、不合輙起淫心、強逼行奸、到第三日、不合又往、致阿秀羞憤自縊、知縣錄了口詞、審得魯學曾與阿秀空言議婚、尚未行聘過門、難以夫妻而論、旣因奸致死、合依威逼律問絞、一面發在死囚牢裡、一面備文書申詳上司、孟夫人聞知此信大驚、又訪得他家、只有一個老婆子、也嚇得病倒

無人送飯想起這事與曾公子全家何干到是我害了他私下處些銀兩分付管家婆央人替他牢中使用又屢次勸丈夫保全公子性命顧僉事愈加忿怒石城縣把這件事當做新聞沿街傳說正是

好事不出門　　惡事行千里

顧僉事為這聲名不好必欲置曾學生于死地再說有個陳濂御史湖廣籍貫父親與顧僉事是同榜進士以此顧僉事叫他是年姪此人少年聰察專好辨究析枉其時正奉差巡按江西來入境時顧僉事先去囑托此事陳御史口雖領命心下不以為然旋任

三月便發牌按臨潁州嚇得那一府官吏屎流屁滾審錄日期各縣將犯人解進陳御史審到魯學曾一起問了招詞又把金釵細看了叫魯學曾問道這金釵細是初次與你的麼魯學曾道小人只去得一次並無二次御史道招上說三日後又去是怎麼說魯學曾口稱冤枉訴道小人的父親存日定下傾家親事因父親是個清官死後家道消乏小人無力行聘岳父顧僉事欲要悔親是岳母不肯私下差老園公來喚小人去許贈金帛小人覊身在鄉三日後方去那日只見得岳母並不曾見小姐之面這奸情是屈

招的御史道既不曾見小姐這金釵鈿何人贈你魯學曾道小姐立在簾內只責備小人來遲悞事莫說婚姻退金帛也不能相贈了這金釵鈿權留箇憶念小人還只認做悔親的話與岳母爭辨不期小姐房中縊死小人至今不知其故御史道恁般說當夜你不曾到後園去了魯學曾道實不曾去御史想了一回若特地喚去豈止贈他釵鈿二物詳阿秀抱怨口氣必然先有人冒去東西連奸騙都是有的以致羞憤而死便叫老歐問道你到魯家時可曾見魯學曾麼老歐道小人不曾面見御史道既不曾面見夜間

難問得好

來的你如何就認得是他老歐道他自稱曾公子特來赴約小人奉主母之命引他進見的怎賴得沒有御史道相見後幾時去的老歐道閙得裡面夫人留酒又贈他許多東西五更時去的曾學曾又叫屈起來御史喝住了又問老歐那曾學曾第二遍來可是你引進的老歐道他第二遍是前門來的小人並不知御史道他第一次如何不到前門却到後園來尋你老歐道我家奶奶着小人寄信原教他在後園來的御史喚曾學曾問道你岳母原教你到後園來你却如何往前門去曾學曾道他雖然相喚小人不知

意兒真假只怕園中曠野之處被他賺了所以詐他前門不曾到後園去、御史想來魯學曾與園公分明是兩樣說話、其中必有情弊、御史又指着魯學曾問老歐道那後園來的、可是這箇嘴臉、你可認得真麼不要胡亂答應、老歐道、昏黑中小人認得不十分真像是這箇臉兒、御史道、魯學曾既不在家、你的信、却寄與何人的、老歐道他家只有箇老婆婆、小人對他說的、並無閒人在旁、御史道、畢竟還對何人說來、老歐道、並沒第二箇人知覺、御史沉吟半晌想道不究出根由、如何定罪、怎好回復老年伯、又問魯學曾道

你說在鄉離城多少家中幾時寄到的信曾學曾道離北門外只十里是本日得信的御史拍案叫道曾學曾你說三日後方到顧家是虛情了既知此信有恁般好事路又不遠怎麽遲延三日理上也說不去曾學曾道爺爺息怒小人細稟小人因家貧往鄉間姑娘家借米聞得此信便欲進城怎奈衣衫藍褸與表兄借件遮醜已蒙許下怎奈這日他有事出去直到明晚方歸小人專等衣服所以遲了兩日御史道你表兄曉得你借衣服的緣故不曾學曾道曉得的御史道你表兄何等人叫甚名字曾學曾道名與梁

尚賓莊戶人家，御史聽罷，喝散眾人，明日再審。正是

如山巨筆難輕判　似佛慈心待細參

公案見成翻者少　覆盆何處不冤含

次日察院小開門，掛一面憲牌出來，牌上寫道

本院偶染微疾，各官一應公務，俱候另示施行

本月　日

府縣官朝暮問安，自不必說。話分兩頭，再說梁尚賓自聞魯公子問成死罪，心下到寬了八分。一日聽得門前喧嚷，在壁縫張看時，只見一箇賣布的客人，頭上帶一頂新孝頭巾，身穿舊白布道袍，口內打江西

再利時之

鄉談、說是南昌府人、在此販布買賣、聞得家中老子身故、星夜要趕回、存下幾百疋布、不曾發脫、急切要投個主兒、情願讓些價錢、衆人中有要買一疋的、有要兩疋三疋的、客人都不肯、道恁地零星賣時、再幾時還不得動身、那個財主家一總脫去、便多讓他些也罷、梁尚賓聽了多時、便走出門來問道、你那客人存下多少布、值多少本錢、客人道有四百餘疋、本錢二百兩、梁尚賓道、一時間那得個主兒、須是肯折些方有人貪你、客人道便折十來兩、也說不得、只要快當、輕鬆了身子、好走路、梁尚賓看了布樣、又到布船

討價之

因有這八十兩在

激之妙

上去翻復細看，口裡只誇好布，好布，客人道，你又不做箇要買的，只管翻亂了我的布包，擔閣人的生意，梁尚賓道，怎見得我不像箇買的，客人道，你要買時借銀子來看，梁尚賓道，你若加二肯折，我將八十兩銀子，替你出脫了一半，客人道，你也是獃話，做經紀的，那裡折得起加二，況且只用一半，這一半我又去投誰，一般樣擔閣了，我說不像要買的，又冷笑道，這北門外許多人家，就沒個財主，四百疋布便買不起，罷罷，搖到東門尋主兒去，梁尚賓聽說，心中不忿，又見價錢相因，有些出息，放他不下，便道，你這客人好

[illegible]之妙

敢買人、我偏要都買了你的、看如何、客人道、你眞箇都買、我的、我便讓你二十兩、梁尚賓定要折四十兩客人不肯、衆人道、客人、你要緊脫貨、這位梁大官、又是貪便宜的、依我們說、從中酌處、一百七十兩成了、交易罷、客人初時也不肯、被衆人勸不過道罷、這十兩銀子奉承列位面上、快些把銀子兌過、我還要趲夜趕路、梁尚賓道、銀子湊不來許多、有幾件首飾可用得着麼、客人道、首飾也就是銀子、只要公道作價梁尚賓邀入客坐、將銀子和兩對銀鍾共兌准了一百兩、又金首飾盡數搜來、衆人公同估價勾了七十

兩之數與客收訖交割了布疋梁尚賓看這場交易

儘有便宜歡喜無限正是

貪癡無底蛇吞象　禍福難明螳捕蟬

原來這販布的客人正是陳御史裝的他托病開門密密分付中軍官聶千戶安排下這些布疋先雇下小船在石城縣伺候他悄地帶個門子私行到此聶千戶就扮做小郎跟隨門子只做看船的小廝並無人識破這是做官的妙用却說陳御史下了小船取出見成寫就的憲牌填上梁尚賓名字就着聶千戶密拿又寫書一封請顧僉事到府中相會比及御史

囘到察院、說病好開門、梁尚賓已解到了、顧僉事也來了、御史忙教擺酒後堂、留顧僉事小飯、坐間顧僉事又提起魯學曾一事、御史笑道今日奉屈老年伯到此、正爲這塲公案要剖箇明白、便教門子開了護書匣、取出銀鈿二對及許多首飾、送與顧僉事看、顧僉事認得是家中之物、大驚問道、那里來的、御史道令愛小姐致死之由、只在這幾件東西上、老年伯請寬坐、容小姪出堂、問這起數與老年伯看、釋此不決之疑、御史分付開門、仍喚魯學曾一起覆審、御史且教帶在一邊、喚梁尚賓當面、御史喝道、梁尚賓你在

顧僉事家、幹得好事、梁尚賓聽得這句、好似青天裏聞了箇霹靂、正要硬着嘴分辨、只見御史教門子把銀鍾首飾與他認贓、問道、這些東西那裏來的、梁尚賓擡頭一望、那御史正是賣布的客人、唬得頓口無言、只叫小人該死、御史道、我也不動夾棍、你只將實情寫供狀來、梁尚賓料賴不過、只得招稱了、你說招詞怎麼寫來、有詞名鎖南枝二隻爲證

寫供狀、梁尚賓、只因表弟魯學曾、岳母念他貧、約他助行聘、爲借衣服知此情、不合使欺心、緩他行、乘昏黑、假學曾、園公引人內室門見了孟夫人把

金銀厚相贈、因留宿、有了奸騙情、三日後學曾來將小姐送一命、

御史取了招詞、喚園公老歐上來、你仔細認一認、那夜間園上假裝魯公子的可是這個人、老歐睜開兩眼看了、道、爺爺正是他、御史喝教皁隸把梁尚賓重責八十、將魯學曾枷杻打開、就套在梁尚賓身上、合依强奸論斬、發本縣監候處決、布四百疋追出、仍給鋪戶取價還庫、其銀兩首飾、給與老歐領回、金釵金鈿、斷還魯學曾、俱釋放寧家、魯學曾拜謝活命之恩、正是、

奸如明鏡照　恩喜還金開

生死俱無憾　神明御史臺

却說領僉事在後堂、聽了這番審錄、驚駭不已、候御史退堂、再三稱謝道、若非老公祖神明燭照、小女之寃、幾無所伸矣、但不知銀兩首飾、老公祖何由取到、御史附耳道、小侄如此如此、領僉事道、妙哉、只是一件、梁尚賓妻子、必知其情、寒家首飾、定然還有幾件在彼、再望老公祖一并逮問、御史道、容易、便行文書仰石城縣、提梁尚賓妻嚴審、仍追餘贓回報、領僉事別了御史、自回、却說石城縣知縣、見了察院文書、監

中取出梁尚賓問道你妻子姓甚這一事曾否知情梁尚賓正懊恨老婆答應道妻田氏因貪財物其實同謀的知縣當時僉票差人捉田氏到官話分兩頭却說田氏父母雙亡只在哥嫂身邊針指度日這一日哥哥田重文正在縣前聞知此信慌忙奔回報與田氏知道田氏道哥哥休慌妹子自有道理當時帶了休書上轎逕擡到顧僉事家來見孟夫人夫人發一箇眼花分明看見女兒阿秀進來及至近前却是個藝生標緻婦人吃了一驚問道是誰田氏拜倒在地說道妾乃梁尚賓之妻田氏因惡夫所爲不義只

[illegible]

極可

恐連累預先離異了、貴宅老爺不知、求夫人救命、說罷就取出休書呈上、夫人正在觀看、田氏忽然扯住夫人衫袖、大哭道、母親、俺爹害得我好苦也、夫人聽得是阿秀的聲音、也哭起來、便叫道、我兒、有甚話說、只見田氏雙眸緊閉、哀哀的哭道、孩兒一時錯悞、失身匪人、羞見公子之面、自縊身亡、以完貞性、何期爹爹不行細訪、險些反害了、公子性命、幸得暴白了、只是他無家無室、終是我母子擔悞了他、母親若念孩兒、替爹爹說聲、周全其事、休絕了一脉姻親、孩兒在九泉之下、亦無所恨矣、說罷、跌倒在地、夫人也哭昏

了、管家婆和丫鬟養娘都團聚將來、一齊喚醒、那田氏還呆呆的坐地、問他時全然不省、夫人看了、田氏、想起女兒、重復哭起、衆丫鬟勸住了、夫人悲傷不已、問田氏可有爹娘、田氏回說沒有、夫人道、我舉眼無親、見了你、如見我女兒一般、你做我的義女肯麼、田氏拜道、若得伏侍夫人、賤妾有幸、夫人歡喜、就留住身邊了、傾僉事回家、聞說田氏先期離異、與他無干、寫了一封書帖和休書、送與縣官、求他免提、轉回察院、又見田氏貧而有智、好生敬重、依了夫人收爲義女、夫人又說起女兒阿秀負冤一事、他千叮萬囑休

[illegible]

此了亦

難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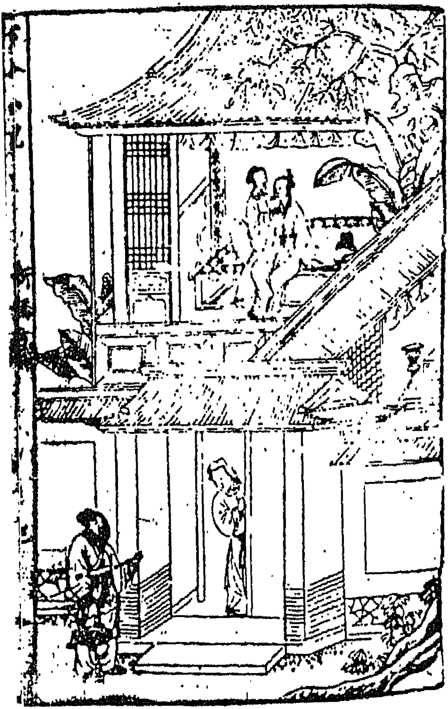
絕了曾家一脉姻親、如今田氏少艾、何不就招曾公子爲婚、以續前姻、顧僉事見曾學曾無辜受害、甚是惧悔、今番夫人說話有理、如何不依、只怕曾公子生疑、親到其家、謝罪過了、又說續親一事、曾公子再三推辭不過、只得允從、就把金釵鈿爲聘、擇日過門成親、原來顧僉事在曾公子面前、只說過繼的遠房姪女、孟夫人在田氏面前、也只說貧箇秀才、並不說眞名眞姓、到完婚以後、田氏方纔曉得、就是曾公子公子方纔曉得就是梁尚賓的前妻田氏、自此夫妻兩口和睦、且是十分孝順、顧僉事無子、曾公子承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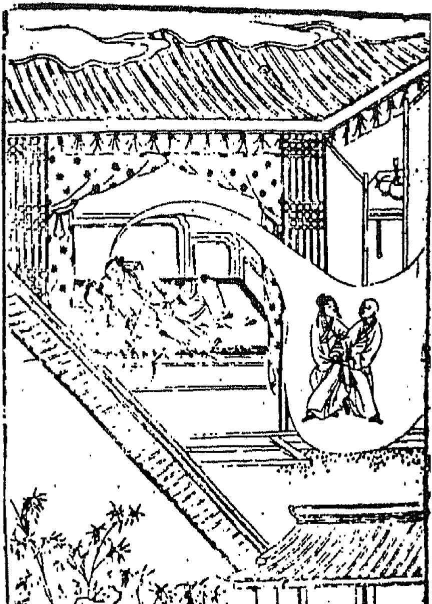
收拾乾淨

他的家私發憤攻書顧僉事見他三場通透送入國子監連科及第所生二子一姓魯一姓顧以奉兩家宗祀梁尚賓子孫遂絕詩曰

一夜歡娛害自身　百年姻眷屬他人
世間用計行奸者　請看當時梁尚賓

古今小說





第三卷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情籠嬌多不自由　驪山舉火戲諸侯
祇知一笑傾人國　不覺胡塵滿玉樓

這四句詩、是胡曾詠史詩、專道着昔日周幽王寵一個妃子、名曰褒姒、千方百計的媚他、因要取褒姒一笑、向驪山之上、把與諸侯爲號的烽火燒起來、諸侯只道幽王有難、都舉兵來救、及到幽王殿下、寂然無事、褒姒呵呵大笑、後來犬戎起兵來攻、諸侯皆不來、救、犬戎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又春秋時、有個陳靈

（貪色忘身忘國可恨可憐可笑）

公、私通於夏徵舒之母夏姬、與其臣孔寧儀行父日夜往其家飲酒作樂、徵舒心懷愧恨射殺靈公、後來六朝時陳後主寵愛張麗華孔貴嬪、自製後庭花曲誇美其色、沉湎淫逸、不理國事、被隋兵所追、無處躲藏、遂同二妃投入井中、爲隋將韓擒虎所獲、遂亡其國、詩云

嬙嫫夏廐忽興戈　眢井猶聞玉樹歌
試看二陳同一律　從來亡國女戎多

當時隋煬帝也寵蕭妃之色、要看揚州景、用麻叔度爲帥、起天下民夫百萬、開汴河一千餘里、役死人夫

無數造鳳艦龍舟使宮女牽之兩岸樂聲聞千百里後被宇文化及造反江都斬煬帝於吳公臺下其國亦傾有詩爲証

千里長河一旦開　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干戈起　惆悵龍舟更不回

至於唐明皇寵愛楊貴妃之色春縱春遊夜專夜寵誰想楊妃與安祿山私通却抱祿山做孩兒一日雲雨方罷楊妃釵橫鬢亂被明皇撞見支吾過了明皇從此疑心將祿山除出在漁陽地面做節度使那祿山思戀楊妃舉兵反叛正是

漁陽鞞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

那明皇無計奈何、只得帶取百官逃難、馬嵬山下兵變、逼死了楊妃、明皇直走到西蜀、虧了郭令公血戰數年、纔恢復得兩京、且如說這幾個官家、都只爲貪愛女色、致于亡國損軀、如今愚民小子、怎生不把色慾警戒、說話的、你說那戒色慾則甚、自家今日說一個青年子弟、只因不把色慾警戒、去戀着一個婦人、險些兒壞了堂堂六尺之軀、丟了潑天的家計、驚動新橋市上、變成一本風流說話、正是

好將前事錯　傳與後人知

說這宋朝臨安府去城十里地名湖墅出城五里地名新橋那市上有個富戶吳防禦、媽媽潘氏、止生一子、名喚吳山、娶妻余氏、生得四歲一個孩兒、防禦門首開個絲綿鋪、家中放債積穀、果然是金銀滿箧米穀成倉、去新橋五里、地名灰橋市上、新造一所房屋令子吳山再撥主管幫扶、也好開一個鋪、家中收下的絲綿發到鋪中賣與在城機戶、吳山生來聰俊粗知禮義幹事朴實、不好花哄、因此防禦不慮他在外邊閒理會、且說吳山每日蚤晨到鋪中賣貨、天晚回家、這鋪中房屋、只占得門面、裡頭房屋都是空的、忽

一日吳山在家有事、至晌午纔到鋪中、走進看時、只見屋後河邊泊着兩隻剎船、船上許多箱籠桌凳家伙、四五個人盡搬入空屋裡來、船上走起三個婦人、一個中年胖婦人、一個老婆子、一個小婦人、盡走入屋裡來、只因這婦人入屋、有分教吳山

身如五鼓銜山月　命似三更油盡燈

吳山問主管道甚麼人不問事由、擅自搬入我屋來主管道、在城人家、爲因里役、一時間無處尋屋、央此間隣居范老來、說、暫住兩三日便去、正欲報知、恰好官人自來、吳山正欲發怒、見那小娘子歛袂向前深

深的道個萬福告官人息怒非干主管之事是奴家大膽一時事急出於無奈不及先來宅上稟知望乞恕罪容住三四日尋了屋就搬去房金依例拜納吳山便放下臉來道既如此便多住些時也不妨請自穩便婦人說罷就去搬箱運籠吳山看得心癢也替他搬了幾件家火說話的你說吳山平生鯁直不好花哄因何見了這個婦人囬嗔作喜又替他搬家火你不知道吳山在家時被父母拘管得緊不容他閒走他是個聰明俊俏的人幹事活動又不是一個木頭的老實況且青春年少正是他的時節父母又不

在面前、浮舖中見了這個美貌的婦人、如何不動心那胖婦人與小婦人都道不勞官人用力吳山道、在此間住、就是自家一般、何必見外彼此俱各歡喜、天晚吳山回家分付主管與裡面新搬來的說、寫紙房契來與我主管荅應了、不在話下且說吳山回到家中、並不把搬來一事說與父母知覺當夜心心念念、想着那小婦人次日早起、換身好衣服打扮齊整、叫個小廝壽童跟着、搖擺到店中來、正是

沒與店中賒得酒　命裏撞着有情人

吳山來到舖中、賣了一回貨裡面走動的八老來接

妙不是良家

喫茶要納房狀吳山心下正要進去恰好得入老來技便起身入去只見那小婦人笑容可掬接將出來萬福官人請裡面坐吳山到中間軒子內坐下那老婆子和胖婦人都來相見陪坐坐間止有三個婦人吳山動問道娘子高姓怎麽你家男兒漢不見一個胖婦人道拙夫姓韓與小兒在衙門跟官晝去晚回官身不得相會坐了一回吳山低着頭聽那小婦人這小婦人一雙俊俏眼覷着吳山道敢問官人青春多少吳山道虛度二十四歲拜問娘子青春小婦人道與官人一緣一會奴家也是二十四歲城中搬下

來、偶幾遇官人、又是同歲、正是有緣千里能相會、那老婦人和胖婦人看見關目、推個事故起身去了、止有二人對坐、小婦人到把些風流話兒挑引吳山、吳山初然只道好人家容他住、不過砑光而已、誰想見兩、到來刮涎、幾曉得是不停當的、欲待轉身出去、那小婦人又走過來挨在身邊坐定、作嬌作痴、說道官人、你將頭上金簪子來借我看一看、吳山除下帽子、正欲拔時、被小婦人一手按住吳山頭髻、一手拔了金簪、就便起身道官人我和你去樓上說句話、一頭說、急走上樓去了、吳山隨後跟上樓來討簪子、正是

由你奸似鬼　也喫洗脚水

吳山走上樓來、叫道娘子、還我簪子、家中有事、就要回去、婦人道、我與你是宿世姻緣、你不要粧假、願諧枕席之懽、吳山道、行不得、倘被人知覺、却不好看、况此間耳目較近、時要下樓、怎奈那婦人放出那萬種妖嬈、摟住吳山、倒在懷中、將尖尖玉手扯下吳山裙褲、情興如火、按捺不住、携手上床、成其雲雨、霎時雲收雨散、兩個起來偎倚而坐、吳山且驚且喜、問道、姐姐、你叫做甚麼名字、婦人道、奴家排行第五、小字賽金、長大父母順口叫道金奴、敢問官人排行第幾、宅

因此纔前衆自是倩知不知自認里矣也

上做甚行業吳山道父母止生得我一身、家中收絲放債、新橋市上出名的財主、此間門前鋪子、是我自家開的金奴暗喜道今番纏得這個有錢的男兒也不枉了、原來這人家是隱名的娼妓、又叫做私窠子、是不當官吃衣飯的、家中別無生意只靠這一本帳那老婦人是胖婦人的娘金奴是胖婦人的女兒在先胖婦人也是好人家出來的因爲丈夫無用閫闓不得已幹這般勾當、金奴自小生得標致、又識幾個字、當時已自嫁與人去了、只因在夫家不跳疊、做出來、發回娘家、事有湊巧、物有偶然、此時胖婦人年紀

約近五旬、孤老來得少了、恰好得女兒來接代、也不當街這樣行業、索性大做了、原在城中住、只爲這樣事、被人告發慌了、搬下來躲避、却根吳山偶然撞在他手裡、圈套都安排停當、漏將人來、不由你不落水、怎地男兒漢不見一個、但看有人來、父子們都廻避、過了、做成的規矩、這個婦人、但貪他的、便着他的手、不止陷了一個漢子、當時金奴道、一時慌促搬來、缺少盤費、告官人、有銀子乞借應五兩、不可推故、吳山應允了、起身整了衣冠、金奴依先還了金簪兩個、下樓、依舊坐在軒子內、吳山自思道、我在此躭閣了半

晌、慮恐隣舍們譚論、又喫了一盃茶、金奴留喫午飯、吳山道、我躭閣長久、不喫飯了、少間就送盤纏來與你、金奴道、午後特備一盃菜酒、官人不要見却、說罷、吳山自出鋪中、原來外邊近隣見吳山進去、那房屋却是兩間六椽的樓屋、金奴只占得一間做房、這邊一間就是絲鋪、上面却是空的、有好事哥哥見吳山半晌不出來、伏在這間空樓壁邊、入馬之時、都張見明白、比及吳山出來、坐在鋪中、只見幾個隣人都來和哄道、吳小官人恭喜恭喜、吳山初時已自心疑他們知覺、次後見衆人來取笑、他通紅了臉皮、說道好

沒來由、有甚麽喜賀、內中有原張見剎是對門開雜貨鋪的沈二郎、叫道你兀自賴哩、拔了金簪子走上樓去做甚麽、吳山被他一句說着了、頓口無言、推個事故、起身便走、衆人攔住道我們鬭分銀子與你作賀、吳山也不顧衆說、使性子往西走了去、到娘舅潘家討午飯喫了、踱到門前、向一個店家借過等子、將身邊買絲銀子秤了二兩、放在袖中、又閑坐了一回、捱到半晚、復到鋪中來、主管道裡面住的正在此請官人喫酒、恰好八老出來道官人你那里閑耍、教老子沒處尋、家中特備菜酒、止請主管相陪、再無他客、

吳山就同主管走到軒子下、已安排齊整、無非魚肉酒果之類、吳山正席、金奴對坐、主管在旁、三人坐定、八老篩酒、喫過幾盃、主管會意、只推要收舖中、脫身出來、吳山平日酒量淺、主管去了、開懷與金奴喫了十數盃、便覺有些醉來、將袖中銀子送與金奴、便起身挽了金奴手道、我有一句話和你說、這樁事、却有些不諧當、隣舍們都知了、來打和哄、倘或傳到我家去、父母知道、怎生是好、此間人眼又緊、口嘴又歹、容不得人、倘有人不憤氣、在此飛磚擲瓦、安身不穩、姐姐依着我口、尋個僻靜所在去住、我自常來看顧你、

金奴道、說得是、奴家就與母親商議、說罷、那老子又將兩盃茶來喫罷免不得又做些乾生活吳山辭別動身、囑付道、我此去未來哩、省得衆人口舌、待你尋得所在、八老來說知、我來送你起身、說罷、吳山出來鋪中、分付主管說話、一逕自回、不在話下、且說金奴送吳山去後、天色已晚、上樓卸了濃粧、下樓來喫了晚飯、將山所言移屋一節、備細說與父母知道、當夜各自安歇、次早起來、胖婦人分付八老悄地打聽鄰舍消息、八老到門前站了一回、踅到間壁糶米張大郎門前閑坐了一回、只聽得這幾家鄰舍指指搠搠、

只說這事、入老回家、對這胖婦人說道、街坊上嘴舌不是養人的去處、胖婦人道因爲在城中被人打攪、無奈搬來、指望尋個好處安身久遠居住誰想又撞這般的鄰舍、說罷嘆了口氣、一面教老公去尋房子一面看鄰舍動靜計較都說吳山自那日回家、怕人嘴舌、瞞着父母、只推身子不快、一向不到店中來、主管自行賣貨金奴在家清閒不慣入老又去招引舊時主顧一般來走動那幾家鄰舍初然只曉得吳山行踏、次後見往來不絕、方曉得是個大做的、內中有生事的道我這裡都是好人家、如何容得這等鏖糟

的在此住常言道近姦近殺倘若爭競起來、致傷人命、也要帶累鄰舍、說罷都早那八老聽得進去說今日鄰舍們又如此如此說胖婦人聽得八老說了、沒出氣處礫那老婆子道你七老八老怕兀誰不出去門前叫罵這短命多嘴的鴨黃兒婆子聽了果然就起身走到門前叫罵道那個多嘴賊鴨黃兒在這裡學放屁若還敢來應我的做這條老性命結識他那個人家沒親眷來往鄰舍們聽得道這個賊做大的出精老狗不說自家幹這般沒理的事、到來欺鄰罵合開襍貨店沈二郎正要應那婆子中間又有守本

分附勸道且由他、不要與這半死的爭好歹、趕他起身便了、婆子罵了幾聲、見無人來采他、也自入去、却說衆隣舍都來與主管說、是你沒分曉、容這等不明不白的人在這裡住、不說自家理短、反教老婆子叫罵隣舍你耳內須聽得、我們都到你主家說與防禦知道、你身上也不好看、主管道、列位高鄰息怒、不必說得、蚤晚就着他搬去、衆人說罷、自去了、主管當時到裡面對胖婦人說道、你們可快快尋個所在搬去不要帶累我、看這般模樣、住也不秀氣、胖婦人道、不勞分付、拙夫已尋屋在城、只在旦晚就搬、說罷、主管

出來、胖婦人與金奴說道、我們明蚤搬入城今日可着八老悄地與吳小官說知、只莫教他父母知覺、八老領語、走到新橋市上吳防禦絲綿大舖、不敢逕進只得站在對門人家簷下踅去、一眼只看着舖裡不多時、只見吳山踱將出來、看見八老、慌忙走過來、引那老子離了自家門首、借一個織熟絹人家坐下、問道八老有甚話說、八老道、家中五姐領官人尊命明日搬入城去居住、特着老漢來與官人說知、吳山道、如此最好、不知搬在城中何處、八老道搬在遊奕營羊毛寨南横橋街上、吳山就身邊取出一塊銀子、遞

有二錢送與八老道你自將去買盃酒喫明日晌午我自來送你家起身八老收了銀子作謝了一逕自回且說吳山到次日巳牌時分喚壽童跟隨出門走到歸錦橋邊南貨店裡買了兩包乾果與小廝拿着來一八橋市上鋪裡主管相叫罷將日逐賣絲的銀子帳來算了一回吳山起身入到裡面與金奴母子敘了寒溫將壽童手中果子身邊取出一封銀子說道這兩包粗果送與姐姐泡茶銀子三兩權助房屋之費待你家過屋後再來看你金奴接了果子并銀兩母子兩個起身謝道重蒙見惠何以克當吳山道

不必謝日後正要往來哩說罷起身看時箱籠家火巳自都搬下船了金奴道官人去後幾時來看我吳山道只在三五日間便來相望金奴一家別了吳山當日搬入城去了正是

此處不留人　自有留人處

且說吳山原有害夏的病每過炎天時節身躰便覺疲倦形容清減此時正值六月初旬因此請個針灸醫人背後灸了幾穴火在家調養不到店內心下常常思念金奴爭奈灸瘡疼出門不得却說金奴從五月十七搬後在横橋街上居住那條街上俱是營裡

又撮合

軍家不好此事路又僻拗一向沒人走動那婦人向金奴道那日吳小官許下我們三五日間就來到今一月緣何不見來走一遍若是他來必然也看覷我們金奴道可着八老去灰橋市上舖中探望他當時八老去就出艮山門到灰橋市上絲舖裡見主管八老相見罷主管道阿公來有甚事八老道特來望吳小官主管道官人灸火在家未痊向不到此八老道王管若是回宅煩寄個信說老漢到此不遇八老也不躭閣辭了主管便回家中回覆了金奴金奴道可知不來原來灸火在家當日金奴與母親商議教八

老買兩個猪肚磨凈把糯米蓮肉灌在裡面安排爛熟次蚤金奴在房中磨墨揮筆拂開鸞箋寫封簡道

賤妾賽金再拜謹啓情郎吳小官人自別尊顏思慕之心未嘗少息懸懸不忘於心向蒙期約妾倚門凝望不見降臨昨遣八老探拜不遇而回妾移居在此甚是荒凉聽聞貴恙灸火疼痛使妾坐臥不安空懷思憶不能代替謹具猪肚二枚少申問安之意幸希笑納情照不宣仲夏二十一日賤妾賽金再拜

寫罷摺成簡子將紙封了猪肚裝在盒裡又用帕子

包了、都交付八老叮囑道、你到他家、尋見吳小官、須索與他親收、八老提了盒子、懷中揣着簡帖、出門逕往大街走出武林門直到新橋市上、吳防禦門首、坐在街簷石上只見小厮壽童走出、看見叫道阿公、你那裡來、坐在這裡、八老扯壽童到人靜去處說、我特來見你官人說話、我只在此等你可與我報與官人知道壽童應、即轉身去不多時、只見吳山踱將出來八老慌忙作揖、官人且喜貴躰康安吳山道、好阿公你盒子裡甚麽東西八老道五姐記掛官人灸火沒甚好物只安排得兩個猪肚、送來與官人喫吳山送

引那老子到個酒店樓上坐定問道你家搬在那裡好麼八老道、甚是消索、懷中將柬帖子遞與吳山吳山接柬在手、拆開看畢、依先摺了藏在袖中、揭開盒子拿一個肚子、教酒博士切做一盤、分付盪兩壺酒來、吳山道阿公、你自在這裡喫、我家去寫囬字與你、八老道、官人請穩便、吳山來到家裡、臥房中悄悄的寫了囬簡、又秤五兩白銀、復到酒店樓上、又陪八老喫了幾盃酒、八老道多謝官人好酒、老漢喫不得了、起身囬去、吳山遂取銀子并囬柬說道、這五兩銀子、送與你家盤纏、多多拜覆五姐、過三兩日定來相望、

八老收了銀簡、起身下樓、吳山送出酒店、却說八老走到家中、天晚入門、將銀簡都付與金奴收了、將簡拆開燈下看時、寫道

　山頓首字覆愛卿韓五娘粧次、向前會問、多蒙厚款、又且雲情雨意、枕蓆鍾情、無時少忘、所期正欲趨會、生因賤軀灸火、有失卿之盼望、又蒙遣人齎顧、兼惠可口佳殽、不勝感感、二三日間、容當面會、白金五兩、權表微情、伏乞收入、吳山再拜

看簡畢、金奴母子得了五兩銀子、千懽萬喜、不在話下、且說吳山在酒店裡捱到天晚、拿了一個猪肚、俏

地裡到自臥房對渾家說難得一個識熟機戶聞我炎火、今日送兩個熟肚與我、在外和朋友喫了一個拿一個回來與你喫、渾家道你明日也用作謝他、當晚吳山將肚子與妻在房喫了、全不教父母知覺、過了兩日、第三日、是六月二十四日、吳山起來告父母道孩兒一向不到鋪中、喜得今日好了、去走一遭況在城神堂巷有幾家機戶賒帳要討、入城便回、防禦道你去不可勞碌吳山辭父討一乘兜轎擡了、小厮壽童打傘跟隨、只因吳山要進城、有分教金奴險送他性命、正是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劒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裡教君骨髓枯

吳山上轎、不覺蚤到灰橋市上、下轎進鋪、主管相見、吳山一心只在金奴身上、少坐便起身分付主管、我入城收拾幾戶賒帳回來、等你日逐賣帳、主管明知到此處去、只不敢阻、但勸官人貴體新痊、不可別處閒走、空受疼痛、吳山不聽、上轎預先分付轎夫、逕進艮山門迤邐到羊毛寨南橫橋尋問湖市搬來韓家、旁人指說藥鋪間壁就是、吳山來到門首下轎、壽童敲門、裡面八老出來開門、見了吳山、慌入去說知、吳

山進門金奴母子兩個堆下笑來迎接說道貴人難見面今日甚風吹得到此吳山與金奴母子相喚罷到裡面坐定喫茶金奴道官人認認奴家房裡吳山同金奴到樓上房中正所謂

合意友來情不厭　知心人至話相投

金奴與吳山在樓上如魚得水似漆投膠兩個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少不得安排酒殽八老搬上樓來擺過鏡架就擺在梳粧卓上八老下來金奴討酒纔敢上去兩個並坐金奴篩酒一盃雙手敬與吳山道官人炎火妾心無時不念吳山接酒在手道小生

到此地有主意的方是真雄或曰是英雄不必到此地余笑曰數不得因

爲因灸火，有失期約，酒盡，也飾一盃回敬與金奴喫，過十數盃，二人情興如火，免不得再把舊情一敘，交歡之際，無限恩情，事畢起來洗手更酌，又飲數盃，醉眼朦朧，餘興未盡，吳山因灸火在家，一月不曾行事，見了金奴，如何這一次便罷，吳山合當死，魂靈都被金奴引散亂了，情興復發，又弄一火，正是

爽口物多終作疾　快心事過必爲殃

吳山重復自覺神思散亂，身體困倦，打熬不過，飯也不喫，倒身在床上睡了，金奴見吳山睡着，走下樓到外邊說與韓夫道，官人喫了幾盃酒，睡在樓上，二位

太保寬坐等一等不要催促僑夫道小人不敢來催金奴分付畢走上樓來也睡在吳山身邊且說吳山在床上方合眼只聽得有人叫吳小官好睡連叫數聲吳山醉眼看見一個胖大和尚身披一領舊褊衫赤脚穿雙僧鞋腰繫着一條黃絲縧對着吳山打個問訊吳山跳起來還禮道師父上剎何處因甚喚我和尚道貧僧是桑菜園寺水月住持因爲死了徒弟特來勸化官人貧僧看官人相貌生得福薄無緣受享榮華只好受些清淡棄俗出家與我做個徒弟吳山道和尚好沒分曉我父母半百之年止生得我一

此僧甚天然都是夢景

人成家接代創立門風如何出家和尚道你只好出家若還貪享榮華卽當命夭依貧僧口跟我去罷吳山道亂話此間是婦人臥房你是出家人到此何幹那和尚睁着兩眼叫道你跟我去也不吳山道你這禿驢好沒道理只顧來纏我做甚和尚大怒扯了吳山便走到樓梯邊吳山叫起屈來被和尚盡力一推望樓梯下面倒撞下來撒然驚覺一身冷汗開眼時金奴還睡未醒原來做一場夢覺得有些恍惚爬起坐在床上呆了半晌金奴也醒來道官人好睡難得你來且飲了明番去罷吳山道家中父母記掛我要

回去別日再來望你金奴起身分付安排點心吳山道我身子不快不要點心金奴見吳山臉色不好不敢相留吳山整了衣冠下樓辭了金奴母子急急上轎天色已晚吳山在轎思量白日裡做場夢甚是作怪又驚又憂肚裡漸覺疼起來在轎過活不得巴不得到家分付轎夫快走捱到自家門首肚疼不可忍跳下轎來走入裡面逕奔樓上坐在馬桶上疼一陣撒一陣撒出來都是血水半晌方上床頭眩眼花倒在床上四肢倦怠百骨酸疼大底是本身元氣微薄況又色慾過度防禦見吳山面青失色奔上樓來問

藥醫不死病

了一驚道孩兒因甚這般模樣吳山應道因在機戶人家多喫了幾盃酒就在他家睡一覺醒來熱渴又喫了一碗冷水身躰便覺拘急如今作起瀉來說未了咬牙寒噤渾身冷汗如雨身如炭火一般防禦慌急下樓請醫來看道脈氣將絕此病難醫再三哀懇太醫乞用心救取醫人道此病非干泄瀉之事乃是色慾過度耗散元氣為脫陽之症多是不好我用一帖藥與他扶助元氣若是服藥後熱退脉起則有生意醫人撮了藥自去父母再三盤問吳山但搖頭不語將及初更吳山服了藥伏枕而臥忽見日間和尚

又來立在床邊叫道吳山你强熬做甚不如早隨我去吳山道你快去你來纏我那和尚不由分說將身上黃絲縧縛在吳山項上扯了便走吳山攀住床欞大叫一聲驚醒又是一夢開眼看時父母渾家皆在面前父母問道我兒因甚驚覺吳山自覺神思散亂料捱不過只得將金奴之事并夢見和尚都說與父母知道說罷哽哽咽咽哭將起來父母渾家盡皆淚下防禦見吳山病勢危篤不敢埋怨他但把言語來寬解吳山與父母說罷昏暈數次復甦泣謂渾家道你可善侍公姑好看幼子絲行資本儘彀盤費渾家

哭道、且寬心調理、不要多慮、吳山嘆了氣一口、喚丫環扶起、對父母說道、孩兒不能復生矣、爹娘空養了我這個忤逆子、也是年灾命危、逢着這個冤家、今日題悔、噬臍何及、傳與少年子弟、不要學我幹這等非爲的事、害了自已性命、男子六尺之軀、實是難得、要貪花戀色的、將我來做個樣、孩兒死後、將身屍丢在水中、方可謝拋妻棄子不養父母之罪、言訖、方纔合眼、和尚又在面前、吳山哀告、我師、我與你有甚冤仇、不肯放捨我、和尚道、貧僧只因犯了色戒、死在彼處、又滯幽冥、不得脫離鬼道、向日偶見官人白晝交歡

你一時心動、欲要官人做個陰魂之伴、言罷而去、吳山醒來、將這話對父母說知、吳防禦道、原來被冤魂來纏、慌忙在門外街上焚香點燭、擺列羹飯、望空拜告、慈悲放捨我兒生命、親到彼處設醮追拔、說畢、燒化紙錢、防禦回到樓上、天晚只見吳山朝着裡床睡着、猛然番身坐將起來、睜着眼道、防禦、我犯如來色戒、在羊毛寨裡尋了自盡、你兒子也來那裡淫慾、不免把我前日的事、陡然想起、要你兒子做個替頭、不然求他超度、適纔承你羹飯紙錢、許我薦拔、我放捨了你的兒子、不在此作祟、我還去羊毛寨裡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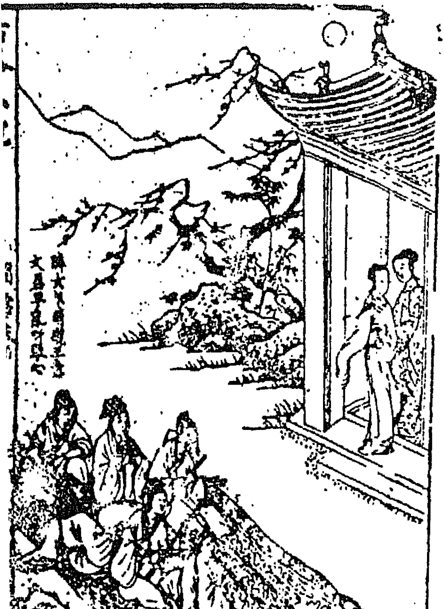
起拔君得脫生永不來了說話方畢吳山雙手合掌作禮洒然而覺顏色復舊渾家摸他身上已住了熱起身下床解手又不瀉了一家權喜復請原口醫者來看說道六脉已復有可救生路撮下了藥調理數日漸漸好了防禦請了幾衆僧人在金奴家做了一晝夜道塲只見金奴一家做夢見個胖和尚拿了一條拄杖去了吳山將息半年依舊在新橋市上生理一日與主管說起舊事不覺追悔道人生在世切莫為昧已勾當真個明有人非幽有鬼責險些兒丟了一條性命從此改過前非再不在金奴家去親隣有

畫入造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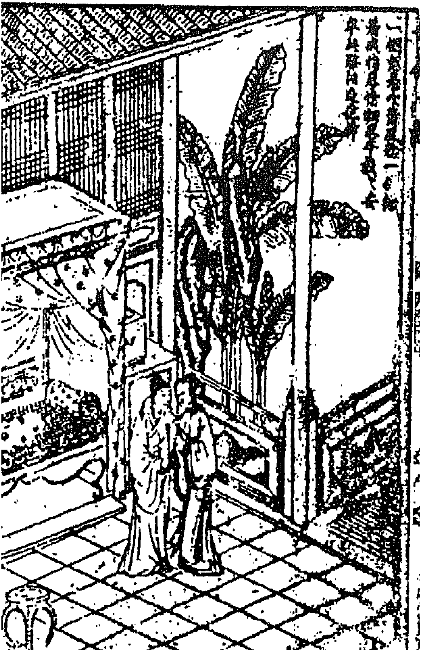
亦曾無趣

知道的無不欽敬正是

痴心做處人人愛　冷眼觀時個個嫌
覷破關頭邪念息　一生出處自安恬



醉共風[illegible]
文星早[illegible]心


一個[illegible]來[illegible]一[illegible]

第四卷

閑雲菴阮三償冤債

好姻緣是惡姻緣　莫怨他人莫怨天
但願向平婚嫁早　安然無事度餘年

這四句奉勸做人家的早些畢了兒女之債常言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不婚不嫁弄出醜吒多少有女兒的人家只管要揀門擇戶扳高嫌低擔悞了婚姻日子情竇開了誰熬得住男子便去偷情嫖院女兒家拿不定定盤星也要走差了道兒那時悔之何及則今日說箇大大官府家住西京河南府梧桐街兔

演巷姓陳名太常自是小小出身累官至殿前太尉之職年將半百娶妻無子止生一女叫名玉蘭那女孩兒生於貴室長在深閨青春二八眞有如花之容似月之貌況描繡針線件件精通琴棋書畫無所不曉那陳太常常與夫人說我位至大臣家私萬貫止生得這箇女兒況有才貌若不尋箇名目相稱的對頭枉居朝中大臣之位便喚官媒婆分付道我家小姐年長要選良姻須是三般全的方可來說一要當朝將相之子二要才貌相當三要名登黃甲有此三者立贅爲婿如少一件枉自勞力因此往往選擇或

有登科及第的又是小可出身武門當戶對又無科第及至兩事俱全年貌又不相稱了以此蹉跎下去光陰似箭玉蘭小姐不覺一十九歲了尚沒人家聘值正和二年上元令節國家有旨慶賞元宵五鳳樓前架起鰲山一座滿地華燈喧天鑼鼓自正月初五日起至二十日止禁城不閉國家與民同樂怎見得有隻詞兒名瑞鶴仙單道着上元佳景

瑞煙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桂華滿溢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毬燦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堪羨綺羅叢

裏蘭麝香中正宜遊玩風柔夜煖花影亂笑聲喧鬧蛾兒滿地成團打塊簇着冠兒鬬轉喜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

只爲這元宵佳節處處觀燈家家取樂引出一段風流的事來話說這兔演巷內有箇年少才郎姓阮名華排行第三喚做阮三郎他哥哥阮大與父親專在兩京商販阮二專一管家那阮三年方二九一貌非俗詩詞歌賦般般皆曉篤好吹簫結交幾箇豪家子弟每日向歌館娼樓留連風月時遇上元燈夜知會幾箇弟兄來家坐簫彈唱歌笑賞燈這班子弟在阮

三家吹唱到三更方散阮三送出門見行人稀少靜夜月明如晝向衆人說道恁般良夜何忍便睡再舉一曲何如衆人依允就在階沿石上向月而坐取出笙簫象板口吐清音嗚嗚咽咽的又吹唱起來正是

隔墻須有耳　　牕外豈無人

那阮三家正與陳太尉對衙衙內小姐玉蘭歡賞燈將次要去歇息忽聽得街上樂聲縹緲聲徹雲際料得夜深衆人都睡了忙喚梅香輕移蓮步直至大門邊聽了一回情不能已有箇心腹的梅香名曰碧雲小姐低低分付道你替我去街上看甚人吹唱梅

香巴不得趨承小姐聽得使喚這事、輕輕地走到街邊認得是對鄰子弟、忙轉身入內回復小姐道對鄰阮三官與幾個相識在他門首吹唱那小姐半晌之間、口中不道心下思量數日前、我爹爹說阮三點報朝中駙馬因使用不到、退回家中、想就是此人了、才貌必然出衆、又聽了一個更次、各人分頭散去小姐回轉香房、一夜不曾合眼、心心念念只想着阮三我若嫁得恁般風流子弟也不枉一生夫婦怎生得會他一面也好、正是

鄰女乍萌窺玉意　文君早亂聽琴心

且說次日天曉阮三同幾箇子弟到末福寺中遊玩見燒香的士女佳人來往不絕自覺心性蕩漾到晚回家仍集昨夜子弟吹唱消遣每夜如此遷延至二十日這一夜衆子弟們各有事故不到阮三家裏阮三獨坐無聊偶在門側臨街小軒內拿壁間紫玉鸞簫手中按着宮商角徵羽將時樣新詞曲調清清地吹起吹不了半隻曲兒忽見箇侍女推門而入深深地向前道箇萬福阮三停簫問道你是誰家的姐姐丫鬟道賤妾碧雲是對鄰陳衙小姐貼身伏侍的小姐私慕官人特地着奴請官人一見那阮三心下思

量道、他是箇官宦、人家、守閤耳目不少、進去易、出來難、被人瞧見、盤問時、將何回答、卻不枉受淩辱、當下回言道、多多上復小姐、怕出入不便、不好進來、碧雲轉身回復小姐、小姐想起夜來音韻標格、一時間春心搖動、便將手指上一箇金鑲寶石戒指兒褪將下來、付與碧雲分付道、你替我將這件物事、寄與阮三郎、將帶他來見我一見、萬不妨事、碧雲接得在手、一心忙似箭、兩脚走如飛、慌忙來到小軒、阮三官還在那裡、碧雲手兒內托出這箇物來、致了小姐之意、阮三口中不道、心下思量我有此物為證、又有梅香引

路何怕他人隨即與碧雲前後而行到二門外小姐先在門傍守候覷着阮三目不轉睛阮三看得女子也十分仔細正欲交言門外吆喝道太尉回衙小姐慌忙迴避歸房阮三郎火速回家自此把那戒指兒緊緊的戴在左手指上想那小姐的容貌一時難捨只恨閨閣深沉難通音信或在家或出外但是看那戒指兒心中十分慘切無由再見追憶不已那阮三雖不比宦家子弟亦是富室伶俐的才郎因是相思日久漸覺四肢羸瘦以致廢寢忘食忽經兩月有餘懨懨成病父母再三嚴問並不肯說正是

口含黃栢味　　　有苦自家知

却說有一箇與阮三一般的豪家子弟姓張名遠素與阮三交厚聞得阮三有病月餘心中懸掛一日早到阮三家內詢問起居阮三在臥榻上聽得堂中有似張遠的聲音喚僕邀入房內張遠看着阮三面黃肌瘦咳嗽吐痰心中好生不忍嗟歎不已坐向幮牀上去問道阿哥數日不見怎麼染着這般晦氣你害的是甚麼病阮三只揺頭不語張遠道阿哥借你手我看看脉息阮三一時失於計較便將左手揎起與張遠察脉張遠按着寸關尺正看脉間一眼瞧見那

阮三手指上戴着箇金嵌寶石的戒指張遠口中不說心下思量他這等害病還戴着這箇東西况又不是男子之物必定是婦人的表記料得這病根從此而起也不講脉理便道阿哥你手上戒指從何而來恁般病症不是當耍我與你相交數年重承不棄日常心腹各不相瞞我知你心你知我意你可實對我說阮三見張遠猜到八九分的地步况兼是心腹朋友只得將來歷因依盡行說了張遠道阿哥他雖是箇宦家的小姐若無這箇表記便對面相逢未知他肯與不肯既有這物事心下已允待阿哥將息貴體

有如此用心方是好友

閒入妙

稍健旺時在小弟身上想個計策與你成就此事阮三道賤恙只爲那事而起若要我病好只求早圖良策枕邊取出兩錠銀子付與張遠道倘有使用莫惜小費張遠接了銀子道容小弟從容計較有些好音却來奉報你可寬心保重張遠作別出門到陳太尉衙前站了兩個時辰內外出入人多並無相識張遠悶悶而回次日又來覷望絕無機會心下想道這事難以啟齒除非得他梅香碧雲出來纔可通信看看到晚只見一個人捧着兩個磁甌從衙裏出來叫喚道門上那箇走差的閒在那里奶奶着你將這兩甌

小菜送與閑雲菴王師父去張遠聽得了便想道這閑雲菴王尼姑我平昔相認的奶奶送他小菜一定與陳衙內往來情熟他這般人出入內裏極好傳消遞息何不去尋他商議又過了一夜到次早取了兩錠銀子逕投閑雲菴來這菴兒雖小其實幽雅怎見得有詩爲證

短短橫墻小小亭　半簷疎玉響玲玲
塵飛不到人長靜　一篆爐煙兩卷經

菴內尼姑姓王名守長他原是箇收心的弟子因師棄世日近不曾接得徒弟止有兩箇燒香上竈燒火

的丫頭專一向富貴人家布施佛殿後新塑下觀音文殊普賢三尊法像中間觀音一尊齡了陳太尉夫人發心喜捨粧金完了缺那兩尊未有施主這日正出菴門恰好遇着張遠尼姑道張大官何往張遠答道特來尼姑回身請進邀入菴堂中坐定茶罷張遠問道適間師父要往那里去尼姑道多蒙陳太尉家奶奶布施完了觀音聖像不曾去回復他昨日又承他差人送些小菜來看我作意備些薄禮來日到他府中作謝後來那兩尊還要他大出手哩因家中少替力的人買幾件小東西也只得自身奔走張遠心

寔做
山必作妙
幫的事來

下想道又好箇機會便向尼姑道師父我有箇心腹朋友是個富家這二尊聖像就要他獨造也是容易只要煩師父幹一件事張遠在袖兒裏摸出兩錠銀子放在香卓上道這銀子權當開手事若成就蓋菴蓋殿隨師父的意那尼姑貪財見了這兩錠細絲白銀眉花眼笑道大官人你相識是誰委我幹甚事來張遠道師父這事是件機密事除是你幹得況是順便可與你到密室說知說罷就把二錠銀子納入尼姑袖裏尼姑半推不推收了二人進一箇小軒內作揖前坐下張遠道師父我那心腹朋友阮三官於今

歲正月間、蒙陳太尉小姐使梅香寄箇表記來與他、至今無由相會、明日師父到陳府中去見奶奶、乘這箇便、倘到小姐房中、善用一言、約到菴中與他一見、便是師父用心之處、尼姑沉吟半晌、便道、此事未敢輕許、待會見小姐、看其動靜、再作計較、你且說甚麼表記、張遠道、是箇嵌寶金戒指、尼姑道、借過這戒指兒來、暫時自有計較、張遠見尼姑收了銀子、又不推辭、心中大喜、當時作別、便到阮三家來、要了他的金戒指、連夜送到尼姑處了、却說尼姑在牀上想了半夜、次日天曉起來、梳洗畢、將戒指戴在左手上、收拾

禮盒着女童挑了、逶遲來到陳衙直至後堂歇了、夫人一見便道出家人如何煩你壞鈔、尼姑稽首道向蒙奶奶布施、今觀音聖像已完山門有幸、貧僧正要來回覆奶奶、昨日又蒙厚賜感謝不盡夫人道我見你說沒有好小菜喫粥恰好江南一位官人送得這幾甕瓜菜來、我分兩甕與你、這些小東西、也謝什麼、尼姑合掌道阿彌陀佛、滴水難消、雖是我們家口喫十方、難說是應該的、夫人道這聖像完了中間一尊、也就好看了、那兩尊以次而來、少不得還要助些工、費、尼姑道、全仗奶奶做箇大功德、今生恁般富貴也

是前世布施上修來的如今再修去時那一世還你榮華受用夫人教丫鬟收了禮盒就分付厨下辦齋陪尼姑過午少間夫人與尼姑喫齋小姐也坐在側邊相陪齋罷尼姑開言道貧僧斗膽還有句話相告小菴聖像新完涓選四月初八日我佛誕辰啟建道場開佛光明特請奶奶小姐光降隨喜光輝山門則箇夫人道老身定來拜佛只是小姐怎麼來得那尼姑眉頭一蹙計上心來道前月壞腹至今未好借解一解那小姐因爲牽掛阮三心中正悶無處可解情懷忽聞尼姑相請喜不自勝正要行動仍聽夫人有

姐巴不得與那尼姑私下計較因見尼姑要解手便道奴家陪你進房兩個前至閨室正是

背地商量無好話　私房計較有奸情

尼姑坐在觸桶上道小姐你到初八日同奶奶到我小菴觀一觀若何小姐道我巴不得來只怕爹媽不肯尼姑道若是小姐堅意要去奶奶也難固執奶奶若肯時不怕太尉不容尼姑一頭說話一頭去拿揑紙故意露出手指上那個寶石嵌的金戒指來小姐見了大驚便問道這個戒指那里來的尼姑道兩月前有個俊雅的小官人進菴看粧觀音聖像手中褪

下這箇戒指兒來帶在菩薩手指上禱祝道今生不遂來生願願得來生逢這人半日間對着那耍俘潸然揮淚被我再四嚴問他道只要你替我訪這戒指的對兒我自有話說小姐見說了意中之事滿面通紅停了一會忍不住又問道那小官人姓甚常到你菴中麼尼姑回道那官人姓阮不時來菴間觀遊玩小姐道奴家有箇戒指與他到是一對說罷連忙開了粧盒取出箇嵌寶戒指遞與尼姑尼姑將兩箇戒指比看果然無異笑將起來小姐道你笑什麼尼姑道我笑這箇小官人癡癡的只要尋這戒指的對兒

如今對到尋着了、不知有何話說、小姐道師父我要說了半何、又住了口、尼姑道我們出家人、第一口緊小姐有話不妨分付、小姐道師父我要會那官人一面、不知可見得麼、尼姑道那官人求神禱佛一定也是爲着小姐了、要見不難、只在四月初八這一日管你們會、小姐道便是爹媽容奴去時、母親在前、怎得方便、尼姑附耳低言道到那日來我菴中、做齋罷了開坐便可推睡、此事就諧了、小姐點頭會意、便將自己的戒指都捨與尼姑、尼姑道這金子好把做妝佛用。保小姐百事稱心、說罷兩箇走出房來、夫人接着問

道你兩箇在房裏多時說甚麼樣話驚得那尼姑心頭一跳忙答道小姐因問我浴佛的故事以此講說這一晌又道小姐也要瞻禮佛像奶奶對太尉老爺說聲至期專望同臨夫人送出廳前尼姑深深作謝而去正是

慣使牢籠計　安排年少人

再說尼姑出了太尉衙門將了小姐捨的金戒指兒一道逕到張遠家來張遠在門首伺候多時了遠遠地望見尼姑口中不道心下思量家下耳目眾多怎麼言得此事提起脚兒慌忙迎上一步道煩師父同

菴夫隨即就到尼姑回身轉巷張遠穿徑尋巷與尼姑相見邀入松軒從頭細話將一對戒指兒度與張遠張遠看見道若非師父其實難成阮三官還有重重相謝張遠轉身就去回復阮三阮三又收了一箇戒指雙手帶着歡喜自不必說至四月初七日尼姑又自到陳衙邀請說道因夫人小姐光臨各位施主人家貧僧都預先回了明日更無別人千萬早降夫人已自被小姐朝暮聒絮的要去拜佛只得允了那晚張遠先去期約阮三到黃昏人靜悄悄地用一乘女轎擡到菴裏尼姑接入尋個窩窩凹凹的房兒將

阮三安頓了、分明正是

猪羊送屠户之家　一腳腳來尋死路

尼姑睡到五更時分喚女童起來佛前燒香點燭、廚下準備齋供天明便去催、那采畫匠來與聖像開了光明早齋就打發去、了少府陳太尉女眷到來、怕不穩便單留同輩女僧在殿上做功德講經、將次到巳牌時分、夫人與小姐兩箇轎兒來了、尼姑忙出迎接邀入方丈茶罷、去殿前殿後拈香禮拜、夫人見旁無雜人、心下歡喜、尼姑請到小軒中寬坐那夥隨從的男女各有箇坐處、尼姑支分完了、來陪夫人小姐前

後行走觀看了一回纔回到軒中実齋晉麗夫人見小姐飯食稀少洋洋瞑目作睡夫人道孩兒你今日想是起得早了些尼姑慌忙道告奶奶我菴中絕無閒雜之輩便是志誠老實的女娘們也不許他進我的房內小姐去我房中拴上房門睡一睡自取個穩便等奶奶閒步一步你們幾年何月來走得一遭夫人道孩兒你這般困倦不如在師父房內睡睡小姐依了母命走進房內剛拴上門只見阮三從牀背後走出來看了小姐深深的作揖道姐姐候之久矣小姐慌忙摇手低低道莫要則聲阮三倒褪幾步候小

阮三該死是盡興的死若得玉蘭[illegible]

姐近前兩手相挽，轉過牀背後開了側門，又到一箇去處，小巧漆桌藤牀，隔斷了外人耳目。兩人摟做一團，說了幾句情話，雙雙解帶，好似渴龍見水，這場雲雨，其實暢快。有西江月爲證

一箇想着吹簫風韻，一箇想着戒指恩情。相思半載欠安寧，此際相逢僥倖。
一箇難辭病體，一箇敢惜童身。枕邊吁喘不停聲，還嫌道歡娛俄頃。

原來阮三是箇病久的人，因爲這女子，七情所傷，身子虛弱，這一時相逢，情與酷濃，不顧了性命，那女子想起日前要會不能，今日得見，倒身奉承，盡情取樂，

不料樂極悲生爲好成歉一陽失去片時氣斷丹田七魄分飛頃刻魂歸陰府正所謂

　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旦夕禍福

小姐見阮三伏在身上寂然不動用雙手兒接定郎腰吐出丁香送郎口中只見牙關緊咬難開摸着遍身氷冷驚慌了雲雨嬌娘頂門上不見了三魂脚底下蕩散了七魄番身推在裏牀起來忙穿襟襖帶轉了側門走出前房喘息未定怕娘來喚戰戰兢兢向粧臺重整花鈿對鸞鏡再匀粉黛恰纔整理完備早聽得房外夫人聲喚小姐慌忙開門夫人道孩兒股

上功德也散了你睡纔醒小姐道我睡了半晌在這里整頭面正要出來和你同衙去夫人道轎夫伺候多時了小姐與夫人謝了尼姑上轎回衙去不題且說尼姑王守長送了夫人起身回到菴中厨房裏洗了盤碗器皿佛殿上收了香火供食一應都收拾已畢只見那張遠同阮二哥進菴與尼姑相見了稱謝不已問道我家三官今在那里尼姑道還在我裏頭房裏睡着尼姑便引阮二與張遠開了側房門來臥床邊叫道三哥你恁的好睡還未醒連叫數次不應阮二用手搖也不動口鼻全無氣息仔細看時嗚呼

哀哉了阮二喫了一驚便道師父怎地把我兄弟壞了性命這事不得乾淨尼姑慌道小姐喫了午齋便推要睡就入房內約有兩箇時辰殿上功德完了老夫人叫醒來恰纔去得不多時我只道睡着豈知有此事阮二道說便是這般說却是怎了尼姑道阮二官今日幸得張大官在此向蒙張大官分付實望你家做檀越施主因此用心終不成要害你兄弟性命張大官今日之事却是你來尋我非是我來尋你告到官司你也不好我也不好向日蒙施銀二錠一錠我用去了止存一錠不敢留用將來與三官人湊買

棺木盛殮只說在庵養病不料死了說罷將出這錠銀子放在卓上道你二位憑你怎麼處置張遠與阮二默默無言呆了半晌阮二道且去買了棺木來再議張遠收了銀子、與阮二同出庵門迤逦路上行着、張遠道二哥這箇事本不干尼姑事三哥是箇病弱的人想是與女子交會用過了力氣陽氣一脫就是死的我也只爲令弟面上情分好況令弟前日在牀前再四叮嚀央浼不過只得替他幹這件事阮二回言道我論此事人心天理也不干着那尼姑事亦不干你事只是我這小官人年命如此神作禍作作出

這場事來我心裏也道罷了、只愁大哥與老官人回來悲傷怎的了、連晚與張遠買了一口棺木擡進巷裏、盛殮了、就放在西廊下、只等阮員外大哥回來定奪、正是

酒到散筵歡趣少　人逢失意歎聲多

忽一日阮員外同大官人商販回家、與院君相見、合家歡喜、員外動問三兒病症、阮二只得將前後事情細細訴說了一遍、老員外聽得說三郎死了、放聲大哭了一場、要寫起詞狀、與陳太尉女兒索命、你家賤人來惹我的兒子、阮大阮二再四勸道、爹爹這箇事、

想論來、都是兄弟作出來的事、以致送了性命、今日爹爹與陳家討命、一則勢力不敵、二則非干太尉之事、勉勸老員外選箇日子、就菴內修建、佛事、送出郊外安厝了、卻說陳小姐自從閒雲菴歸後、過了月餘常常惡心氣悶、心內思酸、一連三箇月經脉不舉、醫者用行經順氣之藥、如何得應、夫人瞞地問道、孩兒你莫是與那箇成這等事麼、可對我實說、小姐曉得事露了、沒奈何只得與夫人實說、夫人聽得呆了道你爹爹只要尋箇有名目的才郎嫁你、養老送終、今日弄出這醜事、如何是好、只怕你爹爹得知這事怎

生奈何、小姐道母親事已如此孩兒只是一死、別無計較夫人心內又惱又悶看看天晚、陳太尉回衙見夫人面帶憂容、問道、夫人今日何故不樂、夫人回道我有一件事惱心、太尉便問有甚麼事惱心、夫人見問不過只得將情一一訴出、太尉不聽說、萬事俱休、聽得說了、怒從心上、起道、你做母的不能看管孩兒要你做甚意得夫人悶淚汪汪不敢回對、太尉左思右想一夜無寐天曉出外理事、回衙與夫人計議、我今日用得買賣做了、如官府去我女孩兒又出醜、我府門又不好看、只得與女孩兒商量作何理會、女兒

可憐

撲簌簌弔下淚來、低頭不語、半晌間扯母親於背靜處、說道、當原是兒的不是、坑了阮三郎的性命、欲要尋箇死、又有三箇月遺腹在身、若不尋死、又恐人笑、一頭哭着一頭說、莫若等待十箇月滿足、生得一男半女、也不絕了阮三後代、也是當日相愛情分、婦人從一而終、雖是一時苟合、亦是一日夫妻、我斷然再不嫁人、若天可憐見、生得一箇男子、守他長大、送還阮家、完了夫妻之情、那時尋箇自盡、以贖玷辱父母之罪、夫人將此話說與太尉知道、太尉只歎了一口氣、也無奈何、暗暗着人請阮員外來家計議、說道當

初是我閨門不謹以致小女背後做出天大事來害了你兒子性命如今也休題了但我女兒已有三箇月遺腹如何出活如今只說我女曾許嫁你兒子後來在閑雲菴相遇爲想我女成病幾死因而彼此私情應他日生得一男半女猶有許嫁情由還好看相阮員外依允從此就與太尉兩家來往十月滿足阮員外一般遣禮催生果然生箇孩兒到了三歲小姐對母親說欲待領了孩兒到阮家拜見公婆就去看看阮三墳墓夫人對太尉說知俱依允了揀箇好日小姐備禮過門拜見了阮員外夫婦次日到阮三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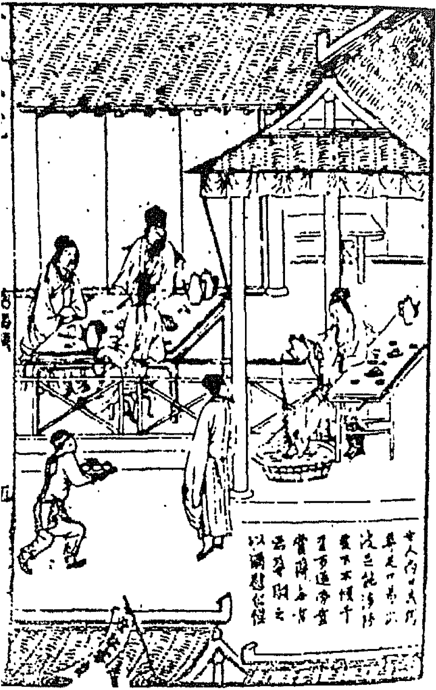
上哭奠了一回又取出銀兩請高行真僧廣設水陸道場追薦亡夫阮三郎其夜夢見阮三到來說道小姐你曉得夙因麼前世你是箇楊州名妓我是金陵人到彼訪親與你相處情厚許定一年之後再來必然娶你爲妻及至歸家懼怕父親不敢稟知別成姻眷害你終朝懸望鬱鬱而死因是夙緣未斷今生乍會之時兩情牽戀閑雲菴相會是你來索冤債我登時身死償了你前生之命多感你誠心追薦今已得往好處托生你前世抱志節而亡今世合享榮華所生孩兒他日必大貴須你好好撫養教訓從今你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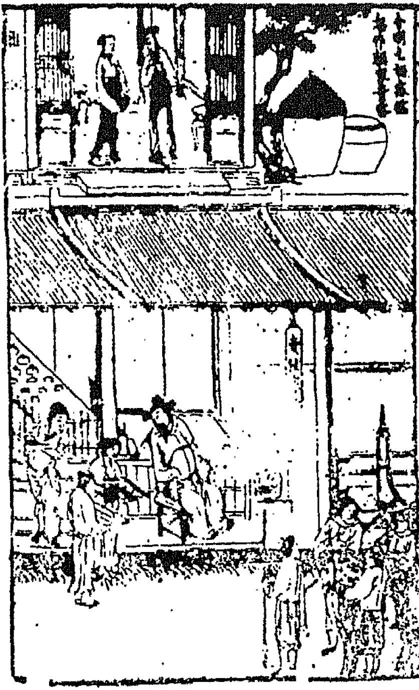
懷憶念玉蘭小姐夢中一把扯住阮三正要問他托生何處被阮三用手一推驚醒將來嗟歎不已方知生死恩情都是前緣夙債從此小姐放下情懷一心看覷孩兒光陰似箭不覺長成六歲生得清奇與阮三一般標致又且資性聰明陳太尉愛惜眞如掌上之珠用自己姓取名陳宗阮請箇先生教他讀書到一十六歲果然學富五車書通二酉十九歲上連科及第中了頭甲狀元奉旨歸娶陳阮二家爭先迎接回家賓朋滿堂輪流做慶賀筵席當初陳家生子時街坊上曉得些風聲來歷的免不得點點搠搠背後

議論到陳宗阮一舉成名翻誇奬玉蘭小姐貞節賢慧教子成名許多好處世情以成敗論人大率如此後來陳宗阮做到吏部尚書留守官將他母親十九歲上守寡一生不嫁教子成名等事表奏朝廷啟建賢節牌坊正所謂貧家百事百難做富家差得鬼推磨雖然如此也虧陳小姐後來守志一牀錦被遮蓋了至今河南府傳作佳話有詩為證詩曰

兔演巷中擔病害　閑雲菴裏償冤債
周全末路仗貞娘　一牀錦被相遮蓋

古今小說


世人何以太阿
尊是口舌兴
波三能消除
貴下不顧千
里方通夢貴
賞勝如常
若等附之
以酬慰佳侶


分明也個蘇監

第五卷

窮馬周遭際賣䭔媪

前程渺渺本難知　　秋月春花各有時
靜聽天公分付去　　何須昏夜苦奔馳

話說大唐貞觀改元太宗皇帝仁明有道信用賢臣文有十八學士武有十八路總管真箇是鵷班濟濟鷺序彬彬凡天下有才有智之人無不舉薦在位盡其抱負所以天下太平萬民安樂就中單表一人姓馬名周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氏父母雙亡一貧如洗年過三旬尚未娶妻單單只剩一身自幼精通書

[illegible]可歎

史廣有學問志氣謀略件件過人只爲孤貧無援沒有人薦拔他分明是一條神龍困于泥淖之中飛騰不得眼見別人才學萬倍不如他的一箇箇出身通顯享用爵祿偏則自家懷才不遇每日鬱鬱自嘆道時也運也命也一生掙得一副好酒量悶來時只是飲酒盡醉方休日常飯食有一頓沒一頓都不計較單少不得杯中之物若自已沒錢買時打聽鄰家有酒便去噇喫却又大模大樣不謹慎酒後又要狂言亂叫發風罵坐這般三鄰四舍被他聒噪的不耐煩沒一箇不厭他背後喚他做窮馬周又喚他是酒鬼

[illegible]

那馬周曉得了也全不在心上正是

未遇龍虎會　一任馬牛呼

且說博州刺史姓達名奚素聞馬周明經有學聘他爲本州助教之職到任之日衆秀才攜酒稱賀不覺喫得大醉次日刺史親到學宮請教馬周兀自中酒爬身不起刺史大怒而去馬周醒後曉得刺史曾到特往州衙謝罪被刺史責備了許多說話馬周口中唯唯只是不能悛改每遇門生執經問難便留住他同飲支得俸錢都付與酒家兀自不敷依舊在門生家噇酒一日喫醉了兩個門生左右扶住一路歌詠

真話

可憐[illegible]動

而回恰好遇着刺史前導喝他廻避馬周那里肯退步睜着雙眼到罵人起來又被刺史當街發作了一場馬周當時酒醉不知次日醒後門生又來勸馬周往刺史處告罪馬周嘆口氣道我只爲孤貧無援欲圖個進身之階所以屈志于人今因酒過屢被刺史責辱何面目又去鞠躬取憐古人不爲五斗米折腰這個助教官兒也不是我終身養老之事便把公服交付門生教他繳還刺史仰天大笑出門而去正是

此去好憑三寸舌　再來不值一文錢

自古道水不激不躍人不激不奮馬周只爲吃酒上

受刺史責辱不過嘆口氣出門到一箇去處遇了二箇人提攜直做到吏部尚書地位此是後話且說如今到那里去他想著衛州擋府沒甚大遭際則除是長安帝都公侯卿相中有個能舉薦的滿相國識賢才的覬無知討箇出頭日子方遂平生之願望西迤邐而行不一日來到新豐原來那新豐城是漢高皇所築高皇生于豐里後來起兵誅秦滅項做了大漢天子尊其父爲太上皇太上皇在長安城中思想故鄉風景高皇命巧匠照依故豐建造此城遷豐人來居住凡街市屋宇與豐里制度一般無二把張家雞

兒、李家犬兒、縱放在街上、那鷄犬也都認得自家門首、各自歸家、太上皇大喜、賜名新豐、今日大唐仍建都于長安、這新豐總是關內之地、市井稠密、好不熱鬧、只這招商旅店也不知多少、馬周來到新豐市上、天色已晚、只揀箇大大客店、踱將進去、但見紅塵滾滾、車馬紛紛、許多商販客人馱着貨物、挨三頂五的進店安歇、店主王公迎接了、慌忙指派房頭堆放行旅、眾客人尋行逐隊、各據坐頭討漿索酒、小二哥搬運不迭、忙得似走馬燈一般、馬周獨自箇冷清清地坐在一邊、並沒半個人偢他、馬周心中不忿拍案大

可則如此

叫道主人家你好欺負人偏俺不是客、你就不來照顧、是何道理、王公聽得發作、便來收科道、客官不須發怒、那邊人衆、只得先安放他、你只一位、却容易答應、但是用酒用飯、只管分付老漢就是、馬周道、俺一路行來、沒有洗脚、且討些乾淨熱水用用、王公道、鍋子不方便、要熱水再等一會、馬周道、既如此、先取酒來、王公道用多少酒、馬周指着對面大座頭上一夥客人、問主人家道、他們用多少、俺也用多少、王公道、他們五位客人、每人用一斗好酒、馬周道、論起來還不勾俺半醉、但俺途中節飲、也只用五斗罷、有好嗄

飯儘你搬來王公分付小二過了一連燙五斗酒放在桌上擺一隻大磁甌幾碗肉菜之類馬周舉甌獨酌旁若無人約莫喫了三斗有餘討箇洗脚盆來把剩下的酒都傾在裡面蹺脫雙靴便伸脚下去洗濯衆客見了無不驚怪王公暗暗稱奇知其非常人也同時岑文本畫得有馬周濯足圖後有烟波釣叟題贊于上贊曰

世人尚口　吾獨尊足　口易與波
足能踐陸　處下不傾　千里可逐
勞重賞薄　無言忍辱　酬之以酒

慰爾僕僕　令爾忘憂　勝吾厭煩
吁嗟賓王　見超凡俗

當夜安歇無話次日王公早起會鈔打發行客登程馬周身無財物想天氣漸熱了便脫下狐裘與王公當酒錢王公見他是個慷慨之士又嫌狐裘價重再四推辭不受馬周索筆題詩壁上詩云

古人感一飯　千金棄如蓰
匕箸安足酬　所重在知己
我飲新豐酒　狐裘不用抵
賢哉主人翁　意氣傾閭里

後寫些平人馬周題、王公見他寫作俱高、心中十分敬重、便問馬先生如今何往、馬周道欲往長安求名、王公道曾有相熟寓所否、馬周回道沒有、王公道馬先生大才、此去必然富貴、但長安乃米珠薪桂之地先生資釜旣空、將何存立、老夫有箇外甥女嫁在彼處萬壽街賣䭔趙三郎家、老夫寫封書、送先生到彼作寓比別家還省事、更有白銀一兩、權助路資、休嫌菲薄、馬周感其厚意、只得受了、王公寫書已畢、遞與馬周、馬周道他日寸進、決不相忘、作謝而別、行至長安果然是花天錦地、比新豐市又不相同、馬周逕問

到萬壽街趙賣䭔家將王公書信投遞原來趙家也世賣這粉食為生前年趙三郎已故了他老婆在家守寡接管店面這就是新豐店中王公的外甥女兒年紀雖然三十有餘兀自豐豔勝人京師人順口都喚他做賣䭔媼北方的媼字即如南方的媽字一般這王媼初時坐店賣䭔神相袁天罡一見大驚嘆道此媼面如滿月脣若紅蓮聲響神清山根不斷乃大貴之相他日定為一品夫人如何屈居此地偶在中郎將常何面前談及此事常何深信袁天罡之語分付務頭只以買䭔為名每日到他店中閒話說發王

媼嫁人欲娶爲妾王媼只是乾笑含不繞口正是

姻緣本是前生定　不是姻緣莫強求

却說王媼隔夜得一異夢夢見一匹白馬自東而來到他店中把粉䭔一口喫盡自己執箠趕逐不覺騰上馬背那馬化爲火龍冲天而去醒來滿身都熱思想此夢非常恰好這一日接得母舅王公之信送箇姓馬的客人到來又馬周身穿白衣王媼心中大疑就留住店中作寓一日三飡殷勤供給那馬周恰似理之當然一般絕無謙遜之意這里王媼也始終不怠耐隣里中有一班浮蕩子弟平日見王媼是箇

俏麗孫婦閑常時倚門靠壁不三不四輕嘴薄舌的狂言挑撥王媼全不招惹衆人到也道他正氣今番見他留個遠方單身客在家未免言三語四造出許多議論王媼是箇精細的人早已察聽在耳朵裏便對馬周道賤妾不欲相留奈孀婦之家人言不雅先生前程遠大宜擇高枝棲止以圖上進若埋沒大才于此枉自可惜馬周道小生情愿爲人館賓但無路可投耳言之未已只見常中郎家蒼頭又來買䭔王媼想着常何是箇武臣必定少不得文士相幫乃向蒼頭問道有箇薄親馬秀才飽學之士在此覓一館

舍未知你老爺用得着否蒼頭答應道甚好原來那府正值天旱太宗皇帝詔五品以上官員都要悉心竭慮直言得失以憑採用論常何官職也該具表正欲訪求飽學之士倩他代筆恰好王媼說起馬秀才分明是饑時飯渴時漿正搔着痒處蒼頭回去稟知常何常何大喜即刻遣人鞴馬來迎馬周別了王媼來到常中郎家裡常何見馬周一表非俗好生欽敬當日置酒相待打掃書館留馬周歇宿次日常何取白金二十兩彩絹十端親送到館中權爲贄禮就將

聖旨求言一事與馬周商議馬周索取筆研拂開素

紙手不停揮草成便宜二十條常何歎服不已連夜繕寫齊整明日早朝進呈御覽太宗皇帝看罷事事稱善便問常何道此等見識議論非卿所及卿從何

（常何不掠人善亦是好人）

處得來常何拜伏在地口稱死罪這便宜二十條臣愚實不能建白此乃臣家客馬周所爲也太宗皇帝道馬周何在可速宣來見朕黃門官奉了聖旨逕到常中郎家宣馬周馬周喫了早酒正在鼾睡呼喚不醒又是一道旨意下來催促到第三遍常何自來了此見太宗皇帝愛才之極也史官有詩云

三道徵書絡繹催　貞觀天子惜賢才

朝廷愛士皆如此　安得英雄困草萊

常何親到書館中、教館童扶起馬周用涼水噴面馬周方纔甦醒聞知聖旨慌忙上馬、常何引到金鑾見駕拜舞已畢、太宗玉音問道卿何處人氏曾出仕否、馬周奏道臣乃茌平縣人、曾爲博州助教因不得其志棄官來遊京都今獲覩天顏實出萬幸、太宗大喜、即日拜爲監察御史欽賜袍笏官帶、馬周穿着了、謝恩而出仍到常何家拜謝舉薦之德常何重開筵席把酒稱賀、至晚酒散、常何不敢屈留馬周在書館住宿欲備轎馬送到令親王媼家去、馬周道王媼原非

時運到時便句句中意

親戚不過借宿其家而已常何大驚問道御史公有宅眷否馬周道衞偲實臣家貧未娶常何道袁天罡先生曾相王媼有一品夫人之貴只怕是令親或有妨礙既然萍水相逢便是天緣御史公若不嫌棄下官郎當作伐馬周感王媼殷勤亦有此意便道若得先輩玉成深荷大德是晚馬周仍在常家安歇次早馬周又同常何面君那時韃虜突厥反叛太宗皇帝正遣四大總管出兵征勦命馬周獻平虜策馬周在御前口誦如流句句中了聖意改爲給事中之職常何舉賢有功賜絹百疋常何謝恩出朝分付馬上就

閙月又好

引到賣餅店中要請王媼相見王媼還只道常中郎強要娶他慌忙躱過那里肯出來常何坐在店中叫蒼頭去尋箇老年隣媼替他傳話今日常中郎來此非爲別事專爲馬給諫求親王媼問其情由方如馬給諫就是馬周向時白馬化龍之夢今已驗矣此乃天付姻緣不可違也常何見王媼允從了便將御賜綢疋替馬周行聘買下一所空宅教馬周住下擇箇吉日與王媼成親百官都來慶賀正是

分明乞相寒儒　忽作朝家貴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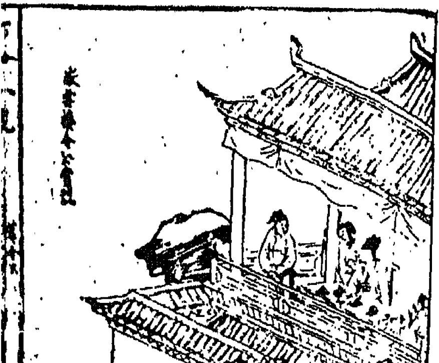
王媼嫁了馬周把自巳一家一人都搬到馬家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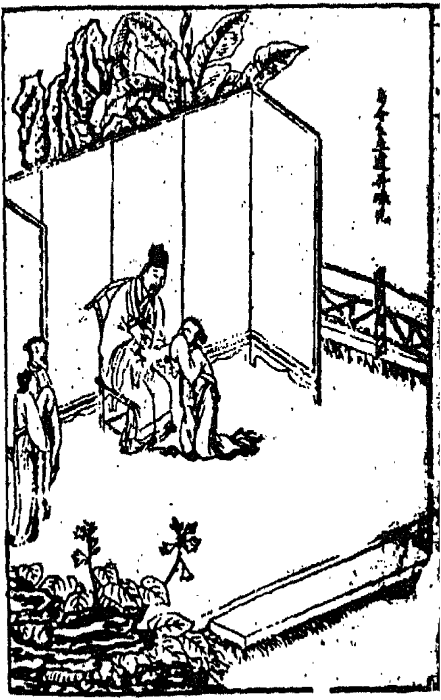
一本作傳
前[illegible]界

里中無不稱羨這也不在話下、卻說馬周自從遇了太宗皇帝、言無不聽、諫無不從、不上三年、直做到吏部尚書、王媼封做夫人之職、那新豐店主人王公、知馬周發跡榮貴、特到長安望他、就便先看看外甥女、行至萬壽街、已不見了賣𩟔店、只道遷居去了、細問鄰舍、纔曉得外甥女已寡、再嫁的就是馬尚書、王公道場歡喜、非通小可、問到尚書府中、與馬周夫婦相見、各敘些舊話、住了月餘、辭別要行、馬周將千金相贈、王公那里肯受、馬周道、壁上詩句猶在、一飯千金豈可忘也、王公方纔收了、作謝而回、遂爲新豐富民

此乃投瓜報玉施恩得恩也不在話下再說達奚刺史因丁憂回籍服滿到京聞馬周爲吏部尚書自知得罪心下憂惶不敢補官馬周曉得此情再三請他相見達奚拜倒在地口稱有眼不識泰山望乞恕罪馬周慌忙扶起道刺史教訓諸生正要取端謹之士嗜酒狂呼此乃馬周之罪非賢刺史之過也即日舉廌達奚爲京兆尹京師官員見馬周度量寬洪無不敬服馬周終身富貴與王媼偕老後人有詩嘆云

一代名臣屬酒人　賣䭔王媼亦奇人
時人不具波斯眼　枉使明珠混俗塵


簇書樓合之會設



第六卷

葛令公生遣弄珠兒

當時五霸說莊王　不但强梁壓上邦
多少傾城因女色　絕纓一事已無雙

話說春秋時楚國有個莊王姓芊名旅是五霸中一霸那莊王曾大宴羣臣於寢殿美人俱侍偶然風吹燭滅有一人從暗中牽美人之衣美人扯斷了他紫冠的纓索訴與莊王要他查名治罪莊王想道酒後踈狂人人常態我豈爲一女子上坐人罪過使人笑戲輕賢好色豈不可恥於是出令只今日飲酒甚樂

在坐不絕纓者不懽比及燭至滿座的冠纓都解竟不知調戲美人的是那一個後來晉楚交戰莊王爲晉兵所困漸漸危急忽有一將殺入重圍救出莊王莊王得脫問救我者爲誰那將俯伏在地道臣乃昔日絕纓之人也蒙吾王隱蔽不加罪責臣今願以死報恩莊王大喜道寡人若聽美人之言幾喪我一員猛將矣後來大敗晉兵諸侯都叛晉歸楚號爲一代之覇有詩爲證

美人空自絕冠纓　豈爲蛾眉失虎臣
莫怪荆襄多霸氣　驪山戲火是何人

世人度量狹窄、心術刻薄還要搜他人的隱過顯自己的精明莫說犯出不是來、他肯輕饒了你這般人一生有怨無恩但有緩急也沒人與他分憂替力了、像楚莊王恁般棄人小過成其大業真乃英雄舉動古今罕有、說話的、難道真個沒有第二個了、看官、我再說一個與你聽、你道是那一朝人物、却是唐末五代時人、那五代、梁唐晉漢周是名五代、梁乃朱溫、唐乃李存勗、晉乃石敬塘、漢乃劉知遠、周乃郭威、方纔要說的、正是梁朝中一員虎將、姓葛名周、生來胸襟海闊、志量山高、力敵萬夫、身經百戰、他原是芒碭山

中同朱溫起手做事的後來朱溫受了唐禪做了大梁皇帝封葛周中書令兼領節度使之職鎮守兗州這兗州與河北逼近河北便是後唐李克用地面所以梁太祖特着親信的大臣鎮守彈壓山東虎視那河北河北人仰他的威名傳出個口號來道是

山東一條葛　無事莫撩撥

從此人都稱爲葛令公手下雄兵十萬戰將如雲自不必說其中單表一人複姓申徒名泰泗水人氏身長七尺相貌堂堂輪的好刀射的好箭先前未曾遭際只在葛令公帳下做個親軍後來葛令公在龍山

打圍中申徒泰射倒一鹿當有三班教師前來爭奪申徒泰隻身獨臂打亂了三班教師手提死鹿到令公面前告罪令公見他膽勇並不計較到有心擡舉他次日教場演武誇他弓馬熟閑補他做個虞候隨身聽用一應軍情大事好生重托他爲自家貧未娶只在府廳耳房內棲止這般守廳軍壯都稱他做廳頭因此上下人等順口也都換做廳頭正是

蕭何治獄爲秦吏　韓信曾官執戟郎
蠖屈龍騰皆運會　男兒出處又何常

話分兩頭卻說葛令公姬妾衆多嫌宅院狹窄教人

相了地形、在東南角用壯地上另創個衙門、極其宏麗限一年內務要完工、每日差歷頭去點閘兩次、時值清明佳節、家家士女踏青、處處遊人玩景、葛令公分付設宴獄雲樓上、這個樓是兗州城中最高之處、葛令公引着一班姬妾、登樓玩賞、原來令公姬妾雖多其中只有一人出色、名曰弄珠兒、那弄珠兒生得如何

目如秋水、眉似遠山、小口櫻桃、細腰楊柳、妖艷不數太真、輕盈勝如飛燕、恍疑仙女臨凡世、西子南威總不如、

美姬失望時正探奇情淘色卻焉屬申徒泰者也

葛令公十分寵愛、日則侍側、夜則專房、宅院中稱爲珠娘、這一日、同在嶽雲樓飲酒作樂、那申徒泰在新府點閘了人工、到樓前回話、令公喚他上樓、把金蓮花巨盃賞他三盃美酒、申徒泰喫了、拜謝令公賞賜、起在一邊、忽然擡頭、見令公身邊立個美妾、明眸皓齒、光艷照人、心中暗想、世上怎有恁般好女子、莫非天上降下來的神仙麽、那申徒泰正當壯年慕色之際、况且不曾娶妻、平昔間也曾聽得人說令公有個美姬、叫做珠娘、十分顏色、只恨難得見面、今番見了這出色的人物、料想是他了、不覺三䰟飄蕩、七魄飛

揚一對眼睛光射定在這女子身上眞個是觀之不足看之有餘不隄防葛令公有話問他叫道廳頭這工程幾時可完呀申徒泰申徒泰問你工程幾時可完連連喚了幾聲全不答應自古道心無二用原來申徒泰一心對着那女子身上出神去了這邊呼喚都不聽得也不知分付的是甚話葛令公看見申徒泰目不轉睛已知其意笑了一笑便教撤了筵席也不叫喚他也不說破他出來却說伏侍的衆軍校看見令公叫呼不應到替他揑兩把汗尋得令公不加嗔責正不知甚麼意思少不得與申徒泰知道申

徒泰聽罷大驚想道我這條性命只在早晚必然難保整整愁了一夜正是

是非只爲閒撩撥　煩惱皆因不老成

到次日令公升廳理事申徒泰遠遠踮着頭也不敢擡起巴得散衙這日就無事了一連數日神思恍惚坐臥不安虧令公曉得他心下憂惶到把幾句好言語安慰他又差他往新府專管催督工程遣他開去申徒泰雖了令公左右分明拾了性命一般纔得三分安穩又怕令公在這塲差使內尋他罪過到底有些疑慮十分小心勤謹早夜督工不辭辛苦忽一日

葛令公差虞候許高來替申徒泰回衙、申徒泰聞知又是一番驚恐戰戰兢兢的離了新府、到衙門內參見稟道承恩相呼喚、有何差使葛令公道主上在夾寨失利唐兵分道入寇、李存璋引兵侵犯山東境界見有本地告急文書到來、我待出師拒敵因帳下無人、要你同去、申徒泰道恩相鈞旨小人敢不遵依、令公分付甲仗庫內、取熟銅盔甲一副賞了申徒泰、申徒泰拜謝了、心中一喜一憂喜的是跟令公出去正好立功、憂的怕有小小差遲令公記其前過一并治罪正是

青龍白虎同行　吉凶全然未保

却說葛令公藺兵選將、即日興師、眞個是旌旗蔽天鑼鼓震地、一行來到剡城、唐將李存璋正待攻城、聞得兖州大兵將到、先占住瑯琊山高阜去處、大小下了三個寨、葛周兵到、見失了地形、倒退三十里屯扎以防衝突、一連四五日挑戰、李存璋牢守寨柵、只不招架、到第七日、葛周大軍拔寨都起、直過李家大寨搦戰、李存璋早做准備、在山前結成方陣、四面迎敵陣中埋伏着弓箭手、但去衝陣的、都被射回、葛令公親自引兵陣前看了一回、見行列齊整、如山不動、歎

道、人傳李存璋柏鄉大戰、今觀此陣果大將之才也。這個方陣一名九宮八卦陣昔日吳王夫差與晉公會于黃池用此陣以取勝、須俟其倦怠陣腳稍亂、方可乘之、不然實難攻矣當下出令、分付嚴陣相持不許妄動、看看申牌時分、葛令公見軍士們又饑又渴漸漸立腳不定、欲待退軍又怕唐兵乘勝追趕蹂踏不決、忽見申徒泰在旁便問道廳頭你有何高見申徒泰道據泰愚意、彼軍雖整然以我軍比度必然一般疲困誠得亡命勇士數人出其不意、疾馳赴敵、倘得陷入其陣大軍繼之庶可成功耳令公撫其背道

我素知汝雖勇能爲我陷此陣否申徒泰即便掉刀上馬叫一聲有志氣的快跟我來破賊帳前並無一人答應申徒泰也不回顧逕望敵軍奔去葛周大驚急領衆將親出陣前接應只見申徒泰一匹馬一把刀馬不停蹄刀不停手馬不停蹄疾如電閃刀不停手快若風輪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殺入陣中去了原來對陣唐兵初時看見一人一騎不將他爲意誰知申徒泰拚命而來這把刀神出鬼沒遇着他的就如砍瓜切菜一般往來陣中如入無人之境恰好遇着先鋒沈祥只一合斬于馬下跳下馬來割了首級復

飛身上馬、殺出陣來、無人攔擋、葛周大軍已到申徒泰大呼道唐兵陣亂矣要殺賊的快來、說罷、將首級撇于葛周馬前番身復殺入對陣去了葛周將令旗一招、大軍一齊拚力、長驅而進唐兵大亂李存璋禁押不住、只得鞭馬先走唐兵被梁家殺得七零八落走得快的、逃了性命、畧遲慢些、就爲沙場之鬼李存璋唐朝名將、這一陣殺得大敗虧輸望風而逃、席下器械馬匹、不計其數、梁家大獲全勝、葛令公對申徒泰道、今日破敵、皆汝一人之功申徒泰叩頭道小人有何本事皆仗令公虎威耳、令公大喜、一面寫表申

奏朝廷傳令犒賞三軍休息兵三日第四日班師回兖州去果然是

喜孜孜鞭敲金鐙響　笑吟吟齊唱凱歌回

却說葛令公回衙衆侍妾羅拜稱賀令公笑道爲將者出師破賊自是本分常事何足爲喜指着弄珠兒對衆妾說道你們衆人只該賀他的喜衆妾道相公今日破敵保全地方朝廷必有恩賞凡侍巾櫛的均受其榮爲何只是珠娘之喜令公道此番出師全虧帳下一人力戰成功無物酬賞他欲將此姬贈與爲妻他終身有托豈不可喜弄珠兒侍着平日寵愛還

快絕作畢一刀兩段何等如此

不信見眞帶笑的說道相公休得取笑令公道我生平不作戲言已曾取庫上六十萬錢替你具辦資粧去了只今晚便在西房獨宿不敢勞你侍酒弄珠兒聽罷大驚不覺淚如雨下跪稟道賤妾自侍巾櫛累年以來未曾得罪今一旦棄之他人賤妾有死而已決難從命令公大笑道痴妮子我非木石豈與你無情但前日嶽雲樓飲宴之時我見此人目不轉睛曉得他鍾情與汝此人少年未娶新立大功非汝不足以快其意耳弄珠兒扯住令公衣袂撒嬌撒痴千不肯萬不肯只是不肯從命令公道今日之事也由不

得你做人的妻强似做人的妾此人將求功名不得于我乃汝福分當然我又不曾悞你何須悲怨教衆妾扶起珠娘莫要啼哭衆妾爲平時珠娘有專房之寵滿肚子恨他巴不得撚他出去今日聞此消息正中其懷一擁上前拖拖拽拽扶他到西房去着實窩伴他勸解他弄珠兒此時也無可奈何想着令公英雄性子在兒女頭上不十分留戀嘆了口氣只得罷了從此日爲始令公每夜輪遣兩名姬妾陪珠娘西房宴宿再不要他相見有詩爲證

昔日專房寵　今朝召見稀

非關情太薄　猶恐動情痴

再說申徒泰自鄭城回後、口不言功、禀過令公依舊在新府督工、去了這月工程報完、恰好庫吏也來禀道、六十萬錢資粧、俱已備下、伏乞鈞旨、令公道、權且寄下、待移府後取用、一面分付陰陽生擇個吉日闔家遷在新府住居、獨留下弄珠兒及丫鬟養娘數十人、庫吏奉了鈞帖、將六十萬錢資粧、都搬來舊衙門內、擺設得齊齊整整、花堆錦簇、衆人都疑道、令公留這舊衙門做外宅、故此重新擺設、誰知其中就裡、這日申徒泰同着一般虞侯、正在新府聲喏慶賀、令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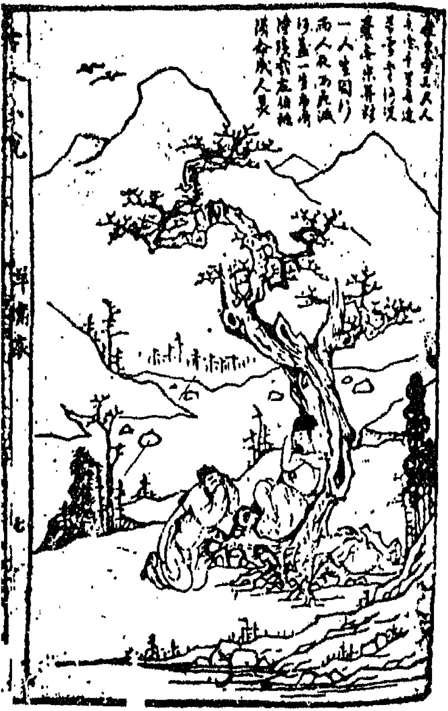
獨喚申徒泰上前說道、郟城之功、久未酬報、聞汝尚未娶妻、小妾頗工顏色、特奉贈爲配、將有資粧、都在舊府今日是上吉之日便可就彼成親、就把這宅院判與你夫妻居住、申徒泰聽得、到嚇得面如土色、不住的磕頭、只道得個不敢二字、那裡還說得出什麼說話、令公又道、大丈夫意氣相許、頭顱可斷、何況一妾、我主張已定、休得推阻、申徒泰兀自謙讓、令公分付眾虞候替他披紅插花、隨班樂工奏動鼓樂、眾虞候唱道、申徒泰拜謝了令公、申徒泰恰似夢裡一般、拜了幾拜、不由自身做主、眾人擁他出府上馬、樂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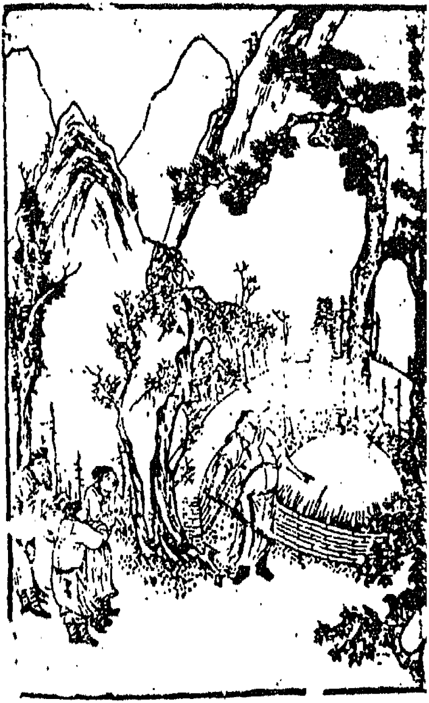
迎導而去、直到舊府、只見舊時一班直廳的軍壯頭先領了鈞吉都來參謁前廳後堂、懸花結綵、丫鬟養娘等引出新人交拜、鼓樂喧天、做起花燭筵席、申徒泰定睛看時、那女子正是嶽廟樓中所見、當時只道是天上神仙、霎時出現、因爲貪看他顏色、險些兒獲其大禍、喪了性命、誰知今日等閒閒做了百年眷屬豈非僥倖、進到內宅、只見器用供帳、件件新色色備分明鑽入錦繡窩中、好生過意不去、當晚就在西房安置、夫妻懽喜、自不必說、次日雙雙兩口兒都到新府拜謝葛令公、令公分付掛了迴避牌、不消相見、剛

續轉身回去不多時門上報到令公自來了申徒泰慌忙迎着馬頭下跪迎接葛令公下馬扶起直至廳上令公捧出告身一道請申徒泰爲參謀之職原來那時做鎮使的都請得有空頭告身但是軍中合用官員隨他填寫取用然後奏聞朝廷無有不依況且申徒泰已有功績申奏去了朝廷自然優錄的令公教取官帶與申徒泰換了以禮相接自此申徒泰洗落了廳頭二字感謝令公不盡一日與渾家閒話間及令公平日恁般寵愛如何割捨得下弄珠兒叙起嶽雲樓目不轉睛之語令公說你鍾情於妾特地割

愛相贈申徒泰聽罷纔曉得令公體恤人情重賢輕色真大丈夫之所爲也這一節傳出軍中都知道了沒一個人不誇揚令公仁德都願替他出力盡死終令公之世人心悅服地方安靜後人有詩贊云

重賢輕色古今稀　反怨爲恩事更奇
但兗州功簿看　黃金臺上有名姬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人[illegible]
兩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左伯桃
[illegible]成人美



第七卷

羊角哀捨命全交（一本作羊角哀一死戰荊軻）

翻手爲雲覆手雨　紛紛輕薄何須數
君看管鮑貧時交　此道今人棄如土

昔時齊國有管仲字夷吾鮑叔字宣子兩箇自幼時以貧賤結交後來鮑叔先在齊桓公門下信用顯達舉薦管仲爲首相位在巳上兩人同心輔政始終如一管仲曾有幾句言語道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遇時也吾嘗與鮑叔談論鮑叔不

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與鮑叔爲賈分利多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所以古今說知心結交必曰管鮑今日說兩箇朋友偶然相見結爲兄弟各捨其命留名萬古春秋時楚元王崇儒重道招賢納士天下之人聞其風而歸者不可勝計西羌積石山有一賢士姓左雙名伯桃幼亡父母勉力攻書養成濟世之才學就安民之業年近四旬因中國諸侯互相吞併行仁政者少恃强霸者多未嘗出仕後聞得楚元王慕仁好義遍求賢士乃攜書一囊辭別鄉中鄰友逕奔楚國而來迤

邐來到雍地時値隆冬、風雨交作、有一篇西江月詞單道冬天雨景

習習悲風割面、濛濛細雨侵衣、催冰釀雪逞寒威、不比他時和氣、山色不明常暗、日光偶露還微、天涯遊子盡思歸、路上行人應悔

左伯桃冒雨盪風行了一日、衣裳都沾濕了、看看天色昏黃、走向村間、欲覓一宵宿處、遠遠望見竹林之中、破牎透出燈光、逕奔那箇去處、見矮矮籬笆圍着一間草屋、乃推開籬障、輕叩柴門、中有一人仗戶而出、左伯桃立在簷下、慌忙施禮曰、小生西羌人氏姓

左雙名伯桃、欲往楚國、不期中途遇雨、無覓旅邸之處、求借一宵、來早便行、未知尊意肯容否、那人聞言、慌忙荅禮、邀入屋內、伯桃視之、止有一榻、榻上堆積書卷、別無他物、伯桃已知亦是儒人、便欲下拜、那人云、且未可講禮、容取火烘乾衣服、却當會話、當夜燒竹爲火、伯桃烘衣、那人炊辦酒食、以供伯桃、意甚勤厚、伯桃乃問姓名、其人曰、小生姓羊、雙名角哀、幼亡父母、獨居於此、平生酷愛讀書、農業盡廢、今幸遇賢士遠來、但恨家寒、乏物爲款、伏乞恕罪、伯桃曰、陰雨之中、得蒙遮蔽、更兼一飲一食、感佩何忘、當夜二人

抵足而眠共話胸中學問終夕不寐比及天曉淋雨不止角哀留伯桃在家盡其所有相待結爲昆仲伯桃年長角哀五歲角哀拜伯桃爲兄一住三日雨止道乾伯桃曰賢弟有王佐之才抱經綸之志不圖竹帛甘老林泉深爲可惜角哀曰非不欲仕奈未得其便耳伯桃曰今楚王虛心求士賢弟既有此心何不同往角哀曰願從兄長之命遂收拾些小路費糧米棄其茅屋二人同望南方而進行不兩日又值陰雨羈身旅店中盤費罄盡止有行糧一包二人輪換負之冒雨而走其雨未止風又大作變爲一天大雪怎

見得你看

風添雪冷雪趁風威紛紛柳絮狂飄片片鵝毛亂舞團空攪陣不分南北西東遮地漫天變盡青黃赤黑探梅詩客多清趣路上行人欲斷魂

二人行過岐陽道經梁山路問及樵夫皆說從此去百餘里並無人煙盡是荒山曠野狼虎成羣只好休去伯桃與角哀曰賢弟心下如何角哀曰自古道死生有命既然到此只顧前進休生退悔又行了一日夜宿古墓中衣服單薄寒風透骨次日雪越下得緊山中彷彿盈尺伯桃受凍不過曰我思此去百餘里

吳[illegible][illegible]小異則[illegible]中食果

絕無人家行糧不敷衣單食缺若一人獨往可到楚國二人俱去縱然不凍死亦必餓死於途中與草木同朽何益之有我將身上衣服脫與賢弟穿了賢弟可獨賫此糧於途强掙而去我委的行不動了寧可死於此地待賢弟見了楚王必當重用那時却來葬我未遲角哀曰焉有此理我二人雖非一父母所生義氣過於骨肉我安忍獨去而求進身耶遂不許扶伯桃而行行不十里伯桃曰風雪越緊如何去得且于道傍尋箇歇處見一株枯桑頗可避雪那桑下止容得一人角哀遂扶伯桃入去坐下伯桃命角哀敲

兩別異解脫不休不知此不[illegible]否

石取火爇些枯枝以禦寒氣比及角哀取了柴火到來只見伯桃脫得赤條條地渾身衣服都做一堆放着角哀大驚曰吾兄何爲如此伯桃曰吾尋思無計賢弟勿自悞了速穿此衣服負糧前去我只在此守死角哀抱持大哭曰吾二人死生同處安可分離伯桃曰若皆餓死白骨誰埋角哀曰若如此弟情願解衣與兄穿了兄可負糧去弟寧死於此伯桃曰我平生多病賢弟少壯比我甚强更兼胸中之學我所不及若見楚君必登顯宦我死何足道哉弟勿久滯可宜速往角哀曰今兄餓死桑中弟獨取功名此大不

按史只記載左伯桃死處在陝西西安府鎮陽縣界山則在乾州陵山之界

義之人也我不爲之伯桃曰我自離積石山至弟家中一見如故知弟胸次不凡以此勸弟求進不幸風雨所阻此吾天命當盡若使弟亦亡於此乃吾之罪也言訖欲跳前溪覓死角哀抱住痛哭將衣擁護再扶至桑中伯桃把衣服推開角哀再欲上前勸解時但見伯桃神色已變四肢厥冷口不能言以手揮令去角哀尋思我若久戀亦凍死矣死後誰葬吾兄乃於雪中再拜伯桃而哭曰不肖弟此去望兄陰力相助但得微名必當厚葬伯桃點頭半答角哀取了衣糧帶泣而去伯桃死於桑中後人有詩贊云

寒來雪三天　人去奇里
長途苦雪寒　何況囊無米
并糧一人生　同行兩人死
兩死誠何益　一生尚有恃
賢哉左伯桃　隕命成人美

角哀捱着寒冷、半饑半飽來至楚國於旅邸中歇定次日入城問人曰楚君招賢何由而進人曰宮門外設一賓舘令上大夫裴仲接納天下之士角哀逕投賓舘前來正值上大夫下車角哀乃向前而揖裴仲見角哀衣雖藍縷器宇不凡慌忙荅禮問曰賢士何

來角哀曰小生姓羊雙名角哀雍州人也聞上國招賢特來歸投裴仲邀入賓館具酒食以進宿於館中次日裴仲到館中探望將胸中疑義盤問角哀試他學問如何角哀百問百答談論如流裴仲大喜入奏元王王即時召見問富國強兵之道角哀首陳十策皆切當世之急務元王大喜設御宴以待之拜爲中大夫賜黃金百兩彩段百疋角哀再拜流涕元王大驚而問曰卿痛哭者何也角哀將左伯桃脫衣并糧之事一一奏知元王聞其言爲之感傷諸大臣皆爲痛惜元王曰卿欲如何角哀曰臣乞告假到彼處安

塟伯桃已畢卻回來事大王元王遂贈已死伯桃爲中大夫厚賜塟貲仍差人跟隨角哀車騎同去角哀辭了元王逕奔梁山地面尋舊日枯桑之處果見伯桃死屍尚在顏貌如生前一般角哀乃再拜而哭呼左右喚集鄉中父老卜地於浦塘之原前臨大溪後靠高崖左右諸峰環抱風水甚好遂以香湯沐浴伯桃之屍穿戴大夫衣冠置內棺外槨安塟起墳四圍築牆栽樹離墳三十步建享堂塑伯桃儀容立華表柱上建牌額牆側蓋瓦屋令人看守造畢設祭於享堂哭泣甚切鄉老從人無不下淚祭罷各自散去角

哀是夜明燈燃燭而坐感歎不已忽然一陣陰風颯颯燭滅復明角哀視之見一人於燈影中或進或退隱隱有哭聲角哀叱曰何人也輒敢寅夜而入其人不言角哀起而視之乃伯桃也角哀大驚問曰兄陰靈不遠今來見弟必有事故伯桃曰感賢弟記憶初登仕路奏請葬吾更贈重爵幷棺槨衣衾之美凡事十全但墳地與荆軻墓相連近此人在世時爲刺秦王不中被戮高漸離以其屍葬於此處神極威猛每夜仗劍來罵吾曰汝是凍死餓殺之人安敢建墳居吾上肩奪吾風水若不遷移他處吾發墓取屍擲之

野外有此危難特告賢弟望改葬於他處以免此禍角哀再欲問之風起忽然不見角哀在享堂中一夢驚覺盡記其事天明再喚鄉老問此處有墳相近否鄉老曰松陰中有荊軻墓墓前有廟角哀曰此人昔刺秦王不中被殺緣何有墳於此鄉老曰高漸離乃此間人知荊軻被害棄屍野外乃盜其屍葬於此地每每顯靈土人建廟於此四時享祭以求福利角哀聞其言遂信夢中之事引從者逕奔荊軻廟指其神而罵曰汝乃燕邦一匹夫受燕太子奉養名姬重寶促汝受用不思良策以副重托入秦行事喪身誤國

却來此處驚恐鄉民而求祭祀吾兄左伯桃當代名儒仁義廉潔之士、汝安敢逼之、再如此吾當毀其廟而發其塚求絕汝之根本、罵訖却來伯桃墓前祝曰、如荊軻今夜再來兄當報我歸至享堂、是夜秉燭以待、果見伯桃哽咽而來告曰感賢弟如此奈荊軻從人極多皆土人所獻賢弟可束草為人以彩為衣、手執器械焚於墓前吾得其助使荊軻不能侵害言罷不見、角哀連夜使人束草為人以彩為衣、各執刀鎗器械建數十於墓側以火焚之祝曰、如其無事亦望回報、歸至享堂、是夜聞風雨之聲、如人戰敵、角哀出

戶觀之見伯桃奔走而來言曰弟所焚之人不得其用荆軻又有高漸離相助不久吾屍必出墓矣望賢弟早與遷移他處殯葬免受此禍角哀曰此人安敢如此欺凌吾兄弟當力助以戰之伯桃曰弟陽人也我皆陰鬼陽人雖有勇烈塵世相隔焉能戰陰鬼也雖蒭草之人但能助喊不能退此强魂角哀曰兄且去弟來日自有區處次日角哀再到荆軻廟中大罵打毀神像方欲取火焚廟只見鄉老數人再四哀求曰此乃一村香火若觸犯之恐貽禍於百姓須臾之閒土人聚集都來求告角哀拘他不過只得罷了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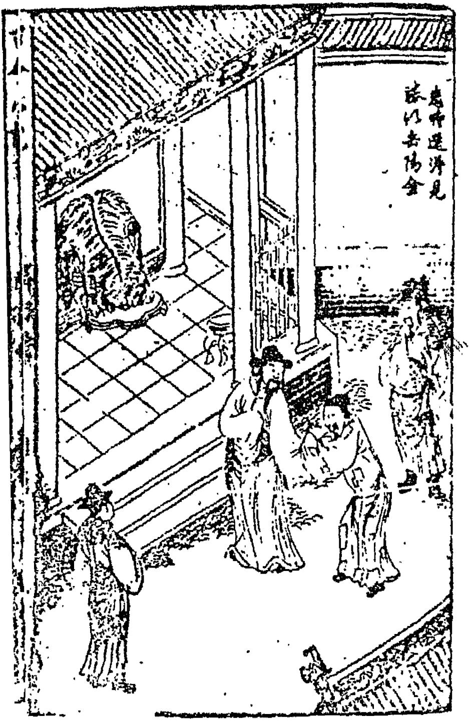
到享堂修一道表章上謝楚王言昔日伯桃併糧與臣因此得活以遇聖主重蒙厚爵平生足矣容臣後世盡心圖報詞意甚切表付從人然後到伯桃墓側大哭一場與從者曰吾兄被荊軻強魂所逼去往無門吾所不忍欲焚廟掘墳又恐拂土人之意寧死爲泉下之鬼力助吾兄戰此強魂汝等可將吾屍葬於此墓之右生死共處以報吾兄併糧之義回奏楚君萬乞聽納臣言永保山河社稷言訖掣取佩劍自刎而死從者急救不及速具衣棺殯殮埋於伯桃墓側是夜二更風雨大作雷電交加喊殺之聲聞數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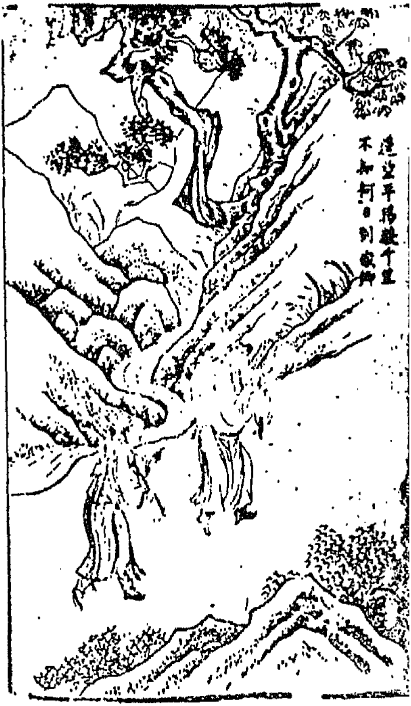
傳也云爾者墓碑在上大夫以帥仆碑從桃角哀者哉以詞告盟自殺者哲之事自角哀死在荊軻高漸塚之前作者甚慎刻荊溪太子用之事而借角哀以釋之耳

清曉視之荊軻墓上震烈如發自骨散於墓前墓邊松栢和根拔起廟中忽然起火燒做白地鄉老大驚都往羊左二墓前焚香展拜從者回楚國將此事上奏元王元王感其義重差官往墓前建廟加封上大夫敕賜廟額曰忠義之祠就立碑以記其事至今香火不斷荊軻之靈自此絕矣士人四時祭祀所禱甚靈有古詩云

古來仁義包天地　只在人心方寸間
二士廟前秋日淨　英魂常伴月光寒

古今小說


惠帥遇濟見
誅以吉陽金



遙望平陽數千里
不知何日到家鄉

第八卷

吳保安棄家贖友

古人結交惟結心今人結交惟結面結心可以同死生結面那堪共貧賤九衢鞍馬日紛紜追攀送謁無晨昏座中慷慨出妻子酒邊拜舞猶弟兄一關微利已交惡况復大難肯相親君不見當年羊左稱死友至今史傳高其人

這篇詞名爲結交行是歎末世人心險薄結交最難平時酒杯往來如兄若弟一遇虱大的事纔有些利害相關便爾我不相顧了真箇是酒肉弟兄千個有

蘇州人尤其可恨是

落難之中無一人還有朝兄弟暮仇敵纔放下酒杯出門便彎弓相向的所以陶淵明欲息交嵇叔夜欲絕交劉孝標又做下廣絕交論都是感慨世情故爲忿激之譚耳如今我說的兩箇朋友却是從無一面的只因一點意氣上相許後來患難之中死生相救這纔算做心交至友正是

說來貢禹冠塵動　道破荊卿劍氣寒

話說大唐開元年間宰相代國公郭震字元振河北陽人氏有姪兒郭仲翔才兼文武一生豪俠尚氣拘繩墨因此沒人舉薦他父親見他年長無成寫

足識高大理健安骨[illegible]州墨

了一封書教他到京參見伯父求偹出身之地元振謂曰大丈夫不能掇巍科登上第致身靑雲亦當如班超傅介子立功異域以博富貴若但借門第爲階梯所就豈能遠大乎仲翔唯唯適邊報到京南中洞蠻作亂原來武則天娘娘革命之日要買嘱人心歸順只這九溪十八洞蠻夷每年一小犒賞三年一大犒賞到玄宗皇帝登極把這犒賞常規都裁革了爲此群蠻一時造反侵擾州縣朝廷差李蒙爲姚州都督調兵進討李蒙領了聖旨臨行之際特往相府辭別因而請教郭元振曰昔諸葛武侯七擒孟獲但服

其心不服其力將軍宜以慎重行之必當制勝舍姪郭仲翔頗有才幹今遣與將軍同行俟破賊立功庶可附驥尾以成名耳即呼仲翔出與李蒙相見李蒙見仲翔一表非俗又且當朝宰相之姪親口囑托怎敢推委即署仲翔爲行軍判官之職仲翔別了伯父跟隨李蒙起程行至劍南地方有同鄉一人姓吳名保安字永固見任東川遂州方義尉雖與仲翔從未識面然素知其爲人義氣深重肯扶持濟拔人的乃修書一封特遣人馳送於仲翔仲翔拆書讀之書曰吳保安不肖幸與足下生同鄉里雖缺展拜而慕仰

實交而求求之而友諾於危難人難得

有日以足下大才輔李將軍以平小寇成功在旦夕耳保安力學多年僅官一尉僻在劍外鄉關夢絕况此官已滿後任難期恐厄選曹之格限也稔聞足下分憂急難有古人風今大軍征進正在用人之際儻垂念鄉曲錄及細微使保安得執鞭從事樹尺寸於幕府足下丘山之恩敢忘銜結

仲翔玩其書意歎曰此人與我素昧平生而驟以緩急相委乃深知我者大丈夫遇知己而不能與之出力寧不負愧乎遂向李蒙誇獎吳保安之才乞徵來軍中効用李都督聽了便行下文帖到遂州去要取

方義尉吳保安爲管記纔打發差人起身探馬報蠻賊借獠逼近內地李都督傳令星夜趲行來到姚州正遇着蠻兵搶擄財物不做準備被大軍一掩都四散亂竄不成隊伍殺得他大敗全輸李都督恃其招引大軍乘勢追逐五十里天曉下寨郭仲翔諫曰蠻人貪詐無比今兵敗遠遁將軍之威已立矣宜班師回州遣人宣播威德招使內附不可深入其地恐墮詐謀之中李蒙大喝曰羣蠻今已喪膽不乘此機掃清溪洞更待何時汝勿多言看我破賊次日拔寨都起行了數日直到烏蠻界上只見萬山叠翠草木蒙

按唐史天寶後蒙氏遂據有詔州之地、細奴邏乃六詔開頭之祖、小說特托名耳、

李崇亦杜撰

嶺、正不知那一條是去路、李崇心中大疑、傳令暫退平衍處屯扎、一面尋覓土人、訪問路徑、忽然山谷之中、金鼓之聲四起、蠻兵滿山遍野而來、洞主姓蒙名細奴邏、手執木弓藥矢、百發百中、驅率各洞蠻酋穿林渡嶺、分明似鳥飛獸逝、全不費力、唐兵陷於伏中、又且路生力倦、如何抵敵、李都督雖然驍勇、奈英雄無用武之地、手下爪牙、看看將盡、歎曰、悔不聽郭判官之言、乃為犬羊所傷、拔出靴中短刀、自刺其喉而死、全軍皆沒於蠻中、後人有詩云

馬援銅柱標千古　諸葛旗臺鎮九溪

何事唐師皆覆沒　將軍姓李數偏奇

又有一詩專咎李都督不聽郭仲翔之言以自取敗詩云

不是將軍數獨奇　懸軍深入總堪危
當時若聽還師策　總有羣蠻誰敢窺

其時郭仲翔也被擄去細奴邏見他丰神不凡叩問之方知是郭元振之姪遂給與本洞頭目烏羅部下原來南蠻從無大志只貪圖中國財物擄掠得漢人都分給與各洞頭目功多的分得多功少的分得少其分得人口不問賢愚只如奴僕一般供他驅使斫

柴割草、飼馬牧羊、若是人口多的、又可轉相買賣、漢人、至此十箇九箇只願死、不願生、却又有蠻人看守、求死不得、有怎般苦楚、這一陣厮殺、擄得漢人甚多、其中多有有職位的、蠻酋一一審出、許他寄信到中國去、要他親戚來贖、獲其厚利、你想被擄的人、那一箇不思想還鄉的、一聞此事、不論富家貧家、都寄信到家鄉來了、就是各人家屬十分沒法處置的、只得罷了、若還有親有眷、那移補湊得來、那一家不想借貸去取贖、那蠻酋忍心貪利、隨你孤身窮漢、也要勒取好絹三十疋、方准贖回、若上一等的、憑他索詐、爲

羅聞知郭仲翔是當朝宰相之姪高其贖價索絹一千疋仲翔想道若要千絹除非伯父處可辦只是關山迢遞怎得寄個信去忽然想著吳保安是我知己我與他從未會面只爲見他數行之字便力薦於李都督召爲管記我之用情他必諒之幸他行運不與此難此際多應已到姚州誠央他附信於長安豈不便乎乃修成一書逕致保安書中具道苦情及烏羅索價詳細倘永固不見遺棄傳語伯父早來見贖尚可生還不然生爲俘囚死爲蠻鬼永固其忍之乎永固者保安之字也書後附一詩云

其子爲奴仍異域　蘇卿受困在初年
知君義氣深相惻　願脫征驂學古賢

仲翔修書已畢恰好有箇姚州解糧官被擄放回仲翔乘便就將此書付之眼盼盼看着他人去了自已不能奮飛萬箭攢心不覺淚如雨下正是

眼看他鳥高飛去　身在籠中怎出頭

不題郭仲翔蠻中之事且說吳保安奉了李都督文帖已知郭仲翔所薦留妻房張氏和那新生下未週歲的孩兒在遂州住下一主一僕飛身上路趕來姚州赴任聞知李都督陣亡消息吃了一驚尚未知仲

翔生死下落不免留身打探恰好解糧官從蠻地放回帶得有仲翔書信吳保安拆開看了好生淒慘便寫回書一紙書中許他取贖留存解糧官處將他覷便寄到蠻中以慰仲翔之心忙整行囊便望長安進發這姚州到長安三千餘里東川正是箇順路保安逕不回家直到京都求見郭元振相公誰知一月前元振已薨家小都扶柩而回了吳保安大失所望盤纏罄盡只得將僕馬賣去將來使用復身回到遂州見了妻兒放聲大哭張氏問其緣故保安將郭仲翔失陷南中之事說了一遍如今要去贖他爭奈自家

樂府選
甘

無力使他在窮鄉懸望我心何安說罷又哭張氏勸止之曰常言巧媳婦煮不得沒米粥你如今力不從心只索付之無奈了保安搖首曰吾向者偶寄尺書卽蒙郭君垂情薦拔今彼在死生之際以性命托我我何忍負之不得郭回誓不獨生也於是傾家所有估計來止直得絹二百疋遂撇了妻兒欲出外爲商又怕蠻中不時有信寄來只在姚州左近營運朝馳暮走東趁西奔身穿破衣口喫粗糲雖一錢一粟不敢妄費都積來爲買絹之用得一望十得十望百滿了百疋就寄放姚州府庫眠裏夢裏只想着郭仲翔

三字連妻子都忘記了整整的在外邊了十箇年頭剛剛的湊得七百疋絹還未足千疋之數正是

離家千里逐錐刀　只爲相知意氣饒
十載未償蠻洞債　不知何日慰心交

話分兩頭卻說吳保安妻張氏同那幼年孩子孤孤恓恓的住在遂州初時還有人看縣尉面上小意兒周濟他一連幾年不通音耗就沒人理他了家中又無積蓄捱到十年之外衣單食缺萬難存濟只得并迭幾件破家火變賣盤纏領了十一歲的孩兒親自問路欲往姚州尋取丈夫吳保安夜宿朝行一日只

安得大任二三十一齒不買識副之友未至官望之路途中則有古士有一人耶已死可憐皆此古詩為保安心乎

走得三四十里，到得戎州界上，盤費已盡，討無所出。欲待求乞前去，又含羞不慣。思量薄命，不如死休。看了十一歲的孩兒，又割捨不下。左思右想，看看天晚，坐在烏蒙山下放聲大哭，驚動了過往的官人。那官人姓楊名安居，新任姚州都督，正頂着李蒙的缺，從長安馳驛到任，打從烏蒙山下經過，聽得哭聲哀切，又是個婦人，停了車馬，召而問之。張氏手攙着十一歲的孩兒，上前哭訴曰：「妾乃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之妻，此孩兒即妾之子也。妾夫因友人郭仲翔陷沒蠻中，欲營求千疋絹往贖，棄妾母子，久住姚州，十年

不通音信妾貧苦無依親往尋取糧盡路長是以悲泣耳、安居暗暗歎異道此人真義士恨我無緣識之、乃謂張氏曰夫人休憂下官忝任姚州都督一到彼郡即差人尋訪尊夫夫人行李之費都在下官身上、請到前途館驛中、當與夫人設處張氏收淚拜謝雖然如此心下尚懷惶惑楊都督車馬如飛去了、張氏母子相扶、一步步捱到驛前楊都督早已分付驛官伺候問了來歷請到空房飯食安置次日五鼓楊都督起馬先行、驛官傳楊都督之命將十千錢贈爲路費又備下一輛車兒差人夫送至姚州普淜驛中居

楊公下手好處如今那有此人

往張氏心中感激不盡正是

好人還遇好人救　惡人自有惡人磨

且說楊安居一到姚州便差人四下尋訪吳保安下落不三四日便尋着了安居請到都督府中降階迎接親執其手登堂慰勞因謂保安曰下官常聞古人有死生之交今親見之足下矣尊夫人同令嗣遠來相覓見在驛舍足下且往暫敘十年之別所需絹疋若干吾當爲足下圖之保安曰僕爲友盡心固其分內奈何累及明公乎安居曰慕公之義欲成公之志耳保安叩首曰既蒙明公高誼僕不敢固辭所少尚

三分之一、如數郎付、僕當親往蠻中、贖取吾友、然後與妻孥相見、未爲晚也、時安居初到任、乃於庫中撮借官絹四百疋、贈與保安、又贈他全副鞍馬、保安大喜、領了這四百疋絹、并庫上七百疋、共一千一百之數、騎馬直到南蠻界口、尋個熟蠻往蠻中通話、將所餘百、疋絹盡數托他使費、只要仲翔回歸、心滿意足足正是

應時還得見　勝是岳陽金

却說郭仲翔在烏羅部下、烏羅指望他重價取贖、初時好生看待、飲食不缺、過了一年有餘、不見中國人

來講話烏羅心中不悅把他飲食都裁減了每日一食着他看養戰象仲翔打熬不過思鄉念切乘烏羅出外打圍拽開腳步望北而走那蠻中都是險峻的山路仲翔走了一日一夜腳底都破了被一般看象的蠻子飛也似趕來捉了回去烏羅大怒將他轉賣與南洞主新丁蠻爲奴離烏羅部二百里之外那新丁最惡差使小不遂意整百皮鞭鞭得背都青腫如此已非一次仲翔熬不得痛苦捉個空又想逃走爭奈路徑不熟只在山凹內盤旋又被本洞蠻子追着了拿去獻與新丁新丁不用了又賣到南方一洞去

一步遠一步了、那洞主號菩薩蠻更是利害、曉得郭仲翔屢次逃走、乃取木板兩片、各長五六尺、厚三四寸、教仲翔把兩隻脚立在板上、用鐵釘釘其脚面、直透板內、日常帶着二板行動、夜間納土洞中、洞口用厚木板門遮蓋、本洞蠻子就睡在板上看守、一毫轉動不得、兩脚被釘處常流膿血、分明是地獄受罪一般、有詩為證

身賣南蠻南更南　土牢木鎖苦難堪
十年不達中原信　夢想心交不敢譚

却說熟蠻領了吳保安言語、來見烏羅說知、求贖郭

仲翔之事烏羅曉得絹足千疋不勝之喜便差人往南洞轉贖郭仲翔回來南洞主新丁又引至菩薩蠻洞中交割了身價將仲翔兩脚釘板用鉗鉗取出釘來那釘頭入肉已久膿水乾後如生成一般今番重復取出這疼痛比初釘時更自難忍血流滿地仲翔登時悶絕良久方醒寸步難移只得用皮袋盛了兩箇蠻子扛擡着直送到烏羅帳下烏羅收足了絹疋不管死活把仲翔交付熟蠻轉送吳保安收領吳保安接着如見親骨肉一般這兩箇朋友到今日方纔識面未暇叙話各睜眼看了一看抱頭而哭皆疑以

爲夢中相逢也郭仲翔感謝吳保安自不必說保安見仲翔形容憔悴半人半鬼兩脚又動撣不得好生凄慘讓馬與他騎坐自己步行隨後同到姚州城內回復楊都督原來楊安居曾在郭元振門下做箇幕僚與郭仲翔雖未厮認却有通家之誼又且他是箇正人君子不以存亡易心一見仲翔不勝之喜教他洗沐過了將新衣與他更換又教隨軍醫生醫他兩脚瘡口好飲好食將息不勾一月平復如故且說吳保安從蠻界回來方纔到普淜驛中與妻兒相見初時分別兒子尚在襁褓如今十一歲了光陰迅速未

免傷感於懷、楊安居爲吳保安義氣上十分敬重、每對人誇奬、又寫書與長安貴要稱他棄家贖友之事、又厚贈資糧送他往京師補官、凡姚州一郡官府、見都督如此用情、無不厚贈、仲翔仍留爲都督府判官、保安將衆人所贈分一半與仲翔留下使用、仲翔再三推辭、保安那里肯依、只得受了、吳保安謝了楊都督、同家小往長安進發、仲翔送出姚州界外、痛哭而別、保安仍留家小在遂州、單身到京、陞補嘉州彭山丞之職、那嘉州仍是西蜀地方、迎接家小又方便、保安歡喜赴任去訖、不在話下、再說郭仲翔在蠻中

此公人品千秋矣那時得三品上奇取很我不此一人也

還得好

日久深知款曲蠻中婦女儘有姿色價反在男子之下仲翔在任三年陸續差人到蠻洞購求年少美女共有十人自己教成歌舞鮮衣美飾特獻與楊安居伏侍以報其德安居笑曰吾重生高義故樂成其美耳言及相報得無以市井見待耶仲翔曰荷明公仁德微軀再造特求此蠻口奉獻以表區區明公若見辭仲翔死不瞑目矣安居見他誠懇乃曰僕有幼女最所鍾愛勉受一小口爲伴餘則不敢如命仲翔把那九箇美女贈與楊都督帳下九箇心腹將校以顯楊公之德時朝廷正追念代國公寃功要錄用其子

姪楊安居表奏故相郭震姪仲翔始進謁於李蒙預知勝敗繼陷身於蠻洞備著堅貞十年復返於故鄉三載劬勞於幕府蔭既可叙功亦宜酬於是郭仲翔得授蔚州錄事參軍自從離家到今共一十五年了他父親和妻子在家聞得仲翔陷沒蠻中杳無音信只道身故已久忽見親筆家書迎接家小臨蔚州任所舉家歡喜無限仲翔在蔚州做官兩年大有聲譽陞遷代州戶曹參軍又經三載父親一病而亡仲翔扶柩回歸河北喪葬已畢忽然歎曰吾賴吳公見贖得有餘生因老親在堂方謀奉養未暇圖報私恩

令親既服除豈可罔恩人於度外乎訪知吳保安在官所未回乃親到嘉州彭山縣看之不期保安任滿家貧無力赴京聽調就便在彭山居住六年之前患了瘦症夫婦雙亡藁塟在黃龍寺後隙地兒子吳天祐從幼母親教訓讀書識字就在本縣訓蒙度日仲翔一聞此信悲啼不已因製縗麻之服腰絰執杖步至黃龍寺內向塚號泣具禮祭奠畢尋吳天祐相見即將自己衣服脫與他穿了呼之為弟商議歸塟一事乃為文以告於保安之靈發開土堆止存枯骨一具仲翔痛哭不已旁觀之人莫不墮淚仲翔預製

下線畧二箇裝保安夫婦骸骨又恐失了次第教裴持一時難認逐節用墨記下裝入練囊總貯一竹籠之內親自背負而行吳天祐道是他父母的骸骨理合他馱來奪那竹籠仲翔那肯放下哭曰永固為我奔走十年今我暫時爲之負骨少盡我心而已一路且行且哭每到旅店必置竹籠於上坐將酒飯澆奠過了然後與天祐同食夜間亦安置竹籠停當方敢就寢自嘉州到魏郡凡數千里都是步行他兩脚曾經釘板雖然好了終是血脉受傷一連走了幾日脚面都紫腫起來內中作痛看看行走不動又立心不

要別人替力勉強掙去有詩爲證

酬恩無地只奔喪　負骨徒行日夜忙
遙望陽平數千里　不知何日到家鄉

仲翔思想前路正長如何是好天晚就店安宿乃設酒飯於竹籠之前含淚再拜虔誠哀懇願吳永固夫婦顯靈保祐仲翔脚患頓除步履方便早到武陽經營葬事吳天祐也從旁再三拜禱到次日起身仲翔便覺兩脚輕健直到武陽縣中全不疼痛此乃神天護佑吉人不但吳保安之靈也再說仲翔到家就留吳天祐同居打掃中堂設立吳保安夫婦神位買辦

[illegible]之[illegible]大行之[illegible]以情思[illegible]亦從中來隨之報

衣衾棺槨重新殯殮自己戴孝一同吳天祐守墓受弔顧匠造墳凡一切葬具照依先考親一般又立一道石碑詳紀保安棄家贖友之事使往來讀碑者盡知其善又同吳天祐廬墓三年那三年中教訓天祐經書得他學問精通方好出仕三年後要到長安補官念吳天祐無家未娶擇宗族中姪女有賢德者替他納聘割東邊宅院子讓他居住成親又將一半家財分給天祐過活正是

昔年為友拋妻子　今日孤兒轉受恩

正是投瓜還得報　善人不負善心人

仲翔起服到京補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仲翔思念保安不已乃上疏其略曰

臣聞有善必勸者固國家之典有恩必酬者亦匹夫之義臣向從故姚州都督李蒙進與蠻戰一戰奏捷臣謂深入非宜尚當持重主帥不聽全軍覆沒臣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蠻賊貪利責絹還俘謂臣宰相之姪索至千疋而臣家絕萬里無信可通十年之中備嘗艱苦肌膚毀剔靡刻不淚牧羊有志射鴈無期而遂州方義尉吳保安適至姚州與臣雖係同鄉從無一面徒以意氣相慕遂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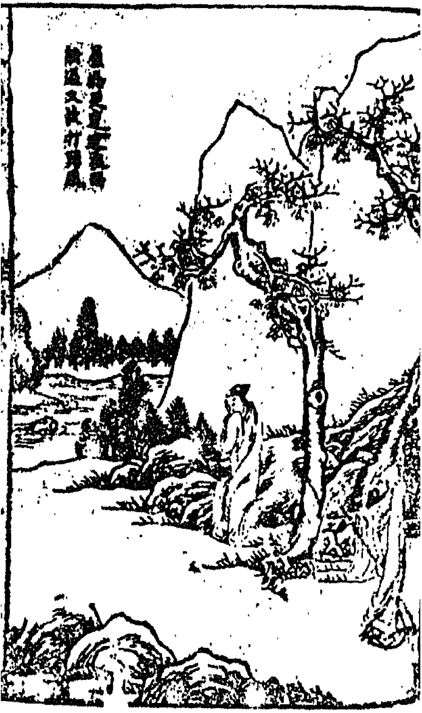
身家可棄何況一官眞是爲仲翔[illegible]安[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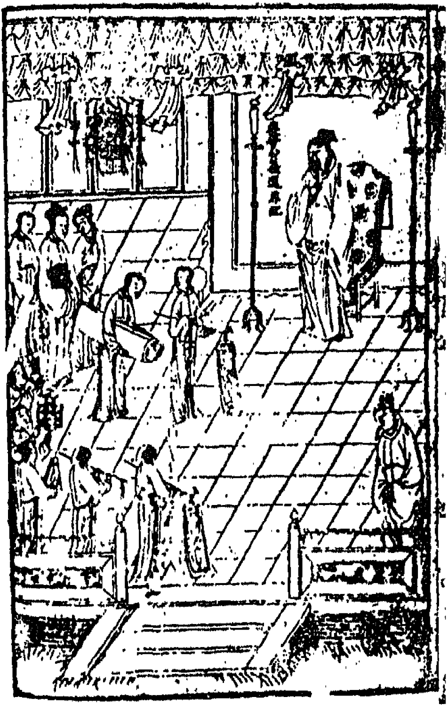
贖臣經營百端撤家數載形容憔悴妻子饑寒設臣於垂死之中賜臣以再生之路大恩未報遽爾淹歿臣今幸沾朱紱而保安于天祐食藿懸鶉臣竊愧之且天祐年富學深足堪任使願以臣官讓之天祐庶幾國家勸善之典與下臣酬恩之義一舉兩得臣甘就退閒沒齒無怨謹昧死披瀝以聞時天寶十二年也疏入下禮部詳議此一事鬨動了舉朝官員雖然保安施恩在前也難得郭仲翔義氣真不愧死友者矣禮部爲此覆奏盛誇郭仲翔之品宜破格俯從以勵澆俗吳天祐可試嵐谷縣尉仲翔

原官如故這嵐谷縣與嵐州相鄰使他兩箇朝夕相見以慰其情這是禮部官的用情處朝廷依允仲翔領了吳天祐告身一道謝恩出京回到武陽縣將告身付與天祐備下祭奠拜告兩家墳墓擇了吉日兩家宅眷同日起程向西京到任那時做一件奇事遠近傳說都道吳郭交情雖古之管鮑羊左不能及也後來郭仲翔在嵐州吳天祐在嵐谷縣皆有政績各陞遷去嵐州人追慕其事爲立雙義祠祀吳保安郭仲翔里中凡有約誓都在廟中禱告香火至今不絕有詩爲證

頻頻握手未爲親　臨難方知意氣眞
試看郭吳眞義氣　原非平日結交人

第八卷


屋角更逢一霎雨
檐溜又被竹間風



第九卷

裴晉公義還原配

官居極品富千金　享用無多白髮侵
惟有存仁并積善　千秋不朽在人心

當初漢文帝朝中、有箇寵臣、叫做鄧通、出則隨輦、寢則同榻、恩幸無比、其時有神相許負、相那鄧通之面、有縱理紋入口、必當窮餓而死、文帝聞之、怒曰、富貴由我、誰人窮得鄧通、遂將蜀道銅山賜之、使得自鑄錢、當時鄧氏之錢、布滿天下、其富敵國、一日文帝偶然生下箇癰疽、膿血迸流、疼痛難忍、鄧通跪而吮之

文帝覺得爽快、便問道、天下至愛者何人、鄧通答道、莫如父子、恰好皇太子入宮問疾、文帝也教他吮那癰疽、太子推辭道、臣方食鮮膾、恐不宜近聖恙、太子出宮去了、文帝歎道、至愛莫如父子、尚且不肯爲我吮疽、鄧通愛我勝如吾子、由是恩寵俱加、皇太子聞知此語、深恨鄧通吮疽之事、後來文帝駕崩、太子即位、是爲景帝、遂治鄧通之罪、說他吮疽獻媚、壞亂錢法、籍其家產、閉於空室之中、絕其飲食、鄧通果然餓死、又漢景帝時、丞相周亞夫也有縱理紋在口、景帝忌他威名、尋他罪過、下之於廷尉獄中、亞夫怨恨不

食而死這兩箇極富極貴犯了餓死之相果然不得善終然雖如此又有一說道是面相不如心相假如上等貴相之人也有做下虧心事損了陰德反不得好結果又有犯着惡相的却因心地端正肯積陰功反禍爲福此是人定勝天非相法之不靈也如今說唐朝有箇裴度少年時貧落未遇有人相他縱理入口法當餓死後遊香山寺中於井亭欄干上拾得三條寶帶裴度自思此乃他人遺失之物我豈可損人利己壞了心術乃坐而守之少頃間只見有箇婦人啼哭而來說道老父陷獄借得三條犀帶要去贖罪

偶到寺中盥手燒香遺失在此如有人拾取可憐見還全了老父之命裴度將三條寶帶即時交付與婦人婦人拜謝而去他日又遇了那相士相士大驚道足下骨法全改非復向日餓莩之相得非有陰德乎裴度辭以没有相士云足下試自思之必有拯溺救焚之事裴度乃言還帶一節相士云此乃大陰功他日富貴兩全可預賀也後來裴度果然進身及第位至宰相壽登耄耋正是

面相不如心相准　爲人須是積陰功
假饒方寸難移相　餓莩焉能享萬鍾

說話的你只道裴晉公是陰德上積來的富貴、誰知他富貴以後陰德更多則今聽我說義還原配、這節故事却也十分難得話說唐憲宗皇帝元和十三年、裴度領兵削平了淮西反賊吳元濟、還朝拜爲首相進爵晉國公又有兩處積久負固的藩鎮都懼怕裴度威名上表獻地贖罪恒冀節度使王承宗願獻德棣二州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願獻沂密海三州憲宗皇帝看見外寇漸平、天下無事、乃修龍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大興土木、又聽山人柳泌、合長生之藥、裴度屢次切諫都不聽佞臣皇甫鎛判度支程异掌

鹽鐵、專一刻剝百姓財物、名爲羨餘、以供無事之費、由是投了憲宗皇帝之意、兩箇佞臣並同平章事、裴度羞與同列、上表求退、憲宗皇帝不許、反說裴度好立朋黨、漸有疑忌之心、裴度自念功名太盛、惟恐得罪、乃口不談朝事、終日縱情酒色、以樂餘年、四方郡牧、往往訪覓歌兒舞女、獻於相府、不一而足、論起裴晉公、那里要人來獻、只是這班阿諛諂媚的、要博相國歡喜、自然重價購求、也有用強偪取的、鮮衣美飾、或假作家妓、或僞稱侍兒、遣人慇慇懃懃的送來、裴晉公來者不拒、也只得納了、再說晉州萬泉縣有一

轉展奉承便覺出奇心事不了

人姓唐名璧字國寶曾舉孝廉科初任括州龍宗縣尉再任越州會稽丞先在鄉時聘定同鄉黃太學之女小娥爲妻因小娥尚在稚齡待年未嫁比及長成唐璧兩任遊宦都在南方以此兩下蹉跎不曾婚配那小娥年方二九生得臉似堆花體如琢玉又且通於音律凡簫管琵琶之類無所不工晉州刺史奉承裴晉公要在所屬地方選取美貌歌姬一隊進奉已有了五人還少一個出色掌班的聞得黃小娥之名又道太學之女不可輕得乃捐錢三十萬囑托萬泉縣令求之那縣令又奉承刺史遣人到黃太學家致

意黃太學回道已經受聘不敢從命縣令再三强求黃太學只是不允時値清明黃太學舉家掃墓獨留小娥在家縣令打聽的實乃親到黃家搜出小娥用肩輿擡去着兩個穩婆相伴立刻送到晉州刺史處交割硬將三十萬錢撇在他家以爲身價比及黃太學回來曉得女兒被縣令刼去急往縣中已知送去州裏再到晉州將情哀求刺史刺史道你女兒才色過人一入相府必然擅寵豈不勝作他人箕箒乎況已受我聘財六十萬錢何不賠與汝婿別圖配偶黃太學道縣主乘某掃墓將錢委置某未嘗面受況止

三十萬今悉持在此某只願領女不願領錢也刺史拍案大怒道你得財賣女却又賺過三十萬強來絮聒是何道理汝女已送至晉國公府中矣汝自往相府取索在此無益黃太學看見刺史發怒出言圖賴再不敢開口兩眼含淚而出在晉州守了數日欲得女兒一見寂然無信歎了口氣只得回縣去了却說刺史將千金置買異樣服飾寶珠瓔珞粧扮那六個人如天仙相似全副樂器整日在衙中操演直待晉國公生日將近遣人送去以作賀禮那刺史費了許多心機破了許多錢鈔要博相國一個大歡喜誰知

可憐如花女知作受棄

小人情態所盡

相國府中、歌舞成行、各鎮所獻美女、也不計其數、這六個人只湊得鬧熱、相國那裏便看在眼裏、留在心裏、從來奉承儘有折本的、都似此類有詩為證

割肉剜膚買上懽　千金不吝備吹彈
相公見慣渾閒事　羞殺州官與縣官

話分兩頭、再說唐璧在會稽任滿、該得升遷、想黃小娥今已長成、且回家畢姻、然後赴京未遲、當下收拾宦囊、望萬泉縣進發、到家次日、就去謁見岳丈黃太學、黃太學已知為着姻事、不等開口、便將女兒被奪情節、一五一十、備細的告訴了、唐璧聽罷、呆了半晌

咬牙切齒恨道大丈夫浮沉薄宦至一妻之不能保何以生爲黃太學勸道賢婿英年才望自有好姻緣相湊吾女兒自沒福相從遭此强暴休得過傷懊抱有誤前程唐璧怒氣不息要到州官縣官處與他爭論黃太學又勸道人已去矣爭論何益況干得裴相國方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倘失其歡心恐於賢婿前程不便乃將縣令所留三十萬錢撞出交付唐璧道以此爲圖婚之費當初宅上有碧玉玲瓏爲聘在小女身邊不得奉還矣賢婿須念前程爲重休爲小挫以誤大事唐璧兩淚交流答道某年近三旬又失

此良偶琴瑟之事、終身已矣、蝸名微利、誤人之本、從此亦不復思進取也、言訖、不覺大慟、黃太學也還痛起來、大家哭了一場、方纔唐璧那里肯收這錢去、還自空身回了、次日黃太學親到唐璧家、再三解勸、攛掇他早往京師聽調、得了官職、然後徐議良姻、唐璧初時不肯、被丈人一連數日強逼不過、思量在家氣悶、且到長安走遭也好、排遣、勉強擇吉、買舟起程、丈人將三十萬錢贈他、放在舟中、私下囑付從人道、開船兩日後、方可稟知主人、拿去京中、好做使用討個美缺、唐璧見了這錢、又感傷了一場、分付蒼頭、此是

黃家賣女之物一文不可動用在路不一日來到長安尋人挑了行李就裴相國府中左近處下箇店房早晚府前行走好打探小娥信息過了一夜次早到吏部報名送歷任文簿查驗過了回寓喫了飯就到相府門前守候一日最少也踅過十來遍住了月餘那里通得半箇字這些官吏們一出一入如馬蟻相似誰敢上前把這沒頭腦的事問他一聲正是

侯門一入深如海　從此蕭郎是路人

一日吏部掛榜唐璧授湖州錄事參軍這湖州又在南方是熟遊之地唐璧也到歡喜等有了告敕收拾

行李、雇喚船隻出京、行到潼津地方、遇了一夥强人、自古道慢藏誨盜、只爲這三十萬錢帶來帶去、露了小人眼目、惹起貪心、就結夥做出這事來、這夥强人從京城外直跟至潼津、背地通同了船家、等待夜靜、一齊下手、也是唐壁命不該絕、正在船頭上登東、看見聲勢不好、急忙跳水上岸逃命、只聽得這夥强人亂了一回、連船都撑去、蒼頭的姓命也不知死活、舟中一應行李、盡被刼去、光光剩箇身子、正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遲又被打頭風

那三十萬錢和行囊、還是小事、却有歷任文簿、和那

告敕、是赴任的執照、也失去了、連官也做不成了、那一時眞箇是控天無路、訴地無門、思量我直恁時乖運蹇、一事無成、欲待回鄉、有何面目、欲待再往京師、向吏部衙門投訴、奈身畔並無分文盤費、怎生是好、這裏又無相識借貸、難道求乞不成、欲待投河而死、又想堂堂一軀、終不然如此結果、坐在路傍、想了又哭、哭了又想、左算右算、無計可施、從半夜直哭到天明、喜得絕處逢生、遇着一個老者、携杖而來、問道官人爲何哀泣、唐璧將赴任被劫之事、告訴了一遍、老者道、原來是一位大人、失敬了、舍下不遠、請那步

則箇老者引唐壁約行一里、到于家中、重復叙禮、老者道、老漢姓蘇、兒子喚做蘇鳳華、見做湖州武源縣尉、正是大人屬下、大人往京、老漢願少助資斧、即忙備酒飯管待、取出新衣一套、與唐壁換了、捧出白金二十兩、權充路費、唐壁再三稱謝、別了蘇老、獨自一個上路、再往京師舊店中安下、店主人聽說路上喫虧、好生悽慘、唐壁到吏部門下、將情由哀禀、那吏部官道是告敕文簿盡空、毫無巴鼻、難辨眞僞、一連求了五日、並不作准、身邊銀兩都在衙門使費去了、回到店中、只叫得苦、兩淚汪汪的坐着納悶、只見外面

一人約莫半老年紀頭帶軟翅紗帽身穿紫滲衫挺帶皂靴好似押牙官模樣踱進店來見了唐壁作了揖對面而坐問道足下何方人氏到此貴幹唐壁道官人不問猶可問我時教我一時訴不盡心中苦情說未絕聲撲簌簌掉下淚來紫衫人道尊意有何不美可細話之或者可共商量也唐壁道某姓唐名璧晉州萬泉縣人氏近除湖州錄事參軍不期行至潼津忽遇盜刼資斧一空歷任文簿和告敕都失了難以之任紫衫人道中途被刼非關足下之事何不以此情訴知吏部重給告身有何妨礙唐璧道幾次哀

閒目好

求不蒙憐惟教我去住兩難無門懇告紫衫人道當朝裴晉公每懷惻隱極肯周旋落難之人足下何不去求見他唐璧聽說愈加悲泣道官人休題起裴晉公三字使某心腸如割紫衫人大驚道足下何故而出此言唐璧道某幼年定下一房親事因屢任南方未成婚配却被知州和縣尹用強奪去湊成一班女樂獻與晉公使某壯年無室此事雖不出晉公然晉公受人諂媚以致府縣爭先獻納分明是他拆散我夫妻一般我今日何忍復往見之紫衫人問道足下所定之室何姓何名當初有何爲聘唐璧道姓黃名

小娥聘物碧玉玲瓏見在彼處紫衫人道某卽晉公親校、得出入內室、當爲足下訪之、唐璧道、侯門一入、無復相見之期但願官人爲我傳一信息使他知我心事、死亦瞑目、紫衫人道、明日此時、定有好音奉報、說罷拱一拱手踱出門去了、唐璧轉展思想、懊悔起來、那紫衫押衙必是晉公親信之人、遣他出外探事的、我方纔不合議論了他幾句、頗有怨望之詞、倘或述與晉公知道、激怒了他、降禍不小、心下好生不安、一夜不曾合眼、巴到天明、梳洗罷、便到裴府窺望、只聽說令公給假在府、不出外堂、雖然如此、仍有許多

文書來往內外奔走不絕只不見昨日這紫衫人等了許久回店去喫了些午飯又來守候絕無動靜看看天晚眼見得紫衫人已是謬言失信了嗟歎了數聲淒淒凉凉的回到店中方欲點燈忽見外面兩個人似令史粧扮慌慌忙忙的走入店來問道那一位是唐壁參軍唬得唐璧躲在一邊不敢答應店主人走來問道二位何人那兩個人答曰我等乃裴府中堂吏奉令公之命來請唐參軍到府講話店主人指道這位就是唐壁只得出來相見了說道某與令公素未通謁何緣見召且身穿素服豈敢唐突堂吏道

令公立等、參軍休得推阻、兩個左右腋扶着、飛也似跑進府來、到了堂上、教參軍少坐、容某等稟過令公却來相請、兩個堂吏進去了、不多時、只聽得飛逩出來、復道令公給假在內、請進去相見、一路轉灣抹角、都點得燈燭輝煌、照耀如白日一般、兩個堂吏前後引路、到一箇小小廳事中、只見兩行紗燈排列、令公角巾便服、拱立而候、唐璧慌忙拜伏在地、流汗浹背、不敢仰視、令公傳命扶起道、私室相延、何勞過禮、便教看坐、唐璧謙讓了一回、坐於旁側、偷眼看着令公、正是昨日店中所遇紫衫之人、愈加惶懼、捏着兩把

回得好

爲人須爲做我安得遇此等人

汗低了眉頭鼻息也不敢出來原來裴令公閒時常在外面私行耍子昨日偶到店中遇了唐壁回府去就查黃小娥名字喚來相見果然十分顏色令公問其來歷與唐壁說話相同又討他碧玉玲瓏看時只見他緊緊的帶在臂上令公甚是憐憫問道你丈夫在此願一見乎小娥流淚道紅顏薄命自分永絕見與不見權在令公賤妾安敢自專令公點頭教他且去密地分付堂候官備下資裝千貫又將空頭告敕一道填寫唐壁名字差人到吏部去查他前任履歷及新授湖州參軍文憑要得重新補給件件完備纔

請唐璧到府。唐璧滿肚慌張。那知令公一團美意。當日令公閑談道。昨見所話。誠心惻然。老夫不能杜絕餽遺。以致足下久曠琴瑟之樂。老夫之罪也。唐璧離席下拜道。鄙人身遭顚沛。心神顚倒。昨日語言冒犯。自知死罪。伏惟相公海涵。令公請起道。今日頗吉。老夫權爲主婚。便與足下完婚。薄有行資千貫奉助。聊表贖罪之意。成親之後。便可于飛赴任。唐璧只是拜謝。也不敢再問赴任之事。只聽得宅內一派樂聲嘹喨。紅燈數對。女樂一隊。前導幾個押班老嬤和養娘輩。簇擁出如花如玉的黃小娥來。唐璧慌欲躲避。老

嬤道請二位新人就此見禮養娘鋪下紅毡黃小娥和唐璧做一對兒立了朝上拜了四拜令公在傍答揖早有肩輿在廳事外伺候小娥登輿一逕擡到店房中去了令公分付唐璧速歸逆旅勿誤良期唐璧跑回店中只聽得人言鼎沸舉眼看時擺列得絹帛盈箱金錢滿篋就是起初那兩個堂吏看守著專等唐璧到來親自交割又有個小小篋兒令公親判封的拆開看時乃官誥在內復除湖州司戶參軍唐璧喜不自勝當夜與黃小娥就在店中權作洞房花燭這一夜歡情比著尋常畢姻的更自得意正是

運去雷轟薦福碑　時來風送滕王閣
今朝婚宦兩稱心　不似從前情緒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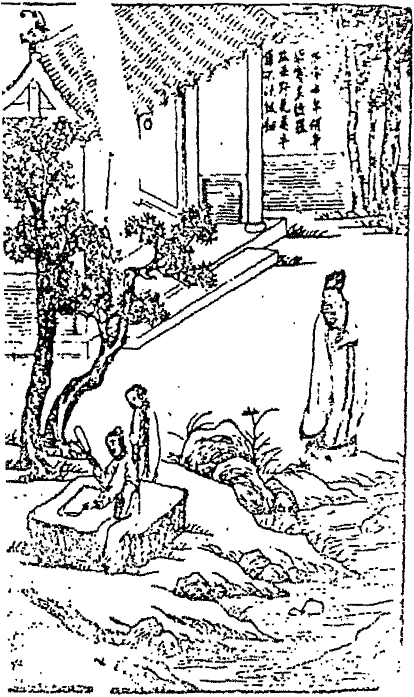
唐壁此時有婚、有宦、又有了千貫資裝、分明是十八層地獄的苦鬼、直升至三十三天去了、若非裴令公仁心慷慨、怎肯周旋得人十分滿足、次日唐壁又到裴府謁謝、令公預先分付門吏辭回、不勞再見、唐壁回寓、重理冠帶、再整行裝、在京中買了幾個僮僕跟隨、兩口兒回到家鄉、見了岳丈黃太學、好似枯木逢春、斷弦再續、歡喜無限、過了幾日、夫婦雙雙往湖州赴任、感激裴令公之恩、將沉香雕成小像、朝夕拜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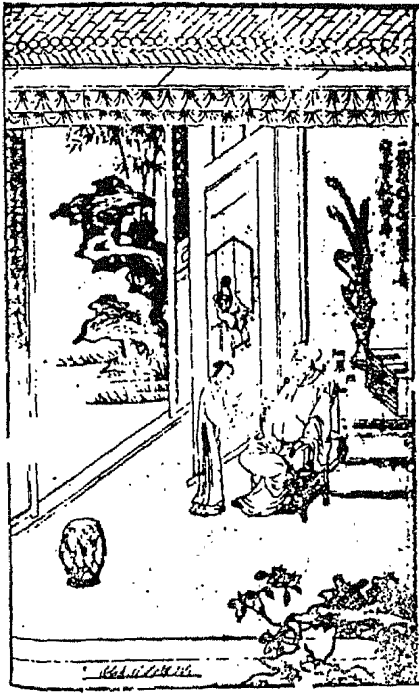
願其福壽綿延、從來裴令公壽過八旬、子孫蕃衍、人皆以爲陰德所致詩云

無室無官苦莫論　周旋好事賴洪恩
人能步步存陰德　福祿綿綿及子孫

九卷終

古今小說





第十卷

滕大尹鬼斷家私。

玉樹庭前諸謝紫荊花下三田質篪和好弟兄賢父母心中歡忭○多少爭財競產同根苦自相煎相持鷸蚌枉垂涎落得漁人取便

這首詞名爲西江月是勸人家弟兄和睦的且說如今三教經典都是教人爲善的儒教有十三經六經五經釋教有諸品大藏金經道教有南華沖虛經及諸品藏經盈箱滿案千言萬語看來都是贅疣依我說要做好人只消個兩字經是孝弟兩個字那兩字

提行 痛切

經中又只消理會一個字是個孝字假如孝順父母的見父母所愛者亦愛之父母所敬者亦敬之何況兄弟行中同氣連枝想到父母身上去那有不和不睦之理就是家私田產總是父母掙來的分什麼爾我較甚麼肥瘠假如你生於窮漢之家分文沒得承受少不得自家挽起眉毛掙扎過活見成有田有地兀自爭多嫌寡動不動推說爹娘偏愛分受不均那爹娘在九泉之下他心上必然不樂此豈是孝子所爲所以古人說得好道是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怎麼是難得者兄弟且說人生在世至親的莫如爹

娘爹娘養下我來時節極早已是壯年了況且爹娘怎守得我同去也只好半世相處再說至愛的莫如夫婦白頭相守極是長久的了然未做親以前你張我李各門各戶也空着幼年一段只有兄弟們生於一家從幼相隨到老有事共商有難共救真像手足一般何等情誼譬如良田美產今日棄了明日又可掙得來的若失了個弟兄分明割了一手折了一足乃終身缺陷說到此地豈不是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若是爲田地上壞了手足親情到不如窮漢赤光光沒得承受反爲乾淨省了許多是非口舌如今

在下說一節國朝的故事、乃是滕縣尹鬼斷家私、這節故事、是勸人重義輕財、休忘了孝弟兩字經、看官們或是有弟兄沒兄弟、都不關在下之事、各人自去摸着心頭、學好做人便了。正是

善人聽說心中刺　惡人聽說耳邊風

話說國朝永樂年間、北直順天府香河縣、有個倪太守、雙名守謙、字益之、家累千金、肥田美宅、夫人陳氏单生一子、名曰善繼、長大婚娶之後、陳夫人身故、倪太守罷官歸居、雖然年老、只落得精神健旺、凡收租放債之事、件件關心、不肯安閒享用、其年七十九歲

倪善繼對老子說道人生七十古來稀父親今年七十九明年八十齊頭了何不把家事交卸與孩兒掌管喫些見成茶飯豈不爲美老子搖着頭說出幾句道

在一日管一日替你心替你力掙些利錢穿共喫直待兩腳壁立直那時不關我事得

每年十月間倪太守親往庄上收租整月的住下庄戶人家肥雞美酒儘他受用那一年又去住了幾日偶然一日午後無事繞庄閒步觀看野景忽然見一個女子同着一個白髮婆婆向溪邊石上搗衣那女

子雖然村粧打扮頗有幾分姿色

髮同漆黑眼若波明纖纖十指似栽葱曲曲雙
眉如抹黛隨常布帛俏身軀賽着綾羅點景野
花美丰儀不須釵鈿五短身材偏有趣二八年
紀正當時

倪太守老興勃發看得呆了那女子擣衣已畢隨着老婆婆而走那老兒留心觀看只見他走過數家進一個小小白籬笆門內去了倪太守連忙轉身喚管莊的來對他說如此如此教他訪那女子跟脚曾否許人若是沒有人家時我要娶他為妾未知他肯否

管庄的巴不得奉承家主，領命便走。原來那女子姓梅，父親也是個府學秀才，因幼年父母雙亡，在外婆身邊居住，年一十七歲，尚未許人。管庄的訪得的實了，就與那老婆婆說：我家老爺見你女孫兒生得齊整，意欲聘為偏房，雖說是做小，老奶奶去世已久，上面並無人拘管，嫁得成時，豊衣足食，自不須說，連你老人家年常衣服茶米，都是我家照顧，臨終還得個好斷送，只怕你老人家沒福。老婆婆聽得花錦似一片說話，即時依允，也是姻緣前定，一說便成。管庄的回覆了倪太守，太守大喜，講定財禮，討皇曆看個吉

日又恐兒子阻擋就在庄上行聘庄上做親成親之後一老一少端的好看有西江月爲證

一個烏紗白髮一個綠鬓紅粧枯藤纏樹嫩花香好似奶公相傍○一個心中凄楚一個暗地驚慌只愁那話忒郎當雙手扶持不上

當夜倪太守抖擻精神勾消了姻緣簿上眞個是

恩愛莫忘今夜好　風光不減少年時

過了三朝喚個轎子擡那梅氏回宅與兒子媳婦相見闔宅男婦都來磕頭稱爲小奶奶倪太守把些布帛賞與衆人各各歡喜只有那倪善繼心中不美面

前輩不肯語背後夫妻兩口兒議論道這老人忒沒正經、一把年紀、風燈之燭、做事也須料個前後、知道五年十年在世、卻去幹這樣不了不當的事、討這花枝般的女兒、自家也得精神對付他、終不然擔誤他在那里、有名無實、還有一件、多少人家老漢身邊有了少婦、支持不過、那少婦熬不得、走了野路、出乖露醜、爲家門之玷、還有一件、那少婦跟隨老漢、分明似出外度荒年一般、等得年時成熟、他便去了、平時偷短偷長、做下私房、東三西四的寄開、又撒嬌撒癡、要漢子製辦衣飾與他、到得樹倒鳥飛時節、他便顛作、

嫁人一包兒收拾去受用這是木中之蠹米中之蟲人家有了這般人最損元氣的又說道這女子嬌模嬌樣好像個妓女全沒有良家體段看來是個做聲分的頭兒搯老公的太歲在咱爹身邊只該半妾半婢叫聲姨娘後日還有個退步可笑咱爹不明就叫衆人與他做小奶奶難道要咱們叫他娘不成咱們只不作准他莫要奉承透了討他做大起來明日咱們顛到受他嘔氣夫妻二人唧唧噥噥說個不了早有多嘴的傳話出來但太守知道了雖然不樂却也藏在肚裏幸得那梅氏秉性溫良事上接下一團和

氣象人也都稱安過了兩個月梅氏得了身孕、瞞着衆人、只有老公知道、一日三、三日九、捱到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小孩兒出來、舉家大驚、這日正是九月九日乳名取做重陽兒、到十一日就是倪太守生日、這年恰好八十歲了賀客盈門倪太守開筵管待、一來爲壽誕、二來小孩兒三朝就當個湯餅之會衆賓客道老先生高年、又新添個小令郎、足見血氣不衰、乃上壽之徵也、倪太守大喜、倪善繼背後又說道男子六十而精絕、況是八十歲了、那見枯樹上生出花來這孩子不知那里來的雜種、決不是俺爹嫡血、我斷

然不認他做兒弟老子又曉得了也藏在肚裡光陰似箭不覺又是一年重陽兒過歲整備做萃盤故事裏親外眷又來作賀倪善繼到走了出門不來陪客老子已知其意也不去尋他回來自己陪着諸親喫了一日酒雖然口中不語心內未免有些不足之意自古道子孝父心寬那倪善繼平日做人又貪又狠一心只怕小孩子長大起來分了他一股家私所以不肯認做兒弟預先把惡話謠言日後好擺佈他母子那佐太守是讀書做官的人這個関竅怎不明白只恨自家老了等不及重陽兒成人長大日後少不

得要在大兒子手裡討針綫今日與他結不得完煮只索忍耐看了這點小孩子好生痛他又看了梅氏小小年紀好生憐他常時想一會悶一會惱一會又懊悔一會再過四年小孩子長成五歲老子見他伶俐又甚會頑耍要送他館中上學取個學名哥哥叫善繼他就叫善述揀個好日備了菓酒領他去拜師父那師父就是倪太守請在家裡教孫兒的小叔侄兩個同館上學兩得其便誰知倪善繼與做爹的不是一條心腸他見那孩子取名善述與己排行先自不像意了又與他兒子同學讀書到要兒子叫他叔

叔從小叫慣了後來就被他欺壓不如喚了兒子出來另從個師父罷當日將兒子喚出只推有病連日不到館中倪太守初時只道是真病過了幾日只聽得師父說大令郎另聘了個先生分做兩個學堂不知何意倪太守不聽猶可聽了此言不覺大怒就要尋大兒子問其緣故又想道天生恁般逆種與他說也沒幹由他罷了含了一口悶氣回到房中偶然腳慢絆着門檻一跌梅氏慌忙扶起攙到醉翁牀上坐下已自不省人事急請醫生來看醫生說是中風忙取薑湯灌醒扶他上床雖然心下清爽卻滿身麻木

動撣不得梅氏坐在床頭煎湯煎藥殷勤伏侍連進幾服全無功效醫生切脈道只好延捱日子不能全愈了倪善繼聞知也來看覷了幾遍見老子病勢沉重料是不起便呼么喝六打童罵僕預先裝出家主公的架子來老子聽得愈加煩惱梅氏只得啼哭連小學生也不去上學留在房中相伴老子倪太守自知病篤喚大兒子到面前取出簿子一本家中田地屋宅及人頭帳目總數都在上面分付道善述年方五歲衣服尚要人照管梅氏又年少也未必能管家若分家私與他也是枉然如今盡數交付與你倘或

善述日後長大成人你可看做爹的面上替他娶房媳婦分他小屋一所良田五六十畝勿令飢寒足矣這段話我都寫絕在家私簿上就當分家把與你做個執照梅氏若願嫁人聽從其便倘肯守着兒子度日也莫強他我死之後你一一依我言語這便是孝子我在九泉亦得瞑目倪善繼把簿子揭開一看果然開得細寫得明滿臉堆下笑來連聲應道爹休憂慮恁兒一一依爹分付便了抱了家私簿子欣然而去梅氏見他去得遠了兩眼垂淚指着那孩子道這個小冤家難道不是你嫡血你卻和盤托出都把與

知子莫若父此老大有見識、

大兒子了教我母子兩口異日把什麼過活倪太守道你有所不知我看善繼不是個良善之人若將家私平分了連這小孩子的性命也難保不如都把與他像了他意再無妬忌梅氏又哭道雖然如此自古道子無嫡庶忒殺厚薄不均被人笑話倪太守道我也顧他不得了你年紀正小趁我未死將孩子囑付善繼待我去世後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儘你心中揀擇個好頭腦自去圖下半世受用莫要在他們身邊討氣喫梅氏道說那里話奴家也是儒門之女婦人從一而終況又有了這小孩兒怎割捨得拋他好歹

要守在這孩子身邊的倪太守道你果然肯守志終身麼莫非日久生悔梅氏就發起大誓來倪太守道你若立志果堅莫愁母子沒得過活便向枕邊摸出一件東西來交與梅氏梅氏初時只道又是一個家私簿子却原來是一尺闊三尺長的一個小軸子梅氏道要這小軸兒何用倪太守道這是我的行樂圖其中自有奧妙你可悄地收藏休露人目直待孩子年長善繼不肯看顧他你也只含藏于心等得個賢明有司官來你却將此軸去訴理述我遺命求他細細推詳自然有個處分儘勾你母子二人受用梅氏

收了軸子話休絮煩倪太守又延了數日一夜痰厥叫喚不醒嗚呼哀哉死了享年八十四歲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早知九泉將不去　作家辛苦着何由

且說倪善繼得了家私簿又討了各倉各庫匙鑰每日只去查點家財什物那有功夫走到父親房裡問安直等嗚呼之後梅氏差丫鬟去報知凶信夫妻兩口方纔跑來也哭了幾聲老爹爹沒一個時辰就轉身去了到委着梅氏守屍幸得衣衾棺槨諸事都是預辦下的不要倪善繼費心殯殮成服後梅氏和小

（梅氏貧而有智非此婦不能保孤）

孩子兩口守着孝堂早暮啼哭寸步不離善繼只是點名應客全無哀痛之意七中便擇日安葬回喪之夜就把梅氏房中傾箱倒篋只怕父親存下些私房銀兩在內梅氏乖巧恐怕收去了他的行樂圖把自已原嫁來的兩隻箱籠到先開了提出幾件穿舊衣裳教他夫妻兩口檢看善繼見他大意到不來看了夫妻兩口兒亂了一回自去了梅氏思量苦切放聲大哭那小孩子見親娘如此也哀哀哭個不住恁般光景

任是泥人應墮淚　從教鐵漢也酸心

次早倪善繼又喚個做屋匠來、看這房子、要行重新改造、與自家兒子做親、將梅氏母子、搬到後園三間雜屋內棲身、只與他四腳小床一張、和幾件粗檯粗櫈、連好家火、都沒一件、原在房中伏侍有兩個丫鬟、只揀大些的又喚去了、止留下十一二歲的小使女、每日是他廚下取飯、有菜沒菜、都不照管、梅氏見不方便、索性討些飯米、堆個土竈、自炊來吃、早晚做些針指、買些小菜、將就度日、小學生到附在鄰家上學、束修都是梅氏自出、善繼又屢次教妻子勸梅氏嫁人、又尋媒嫗與他說親、見梅氏誓死不從、只得罷了、

因梅氏十分忍耐、凡事不言不語、所以善繼雖然兇狠、也不將他母子放在心上、光陰似箭、善述不覺長成一十四歲、原來梅氏平生謹慎、從前之事、在兒子面前、一字也不題、只怕哇子家口滑、引出是非、無益有損、守得一十四歲時、他胸中漸漸涇渭分明、瞞他不得了、一日向母親討件新絹衣穿、梅氏回他沒錢買得、善述道、我爹做過太守、止生我弟兄兩人、見今哥哥恁般富貴、我要一件衣服、就不能勾了、是怎地、既娘沒錢時、我自與哥哥索討、說罷就走、梅氏一把扯住道、我兒、一件絹衣、直甚大事、也去開口求人、常

言道惜福積福小來穿線大來穿絹若小時穿了絹到大來線也沒得穿了再過兩年等你讀書進步做娘的情愿賣身來做衣服與你穿着你那哥哥不是好惹的纏他甚麼善述道娘說得是口雖答應心下不以為然想着我父親萬貫家私少不得兄弟兩個大家分受我又不是隨娘晚嫁拖來的油瓶怎麼我哥哥全不看顧娘又是恁般說終不然一疋絹兒沒有我分直待娘賣身來做與我穿着這話好生奇怪哥哥又不是吃人的虎怕他怎的心生一計瞞了母親逕到大宅裡去尋見了哥哥叫聲作揖善繼到吃

了一驚問他來做甚麼善述道我是個縉紳子弟身上藍縷被人恥笑特來尋哥哥討疋絹去做衣服穿善繼道你要衣服穿自與娘討善述道老爹爹家私是哥哥所管不是娘管善繼聽說家私二字題目來得大了便紅着臉問道這句話是那個教你說的你今日來討衣服穿還是來爭家私善述道家私少不得有日分析今日先要件衣服粧裝體面善繼道你這般野種要什麼體面老爹爹縱有萬貫家私自有嫡子嫡孫干你野種屁事你今日是聽了甚人撥掇到此討野火吃莫要惹着我性子教你母子二人無安

身之處善述道、一般是老爹爹所生、怎麼我是野種惹着你姪子、便怎地難道謀害了我娘兒兩個、你就獨占了家私不成、善繼大怒罵道小畜生、敢抵撞我牽住他衣袖兒捻起拳頭、一連七八個栗暴打得頭皮都青腫了、善述掙脫了、一道煙走出哀哀的哭到母親面前來、一五一十備細述與母親知道、梅氏抱怨道我教你莫去惹事、你不聽教訓、打得你好、口裏雖如此說扯着青布衫替他摩那頭上腫處不覺兩淚交流、有詩爲証、

少年嫠婦擁遺孤　食薄衣單百事無

只爲家庭缺孝友　同攸一樹州余柎

悔氏左思右量恐怕善繼發怒到邀使女進去致意說小學生不曉世事冲撞長兄招個不是善繼兀自怒氣不息次日倩早邀幾個族人在家取出父親親筆分關請悔氏母子到來公同看了便道尊親長在上不是善繼不肯養他母子要撚他出去只因善述昨日與我爭取家私發許多說話誠恐日後長大說話一發多了今日分析他母子出外居住東庄住房一所田五十八畝都是遵依老爹遺命毫不敢自專伏乞尊親長作證這幾親族平昔曉得善繼做人

利害又且父親親筆遺囑那個還肯多嘴做閒冤家都將好看的話兒來說、那奉承善繼的說道千金難買亡人筆、照依分關再沒話了、就是那可憐善述母子的也只說道男子不吃分時飯女子不着嫁時衣多少白手成家的如今有屋住、有田種不算沒根基了、只要自去掙持得粥莫嫌薄各人自有個命在梅氏料道在园屋居住不是了日、只得聽憑分析同孩兒謝了眾親長、拜別了祠堂、辭了善繼夫婦教人擡了幾件舊家火和那原嫁來的兩隻箱籠雇了生口騎坐來到東庄屋內只見荒草滿地屋瓦稀踈、是多

年不修整的、上漏下濕怎生住得、將就打掃一兩間安頓床鋪喚庄戶來問時連這五十八畝田、都是最下不堪的、大熟之年、一半收成還不能彀、若荒年、只好賠粮梅氏只叫得苦、到是小學生有智、對母親道、我弟兄兩個、都是老爹爹親生爲何分關上如此偏向其中必有緣故莫非不是老爹爹親筆、自古道家私不論尊卑、母親何不告官申理厚薄憑官府判斷、到無怨心、梅氏被孩兒題起線索便將十來年隱下衷情都說出來道我兒休疑分關之語這正是你父親之筆他道你年小、恐怕被做哥的暗算、所以把家

私都判與他以安其心、臨終之日、只與我行樂圖一軸再三囑付、其中含藏啞謎、直待賢明有司在任、送他詳審、包你母子兩口有得過活、不致貧苦、善述道、既有此事、何不早說行樂圖在那裏快取來與孩兒一看梅氏開了箱兒取出一個布包來解開包袱裹面又有一重油紙封裹着、拆了封展開那一尺闊三尺長的小軸兒挂在椅上、母子一齊下拜、梅氏通陳道村庄香燭不便乞恕褻慢、善述拜罷起來仔細看時乃是一個坐像、烏紗白髮畫得奕奕如生、懷中抱着嬰兒、一隻手指着地下、揣摩了半晌全然不解、只

得依舊收卷包藏、心下好生煩悶、過了數日、善述到前村要訪個師父講解、倘從閻王廟前經過、只見一夥村人擡着猪羊大禮祭賽閻王、善述立住腳頭看時、又見一個過路的老者、拄了一根竹杖、也來閒看、問着衆人道、你們今日爲甚賽神、衆人道、我們遭了屈官司、幸賴官府明白、斷明了這公事、向日許下神道願心、今日特來拜償、老者道、甚麼屈官司、怎生斷的、內中一人道、本縣向奉上司明文、十家爲甲、小人是甲首、叫做成大、同甲中、有個趙裁、是第一手針線、常在人家做夜作、整幾日不歸家的、忽一日出去了、

月餘不歸老婆劉氏央人四下尋覓並無踪跡又過了數日河內浮出一個屍首頭都打破的地方報與官府有人認出衣服正是那趙裁趙裁出門前一日曾與小人酒後爭句閒話一時發怒打到他家毀了他幾件家私這是有的誰知他老婆把這椿人命告了小人前任漆知縣聽信一面之詞將小人問成死罪同甲不行舉首連累他們都有了罪名小人無處伸冤在獄三載幸遇新任滕爺他雖鄉科出身甚是明白小人因他熟審時節哭訴其冤他也疑惑道酒後爭嚷不是大仇怎的就謀他一命准了小人狀詞

出牌拘人覆審、滕爺一眼看着趙裁的老婆千不說萬不說開口便問他曾否再醮、劉氏道家貧難守、已嫁人了、又問嫁的甚人劉氏道是班輩的裁縫叫沈八漢滕爺當時飛拿沈八漢來、問道你幾時娶這婦人、八漢道他丈夫死了一個多月小人方纔娶回滕爺道何人爲媒用何聘禮、八漢道趙裁存日、曾借用過小人七八兩銀子、小人聞得趙裁死信走到他家探問就便催取這銀子、那劉氏沒得抵償、情願將身許嫁小人、准折這銀兩、其實不曾央媒、滕爺又問道、你做手藝的人、那里來這七八兩銀子、八漢道是趲

推詳精奧妙

纔湊與他的滕爺把紙筆教他細開逐次借銀數目八漢開了出來或米或銀共十三次湊成七兩八錢之數滕爺看罷大喝道趙裁是你打死的如何妄陷平人便用夾棍夾起八漢還不肯認滕爺道我說出情弊教你心服既然放本盤利難道再沒第二個人托得恰好都借與趙裁必是平昔間與他妻子有奸趙裁貪你東西知情故縱以後想做長久夫妻便謀死了趙裁却又教導那婦人告狀撚在成大身上今日你開帳的字與舊時狀紙筆跡相同這人命不是你是誰再教把婦人拶指要他承招劉氏聽見滕爺

言語、句句合拍分明鬼谷先師一般魂都嚇散了、怎敢抵賴撥子套上、便承認了、八漢只得也招了、原來八漢起初與劉氏咨地相好、人都不知、後來往來勤了、趙裁怕人眼目、漸有隔絕之意、八漢私與劉氏商量要謀死趙裁與他做夫妻、劉氏不肯、八漢乘趙裁在人家做生活回來、哄他店上吃得爛醉、行到河邊將他推倒用石塊打破腦門、沉屍河底、只等事冷、便娶那婦人回去後因屍骸浮起被人認出八漢聞得小人有爭嚷之隙、那去唆那婦人告狀、那婦人直待嫁後、方知丈夫是八漢謀死的、既做了夫妻、便不言

語、却被縣爺審出眞情、將他夫妻兩罪、俾救小人宰家、多承列位親隣鬭出公分、替小人賽神、老翁你道有這般冤事麼、老者道恁般賢明官府、眞個難遇、本縣百姓有幸了、倪善述聽在肚裏、便同家學與母親知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有恁地好官府、不將行樂圖去告訴、更待何時、母子商議已定、打聽了放告日期、梅氏起個黑早、領着十四歲的兒子、帶了軸兒來到縣中叫喊、大尹見沒有狀詞、只有一箇小小軸兒、甚是奇怪、問其緣故、梅氏將倪善繼平昔所爲、及老子臨終遺囑、備細說了、滕知縣收了軸子、教他且去

待我進衙細看、正是

一幅畫圖藏啞謎　千金家事仗搜尋
只因嫠婦孤兒苦　費盡神明大尹心

不題梅氏母子回家、且說滕大尹放告已畢退歸私衙取那一尺闊三尺長的小軸看是倪太守行樂圖一手抱個嬰孩、一手指着地下、推詳了半日、想道這個嬰孩就是倪善述不消說了、那一手指地莫非要有司官念他地下之情替他出力麼又想道他既有親筆分關官府也難做主了、他說軸中含藏啞謎必然還有個道理若我斷不出此意枉自聰明一世每

日退堂便將畫圖展玩千思萬想如此數月只是不解也是這事合當明白自然生出機會來一日午飯後又去看那軸子丫鬟送茶來吃將一手去接茶甌偶然失挫潑了些茶把軸子沾濕了滕大尹放了茶甌走向階前雙手扯開軸子就日色晒乾忽然日光中照見軸子裡面有些字影滕知縣心疑揭開看時乃是一幅字紙托在畫上正是倪太守遺筆上面寫道

老夫官居五馬壽踰八旬死在旦夕亦無所恨但孽子善述方年週歲急未成立嫡善繼素缺

孝友、日後恐爲所戕、新置大宅二所、及一切田產悉以授繼、惟左偏舊小屋、可分與述、此屋雖小、室中左壁埋銀五千、作五罈、右壁埋銀五千、金一千、作六罈、可以準田園之額、後有賢明有司主斷者、述兒奉酬白金三百兩、八十一翁倪守謙親筆　　年月日花押

原來這行樂圖、是倪太守八十一歲上、與小孩子做週歲時預先做下的、古人云、知子莫若父、信不虛也、滕大尹最有機變的人、看見開着許多金銀、未免垂涎之意、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差人密拿倪善述來見

我自有話說那說倪善繼獨吞家私心滿意足日日在家中快樂忽見縣差奉着手批拘喚時刻不容停留善繼推阻不得只得相隨到縣正直大尹升堂理事差人稟道倪善繼已拿到了大尹喚到案前問道你就是倪太守的長子麼善繼應道小人正是大尹道你庶母梅氏有狀告你說你逐母逐弟占產占房此事真麼倪善繼道庶弟善述在小人身邊從幼撫養大的近日他母子自要分居小人並不曾逐他其家財一節都是父親臨終親筆分析定的小人并不敢有違大尹道你父親親筆在那里善繼道見在家

中容小人取來呈覽大尹道他狀詞內告有家財萬貫非同小可遺筆眞僞也未可知念你是縉紳之後且不難爲你明日可喚齊梅氏母子我親到你家查閱家私若厚薄果然不均自有公道難以私情而廢喝教皂快押出善繼就去拘集梅氏母子明日一同聽審公差得了善繼的東道放他回家去訖自往東庄拘人去了再說善繼聽見官府口氣利害好生驚恐論起家私其實全未分析單單持着父親分關執照千鈞之力須要親族見證方好連夜將銀兩分送三黨親長囑託他次早都到家來若官府問及遺囑

一事求他同聲相助這段三黨之親自從倪太守亡後從不曾見善繼一盤一盒歲時也不曾酒盃相及今日大塊銀子送來正是閑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各各暗笑落得受了買東西吃明日見官旁觀動靜再作區處時人有詩云

休嫌庶母妄興詞　自是爲兒意太私
今日將銀買三黨　何如疋絹贖孤兒

且說梅氏見縣差拘喚已知縣主與他做主過了一夜次日侵早母子二人先到縣中去見滕大尹大尹道憐你孤兒寡婦自然該替你說法但聞得善繼說

不作大望望乃易塞是滕公適[illegible]處

得有亡父親筆分關這怎麽處梅氏道分關雖爲得有却是保全孩子之計非出亡夫本心恩相只看家私簿上數目自然明白大尹道常言道清官難斷家事我如今管你母子一生衣食充足你也休做十分大望梅氏謝道若得免於饑寒足矣豈望與善繼同作富家郎乎滕大尹分付梅氏母子先到善繼家伺候倪善繼早已打掃廳堂堂上設一把虎皮交椅焚起一爐好香一面催請親族早來守候梅氏和善述到來見十親九眷都在眼前一一相見了也不免說幾句求情的話兒善繼雖然一肚子惱怒此時也不

善繼與衆人各自打點見官的說話、等不多時、只聽得遠遠喝道之聲、料是縣主來了、善繼整頓衣帽迎接、親族中年長知事的、准備上前見官、其幼輩怕事的、都站在照壁背後張望、打探消耗、只見一對對執事兩班排立、後面青羅傘下、盖着有才有智的滕大尹到得倪家門首、執事跪下、么喝一聲、梅氏和倪家兄弟都一齊跪下來迎接、門子喝聲起去、轎夫停了五山屏風轎子、滕大尹不慌不忙、踱下轎來、將欲進門忽然對着空中連連打恭、口裏應對、恰像有主人相迎的一般、衆人都吃驚、看他做甚模樣、只見滕大

尹一路揖讓直到堂中連作數揖口中叙許多寒温的言語先向朝南的虎皮交椅上打個恭恰像有人看坐的一般連忙轉身就拖一把交椅朝北主位排下又向空再三謙讓方纔上坐衆人看他見神見鬼的模樣不敢上前都兩旁站立呆看只見滕大尹在上坐拱揖開談道令夫人將家產事告到晚生手裡此事端的如何說罷便作傾聽之狀良久乃摇首吐舌道長公子太不良了静聽一會又自說道教次公子何以存活停一會又說道右偏小屋有何活計又連聲道領教領教又停一時說道這項也交付次公

滕大尹話鬮由原像取其不拒陰受賄賂接人貝錢也

子、晚生都領命了、少停又拱揖道晚生怎敢當此厚惠、推遜了多時、又道既承尊命懇切、晚生勉領、便給批照與次公子收執、乃起身又連作數揖、口稱晚生便去、眾人都看得呆了、只見滕大尹立起身來東看西看、問道倪爺那里去了、門子稟道沒見甚麼倪爺、滕大尹道有此怪事喚善述問道方纔令尊老先生親在門外相迎與我對坐了講這半日說話你們諒必都聽見的善述道小人不曾聽見滕大尹道方纔長長的身兒瘦々的臉兒高顴骨細眼睛長眉大耳朗朗的三牙鬚銀也似白的　紗帽皂靴紅袍金帶可

巧故

是倪老先生模樣麽說得衆人一身冷汗都跪下道正是他生前模樣大尹道如何忽然不見了他說家中有兩處大廳堂又東邊舊存下一所小屋可是有的善繼也不敢隱瞞只得承認道有的大尹道且到東邊小屋去一看自有話說衆人見大尹半日自言自語說得活龍活現分明是倪太守模樣都信道倪太守真個出現了人人吐舌個個驚心誰知都是滕大尹的巧言他是看了行樂圖照依小像說來何曾有半句是真話有詩爲證

聖賢自是空題目　惟有鬼神不敢欺

若非大尹假裝詞　逆子如何肯心服

倪善繼引路衆人隨着大尹來到東偏舊屋內這舊屋是倪太守未得第時所居自從造了大廳大堂把舊屋空着只做個倉廳推積些零碎米麥在內留下一房家人看見大尹前後走了一遍到正屋中坐下向善繼道你父親果是有靈家中事體備細與我說了教我主張這所舊宅子與善述你意下何如善繼叩頭道但憑恩臺明斷大尹討家私簿子細細看了連聲道也好個大家事看到後面遺筆分關大笑道你家老先生自家寫定的方纔却又在我面前說善

繼許多不是這個老先兒也是沒主意的與倪善繼過來既然分開寫定這些田園帳目一一給你善述不許妄爭梅氏暗暗叫苦方欲上前哀求只見大尹又道這舊屋判與善述此屋中之所有善繼也不許妄爭善繼想道這屋內破家火不直甚事便堆下些米麥一月前都糶得七八了存不多兒我也勾便宜了便連連答應道恩臺所斷極明大尹道你兩人一言爲定各無翻悔衆人既是親族都來做個證見方纔倪老先生當面囑付說此屋左壁下埋銀五千兩作五罈當與次兒善繼不信稟道若果然有此卽使

萬金亦是兄弟的小人豈不敢爭執大尹道你兄弟爭執時我也不准、便教手下討鋤頭鐵鍬等器梅氏母子作眼、率領民壯、往東壁下掘開墻基果然埋下五個大罈、發起來時、罈中滿滿的、都是光銀子、把一罈銀子、上秤稱時、筭來該是六十二觔半剛剛一千兩足數衆人看見無不驚訝、善繼益發信真了、若非父親陰靈出現面訴縣主、這個藏銀我們尚且不知、縣主那里知道只見滕大尹教把五罈銀子、一字兒擺在自家面前、又分付梅氏道、右壁還有五罈、亦是五千之數、更有一罈金子、方纔倪老先生有命、送我作

殺善述
殺善繼
殺衆人
殺大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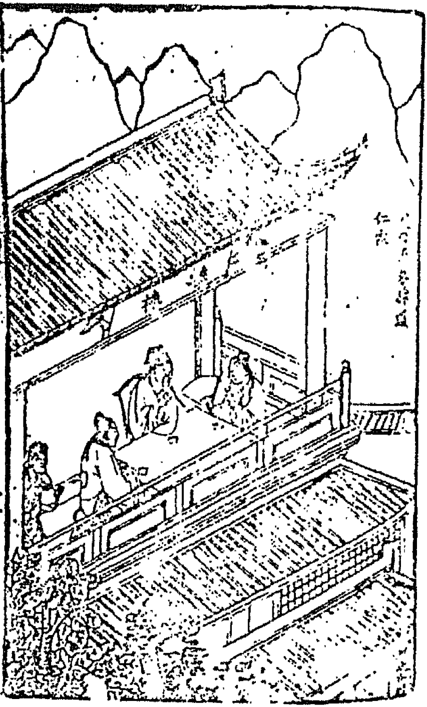
酬謝之意、我不敢當、他再三相强、我只得領了、梅氏同善述叩頭說道、左壁五千、已出望外、若右壁更有、敢不依先人之命、大尹道、我何以知之、據你家老先生是恁般說、想不是虛話、再教人發掘西壁、果然六個大罈、五罈是銀、一罈是金、善繼看着許多黃白之物、眼裡都放出火來、恨不得搶他一錠、只是有言在前、一字也不敢開口、滕大尹寫個照帖、給與善述爲照、就將這房家人判與善述母子、梅氏同善述不勝之喜、一同叩頭拜謝、善繼滿肚不樂、也只得磕幾個頭、勉强說句多謝恩臺主張、大尹判幾條封皮、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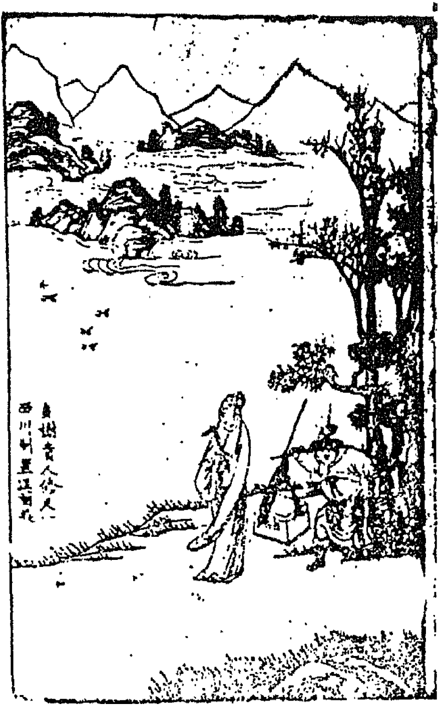
這金子，封了，放在自己轎前，擡回衙內，落得受用。衆人都認道真個倪太守許下酬謝他的，反以爲理之當然，那個敢道個不字。這正叫做鷸蚌相持，漁人得利。若是倪善繼存心忠厚，兄弟和睦，肯將家私平等分析，這千兩黃金，弟兄大家該五百兩，怎到得滕大尹之手？白白裏作成了別人，自己還討得氣悶，又加個不孝不弟之名，千算萬計，何曾算計得他人，只算計得自家而已。閒話休題。再說梅氏母子，次日又到縣拜謝滕大尹。大尹已將行樂圖取去遺筆，重新裱過，給還梅氏收領。梅氏母子方悟行樂圖上一手指

古人言地乃指地下所藏之金銀也此時有了這十罈銀子一般置買田園遂成富室後來善述娶妻連生三子讀書成名倪氏門中只有這一枝極盛善繼兩個兒子都好遊蕩家業耗廢善繼死後兩所大宅子都賣與叔叔善述管業里中凡曉得倪家之事本末的無不以爲天報云詩曰

從來天道有何私　堪笑倪郎心太痴
忍以嫡兄欺庶母　却教死父算生兒
軸中藏字非無意　壁下埋金屬有司
何似存些公道好　不生爭競不興詞

終卷




身謝吉人佇久
西川割置江南花

第十一卷

趙伯昇茶肆遇仁宗

三寸舌爲安國劍　五言詩作上天梯
青雲有路終須到　金榜無名誓不歸

話說大宋仁宗皇帝朝間有一箇秀士姓趙名旭字伯昇、乃是西川成都府人氏自幼習學文章詩書禮樂、一覽下筆成文、乃是箇飽學的秀才、喜聞東京開選、一心要去應舉、特到堂中、稟知父母、其父趙倫、字文寶、母親劉氏、都是世代詩禮之家、見子要上京應舉、遂允其請、趙旭擇日束裝、其父贈詩一首、詩云

但見詩書頻入目　莫將花酒苦迷腸
來年三月桃花浪　奪取羅袍轉故鄉

其母劉氏亦叮嚀道願孩兒登奪魁名不負男兒之志趙旭拜別了二親遂攜琴劍書箱帶一僕人徑望東京進發有親友一行人送出南門之外趙旭口占一詞名曰江神子詞云

旗亭誰唱渭城詩兩相思怯羅衣野渡舟橫楊柳折殘枝怕見蒼山千萬里人去遠艸煙迷　芙蓉秋露洗胭脂斷風凄曉霜微劍懸秋水離別慘蛩覓利有誰移千點淚何日裏衣錦休時

趙旭詞畢、作別親友、起程而行、於路飢飡渴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來到東京、遂入城中、觀看景致、只見樓臺錦繡、人物繁華、正是龍虎風雲之地、行到狀元坊、尋箇客店安歇、守待試期、入塲赴選、三塲文字已畢、回歸下處、專等黃榜、趙旭心中暗喜、我必然得中也、次日、安排蚤飯已罷、店對過有座茶坊、與店中朋友同會茶之間、趙旭見桌上有詩牌、遂取筆去那粉壁上寫下詞一首、詞云

足躡雲梯、手攀仙桂、姓名已在登科內、馬前喝道狀元來、金鞍玉勒成行隊、
宴罷歸來、醉遊街市、

此時方顯男兒志、脩書急報鳳樓人、這回好箇風流婿

寫畢、趙旭自心歡喜、至晚各歸店中、不在話下、當時仁宗皇帝早朝升殿、考試官閱卷已畢、齊到朝中、仁宗皇帝問卿所取榜首年例三名、今不知何處人氏、試官便將三名文卷呈上御前、仁宗親自觀覽看了第一卷、龍顏微笑對試官道此卷作得極好可惜中間有一字差錯試官俯伏在地拜問聖上未審何字差寫、仁宗笑曰乃是箇唯字、原是口傍、如何却寫人傍、試官再拜叩首奏曰此字皆可通用仁宗問道此

人姓甚名誰何處人氏拆開彌封看時乃是四川成都府人氏姓趙名旭見今在狀元坊店內安歇仁宗着快行急宣那時趙旭在店內蒙宣不敢久停隨使命直到朝中借得藍袍槐簡引見御前叩首拜舞仁宗皇帝問道卿乃何處人氏趙旭叩頭奏道臣是四川成都府人氏自幼習學文藝特赴科場幸睹金闕帝又問曰卿得何題目作文字多少內有幾字趙旭叩首一一回奏無有差錯仁宗見此人出語如同注水暗喜稱奇只可惜一字差寫上曰卿卷內有一字差錯趙旭驚惶俯伏叩首拜問未審何字差寫仁宗

云乃是箇唯字本是箇口傍卿如何却寫作厶傍趙旭叩頭回奏道此字皆可通用仁宗不悅就御案上取文房四寶寫下八箇字遞與趙旭曰卿家看想寫著單單去吉吳矣呂台卿言通用與朕拆來趙旭看了半晌無言抵對仁宗曰卿可暫退讀書趙旭羞愧出朝回歸店中悶悶不已衆朋友來問道公必然得意趙旭被問言說此事衆皆大驚遂乃邀至茶坊啜茶解悶趙旭驀然見壁上前日之辭嗟吁不已再把文房四寶作詞一首詞云

羽翼將成功名欲遂姓名已稱男兒意東君爲報

牡丹芳、瓊林賜與他人醉　唯字曾差、功名落地、天公悞我平生志、悶歸來回首望家鄉、水遠山遙三千餘里

待得出了金榜、着人看時、果然無趙旭之名、吁嗟淚泣、流落東京、羞歸故里、再待三年、必不負我在下處悶悶不悅、謾題四句於壁上、詩曰

宋玉徒悲　江淹是恨
韓愈投荒　蘇秦守困

趙旭寫罷在店中悶倦無聊、又作詞一首、名浣溪紗道

秋氣天寒萬葉飄、蛩聲唧唧夜無眠、夕陽人影臥
平橋　菊近秋來都爛熳、從他霜後更蕭條、夜來
風雨似今朝

思憶家鄉功名不就、展轉不寐、起來獨坐、又作小重
山詞一首、道

獨坐清燈夜不眠、寸腸千萬縷、兩相牽、鴛鴦秋雨
傍池蓮、分飛苦、紅淚曉風前　回首雁翩翩、寫來
思、寄去遠如天、安排心事待明年、愁難待、淚滴滿
青氈

自此流落東京、至秋深、僕人不肯守待、私奔回家去、

趙旭孤身旅邸、又無盤纏、每日上街、與人作文寫字、爭奈身上衣衫藍縷、着一領黃草布衫、被西風一吹、趙旭心中苦悶、作詞一首、詞名鷓鴣天、道

黃草遮寒最不宜、況兼久敝色如灰、肩穿袖破花成縷、可奈金風蚤晚吹　纔掛體、淚沾衣、出門羞見舊相知、鄰家女子低聲問、覓與奴糊隔帛兒

時值秋雨紛紛、趙旭坐在店中、店小二道、秀才、你今如此窮窘、何不去街市上茶坊酒店中吹笛、覓討些錢物、也可度日、趙旭聽了、心中焦躁、作詩一首、詩曰

旅店蕭蕭形影孤　時挑野菜作羹蔬

村夫不識調羹手、問道能吹笛也無

光陰荏苒、不覺一載有餘、忽一日仁宗皇帝在宮中夜至三更時分、夢一金甲神人、坐駕太平車一輛、上載着九輪紅日直至內廷、猛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至來日登朝升殿臣僚拜舞已畢文武散班、仁宗宣問司天臺苗太監曰寡人夜來得一夢夢見一金甲神人坐駕太平車一輛、上載九輪紅日、此夢主何吉凶苗太監奏曰、此九日者、乃是箇旭字、或是人名或是州郡、仁宗曰若是人名、朕今要見此人、如何得見卿與寡人占一課、原來苗太監曾遇異人傳授諸葛

馬前課、占問最靈當下奉課、奏道、陛下要見此人只、在今日陛下須與臣扮作白衣秀士、私行街市、方可遇之、仁宗依奏、卸龍衣、解玉帶、扮作白衣秀才、與苗太監一般打扮出了朝門之外、徑往御街、并各處巷陌遊行、將及半晌見座酒樓、好不高峻、乃是有名的樊樓、有鷓鴣天詞為證

城中酒樓高入天、烹龍煮鳳味肥鮮、公孫下馬聞
香醉、一飲不惜費萬錢　招貴客引高賢樓上笙
歌列管絃百般美物珍羞味四面欄杆彩畫簷

仁宗皇帝與苗太監上樓飲酒君臣二人各分尊卑

而坐、王正盛夏、天道炎熱、仁宗手執一把月樣白梨玉柄扇、倚着欄杆看街、將扇柄敲楹、不覺失手墜扇樓下、急下去尋時、無有、仁宗教苗太監更占一課、苗大監領旨、發課罷、詳道此扇也只在今日重見、二人飲酒畢、算還酒錢、下樓出街、行到狀元坊、有座茶肆仁宗道、可喫杯茶去、二人入茶肆坐下、忽見白壁之上有詞二隻、句語清佳、字畫精壯、後寫錦里秀才趙旭作、仁宗失驚道、莫非此人便是、苗太監便喚茶博士問道、壁上之詞、是何人寫的、茶博士答道、告官人這箇作詞的、他是一箇不得第的秀才、羞歸故里、流

不肯認錯的人原自無用學問全在認錯中間長

落在此、苗太監又問道、他是何處人氏、今在何處安歇、茶博士道、他是西川成都府人氏、見在對過狀元坊店內安歇、專與人作文度日、等候下科開選、仁宗想起前因、私對苗太監說道、此人原是上科試官取中的榜首、文才儘好、只因一字差誤、朕怪他不肯認錯、遂黜而不用、不期流落於此、便教茶博士去尋他來、我要求他文章、你若尋得他來、我自賞你、茶博士走了一回、尋他不着、歎道、這箇秀才眞箇沒福、不知何處去了、茶博士回覆道、二位官人尋他不見、仁宗道、且再坐一會、再點茶來、一邊喫茶、又教茶博士去

尋這箇秀才來、茶博士又去店中幷各處酒店尋問不見道、真乃窮秀才、若遇着這二位官人也得他些資助好無福分、茶博士又回覆道尋他不見、二人還了茶錢正欲起身、只見茶博士指道兀那趙秀才來了、苗太監道在那里茶博士指街上穿破藍衫的來者便是苗太監教請他來茶博士出街接着道趙秀才我茶肆中有二位官人等着你、教我尋你兩次不見趙旭慌忙走入茶坊相見禮畢坐於苗太監肩下、三人喫茶問道壁上文詞可是秀才所作、趙旭答道、學生不才、信口胡謅甚是笑話仁宗問道秀才是成

鄙人卻緣何在此趙旭答道因命薄下第羞歸故里正說之間趙旭於袖中撈摸苗太監道秀才袖中有何物趙旭不答即時袖中取出乃是月樣玉柄白梨扇子雙手捧與苗太監看時上有新詩一首詩道

屈曲交枝翠色蒼　困龍未際土中藏
他時若得風雨會　必作擎天白玉梁

苗太監道此扇從何而得趙旭答道學生從樊樓下走過不知樓上何人墜下此扇偶然插於學生破藍衫袖上就去王丞相家作松詩起筆因書於扇上苗太監道此扇乃是此位趙大官人的因飲酒墜於樓

下、趙旭道既、是大官人的、即當奉還、仁宗皇帝大喜、又問秀才、上科爲何不第、趙旭答言、學生三場文字俱成、不想聖天子御覽看得一字差寫、因此不第、流落在此、仁宗曰、此是今上不明、趙旭答曰今上至明、仁宗曰、何字差寫、趙旭曰、是唯字、學生寫爲厶傍、天子高明、說是口傍、學生奏說皆可通用、今上御書八字、簞單、去吉、吳矣、呂台、卿言通用、與朕拆來、學生無言抵對、因此黜落、至今淹滯、此乃學生考究不精、自取其咎、非聖天子之過也、仁宗問道、秀才家居錦里是西川了、可認得王制置麼、趙旭答道、學生認得王

制置王制置不認得學生仁宗道但是我外甥我倚封書着人送你同去投他討了名分教你發跡如何趙旭倒身便拜若得二位官人提携不敢忘恩苗太監道秀才你有緣遇着大官人擡舉你何不作詩謝之趙旭應諾作詩一首詩曰

白玉隱於頑石裏　黃金埋入污泥中
今朝遇貴相提掇　如立天梯上九重

仁宗皇帝見詩大喜道何作此詩也未見我薦得你不我也回詩一首詩曰

一字爭差因失第　京師流落悵佳期

與君一束投西蜀　勝似山呼拜鳳墀

趙旭得大官人詩感恩不已又有苗太監道秀才大官人有詩與你我豈可無一言乎乃贈詩一首詩曰

旭臨帝闕應天文　本得名魁一字渾
今日東投王制置　錦衣光耀趙家門

苗太監道秀才你回下處去待來日蚤展我自催促大官人着人將書并路費一同送你起程趙旭問道大官人第宅何處學生好來拜謝苗太監道第宅離此甚遠秀才不勞訪問趙旭就在茶坊中拜謝了二人一同出門作別而去到來日趙旭蚤起等待果然

昨日那沒頭的白衣秀士引着一箇虞候背着衣箱包袱只不見趙大官人來趙旭出店來迎接相見禮畢苗太監道夜來趙大官人依着我委此人送你起程付一錠白銀五十兩與你文書齎到成都府去文書都在此人處着你路上小心迎往趙旭再三稱謝問道官人高姓大名苗太監道在下姓苗名秀就在趙大官人門下做箇館賓秀士見了王制置時自然曉得趙旭道學生此去倘然得意決不忘犬馬之報遂吟詩一首寫於素箋以寓謝別之意詩曰

舊年曾作登科客　今日還期聽點頭

有意去尋丞相府　無心偶會酒家樓
空中扇墜藍衫揷　袖裏詩成黄閣留
多謝貴人脩尺一　西川制置逕相投

苗太監領了詩箋作別自回趙旭遂將此銀鑿碎算還了房錢整理衣服齊備三日後起程於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約莫到成都府地面百餘里之外聽得人說差人遠接新制置軍民喧鬧趙旭聞信大驚自想我特地來尋王制置又離任去了我直如此命薄怎生是好遂吟詩一首詩曰

尺書手捧到川中　千里投人一旦空

辜負高人相汲引　家鄉路近轉憂中

虞候道不須愁煩且前進打聽的實如何趙旭行一步攧一步再行二十五里到了成都地面接官亭上官員人等喧哄都說伺候新制置到任接了三日並無消息虞候道秀才我與你到接官亭上看一看趙旭道不可去我是個無倚的人虞候不管他說一直將着袱包挑着衣箱逕到接官亭上歇下虞候道衆官在此等甚何不接新制置衆官失驚問道不見新制置來虞候打開袱包折開文書道這秀才便是新制置大衆也嚇了一驚虞候又開了衣箱取出紫袍

金帶象簡烏靴，戴上舒角幞頭，宣讀了聖旨，趙旭謝恩，叩首拜赦，授西川五十四州都制置，衆官相見，行禮已畢，趙旭着人去尋箇好寺院去處，暫歇選日上任，自思前事，我狀元到手，只爲一字黜落，誰知命中該發跡，在茶肆遭遇趙大官人，原來正是仁宗皇帝，此乃是

着意種花花不活　無心栽柳柳成陰

趙旭問虞候道，前者白衣人送我起程的，是何官宰，虞候道，此是司天臺苗太監，旨意分付着我同來，趙旭自道，我有眼不識太山，也擇日上任，驟馬雖敍，張

三簷傘蓋、前面隊伍擺列、後面官吏跟隨、威儀整齊、氣象軒昂、上任已畢、歸家拜見父母、父母驀然驚懼、合家迎接、門前車馬喧天、趙旭下馬入堂、紫袍金帶、象簡烏靴、上堂恭拜父母、父母問道、你什舉不第、流落京師、如何便得此職、又如何除授本處爲官、趙旭具言前事、父母聞知、拱手加額、感日月之光、顯孩兒忠心補報皇恩、趙旭作詩一首、詩曰

功名着意本掄魁　一字爭差不得歸
自恨禹門風浪急　誰知平地一聲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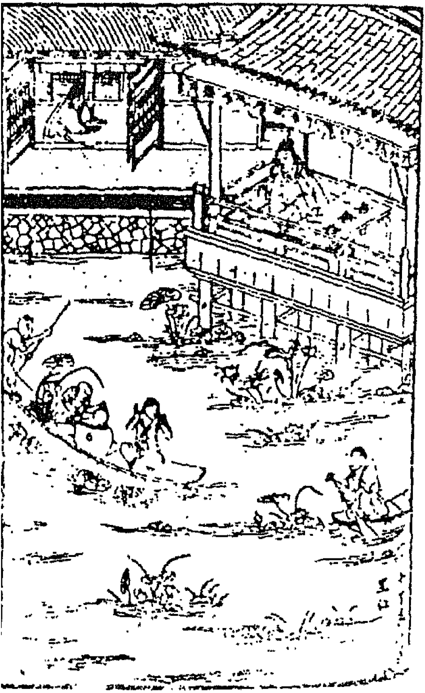
父母心中不勝之喜、合家歡悅、親友齊來慶賀、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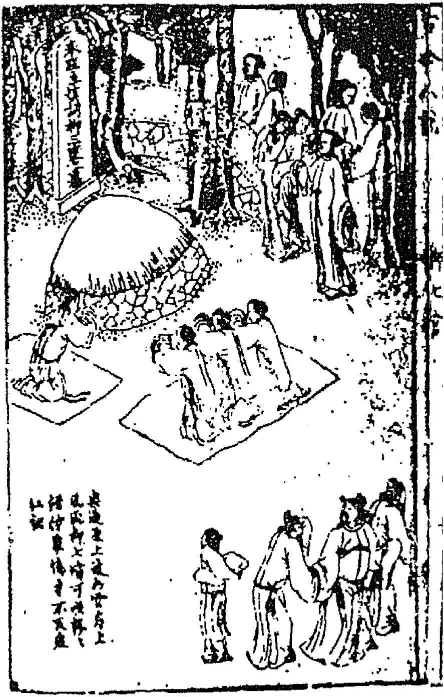
好幾日筵席舊時逃回之僕不念舊惡依還收用恩感仁宗天子恩德自修表章一道進謝皇恩從此西川做官兼管軍民父母俱迎在衙門中奉養所謂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祿有詩爲證

相如持節仍歸蜀　季子懷金又過周
衣錦還鄉從古有　何如茶肆遇宸遊

第十一卷終

古今小說




奉聖旨填詞柳三變之墓

樂遊原上妓如雲盡上
風流柳七墳可笑紛紛
縉紳輩憐才不及眾紅
裙

第十二卷

衆名姬春風吊柳七

北闕休上詩　南山歸敝廬
不才明主棄　多病故人疏
白髮催年老　青陽逼歲除
永懷愁不寐　松月下窓虛

這首詩乃唐朝孟浩然所作他是襄陽第一個有名的詩人流寓東京宰相張說甚重其才與之交厚一日張說在中書省入直草應制詩苦思不就遣堂吏密請孟浩然到來商量一聯詩句正爾烹茶細論忽

主

然唐明皇駕到、孟浩然無處躱避、伏於床後、明皇蚤已瞧見、問張說道、適纔避朕者何人也、張說奏道、此襄陽詩人孟浩然、臣之故友、偶然來此、因布衣、不敢唐突聖駕、明皇道、朕亦素聞此人之名、願一見之、孟浩然只得出來、拜伏於地、口稱死罪、明皇道、聞卿善詩、可將生平得意一首、誦與朕聽、孟浩然就誦了北闕休上詩這一首、明皇道、卿非不才之流、朕亦未爲明主、然卿自不來見朕、朕未嘗棄卿也、當下龍顏不悅、起駕去了、次日張說入朝、見帝謝罪、因力薦浩然之才、可充館職、明皇道、前朕聞孟浩然有流星澹河

漢踈雨滴梧桐之句、何其清新、又聞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樓之句、何其雄壯、昨在朕前、偶述枯槁之辭、又且中懷怨望、非用世之器也、宜聽歸南山、以成其志、由是終身不用、至今人稱爲孟山人、後人有詩歎云

新詩一首獻當朝　欲望榮華轉寂寥
不是不才明主棄　從來貴賤命中招

古人中有因一言拜相的、又有一篇賦上遇主的、那孟浩然只爲錯念了八句詩、失了君王之意、豈非命乎、如我今又說一樁故事、也是個有名才子、只爲一

首詞上誤了功名終身坎壈後來顛到成了風流佳話那人是誰說起來是宋神宗時人姓柳名永字耆卿原是建寧府崇安縣人氏因隨父親作宦流落東京排行第七人都稱爲柳七官人年二十五歲丰姿洒落人才出衆琴棊書畫無所不通至於吟詩作賦尤其本等還有一件最其所長乃是填詞怎麼叫做填詞假如李太白有憶秦娥菩薩蠻王維有鬱輪袍這都是詞名又謂之詩餘唐時名妓多歌之至宋時大晟府樂官博採詞名填腔進御這個詞比切聲調分配十二律其某律某調句長句短合用平上去入

四聲字眼有個一定不移之格作詞者按格塡入務要字與音協一些杜撰不得所以謂之塡詞那柳七官人於音律裏面第一精通將大晟府樂詞加添至二百餘調眞個是詞家獨步他也自恃其才沒有一個人看得入眼所以縉紳之門絕不去走文字之交也沒有人終日只是穿花街走柳巷東京多少名妓無不敬慕他以得見爲榮若有不認得柳七者衆人都笑他爲下品不列姊妹之數所以妓家傳出幾句口號道是

不願穿綾羅　　願依柳七哥

不願君王召　願得柳七叫
不願千黃金　願中柳七心
不願神仙見　願識柳七面

那柳七官人眞個是朝朝楚館夜夜秦樓內中有三個出名上等的行首往來尤密、一個喚做陳師師、一個喚做趙香香、一個喚做徐冬冬、這三個行首、賠着自己錢財、爭養柳七官人怎見得有戲題一詞名西江月爲證、

調笑師師最慣香香暗地情多冬冬與我煞脾和、
獨自窩盤三個○管字下邊無分閉字加點如何、

權將好字自停那姦字中間著我、

這柳七官人詩詞文采、壓於朝士、因此近侍官員雖聞他恃才高傲、却也多少敬慕他的、那時天下太平、凡一才一藝之士、無不錄用、有司薦柳永才名、朝中又有人保奏、除授浙江管下餘杭縣宰、這縣宰官兒雖不滿柳耆卿之意、把做個進身之階、却也罷了、只是捨不得那三個行首、時值春暮、將欲起程、乃製西江月爲詞、以寓惜別之意、

鳳額繡簾高捲、獸鐶朱戶頻搖、兩竿紅日上花梢、春睡厭厭難覺、　好夢狂隨飛絮、閒愁濃勝香醪、

不成雨暮與雲朝、又是韶光過了

三個行首、聞得柳七官人浙江赴任、都來餞別衆妓至者如雲、耆卿口占如夢令云

郊外綠陰千里、掩映紅裙十隊、惜別語方長車馬催人速去偷淚偷淚那得分身應你

柳七官人別了衆名姬、携着琴劍書箱、扮作游學秀士、迤邐上路、一路觀看風景、行至江州、訪問本處名妓、有人說道此處只有謝玉英才色第一、耆卿問了住處、逕來相訪、玉英迎接了、見耆卿人物文雅、便邀入個小小書房、耆卿舉目看時、果然擺設得精緻但

長蘇少游
[illegible]遇[illegible][illegible]

見明窗淨几竹榻茶爐床間挂一張名琴壁上懸一幅古畫香風不散寶爐中常熱沉檀清風逼人花瓶內頻添新水萬卷圖書供玩覽一枰棋局佐歡娛

耆卿看他桌上擺着一冊書題云柳七新詞檢開看時都是耆卿平日的樂府蠅頭細字寫得齊整耆卿問道此詞何處得來玉英道此乃東京才子柳七官人所作妾平昔甚愛其詞每聽人傳誦輒手錄成帙耆卿又問道天下詞人甚多卿何以獨愛此作玉英

道、他猜情寫景、字字逼真、如秋思一篇、末云黯相望、斷鴻聲裡、立盡斜陽、秋別一篇云、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等語、人不能道、妾每誦其詞、不忍釋手、恨不得見其人耳、耆卿道、卿要識柳七官人否、只小生就是、玉英大驚、問其來歷、耆卿將餘杭赴任之事、說了一遍、玉英拜到在地、道賤妾凡胎、不識神仙、望乞恕罪、置酒款待、殷勤留宿、耆卿深感其意、一連住了三五日、恐怕悞了憑限、只得告別、玉英十分眷戀、設下山盟海誓、一心要相隨柳七官人、侍奉箕帚、耆卿道赴任不便、若果有此心、俟任滿回日、同到

長安玉英道旣蒙官人不棄賤妾從今爲始即當杜門絕客以待切勿遺棄使妾有白頭之嘆荅卿索紙寫下一詞名玉女搖仙佩詞云、

飛瓊作侶偶到珠宮未返神仙行綴取次梳粧尋常言語有得幾多姝麗擬把名花比恐傍人笑我談何容易細思筭奇葩艷卉惟是深紅淺白而已爭如這多情占得人開千嬌百媚〇須信畫堂繡閣皓月清風忍把光陰輕棄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當年雙美且恁相偎倚未消得憐我多才多藝願嬭嬭蘭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爲盟誓

灯

今生斷不辜鴛被、

耆卿吟詞罷別了玉英上路不一日來到姑蘇地方、看見山明水秀、到個路傍酒樓上、沽飲三杯、忽聽得鼓聲齊響、臨窓而望乃是一羣兒童掉了小船、在湖上戲水採蓮口中唱着吳歌云、

採蓮阿姐鬬梳粧、好似紅蓮搭個白蓮爭、紅蓮自道顏色好、白蓮自道粉花香、○粉花香、粉花香、貪花人一見便來搶、紅個也忒貴、白個也弗强、當面下手弗得、和你私下商量、好像荷葉遮身無人見下○頭成藕帶絲長

柳七官人聽罷取出筆來也做一隻吳歌題於壁上歌云

十里荷花九里紅中間一朵白鬆鬆白蓮則好摸藕吃紅蓮則好結蓮蓬○結蓮蓬結蓮蓮蓬生得忒玲瓏肚裡一團清趣外頭包裹重重有人吃着滋味一時劈破難容只圖口甜那得知我心裡苦開花結子一場空

這首吳歌流傳吳下至今有人唱之却說柳七官人過了姑蘇來到餘杭縣上任端的爲官清正訟簡詞稀聽政之暇便在大滌天柱由拳諸山登臨游玩賦

轉家賢人
陷與奇局

詩飲酒。這餘杭縣中、也有幾家官妓、輪番承直。但是訟牒中犯着妓者名字、便不准行。妓中有個周月仙頗有姿色、更通文墨。一日在縣衙唱曲侑酒、縣宰見他似有不樂之色、問其緣故、月仙低頭不語、兩淚交流。縣宰再三盤問、月仙只得告訴、原來月仙與本地一個黃秀才、情意甚密、月仙一心只要嫁那秀才柰秀才家貧、不能備辦財禮、月仙守那秀才之節、誓不接客。老鴇再三逼迫、只是不從、因是親生之女、無可柰何。黃秀才書館與月仙只隔一條大河、每夜月仙渡船而去、與秀才相聚、至曉又回。同縣有個劉二

劉二員外
思者惡極

員外、愛月仙丰姿、欲與歡會、月仙執意不肯、吟詩四句道、

不學路傍柳　甘同幽谷蘭
遊蜂若相詢　莫作野花看

劉二員外、心生一計、囑付舟人、教他乘月仙夜渡、發至無人之處、強姦了他、取個執証回話、自有重賞、舟人貪了賞賜、果然乘月仙下船、遠遠撐去、月仙見不是路、喝他住舡、那舟人那里肯依、直搖到蘆花深處、僻靜所在、將船泊了、走入船艙、把月仙抱住、逼着定要雲雨、月仙自料難以脫身、不得已而從之、雲收雨

此皆與玩江樓記所載、不同疑江樓記謂柳耆卿欲淫月仙使舟人用計殊傷雅致當以此說爲正

散月仙惆悵吟詩一首、

自恨身爲妓　遭汙不敢言
羞歸明月渡　懶上載花船

是夜月仙仍到黄秀才、館中住宿、却不敢聲告訴至曉回家其舟人記了這四句詩、回復劉二員外、員外將一錠銀子、賞了舟人去了、便差人邀請月仙家中侑酒酒到半酣、又去調戲月仙、月仙仍舊推阻劉、二員外、取出一把扇子來扇上有詩四句、敎月仙誦之月仙大驚、原來却是舟中所吟四句、當下頓口無言劉二員外道、此處不來歸渡、懶載花明月小娘子

讀人自忌爲人殺才人自憐才人若不用然後必用矣咏耳

勿再推托月仙滿面羞慚安身無地只得從了劉二員外之命以後劉二員外日逐在他家占住不容黃秀才相處自古道小娘愛俏鴇兒愛鈔黃秀才雖然儒雅怎比得劉二員外有錢有鈔雖然中了鴇兒之意月仙心下只想着黃秀才以此悶悶不樂今番被縣宰盤問不過只得將情訴與柳耆卿是風流首領聽得此語好生憐憫當日就喚老鴇過來將錢八十千付作身價替月仙除了樂籍一面請黃秀才相見親領月仙回去成其夫婦黃秀才與周月仙拜謝不盡正是

風月客憐風月客　有情人遇有情人

柳耆卿在餘杭三年任滿還京想起謝玉英之約便道再到江州原來謝玉英初別耆卿果然杜門絕客過了一年之後不見耆卿通問未免風愁月恨更兼日用之需無從進益日逐車馬填門回他不脫想著五夜夫妻未知所言真假又有閒漢從中攛掇不免又隨風倒舵依前接客有個新安大賈孫員外頗有文雅與他相處年餘費過千金耆卿到玉英家詢問正值孫員外邀玉英同往湖口看船去了耆卿到不遇知玉英負約怏怏不樂乃取花箋一幅製詞名擊

信筆詞云、

香靨深深姿姿媚媚雅格奇容天與自識伊來便好看你會得妖嬈心素臨岐再約同歡定是都把平生相許又恐恩情易破難成未免千般思慮○近日重來空房而已苦殺叨叨言語便認得聽人教當擬把前言輕負見說蘭臺宋玉多才多藝善詞賦試與問朝朝暮暮行雲何處去、

後寫東京柳永訪玉卿不遇沒題耆卿寫畢念了一遍將詞箋粘于壁上拂袖而出回到東京居有人舉薦升爲屯田員外郎之職東京這班名姬依舊來從

此寺行宋與申張幼予願飲之

耆卿所支俸錢及一應求詩求詞餽送下來的東西都在妓家銷化一日正在徐冬冬家積翠樓戲耍宰相呂夷簡差堂吏傳命直尋將來說道呂相公六十誕辰家妓無新歌上壽特求員外一闋幸即揮毫以便演習蜀錦二端吳綾四端聊充潤筆之敬伏乞俯納耆卿允了留堂吏在樓下酒飯問徐冬冬有好紙否徐冬冬在篋中取出兩幅芙蓉箋紙放于案上耆卿磨得墨濃蘸得筆飽拂開一幅箋紙不打草兒寫下千秋歲一闋云

泰階平了又見三台耀烽火靜攙槍掃朝堂耆碩

詩佯白英筆表寫無文自況帶讀人難老○渭水
當年釣晚應飛熊兆同一呂今儒早烏紗頭未白一
笑把金樽倒人爭羨二十四遍中書考、

耆卿一筆寫完還剩下芙蓉箋一紙餘興未盡後寫
西江月一調云

腹內胎生異錦筆端舌噴長江縱教疋絹字難償
不屑與人稱量○我不求人富貴人須求我文章
風流才子占詞場眞是白衣卿相

耆卿寫畢放在卓上恰好陳師師家差個侍兒來請
說道有下路新到一個美人不言姓名自述特慕員

外、不遠千里而來、今在寒家奉候、乞卽降臨、耆卿忙把詩詞裝入封套、打發堂吏動身去了、自己隨後徃陳師師家來、一見了那美人、吃了一驚、那美人是誰、正是

着意尋不見　　有時還自來

那美人正是江州謝玉英、他從湖口看紅回來、見了壁上這隻擊梧桐詞、再三諷詠、想着耆卿、果是有情之人、不負前約、自覺慚愧、瞞了孫員外、收拾家私、雇了船隻、一逕到東京來、問柳七官人、聞知他在陳師師家往來極厚、特拜望師師、求其引見耆卿、當時分

明是斷花再接、缺月重圓、不勝之喜。陳師師問其詳細、便留謝玉英同住。玉英怕不穩便、商量割東邊院子另住。自到東京、從不見客、只與耆卿相處、如夫婦一般。耆卿若往別妓家去、也不阻擋、甚有賢達之稱。

話分兩頭。再說耆卿匆忙中、將所作壽詞、封付堂吏。誰知忙中多有錯、一時失於點檢、兩幅詞箋都封了去。呂丞相拆開封套、先讀了千秋歲調、到也歡喜。又見西江月調、少不得也念一遍。念到縱教疋絹字難償、不屑與人稱量、笑道、當初裴晉公修福光寺、求文於皇甫湜、湜每字索絹三疋、此子嫌吾酬儀太薄耳。

郭令公文丞相皆以惜乎棱皆一朝棄用便謝因忘家皆得何是以知之

又念到我不求人富貴人須求我文章大怒道小子輕薄我何求汝耶從此銜恨在心柳耆卿却是疎散的人寫過詞丟在一邊了那里還放在心上又過了數日正值翰林員缺吏部開薦柳永名字仁宗曾見他增定大晟樂府亦慕其才問宰相呂夷簡道朕欲用柳永爲翰林卿可識此人否呂簡夷奏道此人雖有詞華然恃才高傲全不以功名爲念見任屯田員外日夜留連妓館大失官箴若重用之恐士習由此而變遂把耆卿所作西江月詞誦了一遍仁宗皇帝點頭早有知諫院官打聽得呂丞相銜恨柳永欲得

逢迎其意進章奏後仁宗御筆批着因何道

柳永不求富貴　誰將富貴求之

任作白衣卿相　風前月下塡詞

柳耆卿見罷了官職大笑道當今做官的都是不識字之輩怎容得我才子出頭因改名柳三變人都不曉其意柳七官人自解說道我少年讀書無所不窺本求一舉成名與朝家出力因屢次不第牢騷失意變爲詞人以文采自見使名留後世足矣何期被薦頂冠束帶變爲官人然浮沉下僚終非所好今奉旨放落行且逍遙自在變爲仙人從此益放曠不檢以

快活煞箇
粉妝官

妓爲家將一個手板上寫道奉聖旨填詞柳三變欲到某妓家先將此手板送去這一家便整備酒肴伺候過宿次日再要到某家亦復如此凡所作小詞落款書名處亦寫奉聖旨填詞五字人無有不笑之者如此數年一日在趙香香家偶然晝寢夢見一黃衣吏從天而下說道奉玉帝勑旨霓裳羽衣曲已舊欲易新聲特借重仙筆即刻便往柳七官人醒來便討香湯沐浴對趙香香道適蒙上帝見召我將去矣各家姊妹可寄一信不能候之相見也言畢瞑目而坐香香視之已死矣慌忙報知謝玉英玉英一步一跌

如此洒脫
醒云留連
花酒者伍
其真在千

下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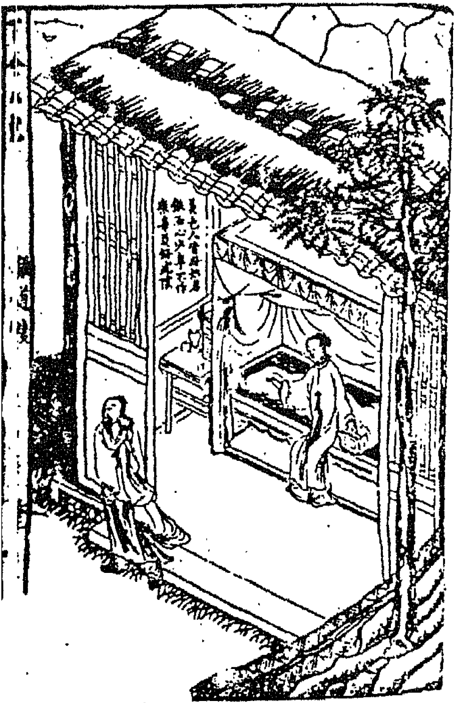
只此偎紅人難信

人解張名死甚出乎罷致

的哭將來、陳師師、徐冬冬兩個行首、一時都到、又有幾家、曾往來的聞知此信、也都來趙家、原來柳七官人、雖做兩任官職、毫無家計、謝玉英雖說跟隨他終身、到帶着一家一火前來、並不費他分毫之事、今日送終時節、謝玉英便是他親妻一般、這幾個行首便是他親人一般、當時陳師師爲首、斂取衆妓家財帛、製買衣衾棺槨、就在趙家殯殮、謝玉英衰絰做個主喪、其他三個的行首、都聚在一處、帶孝守幕、一面在樂遊原上、買一塊隙地起墳、擇日安葬、墳上豎個小碑、照依他手板上寫的、增添兩字、刻云、奉聖旨塡詞

柳三變之墓出殯之日官僚中也有相識的前來送葬只見一片縞素滿城妓家無一人不到哀聲震地那送葬的官僚自覺慚愧掩面而返不踰兩月謝玉英過哀得病亦死附葬於柳墓之傍亦見玉英貞節妓家難得不在話下自葬後每年清明左右春風駘蕩諸名姬不約而同各備祭禮往柳七官人墳上掛紙錢拜掃喚做吊柳七又喚做上風流塚未曾吊柳七上風流塚者不敢到樂遊原上踏青後來成了個風俗直到高宗南渡之後此風方止後人有詩題柳墓云

樂遊原上妓如雲　畫上風流楊七坟
可笑紛紛縉紳輩　憐才不及衆紅裙


夏七人雷母於房
纔知心以身不得
樂事豈歸其試

第十三卷

張道陵七試趙昇

但聞白日昇天去　不見青天走下來
有朝一日天破了　大家都叫阿癐癐

這四句詩乃國朝唐解元所作是譏誚神仙之說不足為信此乃戲謔之語從來混沌剖判便立下了三教太上老君立了道教釋迦祖師立了佛教孔夫子立了儒教儒教中出聖賢佛教中出佛菩薩道教中出神仙那三教中儒教忒平常佛教忒清苦只有道教學成長生不死變化無端最為灑落看官我今日

說一節故事乃是張道陵七試趙昇那張道陵便是龍虎山中歷代住持道教的正一天師第一代始祖趙昇乃其徒弟有詩爲證

剖開頑石方知玉　淘盡泥沙始見金
不是世人仙氣少　仙人不似世人心

話說張天師的始祖諱道陵字輔漢沛國人氏乃是張子房第八世孫漢光武皇帝建武十年降生其母夢見北斗第七星從天墜下化爲一人身長丈餘手中托一丸仙藥如雞卵大香氣襲人其母取而吞之醒來便覺滿腹火熱異香滿室經月不散從此懷孕

到十月滿足忽然夜半屋中光明如晝遂生道陵七歲時便能解說道德經及河圖讖緯之書無不通曉年十六博通五經身長九尺二寸龐眉廣顙朱頂綠睛隆準方頤伏犀貫頂垂手過膝龍蹲虎步望之使人可畏舉賢良方正入太學一旦喟然歎曰流光如電百年瞬息耳縱位極人臣何益於年命之數乎遂專心修煉欲求長生不死之術同學有一人姓王名長聞道陵之言深以爲然即拜道陵爲師願相隨名山訪道行至豫章郡遇一繡衣童子問曰日暮道遠二公將何之道陵大驚知其非常人乃自述訪道之

意童子曰世人論道者如捕風捉影必得黃帝九鼎丹法修煉成就方可昇天於是師徒二人拜求指示童子口授二語道是

左龍并右虎　　其中有天府

說罷忽然不見道陵記此二語但未解其意一日行至龍虎山中不覺心動謂王長曰左龍右虎莫非此地乎府者藏也或有秘書藏於此地乃登其絕頂見一石洞名曰璧魯洞洞中或明或暗委曲異常走到盡處有生成石門兩扇道陵想道此必神仙之府乃與弟子王長端坐石門之外凡七日忽然石門洞闢

其中石桌石櫈俱備，桌上無物，只有文書一卷，取而覽之，題曰黃帝九鼎太清丹經，道陵舉手加額，呌聲慚愧，師徒二人歡喜無限，取出丹經，晝夜觀覽，具知其法，但修煉合用藥物鑪火之費甚廣，無從措辦，道陵先年曾學得有治病符水，聞得蜀中風俗醇厚，乃同王長入蜀，結廬于鶴鳴山中，自稱真人，專用符水救人疾病，投之輒驗，來者漸廣，又多有人拜於門下，求爲弟子，學他符水之法，真人見人心信服，乃立爲條例，所居門前有水池，凡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以來所爲不善之事，不許隱瞞，真人自書檄文，投池水

張道陵大行天下何必不太平

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再犯、若復犯、身當即死、設誓畢、方以符水飲之、病愈後、出米五斗為謝、弟子輩分路行法、所得米絹數目、悉開報於神明、一毫不敢私用、由是百姓有小疾病、便以為神明譴責、自來首過、病愈後、皆羞慚改行、不敢為非、如此數年、多得錢財、乃廣市藥物、與王長居密室中、共煉龍虎大丹、三年丹成、服之、真人年六十餘、自服丹藥、容顏轉少、如三十歲後生模樣、從此能分形散影、常乘小舟、在東西二溪往來遊戲、堂上又有一真人誦經不輟、若賓客來訪、迎送應對、或酒杯棋局、各各有一真人、不分真

假方知是個家妙用一日有道士來言西城有白虎神好飲人血每歲其鄉必殺人祭之眞人心中不忍將到祭祀之期眞人親往西城果見鄉中百姓綁縛一人用鼓樂導引送於白虎神廟眞人問其緣故所言與道士相合若一年缺祭必然大興風雨毀苗殺稼殃及六畜所以一方懼怕每年用重價購求一人赤身綁縛送至廟中夜半憑神吃血享用以此爲常官府亦不能禁眞人曰汝放此人去將我代之何如衆鄉民道此人因家貧無倚情願捨身充祭得我們五十千錢葬父嫁妹花費已盡今日之死乃其分內

你何苦自傷性命、真人曰、我不信有神道喫人之事、若果有此事、我自願承當、死而無怨、衆人商量道、他自不信、不干我事、左右是一條性命、便依了真人言語、把綁縛那人解放了、那人得了命、拜謝而去、衆人便要來綁縛真人、真人曰、我自情願、決不逃走、何用綁縛、衆人依允、真人入得廟來、只見廟中香烟繚繞燈燭煒煌、供養着土偶神像、猙獰可畏、案卓上擺列着許多祭品、衆人叩頭宣疏已畢、將真人閉於殿門之內、隨將封鎖、真人瞑目靜坐以待、約莫更深、忽聽得一陣狂風、白虎神早到、一見真人、便來攫取、只見

眞人口耳眼鼻中都放出紅光罩定了白虎神此乃是仙丹之力白虎神大驚怍問汝何人也眞人曰吾奉上帝之命管攝四海五嶽諸神命我分形查勘汝何方孽畜敢在此虐害生靈罪業深重天誅難免白虎神方欲抗辯只見前後左右都是一般眞人紅光遍體諕得白虎神眼縫也開不得叩頭求哀原來白虎神是金神自從五丁開道鑿破蜀山金氣發洩變爲白虎每每出現生灾作耗土人立廟許以歲時祭享方得安息眞人煉過金丹養就眞火金怕火尅自然制伏當下眞人與他立誓不許生事害民白虎神

受戒而去、次日侵晨、衆鄉民到廟、看見真人端然不動、駭問其由、真人備言如此如此、今後更不妄害民命、有損無益、衆鄉民拜求名姓、真人曰、我乃鶴鳴山張道陵也說罷飄然而去衆鄉民在白虎廟前另創前殿三間、供養張真人像、從此革了人祭之事、有詩爲證

積功累行始成仙　豈止區區服食緣
白虎神藏人祭革　活人陰德在年年

那時廣漢青石山中、有大蛇爲害、晝吐毒霧、行人中毒便死、真人又去勦除了那毒蛇、山中之人方敢晝

行順帝漢安元年、正月十五夜、眞人在鶴鳴山精舍獨坐、忽聞隱隱天樂之聲、從東而來、鑾佩珊珊漸近、眞人出中庭瞻望、忽見東方一片紫雲、雲中有素車一乘、冉冉而下、車中端坐一神人、容若冰玉、神光照人、不可正視、車前站立一人、就是前番在豫章郡所遇的繡衣童子、童子謂眞人曰、汝休驚怖、此乃太上老君也、眞人慌忙禮拜、老君曰、近蜀中有衆鬼魔王枉暴生民、深可痛惜、子其爲我治之、以福生靈、則子之功德無量、而名錄丹臺矣、乃授以正一盟威秘錄三清衆經九百三十卷、符籙丹竈秘訣七十二卷、雌

雄劍二口、都功印一枚、又囑道、與子刻期、千日之後會於閬苑真人叩頭領訖老君昇雲而去、真人從此日味秘文、按法遵修、聞知益州有八部鬼帥、各領鬼兵、動億萬數、周行人間、暴殺萬民、枉天無數、真人奉老君誥命、佩盟威秘籙、往青城山、置琉璃高座、左供大道元始天尊、右置三十六部真經、立十絕靈旛、周匝法席、鳴鐘叩磬、布下龍虎神兵、欲擒鬼帥、鬼帥乃驅率衆鬼、挾兵刃矢石、來害真人、真人將左手竪起一指、那指頭變成一大朵蓮花千葉扶疎、兵矢皆不能入、衆鬼又持火千餘炬來、欲行燒害、真人把袖一

撲其火。鄔遂燒衆鬼。衆鬼乃逃謂真人曰。吾等自在鶴鳴山中。何為來侵奪我居處。真人曰。汝等殘害衆生。罪通於天。吾奉太上老君之命。是以來伐汝。汝若知罪。遠避西方不毛之地。勿復行病人間。可保無事。如仍前作業。即行誅戮。不留餘種。鬼卻不服。次日復會六大魔王。率鬼兵百萬。安營下寨。來攻真人。真人欲服其心。乃謂曰。試與爾各盡法力。觀其勝負。六魔應諾。真人乃命王長積薪放火。火勢正猛。真人投身入火。火中忽生青蓮花。托真人兩足而出。六魔笑曰。有何難哉。把手分開火頭。撥身便跳。兩箇魔王先跳

下火的鬚眉皆燒壞了負痛奔回那四箇魔王更不敢動撣眞人又投身入水即乘黃龍而出衣服毫不濡濕六魔又笑道火其實利害這水打甚緊濮漏的一聲六魔齊跳入水在水中遶發幾箇筋斗忙忙爬起已自喫了一肚子淡水眞人復以身投石石忽開裂眞人從後而出六魔又笑道論我等氣力便是山也穿得過況于石乎便挺着肩胛捱進石去眞人語呪一遍六箇魔王半身陷于石中展動不得哀號欲絕其時八部鬼帥大怒化爲八隻吊睛老虎張牙舞爪來擒眞人眞人提身一變變成獅子逐之鬼帥再

變八條大龍欲擒獅子、眞人又變成大鵬金翅鳥、張開巨喙、欲啄龍睛、鬼帥再變五色雲霧、昏天暗地、眞人變化一輪紅日、升于九霄、光輝照曜、雲霧即時流散、鬼帥變化已窮、眞人乃拈取片石、望空擲去、須臾化爲巨石、如一座小山相似、空中一線繫住、如藕絲之細、懸罩於鬼營之上、石上又有二鼠爭嚙那一線岌岌欲墮、魔王和鬼帥在高處看見、恐怕滅絕了營中鬼子鬼孫、乃同聲哀告饒命、願往西方娑羅國居住、再不敢侵擾中土、眞人遂判令六大魔王歸於北酆、八部鬼帥竄於西域、其時魔王身離石中、和鬼帥

合成一黨、兀自躊躇不去、眞人知衆鬼不可善遣、乃口勅神符一道、飛上層霄、須臾之間、只見風伯招風、雨師降雨、雷公興雷、電母閃電、天將神兵各持刃兵、一時齊集、殺得羣鬼形消影絕、眞人方纔收了法力、謂王長曰、蜀人今始得安寢矣、有西江月爲證

鬼帥空施伎倆、魔王枉逞英雄、誰知大道有神通
一片精神運動、水火不加寒熱、騰身陷石如空、一
場風雨衆妖空、纔識仙家妙用

眞人復謂王長曰、吾上昇之期已近、壁魯洞乃吾得道之地、不可忘本、於是再至豫章、結廬於龍虎山中、

師徒二人潜修九還七返之功、忽一日復聞鸞鶴天樂之音、與鶴鳴山所聞無二、真人急作整身、即伏階前、見千乘萬騎、簇擁着老君、在雲端徘徊不下、真人再拜、老君乃命使者告曰、子之功業、合得九真上仙、吾昔使子入蜀、但區別人鬼、以布清淨之化、子殺鬼過多、又擅興風雨、役使鬼神、陰景翳晝、殺氣穢空、殊非大道好生之意、上帝正責子過、所以吾今日不得近子也、子且退居、勤行修道、同時飛舉者、數合三人、候數到之日、吾待子於上清八景宮中、言訖、聖駕復去、真人乃精心懺悔、再與王長同鶴鳴山去、山中諸

弟子曉得眞人法力廣大只有王長一人私得其傳紛紛議論盡疑眞人偏向有吝法之心眞人曰爾輩俗氣未除安能遺世止可得吾導引房中之術或服食草木以延壽命耳明年正月七日午時有一人從東方來方面短身貂裘錦襖此乃眞正道中之人不弱於王長也諸弟子聞言半疑不信到來年正月初七日當正午眞人乃謂王長曰汝師弟至矣可使人如此如此王長領了法旨步出山門望東而看果見一人來至衣服狀貌一如眞人所言諸弟子暗暗稱奇王長私謂諸弟子曰吾師將傳法於此人若來時

毛文字右私言弟兒子而其所見於不然

切莫與通信更加辱罵不容入門彼必去矣諸弟子相顧以爲得計、那人到門、自稱姓趙名昇、吳郡人氏、慕真人道法高妙特來拜謁、諸弟子回言吾師出遊去了、不敢擅留、趙昇拱立伺候、衆人四散走開了、到晚、逕自閉門不納、趙昇乃露宿於門外、次日、諸弟子開門看時、趙昇依前拱立求見師長、諸弟子曰、吾師甚是私刻、我等伏侍數十年、尚無絲毫秘訣傳授、想你來之何益、趙昇曰、傳與不傳、惟憑師長、但某遠跋而來只願一見以慰平生仰慕耳、諸弟子又曰要見亦由你、只吾師實不在此、知他何日還山、足下休得

便知道些

誰肯

癡等有誤前程趙昇曰某之此來出於積誠若眞人十日不歸願等十日百日不來願等百日衆人見趙昇連住數日並不轉身愈加厭惡漸漸出言侮慢以後竟把作乞兒看待惡言辱罵趙昇愈加和悅全然不校每日只於午前往村中買一餐喫罷便來門前伺候晚間衆人不容進門只就階前露宿如此四十餘日諸弟子私相議論道雖然辭他不去且喜得瞞過師父許久尚不知覺只見眞人在法堂鳴鐘集衆曰趙家弟子到此四十餘日受辱已足了今日可召入相見衆弟子大驚纔曉得師父有前知之靈也王

長受師命、去喚趙昇進見。趙昇一見眞人、淚流交下、叩頭、求爲弟子。眞人已知他眞、心求道、再欲試之。過了、數日、差往田舍中看守黍苗、趙昇奉命、來到田邊、只有小小茅屋一間、四圍無倚、野獸往來極多、趙昇朝暮伺候趕逐、全不懈怠。忽一夜月明如晝、趙昇獨坐茅屋中、只見一女子美貌非常、走進屋來、深深道箇萬福、說道、妾乃西村農家之女、隨伴出來玩月、因往田中小解、失了伴侶、追尋不着、迷路至此、兩足走得疼痛、寸步難移、乞善士可憐、容妾一宿、感恩非淺、趙昇正待推阻、那女子逕往他床鋪上倒身睡下、口

內嬌啼宛轉、只稱脚痛、趙昇認是真情、没奈何、只得容他睡了、自己另鋪些亂草、和衣倒地睡了一夜、次日那女子又推脚痛、故意不肯行走、撒嬌撒癡的要茶要飯、趙昇只得管顧他、那女子到說些風話引誘趙昇、到晚來、先自脫衣上鋪、央趙昇與他扯被加衣、趙昇心如鐵石、見女子猜邪、連茅屋也不進了、只在田塍邊露坐到曉、至第四日、那女子已不見了、只見土墻上題詩四句道是

美色人皆好　如君鐵石心
年不作　辜負好光陰

前詩何法太下之道

字畫柔媚，墨跡如新。趙昇看罷，大笑道：少年作樂，能有幾時，便脫下鞋底，將字跡揩沒了。正是

落花有意隨流水　流水無情戀落花

光陰荏苒，不覺春去秋來。趙昇奉真人之命，擔了樵斧去山後砍柴，偶然砍倒一株枯松，去得力大，忽喇一聲，松根迸起。趙昇將雙手拔起松根看時，下面顯出黃燦燦的一窖金子。忽聽得空中有人云：天賜趙昇。趙昇想道：我出家之人，要這黃金何用，況且無功，豈可貪天之賜。便將山土掩覆，收拾了柴擔，覺得身子困倦，靠石而坐。少憩片時，忽然狂風大作，山凹裏

人以為奇事他看得平常

跳出三隻黃斑老虎趙昇安坐不動那三隻虎揩着趙昇咬他的衣服只不傷身趙昇全然不懼顏色不變謂虎曰我趙昇生平不作昧心之事今棄家入道不遠千里來尋明師求長生不死之路若前世欠你宿債今生合供你喫嚼不敢畏避如其不然便可速去休在此蒿惱人三虎聞言皆弭耳低頭而去趙昇曰此必山神遣來試我者死生有命吾何懼哉當日荷柴而歸也不對同輩說知見金逢虎之事又一日眞人分付趙昇往市上買絹十匹趙昇還值已畢取絹而歸行至中途忽聞背後有人叫喊云劫絹賊便

走趙昇回頭看時乃是賣絹主人從後而來一把扯住趙昇說道絹價一些未還如何將我絹去好好還我萬事全休趙昇也不爭辯但念此絹乃吾師欲用之物若還了他如何回覆師父便脫下新衣與絹主准其絹價絹主尚嫌其少又脫錦襖與之絹主方去趙昇持絹獻上真人真人問道你身上衣服何處去了趙昇道偶然病熱不曾穿得真人歎曰不吝己財不談人過真難及也乃將布袍一件賜與趙昇趙昇欣然穿之又一日趙昇和同輩在田間收穀忽見路傍一人叩頭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

穢可惱、兩脚皆爛、不能行走、同輩人人掩鼻叱喝他去、趙昇心中獨懷不忍、乃扶他坐於茅屋之內、問其疾苦、將自己飯食省與他喫、又燒下一桶熱湯、替他洗滌臭穢、那人又說身上寒冷、欲求一衣、趙昇解開布袍、卸下裏衣一件、與之遮寒、夜間念他無倚、親自作伴、到夜半、那人又叫呼要解、趙昇聞呼、慌忙起身扶他解手、又扶進來、日間省飯食養他、常自半饑的、過了夜間、用心照管、如此十餘日、全無倦息、那人瘡患將息漸好、忽然不辭而去、趙昇也無怨心、後人有詩贊云

達人患難要施仁　望報之時亦小人
不喜施仁不望報　分明天地有陽春

時値初夏、眞人一日會集諸弟子、同登天柱峯絕頂、那天柱峯在鶴鳴山之左、三面懸絕、其狀如城、眞人引弟子於峯頭下視、有一桃樹、傍生石壁、如人舒出一臂相似、下臨不測深淵、那桃樹上結下許多桃子、紅得可愛、眞人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至道之要、那時諸弟子除了王長趙昇外、共二百三十四人、皆臨崖窺瞰、莫不股戰流汗、連脚頭也站不定、略看一看、慌忙退步、惟恐墜下、只有一人挺然

自得法緣妻

可見亦法分之通

而出、乃趙昇也、對衆人曰、吾師命我取桃、必此桃有可得之理、且聖師在此、鬼神呵護、必不使我死於深谷之中、乃看准了桃樹之處、擻身望下便跳、有這等異事、那一跳不歪不斜、不上不下、兩脚分開、剛剛的跨于桃樹之上、將桃實恣意採摘、遙望石壁上面、懸絕二三丈、四傍又無攀緣、無從爬上、乃以所摘桃子向上擲去、與人用手一一接之、擲了又摘、摘了又擲、下邊擲、上邊接、把一樹桃子、摘箇乾淨、與人接完桃子、自喫了一顆、王長喫了一顆、把一顆留與趙昇、恰好餘下二百三十四顆、分派諸弟子、每人一顆、不多

不少眞人問諸弟子中　那箇有本事引得趙昇上來諸弟子面面相覷誰敢答應眞人自臨巖上舒出一臂接引趙昇那臂膊忽長二三丈直到趙昇身邊趙昇隨臂而上衆弟子莫不大驚眞人將所留桃實一顆與趙昇食畢眞人笑而言曰趙昇心正能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若心正時當得大桃衆弟子皆諫曰吾師雖然廣有道法豈可自試于不測之崖乎方纔趙昇幸賴吾師接引若吾師墜下更有何人接引吾師者萬萬不可也有數人挐住衣袂苦勸惟王長趙昇默然無言眞人不從衆人之勸遂向

空自擲、衆人急覷桃樹上、不見真人蹤跡、看着下面、茫茫無底、又無道路可通眼見得真人墜于深谷、不知死活存亡、諸弟子人人驚歎、箇箇悲啼、趙昇對王長說道、師猶父也、吾師自投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不若同投下去、看其下落、於是昇長二人各奮身投下、剛落在真人之前、只見真人端坐于磐石之上、見昇長墜下、大笑曰、吾料定汝二人必來也、這幾椿故事、小說家喚做七試、趙昇那見得七試、

第一試辱罵不去　第二試美色不動心

第三試見金不取　第四試見虎不懼

第五試償絹不吝被誣不辨

第六試存心濟物　第七試捨命從師

原來這七試都是眞人的主意那黃金美女大蟲乞丐都是他役使精靈變化來的賣絹主人也是假的這叫做將假試眞凡入道之人先要斷除七情那七情喜怒憂懼愛惡慾眞人先前對諸弟子說過的汝等俗氣未除安能遺世正謂此也且說如今世俗之人驕心傲氣見在的師長說話略重了些〻兀自氣憤憤地況肯為求師上受人辱罵着甚要緊加添四十餘日露宿之苦只這一件誰人肯做至於色之一字

一段閑話身詩見广世情斷然

人都在這裏頭生在這裏頭死那箇不着迷的列位看官們假如你在閒居獨宿之際偶遇箇婦人不消一分半分顏色管請你失魂落意求之不得况且十分美貌顛倒拖身就你你却不動心古人中除却柳下惠只怕沒有第二箇人了又如今人爲着幾貫錢鈔上兄弟分顏朋友破口在路上拾得一文錢也叫聲吉利眉花眼笑見這一窖黃金無主之物那箇不起貪心這件又不是難得的今人見一隻惡犬走來心頭也跳一跳况三箇大蟲全不怖畏便是呂純陽祖師捨身餧虎也只好是這般了再說賈涉這

一節你看如今欲眞做眞的討得一分便宜也自歡喜平日間寃枉他一言半字便要賭神罰呪那箇肯重疊還價隨他天大寃枉加來付之不理脫去衣裳絕無吝色不是眼孔十二分大怎容得人如此又如父母生了惡疾子孫在牀前服事若不是足色孝順的口中雖不說心下未免憎嫌何況路傍乞食之人那解衣推食又算做小事了結末來兩遍投崖是信得師父十分眞切雖死不悔這七件都試過纔見得趙昇七情上一毫不曾粘帶俗氣盡除方可入道正是

道意堅持塵趣少　俗情斷處法緣生

閒話休題真人見昇長二人道心堅固乃將生平所得秘訣細細指授如此三日三夜二人盡得其妙真人乃飛身上崖二人從之直歸舊舍諸弟子相見驚悼不已真人一日閉目晝坐既覺謂王長趙昇曰巴東有妖當同往除之師弟三人行至巴東忽見十二神女笑迎於山前真人問曰此地有鹹泉今在何處神女答曰前面大湫便是近為毒龍所占水已濁矣真人遂書符一道向空擲去那道符從空盤旋忽化為大鵬金翅鳥在湫上往來飛舞毒龍大驚舍湫而

去、鹹水遂清、十二神女各於懷中探出一玉環來獻、曰、妾等仰慕仙眞、願操箕帚、眞人受其環、將手挼之、十二環合而爲一、眞人將環投於井中、謂神女曰、能得此環者、應吾夙命、吾即納之、十二神女要取神環爭先解衣入井、眞人遂書符投於井中、約曰、千秋萬世、永作井神、即時喚集居民汲水煎煮、皆成食鹽、囑付今後煮鹽者、必祭十二神女、那十二神女都是妖精、在一方迷惑男子、降災降禍、被眞人將神符鎭壓、又安享祭祀、再不出現了、從此巴東居民無神女之害、而有鹹井之利、眞人除妖已畢、復歸鶴鳴山中、一

日午時，忽見一人黑幘絹衣佩劍，捧一玉函進曰，奉上清真符，召真人遊閬苑，須臾有黑龍駕一紫輦玉女二人引真人登車，直至金闕，羣仙畢集，謁真人曰，今日可朝太上元始天尊也，俄有二青童朱衣絳節，前行引導，至一殿，金階玉砌，真人整衣趨進，拜舞已畢，殿上敕青童持玉冊授真人，正一天師之號，使以正一盟威之法，世世宣布，爲人間天師，勸度未悟之人，又密諭以飛昇之期，真人受命回山，將盟威都功等諸品秘籙，及斬邪二劍，玉冊玉印等物，封置一函，謂諸弟子曰，吾沖舉有日，弟子中有能舉此函者，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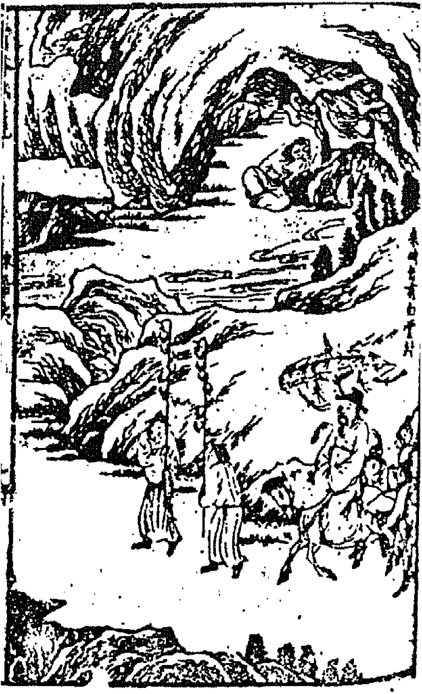
爲嗣法弟子爭先來舉、如萬觔之重、休想移動、得分毫、眞人乃曰、吾去後三日、自有嫡嗣至此、世爲法師也、至期眞人獨召王長趙昇二人謂曰、汝二人道力已深、數合冲舉、尚有餘丹、可分餌之、今日當隨吾上昇矣、亭午、羣仙儀從畢至、天樂擁導、眞人與王長趙昇在鶴鳴山中、白日昇天、諸弟子仰視雲中、良久而沒、時桓帝永壽元年九月九日事、計眞人年已一百二十三歲矣、眞人昇天後三日、長子張衡從龍虎山適至、諸弟子方悟嫡嗣之語、指示封函、備述眞人遺命、張衡輕輕舉起、揭封開看、遂向空拜受玉冊玉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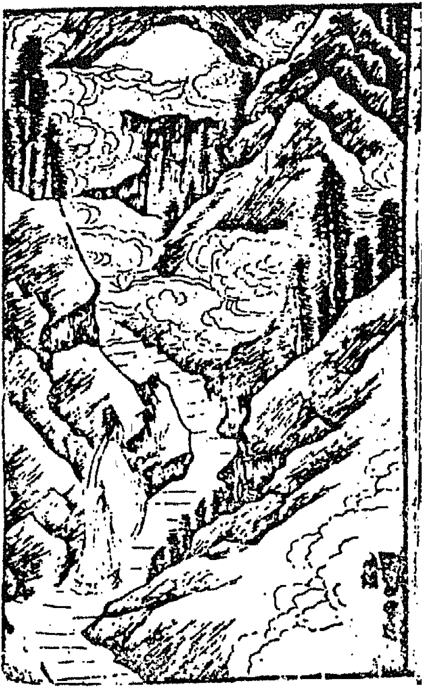
於是將諸品秘籙、盡心參討、斬妖縛邪、其應如響、至今子孫嗣法、世世爲天師、後人論七試趙昇之事、有詩爲證、

世人開口說神仙　眼見何人上九天
不是仙家盡虛妄　從來難得道心堅

第十三卷終

古今小說


秦峙也黄白雪片



第十四卷

陳希夷四辭朝命

人人盡說清閒好　誰肯逢閒閒此身
不是逢閒閒不得　清閒豈是等閒人

則今且說個閒字、是門字中著個月字、你看那一輪明月、只見他忙忙的穿窗入戶、那天上清光不動、卻是冷淡無心、人學得他、便是鬧中取靜、纔筭做真閒、有的說人生在世忙一半、閒一半、假如日裡做事是忙、夜間睡去便是閒了、卻不知日裡忙忙做事的精神散亂、晝之所思、夜之所夢、連睡去的魂魄都是忙

的那得清閒自在古時、有個仙長、姓莊名周睡去夢中化爲蝴蝶栩栩而飛其意甚樂、醒將轉來、還只認做蝴蝶化身、只爲他胸中無事逍遙灑落、故有此夢世上多少瞌睡漢怎不見第二個人夢爲蝴蝶可見夢睡中也分個閒忙在且莫論閒忙、一入了名利關連睡也討不得個足意所以古詩云

朝臣待漏五更寒　鐵甲將軍夜度關
山寺日高僧未起　笑來名利不如閒

心相篇有云上床便睡定是高人、支枕無眠、必非閒客、如今人名利關心、上了床、千思萬想、那得便睡此

及睡去忽然又驚醒將來便有一般昏昏沉沉以晝爲夜睡個沒了歇的多因酒色過度因疲因倦或因愁緒牽纏心神潰亂所致總來不得睡趣不是睡的樂境則今且說第一個睡中得趣的無過陳摶先生怎見得有詩爲證

昏昏黑黑睡中天　無暑無寒也沒年
彭祖壽經八百歲　不比陳摶一覺眠

俗說陳摶一覺睡了八百年按陳摶壽止一百十八歲雖說是尸解爲仙去了也沒有一睡八百年之理此是謊話只是說他睡時多醒時少他曾兩隱名山

四辭朝命終身不近女色不親人事所以步步清閒則他這睡也是仙家伏氣之法非他人所能學也說話的你道他隱在那兩處的名山辭那四朝的君命有詩爲証

紛紛五代戰塵囂　轉眼唐周又宋朝
多少彩禽投籠罩　雲中仙鶴不能招

話說陳摶先生表字圖南別號扶搖子亳州真源人氏生長五六歲還不會說話人都叫他啞孩兒一日在水邊游戲遇一婦人身穿青色之衣自稱毛女將陳摶抱去山中飲以瓊漿陳摶便會說話自覺心竅

開爽毛女將書一册投他懷內又贈以詩云

藥苗不滿笥　又更上危巔
回指歸去路　相將入翠煙

陳摶回到家中忽然念這四句詩出來父毋大驚問道這四句詩誰教你的陳摶說其緣故就懷中取出書來看時乃是一本周易陳摶便能成誦就曉得八卦的大意自此無書不覽只這本周易坐卧不離又愛讀黄庭老子諸書灑然有出世之志十八歲上父毋雙亡便把家財拋散分贈親族鄉黨自只携一石鐺往本縣隱山居住夢見毛女授以煉形歸氣煉氣

物原有骨　定由宿根

誰肯

歸神煉神歸虛之法遂采而行之足跡不入城市梁唐士大夫慕陳先生之名如活神仙求一見而不可得有造謁者先生輒側卧不與交接人見他鼾睡不起歎息而去後唐明宗皇帝長興年間聞其高尚之名御筆親書冊詔遣官招之使者絡繹不絕先生違不得聖旨只得隨使者取路到洛陽帝都謁見天子長揖不拜滿朝文武失色明宗全不嗔怪御手相挽錦墩賜坐說道勞苦先生遠來朕今得睹清光三生之幸陳摶答道山野鄙夫自比朽木無用於世過蒙陛下採錄有負聖意乞賜放歸以全野性明宗道既

荷先生不棄而來朕正欲侍教豈可輕去陳摶不應閉目辭去了明宗嘆道此高士也朕不可以常禮待之乃送至禮賢賓館飲食供帳甚設先生一無所用每晚只在個蒲團上打坐明宗屢次駕幸禮賢館有時值他睡時不敢驚醒而去明宗心知其爲異人愈加敬重欲授以大官陳摶那裡肯就有丞相馮道奏道臣聞七情莫甚于愛慾六欲莫甚于男女方今冬天雨雪之際陳摶獨坐蒲團必然寒冷陛下差一使命將嘉醞一樽賜之妙選美女三人前去與他侑酒暖足他若飲其酒留其女何愁他不受官爵矣明帝

從其言、于宮中選二八女子三人美麗無比裝束華整、更自動人、又將尚方美醞一樽遣內侍宣賜、內侍口傳皇命道官家見天氣奇冷特賜美醞消遣、又賜美女與先生煖足先生萬勿推辭、只見陳摶欣然對使開樽、一飲而盡送來美人也不推辭、內侍入宮復命、明宗龍顏大悅、次日早朝已畢、明宗即差馮丞相親詣禮賢館請陳摶入朝見駕只等來時加官授爵、馮丞相領了聖旨、上馬前去、你道請得來、請不來、正是

神龍不貪香餌　彩鳳不入雕籠

馮丞相到禮賢賓館看時只見三個美女閉在一間空室之中已不見了陳摶問那美女道陳先生那裡去了美女答道陳先生自飲了御酒便向瀟灑睡去妾等候至五更方醒他說勞你們辛苦一夜無物相贈乃題詩一首教妾收留回復天子遂閉妾等於此室飄然出門而去不知何往馮丞相引着三個美人回朝見駕明宗取詩看之詩曰

雪爲肌體玉爲腮　多謝君王送得來
處士不興巫峽夢　空煩神女下陽臺

明宗讀罷書歎息不已差人四下尋訪陳摶蹤跡直

到隱山舊居並無影響不在話下卻說陳摶這一去直走到均州武當山原來這山初名太嶽又喚做太和山有二十七峰三十六巖二十四澗是眞武修道白日昇天之處後人謂此山非眞武不足以當之更名武當山陳摶至武當山隱于九石巖忽一日有五個白鬚老叟來問周易八卦之義陳摶與之剖晰微理因見其顏如紅玉亦問以導養之方五老告之以蟄法。怎喚做蟄法凡寒冬時令天氣伏藏龜蛇之類皆蟄而不食當初有一人因床脚損壞偶取一龜支之後十年移床其龜尚活此乃服氣所致陳摶得此

蟄法遂能辟穀或一睡數月不起若没有這蟄法睡夢中腹中饑餓腸鳴起來也要醒了陳摶在武當山住了二十餘年壽已七十餘歲忽一日五老又來對陳摶說道吾等五人乃日月池中五龍也此地非先生所棲吾等受先生講誨之益當送先生到一個好所在去令陳摶閉目休開五老翼之而行覺兩足騰空耳邊惟聞風雨之聲頃刻間腳跟着地開眼看時不見了五老但見空中五條龍夭矯而逝陳摶看那去處乃西嶽太華山石上已不知來了多少路此乃神龍變化之妙陳摶遂留居于此太華山道士見其

莊子所謂身如槁木心如死灰正如此

所居沒有鍋竈心中甚異悄地察之更無他事惟有睡而已一日陳摶下九石巖數月不歸道上疑他往別處去了後於柴房中忽見一物近前看之乃先生也正不知幾時睡在那里的搬柴的堆積在上直待燒柴將盡方纔看見又一日有個樵夫在山下刈草見山凹裏一個屍骸塵埃起寸樵夫心中憐憫欲取而埋之提起來看時却認得是陳摶先生樵夫道好個陳摶先生不知如何死在這裡只見先生把腰一伸睜開雙眼說道正睡得快活何人攪醒我來樵夫大笑華陰令王睦親到華山求見先生至九石巖見

光光一片石頭絶無半間茅舍乃問道先生寢止在於何所陳摶大笑吟詩一首答之詩曰

蓬山高處是吾宮　出即凌風跨曉風
臺榭不將金鎖閉　來時自有白雲封

王睦要與他伐木建菴先生同辭不要此周世宗顯德年間事也這四句詩直達帝聽世宗知其高士召而見之問以國祚長短陳摶說出四句道是

好塊木頭　茂盛無賽
若要長久　添重寶盖

世宗皇帝本姓柴名榮木頭茂盛正合姓名又有長

久二字只道是佳兆却不知趙太祖代周爲帝國號宋木字添蓋乃是宋字宋朝享國長久先生已預之矣且說世宗要加陳摶以極品之爵陳摶不願堅請還山世宗採其來時自有白雲封之句賜號白雲先生後因陳橋兵變趙太祖披了黃袍即了帝位先生適乘驢到華陰縣聞知此事在驢背上拍掌大笑有人問道先生笑甚麼先生道你們衆百姓造化造化天下是今日定了原來後唐末年間契丹兵起百姓紛紛避亂先生在路上閒步看見一婦人挑着一個竹籃而走籃內兩頭坐兩個孩子先生口吟二句道

是

莫言皇帝少　　皇帝上擔挑

你道那兩個孩子是誰那大的便是宋太祖趙匡胤那小的便是宋太宗趙匡義這婦人便是杜太后先生二十五六年前便識透宋朝的真命天子了又一日先生遊長安市上遇趙匡胤兄弟和趙普共是三人在酒肆飲酒先生亦入肆沽飲看見趙普坐于二趙之右先生將趙普推下去道你不過是紫微垣邊一個小小星兒如何敢占在上位趙匡胤竒其言有認得的指道這是白雲先生陳摶匡胤就問前程之事

陳摶道你弟兄兩個的星比他大得多哩匡胤自此自負後來定了天下屢次差官迎取陳摶入朝陳摶不肯後來趙太祖手詔促之陳摶向使者說道創業之君必須尊崇體貌以示天下我等以山野廢人入見天子若下拜則違吾性若不下拜則褻其體是以不敢奉詔乃于詔書之尾寫四句附奏云

九重天詔休教丹鳳啣來
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

使者復命太祖笑而置之後太祖晏駕太宗皇帝即位念酒肆中之舊召與相見說過待以不臣之禮又

留沒情樂至夢設不開

賜御詩云

曾向前朝覓白雲　後來消息杳無聞
如今若肯隨徵召　總把三峯乞與君

先生見詩乃服華陽巾布袍草履來到東京見太宗於便殿只是長揖道山野廢人與世隔絕不習跪拜望陛下優容之太宗賜坐問以修養之道陳摶對道天子以天下爲一身假令白日昇天竟何益於百姓今君明臣良興化勤政功德被乎八荒榮名流于萬世修煉之道無出于此太宗點頭稱善愈加敬重問道先生心中有何所欲可爲朕言之陳摶答道臣無

所欲只願求一靜室乃賜居於建隆道觀其時太宗正用兵征伐河東遣人問先生勝負消息先生在使者掌中寫一休字太宗見之不樂因軍馬已發不曾停止再遣人問先生時但見他閉目而睡鼾齁之聲直達戶外明日去看仍復如此一連睡了三個月不曾起身河東軍將果然無功而返太宗正當嗟歎忽見陳摶道冠野服逍遙而來直上金鑾寶殿太宗見其不召自來甚以爲異陳摶道老夫今日還山特來辭駕太宗聞言如有所失欲加摶以帝師之號築宮奉事時時請教陳摶固辭求去呈詩一首詩云

草澤吾皇詔　圖南侍姓陳
三峰千載客　四海一閒人
世態從來薄　詩情自得眞
乞全麋鹿性　何處不稱臣

又道、二十年之後、老夫再來、候見聖顏、太宗知不可留、特賜御宴于都堂、使宰相兩禁官員俱侍坐每人製送行詩一首、以寵其歸、又將太華全山御筆判與陳摶爲修眞之所、他人不得浸漁、賜號爲白雲洞主希夷先生、聽其還山、此太平興國元年事也、到端拱五年、太宗皇帝管二十年的乾坤、尚不曾立得太子、

長子楚王元佐因九月九日不曾預得御宴縱火燒宮太宗大怒廢爲庶人心愛第三子襄王元侃未知他福分如何口中不言心下思想惟有希夷先生陳摶最善相人當初在酒肆中就相定我兄弟二人當爲皇帝趙普爲宰相如今得他一來決斷其事便好轉念猶未了內侍報道有太華山處士陳摶叩宮門求見太宗大驚即時宣進問道先生此來何意陳摶答道老夫知陛下胷中有疑特來決之太宗大笑道朕固疑先生有前知之術今果然也朕東宮未定有襄王元侃寬仁慈愛有帝王之度但不知福分如何

南濮張楷字公超隱居太華山衆超谷藍

煩先王到襄府一看陳摶領命逕到襄府門首便同大宗問道朕煩先生到襄府看襄王之相如何不去而回陳摶道老夫已看過了、襄府門前奉役奔走之人都有將相之福何必見襄王哉太宗之意遂決即日宣詔立襄王爲太子、後來眞宗皇帝就是陳摶在京師又住了一月、忽然辭去仍歸九石巖其時有門人穆伯長秭放等百餘人皆築室于華山之下朝夕聽講惟有五龍蟄法先生未嘗授人忽一日遣門人輦于張超谷口高巖之上鑿一石室門人不敢違命室既鑿成先生同門人往觀之其、巖最高望下雲烟

因此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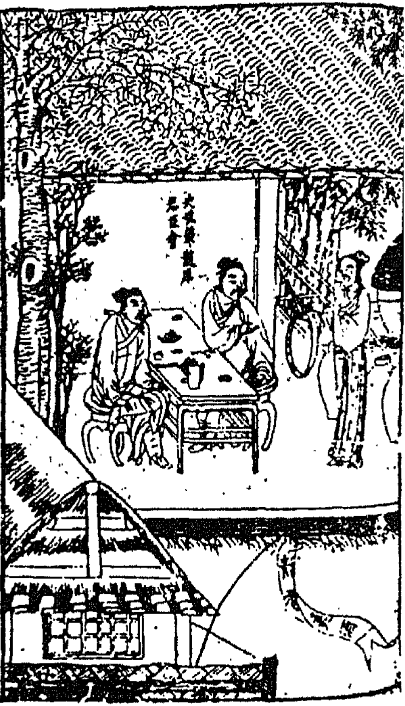
如翠先生指道此毛女所謂相將入翠烟也吾其歸于此乎言未畢屈膝而坐揮門人使去入手支頤閉目而逝年一百一十八歲門人環守其屍至七日容色如生肢體溫軟異香撲鼻乃製爲石匣盛之仍用石蓋束以鉄鎖數丈置于石室門人方去其巖自崩遂成陡絕之勢有五色雲封住谷口彌月不散後人因名其處爲希夷峽到徽宗宣和年間有關中道士徐知常來遊華山見峽上有鉄鎖垂下知常攀緣而上至于石室見匣蓋欹側啟而觀之惟有仙骨一具其色紅潤香氣逼人知常再拜畢爲整其蓋復攀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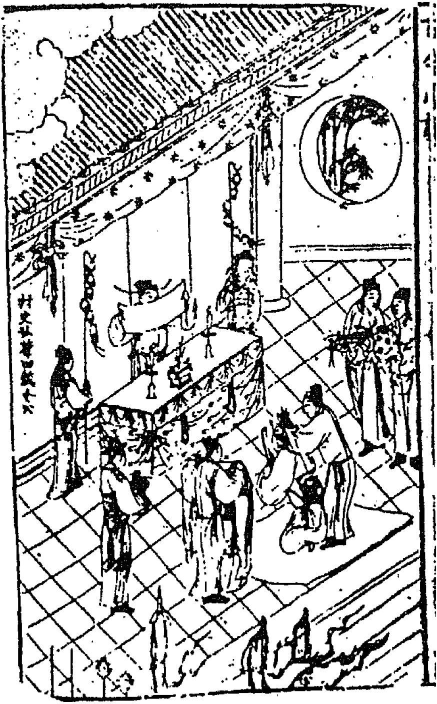
[illegible]

而不其時徐知常得幸於徽宗官拜左街道錄將此事奏知天子天子差知常賫御香一炷直到希夷峽要取仙骨供養在大內來到峽邊已不見有鐵鎖但見雲霧重重危巖壁立歎息而返至今希夷先生蛻骨在張超谷無復有人見之者矣有詩爲証

從來處士竊名浮　誰似希夷開到頭
兩隱名山供笑傲　四辭朝命肯淹留
五龍蟄法煎人少　八卦神機後學求
片片白雲迷峽鎖　石床高卧足千秋

第十四卷終


史弘肇龍虎
君臣會


封史弘暮回鼓七六

史弘肇龍虎君臣會

倦壓鰲頭請左符　笑尋頳尾爲西湖
二三賢守去非遠　六一淸風今不孤
四海共知霜鬢滿　重陽曾插菊花無
聚星堂上誰先到　欲傍金尊倒玉壺

這一首詩、乃宋朝士大夫劉季孫寄蘇子瞻自翰苑出守杭州詩。元來東坡先生蘇學士、凡兩次到杭州。先一次神宗皇帝熙寧二年、通判杭州。第二次元祐年中知杭州軍州事。所以臨安府多有東坡古迹詩

句後來南渡過江文章之士極多惟有洪內翰才名可繼東坡之作洪內翰曾編了夷堅三十二志有一代之史本在孝宗朝聖眷甚隆因在禁林乞守外郡累次上章聖上方允得知越州紹興府是時淳熙年上到任時遇春天有首回文詩做得極好乃詩人熊元素所作詩云

融融日煖乍晴天　駿馬雕鞍繡轡聯
風細落花紅襯地　雨微垂柳綠拖煙
茸鋪草色春江曲　雪剪花稍玉砌前
同賞此時良會罕　空飛巧燕舞翩翩

若倒轉念時又是一首好詩

翩翩舞燕巧飛空　罕會良時此景同
前砌玉梢花剪雪　曲江春色草鋪茸
煙拖綠柳垂微雨　地襯紅花落細風
聯轡繡鞍雕馬駿　天晴乍煖日融融

這洪內翰遂安排筵席於鎮越堂上請衆官宴會那四司六局祗應供過的人都在堂下甚次第當日菜獻時新食烹異味酒至三杯衆妓中有一妓姓王名英英這王英英以纖纖春笋柔荑捧着一管縷金龍笛當筵品弄一曲吹得清音嘹喨美韻悠揚衆官聽之

大喜道洪內翰令左右取文房四寶來諸妓女供侍於面前對衆官乘興一時文不加點揮一隻詞喚做虞美人詞云

忽聞碧玉樓頭笛聲透晴空碧宮商角羽任西東映我奇觀驚起碧潭龍、數聲鳴咽青霄去不捨梁州序穿雲裂石響無蹤驚動梅花初謝玉瓏璁

洪內翰珠璣滿腹錦繡盈腸、一隻曲兒有甚難處做了呈衆官衆官看罷皆喜道語意清新果是佳作、方纔誇羡不已只見一箇官員在衆中呵呵大笑言曰學士作此詞雖然奇妙此詞八句偷了古人作

的線詩詞中各一句也洪內翰看那官人乃孔通判諱德明洪內翰大驚道孔丈既知如此可望見教否孔通判乃就筵上從頭一一解之第一句道忽聞碧玉樓頭笛偷了張紫微作道隱詩中第四句詩道

試問清軒可聽青　霜天孤月照蓬瀛
廣寒宮裏琴三弄　碧玉樓頭笛一聲
金井轆轤秋水冷　石牀茅舍暮雲清
夜來忽作瑤池夢　十二闌干獨步行

第二句道聲透晴空碧落偷了駱解元作王嬌姿唱詞

中第三句詩道

謝氏筵中聞雅唱　何人隔幕在簾帷
一聲點破晴空碧　遏住行雲不敢飛

第三句道宮商角羽任西東偷了曹仙姑作風箏詩

中第二句詩道

碾玉懸絲掛碧空　宮商角羽任西東
依稀似曲纔堪聽　又被風吹別調中

第四句道映我奇觀驚起碧潭龍偷了東坡作櫓詩

中第三第四句詩道

伊軋江心激箭衝　天涯無際去無蹤

遙遙映我奇觀處、　林鷹從起岩潭龍

過處第五句道數聲嗚咽青霄去偷了朱淑真作雁

詩中第四句詩道、

傷懷遺我勝予綫　征雁南來無定據

嘹嘹嚦嚦自孤飛　數聲嗚咽青霄去

第六句道不捨梁州序偷了秦少游作歌舞詩中第

四句詩道

纖腰如舞態　歌韻如鶯語

似錦阜廳前　不捨梁州序

第七句道穿雲裂石響無蹤偷了劉兩府作水底久

炮詩中第三句詩道

一激轟然如霹靂　萬波鼓動魚龍息
穿雲裂石嚮無踪　却虜驅邪歸正直

臨了第八句道驚動梅花初謝玉璁瓏偷了士人劉攽之來詞見婺州陳侍郎作元宵望江南詞中第四句詞道

元宵景天氣正融融柳綠正垂金落索梅花初謝
玉璁瓏明月映高空　賢太守歡樂與民同簫鼓
聒殘燈火市輪蹄踏破廣寒宮良夜莫匆匆

孔通判從頭解說張洪內翰大喜衆官稱歎道奇哉

奇哉洪内翰敎左右別擕一劄勸呈與孔通判道適閒門下解說得甚妙甚妙欲求公作龍笛詞一首永爲珍賜孔通判相謝罷遂作一詞喚做水調歌頭詞云

玉人揎皓腕纖手映朱唇龍吟越調孤噴清濶最堪聽欲度寧王一曲莫學桓伊三弄聽答兀中丁憶昔知音客蚤別在柯亭　至更深宜月朗稱疎星天高氣爽霜重水綠與山青幸遇良宵佳景轟起一聲蘄州耳畔覺泠泠裂石穿雲去萬鬼盡潜形

兀的正是

高才得見高才客　不枉兩傳紀好音

說話的你因甚的頭回說這八難龍笛詞自家今日不說別的說兩箇客人將一對龍笛蘄材來東峰東岱嶽燒獻只因燒這蘄材卻敎鄭州奉寧軍一箇上廳行首有分做兩國夫人嫁一箇好漢後來爲當朝四鎮令公名標青史直到如今做幾回花錦似話說這未發跡的好漢卻姓甚名誰怎地發跡變泰直敎

縱橫宇宙三千里　威鎮華夷四百州

有一詩單道五代興亡詩云

自從唐季陵朝綱　天下生靈被擾攘
社稷安危懸卒伍　朝廷輕重繫藩方
深冬寒木固不脫　未旦小星猶有光
五十三年更五姓　始知迅掃待真王

却說是五代唐朝裏有兩個客人王一太王二太乃兄弟兩人獲得一對蘄州出的龍笛材不曾開成笛天生奇異根似龍頭之狀世所無者特地將來兗州奉符縣東峰東岱嶽殿下火池內燒獻燒罷聖帝賜與炳靈公炳靈公遂令康張二聖前去鄭州奉寧軍喚閻笛間招亮來康張二聖領命即時到鄭州變做

兩箇凡人、徑來見閻招亮、這閻招亮正在門前閑箇、只見兩箇人來相揖作揖罷、道一箇官員、有兩管龍笛、斬材、欲請待詔便去開則箇、這官員急性、開畢、重重酬謝、便等同去、閻招亮即時收拾了作仗、厮趕二人來須刻間到一箇所在、閻招亮擡頭看時、只見牌上寫道東峰東岱嶽、但見

羣山之祖、五嶽爲尊、上有三十八盤、中有七十二司、水簾映日、天柱排空、九間大殿、瑞光單碧瓦凝煙、四面高峰、偃仰見金龍吐霧竹林寺有影無形看日山藏貞隱聖

閻招亮理會不下、康張二聖都引去、參拜了炳靈公府至一閣子內已安斷材在卓上教閻招亮就此開笛、分付道、此乃陰間汝不可遠去、倘行遠失路、難以回歸、分付畢、二聖自去、招亮片時、開成龍笛、吹其聲清幽可愛、等半晌、不見康張二聖來、招亮默思量起、既到此間不去看些所在、也須可惜、遂出閣子來、行不甚遠、見一座殿宇、招亮走至廊下、聽得靜鞭聲急遂去窗縫裏偷眼、看時、只見

蝦鬚簾捲、雉尾扇開、冕旒升殿、一人端拱坐中間
簪笏隨朝、衆聖趨蹌分左右、金鐘響動、玉磬聲頻、

冥間是殺心方世當官此所以爲五季之世也

悠揚天樂五雲間、引領百神朝聖帝

聖帝降輦升殿、衆神起居畢、傳聖旨、押過公事來、只見一箇漢項戴長枷、臂連雙扭、推將來、閻招亮肚裏道、這箇漢好面熟、一時間急省不起他是兀誰、再傳聖旨令押去換銅膽鐵心、却令回陽世、爲四鎮令公、旨戒切勿妄殺人命、招亮聽得、大驚、忽然一鬼吏喝道、凡夫怎得在此偷看公事、當時閻招亮聽得鬼吏叫、急慌走回來開笛處閣子裏坐地、良久之間、康張二聖來那閣子裏來、見開笛了、同招亮將龍笛來呈、吹其笛、聲清韻長、兩公大喜道、敕汝福上加福壽

上加壽招亮告曰不願加其福壽招亮有一親妹閻趙英兒爲娼妓但求趙英脫離風塵早得從良實所願也炳靈公道汝有此心乃凡夫中賢人也當令汝妹嫁一四鎮令公招亮拜謝畢康張二聖送歸行至山半路高險之處指招亮看一去處正看莫被康張二聖用手打一推顛將下峭壁巖崖裏去閻待詔喫一驚猛閃開眼却在屋裏床上渾家和兒女都在身邊問那渾家道做甚的你們都守着我眼淚出渾家道你前日在門前正做生活裏驀然倒地便死去摸你心頭時有些溫在你在床上兩日你去下世做甚

的來招亮從康張二聖來叫他去許多事、一一都說屋裏人見說、盡皆駭然、自後過了幾時、沒話說、時遇冬間、雪降長空、石信道有一首雪詩、道得好

六出飛花夜不收　朝來佳景有宸州
重重玉宇三千界　一一瓊臺十二樓
庾嶺寒梅何處放　章臺飛絮幾時休
還思碧海銀蟾畔　誰駕丹山碧鳳遊

其雪轉大、閻待詔見雪下、當日手冷、不做生活、在門前閑坐地、只見街上一箇大漢過去、閻待詔見了、大驚道、這箇人、便是夬、東岳撲鋼膽鐵心未發跡的四

此是五[illegible] 忌之[illegible] 熟語是先 可并在 似 渾似題

鎭令公、却打門前過去、今日不結識、更待何時、不顧大雪、撩衣大步趕將來、不多幾步、趕上這大漢、進一步、叫道、官人拜揖、那大漢却認得閻招亮是開笛的還箇喏道、待詔沒甚事、閻待詔道、今日雪下、天色寒冷、見你過去、特趕來相請、同飲數杯、便拉入一箇酒店裏去、這箇大漢、姓史、雙名弘肇、表字化元、小字憨兒、開道營長行軍兵、按五代史本傳上載道、鄭州滎澤人也、爲人蹻勇、走及奔馬、酒罷各自歸家、明日閻待詔到妹子閻越英家、說道、我昨日見一箇人來、今日特地來和你說、我多時曾死去兩日、東岳開龍笛

見這箇人換了銅膽鐵心當爲四鎮令公道令你嫁這四鎮令公我日多時只省不起這箇人昨日忽然見他我請他喫酒來閻越英問道是兀誰閻招亮掇口道是那開道營有情的史大漢閻越英聽得說是他好塲惡氣我元來合當嫁這般人我不信自後閻待詔見史弘肇須買酒請他史大漢數次喫閻待詔酒食一日路上相撞見史弘肇遂請閻招亮去酒店裏也喫了幾多酒共食閻待詔要還錢史弘肇那里肯相擾待詔多番今日特地還席閻招亮相別了先出酒店自去史弘肇看着量酒道我不曾帶錢來你

厮赶我去營裏討還你量酒只得隨他去到營門前遂分付道我今日沒一文你且去我明日自送來還你主人量酒厮婦道歸去吃罵主人定是不肯史大漢道主人不肯後要如何你會事時便去你若不去毅你喫頓惡拳量酒沒奈何只得且回這史弘肇都走去營門前賣糕糜王公處說道大伯我欠了店上酒錢沒得還你今夜留門我來偷你鍋子王公只當做耍話歸去和那大姆子說世界上不曾見這般好笑史憨兒今夜要來偷我鍋子先來說教我留門大姆子見說也笑當夜二更三點前後史弘肇真個來

好漢便做賊也光明

推大門、力氣大、推折了門𢬵、走入來、兩口老的嚇殺、大姆子道、且看他怎地、史弘肇大驚小怪、走出竈前、掇那鍋子在地上道、若還破後、難折還他酒錢、拿條棒敲得噹噹響、掇將起來、翻轉覆在頭上、不知那鍋底裏有些水、澆了一頭一臉、和身上都濕了、史弘肇那裏顧得乾濕、戴着鍋兒便走、王公大叫有賊、披了衣服、趕將來、地方聽得也趕將來、史弘肇喫趕得慌、撇下了鍋子、走入一條巷去躲避、誰知綦底巷卻走了盡路、鬼慌盤工夫、人家蕭牆喫一滑、攧將下去、地方也趕入巷來、見他攧殺、下去地方叫道、閻媽媽、你

後門有賊跳入蕭墻來，閻行首聽得，教奶子點燈燭去來看時，却不見那賊，只見一個雪白異獸。

光閃爍渾疑素練，貌猙獰恍似堆銀，遍身毛抖擻九秋霜，一條尾搖動三尺雪，流星眼爭閃電，巨海口露血盆。

大人[illegible]

閻行首見了，吃一驚，定睛再看時，却是史大漢，驚蹤在東司邊。見了閻行首，失張失志，走起來，唱個喏道：「這閻行首先時見他異相，又曾聽得哥哥閻招亮說道他有分發跡，又道我合當嫁他。當時不叫地方捉將去，倒教他入裏面藏躲，地方等了一餉，不聽得閻

行首家裡動靜想是不在了各散去訖閻行首開了前門放史弘肇出去當夜過了明日飯後閻行首教人去請哥哥閻待詔來閻行首道哥哥你前番說史大漢有分發跡做四鎮令公道我合當嫁他我當時不信你說昨夜後門叫有賊跳入蕭墻來我和妳子點蠟燭去照只見一隻白大蟲蹲在地上我定睛再看時卻是史大漢我看見他這異相必竟是個發跡的人我如今情願嫁他哥哥你怎地做個道理與我說則個閻招亮道不妨我只就今日便要說成這頭親閻待詔知道史弘肇是個發跡變泰底人又見妹

好[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

打[illegible]也[illegible]

奈何

子又嫁他肚裏好歡喜、一徑來尋覓尋他、史弘肇昨

夜不合去偷王公鍋子日裡先少了酒錢不敢出門

閻待詔尋個恰好遂請他出來、和他說道有頭好親

我特來與你說、史弘肇道說甚麼親閻待詔道不是

別人是我妹子閻行首他隨身有若干房財你意下

如何史弘肇道、好便好只有三件事、未敢成這頭親

只這三句

話不在[illegible]

實[illegible]

閻招亮道有那三件事、但說不妨史弘肇道第一他

家財出吾使第二、我、入門後不許再著人客、第三、我

有一個結拜的哥哥、并南來北往的好漢若來尋我

由我留他飲食宿臥、如依得這三件事可以成親閻

倒送礼只是死人入眼

招亮道既是我妹子嫁你了是事都由你當日說成這頭親回復了妹子兩相情願了料沒甚下財納禮揀個吉日良時到做一身新衣服與史弘肇穿着了招他歸來成親約過了兩個月忽上司指揮差往孝義店轉遞軍期文字史弘肇到那孝義店過未得一個月自押鋪已下皆被他無禮過只是他身邊有這錢肯使捨得買酒請人因此人都讓他忽一日史弘肇去鋪屋裡聽押鋪道我沒興添這廝來蒿惱人正細究哩只見一個人面東背西而來向前與押鋪唱個喏問道有個史弘肇可在這裡押鋪指着道見在

那裡雖只因這個人來尋他有分教史弘肇發迹變泰這來底人姓甚名誰正是

兩脚無憑寰海內　故人何處不相逢

這個來尋史弘肇的人姓郭名威表字仲文邢州堯山縣人排行第一喚做郭大郎怎生模樣

擡左脚龍盤淺水擡右脚鳳舞丹墀紅光罩頂紫霧遮身堯眉舜目禹背湯肩除非天子可安排以下諸侯壓不得

這郭大郎因在東京不如意曾撲了潘八娘子釵子潘八娘子看見他異相認做兄弟不教解去官司倒

養在家中、自好了、因去瓦裏看殺了、构欄裏的弟子連夜逃走走到鄭州來投奔他結拜兄弟史弘肇到那開道營前問人時、教來孝義店相尋。當日史弘肇正在鋪屋下睡着、押鋪遂叫覺他來、道有人尋你。等多時、史弘肇焦躁、走將起來、問兀誰來尋我。郭大郎便向前道、吾弟久別、且喜安樂。史弘肇認得是他結拜的哥哥、撲翻身便拜。拜罷、相問動靜了、史弘肇道、哥哥你莫向別處去、只在我這鋪屋下權且宿臥。要錢盤纏、我家裏自討來、使衆人不敢道他甚的。由他留這郭大郎在鋪屋裏宿臥。郭大郎那裡住得幾日

史弘肇無禮、上下兄弟兩人在孝義店上、日逐趁賭、偷雞盜狗、一味乾顙不美、蒿惱得一村人過活不得、沒一個人不嫌、沒一個人不罵、話分兩頭、却說後唐明宗歸天、閔帝登位、應有內人盡令出嫁、人數中有掌印柴夫人理會得些個風雲氣候、看見旺氣在鄭州界上、遂將帶房奩望旺氣而來、來到孝義店、王婆家安歇了、要尋個貴人、柴夫人住了幾日、看、街上往來之人、皆不入眼、看着王婆道、街上如何直恁地冷靜、王婆道、覆夫人、要熱鬧容易、夫人放買市這經紀人都來赶趁、街上便熱鬧、夫人道、婆婆也

說得是、便教王婆四下說教人知、來日柴夫人買市郭大郎兄弟兩人聽得說商量道我們何自撰幾錢、買酒吃明朝賣甚的好、史弘肇道只是賣狗肉問人借個盤子、和架子砧刀那裡去偷隻狗子、把來打殺了煮熟去賣却不須去上行。郭大郎道只是坊佐人家、沒這狗子、尋常被我們偷去煮喫盡了近來都不養狗了、史弘肇道村東王保正家、有隻好大狗子我們便去對副休、兩個徑來王保正門首、一個引那狗子一個把條棒等他出來、要一棒捍殺打將去王保正看見了便把三百錢出來道且饒我這狗子二人

自去買碗酒喫史弘肇道王保正你好不近道理偌大一隻狗子怎地只把三百錢出來須虧我郭大郎道看老人家面上胡亂拿去罷兩個連夜又去別處偷得一隻狗子𢫬剝乾淨了煑得稀爛明日史弘肇頂着盤子郭大郎駝着架子走來柴夫人幕次前叫聲賣肉放下架子閣那盤子在上夫人在簾子裏看見郭大郎肚裏道何處不覔甚處不尋這貴人却在這裡使人從把出盤子來教簇一盤郭大郎接了盤子切那狗肉王婆正在夫人身邊道覆夫人這個是狗肉貴人如何喫得夫人道買市爲名不成要喫教

管錢的支一兩銀子與他、郭大郎兄弟二人接了銀子、唱喏謝了自去、少間買市罷、柴夫人看着王婆道問婆婆、央你一件事、王婆道甚的事、夫人道先時賣狗肉的兩個漢子姓甚的、在那裡住、王婆道這兩個最不近道理、切肉的姓郭、頂盤子姓史、都在孝義坊舖屋下睡臥、不知夫人問他兩個做甚麼、夫人說、奴要嫁這一個切肉姓郭的人就央婆婆做媒、說這頭親則個、王婆道、夫人偌大個貴人、怕沒好親得說、如何要嫁這般人、夫人道婆婆莫管、自看見他是個發跡變泰的貴人、婆婆便去說則個、王婆既見夫人恁

地說郎時便來孝義店鋪屋裏尋郭大郎尋不見押司道在對門酒店裏喫酒王婆徑過來酒店門口揭那青布簾入來見了他弟兄兩個道大郎你卻喫得酒下有場天來大喜事來扌奔你劃地坐得牢穩郭大郎道你那婆子你見我撰得些個銀子你便來要討錢我錢卻沒與你要便請你喫碗酒王婆便道老媳婦不來討酒喫郭大郎道你不來討酒喫要我一文錢也沒你會事時喫碗了去史弘肇道你那婆子忒不近道理你知我們性也不好好意請你喫碗酒你卻不喫一似你先時破我的肉是狗肉幾乎惱我

不撰一文早是夫人教買了、你好羞人兀自有那面顏來討錢你信道我和酒也沒索性請你喫一頓拳踢去了、王婆道老媳婦不是來討酒和錢適來夫人問了大郎直是歡喜要嫁大郎教老媳婦來說、郭大郎聽得說心中大怒用手打王婆一個滿掌風王婆倒在地上道苦也、我好意來說親你却打我郭大郎道兀誰調發你來厮取笑、且饒你這婆子、你好好地便去、不打你他偌大個貴人却來嫁我、王婆思量走起來、離了酒店、一徑來見柴夫人、夫人道婆婆說親不易、王婆道教夫人知、因去說親喫他打來、道老媳

婦去取笑他夫人道帶累婆婆吃虧了沒奈何再去走一遭先與婆婆一隻金釵子事成了重重謝你王婆道老媳婦不敢去再去時喫他打殺了也沒人勸夫人道我理會得你空手去說親只道你去取笑他我教你把這件物事將去爲定他不道得不肯王婆問道却是把甚麼物事去夫人取出來教那王婆看了一看諕殺那王婆這件物却是甚的物

君不見張負有女妻陳平家居陋巷席爲門門外多逢長者轍丰姿不是尋常人又不見單父呂公善擇婿一事樊侯一劉季風雲際會十年間樊作

諸侯劉作帝從此英名傳萬古自然光采生門戶

君看如今嫁女家只擇高樓與豪富

夫人取出定物來教王婆看乃是一條二十五兩金帶教王婆把去定這郭大郎王婆雖然適間喫了郭大郎的虧凡事只是利動人心得了夫人金釵子又有金帶爲定便恐腳不住即時提了金帶再來酒店裏來王婆路上思量道我先時不合空手去喫他打來如今須有這條金帶他不成又打我來到酒店門前揭起青布簾他兄弟兩個兀自喫酒未了走向前看着郭大郎道夫人教傳語恐怕大郎不信先教老

數話

媳婦把這條二十五兩金帶來定大郎卻問大郎討回定郭大郎焦躁道我又沒一文你自要來說是與不是我且落得拿了這條金帶卻又理會當時叫王婆且坐地叫酒保添隻盞來一道喫酒喫了三盞酒郭大郎覷着王婆道我那裡來討物事做回定王婆道大郎身邊胡亂有甚物老媳婦將去與夫人做回定郭大郎取下頭巾除下一條壓糟與油邊子來教王婆把去做回定王婆接了邊子忍笑不住道你的好省事王婆轉身回來把這邊子遞與夫人夫人也笑了一笑收過了自當日定親以後免不得揀個吉

日良、時就王婆家成這親、遂請叔叔史弘肇、又教人去鄭州請嬸嬸閻行首來相見了、柴夫人就孝義店嫁了郭大郎、却捲帳回到家中、住了幾時、夫人忽一日、看着丈夫郭大郎道我夫若只在此相守、何時會得發跡、不若寫一書、教我夫往西京河南府去、見我母舅符令公、可求立身進步之計若何郭大郎道深感吾妻之意遂依其言柴夫人修了書、安排行、選擇日教這貴人上路

行時紅光罩體、坐後紫霧隨身、朝登紫陌、一條桿棒作朋儕暮宿郵亭壁上孤燈爲伴侶他時變豹

貴非常、今日權爲途路客

這貴人路上饑不得飽、渴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到西京河南府、討了箇下處、這郭大郎當初來西京指望投奔符令公、發跡變泰、怎知道却惹一場橫禍、變得人命交加、正是

未酬奮翼、衝霄志　翻作連天大地凶

郭大郎到西京河南府看時、但見、

州名豫郡、府號河南、人煙聚百萬之多、形勢盡一時之勝、城池廣濶、六街內士女駢闐、井邑繁華、九陌上輪蹄來往、風傳絲竹、誰家別院奏清音、香散、

綺羅到處名園開麗景東連鞏縣西接澠池南通洛口之饒北控黃河之險金城繚繞依稀似偃月之形雉堞巍峩彷彿有參天之狀虎符龍節王侯鎮朱戶紅樓將相家休言昔日皇都端的今時勝地正是春如紅錦堆中過夏若青羅帳裏行

郭大郎在安歇處過了一夜明早卻待來將這書去見符令公猛自思量道大丈夫倘着一身本事當自立功名豈可用婦人女子之書以圖進身乎依舊收了書空手徑來衙門前招人牌下等着部署李霸遇來接見他李霸遇問道你曾帶得來麼賁人道帶得

來李部署問是甚的郭大郎言是十八般武藝李霸遇所說本是見面錢見說十八般武藝不是頭了口裡答應道俟令公出廳教你參謁比及令公出廳却不教他進去自從當日起日逐去俟候擔閣了兩個來月不曾得見令公店都知見貴人許多日不曾見得符令公多口道官人你枉了日逐去俟候李部署要錢官人若不把與他如何得見符令公貴人聽得說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元來這賊却是如此當日不去衙前俟候悶悶不已在客店前閒坐只見一撲魚的在門前叫撲魚郭大郎遂叫住撲只一撲

撲過了魚撲魚的告那貴人道昨夜迫劃得幾文錢買這魚來撲指望贏幾個錢去養老娘今日出來不曾撲得一文被官人一撲撲過了如今沒這錢歸去養老娘官人可以借這魚去前面撲贏得幾個錢時便把來還官人貴人見他說得孝順便借與他魚去撲分付他道如有人撲過却來說與我知撲魚的借得那魚去撲行到酒店門前只見一個人叫撲魚的在那裡因是這個人在酒店裏叫撲魚有分郭大郎拳手相交就酒店門前變做一個小小戰場這叫撲魚的是甚麼人

從前積惡欺天　今日上蒼報應

酒店裏叫住撲魚的是西京河南府郭署李嗣過在酒店裏喫酒見撲魚的遂叫入酒店裏去撲撲不過輸了幾文錢徑硬拿了魚撲魚的不敢和他爭走回來說向郭大郎道前面酒店裡彼人拿了魚却羸得他幾文錢男女剩錢還官人貴人聽得說道是甚麽人好不曉事既撲不過如何拿了魚魚是我的我自去問他討這貴人不去討萬事俱休到酒店裡看那人時

讐人厮見　分外眼睜

不是別人却是部署李霸遇貴人一分焦躁變做十分焦躁在酒店門前看着李霸遇道你如何拿了我的魚李霸遇道我自問撲魚的要這魚如何却是你的貴人拍着手道我西京投事你要我錢擔閣我在這裏兩個來月不教我見令公你今日對我有何理說李霸遇道你明日來衙門我週全你貴人大罵道你這砍頭賊閉塞賢路我不奈你我和你就這裏比個大哥二哥郭大郎先脫膊衆人喊一聲原來貴人幼時曾遇一道士那道士是個異人替他右項上刺着幾個雀兒左項上刺幾根稻穀說道若要富貴足

直待雀咬穀從此人都喚他是郭雀兒到登極之日雀與穀果然湊在一處此是後話這日郭大郎脫膊露出花項眾人喝采正是

近覷四川十樣錦　遠觀洛汭一團花

李霸遇道你真個要廝打你只不要走貴人道你莫胡言亂語要廝打快來李霸遇脫膊露出一身乾乾韃韃的橫肉眾人也喊一聲好似

生鐵鑄在火池邊　怪石鐫來墳墓畔

二人拳手廝打四下人都觀看一肘二拳三翻四合打到分際眾人齊喊一聲一個漢子在血泊裏卧地

當下却是輸了兀誰、

作惡欺天在世間　人人背後把眉攅
只知自有安身術　豈異灾來在目前

郭大郎正打那李霸遇直、打到血流滿地聽得前面頭踏指約、喝道令公來、符令公在、馬上、見這貴人紅光罩定紫霧遮身、和李霸遇廝打、李霸遇那裏柰何得這貴人符令公教手下人不要驚動、爲我召來、手下人得了鈞旨、便來好好地道兩人且莫廝打、令公鈞旨、教來府內相見二人同至廳下、符令公看這人時、生得

堯眉舜目　禹背湯肩

令公鈞旨便問郭大郎道你那裏人氏因甚行打李霸遇貴人覆道告令公郭威是邢州堯山縣人氏遠來貴府投事李霸遇要郭威錢不令郭威叅見令公鈞顏擔閣在旅店兩月有餘今日撞見因此行打有犯台顏小人死罪死罪待令公問道你既然遠來投奔會甚本事郭大郎覆道郭威十八般武藝盡都通曉令公鈞旨教李霸遇與郭威就當廳使棒李霸遇先時已被這貴人打了一頓柰何不得這貴人覆令公道李霸遇使棒不得適間被郭威暗筭打損身上令

公鈞旨定要使捧、郭威看着李霸遇道你道我暗筭

你這裏北個大哥二哥、二人把棒在手、唱了喏、部者

喝發二人放對

山東大擂河北夾鎗、山東大擂鰲魚口內噴來河

北夾鎗、崑崙山頭瀉出三轉身、兩攧腳、旋風響臥

馬鳴遮攔架隔有如素練眼前飛打擬支撐不若

耳邊風雨過

兩人就在廳前使那棒、一上一下、一來一往鬪不得

教令公符彥卿在廳上看見、喝采不迭

羊祜病中推杜預、　叔牙因裏薦夷吾

嘆嗟四海英雄輩　若個男兒識丈夫

兩人就廳下使棒。李霸遇那裡奈何得這貴人。被郭大郎一棒打番。符令公大喜。即時收在帳前。遂差這貴人做大部署。倒在李霸遇之上。郭大郎拜謝了令公。在河南府當職役。過了幾時沒話說。忽一日。郭部署出衙門閒幹事。行至市中。只見食店前一個官人坐在店前。大驚小怪。呼左右教打碎這食店。貴人一見。遂問過賣。這官人因甚的在此喧閧尋閙。過賣扯着部署在背後去。告訴道。這官人乃是地方中有名的尚衙內。半月前見主人有個女兒。十八歲。大有顏

色、這官人見了一面、歸去教人來傳語道、太夫人教請小娘子過來、說話則個、若是你家缺少錢物、但請見諭。主人道我家豈肯賣女兒、只割捨得與尚衙內。見主、人不肯今日來此撅打。貴、人見說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雄威動鳳眼圓睜、烈性發龍眉倒豎、兩條忿氣從脚底板貫、到頂門心頭一把無明火高三千丈按捺不下郭部署向前與尚衙內道凡人要存仁義、暗室欺心神目如電尊官不可以女色而失正道、郭威言輕請尊官上馬若何衙內焦躁道你是何人貴人道姓郭

名威乃是河南府符令公手下大部署衙內說吾無所轄焉能管我左右爲我毆打這厮貴人大怒道我好意勸你却教左右打我你不識我性用左手捽住尚衙內右手就身邊拔出壓衣刀在手手起刀落尚衙內性命如何

欲除天下不平事
方顯人間大丈夫

郭部署路見不平殺了尚衙內一行人從都走貴人徑來河南府內自首符令公出廳貴人覆道告令公郭威殺了欺壓良善之賊特來請罪符令公問了起來喝左右取長枷枷了押下司理院問罪怎見得司

理院的利害

古名廷尉、亦號棘官、果然是事不通風、端的底令人喪膽、龎眉節級、鞔黄荊、假似牛頭、努目押牢、持鐵索渾如羅刹、枷分三等、取勘情重情輕、牢眼四方、分別當生當死、風聲緊急、烏鴉鳴噪勘官廳、日影參差、緑柳遮籠蕭相廟、轉頭逢五道、開眼見閻王

當日、那承吏王琇承了這件公事、罪人入獄、教獄子絣在廊上、一面勘問、不多時、符令公鈞旨、叫王琇來偏廳上、令公見王琇、遂分付幾句、又把筆去那卓子

面上寫四字、王琇看時乃是寬容郭成王琇道律有明條領鈞旨、令公焦躁遂轉屏風入府堂去、王琇急慌唱了喏悶悶不已、徑回來司房伏案而睡見一條小赤蛇兒戲於案上、王琇道作怪遂赶這蛇急赶急走慢赶慢走赶至東乙宋、這蛇入牢眼去走上貴人枷上入鼻內從七竅中穿過、王琇看這箇貴人時、紅光罩定紫霧遮身、理會未下、就司房裏颯然睡覺元來人困後多是肚中不好了、有那與決不下的事、或是手頭窘迫憂愁思慮故困字着個貧字謂之貧困愁字謂之愁困、憂字謂之憂困不成喜困歡困、王琇

得了這一夢、肚裏道、可知符令公教我寬容他、果然好人識好人、王琇思量半晌、只是未有個由頭出脫他、不知這貴人直有許多撅撲、自幼使沒了親爹、隨母嫁潞州常家、後來因事離了河北、纍纍磕磕、受了萬千不易、甫能得符令公周全做大部署、又去閒管事、惹這場橫禍、至夜、居民遺漏、王琇眉頭一縱、計從心上來、只就當夜、教這貴人出牢獄、當時王琇思量出甚計來、正是

袖中伸出拿雲手　　提起天羅地網人

當夜黃昏後、忽居民遺漏、王琇急去禀令公、要就熱

亂裏放了道貴人只做因火獄中走了令公大喜元來令公日間已寫下書只要做道理放他遂付與王琇王琇接了書來獄中疏了貴人戴的枷拿頂頭巾教貴人裹了把符令公的書與貴人分付道令公教你去汴京見劉太尉可便去不宜遲貴人得放出火尚未滅趁那擾亂之際急走去部署房裏收拾些錢物當夜迤邐奔那汴京開封府路上來不則一日到開封府討了安歇處明日早徑往殿司衙門俟候下書等候良久劉太尉朝殿而回只見

青涼傘招颭如雲　馬領下珠纓拂火

乃是侍衛親軍左金吾衛上將軍殿前都指揮使劉知遠、貴人走向前應聲喏、覆道、西京符令公有書拜呈、乞賜台覽、劉太尉教人接了書、隨入衙、劉太尉拆開書看了、教下書人來廳前叅拜了、劉太尉見郭威生得清秀、是個發跡的人、留在帳前作牙將使喚、郭威拜謝訖、自後過來得數日、劉太尉因操軍回衙打從桑維翰丞相府前過、是日桑維翰與夫人在看街裏、觀着往來軍民、劉知遠頭踏約有三百餘人、眞是威嚴可畏、夫人看着桑維翰道、相公見否、桑維翰道此是劉太尉、夫人説、此人威嚴若此、想官大似相公、

守此夫人、自謂識何多不如此人又有何不上眼大頭巾酸秀大率如此

桑維翰笑曰、此一武夫耳、何足道哉、有我呼至筵前使此人鞠躬聽命、夫人道果如是、妾當奉勸、如不應其言、相公當勸妾一盃酒、桑維翰即時令左右呼召劉太尉、又令人安靴在簾裡、傳鈞旨、赴上劉大尉、取覆道、相公呼召太尉、劉知遠隨即到府前下馬、至堂下躬身應喏、正是

直饒百萬將軍貴、　也須堂下拜靴尖、

劉太尉在堂下候候擔閣了半日、不聞鈞旨、桑維翰與夫人飲酒、忘了發付、又沒人敢去稟覆、至晚、劉太尉只得且歸到衙內、焦躁道、大丈夫功名、自以弓馬

得之。今。反。被。磨儒相。侮。到明日五更至朝見處見桑維翰下馬入閤子裏去。劉知遠心中大怒。昨日俺我教我看靴尖唱喏。今日有何面目相見。因此懊惱。在朝見處有犯桑維翰。晉帝遂令劉知遠出鎮太原府。那裏是劉知遠出鎮太原府。則是那史弘肇合當出來發跡變泰。正是

特意種花栽不活　等閒携酒却成歡

劉知遠出鎮太原府。爲節度使。日下朝辭出國門。擇了日進發赴任。劉太尉先同帳下官屬。帶行親隨起發。前往太原府。留郭牙將在後管押鈞眷。行李擔仗

當日起發

朱旗颭颭綵幟飄飄、帶行軍卒、人人猥跨鋸和爪、將佐親隨個個腕懸鞭與簡、晨雞啼後束裝既別孤村、紅日斜時、策馬暮登高嶺、經野市、過溪橋、歇郵亭宿旅驛、早起看浮雲陪曉、聚晚些見落日作殘霞、

指那萬水千山、迤邐前進、到知遠方行得一程見一所大林、

幹聳千霄、根盤百里、掩映綠陰、似障搓牙、怪木如龍、下長靈芝、上巢彩鳳、柔條微動、生四野寒風、擻

葉初開鋪半天雲影、瀾遮十里地、高拂九霄雲、劉太尉方欲待過只見前面走出一隊人馬、攔住路、劉太尉喫一驚將爲道是强人、却待教手下將佐安排去抵敵只見衆人擺列在前齊唱一聲喏、爲首一人稟覆道侍衛司差軍校史弘肇帶領軍兵接太尉節使上太原府、劉知遠見史弘肇生得英雄遂留在手下爲牙將、史弘肇不則一日隨太尉到太原府後面鈞眷到史弘肇見了郭牙將、撲翻身軀便拜、兄弟兩人再廝見又都遭際劉太尉、兩人爲左右牙將、後因契丹滅了石晉、劉太尉起兵入汴、史郭二人、爲先

鋒驅除契丹代晉家做了皇帝國號後漢史弘肇自此直發跡做到單滑宋汴四鎮令公富貴榮華不可盡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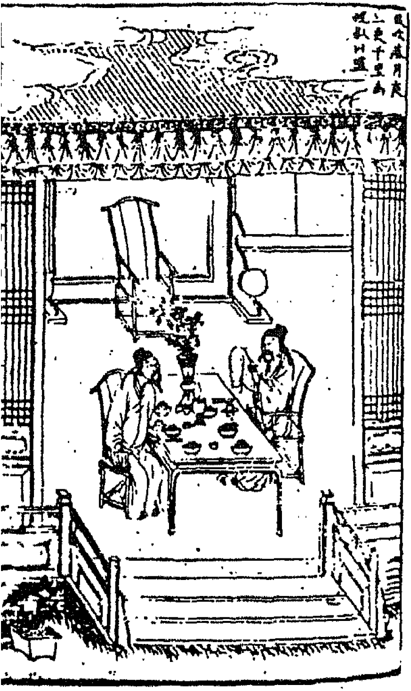
碧油幢擁皂纛旗開壯士携鞭佳人捧扇冬眠紅
錦帳夏臥碧紗厨雨行紅袖引一對美人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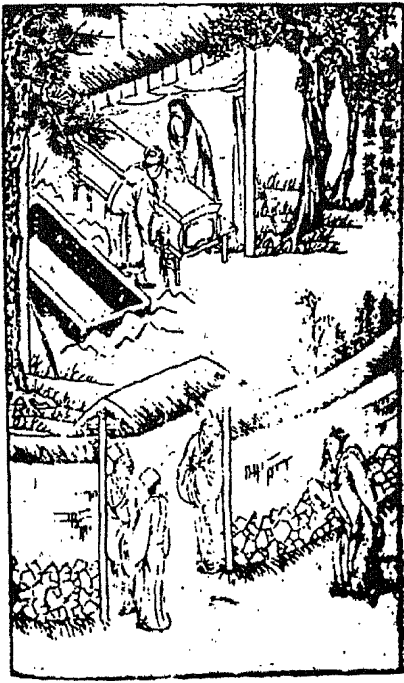
這話本是京師老郎流傳若按歐陽文忠公所編的五代史正傳上載道梁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為兵隸開道指揮選為禁軍漢高祖典禁軍為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再遷侍

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拜中書令。周太祖郭威即位之日、弘肇已歿、追封鄭王、詩曰、

結交湏結英與豪　勸君莫結兒女曹
英豪際會皆有用　兒女柔脆空煩勞

古今小說


最喜歲月夜
三更千里面
暖敘心盟



第十六卷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種樹莫種垂楊枝結交莫結輕薄兒楊枝不耐秋風吹輕薄易結還易離君不見昨日書來兩相憶今日相逢不相識不如楊枝猶可久一度春風一回首

這篇言語是結交行言結交最難今日說一箇秀才乃漢明帝時人姓張名劭字元伯是汝州南城人氏家本農業苦志讀書年二十五歲不曾婚娶其老母年近六旬并弟張勤努力耕種以供二膳時漢帝求

賢劭辭老母別兄弟自負書囊來到東都洛陽應舉在路非只一日到洛陽不遠當日天晚投店宿歇是夜常聞鄰房有人聲喚劭至曉問店小二間壁聲喚的是誰小二荅道是一箇秀才害時症在此將死劭曰既是斯文當以看視小二曰瘟病過人我們尚自不去看他秀才你休去劭曰死生有命安有病能過人之理吾須視之小二勸不住劭乃推門而入見一人仰面臥於土榻之上面黄肌瘦口內只叫救人劭見房中書囊衣冠都是應舉的行動遂扣頭邊而言曰君子勿憂張劭亦是赴選之人今見汝病至篤吾

難得

肯捐有自己功名爲朋友者眞正義氣

竭力救之藥餌粥食吾自供奉且自寬心其人曰若君子救得我病容當厚報劭隨即挽人請醫用藥調治蚤晚湯水粥食劭自供給數日之後汗出病減漸漸將息能起行立劭問之乃是楚州山陽人氏姓范名式字巨卿年四十歲世本商賈幼亡父母有妻小近棄商賈來洛陽應舉比及范巨卿將息得無事了悞了試期范曰今因式病有悞足下功名甚不自安劭曰大丈夫以義氣爲重功名富貴乃微末耳已有分定何悞之有范式自此與張劭情如骨肉結爲兄弟式年長五歲張劭拜范式爲兄結義後朝暮相隨

不覺半年、范式思歸、張劭與計算房錢、還了店家、二人同行數日、到分路之處、張劭欲送范式、范式曰、若如此某又送回、不如就此一別、約再相會、二人酒肆共飲、見黃花紅葉粧點秋光、以助別離之興、酒座間杯泛茱萸、問酒家、方知是重陽佳節、范式曰、吾幼亡父母、屈在商賈、經書雖則留心、奈爲妻子所累、幸賢弟有老母在堂、汝母即吾母也、來年今日、必到賢弟家中、登堂拜母、以表通家之誼、張劭曰、但村落無可爲款、倘蒙兄長不棄、當設雞黍以待、幸勿失信、范式曰、焉肯失信於賢弟耶、二人飲了數杯、不忍相捨、張

（賢哉母。只非尋常不任母子）

劭拜別范式范式去後劭凝望塵淚式亦回顧淚下兩各悒怏而去有詩爲証

手採黃花泛酒巵　殷勤先訂隔年期
臨岐不忍輕分別　執手依依各淚垂

且說張伯元到家參見老母母曰吾兒一去音信不聞令我懸望如饑似渴張劭曰不孝男於途中遇山陽范巨卿結爲兄弟以此逗遛多時母曰巨卿何人也張劭備述詳細母曰功名事皆分定旣逢信義之人結交甚快我心少刻弟歸亦以此事從頭說知各各歡喜自此張劭在家再攻書史以度歲月光陰迅

遠、漸近重陽、劭乃預先畜養肥雞一隻、杜醞濁酒、是日蚤起、灑掃草堂、中設母座、傍列范巨卿位、遍插菊花於瓶中、焚信香於座上、呼弟宰雞炊飯、以待巨卿、母曰、山陽至此、迢遞千里、恐巨卿未必應期而至、待其來、殺雞未遲、劭曰、巨卿信士也、必然今日至矣、安肯悞雞黍之約、入門便見所許之物、足見我之待久、如候巨卿來而後宰之、不見我惓惓之意、母曰、吾兒之友、必是端士、遂烹炰以待、是日天晴日朗、萬里無雲、劭整其衣冠、獨立莊門而望、看看近午、不見到來、母恐悞了農桑、令張勤自去田頭收割、張劭聽得前

村犬吠又往望之如此六七遭因看紅日西沉現出半輪新月母出戶令弟與劭曰兄久立倦矣今日莫非巨卿不來且自曉膳劭謂弟曰汝豈知巨卿不至耶若范兄不至吾誓不歸汝農勞矣可自歇息母劭再三勸歸劭終不許候至更深各自歇息劭倚門如醉如癡風吹草木之聲莫是范來皆自驚訝看見銀河耿耿玉宇澄澄漸至三更時分月光都沒了隱隱見黑影中一人隨風而至劭視之乃巨卿也再拜踴躍而大喜曰小弟自蚤直候至今知兄非爽信也兄果至矣舊歲所約雞黍之物備之已久路遠風塵劭

不曾有人同來、便請至草堂與老母相見范式並不答話、逕入草堂張劭指座榻曰、特設此位、專待兄來、兄當高座、張劭笑容滿面、再拜於地曰、兄既遠來、路途勞困、且未可與老母相見杜醞雞黍、聊且充饑言訖、又拜范式僵立不語、但以衫袖反掩其面劭乃自奔入廚下、取雞黍并酒列於面前、再拜以進曰、酒殽雖微劭之心也幸兄勿責但見范於影中以手綽其氣而不食劭曰兄意莫不怪老母并弟不曾遠接不肯食之容請母出與同伏罪范搖手止之、劭曰喚舍弟拜兄若何、范亦搖手而止之劭曰、兄食雞黍後進

入刊死了還論甚大事大抵失雖從寧變

酒若何范厥其眉似敎張退後之意劭曰雞黍不足以奉長者乃劭當日之約幸勿見嫌范曰弟稍退後吾當盡情訴之吾非陽世之人乃陰魂也劭大驚曰兄何故出此言范曰自與兄弟相別之後回家爲妻子口腹之累溺身商賈中塵世滾滾歲月匆匆不覺又是一年向日雞黍之約非不掛心近被蠅利所牽忘其日期今蚤鄰佑送茱萸酒至方知是重陽忽記賢弟之約此心如醉山陽至此千里之隔非一日可到若不如期賢弟以我爲何物雞黍之約尚自爽信何況大事乎尋思無計常聞古人有云人不能行千

論生世世正不在眼前遊衍也

里魂能日行千里遂囑付妻子曰吾死之後且勿下葬待吾弟張元伯至方可入土囑罷自刎而死魂駕陰風特來赴雞黍之約萬望賢弟憐憫愚兄恕其輕忽之過鑒其凶暴之誠不以千里之程肯爲辭親到山陽一見吾屍死亦瞑目無憾矣言訖淚如迸泉急離坐榻下階砌劭乃趨步逐之不覺忽踏了蒼苔顛倒於地陰風拂面不知巨卿所在有詩爲證

風吹落月夜三更　千里幽魂敘舊盟
只恨世人多負約　故將一死見平生

張劭如夢如醉放聲大哭那哭聲驚動母親幷弟急

起親之見堂上陳列雞黍酒果張元伯号倒於地用水救醒扶到堂上半晌不能言又哭至死母問曰汝兄巨卿不來有甚利害何苦自哭如此劭曰巨卿以雞黍之約已死於非命矣母曰何以知之劭曰適間親見巨卿到來邀迎入坐具雞黍以迎但見其不食再三懇之巨卿曰為商賈用心失忘了日期今蚤方醒恐負所約遂自刎而死陰魂千里特來一見母可容兒親到山陽葬兄之屍兒明蚤收拾行李便行母哭曰古人有云囚人夢赦渴人夢漿此是吾兒念念在心故有此夢警耳劭曰非夢也兒親見來酒食見

此去已拚下一死矣有巨卿之誠自不可無元伯之死

在、逐之不得、忽然顛倒、豈是夢乎、巨卿乃誠信之士、豈妄報耶、弟劭曰、此未可信、如有人到山陽去、當問其虛實、劭曰、人稟天地而生、天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人則有五常、仁義禮智信以配之、惟信非同小可、仁所以配木、取其生意也、義所以配金、取其剛斷也、禮所以配水、取其謙下也、智所以配火、取其明達也、信所以配土、取其重厚也、聖人云、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又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巨卿既已爲信而死、吾安可不信而不去哉、弟專務農業、足可以奉老母、吾去之後、倍加恭敬、晨昏甘旨、勿使

有失、遂拜辭其母曰、不孝男張劭、今爲義兄范巨卿爲信義而亡、須當往哭、已尋三可啍張勤、令侍養老母、母須蚤晚勉强飲食、勿以憂愁、自當善保尊體、劭於國不能盡忠、於家不能盡孝、徒生於天地之間耳、今當辭去、以全大信、母曰、吾兒去山陽千里之遥、月餘便回、何故出不利之語、劭曰、生如浮漚、死生之事旦夕難保、慟哭而拜、弟曰、勤與兄同去、若何、元伯曰、母親無人侍奉、汝當盡力事母、勿令吾憂、灑淚別弟、背一箇小書篋來、蚤便行、有詩爲證

辭親別弟到山陽　　千里迢迢客夢長

豈爲友朋輕骨肉　只因信義逈中腸

沿路上饑不擇食寒不思衣夜宿店舍雖夢中亦哭每日蚤起趕程恨不得身生兩翼行了數日到了山陽問巨卿何處住逕奔至其家門首見門戶鎖着問及鄰人鄰人曰巨卿死已過二七其妻扶靈柩往郭外去下葬送葬之人尚自未回劭問了去處奔至郭外望見山林前新築一所土牆牆外有數十人面面相覷各有驚異之狀劭汗流如雨走往觀之見一婦人身披重孝一子約有十七八歲伏棺而哭元伯大叫曰此處莫非范巨卿靈柩乎其婦曰來者莫非張

元伯乎張曰張劭自來不曾到此何以知名姓耶婦泣曰此夫主亡日之遺言也夫主范巨卿自洛陽回常談賢叔盛德前者重陽日夫主忽舉止失措對妾曰我失却元伯之大信徒生何益常聞人不能行千里吾寧死不敢有悞雞黍之約死後且不可葬待元伯來見我屍方可入土今日已及二七人勸云元伯不知何日得來先葬訖後報知未晚因此扶柩到此衆人拽棺入金井並不能動因此停住墳前衆都驚怪見叔叔遠來如此慌速必然是也元伯乃哭倒於地婦亦大慟送殯之人無不下淚元伯於囊中取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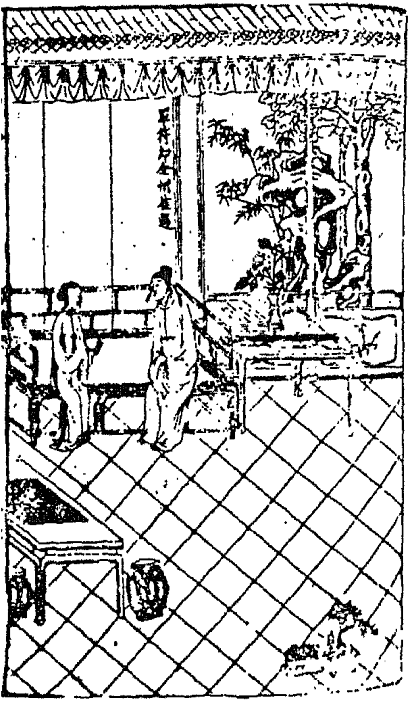
令買祭物香燭紙帛、陳列於前、取出祭文、酹酒再拜號泣而讀文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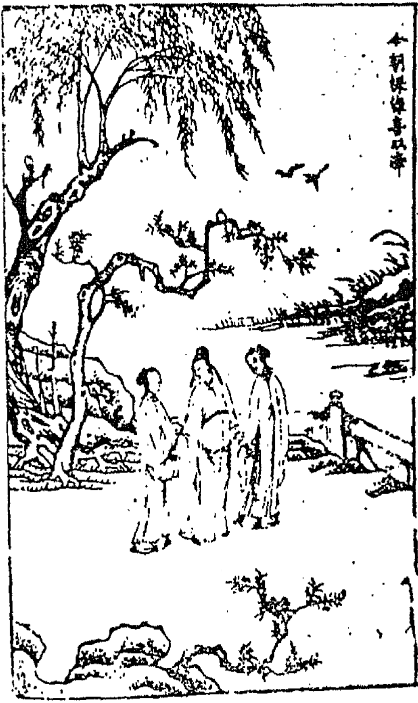
維某年月日、契弟張劭、謹以炙雞、絮酒致祭於仁兄巨卿范君之靈曰、於維巨卿、氣貫虹霓、義高雲漢、幸傾蓋於窮途、締盍簪於荒店、黃花九日、肝膈相盟、青劍三秋、頭顱可斷、堪憐月下凄凉、恍似日間眷戀、弟今辭母、來尋碧水青松、兄亦囑妻、佇望素車白練、故友那堪死別、誰將金石盟寒、丈夫自是生輕、欲把昆吾鍔按、歷千古而不磨、期一言之必踐、倘靈爽之猶存、料冥途之長伴、嗚呼哀哉、尚

元伯發棺視之哭聲慟地回顧嫂曰兄爲弟亡豈能獨生耶囊中已具棺槨之費願嫂垂憐不棄鄙賤將劭葬於兄側平生之大幸也嫂曰叔何故出此言也劭曰吾志已決請勿驚疑言訖掣佩刀自刎而死衆皆驚愕爲之設祭具衣棺營葬於巨卿墓中本州太守聞知將此事表奏明帝憐其信義深重兩生雖不登第亦可褒贈以勵後人范巨卿贈山陽伯張元伯贈汝南伯墓前建廟號信義之祠墓號信義之墓旌表門閭官給衣糧以膳其子巨卿子范純綬及第進

士官鴻臚寺卿至今山陽古跡猶存題詠極多惟有無名氏踏莎行一詞最好詞云

千里途遥隔年期遠片言相許心無變寧將信義托遊魂堂中雞黍空勞勸○月暗燈昏淚痕如線死生難隔情何限靈輀若候故人來黃泉一笑重相見


單符郎全州佳偶



今朝保得喜以濟

第十七卷

單符郎全州佳偶

郟鄏門開城倚天　周公拮構尚依然
休言道德無關領　一閉乾坤八百年

這首詩、單說西京是帝王之都、左成臯、右澠池、前伊闕、後大河、真個形勢無雙、繁華第一、宋朝九代建都于此、今日說一樁故事、乃是西京人氏、一個是邢知縣、一個是單推官、他兩個都在孝感坊下、並門而居、兩家宅眷、又是嫡親姊妹、姨丈相稱、所以往來甚密、雖爲各姓、無異一家、先前兩家未做官時節、姊妹同

時懷孕、私下相約道、若生下一男一女、當爲婚姻、後來單家生男、小名符郎、邢家生女、小名春娘、姊妹各對丈夫說過了、從此親家往來、非止一日、符郎和春娘幼時常在一處遊戲、兩家都稱他爲小夫婦、以後漸漸長成、符郎改名飛英、字騰實、進館讀書、春娘深居繡閣、各不相見、其時宋徽宗宣和七年、春三月、邢公選了鄧州順陽縣知縣、單公選了揚州府推官、各要挈家上任、相約任滿之日、歸家成親、單推官帶了夫人和兒子符郎、自往揚州去做官不題、却說邢知縣到了鄧州順陽縣、未及半載、値金韃子分道入寇

金將斡离不攻破了順陽，那知縣一門遇害，春娘年十二歲，爲亂兵所掠，轉賣在全州樂戸楊家，得錢十七千而去。春娘從小讀過經書及唐詩千首，頗通文墨，尤善應對。鴇母愛之如寶，改名楊玉，教以樂器及歌舞，無不精絕。正是

三千粉黛輸顏色　　十二朱樓讓舞歌

只是一件，他終是宦家出身，舉止端詳，每詣公庭侍宴，呈藝畢，諸妓調笑謔浪，無所不至，楊玉嘿然獨立，不妄言笑，有良人風度。爲這個上，前後官府，莫不愛之重之。話分兩頭，却說單推官在任三年，時金虜陷

了汴京徽宗欽宗兩朝天子都被他擄去虧殺呂好問說下了爲帝張邦昌迎康王嗣統康王渡江而南即位於應天府是爲高宗高宗懼怕金虜不敢還西京乃駕幸揚州單推官率民兵護駕有功累遷郎官之職又隨駕至杭州高宗愛杭州風景駐蹕建都改爲臨安府有詩爲證

山外青山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
煖風薰得遊人醉　却把杭州作汴州

話說西北一路地方被金虜殘害百姓從高宗南渡者不計其數皆散處吳下聞臨安建都多有搬到杭

州人籍、安撫單公特在戶部閱看戶籍冊子、見有一、邢祥名字、乃西京人、自思邢知縣名楨、此人名祥、敢是同行兄弟、自從遊宦以後、邢家全無音耗相通、正在懸念、乃遣人密訪之、果邢知縣之弟、號爲四承務者、急忙請來相見、問其消息、四承務答道、自鄧州破後、傳聞家兄舉家受禍、未知的否、因流淚不止、單公亦愀然不樂、念兒子年齒已長、意欲別圖親事、猶恐傳言未的、媳婦尚在、且待干戈寧息、再行探聽、從此單公與四承務仍認做親戚、往來不絕、再說高宗皇帝初即位、改元建炎、過了四年、又改元紹興、此時紹

興元年、朝廷追敘南渡之功、單飛英受父蔭得授全州司戶、謝恩過了、擇日拜別父母起程、往全州到任時年十八歲、一州官屬只有單司戶年少、且是儀容俊秀、見者無不稱羨、上任之日州守設公堂酒會、飲大集聲妓、原來宋朝有這個規矩、凡在籍娼戶謂之官妓、官府有公私筵宴、聽憑點名喚來祗應、這一日、楊玉也在數內、單司戶于衆妓中只看得他上眼、大有眷愛之意、詩曰

曾綰紅繩到處隨　佳人才子兩相宜
風流的是張京兆　何日臨窓試畫眉

司理姓鄭名安滎陽舊族也是個少年才子一見單司戶便意氣相投看他廳前楊玉已知其意一日鄭司理去拜單司戶問道足下清年名族爲何單車赴任不携宅眷單司戶答道實不相瞞幼時曾定下妻室因遭虜亂存亡未卜至今中饋尚虛司理笑道離索之感人誰無之此間歌妓楊玉頗饒雅致且作望梅止渴何如司戶初時遜謝不敢被司理言之再三說到相知的分際司戶隱瞞不得只得吐露心腹司理道既才子有意佳人僕當爲曲成之耳自此每遇宴會司戶見了楊玉反覺有些避嫌不敢注目然心

中思慕愈甚司理有心要玉成其事但惧怕太守嚴毅做不得手腳如此二年舊太守任滿升去新太守姓陳爲人忠厚至誠且與鄭司理是同鄉故舊所以鄭司理屢次在太守面前稱薦單司戶之才品太守十分敬重一日鄭司理置酒專請單司戶到私衙清話只點楊玉一名祗候這一日比公堂筵宴不同只有賓主二人單司戶纔得飽看楊玉果然美麗有詞名意泰娥詞云

香馥馥樽前有個人如玉人如玉翠翹金鳳內家粧束　嬌羞慣把眉兒蹙逢人只唱傷心曲傷心

曲、一聲聲是怨紅愁綠、鄭司理開言道今日之會、並無他客、勿拘禮法、當開懷暢飲、務取盡歡、遂斟巨觥、來勸單司戶、楊玉清歌侑酒、酒至半酣、單司戶看着楊玉、神魂飄蕩、不能自持、假裝醉態不飲、鄭司理已知其意、便道、且請到書齋散步、再容奉勸、那書齋是司理自家看書的所在、擺設着書畫琴棋、也有些古玩之類、單司戶那有心情去看、向竹榻上倒身便睡、鄭司理道、既然仁兄困酒、暫請安息片時、忙轉身而出、却教楊玉斟下香茶一。既送去單司戶素知司理有玉成之美、今番見楊

玉獨自一個送茶情知是放鬆了他起身把門揜上雙手抱住楊玉求歡楊玉佯推不允單司戶道相慕小娘子已非一日難得今宵梲會司理公平昔見愛就使知覺必不嗔怪楊玉也識破三分關竅不敢固却只得順情兩個遂在榻上草草的雲雨一場有詩爲證

相慕相憐二載餘　今朝且喜兩情舒
雖然未得通宵樂　猶勝陽臺夢是虛

單司戶私問楊玉道你雖然才藝出色偏覺雅致不似青樓習氣必是一個名公苗裔今日休要瞞我可

從實說與我知道、果是何人、楊玉滿面羞慚、答道妾實不相瞞、妾本宦族流落在此、非楊嫗所生也、司戶大驚、問道、既係宦族、汝父何官、何姓、楊玉不覺雙淚交流、答道、妾本姓邢、在東京孝感坊居住、幼年曾許與母姨之子結婚、妾之父授鄧州順陽縣知縣、不幸胡寇猖獗、父母皆遭兵刄、妾被人掠賣至此、司戶又問道、汝夫家姓甚、作何官職、所許嫁之子、又是何名、楊玉道、夫家姓單、那時爲揚州推官、其子小名符郎、今亦不知存亡如何、說罷、哭泣不止、司戶心中已知其爲春娘了、且不說破、只安慰道、汝今日鮮衣美食、花

說得可憐

朝月久、勾你受用官府都另眼看覷、誰人輕賤你、況宗族遠離、夫家存亡未卜、隨緣快活、亦足了一生矣、何乃自生悲泣耶、楊玉蹙頞答道、妾聞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雖不幸風塵、實出無奈、夫家宦族、卽使無恙、妾亦不作團圓之望、若得嫁一小民、荆釵布裙、啜菽飲水亦是良人家媳婦比在此中迎新送舊、勝却千萬倍矣、司戶點頭、道、你所見亦是、果有此心我當與汝作主、楊玉叩頭道、恩官若能援妾于苦海之中、眞乃萬代陰德也、說未畢、只見司理推門進來道、陽臺夢醒也未、如今無事、可飲酒矣、司戶道、酒已過醉、

不能復飲、司理道、一分酒醉十分心醉、司戶道、一分醉酒、十分醉德、大家都笑起來、重來筵上、洗盞更酌、是日盡歡而散、過了數日、單司戶置酒專請鄭司理答席、也喚楊玉一名答應、楊玉先到、單司戶不復與狎昵、遂正色問曰、汝前日有言、爲小民婦亦所甘心、我今喪偶、未有正室、汝肯相隨我乎、楊玉含淚答道、枳棘豈堪鳳凰所棲、若恩官可憐、得蒙收錄、使得備巾櫛之列、豐衣足食、不用送往迎來、固妾所願也、但恐他日新孺人性嚴、不能相容、然妾自當含忍、萬一微色發聲、妾情愿持齋佞佛、終身獨宿、以報恩官之

德耳司戶聞言不覺慘然方知其厭惡風塵出于至誠非誑語也少停鄭司理到來見楊玉淚痕未乾戲道古人云樂極生悲信有之乎楊玉歛容答道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耳單司戶將楊玉立志從良說話向鄭司理說了鄭司理道足下若有此心下官亦願効一臂這一日飲酒無話席散後單司戶在燈下修成家書一封書中備言岳丈邢知縣全家受禍春娘流落爲娼厭惡風塵志向可憫男情願復聯舊約不以良賤爲嫌單公拆書觀看大驚隨卽請邢四承務到來商議此事兩家各〃不已四承務要親往全州

王張親事、教單公致書於太守求爲春娘脫籍單公寫書、付與四承務收訖、四承務作別而行不一日來到全州、逕入司戶衙中相見、道其來歷單司戶先與鄭司理說知其事、司理一力攛掇道、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今足下甘娶風塵之女、不以存亡易心雖古人高義不是過也、遂同司戶到太守處將情節告訴單司戶把父親書札呈上、太守看了、道此美事也、敢不奉命、次日、四承務具狀告府、求爲釋賤歸良、以續舊婚事、太守當面批准了、候至日中、還不見發下文牒單司戶疑有他變、密使人打探消息、見廚司正在忙

亂、安排筵席、司戶猜道此酒爲何而設、豈欲與楊玉舉離別觴耶、事已至此、只索聽之、少頃果召楊玉祗候席間、只請通判一人、酒至三巡、食供兩套、太守喚楊玉近前、將司戶願續舊婚、及邢祥所告脫籍之事、一一說了、楊玉拜謝道、妾一身生死榮辱、全賴恩官提拔、太守道、汝今日尚在樂籍、明日即爲縣君、將何以報我之德、楊玉答道、恩官、拔人于火宅之中、陰德如山、妾惟有日夕籲天、願恩官子孫富貴而已、太守歎道、麗色佳音、不可復得、不覺前起、抱持楊玉說道、汝必有以報我、那通判是個正直之人、見太守發狂

[illegible]

便離席起立正色發作道既司戶有宿約便是親人我等俱有同僚叔嫂之誼君子進退當以禮不可苟且以傷推道太守踧踖謝道老夫不能忘情非判府之言不知其爲過也今得罪于司戶當謝過以質耳乃令楊玉入內宅與自己女眷相見却教人召司理司戶二人到後堂同席直喫到天明方散太守也不進衙遲坐早堂便下文書與楊家翁媼教除去楊玉名字楊翁楊媼出其不意號哭而來拜着太守訴道養女十餘年費盡心力今旣蒙明判不敢抗拒但願一見而別亦所甘心太守遣人傳語楊玉楊玉立在

[illegible]

後堂隔屏對翁媼說道我夫妻重會也是好事我雖承汝十年撫養之恩然所得金帛已多亦足爲汝養老之計從此永訣休得相念媼兀自號哭不止太守喝退了楊翁楊媼當時差州司人從白宅堂中擡出楊玉逕送至司戶衙中取出私財十萬錢權佐資奩之費司戶再三推辭太守定教受了是日鄭司理爲媒四承務爲主婚如法成親做起洞房花燭有詩爲證

風流司戶心如渴　文雅嬌娘意似狂
今夜官衙尋舊約　不教人話負心郎

（日月最快景物漸闌情緒不以嗚咽足矣）

次日太守同一府官員都來慶賀司戶置酒相待四承務自歸臨安回復單公去訖司戶夫妻相愛自不必說光陰似箭不覺三年任滿春娘對司戶說道妾失身風塵亦荷翁嫗愛育其他姊妹中相處也有情分契厚的今將遠去終身不復相見欲具少酒食與之話別不識官人肯容否司戶道汝之事合州莫不聞之何可隱諱便治酒話別何礙大體春娘乃設筵于會勝寺中教人請楊翁楊嫗及舊時同行姊妹相厚者十餘人都來會飲至期司戶先差人在會勝寺等候衆人到齊方纔來稟楊翁楊嫗先到以後衆妓

陸續而來從人點客已齊方敢禀知司戶請孺人登輿僕從如雲前呼後擁到會勝寺中與衆人相見略敘寒暄便上了筵席飲至數巡春娘自出席送酒內中一妓姓李名英原與楊媼家連居其音樂技藝皆是春娘教導常呼春娘爲姊情似同胞極相敬愛自從春娘脫籍李英好生思想常有鬱鬱之意是日春娘送酒到他面前李英忽然執春娘之手說道姊今超脫汙泥之中高翔青雲之上似妹子沉淪糞土無有出期相去不啻天堂地獄之隔姊今何以救我說罷遂放聲大哭春娘不勝淒慘流淚不止原來李英

此段如係費前

有一件出色的本事第一手好針線能于暗中縫紉分毫不差正是

織髮夫人昔擅奇　神針娘子古來稀
誰人乞得天孫巧　十二樓中一李姬

春娘道我司戶正少一針線人吾妹肯來與我作伴否李英道若得阿姊爲我方便得脫此門路是一段大陰德事若司戶左右要覓針線人得我爲之素知阿姊心性强似尋生分人也春娘道雖然如此但吾妹平日與我同行同輩今日豈能居我之下乎李英道我在風塵中每自退姊一步況今日雲泥逈隔又

有嫡庶之異、即使朝夕奉侍阿姊、比于侍婢、亦所甘心、況敢與阿姊比肩耶、春娘道妹既有此心、奴當與司戶商之、當晚席散、春娘回衙、將李英之事對司戶說了、司戶笑道、一之爲甚、豈可再乎、春娘再三攛掇司戶只是不允、春娘悶悶不悅、一連幾日、李英遣人以問安奶奶爲名、就催促那事、春娘對司戶說道、李家妹情性溫雅、針綫又是第一、內助得如此人、誠所罕有、且官人能終身不納姬侍則已、若納他人、不如納李家妹、與我少小相處、兩不見笑、官人何不向守公求之、萬一不從、不過拚一沒趣而已、妾亦有詞以

回絕李氏、倘僥倖、相從、豈非全美、司戶被孺人强逼數次、不得已、先去與鄭司理說知了、捉了他同去見太守、委曲道其緣故、太守笑道、君欲一箭射雙雕乎敢當奉命以贖前此通判所責之罪、當下太守再下文牒、與李英脫籍、送歸司戶、司戶將太守所贈十萬錢一半給與李姬以爲贖身之費、一半給與楊姬以酬其養育之勞、自此春娘與李英姊妹相稱、極其和睦、當初單飛英隻身上任、今日一妻一妾、又都是才色雙全、意外良緣、歡喜無限、後人有詩云

官舍孤居思黯然　今朝綵線喜雙牽

衎郎不念當時舊　　那氏徒懷再世緣
空手忽驚雙塊玉　　汚泥挺出並頭蓮
姻緣不論良和賤　　婚牒書來五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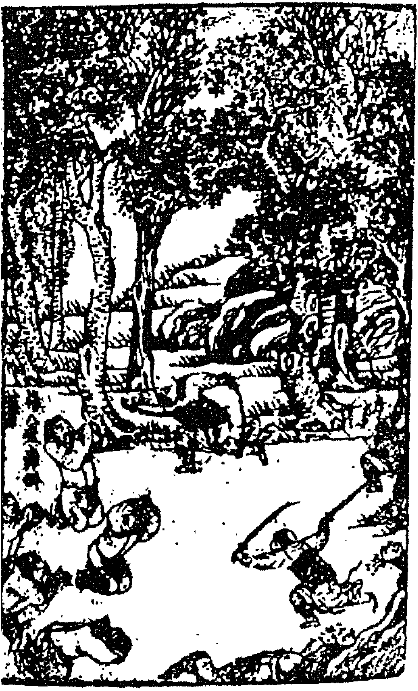
單司戶選吉起程、別了一府官僚、挈帶妻妾、還歸臨安宅院、單飛英率春娘拜見舅姑、彼此不覺傷感、滿哭了一場、哭罷、飛英又率李英拜見單公、問是何人、飛英述其來歷、單公大怒、說道吾至親骨肉、流落失所、理當收拾、此乃萬不得已之事、又旁皮外人、是何道理、飛英皇恐謝罪、單公怒氣不息、老夫人從中勸解、遂引去李英于自己房中、要將改嫁、李英那里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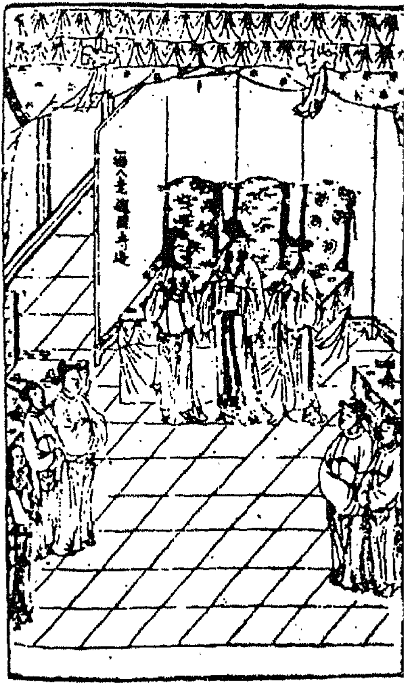
（可采世風若得偶有此事翻作踐實文）

依允只是苦苦哀求老夫人見其至誠且留作伴過了數日看見李氏小心婉順又愛他一手針線遂勸單公收留與兒子爲妾單飛英遷授令丞上司官無聞飛英娶娼之事皆以爲有義氣互相傳說無不加意欽敬累薦至太常卿春娘無子李英生一子春娘抱之愛如己出後讀書登第遂爲臨安名族至今青樓傳爲佳話有詩爲證

山盟海誓忽更遷　誰向青樓認舊緣
仁義還收仁義報　宦途無梗子孫賢

十七卷終




西人走觀國奇逢

第十八卷

楊八老越國奇逢

君不見平陽公主馬前奴、一朝富貴嫁爲夫。又不見咸陽東門種瓜者昔日封侯何在也。榮枯貴賤如轉丸風雲變幻誠多端達人知命總度外、傀儡場中一例看、

這篇古風是說人窮通有命或先富後貧、先賤後貴、如雲蹤無定瞬息改觀、不由人意想測度且如宋朝吕蒙正秀才未遇之時、家道艱難三日不曾飽餐天津橋上賒得一瓜在橋柱上磕之失手落于橋下、那

瓜順水流去不得到口後來狀元及第做到宰相地位起造落瓜亭以識窮時失意之事你說做狀元宰相的人命運未至一瓜也無福消受假如落瓜之時向人說道此人後來榮貴被人做一萬個鬼臉唾乾了一手揩吐沫也不爲過那個信他所以說前程如黑漆暗中摸不出又如宋朝軍卒楊仁杲爲丞相丁晉公治第夏天負土運石汗流不止怨歎道同是一般父母所生那住房子的何等安樂我們替他做工的何等吃苦正是有福之人人伏侍無福之人伏侍人這里楊仁杲口出怨聲却被管工官聽得了一頓

皮鞭打得負痛吞聲不隔數年丁丞相得罪貶做崖州司戶那楊仁杲從外戚起家官至太尉號爲皇親朝廷就將丁丞相府第賜與楊仁杲居住丁丞相起夫治第分明是替楊仁杲做個工頭正是

桑田變滄海　滄海變桑田
窮通無定準　變換總由天

閒話休題則今說一節故事叫做楊八老越國奇逢那故事遠不出漢唐近不出二宋乃出自胡元之世陝西西安府地方這西安府乃禹貢雍州之域周曰王畿秦曰關中漢曰渭南唐曰關內宋曰永興元曰

盩厔音周至

安西話說元朝至大年間一人姓楊名復八月中秋節生日小名八老乃西安府盩厔縣人氏妻李氏生子纔七歲頭角秀異天資聰俊取名世道夫妻兩口兒愛惜自不必說一日楊八老對李氏商議道我年近三旬讀書不就家事日漸消乏祖上原在閩廣爲商我欲湊些貲本買辦貨物往漳州商販圖幾分利息以爲贍家之資不知娘子意下如何李氏道妾聞治家以勤儉爲本守株待兎豈是良圖乘此壯年正堪跋踄速整行李不必遲疑也八老道雖然如此只是子幼妻嬌放心不下李氏道孩兒幸喜長成妾自

能教訓但願你早去早回當日商量已定擇個吉日出行與妻子分別帶個小廝叫做隨童出門搭了船隻往東南一路進發昔人有古風一篇單道爲商的苦處

人生最苦爲行商　抛妻棄子離家鄉
飱風宿水多勞役　披星戴月時奔忙
水路風波殊未穩　陸程雞犬驚安寢
平生豪氣頓消磨　歌不發聲酒不飲
少貲利薄多貲累　匹夫懷璧將爲罪
倘然小恙臥床幃　鄉關萬里書誰寄

一年三載不回程　夢魂顛倒妻孥盼
燈花忽報行人至　闔門相慶如更生
男兒遠遊雖得意　不如骨肉長相聚
請看江上信天翁　拙守何曾闕生計

話說楊八老行至漳浦、下在檗媽媽家、專待收買番貨。原來檗媽媽無子、只有一女、年二十三歲、曾贅個女婿、相幫過活。那女婿也死了、已經週年之外、女兒守寡在家。檗媽媽看見楊八老本錢豐厚、且是志誠老實、待人一團和氣、十分歡喜、意欲將寡女招贅、以靠終身。八老初時不肯、被檗媽媽再三勸道、楊

官人你千鄉萬里出外爲客若沒有切己的親戚那個知疼着熱如今我女兒年紀又小正好相配官人做個兩頭大你歸家去有娘子在家在漳州來時有我女兒兩邊來往都不寂寞做生意也是方便順溜的老身又不費你大錢大鈔只是單生一女要他嫁個好人日後生男育女連老身門戶都有依靠就是你家中娘子知道時料也不嗔怪多少做客的娼樓妓館使錢撒漫這還是本分之事官人須從長計較休得推阻八老見他說得近理只得允訂擇日成親入贅於檗家夫妻和順自此無話不上二月檗氏懷

孕、期年之後生下、一個孩兒合家歡喜、三朝滿月、親戚慶賀不在話下却說楊八老思想故鄉妻嬌子幼、初意成親後一年半載、便要回鄉看覷因是懷了身孕、放心不下、以後生下孩兒檗氏又不放他動身、光陰似箭不覺住了三年、孩兒也兩週歲了、取名世德雖然與世道排行却冒了檗氏的姓、叫做檗世德楊八老一日對檗氏說暫回關中、看看妻子、便來檗氏苦留不住、只得聽從八老收拾貨物打點起身也有放下人頭帳目、與隨童分頭并日催討八老爲討欠帳、行至州前只見掛下榜文、上寫道近奉上司明文

倭寇生發沿海搶掠各川縣地方須用心巡[illegible]防衛犯一應出入俱要盤詰城門晚開早閉等語入老讀罷吃了一驚想道我方欲動身不想有此寇警倘或倭寇早晚來時閉了城門知道何日平靜不如趁早走路爲上也不去討帳逕回身轉來只說拖欠帳目急切難取待再來催討未遲開得路上賊寇生發貨物且不帶去只收拾些細軟行裝來日便要起程榮氏不忍割捨抱着三歲的孩兒對丈夫說道我母親只爲終身無靠將奴家嫁你幸喜有這點骨血你不看奴家面上須索掛着小孩子千萬早去早回勿

使我母子懸望、言訖、不覺雙眼流淚、楊八老也命好道娘子不須掛懷、三載夫妻恩情不淺、此去也是萬不得已、一年半載、便得相逢也、當晚檗媽媽治盃送行、次日清晨、楊八老起身梳洗、別了岳母和渾家、帶了隨童上路、未及兩日、在路吃了一驚、但見

舟車擠壓、男女奔忙、人人膽戰、盡愁海寇恁猖狂個個心驚、只恨官兵無備禦、扶幼携老、難禁兩脚奔波、棄子拋妻、單爲一身逃命、不辨貧窮富貴、急難中總則一般、那管城市山林、藏身處只求片地

正是寧爲太平犬、莫作亂離人、

楊八老看見鄉村百姓、紛紛擾擾、都來城中逃難、傳說倭寇一路放火殺人、官軍不能禁禦、聲息至近、唬得八老魂不附體、進退兩難、思量無計、只得隨衆奔走、且到汀州城裡、再作區處、又走了兩個時辰、約離城三里之地、忽聽得喊聲震地、後面百姓們都號哭起來、卻是倭寇殺來了衆人先唬得脚軟、奔跑不動、楊八老望見傍邊一座林子、向刺斜裡便走、也有許多人隨他去林叢中躲避、誰知倭寇有智、慣是四散埋伏林子內先是一個倭子跳將出來、衆人欺他單身、正待一齊奮勇敵他、只見那倭子、把海叵羅吹了

一聲吹得嗚嗚的響，四圍許多倭賊，一個個舞着長刀，跳躍而來，正不知那里來的，有幾個粗莽漢子，平昔間有些手脚的，捺着性命，將手中器械上前迎敵，猶如火中投雪，風裡揚塵，被倭賊一刀一個，分明砍瓜切菜一般，唬得衆人一齊下跪，口中只叫饒命，原來倭寇逢着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擄得婦女，恣意奸淫，弄得不耐煩了，活活的放了他去，也有有情的倭子，一般私有所贈，只是這婦女雖得了性命，一世被人笑話了，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

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我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頼和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那曾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昔人有詩單道着倭寇行兵之法詩云、

倭陣不諠譁　紛紛正帶斜
螺聲飛蛺蝶　魚貫走長蛇

扇散全無影　刀來一片花

更兼眞偽混　駕兩攪中華

楊八老和一羣百姓們、都被倭奴擄了、好似甕中之鱉、釜中之魚、沒處躲閃、只得隨順以圖苟活、隨童已不見了、正不知他生死如何、到此地位、自身管不得、何假顧他人、莫說八老心中愁悶、且說衆倭奴在鄉村劫掠得許多金寶、心滿意足、聞得元朝大軍將到、搶了許多船隻、驅了所擄人口、下船、一齊開洋、歡歡喜喜、逕回日本國去了、原來倭奴入寇、國王多有不知者、乃是各島窮民合夥泛海、如中國賊盜之類、

處只如做買賣一般、其出掠亦各分部、統自稱大王之號、到回去、仍復隱諱了、劫掠得金帛、均分受用、亦有將十分中一二分、獻與本島頭目、互相容隱、如被中國人殺了、只作做買賣折本一般、所擄得壯健男子、留作奴僕使喚、剃了頭、赤了兩脚、與本國一般模樣、給與刀仗、教他跳戰之法、中國人懼怕、不敢不從、過了一年半載、水土習服、學起倭話來、竟與真倭無異了、光陰似箭、這楊八老在日本國不覺住了一十九年、每夜私自對天拜禱、願神明護佑、我楊復再轉家鄉、重會妻子、如此寒暑無間、有詩爲證、

異國飄零十九年　鄉關魂夢已非然
蘇卿困虜旄俱脫　洪皓留金雪滿顛
彼爲中朝甘守節　我成俘虜獲何愆
首丘無計傷心切　夜夜虔誠禱上天

話說元泰定年間日本國年歲荒歉衆倭舟艘又來入寇也帶楊八老同行八老心中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所喜者乘此機會到得中國陝西福建二處俱有親屬皇天護祐萬一有骨肉重逢之日再得團圓也未可知所憂者此身全是倭奴形像便是自家照着鏡子也吃一驚他人如何認得況且刀鎗無情此去

多留少吉枉送了性命只是一說寧作故鄉之鬼不願爲異國之人天天可憐遇着飄洋只願在浙閩兩處便好若在他方也是枉然原來倭寇飄洋也有個天數聽憑風勢若是北風便犯廣東一路若是東風便犯福建一路若是東北風便犯溫州一路若是東南風便犯淮揚一路此時二月天氣衆倭登船離岸正值東北風大盛一連數日吹個不住逕飄向溫州一路而來那時元朝承平日久沿海備禦俱疏就有幾隻船幾百老弱軍士都不堪拒戰望風逃走衆倭公然登岸少不得放火殺人楊八老雖然心中不願

也不免隨行逐隊這一番自二月至八月官軍連敗了數陣搶了幾個市鎮轉掠寧紹又到餘杭其荒暴不可盡述各府州縣寫了告急表章申奏朝廷旨下兵部差平江路普花元帥領兵征勦這普花元帥足智多謀又手下多有精兵良將奉命尅日興師大刀闊斧殺奔浙江路上來前哨打探倭寇占住清水閘爲穴普花元帥約會浙中兵馬水陸並進那倭寇平素輕視官軍不以爲意誰知普花元帥手下有十個統軍都有萬夫不當之勇軍中多帶火器四面埋伏一等倭賊戰酣之際埋伏都起火器一齊發作倭賊

兒走頭沒路大敗虜輸斬首千餘級活捉二百餘人其搶船逃命者又被水寨官兵截殺也多有落水死者普花元帥得勝賞了三軍猶恐餘倭未盡遣兵四下搜獲真個是

饒伊兇暴如狼虎　惡貫盈時定受殃

話分兩頭卻說清水閘上有廣清廟其神姓衛名俊錢塘人氏年十六歲時夢見玉帝遣天神傳命割開其腹喚去五臟六腑醒來備覺腹痛從幼失學未曾知書自此忽然開悟無書不曉下筆成文又能預知將來禍福之事忽一日臥於家中叫喚不起良久方

醒自言適在東海龍王處赴宴被他勸酒過醉家人不信及嘔吐出來都是海錯異味目所未睹方知真實到三十六歲忽對人說玉帝命我爲江濤之神三日後必當赴任至期無疾而終是日江中波濤大作行舟將覆忽見朱旛皁蓋白馬紅纓簇擁一神現形雲端間口中叱咤之聲俄頃波恬浪息問之土人其形貌乃馮俊也於是就其所居立廟祠之賜名順濟廟紹定年間累封英烈王之號其神大有靈應倭寇占住清水閘時楊八老私向廟中祈禱問筶得個大吉之兆心中暗喜與先年一般向被擄去的共十三

人約會大兵到時出首投降又相官軍不分真假拿去請功狐疑不决到這八月二十八日倭寇大敗揚八老與十二個八俱潛躲在順濟廟中不敢出頭正在兩難急聽得廟外喊聲大舉乃是老王千戶名喚王國雄引着官軍入來搜廟一十三人盡被活捉綁縛做一團兒吊在廊下衆人口稱冤枉都說不是真倭那里係他此時天色已晚老王千戶權就廟中歇宿打點明早解官請功事有湊巧老王千戶帶個貼身伏侍的家人叫做王興夜間起來出恭聞得廊下哀號之聲其中有一個像閩中聲音好生奇異悄地

點個燈去、打一看、看到楊八老面貌有些疑惑、問道、你們既說不是真倭、是那里人氏、如何入了倭賊黨內、又是一般形貌、楊八老訴道、眾人都是閩中百姓、只我是安西府盩厔縣人、十九年前在漳浦做客、被倭寇擄去、髡頭跣足、受了萬般辛苦、眾人是同時被擄的、今番來到此地、便想要自行出首、其奈形狀怪異、不遇個相識之人、恐不相信、因此狐疑不決、幸天兵得勝、倭賊敗亡、我等指望重見天日、不期老將軍不行細審、一槩綑吊、明日解到軍門、性命不保、說罷、眾人都哭起來、王興忙搖手道、不可高聲啼哭、恐驚

醒了老將軍反爲不美則你這安西府漢子姓甚名誰楊八老道我姓楊名復小名八老長官也帶些閩中語音莫非同郡人麼王興聽說吃了一驚原來你就是我舊主人可記得隨童麼小人就是楊八老道怎不記得只是鬚眉非舊端的對面不相認了自當初在閩中分散如何却在此處王興道且莫細談明早老將軍起身發解時我站在傍邊你只看着我喚我名字起來小人自來與你分解說罷提了燈自去了衆人都向八老問其緣故八老略說一二莫不歎喜正是

死中得活因災退　絕處逢生遇救來

原來隨童跟着楊八老之時纔一十九歲如今又加十九年是三十八歲人了急切如何認得當先與主人分散躲在茅厠中僥倖不曾被倭賊所掠那時老王千戶還是百戶之職在彼領兵偶然遇見見他伶俐問其來歷收在身邊伏侍就便許他訪問主人消息誰知杳無音信後來老王百戶有功陞了千戶改調浙中地方做官隨童改名王興做了身邊一個得力的家人也是楊八老命不當盡祿不當終否極泰來天教他主僕相逢閒話休題却說老王千戶次早

點齊人衆解下一十三名倭犯要解往軍門請功正行走身忽見倭犯中一人看定王興高聲叫道隨童我是你舊主人可來救我王興假意認了一認兩下抱頭而哭因事體年遠老王千戶也忘其所以了忙喚王興問其緣故王興一一訴說此乃小人十九年前失散之主人也彼時尋覓不見不意被倭賊擄去小人看他面貌有些相似正在疑惑誰想他到認得小人喚起小人的舊名望恩主辨其冤情釋放我舊主人小人便跪在堦前瞑目無怨說罷放聲大哭衆倭犯都一齊聲冤起來各道家鄉姓氏情節相似老

王千戶道、既有此冤情、我也不敢自專、解在帥府、教他自行分辨、王興道、求恩主將小人一齊解去、好做對證、老王千戶、起初不允、被王興哀求不過、只得允了、當日將一十三名倭犯、連王興解到帥府、普花元帥道既是倭犯、便行斬首、那一十三名倭犯、一個個高聲叫冤起來、內中王興也叫冤枉王國雄便跪下去、將王興所言事情、稟了一遍、普花元帥准信、就教王國雄押着一干倭犯、幷王興、發到紹興郡丞楊世道處審明回報、故元時節郡丞、即如今通判之職、却是下太守一員、與太守同理府事、最有權柄、那日郡

丞楊公升廳理事甚是齊整怎見得、有詩爲證

吏書站立如泥塑　軍卒分開似木雕
隨你兇人奸似鬼　公庭刑法不相饒

老王千戶奉帥府之命、親押一十三名倭犯到揚郡丞廳前相見已畢備言來歷楊公送出廳門復歸公座先是王輿開口訴冤那一班倭犯哀聲動地楊公問了王輿口詞先喚楊八老來審楊八老將姓名家鄉備細說了、楊郡丞問道既是盩厔縣人你妻族何姓有子無子楊八老道妻族東村李氏止生一子取名世道小人到漳浦爲商之時、孩兒方年七歲、在漳

浦住了三年、就陷身倭國、經今又十九年、自從離家之後、音耗不通、妻子不知存亡、若是孩兒撫養得長大、算來該二十九歲了、老爺不信時、移文到盩厔縣中、將三黨親族姓名、一一對驗、小人之冤可白矣、再問王興所言皆同、衆人又齊聲叫冤、楊公一一細審都是閩中百姓同時被擄的、楊公沉吟半晌、喝道權且收監待行文本處查明來歷方好釋放當下散堂回衙見了母親楊老夫人口稱怪事不絕老夫人問道孩兒今日問何公事口稱怪異何也楊公道有王千戶解到倭犯一十三名説起來都是我中國百姓

被倭奴擄去的是個假倭不是真倭內中一人姓楊名復乃關中盩厔縣人氏他說二十一年前別妻李氏往漳浦經商三年之後遭倭寇作亂擄他到倭國去了與妻臨別之時有兒年方七歲到今筭該二十九歲了母親常說孩兒七歲時父親往漳州爲商一去不回他家鄉姓名正與父親相同其妻子姓名又分毫不異孩兒今年正二十九歲世上不信有此相合之事况且王千戶有個家人王興一口認定是他舊主那王興說舊名隨童在漳浦亂軍分散又與我爺舊僕同名所以稱怪老夫人也不覺稱道怪事怪

事、世上相同的事、也頗有不信件件皆合、事有可疑你明日再行吊審、我在屏後竊聽、是非頃刻可決楊世道領命次日重喚取一十三名倭犯再行細鞫其言與昨無二老夫人在屏後大叫道楊世道我兒不須再問則這個盩屋縣人、正是你父親那王輿端的是隨童了、驚得郡丞楊世道手脚不迭、一跌跌下公座來、抱了楊八老放聲大哭、請歸後堂王輿也隨進來、當下母子夫妻三口、抱頭而哭分明是夢裡相逢一般則這隨童也哭做一堆哭了一個不耐煩方纔拜見父親隨童也來磕頭認舊時主人主母楊八老

對兒子道我在倭國夜夜對天禱告只願再轉家鄉重會妻子今日皇天可憐果遂所願目喜孩兒榮貴萬千之喜只是那一十二人都是閩中百姓與我同時被擄的實出無奈吾兒速與昭雪不可偏枯使他怨望楊世道領了父親言語便把一十二人盡行開放又各贈回鄉路費三兩眾人謝恩不盡一面分付書吏寫下文書申覆帥府一面安排做慶賀筵席衙內整備香湯伏侍八老沐浴過了通身換了新衣頂冠束帶楊世道娶得夫人張氏出來拜見公公一門骨肉團圓懽喜無限這一事鬧遍了紹興府前本府

檗太守聽說楊郡丞、認了父親、備下羊酒、特往稱賀、定要請楊太公相見、楊復只得出來、見了檗公、叙禮已畢、分賓而坐、檗太守欣羨不已、楊郡丞置酒留款、飲酒中間、檗太守問楊太公何由久客閩中、以致此禍、楊八老答道、初意一年半載便欲還鄉、何期下在檗家、他家適有寡女年二十三歲、正欲招夫幫家過活、老夫入贅彼家、以此淹留三載、檗公問道、在彼三年、曾有生育否、八老答道、因是檗家懷孕、生下一兒、兩不相捨、不然也回去久矣、檗公又問道、所生令郎可曾取名、八老不知太守姓名、便隨口應道、因是本

那小兒、取名世道、那檗氏所生、就取名檗世德、要見兩姓兄弟之意、算來檗氏所生之子、今年也該二十二歲了、不知他母子存亡下落、說罷下淚如雨、檗太守也不盡歡、又飲了數杯、作別回去、與母親檗老夫人說知如此如此、他說在漳浦所娶檗家與母親同姓、年庚不差、莫非此人就是我父親、檗老夫人道你明日備個筵席、請他赴宴、待我屏後窺之便見端的、次日楊八老具個通家名帖、來答拜檗公、檗公也置酒留款、檗老夫人在屏後偷看、那時八老衣冠濟楚、又不似先前倭賊樣子、一發容易認了、檗老夫人聽

潘公以兒丙異物一謝而得二費子兩夫人以朱樞焉出地歷包天冥官

不多幾句言語便大叫道我兒欒世德快請你父親進衙相見楊八老出自意外倒吃了一驚欒太守慌忙跪下道孩兒不識親顏乞恕不孝之罪請到私衙與欒老夫人相見抱頭而哭與楊郡丞衙中無異正敘話間楊郡丞遣隨童到太守衙中迎接父親聽說太守也認了父親隨童大驚撞入私衙見了欒老夫人磕頭相見欒老夫人問起方知就是隨童此時隨童繞敘出失散之後遇了王百戶始末根由闔門歡喜無限欒太守娶妻蔣氏也來拜見公公欒公命重整筵席請楊郡丞到來備細說明一守一丞到此方

五倫具全親戚兩完豈非天故為之哉

認做的親兄弟。當日連楊衙小夫人張氏，都請過來，做個合家歡筵席。這一場歡喜非小。分明是：

苦盡生甘，否極遇泰。豐城之劍再合，合浦之珠復回。高年學究，忽然及第連科；乞食貧兒，驀地發財掘藏。寡婦得夫花發蕊，孤兒遇父草行根。喜勝他鄉遇故知，歡如久旱逢甘雨。兩槩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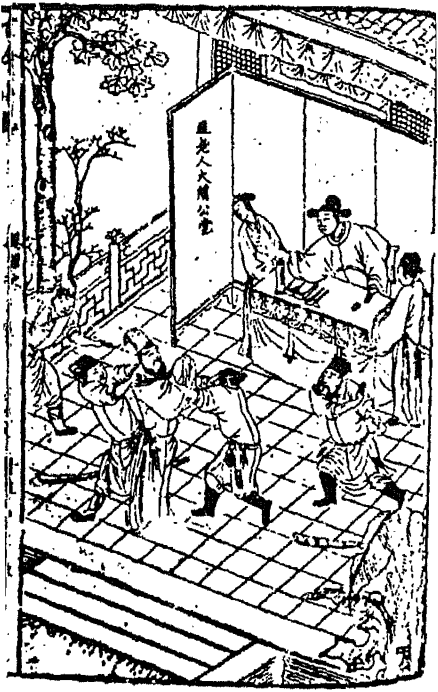
楊八老在日本國受了一十九年辛苦，誰知前妻李氏所生孩兒楊世道，後妻檗氏所生孩兒檗世德，長大成人，中同年進士，又同選在紹興一郡爲官，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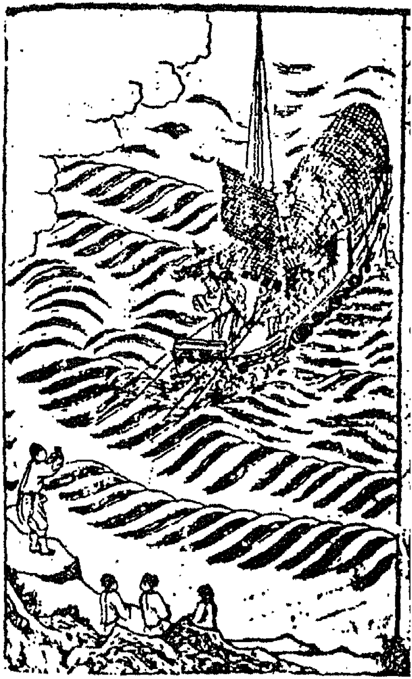
天遣相逢在枷鎖中脫出、性命、就認了兩位夫人、兩個貴子、眞是古今罕有、第三日闔郡官員盡知奇事、都來賀喜、老王千戶也來稱賀、已知王輿是楊家舊僕、不相爭執、王輿已娶有老婆在老王千戶家、老王千戶奉丞欒太守楊郡丞疾忙差人送王輿妻子到于府中完聚、欒太守和楊郡丞一齊備個文書、到普花元帥處述其認父始末、普花元帥奏表朝廷、一門封贈、欒世德復姓歸宗、仍叫楊世德、八老在任上安享榮華、壽登耆耋而終、此乃是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榮枯得失盡是八字安排、不可强求、有詩爲証、

脫離地獄忽登天　二子榮妻富貴全

命裡有時終自有　人生何必苦埋怨

古今小說


巫老人大鬧公堂



第十九回

楊謙之客舫遇俠僧

寶劍長琴四海遊　浩歌自是恣風流
丈夫莫道無知己　明月豪僧遇客舟

楊益字謙之浙江永嘉人也自幼倜儻有大節不拘細行博學雄文授貴州安莊縣令安莊縣地接嶺表南通巴蜀蠻獠錯雜人好蠱毒戰鬬不知禮義文字事鬼信神俗尚妖法產多金銀珠翠珍寶原來宋朝制度外官辭朝皇帝臨軒親問臣工各獻詩章以此卜爲政能否建炎二年丁卯三月楊益承旨辭朝高

宗皇帝問楊益曰卿爲何官楊益奏曰臣授貴州安莊縣知縣帝曰卿亦詢訪安莊風景乎楊益有詩一首獻上詩云

蠻煙寥落在東風　萬里天涯迢遞中
人語殊方相識少　鳥聲睍睆聽來同
桄榔連碧迷征路　象郡南天絕便鴻
自愧年來無寸補　還將禮樂俟元功

高宗聽奏是詩首肯久之惻然心動曰卿處殊方誠爲可憫暫去撫理不久取卿囘用也楊益揮淚拜辭出到朝外遇見鎮撫使郭仲威二人揖畢仲威曰聞

君榮任安莊、如何是好、楊益道、蠻瘴疫、九死一生、欲待不去、奈日暮途窮、去時必陷死地、煩乞賜教、仲威答道、要知端的、除是與你去問恩主周鎭撫方知備細、恩主見謫連州、即今也要起身、二人同來見鎭撫、周望楊益叩首再拜曰、楊某近任安莊邊縣、煩望指示、周望慌忙答禮說道、安莊蠻獠出沒之處、家戶都有妖法、蠱毒魘人、若能降伏得他、財寶儘你得了、若不能處置得他、須要仔細、尊正夫人亦不可帶去、恐土官無禮、楊益見說了、雙淚交流道、言怎生是好、周望憐楊益苦切、說道、我見謫遣連州、與公同路、直

到廣東界上與你分別一路盤纏足下不須計念楊益二人拜辭出來等了半月有餘跟着周望一同起身郭仲威治酒送別過自去了二人來到鎮江雇隻大船周望楊益用了中間幾箇大艙口其餘艙口俱是水手搭人覓錢搭有三四十人內有一箇遊方僧人上湖廣武當去燒香的也搭在衆人艙裏這僧人說是伏牛山來的且是粗魯不肯小心共艙有十二三箇人都不喜他他倒要人煑茶做飯與他喫這共艙的人說道出家人慈悲小心不貪慾那里反倒要討我們的便宜這和尚聽得說回話道你這一起是

內其說巧有此才內與一例若人皆小人哉。

小人我要你伏侍不嫌你也就夠了口裏千小人萬小人罵眾人眾人都氣起來也有罵這和尚的也有打這和尚的這僧人不慌不忙隨手指着罵他的說道不要罵那罵的人就出聲不得閉了口又指着打他的說道不要打那打的人就動手不得癱了手這幾箇木呆了一堆兒坐在艙裏只白着眼看有一輩不曾打罵和尚的人看見如此模樣都驚張起來叫道不好了有妖怪在這里喊天叫地各船人聽得都走來看也驚動了官艙裏周傷二公兩箇走到艙口來看果見此事也喫驚起來正要問和尚這和尚見

周楊二人是箇官府便起身朝着兩箇打箇問訊說道小僧是伏牛山來的僧人要去武當隨喜的偶然搭在寶舟上被衆人欺負望二位大人做主周鎮撫說道打罵你雖是他們不是你如此也不是出家人慈悲的道理和尚見說回話道既是二位大人替他討饒我並不計較了把手去摸這啞的嘴道你自說這啞的人便說得話起來又把手去扯這癱的手道你自動這癱的人便擡得手起來就如耍場戲子一般滿船人都一齊笑起來周鎮撫悄悄的與楊益說道這和尚必是有法的我們正要尋這樣人何不請

他去你船裏討他楊益道說得是我船裏沒家眷可以住得就與和尚說道你既與衆人打夥不便就到我艙裏權住罷隨茶粥飯不要計較和尚說道取擾不該和尚就到楊益艙裏住下一住過了三四日早晚說些經典或世務話和尚都曉得楊益時常說些路上切要話打動和尚又與他說道要去安莊縣做知縣和尚說道去安莊做官要打點停當方纔可去楊益把貧難之事備說與和尚和尚說道小僧姓李原籍是四川雅州人有幾房移在威清縣住我家也有弟兄姊妹我同去替你尋個有法術手段得的人

相伴你去纔無事若尋不得人不可輕易去我且不上武當去了陪你去廣裏去楊益再三致謝把心腹事備細與和尚說知這和尚見楊益開心見誠爲人平易本分和尚愈加敬重楊公又知道楊公甚貧去自己搭連內取十來兩好赤金子五六十兩碎銀子送與楊公做盤纏楊公再三推辭不肯受和尚定要送楊公方纔受了不覺在船中半箇月餘來到廣東瓊州地方剛鎮撫與楊公說我往東去是連州本該在這里相陪足下如今有這箇好善心的長老在這里可托付他不須得我了我只就此作別後日天幸

再會又再三囑付長老說道凡事全仗長老說不須分付小僧自理會得周鎮撫又安排些酒食與楊公和尚作別飲了半日酒周望另討箇小船自去了且說楊公與長老在船中又行了幾日來到偏橋縣地方長老來對楊公說道這是我家的地方了把船泊在馬頭去處我先上去尋人端的就來下船只在此等和尚自駝上搭連禪杖別了自去一連去了七八日並無信息等得楊公肚裏好焦雖然如此却也諒得過這和尚是箇有信行的好漢决無誑言之事每日只懸懸而望到第九日上只見這長老領着七八

大奇

箇人挑着兩擔箱籠若干喫食東西又擡着一乘有人的轎子來到船邊掀起轎簾兒看着船艙只扶出一箇美貌佳人年近二十四五歲的模樣看這婦人生得如何詩云

獨占陽臺萬點春　石榴裙染碧湘雲
眼前秋水渾無底　絕勝襄王紫玉君

又詩云

海棠枝上月三更　醉裏楊妃自出羣
馬上琵琶催去急　阿蠻空恨豔陽春

說這長老與這婦人與楊公相見已畢又叫過有想

請的一房老小一箇義女兩箇小厮都來叩頭長老指着這婦人說道他是我的嫡堂姪女兒因寡居在家裏我特地把他來伏事大人他自幼學得些法術大人前路凡百事都依着他自然無事就把箱籠東西叫人着落停當天色已晚長老一行人權在船上歇了這媳婦丫鬟去火艙裏安排些茶飯與各人喫了李氏又自賞了五錢銀子與船家楊公見不費一文東西白得了一箇佳人并若干箱籠人口拜謝長老說道荷蒙大恩犬馬難報長老道都是緣法諒非人爲飲酒罷長老與衆人自去別艙裏歇了楊公自

與李氏到官艙裏同寢、一夜綢繆言不能盡、次日長老起來、與衆人喫了早飯就與楊公李氏作別、又分付李氏道我前日已分付了、你務要小心在意、不可托大榮遷之日再會、長老直看得開船去了、方纔轉身、且說這李氏非但生得妖嬈美貌、又兼稟性溫柔、百能百俐也是天生的聰明與楊公彼此相愛就如結髮一般、又行過十數日、來到荊江了、說這箇荊河江東通巴蜀川江、西通滇池夜郎、諸江會劄水最湍急利害無風亦浪、舟楫難濟、船到江口、水手待要喫飯飽了、纔好開船過江、開了船時、風水大住手不

得况兼江中都是尖鋒石頭要隨着河道放去若遇着時這船就罷了船上人打點端正纔要發號開船只見李氏慌對楊公說不可開船還要躲風三日纔好放過去楊公說道如今沒風怎的倒不要開船李氏說道這大風只在頃刻間來了依我說把船快放入浦裏去躲這大風楊公正要試李氏的本事就叫水手問道這里有箇浦子麽水手禀道前面有箇石圯浦浦西北角上有箇羅市人家也多諸般皆有正好歇船楊公說恁的把船快放入去水手一齊把船撑動剛剛纔要撑入浦子口只見那風從西北角上

吹將來、初時揚塵、次後拔木、一江綠水都烏黑了、那浪掀天括地鬼哭、神號驚怕殺人、這陣、大風不知壞了多少船隻直顛狂到日落時方息、李氏叫過丫鬟媳婦做茶飯喫了、收拾宿了、次日仍又發起風來到午後風定了、有幾隻小船兒載着市上土物來賣楊公見李氏非但曉得法術又曉得天文、心中歡喜就叫船上人買些新鮮果品土物奉承李氏、又有一隻船上叫賣蒟醬這蒟醬滋味如何有詩爲證

白玉盤中簇絳茵　光明金鼎露丰神
椹精八月枝頭熟　釀就人間琥珀新

楊公說道我只聞得說蒟醬是滇蜀美味也不曾得喫何不買些與奶奶喫叫水手去問那賣蒟醬的這一罐子要賣多少錢賣蒟醬的說要五伯貫足錢楊公說恁的叫小厮進艙裏問奶奶討錢數與他小厮進到艙裏問奶奶取錢買醬李氏說這醬不要買他的買了有口舌小厮出來回覆楊公楊公說買一罐醬值得甚的便有口舌奶奶只是見貫了不捨得錢故如此說自把些銀子與這蠻人買了這罐醬拿進艙裏去揭開罐子看時這醬端的香氣就噴出來顏色就如紅瑪瑙一般可愛喫些在口裏且是甜美得

妖李氏慌忙討這罐子醬蓋了說道老爹不可喫他的口舌就來了這蒟醬我這里沒有的出在南越國其木似穀樹其葉如桑椹長二三寸又不肯多生九月後霜裏方熟土人採之釀醞成醬先進王家誠爲珍味這箇是盜出來賣的事已露了原來這蒟醬是都堂着縣官差富戶去南越國用重價購求來的都堂也不敢自用要進朝廷的奇味富戶喫了千辛萬苦費了若干財物破了家纔設法得一罐子正要換箇銀罐子盛了送縣官轉送都堂被這廝子盜出來富戶因失了醬舉家慌張四散緝獲就如死了人的

一般有人知風報與富戶、富戶拚着正府賀進一步兵船、二三十人各執刀鎗鳴鑼擊鼓殺奔楊知縣船上來、要取這擔箱、那兵船離不遠只有半箭之地楊知縣聽得這風色慌了、縮在艙裏說道奶奶如何是好李氏說道我教老爹不要買他的如今惹出這場大事來、蠻子去處動不動便殺起來、那顧禮法李氏又道老爹不要慌連忙叫小厮拿一盆水進艙來、念箇呪、望着水裏一畫只見那隻只船就如釘釘在水裏的一般隨他撑也撑不動上前也上前不得、落後也落後不得、只釘住在水中間兵船上人都慌起來、說

道官船上必然有妖法快去請人來鬬法這里李氏已叫水手過去、打着鄉談說道、列位不要發惱官船偶然在貴地、躱風歇船在此、因有人拿蒟醬來賣不知就裏、一時間買了這醬、並不曾動送還原物便罷這價錢也不要了、兵船上人見說得好又知道醬不曾喫他的、說道、只要還了原物這原銀也送還水手回來復楊知縣拿這罈醬送過去、兵船上還了原銀兩邊都不動刀兵、李氏把手在水盆裏連畫幾畫那兵船便輕輕撑了、去把這偷醬的賊送去縣裏問罪楊知縣說道虧殺奶奶救得這場禍李氏說道今後

旨 作寔 矣

只依着我管你沒事次日風也不發了正是

金波不動魚龍寂　玉樹無聲鳥雀棲

衆人喫了早飯便把船放過江、一路上要行便行、要止便止漸漸近安莊地方本縣吏書門皁人役接着、都來參拜、原來安莊縣只有一知一典、有箇徐典史也來迎接相見了、先回縣裏去到得本次、人夫接着、把行李扛擡起來、把乘四人轎擡了奶奶、又有二乘小轎、幾匹馬、與從人使女各乘騎了、先送到縣裏去楊知縣隨後起身、路上打着些些鼓樂、遠近人聽得新知縣到任、都來看、楊知縣到得縣裏、迎進後堂

衙裏安穩了奶奶家小、纔出到後堂、與典史拜見禮畢、就喫、公堂酒席、飲酒之間、楊知縣與、徐典史說、我初到這里、不知土俗民情煩乞指教、徐典史回話道不才還要長官扶持怎敢當此因說道這里地方與馬龍連接馬龍、有箇薛宣尉司、他是唐朝薛仁貴之後、其富敵國、猺獠蠻犵務、只服薛尉司約束、本縣雖與宣尉司表裏衙門常規、長官行香後、先去看望他、他纔答禮、彼此酒禮往來、煩望長官在意、楊知縣說道、我都知得、又問道這里與馬龍多遠、徐典史回話道、離本縣四十餘里、又說此二縣裏事務、飲酒已畢、彼此

都散入衙去楊知縣對奶奶說這宣尉司的緣故來只說這宣尉年紀小極是作耍的若是小心與他相好錢財也得了他的我們回去還在他手裏不可托大說他是土官不可怠慢他又說道這三日內有一箇穿紅的妖人無禮來見你時切不可被他哄起身來不要採他楊知縣都記在心裏了等待三日城隍廟行香到任就坐堂所屬都來參見發放已畢只見堦下有箇穿紅布員領戴頂方頭巾的土人走到楊知縣面前也不下跪口裏說道請起來老人作揖知縣相公問道你是那縣的老人與我這衙門有相干

也無相干、老人也不回報甚麽、口裏又說道請起來、老人作揖知縣相公雖不採他被他三番兩次在面前如此侮弄、又見兩邊看的人多了、褻威損重、又恐人耻笑、只記得奶奶說不要立起身來、那時氣發了、那里顧得甚麽、就叫皁隸拿這老人下去、與我着實打、只見跑過兩箇皁隸來、要拿下去打時、那老人硬着腰、兩箇人那里拿得倒、口裏又說道打、不得、知縣相公定要打、衆皁隸們一齊上、把這老人拿下、打了十板、衆吏典、都來討饒、楊公叱道赶出去、這老人一頭走、一頭說道、不要慌、知縣相公坐堂是箇好日子、

止望發頭順利擅出這箇歹人來惱這一場只得忍强發落些事投文書卯了悶悶的就散了堂退入衙裏來李奶奶接着說道我分付老爹不要採這箇穿紅的人你又與他計較楊公說道依奶奶言語並不曾起身端端的坐着只打得他十板奶奶又說道他正是來鬪法的人你若起身時他便夜來變妖作怪百般驚嚇你你却怕死討饒這縣官只當是他做了那門皁吏書都是他一路那里有你我做主如今被打了他却不來弄神通驚你只等夜裏來害你性命楊公道怎生是好奶奶說道不妨事老爹且寬心睡

間自有道理楊公又說道全伏奶奶待到晚喫了飯收拾停當李奶奶先把白粉灰按着四方畫四箇符中間空處也畫箇符就教老爹坐在中間符上分付道夜裏有怪物來驚嚇你你切不可動身只端端坐在符上也不要怕他李奶奶也結束袖裏取出一箇三四寸長的大金針來把香燭硃符供養在神前貼貼的坐在白粉圈子外等候約莫着到二更時分耳邊聽得風雨之聲漸漸響近來到房簷口就如裂帛一聲響飛到房裏來這箇惡物如茶盤大看不甚明白望着楊公撲將來撲到白圈子外就做住遠着白

爾子飛只撲不進來楊公驚得長身不住李奶奶念垂吹把這道符望空燒了此也有靈這惡物就不似發頭飛得急捷了說時遲那時快李奶奶打起精神雙眼定睛看着這惡物喝聲住疾忙拿起右手來一把去搶這惡物那惡物就望着地撲將下來這李奶奶隨着勢就低身把手按住在地上雙手拿這惡物起來看時就如一箇大蝙蝠模樣渾身黑白花紋一箇鮮紅長嘴看了怕殺人楊公驚得呆了半晌纔起得身來李氏對老爹說這惡物是老人化身來的若把這惡物打死在這里那老人也就死了恐不好解

手他的子孫也多了必來報仇我且畱着他把兩片翼翅雙疊做一處拿過金針釘在白圈子裏符上這惡物動也動不得拿箇籃兒蓋好了恐猫鼠之類害他李氏與老爹自來房裏睡了次日起來升堂只見有二十來箇老人衣服齊整都來跪在知縣相公面前說道小人都是麗老人的親隣麗某不知高低夜來衝撞老爹被老爹拿了煩望[illegible]只饒恕這一遭小人與他自來孝順老爹知縣相公說道你們既然曉得我若沒本事也不敢來這里做官我也不殺他看他怎生脫身衆老人們說道實不敢瞞老爹這縣

裏自來是他與幾箇把持、不由官府做主、如今曉得、老爹的法了、再也不敢日犯、老爹、饒放罷、老人一箇、滿縣人自然歸順、知縣相公又說道你、衆人且起來、我自有處、衆人啲啲連聲而退、知縣散了堂、來衙裏見李奶奶、備說討饒一事、李氏道待明日這干人再來討饒、纔可放他、又過了一夜、次日知縣相公坐堂衆老人又來跪着討饒、此時哀告苦切、知縣說着你衆人面上、且姑恕他這一次、下次再無禮、決不饒了、衆老人拜謝而去、知縣退入衙裏來、李氏說、如今可放他了、到夜來李氏走進白圈子裏拔起金針、那箇

惡物就飛去了、這惡物飛到家裏、那麗老人就在非上爬起來、作謝衆老人說道、幾乎不得與列位見了、這知縣相公猶可、這奶奶利害、他的法術、不知那里學來的、比我們的不同、過日同列位備禮去叩頭、再不要去惹他了、請衆老人喫些酒食、各人相別、說道改日約齊了、同去參拜、且說楊公退入衙裏來、向李氏稱謝、李氏道、老爹今日就可去看薛宣尉了、楊公道、容備禮方好去得、李氏道、禮已備下了、金花金段兩疋、文葛、一箇名人手卷、一箇古硯、預備的取出來就是、不要楊公費一些心、楊公出來、撥些人夫轎馬、

好人事

處夜去天明時分到馬蘆地方這宣尉司偌大一箇衙門周圍都是高磚墻墻裏又築箇園子方圓二十餘里園子裏亭臺池榭就如王者知縣相公到得宣尉司府門首着人通報入去一會間有人出來請入去薛宣尉自也來接到大門上二人相見各遜揖同進到堂上行禮畢就請楊知縣去後堂坐下喫茶彼此通道寒溫已畢請到花園裏廳上赴宴薛宣尉見楊知縣人品雖是瘦小却有學問又善談吐能詩能飲飲酒間薛宣尉要試楊知縣才思叫人拿出一面紫金古鏡來薛宣尉說道這鏡是紫金鑄的學

瑩光潔悉照秋毫鏡背有四卦按卦扣之各應四位之聲中則應黃鍾之聲漢成帝嘗持鏡爲飛燕畫眉因用不斷膠臨鏡呪呪而崩楊公持看古鏡果然奇古就作一銘銘云

猗歟茲器肇制軒轅大冶範金炎帝秉虔鑿開混沌大明中天伏氏畫卦四象乃全因時制律師曠審焉高下清濁宮徵周旋形色既具効用不愆君子視則冠裳儼然淑婉臨之朗然而天妍媸畢見不爲少遷喜怒在彼我何與焉

楊公寫畢文不加點送與薛宣尉看薛宣尉把這文

章番覆細看又見寫得好不住口稱贊說是漢文學字天下奇才王楊盧駱之流又取出一面小古鏡來比前更加奇古再要求一銘楊公又作一銘銘云

察見淵魚實惟不祥靡聰靡明順帝之光全神返照內外兩忘

薛宣尉看了這銘說道辭旨精拔愈出愈奇更加敬服楊公一連留住五日每日好筵席款洽楊公薛宣尉問起龐老人之事楊公備說這來歷二人都笑起來楊公苦死告辭要回縣來薛宣尉再三不忍拋別問楊公道足下尊庚楊公道不才虛度三十六歲薛

宣尉道在下今年二十六歲公長弟十歲就拜楊公爲兄二人結義了彼此歡喜又擺酒席送行贈楊公二千餘兩金銀酒器楊公再三推辭薛宣尉說道我與公既爲兄弟不須計較弟頗得過兄乃初任又在不足中時常要送東西與兄以後再不必推却楊公拜謝別了薛宣尉回到縣裏來只見羅老人與一千老人備辦酒段疋每人一百兩銀子共有二千餘兩送入縣裏來楊知縣看見許多東西說道生受你們恐不好受麽衆老人都說道小人們些須薄意老爹不比往常來的知縣相公這地方雖是夷人難治人

最老實一樣的小人們淳厚樂縣人誰敢欺化府當邊有孝順老爹楊公見如此殷勤就著這一千人在吏舍裏喫些酒飯眾老人拜謝去了舊例夷人告一紙狀子不管准不准先納三錢紙價每限狀子多自有若干銀子如遇人命若願講和里鄰干證估兇身家事厚薄請知縣相公把家私分作三股一股送與知縣一股給與苦主留一股與兇身如此就說好官府蠻夷中另是一種風俗如遇時節遠近人都來饋送楊知縣在安莊三年有餘得了好些財物凡有所得就送到薛宜人寄頓這知縣相公宦囊也頗盛了

一日對薛宣尉說道知足不辱楊益在此蒙兄顧愛嘗叨厚賜况俸資也可過得日子了楊益已告致仕只是有這些俸資如何得到家裏煩望兄長救濟薛宣尉說道兄既告致仕我也留你不得了這里積下的財物我自着人送去下船不須兄費心楊公就此相別薛宣尉又擺酒席送行又送千金贐禮俱預先送在船裏楊公回到縣裏來叫衆老人們都到縣裏來說道我在此三年生受你們多了我已致仕今日與你們相別我也分些東西與你衆人這是我的意思我來時這幾箇箱籠如今去也只是這幾箇箱籠

當堂上你們自看衆老人又稟道沒甚孝順老爹怎敢倒要老爹的東西各人些小受了些都歡喜拜辭了自去起身之日百姓都擺列香花燈燭送行縣裏人只見楊公沒甚行李那曉得都是薛宜尉預先送在船裏停當了楊公只像箇沒東西的一般楊公與李氏下了船照依舊路回來一路平安行了一月有餘來到舊日泊船之處近着李氏家了泊到岸邊只見那箇長老并幾箇人伴都在那里等都上船來與楊公相見彼此歡天喜地李氏也來拜見長老楊公就教擺酒來聊敘久別之情楊公把在縣的事都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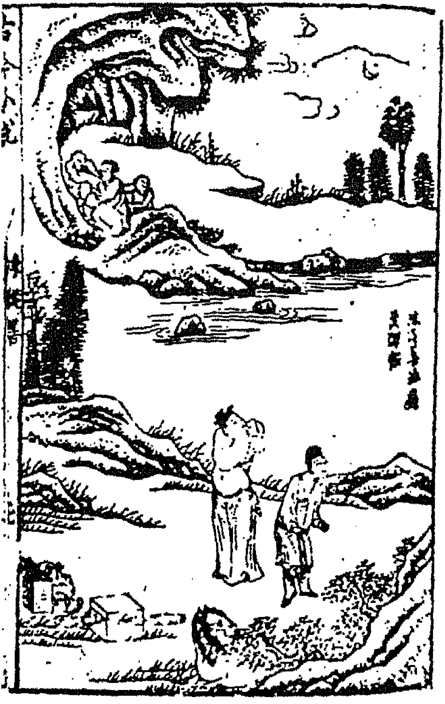
此丈夫又甚何人能使長老不淚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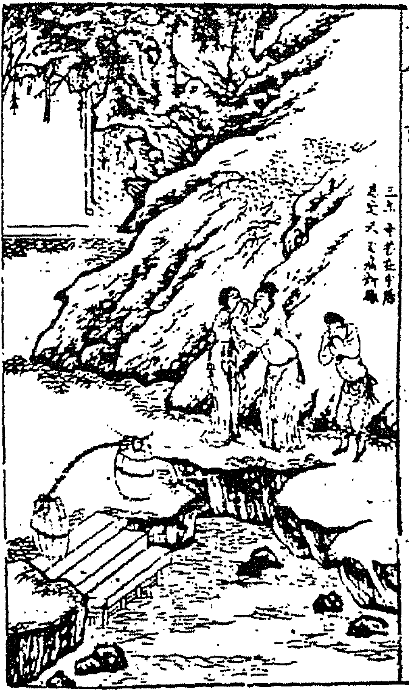
與長老長老回話道我都曉得了不必說今日小僧來此別無甚話專爲舍姪女一事他原有丈夫我因見足下去不得以此不顧廉耻使姪女相伴足下到那縣裏謝天地無事故回來十分好了姪女其實不得去了還要送歸前夫財物任憑你處楊公聽得說雨淚交流大哭起來拜倒在奶奶長老面前說道丟得我好苦我只是死了罷拔出一把小解手刀來望着咽喉便刎李氏慌忙抱住奪了刀也就啼哭起來長老來勸說道不要苦了終須一別我原許還他丈夫出家人不說謊楊知縣帶着眼淚說道財物任憑

長老苦苦哀去只是哀苦不待送長老見喜楊公此情真說道我自有處且在船裏宿了明日作別楊公與李氏一夜不曾合眼淚不曾乾說了一夜到明日早起來梳洗飯畢長老主張把官資作十分說楊大人取了六分姪女取了三分我也取了一分各人都無話說李氏與楊公兩箇抱住那里肯舍真箇是生離死別李氏只得自上岸去了楊公也開了船那箇長老又說道這條水路最是難走我直送你到臨安纔回來我們不打劫別人的東西也好了終不成倒被別人打劫了去這和尚直送楊知縣到臨安楊

知縣苦死留這僧人在家住了兩月楊公又厚贈這長老又修書致意李氏自此信使不絕有詩為證

蠻邦薄宦一孤身　全賴高僧覓好音
隨地相逢休傲慢　世間何處沒奇人


笑問郎


三東幸業在中落
是家天又福鈩聚

第二十卷

陳從善梅嶺失渾家

君騎白馬連雲棧　我駕孤舟亂石灘
揚鞭舉棹休相笑　煙波名利大家難

話說大宋徽宗宣和三年上春間、黃榜招賢、大開選場、去這東京汴梁城內虎異營中、一秀才姓陳名辛、字從善、年二十歲、故父是殿前太尉、這官人不幸父母蚤亡、只單身獨自、自小好學、學得文武雙全、正是文欺孔孟、武賽孫吳、五經三史、六韜三畧、無所不曉、新娶得一個渾家、乃東京金梁橋下張待詔之女、小

字如春年方二八、生得如花似玉、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夫妻二人、如魚似水、且是說得著、不願同日生、只願同日死、這陳辛一心向善、常好齋供僧道、一日與妻言說、今黃榜招賢、我欲赴選、求得一官半職、改換門閭、多少是好、如春答曰、只恐你命運不通、不得中舉、陳辛曰、我正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不數日、去赴選場、偕衆伺候掛榜、旬日之間、金榜題名、已登三甲進士、瓊林宴罷、謝恩御筆除授廣東南雄沙角鎮、巡檢司巡檢、回家說與妻如春道、今我蒙聖恩除做南雄巡檢之職、就要走馬上任、我聞、廣東一

路千層峻嶺萬疊高山路途難行盜賊煙瘴極多如今便要收拾前去如之奈何如春曰奴一身與官人只得同受甘苦如今去做官便是路途險難只得前去何必憂心陳辛見妻如此說心下稍寬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當日陳巡檢喚當直王吉分付曰我今得授廣東南雄巡檢之職爭奈路途嶮峻好生艱難你與我尋一個使喚的一同前去王吉領命往街市尋覓不在話下却說陳巡檢分付廚下使喚的明日是四月初三日設齋多備齋供不問雲遊全真道人都要齋他不

得有缺、不說這里齋主備辦、且說大羅仙界、有一真人號曰紫陽真君、於仙界觀見陳辛奉真齋道好生志誠、令投南雄巡檢、爭奈他妻有千日之災、分付大慧真人化作道童、聽吾法旨、你可假名羅童、權與陳辛作伴當、護送夫妻二人、他妻若遇妖精、你可護送、道童聽旨、同真君到陳辛宅中、與陳巡檢相見禮畢、齋罷、真君問陳辛曰、何故往日設齋歡喜、今日如何煩惱、陳辛叉手告曰、聽小生訴稟、今蒙聖恩除南雄巡檢、爭奈路遠難行、又無兒男、因此憂悶也、真人曰、我有這個道童、與做羅童、年紀雖小、有些能處、今日

權借與齋官送到南雄沙角鎮便著他回來夫妻二人拜謝曰感蒙尊師降臨又賜道童相伴此恩難報眞君曰貧道物外之人不思榮辱豈圖報答拂袖而去了陳辛曰且喜添得羅童做伴收拾琴劍書箱辭了親戚隣里封鎖門戶離了東京十里長亭五里短亭迤邐而進一路上但見

村前茅舍庄後竹籬村醪香透磁缸濁酒滿盛瓦瓮架上麻衣昨日芒郎留下當酒帘大字鄉中學究醉時書沽酒客暫解擔囊趲路人不停車馬

陳巡檢騎著馬如春乘著轎王吉羅童挑著書箱行

奔、在路少不得饑飡渴飲、夜住曉行、羅童心中自忖、我是大羅仙中、大慧眞人、今奉紫陽眞君法旨、教我跟陳巡檢往南雄沙角鎭去、吾故意粧風做痴、教他不識咱眞相、遂乃行走不動、上前退後、如春見羅童如此嬾遲、好生 心惱、再三要趕回去、陳巡檢不肯、恐背了眞人重恩、羅童正行在路打火造飯哭哭啼啼不肯喫、連陳巡檢也厭煩了、如春孺人執性定要趕羅童回去、羅童越要風、叫、走不動、王吉攙扶著行不五里、叫腰疼、大哭不止、如春說與陳巡檢當初指望得羅童用、今日不曾得他半分之力、不如教他回去

陳巡檢不合聽了猶人言語，打發羅童回去，有分教如春爭些個做了失鄉之鬼。正是

鹿迷鄭相應難辨　蝶夢周公未可知

當日打發羅童回去，且得耳根清淨，陳巡檢夫妻和王吉三人前行。且說梅嶺之北，有一洞，名曰申陽洞，洞中有一怪，號曰申陽公，乃猢猻精也。弟兄三人，一個是通天大聖，一個是彌天大聖，一個是齊天大聖，小妹便是泗州聖母。這齊天大聖神通廣大，變化多端，能降各洞山魈，管領諸山猛獸，興妖作法，攝偷可意佳人，嘯月吟風，醉飲非凡美酒，與天地齊休，日月

同長這齊天大聖在洞中、覷見嶺下轎中、擡著一個佳人嬌嫩如花似玉、意欲取他、乃喚山神分付、聽吾號令、便化客店、你做小二哥、我做店主人、他必到此店投宿、更深夜靜、攝此婦人入洞中、山神聽令、化作一店、申陽公變作店主坐在店中、却好至黃昏時分、陳巡檢與孺人如春并王吉至梅嶺下、見天色黃昏、路逢一店、喚招商客店、王吉向前去敲門、店小二問曰、客長有何勾當、王吉答道、我主人乃南雄沙角巡檢之任、到此趕不著館驛、欲借店中一宿、來蚤便行、申陽公迎接陳巡檢夫妻二人入店、頭房安下、申陽

公說與陳巡檢曰、老夫今年八十餘歲、今晚多口、勸官人一句、前面梅嶺好生僻靜、虎狼劫盜極多、不如就老夫這里安下孺人、官人自先去到任、多差弓兵人等來取、却好、陳巡檢答曰、小官三代將門之子、通曉武藝、常懷報國之心、豈怕虎狼盜賊、申公情知難勸、便不敢言、自退去了、且說陳巡檢夫妻二人到店房中、喫了些晚飯、却好一更、看看二更、陳巡檢先上床、脫衣而臥、只見就中起一陣風、正是

吹折地獄門前樹　刮起酆都頂上塵

那陣風過處、吹得燈半滅而復明、陳巡檢大驚、急穿

衣起來看時、就房中不見了孺人開房門叫得王吉、那王吉睡中叫將起來、不知頭由、慌張失勢陳巡檢說與王吉、房中起一陣狂風不見了孺人、主僕二人急叫店主人時、叫不應了、仔細看時、和店房都不見了、連王吉也喫一驚看時二人立在荒郊野地上、止有書箱行李、并馬在面前並無燈火客店店主人皆無踪跡、只因此夜、直教陳巡檢三年不見孺人之面未知久後如何、正是

雨裡煙村霧裡都、　不分南北路程途
多疑看罷僧繇畫　收起丹青一軸圖

陳巡檢、與王吉、聽樵樓更鼓、正打四更、當夜月明星光之下、主僕二人前無客店、後無人家、驚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只得教王吉挑了行李、自跳上馬、月光之下、依路徑而行、在路陳巡檢尋思不知是何妖法化作客店、攝了我妻去、從古至今不見聞此異事、巡檢一頭行、一頭哭、我妻不知著落、遲遲而行、却好天明、王吉勸官人且休煩惱、理會正事、前面梅嶺、望著好生嶮峻、崎嶇凹凸難行、只得捱過此嶺、且去沙角鎮上了任、却來打聽尋取孺人不遲、陳巡檢聽了王吉之言、只得勉強而行、且說申陽公攝了張如春歸

於洞中驚得魂飛魄散半晌醒來淚如雨下元來洞中先有一娘子名喚牡丹亦被攝在洞中日久向前來勸如春不要煩惱申公說與如春娘子小聖與娘子前生有緣今日得到洞中別有一個世界你喫了我仙桃仙酒胡麻飯便是長生不死之人你看我這洞中仙女盡是凡間攝將來的娘子休悶且共你蘭房同床雲雨如春見說哀哀痛哭告申公曰奴奴不願洞中快樂長生不死只求早死若說雲雨實然不願申公見說如此自思我爲他春心蕩漾他如今煩惱未可歸順其婦人性執若逼令他必定尋死却不

可惜了這等端妍少貌之人乃喚一婦人名喚金蓮洞主也是日前攝來的在洞中多年矣申公分付好好勸如春早晚好待他將好言語誘他等他回心金蓮引如春到房中將酒食管待如春酒也不喫食也不喫只是煩惱金蓮牡丹二婦人再三勸他你既被他到此間只得無奈何自古道在他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如春告金蓮云姐姐你豈知我今生夫妻分離被這老妖半夜攝將到此強要奴家雲雨決不依隨只求快死以表我貞潔古云列女不更二夫奴今寧死而不受辱金蓮說要知山下事請問過來人這事

我也曾經來我家在南雄府住丈夫富貴、也被申公攝來洞中五年、你見他貌惡、當初我亦如此、後來慣熟、方纔好過、你既到此、只得沒奈何、隨順了他罷、如春大怒罵云、我不似你這等淫賤貪生受辱、枉爲人在世、潑賤之女、金蓮云、好言不聽、禍必臨身、逕自回報申公、說新來佳人不肯隨順、惡言誹謗、勸他不從、申公大怒而言、這箇賤人如此無禮、本待將銅鎚打死、爲他花容無比、不忍下手、可奈他執意不從、交付牡丹娘子、你管押著他、將這賤人剪髮齊眉、蓬頭赤脚、罰去山頭挑水、澆灌花木、一日與他三頓淡飯、牡

丹依言將張如春剃髮齊眉、赤了雙脚、把一副水桶與他、如春自思欲投崖澗中而死、萬一天可憐見、苦盡甘來、還有再見丈夫之日、不免含淚而挑水、正是

寧爲困苦全貞婦　不作貪淫下賤人

不說張氏如春在洞中受苦、且說陳巡檢與同王吉自離東京、在路兩月餘、至梅嶺之北、被申陽公攝了孺人去、千方無計尋覓、王吉勸官人且去上任、巡檢只得棄捨而行、乃望面前一村酒店、巡檢到店門前下馬、與王吉入店買酒飯喫了、筭還酒飯錢、再上馬而去、見一個草舍、乃是賣卦的、在梅嶺下、招牌上寫

楊殿幹請仙下筆、吉凶有準、禍福無差、陳巡檢到門前、下馬離鞍、入門與楊殿幹相見、巳畢、殿幹問尊官何來、陳巡檢將昨夜失妻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楊殿幹焚香請聖、陳巡檢跪拜禱祝、只見楊殿幹請仙至降筆判斷四句、詩曰、

千日逢災厄　佳人意自堅
紫陽來到日　鏡破再團圓

楊殿幹斷曰、官人且省煩惱、孺人有千日之災、三年之後再遇紫陽、夫婦團圓、陳巡檢自思東京曾遇紫陽眞人、借羅童爲伴、因羅童嘔氣、打發他回去、此間

相隔數千里路如何得紫陽到此、遂乃心中少寬、占了卦錢謝了楊殿幹、上馬同王吉并衆人上梅嶺來陳巡檢看那嶺時、眞個嶮峻

欲問世間烟障路　大庾梅嶺苦心酸
磨牙猛虎成羣走　吐氣巴蛇滿地攢

陳巡檢并一行人過了梅嶺、嶺南二十里、有一小亭、名喚做接官亭、巡檢下馬入亭中暫歇、忽見王吉報說有南雄沙角鎮巡檢衙門弓兵人等、遠來迎接、陳巡檢喚入叅拜畢、過了一夜、次日同弓兵吏卒走馬上任、至于衙中升廳、衆人叅賀已畢陳巡檢在沙角

鎭做官且是淸正嚴謹光陰似箭正是

窻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坐間移

倏忽在任不覺一載有餘差人打聽孺人消息並無踪跡端的

好似石沉東海底　　猶如線斷紙風箏

陳巡檢爲因孺人無有消息心中好悶思憶渾家終日下淚正思念張如春之際忽子兵上報相公爲事今有南雄府府尹札付來報軍情有一强人姓楊名廣綽號鎭山虎聚集五七百小嘍囉占據南林村打家擄舍殺人放火百姓遭殃札付巡檢火速帶領所

管一千人馬、關領軍器、前去收捕毋得遲悞巡檢聽知、火速收拾軍器鞍馬披掛已了、引著一千人馬逕奔南林村來、却說那南林村鎮山虎、正在寨中飲酒、小嘍羅報說、官軍到來、急上馬持刀、一聲鑼響、引了五百小嘍羅前來迎敵、陳巡檢與鎮山虎並不打話、兩馬相交、那草寇怎敵得陳巡檢、過鬬無十合、一矛刺鎮山虎於馬下、梟其首級、殺散小嘍羅、將首級回南雄府、當廳呈獻、府尹大喜、重賞了、當自回巡檢衙、排酒慶賀已畢、只因斬了鎮山虎、真個是

威名大振南雄府　武藝高強衆所欽

這陳巡檢在任倏忽却早三年官滿新官交替陳巡檢收拾行裝與王吉離了沙角鎮兩程并作一程行相望庾嶺之下紅日西沉天色已晚陳巡檢一行人望見遠遠松林間有一座寺王吉告官人前面有一座寺我們去投宿則個陳巡檢勒馬向前看那寺時額上有紅蓮寺三箇大金字巡檢下馬同一行人入寺元來這寺中長老名號旃大惠禪師佛法廣大德行清高是個古佛出世當時行者報與長老有一過往官人投宿長老教行者相請巡檢入方丈參見長老禮畢長老問官人何來陳巡檢備說前事萬望長

長老慈悲、指點陳辛尋得孺人回鄉、不忘重恩、長老曰、官人聽禀、此怪是白猿精、千年成器、變化難測、你孺人性貞烈、不肯依隨、被他剪髮赤脚、挑水澆花、受其苦楚、此人號曰申陽公、常到寺中聽說禪機、講其佛法、官人若要見孺人、可在我寺中住幾時、等申陽公來時、我勸化他回心、放還你妻如何、陳巡檢見長老如此說、心中喜懽、且在寺中歇下、正是

五里亭亭一小峯　上分南北與西東
世間多少迷途客　一指還歸大道中

陳巡檢在紅蓮寺中、一住十餘日、忽一日、行者報與

長老、申陽公到寺來也、巡檢聞之、躲于方丈中屏風後面只見長老相迎、申陽公入方丈叙禮畢、分位而坐、行者獻茶、茶罷、申陽公告長老曰小聖無能斷除愛慾、只爲色心迷戀本性、誰能虎項解金鈴、長老答曰、尊聖要解虎項金鈴、可解色心本性、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塵不染、萬法皆明、莫怪老僧多言相勸、聞知你洞中有一如春娘子、在洞三年、他是貞節之婦可放他一命還鄉、此便是斷却慾心也、申陽公聽罷回言、長老、小聖心中正恨此人、罰他挑水三年、不肯同心、這等愚頑、决不輕放、陳巡檢在屏風後聽得說

正是

提起心頭火　咬碎口中牙

陳巡檢大怒拔出所佩寶劍劈頭便砍申陽公用手一指其劍反著自身申陽公曰吾不看長老之面將你粉骨碎身此冤必報道罷申陽公別了長老回去了自洞中叫張如春在面前欲要剖腹取心害其性命得牡丹金蓮二人救解依舊挑水澆花不在話下且說陳巡檢不知妻子下落到也罷了既曉得在申陽洞中心下倍加煩惱在紅蓮寺方丈中拜告長老怎生得見我妻之面長老曰要見不難老僧指一條

徑路上山去尋長老，叫行者引巡檢去山間尋訪。行者自回寺，只說陳辛去尋妻，未知尋得見尋不見。正是

風定始知蟬在樹　燈殘方見月臨窗

當日陳巡檢帶了王吉，一同行者到梅嶺山頭，不顧崎嶇峻嶮，走到山巖潭畔，見個赤脚挑水婦人，慌忙向前看時，正是如春。夫妻二人抱頭而哭，各訴前情。莫非夢中相見，一一告訴。如春說昨日申公回洞，幾乎一命不存。巡檢乃言，謝紅蓮寺長老指路來尋。不思量你，不如共你逃走了罷。如春道走不得，申

公妖法廣大神通莫測、他若知我走、赶上時和官人性命不留、我聞申公平日只怕紫陽真君、除非求得他來、方解其難、官人可急回寺去、莫待申公知之、其禍不小、陳巡檢只得棄了如春、歸寺中拜謝長老、說已見嬌妻、言申公只怕紫陽真君、他在東京曾與陳辛相會、今此間窵遠、如何得他來救、長老見他如此哀告、乃言、等我與你入定去看、便見分曉、長老教行者焚香、入定去了一晌、出定回來、說與陳巡檢曰、當初紫陽真人與你一個道童、你到半路趕了他回去、你如今便可往、急走三日、必有報應、陳巡檢見說、依

其言、急急步行出寺、迤運行了兩日、並無踪跡、且說紫陽真人在大羅仙境與羅童曰、吾三年前、那陳巡檢去上任時、他妻合有千日之災、今已將滿、吾憐他養道修真、好生虔心、吾今與汝同下凡間、去梅嶺救取其妻回鄉、羅童聽言、一同下凡、往廣東路上行來、這日、却好陳巡檢撞見真君同羅童遠遠而來、乃急急向前跪拜、哀告曰、真君望救度弟子妻張如春被申陽公妖法攝在洞中三年、受其苦楚、望真君救難則個、真君笑曰、陳辛、你可先去紅蓮寺中等、我便到也、陳辛拜別、先回寺中、備辦香案迎接真君、救難正

是

法籙持身不等閒　立身起業有多般

千年鐵樹開花易　一日酆都出世難

陳巡檢在寺中等了一日、只見紫陽真君行至寺中、端的道貌非凡長老直出寺門迎接入方丈、敘禮畢分賓主坐定長老看紫陽真君端的有神儀八極之表道貌堂堂威儀凜凜陳巡檢拜在真君面前、告曰、望真君慈悲早救陳辛妻張如春性命還鄉、自當重重拜答深恩、真君乃於香案前、口中不知說了幾句言語、只見就方丈裏起一陣風、但見

無形無影透人懷　二月桃花被綽開
就地撮將黃葉去　入山推出白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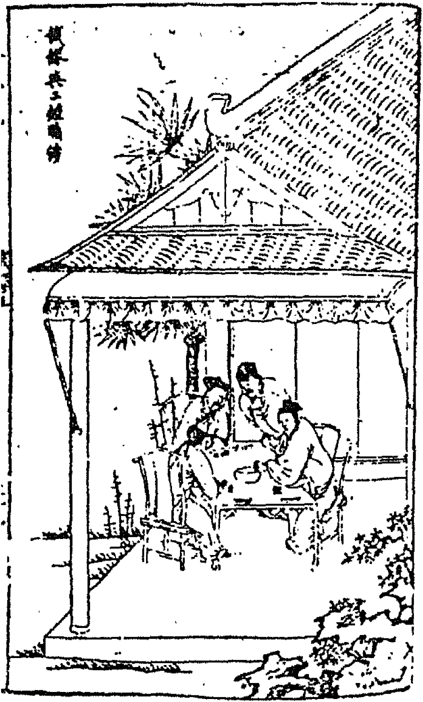
那風過處、只見兩個紅巾天將出現、甚是勇猛、這兩員神將朝著眞君、聲喏道、吾師有何法旨、紫陽眞君曰、快與我去申陽洞中、擒拿齊天大聖前來、不可有失、兩員天將去不多時、將申公一條鐵索鎖著、押到眞君面前、申公跪下、紫陽眞君判斷、喝令天將將申公押入酆都天牢問罪、教羅童入申陽洞中、將眾多婦女各各救出洞來、各令發付回家去訖、張如春與陳辛夫妻再得團圓、向前拜謝紫陽眞人、眞人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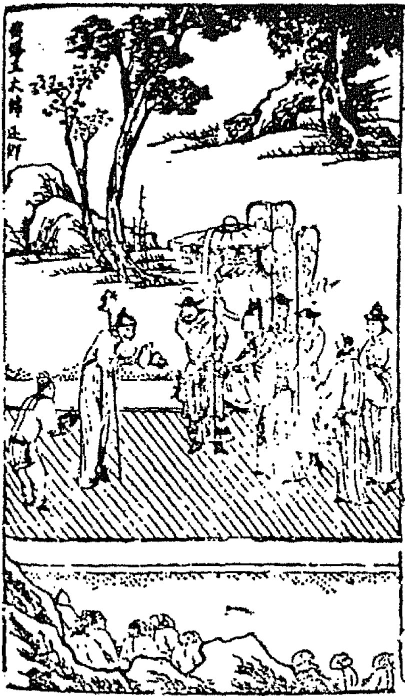
長老陳辛與羅童冉冉騰空而去了這陳巡檢將禮物拜謝了長老與一寺僧行別了收拾行李轎馬王吉并一行從人離了紅蓮寺迤邐在路不則一日回到東京故鄉夫妻團圓盡老百年而終有詩爲證

三年辛苦在申陽　恩愛夫妻痛斷腸
終是妖邪難勝正　貞名落得至今揚

第二十卷終

古今小說


顧銀與二姐鬭牌


劉學士大醉退町

第二十一卷

臨安里錢婆留發跡

貴逼身來不自由　幾年辛苦踏山丘
滿堂花醉三千客　一劍霜寒十四州
萊子衣裳宮錦窄　謝公篇詠綺霞羞
他年名上凌雲閣　豈羨當時萬戶侯

這八句詩乃是晚唐時貫休所作那貫休是個有名的詩僧因避黃巢之亂來於越地將此詩獻與錢王求見錢王一見此詩大加歎賞但嫌其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殊無恢廓之意遣人對他說敎和尚改十

四州爲四十州方許相見貫休應聲吟詩四句詩曰

不羨榮華不懼威　添州改字總難依
閒雲野鶴無常住　何處江天不可飛

吟罷飄然而入蜀錢王懊悔追之不及眞高僧也後人有詩說誚錢王云

文人自古傲王侯　滄海何曾擇沺流
一個詩僧容不得　如何安望添州

此詩是說錢王度量窄狹所以不能恢廓霸圖止於一十四州之主雖如此說像錢王生於亂世僭霸一方做了一十四州之王稱孤道寡非通小可你道錢

王是誰他怎生樣出身有詩爲證

項氏宗袁劉氏窮　一朝龍戰定關中
紛紛肉眼看成敗　誰向塵埃識駿雄

話說錢王名鏐表字具美小名婆留乃杭州府臨安縣人氏其母懷孕之時家中時常火發及至救之又復不見衆家怪異忽一日黃昏時候錢公自外而來進見一條大蜥蜴在自家屋上蜿蜒而下頭垂及地約長丈餘兩目熌熌有光錢公大驚正欲聲張忽然不見只見前後火光亘天錢公以爲失火急呼鄰里求救衆人也有已睡的未睡的聽說錢家火起都爬

起來、收拾撓鈎水桶來救火時、那里有什麼火、但聞房中呱々之聲、錢媽々已產下一個孩兒、錢公因自已錯呼救火、驚惱了鄰里、十分慚愧、正不過意、又見了這條大蜥蜴、都是怪事、想所產孩兒、必然是妖物、留之無益、不如溺死、以絕後患也、是這小孩兒命不該絕、東鄰有個王婆、平生念佛好善、與錢媽々往來最厚、這一晚因錢公呼喚救火、也跑來看鬧、就錢媽媽生產、進房幫助、見養下孩兒、歡天喜地、抱去盆中洗浴、被錢公劈手奪過孩兒、按在浴盆裡面、要將溺死、慌得王婆呼起屈來、倒身護住、定不容他下手、連

王婆道

聲道罪過罪過這孩子一難一度投得個男身作何罪業要將他溺死自古道虎狠也有父子之情你老人家是何意故錢媽媽也在床得上喚將起來錢公道這孩子臨產時家中有許多怪異只恐不是好物留之爲害王婆道一點點血塊那裡便定得好歹況且貴人生產多有奇異之兆反爲祥瑞也未可知你老人家若不肯留這孩子時待老身領去過繼與沒孩兒的人家養育也是一條性命與你老人家也免了些罪業錢公被王婆苦勸不過只得留了取個小名就喚做婆留有詩爲証

五月佳兒說孟嘗　又因光怪誤錢王
試看鬬文并后稷　君相從來豈殀亡

古時姜嫄感巨人跡而生子、懼而棄之於野、百鳥皆舒翼覆之、三日不死、重復收養、因名曰棄、比及長大、天生聖德、能播種五穀、帝堯任爲后稷之官、使主稼穡、是爲周朝始祖、到武王之世、開了周家八百年基業、又春秋時、楚國大夫鬬伯比與䢵子之女偷情、生下一兒、其母䢵夫人以爲不雅、私棄於夢澤之中、䢵子出獵到於夢澤、見一虎跪下、將乳喂一小兒、心中怪異、那虎乳罷孩兒自去了、䢵子教人抱此兒回來

乃后穀切
于女菟胡
涵

卦夫人詫異此兒必是異人、夫人說得已女許云正
將實情說出、邧子就將女配與鬬伯比爲妻、敎他撫
養此兒。楚國土語喚乳做穀、喚虎做於菟、因有虎乳
之異、取名曰穀於菟、後來長大爲楚國令尹、則今傳
說的楚令尹子文就是、所以說貴人無死法、又說大
難不死、必有後祿。今日說錢公滿意要溺死孩兒、又
被王婆留住、豈非天命。話休絮煩、再說錢婆留長成
五六歲、便頭角漸異、相貌雖偉、膂力非常、與里中衆
小兒遊戲、厮打、隨你十多歲的孩兒、也弄他不過、只
索讓他爲尊、這臨安里中有座山、名石鏡山、山有圓

石其光如鏡、照見人形、錢婆留每日同衆小兒在山邊遊戲、石鏡中照見錢婆留頭帶冕旒、身穿蟒衣玉帶、衆小兒都吃一驚、齊說神道出現、偏是婆留全不駭懼、對小兒說道、這鏡中神道就是我、你們見我都該下拜、衆小兒羅拜於前、婆留安然受之、以此爲常、一日回去、向父親錢公說知其事、錢公不信、同他到石鏡邊照驗、果然如此、錢公吃了一驚、對鏡暗暗禱告道、我兒婆留果有富貴之日、昌大錢宗、願神靈隱蔽鏡中之形、莫被人見、恐惹大禍、禱告方畢、教婆留再照時、只見小孩兒的模樣、並無王者衣冠、錢公故

意罰道孩子家眼花說謊下次不可如此必用責罰再到石鏡邊遊戲、眾小兒不見了神道、不肯下拜了、婆留心生一計、那石鏡傍邊有、一株大樹、其大百圍、枝葉扶踈可、蔭數畝、樹下有大石一塊、有七八尺之高、婆留道這大樹權做個寶殿、這大石權做個龍案、那個先爬上龍案坐下的、便是登寶殿了、眾人都要拜賀他、眾小兒齊聲道好、一齊來爬時、那石高又高、峭又峭、滑又滑、怎生爬得上、天生婆留身材矯捷、又且有智、他想着大樹本子上、有幾個乾靶、好借腳力、相在肚裡了、跳上樹根、一步步攀緣而上、約莫離地

劉文之激以戰陣暗翁之戲以入封婆留之戲以南面王

丈許看得這塊大石親切放手望下只一跳端端正正坐於石上衆小兒發一聲喊都拜倒在地婆留道今日你們服也不服衆小兒都應道服了婆留道既然服我便要聽我號令當下折些樹枝假做旗旛裝雙成對擺個隊伍不許混亂自此爲始每早排衙行禮或剪紙爲青紅旗分作兩軍交戰婆留坐石上指揮一進一退都有法度如違了他便打衆小兒打他不過只得依他無不懼怕正是

天挺英豪志量開　休教輕覷小兒孩
未施濟世安民手　先見驚天動地才

名不英雄
本色

再說婆留到十七八歲時頂冠束髮長成一表人材生得身長力大腰濶膀開十八般武藝不學自高雖曾進學堂讀書粗曉文義便拋擱了不肯專心又不肯做農商經紀在里中不幹好事慣一偷鷄打狗吃酒賭錢家中也有些小家私都被他賭博消費得七八了爹娘若說他不是他就拗着氣三兩日出去不歸因是管轄他不下只得由他此時里中都喚他做錢大郎不敢叫他小名了一日婆留因沒錢使用忽然想起顧三郎一夥嘗來打合我去販賣私鹽我今日身閑無事何不去尋他行到釋迦院前打從底漢

老門首經過、那戚漢老是錢塘縣第一個開賭場的、家中養下幾個娼妓、招引賭客、婆留閒時也常在他家賭錢住宿、這一日、忽見戚漢老左手上橫着一把行秤、右手提了一隻大公雞、一個猪頭、回來看了婆留、便道、大郎連日少會、婆留問道、有甚好賭客在家、漢老道、不瞞大郎說、本縣錄事老爺、有兩位郎君、好的是賭博、也肯使花酒錢、有多嘴的對他說了、引到我家坐地、要尋人賭錢、陸人聽說是見在官府的兒、沒人敢來上擡、大郎有采時、進去賭對一局、他們都是見采分文不欠的、婆留口中不語、心下思量道、兩

日正沒生意且去淘摸幾貫錢鈔使用便向那漢老道別人縐他官府我卻不縐他便對一局打幸賭只怕采頭短少須吃他財主笑話少停賭對時我只說有在你處你與我招架一聲得采時平分便了若道輸去我自賠你漢老素知婆留平日賭性最直便應道使得當下漢老同婆留進門與二鍾相見這二鍾一個叫做鍾明一個叫做鍾亮他父親是鍾起見為本縣錄事之職漢老開口道此間錢大郎年紀雖少最好拳棒教著博戲聞知二位公子在小人家行特來造見原來二鍾也喜拳棒正投其機又見婆留一

表人材不勝歡喜、當下叙禮畢、閒講了幾路拳法、鍾明就討雙陸盤擺下、身邊取出十兩重一錠大銀放在桌上說道今日與錢兄初次相識此只賭這錠銀子、婆留假意向袖中一摸說道在下偶然出來那一個朋友遇戚老說公子在此、特來相會不曾帶得什麼采來回頭看着漢老道左右有在你處你替我答應則個漢老一時應承了、只得也取出十兩銀子做一堆兒放着便道小人今日不方便在此、只有這十兩銀子、做兩局賭麼自古道稍粗膽壯婆留自己沒一分錢鈔却教漢老應出銀子膽已自不壯了、着了

急、一連兩局都輸、鍾明收起銀子、便道得罪、得罪、教小廝另取一兩銀子、送與漢老、作為頭錢、漢老雖然還有銀子在家、只怕錢大郎又輸去了、只得認着晦氣、收了一兩銀子、將雙陸盤撥過一邊、擺出酒肴留款、婆留那裡有心飲酒、便道公子寬坐、容在下回家去、再取稍來決賭、何如、鍾明道最好、鍾亮道既錢兄有興、明日早些到此、竟日取樂、今日知己相逢、且共飲酒、婆留只得坐了、兩個妓女唱曲侑酒、正是

賭場逢妓女　銀子當磚塊
牡丹花下死　還却風流債

當日正在歡飲之際，忽聞叩門聲，開看時，却是錄事衙中當直的，說道：老爺請公子議事，教小的們那處不尋到，却在這里。鍾明、鍾亮便起身道：老父呼喚，不得不去。錢兄，明日須早來頑耍。說罷，向漢老說聲相擾，同當直的一齊去了。婆留也要出門，被漢老雙手拉住道：我應的十兩銀子，幾時還我？婆留一手劈開便走，口裡答道：來日送還。出得門來，自言自語的道：今日手裡無錢，却賭得不爽利，還去尋顧三郎借我貫鈔，明日來翻本。帶着三分酒興，還往南門街上而來。向一個僻靜巷口撒溺，背後一人將他腦後一掐

叫道大郎甚風吹到此婆留回頭看時正是販私塩的頭兒顧三郎婆留道三郎今日相訪有句話說、顧三郎道甚話、婆留道不瞞你說、兩日賭得沒興與你告借百十貫錢去翻本、顧三郎道百十貫錢却易、只今夜隨我去便有婆留道那裡去顧三郎道莫問莫問同到城外便知、兩個步出城門恰好日落西山、天色漸暝約行二里之程、到個水港口、黑影裡見纜個小船、離岸數尺船上蘆席滿滿冒住密不通風並無一人顧三郎撿起泥塊向蘆席上一撒撒得聲響忽然蘆席開處船艙裡鑽出兩個人來、咳嗽一聲顧

三郎也咳嗽相應那邊兩個人、即便撑船攏來、顧三郎同婆留下了船艙、船艙還藏得有四個人、這里兩個人下艙、便問道三郎、你與誰人同來、顧三郎道請得主將在此、休得多言、快些開船去、說罷衆人拿櫓動篙把這船兒弄得梭子般去了、婆留道你們今夜又走什麼道路、顧三郎道、不瞞你說、兩日不曾做得生意手頭艱難、聞知有個王節使的家小船、今夜泊在天目山下、明早要進香、此人巨富、船中必然廣有金帛、弟兄們欲待借他些使用、只是他手下有兩個蒼頭、叫做張龍趙虎、大有本事、沒人對付得他、正思

想大貶了得天幸適纔相遇此乃天使其便大賠相邀至此、婆留道做官的貪贓枉法得來的錢鈔、此乃不義之財、取之無礙、正說話間聽得船頭前盪槳響、又有一個小撑船來到、船上共有五條好漢、在上兩船上一般咳嗽相應、婆留已知是同夥、更不問他、只見兩船幫近、顧三郎悄悄問道、那話兒歇在那里、撑船上人應道、只在前面一里之地、我們已是着眼了、當下衆人將船搖入蘆葦中歇下、敲石取火、衆好漢都來與婆留相見、船中已備得有酒肉、各人大碗酒、大塊肉吃了一頓、分撥了器械、兩隻船十三籌好漢

便見有才大器

一齊上前進發遙見大船上燈光未滅衆人提船攏去發聲喊都跳上船頭婆留手執鐵稜棒打頭正遇着張龍早被婆留一棒打落水去趙虎望後艄便跑滿船人都唬得魂飛魄散那個再敢挺敵一個個跪倒船艙連聲饒命婆留道衆兄弟聽我分付只許收拾金帛休殺害他性命衆人依言將艙中輜重恣意擄取忽哨一聲衆人仍分作兩隊下了小船飛也是搖去了原來王節使另是一個座船他家小先到一日次日王節使方到已知家小船被盜細開失單往杭州府告狀杭州刺史董昌准了行文各縣訪拿真

臨真盜文書行到淮安縣來、知縣差縣尉同捕盜使臣限時限日的擒拿、不在話下、再說顧三郎一夥、重泊船於蘆葦叢中、將所得利物眾人十三分均分、因婁留出力議定多分一分與他婁留共得了三大錠元寶百來兩碎銀及金銀酒器首飾又十餘件此時天色漸明、城門已開、婁留懷了許多東西跳上船頭、對顧三郎道、多謝作成、下次再當效力、說罷進城還到戚漢老家、漢老兀自床上翻身、被婁留叫喚起來、雙手將兩眼揩抹、問道、大郎何事來得恁早、婁留道、鍾家兄弟如何還不來、我尋他都不則個、便將元

寶碎銀及酒器首飾一頓交付與戚漢老說道恐怕又煩累你應米這些東西都留你處慢慢的支銷昨日借你的十兩頭你就在裡頭除了罷今日二鍾來你替我將幾兩碎銀做個東道就筭我請他一席戚漢老見了許多財物心中歡喜連聲應道這小事但憑大郎分付要留道今日起早些既二鍾未來我要尋個靜辦處打個肫戚漢老引他到一個小小閣兒中自本床上叫道大郎任意安樂小人去樵洗則個卻說鍾明鍾亮在衙中早飯過了袖了幾錠銀子再到戚漢老家來漢老正在門首買東買西見了二鍾

便道錢大郎今日從東邊相請、在此專候久了、在小閣中打眈、二位先請進去、小人就來陪奉、鍾明鍾亮兩個私下稱讚道、難得這般有信義之人、走進堂中只聽得打鼾之聲、如霹靂一般的響、二鍾吃一驚、尋到小閣中、猛見個丈餘長一條大蜥蜴、據于床上、頭生兩角、五色雲霧罩定、鍾明鍾亮一齊叫道作怪、只這聲作怪、便把雲霧冲散、不見了蜥蜴、定睛看時、乃是錢大郎直挺挺的睡着、弟兄兩個心下想道、常聞說異人多有變相、明明是個蜥蜴、如何却是錢大郎、此人後來必然有些好處、我們趁此未遇之先、與他

古人結義具結義今人結義乃結與古人結義勝同胞今人結義設下様酒肉場中心腹訴一[illegible]兄弟多作[illegible]何怪[illegible]此輩[illegible]中豈無[illegible]

結交有何不美。兩下商量定、等待婆留醒來、二人更不言其故、只說我弟兄相慕信義、情願結桃園之義、不知大郎允否、婆留也愛二鍾爲人慷慨、當下就在小閣内八拜定交、因婆留年最小、做了三弟、這日也不賭錢、大家暢飲而別、臨別時、鍾明把昨日賭贏的十兩銀子、送還婆留、婆留那里肯收、便道、戚漢老處小弟自己還過了、這銀大哥權且留下、且待小弟手中乏時、相借未遲、鍾明只得收去了、自此日爲始、三個人時常相聚、因是吃酒打人、飲博場中、出了個大名、號爲錢塘三虎、這句話、吹在鍾起耳朵裡來、好生

不樂將兩個兒子禁約在衙中不許他出外遊蕩歎留連日不見二鍾在錄事衙前探聽巳知了這個消息害了二一怕好幾日不敢去尋二鍾相會正是

取友必須端　休將戲謔看
家嚴兒學好　子孝父心寬

再說錢婆留與二鍾踈了少不得又與顧三郎這夥親密時常同去販鹽爲盜此等不法之事也不知做下幾十遭原來走私商道路的第一次膽小第二次膽大第三第四次渾身都是膽了他不犯本錢大錠銀大貫鈔的使用俛倖其事不發落得快活受用且

到事發再處、他也拚得做得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為只因顧三郎夥內陳小乙、將一對赤金蓮花杯在銀匠家倒喚銀子、被銀匠認出是李十九員外庫中之物對做公的說了、做公的報知縣尉、訪着了這一夥姓名尚未挨拿、忽一日縣尉請鍾錄事父子在衙中飲酒、因鍾明寫得一手好字、縣尉邀至書房求他寫一幅單條、鍾明寫了李太白少年行一篇縣尉展看稱美鍾明偶然一眼覷見大端石硯下露出些紙腳推開看時寫得有多人姓名鍾明有心、捉個冷眼取來藏於袖中、背地偷看、却是所訪盜的單兒

內中有錢婆留名字鍾明吃了一驚上席後不多幾杯酒便推腹痛先回縣尉只道真病由他去了誰知却是鍾明的詭計當下鍾明也不回去急〻跑到戚漢老家教他轉尋婆留說話恰好婆留正在他塲中鑄牌賭色鍾明見了也無暇作揖一隻臂膊牽出門外到個僻靜處說道如此如此幸我看見偷得訪單在此兄弟快些藏躱恐怕不久要來緝捕我須救你不得一面我自着人替你在縣尉處上下使錢若三個月內不發作時方可出頭兄弟千萬珍重婆留道單上許多人都是我心腹至友哥〻若管爲時須一

倆與他解覓若放一人到官、衆人都是不乾淨的鍾明道我自有道理說罷鍾明自去了、這一個信息得婁留脚也不停、逕跑到南門尋見顧三郎說知其事、也教他一路作速移閙休得招風攬火顧三郎道、我倆只下了些船各鎮市四散撐開沒人知覺只你守着爹娘沒處去得怎麽好婁留道、我自不妨事、珍重珍重說罷別去從此婁留裝病在家、惟惟住了三個月早晚只演習鎗棒並不敢出門連自己爹娘也道是個異事、却不知其中緣故、有詩爲証、

鍾明欲救婁留難　又見婁留轉救人

同樂同憂眞義氣　英雄必不負交親

却說縣尉次日正要勾提公事，尋覓底下這個訪單，已不見了。一時亂將起來，將書房中小厮吊打，再不肯招承。一連亂了三日，沒些影響，縣尉沒做道理處。此時鍾明鍾亮拚却私財，上下使用，緝捕使臣都得了賄賂，又將白銀二百兩央使臣轉送縣尉，教他閒起這宗公事。幸得縣尉性貪，又聽得使臣說道：錄事衙裏替他打點，只疑道那逃兇到了錄事之手，我也落得放鬆做個人情。收受了銀子，假意立限與使臣緝訪，過了一月兩月，把這事都放慢了。正是官無三

紫又道是有錢使得鬼推磨不在話下話分兩頭再表江西洪州有個術士、

此人善識天文精通相術白虹貫日、便知易水奸謀寶氣騰空預辨豐城神物、决班超封侯之貴刻鄧通餓死之期殃祥有准半辟仙、占候無差高術士

這術士喚做廖生預知唐季將亂隱於松門山中、忽一日夜坐望見斗牛之墟、隱々有龍文五采知是王氣算來該是錢塘分野、特地收拾行囊來遊錢塘再占雲氣却又在臨安地面乃裝做相士隱于臨安市

上每日市中人求相者甚多，都是等閒之輩，並無異人在內。忽然想起錄事鍾起是我故友，何不去見他。卽忙到錄事衙中通名。鍾起知是故人廖生到此，倒屣而迎。相見禮畢，各叙寒溫。鍾起叩其來意，廖生屏去從人，私向鍾起耳邊說道：「不肖夜來望氣，知有異人在於貴縣，求之市中，數日杳不可得。看足下尊相，雖然貴顯，未足以當此也。」鍾起乃召明亮二子求他一看。廖生道：「骨法皆貴，然不過人臣之位。所謂輿人上應着斗牛間王氣，惟天子足以當之，最下亦得五霸諸侯，方應其兆耳。」鍾起乃留廖生在衙中過宿。次

日鍾起只說縣中有疑難事、欲共商議備下酒席在吳山寺中悉召本縣有名目的豪傑來會令廖生背地裡一個〻看過其中貴賤不一、皆不足以當大貴之兆當日席散、鍾起再邀廖生到衙欲待來、日更搜尋鄉村豪傑教他飽看、此時天色將晚二人並馬而回、卻說錢婆留在家、已守過三個月無事、歡喜無限想起二鍾救命之恩、大着膽、來到縣前聞得鍾起在吳山寺宴會悄地到他衙中要尋二鍾兄弟拜謝鍾明鍾亮知是婆留相訪、乘着父親不在慌忙出來相迎聚話忽聽得馬鈴聲響鍾起回來了、婆留望見了

鍾起唬得心頭亂跳低着頭望外只顧趕鍾起聞是甚人唱教令下廖生急忙向鍾起說道奇哉怪哉所言異人乃應在此人身上不可慢之鍾起素信廖生之術便改口教人好好請來相見婆留只得轉求鍾起問其姓名婆留好像泥塑木雕的那裡敢說鍾起焦燥乃喚兩個兒子問此人何姓何名住居何處緣何你與他相識鍾明料瞞不過只得說道此人姓錢小名婆留乃臨安里人鍾起大笑一聲扯着廖生背地說道先生錯矣此乃里中無賴子目下幸逃法網安望富貴乎廖生道我已決定不差足下父子之貴

言人八劃

皆因此人而得乃向婁留說道你骨法非常必當大貴光前耀後願好生自愛又向鍾起說道我所以訪求異人者非貪圖日後攀帶富貴正欲驗我術法之神耳從此更十年吾言必驗足下識之只今日相別後會未可知也說罷飄然而去鍾起纔信道婁留是個異人鍾明鍾亮又將成漢老家所見斷蝎生角之事對父親述之愈加駭然當晚鍾起便教兒子留款婁留勸他勤學鎗棒不可務外為非致損聲名家中乏錢使用我當相助自此鍾明鍾亮仍舊與婁留往來不絕比前更加親密有詩為証

堪嗟豪傑混風塵　誰向貧窮識異人
只爲廖生能具眼　頓令錄事效嘉賓

話說唐僖宗乾符二年黃巢兵起攻掠浙東地方杭州刺史董昌出下募兵榜文鍾起聞知此信對兒子說道即今黃寇猖獗兵鋒至近刺史募兵殺賊此乃壯士立功之秋何不勸錢婆留一去鍾明鍾亮道兒輩皆願同他立功鍾起歡喜當下請到婆留將此情對他說了婆留磨拳撑掌踴躍願行一應衣甲器仗都是鍾起支持又將銀二十兩助婆留爲安家之費改名錢鏐表字具美取留鏐二音相同故也三人

若良將兵以少敵所從未見正

辭家上路直到杭州見了刺史董昌董昌見他儀容魁梧試其武藝果然熟閑不勝之喜皆署爲裨將帳前聽用不一日探子報道黃巢兵數萬將犯臨安望相公策應董昌就假錢鏐以兵馬使之職使領兵征救問道此行用兵幾何錢鏐答道將在謀不在勇兵貴精不貴多願得二鍾爲助兵三百人足矣董昌即命錢鏐於本州軍伍自行挑選三百人同鍾明鍾亮率領望臨安進發到石鑑鎮探聽賊兵離鎮止十五里錢鏐與二鍾商議道我兵少賊兵多只可智取不可力敵宜出奇兵應之乃選弓弩手二十名自家率

[illegible]

弩三百人可當千萬人之用

領多帯良箭伏山谷險要之處先差砲手二人伏於賊兵來路一等賊兵過險放砲爲號二十張强弓一齊射之鍾明鍾亮各引一百人左右埋伏准備策應餘兵散布山谷揚旗吶喊以助兵勢分撥已定黄與兵早到原來石碣鎮山路險隘止容一人一騎賊先鋒率前隊兵度險皆單騎魚貫而過忽聽得一聲砲響二十張勁弩齊發賊人大驚正不知多少人馬賊先鋒身穿紅錦袍手執方天畫戟領掃令字旗跨一匹瓜黄戰馬正揚威耀武而來却被弩箭中了頸項倒身顛下馬來賊兵大亂鍾明鍾亮引着二百人呼

僥倖之事豈再做得八之坑且再作

厭唱勢兩頭殺出賊兵着忙又聽得四圍吶喊不絕正不知多少軍馬自相踐踏斬首五百餘級餘賊潰散錢鏐全勝了一陣想道此乃僥倖之計可一用不可再也若賊兵大至三百人皆爲虀粉矣此去三十里外有一村名八百里引兵屯於彼處乃對道傍一老嫗說道若有人問你臨安兵的消息但言屯八百里就是却說黃巢聽得前隊在石鑑鎮失利統領大軍彌山蔽野而來到得鎮上不見一個官軍遣人四下搜尋居民問信少停拿得老嫗到來問道臨安軍里老嫗答道屯八百里再三問時只是說屯八

百里黃巢不知八百里是地名只道官軍四集屯了八百里路之遠乃歎道嚮若二十万弩手尚然敵他不過況八百里屯兵乎杭州不可得也於是賊兵不敢停石鑑鎮上遥望越州一路而去臨安賴以保全有詩爲證

能將少卒勝多人　良將機謀妙若神
三百兵屯八百里　賊軍驚散息烽塵

再說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聽得黃巢兵到一時不曾做得準備乃遣人打話情愿多將金帛犒軍求免攻掠黃巢受其金帛亦遥過越州而去原來劉漢宏先

可嘆宏非之才

爲杭州刺史董昌在他手下做裨將充募兵使因平了叛賊王郢之亂董昌有功就升做杭州刺史劉漢宏却升做越州觀察使漢宏因董昌在他手下出身屢屢欺侮董昌不能堪漸生嫌隙今日巢賊經過越州雖然不曾殺掠却費了許多金帛訪知杭州到被董昌得勝報功心中愈加不平有門下賓客沈苛獻計道臨安退賊之功皆賴兵馬使錢鏐用謀取勝聞得錢鏐智勇足備明公若馳咫尺之書厚具禮幣只說越州賊寇未平向董昌借錢鏐來此征勦哄得錢鏐到此或優待以結其心或尋事以斬其首董昌割

去右臂無能爲矣、方今朝政顛倒、宦官弄權、官家威令不行、天下英雄皆有割據一方之意、若吞併董昌、奄有杭越、此覇王之業也、劉漢宏爲人志廣才疎、這一席話正投其懷、以手撫周苛之背、連聲讚道、吾心腹人所見極明、妙哉妙哉、即忙修書一封、

漢宏再拜、奉書於　故人董公麾下、頃者巢賊猖獗、越州兵微將寡、難以備禦、聞麾下有兵馬使錢鏐、謀能料敵、勇稱冠軍、今貴州已平、乞念唇齒之義、遣鏐前來、協力拒賊、事定之後、功歸麾下、聊具金甲一副、名馬二匹、犒表微忱、伏乞笑納、

原來董昌也有心疑忌劉漢宏先期差人打聽越州事情已知黄巢兵退如今書上反説巢寇猖獗其中必有緣故即請錢鏐來商議錢鏐道明公與劉觀察隙嫌已構此不兩立之勢也聞劉觀察自託帝王之冑欲圖非望巢賊在境不發兵相拒乃以金帛買和其意不測明公若假精兵二千付鏐聲言相助漢宏無謀必欣然見納乘便圖之越州可一舉而定於是表奏朝廷坐漢宏以和賊謀叛之罪朝廷方事姑息必重獎明公之功明公勲垂於竹帛身安於泰山豈非萬全之策乎董昌欣然從之即打發回書着來使

俟邊俟道兵如錢鏐不陳其計例

先去隨後發精兵二千付與錢鏐臨行囑道此去見幾而作小心在意却說劉漢宏接了回書知道董昌已遣錢鏐到來不勝之喜便與賓客沈苛商議沈苛道錢鏐所領一千人皆勝兵也若縱之入城實爲難制今俟其未來預令人迎之使屯兵於城外獨召錢鏐相見彼既無羽翼惟吾所制然後遣將代領其兵厚加恩勞使倒戈以襲杭州疾雷不及掩耳董昌可克矣劉漢宏又讚道吾心腹人所見極明妙哉妙哉即命沈苛出城迎候錢鏐不在話下再說錢鏐領了二千軍馬來到越州城外沈苛迎住相見禮畢沈苛

道奉觀察之命城中狹小不能容客兵權於城外屯札單請將軍入城相會錢鏐已知劉漢宏擬賺之計便將計就計假意發怒道錢某本一介匹夫荷察使不嫌愚賤厚弊相招某感察使知己之恩願以肝腦相報董刺史與察使外親內忌不欲某來又只肯發兵五百人某再三勉強方許二千之數某挑選精壯一可當百特來輔助察使成百世之功業察使不念某勤勞親行犒勞乃安坐城中呼某相見如呼下隷此非敬賢之道某便引兵而回不願見察使矣說罷仰面歎云錢某一片壯心可惜可惜沈許只認是真

此將能容已氣不過寔有所失

心慌忙收科道將軍休要錯怪觀察實不知將軍心事容某進城對觀察說知必當親自勞軍與將軍相見說罷縱馬入城去了錢鏐分付手下心腹將校如此如此各人暗做准備且說劉漢宏聽沈苛回話信以爲然乃殺牛宰馬大發芻粮爲犒軍之禮旌旗鼓樂前導直到北門外館驛中坐下等待錢鏐入見指望他行偏裨見主將之禮誰知錢鏐領着心腹二十餘人昂然而入對着劉漢宏拱手道小將甲冑在身恕不下拜了氣得劉漢宏面如土色沈苛自覺失信滿臉通紅上前發怒道將軍差矣常言軍有頭將有

主尊卑上下、古之常禮、董刺史命將軍來、與觀察助力、將軍便是觀察麾下之人、況董刺史出身觀察門下、尚然不敢與觀察敵體、將軍如此倨傲、豈小覷我越州無軍馬乎、說聲未絕、只見錢鏐大喝道、無名小子、敢來饒舌、將頭巾望上一捵、二十餘人、一齊發作、說時遲那時快、錢鏐拔出佩劍、沈苛不曾防備、一刀剁下頭來、劉漢宏望館驛後便跑、手下跟隨的、約有百餘人、一齊上前、來拿錢鏐、怎當錢鏐神威雄猛、如砍瓜切菜、殺散衆人、逕往館驛後閣來尋劉漢宏、並無蹤跡、只見土墻上缺了一角、已知爬墻去了、錢鏐

慌忙不迭、率領二千軍衆、便想攻打越州、看見城中已有准備、自己後軍無繼、孤掌難鳴、只得撥轉旗頭重回舊路、城中劉漢宏聞知錢鏐回軍、即忙點精兵五千、差驍將陸萃爲先鋒、自引大軍隨後追襲、却說錢鏐也料定越州軍馬、必來追趕、晝夜兼行、來到白龍山下、忽聽得一棒鑼聲、山中擁出二百餘人、一字兒擺開、爲頭一個好漢生得如何怎生打扮、

頭裹金絲唐巾、身穿綠錦衲襖、腰拴搭膊、腳套皮靴、掛一副弓箭袋、拿一柄潑風刀、生得濃眉大眼、紫面拳鬚、私商船上有名人、厮殺場中無敵手、

[illegible]

錢鏐出馬上前覷看、那奸漢見了錢鏐、撇下刀、納頭便拜、錢鏐認得是販鹽爲盜的顧三郎、名喚顧全武乃滾鞍下馬、扶起道、三郎久別、如何却在此處、顧全武道、自蒙大郎活命之恩、無門可補報、聞得黃巢兵到、欲待倡率義兵、保護地方、就便與大郎相會、後聞大郎破賊成功、爲朝廷命官、又聞得在越州劉觀察處效用、不才聚起鹽徒二百餘人、正要到彼相尋帮助、何期此地相會、不知大郎回兵爲何如此之速、錢鏐把劉漢宏事情、備細說了一遍、便道、今日天幸得遇三郎、正有相煩之處、小弟算定劉漢宏必來追趕

因此連夜而行他自恃先造不以董刺史爲意又杭州是他舊治追趕不着必然直趨杭州與董宗宗闘三郎率領二百人暫住白龍山下待他兵過可行詐降之計若兵臨杭州只看小弟出兵迎敵三郎從中而起漢宏可斬也若斬了漢宏便是你進身之階小弟在董刺史前一力保薦前程萬里不可有悞顧全武道大郎分付無有不依兩人相別各自去了正是

太平處處皆生意　荒亂時時盡殺機
我正算人人算我　戰場能得幾人歸

却說劉漢宏引兵追到越州界口先鋒陸萃探知錢

鏐星夜走回來稟漢宏回軍漢宏大怒道錢鏐小卒吾爲所侮有何面目回見本州百姓杭州吾舊時管轄之地董昌吾所薦拔吾今親自引兵到彼務要董昌殺了錢鏐輸情服罪方可恕饒不然誓不爲人當下喝退陸萃傳令起程向杭州進發行至富陽白龍山下忽然一棒鑼聲湧出三百餘人一字兒擺開爲頭一個好漢手執大刀甚是兇勇漢宏吃了一驚正欲迎敵只見那漢約住刀頭厲聲問道來將可是越州劉察使麼漢宏回言正是那好漢慌忙撇刀在地拜伏馬前道小人等候久矣劉漢宏問其來意那漢

道小人姓顧名全武乃臨安縣人氏因販賣私鹽被州縣訪名擒捉小人一向在江湖上逃命近聞同縣兄弟錢鏐出頭做官小人特往投奔何期他妬賢嫉能貴而忘賤不相容納只得借白龍山權住落草昨日錢鏐到此經過小人便欲殺之爭奈手下衆寡不敵怕不了事聞此人得罪於察使小人願爲前部少効犬馬之勞劉漢宏大喜便教顧全武代了陸萃之职分兵一千前行陸萃收作後哨不一日來到杭州城下此時錢鏐已見過董昌預作准備聞越州兵已到董昌親到城樓上叫道下官與察使同爲朝廷命

官、各守一方下官並不敢得罪察使不知到此何辜劉漢宏大罵道你這背恩忘義之賊若早識時務、斬了錢鏐獻出首級免動干戈董昌道察使休怒錢鏐自來告罪了只見城門開處一軍飛奔出來來將正是錢鏐左有鍾明右有鍾亮還衝入敵陣、要拿劉漢宏漢宏着了忙急叫先鋒何在傍邊一將應聲道先鋒在此、手起刀落斬漢宏於馬下、把刀一招錢鏐直殺入陣來、大呼降者免死、五千人不戰而降陸鏊自刎而亡斬漢宏者、乃顧全武也、正是

有謀無勇堪資畫　有勇無謀易喪生

必竟有謀兼有勇　佇看百戰百成功

董昌看見斬了劉漢宏大開城門收軍錢鏐引領全武見了董昌董昌大喜即將漢宏罪狀申奏朝廷并列錢鏐以下諸將功次那時朝廷多事不暇究問乃升董昌為越州觀察使就代劉漢宏之位錢鏐為杭州刺史就代董昌之位鍾明鍾亮及顧全武俱有官爵鍾起將親女嫁與錢鏐為夫人董昌移鎮越州將杭州讓與錢鏐錢公錢母都來杭州居住一門榮貴自不必說却說臨安縣有個農民在天目山下鋤田鋤起一片小小石碑鐫得有字幾行農民不識把與

村中學究羅平看之羅學究拭土辨認乃是四句讖語道是

天目山垂兩乳長　龍飛鳳舞到錢塘
海門一點巽峰起　五百年間出帝王

後面又鐫着郭璞記四字羅學究以爲奇貨留在家中次日撥了石碑走到杭州府獻與錢鏐刺史奏陳天命錢鏐看了大怒道匹夫造言欺我合當斬首羅學究再三苦求方免喝教亂棒打出其碑就庭中毀碎原來錢鏐已知此是吉讖合應在自己身上只恐聲揚於外故意不信乃見他心機周密處再說羅學

鬧者方致云羅平遇鳥啼初起羅於之千

究被打深恨刺史無禮好意反成惡意心生一計不若將此碑獻與越州董觀察定有好處想此碑雖然毀碎尚可湊看乃私賂守門吏卒在庭中拾將出來原來只破作三塊將字跡湊合一毫不損羅平心中大喜依舊包褁石碑取路到越州去行了二日路上忽逢一簇人攢擁着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兒那孩子手中提着一個竹籠籠外罨着布幕內中養着一隻小小翠鳥羅平挨身上前問其緣故衆人道這小鳥兒又非鸚哥又非鸜鴿却會說話我們要問這孩子買他須要還了他一貫足錢還不肯話聲未絕只見

新聞小書畢竟見過名今作人者試小說於流排之說

那小鳥兒將頭顛兩顛遂萃道皇帝董皇帝董羅平問道這小鳥兒還是天生會說還是教成的孩子道、我爹在鄉里砍柴、聽得樹上說話、却是這畜生樹梢竿棲得來、是天生會話的、羅平道我與你兩貫足錢賣與我罷孩子得了兩貫錢、歡歡喜喜的去了、羅平提了鳥籠、急急赶路、不一日、來到越州口稱有機密事要見察使、董昌喚進、屏開從人正要問時那小鳥兒又在籠中叫道皇帝董皇帝董、董昌大驚問道此何鳥也、羅平道此鳥不知名色天生會話宜呼曰讖鳥、因於懷中取出石碑、備陳來歷、自晉初至今、正合

可惜董昌非其人

五百之數方今天子微弱唐運將終梁晉二王互相爭殺天下英雄皆有割據一方之意錢塘原是察使創業之地靈碑之出非無因也况靈鳥吉祥明示天命察使先破黃巢再斬漢宏威名方盛遠近震慴若乘此機會用越杭之衆兼并兩浙上可以窺中原下亦不失爲孫仲謀矣原來董昌見天下紛亂又有圖霸之意聽了這一席話大喜道足下遠來殆天賜我立功也事成之日即以本州觀察相酬於是拜羅平爲軍師招集兵馬又於民間科斂以充粮餉命巧匠製就金絲籠子安放靈鳥外用蜀錦爲衣罩之又寫

寄書一封、差人送到杭州錢鏐、徵他募兵聽用、錢鏐見書人罵道董昌反矣、乃寄表奏朝廷、朝廷即拜錢鏐爲蘇杭等州觀察、於是錢鏐更造杭城、自秦望山至於范浦周圍七十里、再奉表聞、加鎮海軍節度使封開國公、董昌聞知朝廷累加錢鏐官爵、心中大怒駡道賊狗奴、敢責吾得官耶、吾先取杭州以洩吾恨羅平諫道錢鏐異志未彰、且新膺寵命、討之無名、不若詐稱朝命、先正王位、然後以尊臨卑、平定睦州廣其兵勢、假道於杭以臨湖州、待錢鏐不從、乘間圖之若出兵相助、是明公不戰而得杭州矣、又何求乎、董

昌依其言乃假裝朝廷詔命封董昌爲越王之職使專制兩浙諸路軍馬旗幟上都換了越王字號又將靈碑及靈鳥宣示州中百姓使知天意民間三丁抽一得兵五萬號稱十萬浩浩蕩蕩殺奔睦州來睦州無備被董昌攻破了停兵月餘改換官吏又選得精兵三萬人軍威甚盛自謂天下無敵詐稱越帝徵兵杭州欲攻湖州錢鏐道越兵正銳不可當也不如迎之待其兵頓湖州遠來其弊無不勝矣於是先遣鍾明卑詞犒師積後親領五千軍馬願爲前部自效董昌大喜行了數日錢鏐僞稱有疾暫留途中養病董

發

卧更不疑惑催兵先進有詩爲證

勾踐當年欲紊吳　卑辭厚禮破姑蘇
董昌不識錢鏐意　猶恃兵威下太湖

卻說錢鏐打聽越州兵去遠乃引兵而歸挑選精兵千人假做越州軍號遣顧全武爲先鋒來襲越州又分付鍾明鍾亮各引精兵五百潛屯餘杭之境分付不可妄動直待董昌還救越州時節兵從此過然後自後掩襲他無心戀戰必獲全勝分撥已定乃對賓客鍾起道守城之事專以相委越州乃董賊巢穴吾當親往觀釁若巢穴既破董昌必然授首無疑矣

乃自引精兵二千接應顧全武軍馬卻說顧全武打了越州兵旗號一路並無阻礙直到越州城下只說催趲攻城火器賺開城門顧全武大將道董昌僭號背叛朝廷欽節使奉詔來討大軍十萬已在城外矣越州城中軍將都被董昌帶去留的都是老弱殘敗拒敵顧全武逕入府中將僞世子董榮及一門老幼三百餘人拘於一室分兵守之恰好杭州大軍已到聞知顧全武得了城池整軍而入秋毫無犯顧全武迎錢鏐入府出榜安民已定寫書一封遣人往董昌軍中投遞書曰

鏐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唐運雖衰、天命未改而足下妄自矜大、僭號稱兵、凡為唐臣誰不憤疾鏐迫於公義、輙遣副將顧全武率兵討逆、兵聲所至越人倒戈、足下全家盡已就縛、若能見機伏罪、尚可全活、乞早自裁、以救一家之命、

却說董昌攻打湖州不下、正在帳中納悶、又聽得靈鳥叫聲皇帝董皇帝董、董昌揭起錦帛看時、一個眼花不見靈鳥、只見一個血淋淋的人頭在金絲籠內、掛着認得是劉漢宏的面龐、唬得魂不附體、大叫一聲驀然倒地、衆將急來救醒、定睛半晌再看籠子內

都是點點血跡果然沒了靈鳥董昌心中大惡急召羅軍師商議告知其事問道主何吉凶羅平心知不祥之兆不敢直言乃說道大越帝業因斬劉漢宏而起今漢宏頭現此乃克敵之徵也說猶未了報道[illegible]州差人下書董昌拆開看時知道越州已破這一驚非小羅平道兵家虛虛實實未可盡信錢鏐托病回兵必有異謀故造言以煽惑軍心明公休得自失主張董昌道雖則真偽未定亦當回軍還顧根本羅平叫將來使斬訖恐洩漏消息再教傳令并力攻城使城中不疑夜間好辦走路是日攻打湖州至晚方歇

捱到二更時分、拔寨都起、驍將薛明徐福、各引一萬人馬先行、董昌中軍隨後進發、那將睦州帶來的三萬軍馬、與羅平斷後湖州城中見軍馬已退、恐有詭計、不敢追襲且說徐薛二將引兵晝夜趲行早到餘杭山下、正欲埋鍋造飯忽聽得山凹裏連珠砲響鼓角齊鳴鍾明鍾亮兩枝人馬、左右殺將出來薛明接住鍾明廝殺徐福接住鍾亮廝殺徐薛二將、雖然英勇、爭奈軍心惶惑、都無心戀戰且晝夜奔走俱已疲倦、怎當虎狼般這兩枝生力軍、自古道兵離將敗薛明看見軍、伍散亂、心中着忙、措手不迭、被鍾明斬於

馬下拍馬來夾攻徐福、徐福敵不得二將、亦被捶完斬之、衆軍都棄甲投降、二鍾商議道、越兵前部雖敗、董昌大軍隨後即至、衆寡不敵、不若分兵埋伏、待其兵已過去、從後擊之、彼知前部有失、必然心忙思竄、然後可獲全勝矣、當下商量已定、將投降軍衆從去使報董昌消息、卻說董昌大軍正行之際、只見敗軍紛紛而至、報道徐薛二將俱已陣亡、董昌心膽俱裂、只得抖擻精神、麾兵而進、過了餘杭山下、不見敵軍、正在疑慮、只聽後面連珠砲響、兩路伏兵齊起、正不知多少人馬、越州兵爭先逃命、自相踐踏、死者不計

其數直奔了五十餘里方纔得脫收拾敗軍三停又折一停只等羅平後軍消息誰知睦州兵雖然跟隨董昌心中不順今日見他回軍幾個裨將商議殺了羅平將首級向二鍾處納降并力來追董昌董昌聞了此信不敢走杭州大路打寬轉打從臨安桐廬一路而行這里錢鏐早已算定預先取鍾起來守越州自起兵回杭州等候董昌却教顧全武領一千人馬在臨安山險處埋伏以防竄逸董昌行到臨安軍無隊伍正當爬山過險却不隄防顧全武一枝軍衝出當先顧全武一騎馬一把刀横行直撞逢人便殺大

喝降者免死軍士都拜伏於地那個不要性命的敢來交鋒董昌見時勢不好脫去金盔金甲逃往村農家逃難被村中擒縛獻出顧全武想道越兵雖降其勢甚衆怕有不測一刀剁了董昌首級以絕越兵之意重賞村農正欲下寨歇息忽聽得山凹中鼓角齊天塵頭起處軍馬無數而來顧全武道此必越州軍後隊也綽刀上馬準備迎敵馬頭近處那邊擁出二員大將不是別人正是鍾明鍾亮爲追赶董昌到此三人下馬相見各敘功勳是晚同下寨于臨安地方次日拔寨都起行了二日正迎着錢鏐軍馬原來錢

鏐哨探得董昌打從臨安逶轉，怕顧全武不能了事，自起大軍來接應。已知兩路人馬都已成功，合兵回杭州城來。真個是

喜孜孜鞭敲金鐙響，　笑吟吟齊唱凱歌回。

顧全武獻董昌首級，二鍾獻薛明餘驅羅平首級鈠，鏐傳令向越州監中取董昌家屬三百口，盡行誅戮。寫表報捷。此乃唐昭宗皇帝乾寧四年也。那時中原多事，吳越地遠，朝廷力不能及，聞錢鏐討叛成功，上表申奏，大加歎賞，錫以鐵券誥命，封爲上柱國彭城郡王，加中書令。未幾進封越王，又改封吳王，潤越等

即此一事天生帝王[illegible]

十四州得專封拜此時錢鏐志得意滿在杭州起造王府宮殿極其壯麗父親錢公已故錢母尚存奉養宮中錦衣玉食自不必說鍾氏冊封王妃鍾起爲國相同理政事鍾明鍾亮及顧全武俱爲各州觀察使之職其年大水江潮漲溢城垣都被衝擊乃大起人夫築捍海塘累月不就錢鏐親往督工見江濤洶湧難以施功錢鏐大怒喝道何物江神敢逆吾意命強弩數百一齊對潮頭射去波浪頓然斂息不勾數日捍海塘築完命其門曰候潮門錢鏐歎道聞古人有云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耳乃擇日往臨安展

拜祖父墳塋、用太牢祭享、旌旗鼓吹、振耀山谷、改臨安縣爲衣錦軍、石鑑山名爲衣錦山、用錦繡爲被、蒙覆石鏡、設兵看守、不許人私看、幼時所坐大石、封爲衣錦石、大樹封爲衣錦將軍、亦用錦繡遮纏風雨、毀壞更換新錦、舊時所居之地、號爲衣錦里、建造牌坊、販塩的擔兒也裁個錦囊韜之、供養在舊居堂屋之內、以示不忘本之意、殺牛宰馬、大排筵席、遍召里中故舊、不拘男婦、都來宴會、其時有一隣嫗、年九十餘、手提一壺白酒、一盤角黍、迎着錢鏐、呵呵大笑、說道、錢婆留。今日直恁長進、可喜可喜、左右正欲么

一方太平實自錢鏐之功不可泯矣

錢鏐道休得驚動了他慌忙拜倒在地謝道當初若非王婆相救留此一命怎有今日王婆扶起錢鏐將白酒滿斟一甌送到錢鏐一飲而盡又將角黍供去鏐亦啗之說道錢婆留今日省得喫不勞王婆費心老人家好去自在命縣令撥里中肥田百畝爲王婆養終之資王婆稱謝而去只見里中男婦畢集見了錢鏐蟒衣玉帶天人般粧束一齊下跪錢鏐扶起都教坐了親自執觴送酒八十歲以上者飲金杯百歲者飲玉杯那時飲玉杯者也有十餘人錢鏐送酒畢自起歌曰

三節還鄉掛錦衣　吳越一王駟馬歸

天明明兮愛日輝　百歲荏兮會時稀

父老皆是村民不解其意面面相覷都不做聲錢鏐覺他意不懽暢乃改為吳音再歌歌曰

你輩見儂底歡喜　別是一般滋味子

長在我儂心子裏　我儂斷不忘記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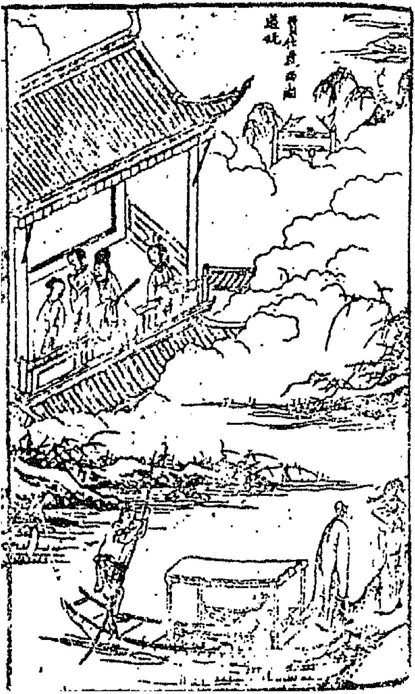
歌罷舉座歡笑都拍手齊和是日盡歡而罷明日又會如此一日各各有絹帛賞賜開蹈場的戚漢老已故召其家厚賜之仍歸杭州後唐主禪位于梁梁末朱全忠改元開平封錢鏐為吳越王尋授天下兵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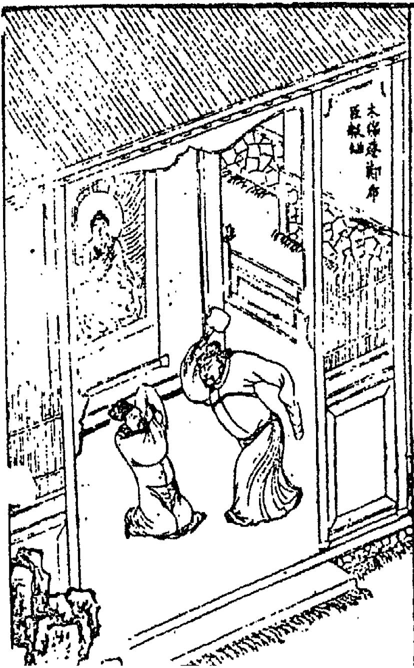
都元帥錢鏐雖受王封其實與皇帝行動不殊一般出警入蹕山呼萬歲據歐陽公五代史敘說吳越亦曾稱帝改元至今杭州各寺院有天寶〻大寶正等年號皆吳越所稱也自錢鏐王吳越終身無隣國侵擾享年八十有一而終謚曰武肅傳子元瓘元瓘傳子佐佐傳弟俶宋太祖陳橋受禪之後錢俶來朝到宋太宗嗣位錢俶納土歸朝改封鄧王錢氏獨霸吳越凡九十八年天目山石碑之讖應於此矣後人有詩贊云

將相本無種　帝王自有真

昔年監盜摧　今日錦衣人
石鑑呈形異　廖生決相神
笑他皇帝畫　碑識枉殘身

古今小說


賢臣伴駕西湖
遊玩


太保夜斷郎
匠獄細

第二十二卷

木綿菴鄭虎臣報冤

荷花桂子不勝悲　江介年華憶昔時
天目山來孤鳳歇　海門潮去六龍移
賈充誤世終無策　庾信哀時尚有詞
莫向中原誇絕景　西湖遺恨是西施

這一首詩是張志遠所作只爲宋朝南渡以後紹興淳熙年間息兵罷戰君相自謂太平縱情佚樂士大夫賞玩湖山無復恢復中原之志所以末一聯詩說道莫向中原誇絕景西湖遺恨是西施那時西湖有

三秋桂子、十里荷香、青山四圍、中涵綠水、金碧樓臺相間、說不盡許多景致。蘇東坡學士有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兩相宜、因此君臣耽山水之樂忘社稷之憂、恰如吳宮被西施迷惑一般、當初吳王夫差、寵幸一箇妃子、名曰西施、日逐在百花洲錦帆涇、姑蘇臺流連玩賞、其時有箇佞臣伯嚭、逢君之惡勸他窮奢極欲、誅戮忠臣、以致越兵來襲、國破身亡、今日宋朝南渡之後、雖然夷勢猖獗、中原人心不忘趙氏、尚可乘機恢復、也只爲聽用了幾箇奸臣、盤荒游惰、以致於亡、那幾箇奸臣、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

似道秦檜居相位一十九年、力主和議、致害岳飛、解散張韓劉諸將兵柄、韓侂胄居相位一十四年、陷害了趙汝愚丞相、罷黜道學諸臣、輕開邊釁、誤國殃民、史彌遠在相位二十六年、謀害了濟王竑、專任儉壬、以居臺諫、一時正人君子、服斥殆盡、那時蒙古虛強、天變屢見、宋朝事勢已去了七八了、也是天數當盡、又生出箇賈似道來、他在相位一十五年、專一蒙蔽朝廷、偷安肆樂、後來雖毀官削爵、死於木綿菴、不救亡國之禍、有詩爲證

奸邪自古誤人多　無奈君王輕信何

朝論若分忠佞字　太平玉燭未調和

話說南宋寧宗皇帝嘉定年間浙江台州一箇官人、姓賈名涉、因往臨安府聽選、一主一僕行至錢塘地名叫做鳳口里行路饑渴偶來一箇村家歇脚、打箇中火那人家竹籬茅舍、甚是荒凉、賈涉叫聲有人麼只見蘆簾開處走箇婦人出來、那婦人生得何如

面如滿月、髮若烏雲薄施脂粉儘有容顔不學妖嬈、自然丰韻、簪髻玉簇、生成福相端嚴衣布釵荊任是村粧希罕、分明美玉藏頑石、一似明珠墜濁渦隨他呆子也消魂况是客邊情易動

那婦人見了賈涉、不慌不忙、深深道箇萬福、賈涉看那婦人是箇福相、心下躊躇道、吾今壯年無子、若得此婦爲妾、心滿意足矣、便對婦人說道、下官往京候選、順路過此、欲求一飯、未審小娘子肯爲炊爨否、自當奉謝、那婦人答道、奴家賤在巾幗、炊爨當然、況是尊官榮顧、敢不遵命、但丈夫不在、休嫌怠慢、賈涉見他應對敏捷、愈加歡喜、那婦人進去、不多時、捧兩碗熟荳湯出來、說道、村中之茶、將就救渴少停、又擺出主僕兩箇的飯來、賈涉自帶得有牛脯乾菜之類、取出嗄飯、那婦人又將大磁壺盛着滾湯、放在桌上道

尊官淨口、賈涉見他殷勤、便問道、小娘子尊姓、爲何獨居在此、那婦人道、奴家胡氏、丈夫叫做王小四、因連年種田折本、家貧無奈、要同奴家去投靠一箇財主過活、奴家立誓不從、丈夫拗奴不過、只得在左近人家趂工度日、奴家獨自守屋、賈涉道、下官有句不識進退的言語、未知可否、那婦人道、但說不妨、賈涉道、下官頗通相術、似小娘子這般才貌、決不是下賤之婦、你今屈身隨着箇村農、豈不擔悞終身、況你丈夫家道艱難、顧不得小娘子體面、下官壯年無子、正欲覓一側室、小娘子若肯相從、情願多將金帛贈與

新花樣媒撮合

賈夫別業益發可不兩便那婦人道丈夫也曾說來要賣妾身是妾不肯既尊官有意見憐待丈夫歸時尊官自與他說妾不敢擅許說猶未了只見那婦人指着門外道丈夫回也只見王小四戴一頂破頭巾披一件舊白布衫喫得半醉闖進門來賈涉便起身道下官是往京聽選的偶借此中火甚是攪擾王小四答道不妨事便對胡氏說道主人家少箇針線娘我見你平日好手針線對他說了他要你去教導他女娘生活先送我兩貫足錢這遍要你依我去去胡氏半倚着簾內外答道後生家臉皮羞答答地怎

到人家去趕飯不去不去、王小四發個喉急便道、你不去時我沒處尋飯養你、買涉見他說話湊巧、便詐推解手、卻分付家童將言語勾搭他道、大伯、你花枝般娘子、怎捨得他往別人家去、王小四道、小哥你不曉得我窮漢家事體、一日不識羞、三日不忍餓、卻比不得大戶人家、喫安閒茶飯、似此喬模喬樣、委的我家住不了、家童道、假如有個大戶人家、肯出錢鈔討你這位小娘子去、你捨得麽、王小四道、有甚捨不得、家童道、只我家相公要討一房側室、你若情願時、我攛掇多把幾貫錢鈔與你、王小四應允、家童將言語

回復了賈涉賈涉便教家童與王小四講就四十兩銀子身價王小四在村中央箇教授來寫了賣妻文契落了十字花押一面將銀子兌過王小四收了銀子賈涉收了契書王小四還只愁婆娘不肯甜言勸諭誰知那婦人與賈涉先有意了也是天配姻緣自然情投意合當晚賈涉主僕二人就在王小四家歇了王小四也打鋪在外間相伴婦人自在裏面鋪上獨宿明早賈涉起身催婦人梳洗完了喫了早飯央王小四在村中另顧箇生口馱那婦人一路往臨安去有詩爲證

夫妻配偶是前緣　千里紅絲暗自牽
况是榮華封兩國　村裝豈得伴終年

賈涉領了胡氏住在臨安寓所約有半年尚選得九江萬年縣丞迎接了孺人唐氏一同到任原來唐氏爲人妬忌賈涉平昔有箇懼內的毛病今日唐氏見丈夫娶了小老婆不勝之怒日逐在家淘氣又聞胡氏有了三箇月身孕思想道丈夫向來無子若小賤人生子必然寵用那時我就拿他不過了我就是養得出孩兒也讓他做哥哥日後要被他欺侮不如及早除了禍根方妙乃尋箇事故將胡氏痛打一頓剝

去衣衫與他在使婢隊裏一般燒茶煮飯掃地洗盌鋪床疊被又禁住丈夫不許與他睡每日尋事打罵要想墮落他的身孕賈涉滿肚子惡氣無可奈何一日縣宰陳履常請賈涉飲酒賈涉與陳履常是同府人平素通家往來相處得極好的陳履常請得賈涉到衙飲酒中間見他容顏不悅叩其緣故賈涉抵諱不得將家中妻子妬忌事情細細告訴了一遍又道賈門宗嗣全賴此婦不知堂尊有何妙策可以保全此妾倘日後育得一男實爲萬幸賈氏祖宗也當銜恩於地下陳履常想了一會便道要保全却也容易

只怕足下捨不得他離身賈涉道左右如今也不容相近咫尺天涯一般有甚捨不得處陳履常附耳低言若要保全身孕只除如此如此乃取紅帛花一朵悄悄遞與賈涉教他把與胡氏爲暗記這箇計策就在這朵花上後來便見有詩爲證

奕葉簪纓從古有　覆宗絕嗣甘出醜
紅花定計有宗尊　巧婦怎出男子手

處州此
丁人也

忽一日陳縣宰打聽得丞廳請醫云是唐孺人有微恙待其病痊乃備了四盒茶菓之類教奶奶到丞廳問安唐孺人留之寬坐整備小飯相款苗碧羅侍在

倒說話中間奶奶道貴廳有許多女使伏侍且是伶俐寒舍苦於無人要一箇會答應的也沒有甚不方便急切沒尋得若借得一箇小娘子與寒舍相幫幾時等討得箇替力的來即便送還何如唐氏道這家怎說箇借字只怕粗婢不中用奶奶看得如意但憑選擇即當奉贈奶奶稱謝了看那諸婢中間有一箇生得齊整鬢邊正插着這朶紅帛花心知是胡氏便指定了他說道借得此位小娘子甚妙唐氏正在喫醋巴不得送他遠遠離身却得此句言語正合其意加添縣宰之勢丞廳怎敢不從料道丈夫也難埋怨

蓮聲答應道、這小婢姓胡、在我家也不多時、奶奶既中意時、卽今便教他跟隨奶奶去、當時席散、奶奶告別、胡氏拜了唐氏四拜、收拾隨身衣服、跟了奶奶轎子、到縣衙去訖、唐氏方纔對賈涉說知、賈涉故意歎惜。正是

算得過時倖得兒　將他藏在鼓當中
縣衙此去方安穩　絕勝存孤趙氏宮

胡氏到了縣衙、奶奶將情節細訴、另打掃箇房鋪與他安息、光陰似箭、不覺十月滿足、到八月初八日胡氏腹痛、產下一箇孩兒、奶奶只說他婢所生、不使丞

廳知道、那時賈涉適在他郡去檢校一件公事、到九月方歸、與縣宰陳履常相見、陳公悄悄的報個喜信與他、賈涉感激不盡、對陳公說、要見新生的孩兒一面、陳公教丫鬟去請胡氏立於簾內、丫鬟抱出小孩子、遞與賈涉、賈涉抱了孩兒、心中雖然歡喜、覷着簾內、不覺墮下淚來、兩下隔簾說了幾句心腹話兒、胡氏教丫鬟接了孩子進去、賈涉自回、自此背地裏不時送些錢鈔與胡氏、買東買西、閤家通知、只瞞過唐氏一人、光陰荏苒、不覺二載有餘、那縣宰任滿陞遷、要赴臨安、賈涉只得將情告知唐氏、要領他母子回

家唐氏聽說一時亂將起來咕噪個不住遂縣宰的奶奶也被他奉承了幾句亂到後面定要丈夫將胡氏嫁出方許把小孩兒領回賈涉聽說嫁出胡氏一件到也罷了單只怕領回兒子被唐氏故意謀害或是絕其乳食心下猶豫不決正在兩難之際忽然門上報道台州有人相訪賈涉忙去迎時原來是親兄賈濡他爲朝廷妙擇良家女子養育宮中以備東宮嬪嬙之選女兒賈氏玉葉已選入數內賈濡思量要打劉八太尉的關節扶持女兒上去因此特到兄弟任所與他商議賈涉在臨安聽選時賃的正是劉八

太尉的房子所以有舊賈涉見了哥哥、心下想道此來十分湊巧但得娶妾生子、若唐氏嫉妬等情細細與賈濡說了、如今陳公將次離任把這小孩子沒送一頭處哥哥若念賈門宗嗣領他去養育成人感恩非淺賈濡道我今尚無子息同氣連枝不是我領去教誰看管賈涉大喜私下雇了妳娘問守衙要了孩子交付妳娘囑付哥哥好生撫養就寫了到入太尉書信一封賞發些路費送哥哥賈濡起身胡氏在與陳公領去任從改嫁那賈涉胡氏雖然兩不相捨也是無可奈何唐孺人聽見丈夫說子母都發開十分

像意了、只是苦了胡氏、又去了小孩子、又離了丈夫跟隨陳縣宰的上路、好生悽慘、一路只是悲哭奶奶也勸解他不住、陳履常也厭煩起來、行至維揚、分付水手、就地方與箇媒婆、教他尋箇主兒、把胡氏嫁去、只要對頭老實忠厚、一分財禮也不要、你說白送人老婆那一個不肯上樁、不多時媒婆領一箇漢子到來、說是箇細工石匠、誇他許多志誠老實、你說偌大一箇維揚、難道尋不出箇好對頭、偏只有這石匠是有箇緣故、常言道、三姑六婆、嫁少争多、那媒婆最是愛錢的、多討了他幾貫謝禮、就玉成其事了、石匠見

了陳縣宰磕了四個頭站在一邊陳碩宗看他衣衫濟楚年力少壯又是從不曾婚娶的且有手藝養得老婆過活便將胡氏許他石匠真箇不費一錢白白裏領了胡氏去成其夫婦不在話下再說賈涉自從胡氏母子兩頭分散終日悶悶不樂忽一日唐孺人染病上牀服藥不痊嗚呼哀哉死了賈涉買棺入殮已畢棄官扶柩而回到了故鄉一喜一悲喜者是見那小孩子比前長大悲者是胡氏嫁與他人不得一見正是

花開遭雨打　雨止又花殘

世間無全美　看花幾箇歡

却說賈家小孩子長成七歲聰明過人讀書過目成誦父親取名似道表字師憲賈似道到十五歲無書不讀下筆成文不幸父親賈涉、伯伯賈濡相繼得病而亡殯葬已過自此無人拘管恣意曠蕩呼盧六博鬪雞走馬飲酒宿娼無所不至不勾四五年把兩分家私蕩盡、初時聽得家中說道嫡母胡氏嫁在維揚爲石匠之妻姐姐賈玉華、選入宮中、思量維揚路遠又且石匠手藝沒甚出產、聞得姐姐選入沂王府中、今沂王做了皇帝寵一箇妃子姓賈不知是姐姐不

是且到京師、覲其勤帮、此時理宗端平初年、也是賈似道時運將至、合當發跡、將家中剩下家火、變賣幾貫錢鈔、收拾行李、逕往臨安、那臨安是天子建都之地、人山人海、況賈似道初到、並無半箇相識、沒處討箇消息、鎮日只在湖上遊蕩閒時、未免又在賭博場中頑耍、也不免平康巷中走走、不勾幾日、行囊一空衣衫藍縷、只在西湖帮閒趁食、一日醉倦、小憩於棲霞嶺下、遇一箇道人、布袍羽扇、從嶺下經過、見了賈似道、站定脚頭、瞪目看了半晌、說道、官人可自愛重、將來功名不在韓魏公之下、那箇韓魏公是韓蘄王

東為巫似流知似道與月有以其自巫自屬也

此乃天意

志不過如此

韓世忠的地位兼將相、我夏欽仰是何等樣功名、古今有幾箇人及得他、賈似道聞此言、只道是戲侮之談、全不准信、那道人自去了、過了數日、賈似道在平康巷趙二媽家酒樓與人賭博、相爭失足跌於階下、磕損其額、血流滿面、雖然沒事、額上結下一箇瘢痕、一日在酒肆中、又遇了前日的道人、頓足而歎說道、可惜可惜、天堂破損、雖然功名蓋世、不得善終矣、賈似道扯住道人衣服問道、我果有功名之分、若得一日稱心滿意、就死何恨、但目今流落無依、怎得箇遭際富貴、從何而來、道人又看了氣色、便道滯色已開、

只在三日內，自有奇遇，平步登天。但官人得意之日，休與秀才作對，切記切記。說罷，道人自去了。賈似道半信不信，看看捱到第三日，只見賭博場中的陳二郎來尋賈似道，對他說道：朝廷近日冊立了賈貴妃，十分寵愛，言無不從。賈貴妃自言家住台州，特差劉八太尉往台州訪問親族。你時常說有箇姐姐在宮中，莫非正是賈貴妃？特此報知。果有瓜葛，可去投劉八太尉，定有好處。賈似道聞言，如夢初覺，想道：我父親存日，常說曾在劉八太尉家作寓，往來甚厚。姐姐入宮近御，也虧劉八太尉扶持。一到臨安，就該投奔他，

指言奸

纔是坊間蕩過許多日子豈不好笑雖然如此我身上藍縷怎好去見劉八太尉心生一計在典舖裏賃件新鮮衣服穿了折一頂新頭巾大模大樣搖擺在劉八太尉府中去自稱故人之子台州姓賈的有話求見劉八太尉正待打點動身往台州訪問賈貴妃親族聞知此言又只怕是冒名而來的與信心腹親隨先叩來歷分明方准相見不一時親隨回話道是賈涉之子賈似道劉八太尉道快請進原來內相衙門規矩最大尋常只是呼與而已那箇請字也不容易說的此乃是貴妃面上當時將賈似道見了劉八太

尉慌忙下拜、太尉雖然答禮、心下尚然懷疑、細細盤問方知是實、留了茶飯、送在書館中安宿、次早入宮、報與賈貴妃知道、貴妃向理宗皇帝說了、宣似道入宮、與貴妃相見、說起家常、姊弟二人抱頭而哭、貴妃引賈似道就在宮中見駕、哭道妾只有這箇兄弟、無家無室、伏乞聖恩垂憐看覷、理宗御筆、除授籍田令、即命劉八太尉在臨安城中、撥置甲第一區、又選宮中美女十人賜為妻妾、黃金三千兩、白金十萬兩、以備家資、似道謝恩已畢、同劉八太尉出宮去了、似道叩囑劉八太尉道、蒙聖恩賜我住宅、必須近西湖一

一本作[illegible]

帶方擗下懷此時劉八太尉在貴妃面上、已不得奉承賈似道只揀湖上大宅院自賠錢鈔、借價買來、與他做第宅、奴僕器用。色色皆備次日宮中發出美女十名、貴妃又私贈金銀寶玩器皿、共十餘車、似道一朝富貴、將百金賞了陳二郎、謝了報信之故、又將百金賞賜與舖中、償其貨衣、與舖中那里敢受、反備盛禮來賀喜、自此賈貴妃不時宣召似道入宮相會、聖駕遊湖、也時常幸其私第、或同飲博遊戲、相待如家人一般、恩倖無比、似道恃着椒房之寵、全然不惜體面、每月或轎或馬、出入諸名妓家、遇着中意的、不拘

一五一十、總挂到西湖上、與賓客來舟遊玩、若賓客衆多、分船並進、另有小船往來載酒肴不絕、你說賈似道起自寒微、有甚賓客、有句古詩說得好、道是貧賤親戚離、富貴他人合、賈似道做了國戚、朝廷恩寵日隆、那一箇不趨奉他、只要一人進身、轉相薦引、自然其門如市了、文人如廖瑩中、翁應龍、趙分如等、武臣如夏貴、孫虎臣等、這都是門客中出色有名的、其餘不可盡述也、一日理宗皇帝遊苑、登鳳皇山、至夜望見西湖內燈火輝煌、一片光明、向左右說道、此必賈似道也、命飛騎探聽、果然是似道遊湖、天子對賈

不怕沒人題目只怕大題小做耳

妃說了、又將金帛一車贈爲酒資以此似道愈加肆全無忌憚詩曰

天子偷安無遠猷　縱容貴戚恣遨遊
問他無賽西湖景　可是安邊第一籌

那時宋朝仗蒙古兵力、滅了、金人又聽了趙范趙葵之計、與蒙古構釁要守河據關、收復三京蒙古引兵入寇責我敗盟淮漢騷動、天子憂懼、賈似道自思無功受寵、怎能勾超官進爵、又恐被人彈議要立箇蓋世功名以取大位、除非是安邊還寇、方是目前第一箇大題目、乃自薦素諳韜略、願往淮陽招兵破賊、爲

天子保障東南理宗大喜遂封爲兩淮制置大使建節淮揚賈似道謝恩辭朝携了妻妾賓客來淮揚赴任三日後密差門下心腹訪問生母胡氏果然跟箇石匠在廣陵驛東首住居訪得親切回復了似道似道即差轎馬人夫跟着儀從去迎接本衙門聽事官率領人夫向胡氏磕頭到把胡氏險些唬倒聽事官致了制使之命方纔心下安穩胡氏道身既從夫不可自專急教人去尋石匠回家對他說了石匠也要跟去胡氏不能阻當只得同行胡氏乘轎在前石匠騎馬在後前呼後擁來到制使府似道請母親進私

衙相見抱頭而哭算來母子分散時似道止三歲胡氏二十餘歲到今又三十多年了方纔會面相識豈不傷感似道聞得石匠也跟隨到來不好相見卽將白金三百兩差箇心腹人伴他往江上興販暗地授計半途中將石匠灌醉推墜江中只將病死回報胡氏也感傷了一塲自此母子團圓衣無牽帶似道鎮守淮揚六年僥倖東南無事天子因貴妃思想兄弟乃欽取似道還朝加同樞密院事此時丁大全罷相吳潛代之那吳潛號履齋爲人豪雋自喜引進兄弟俱爲顯職賈似道忌他位居己上乃造成飛語教宮

中小內侍於天子面前歌之謠云

大蜈公、小蜈公、盡是人間業毒蟲、夤緣攀附百蟲叢、若使飛天便食龍

天子聞得、乃問似道、似道云、閩街坊小兒盡歌此謠、主何凶吉、似道奏道、謠言、皆熒惑星化為小兒教人間童子歌之、此乃天意、不可不察、蜈與吳同、以臣愚見推之、大蜈公小蜈公、乃指吳潛兄弟、尊權亂國、若使發成其志、必為朝廷之害、陛下飛龍在天、故天意以食龍示警、為今之計、不若罷其相位、另擇賢者居之、可以免咎、天子聽信了、即命翰林草制貶吳潛循州安

奈其征何丞又紀武命多首道共

罷第兄都削去官職似道即代吳潛爲右丞相又差心腹人命循州知州劉宗申日夜拾摭其短吳潛被逼不過伏毒而死此乃似道狠毒處却說蒙古主蒙哥屯合州城下遣太弟忽必烈分兵圍鄂州襄陽一帶人情洶懼樞密院一日間連接了三道告急文書朝廷大驚乃以賈似道爲樞密使京湖宣撫大使進師漢陽以救鄂州之圍似道不敢推辭只得拜命開得大學生鄭隆文武兼全遣人招致於門下鄭隆素知似道奸邪怕他難與共事乃具名刺先獻一詩云

收拾乾坤一擔擔　上肩容易下肩難

勸君高着擎天手　多少傍人冷眼看

這首詩明說似道位高望重要他虛己下賢小心做事他若見了詩欣然聽納不枉在他門下走動一番誰知似道見詩中有規諫之意罵爲狂生把詩扯得粉碎不在話下再說賈似道同了門下賓客文有廖瑩中趙介如等武有夏貴孫虎臣等精選羽林軍二十萬器仗鎧甲任意取揀擇日辭朝出師眞箇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不一日來到漢陽駐扎此時蒙古攻城甚急郢州將破似道心膽俱裂那敢上前乃與廖瑩中諸人商議修書一封密遣心腹人宋京詣蒙

古營中來其遣陳情願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似道遣人往復三四次適值蒙古主蒙哥死於合州釣魚山下太弟忽必烈一心要纂大位無心戀戰遂從似道請和每年納幣稱臣奉貢兩下約誓已定遂拔寨北去奔喪即位賈似道打聽得蒙古有事北歸鄂州圍解遂將議和稱臣納幣之事瞞過不題上表誇張己功只說蒙古懼已成名聞風遠遁使廖瑩中撰爲露布又撰福華編以記鄂州之功蒙古差使人來議歲幣似道怕他破壞己事命軟監於眞州地方只要蒙蔽朝廷那顧失信夷虜理宗皇帝謂似道有再造

之功下詔褒美加似道少師賜予金帛無算、又賜葛嶺間園田地以廣其居、母胡氏封兩國夫人似道偃然以中興功臣自任、居之不疑、日夕引歌姬舞妾於湖上取樂、四方貢獻絡繹不絕、凡門客都布置顯要或爲大郡、掌握兵權、眞個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每年八月八日、似道生辰作詞頌美者、以數千計、似道一一親覽第其高下、一時傳誦將爲之紙貴、時陸景思入聲甘州一詞稱爲絕唱、詞云

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斗米三錢、論從來活國掄功第一、無過豐年、辦得民間安飽、餘事笑談間若

問平戎策微妙難傳○玉帝要留公住把西湖一
曲分入林園有茶爐丹竈更有釣魚船覺秋風未
曾吹着但砌蘭長倚北堂萱千千歲上天將相平
地神仙

其他諂諛之詞不可盡述一日似道同諸姬在湖上
倚樓閒玩見有二書生鮮衣羽扇丰致翩翩乘小舟
遊湖登岸傍一姬低聲贊道美哉二少年似道聽得
了便道汝願嫁彼二人當使彼聘汝此姬惶恐謝罪
不多時似道喚集諸姬令一婢捧盒至前似道說道
適間某姬愛湖上書生我已爲彼受聘矣衆姬不信

啟盒視之乃某姬之首也衆姬無不股栗其待姬妾慘毒悉如此類又嘗差人販鹽百般至臨安發賣太學生有詩云

昨夜江頭長碧波　滿船都載相公鹽
雖然要作調羹用　未必調羹用許多

似道又欲行富國强兵之策御史陳堯道獻計要措辦軍餉便國便民無如限田之法怎叫做限田之法如今大戶田連阡陌小民無立錐之地有田者不耕欲耕者無田宜以官品大小限其田數某等官戶止該田若干其民戶止該田若干餘在限外者或同買

敘有一轉道理蠻〻可行的言小人要斷致以道理之故斷喪而不變也必然之勢若公田舉行縱民自便難王安石青苗法亦是與敗何害

或派買或官買回買者原係其人所賣不拘年遠許其回贖派買者揀殷實人戶不滿限者派去要他用價買之官買者官出價買之名為公田顧人耕種收租以為軍餉之費先行之浙右候有端緒然後各路照式舉行大率回買派買的都是下等之田又要照價抽稅入官其上等好田官府自買又未免虧損原價浙中大擾無不破家者其時怨聲載道太學生又詩云

胡塵暗日鼓鼙鳴　高臥湖山不出征
不識咽喉形勢地　公田枉自害蒼生

[illegible]行自己責刻他人

賈似道恐其法不行，先將自己浙田萬餘畝入官爲公田，創中官員要奉承宰相，人人聞風獻產。翰林院學士徐經孫條具公田之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奏罷官。又有著作郎陳著亦上疏論似道欺君害民之罪，似道亦尋事黜之於外。公田官陳茂濂目擊其非，棄官而去。又有錢塘人葉李者，字太白，素與似道相知，上書切諫，似道大怒，黥其面，流之於漳州。自此滿朝箝口，誰敢道個不字。似道又立推排打量之法。何爲推排打量之法？假如一人有田若干，要他契書查勘買賣來歷，及質對四址明白，若對不來時，即係

欺誑沒入其田這便是推排又去丈量尺寸若是有餘卽名隱匿田數也要沒入這便是打量行了這法白白的沒入人產不知其數大學生又有詩云

三分天下二分亡　猶把山河寸寸量
縱使一坵添一畝　也應不似舊封疆

又有人作沁園春詞云

道過江南泥墻粉壁右具在前述何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爲官爲己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出况上地分張又百年西蜀巉巖雲迷鳥道兩

浩清臂、日嘗復燶宰相弄權、奸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宰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

似道屢聞太學生譏訕、心中大怒、與御史陳伯大商議、奏立士籍、凡科場應舉及免舉人、州縣給曆一道、親書年貌世系及所肄業、於曆首執以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防僞濫、乃密令人四下查訪、凡有詞華文采能詩善詞者、便疑心他造言生謗、就於參對時尋其過誤、故意黜罷、由是諂諛進身、文人喪氣、時人有詩云

戎馬掀天動地來　荊襄一路哭聲哀

平章束手全無策　却把科場惱秀才

又有人作沁園春詞云

士籍令行條件分明逐一排連問子孫何習父兄何業明經詞賦右具如前最是中間娶妻某氏試問於妻何與焉鄉保舉那堪看衵開口論錢○祖宗立法於前又何必更張萬萬千筭行關改會限田放糴生民凋瘵膏血俱朘只有士心僅存一脉今又艱難最可憐誰作俑陳伯大附勢專權

陳伯大收得此詞獻與似道似道密訪其人不得知是秀才輩所爲乘理宗皇帝晏駕奏停是年科舉自

此太學武學宗學三處秀才，恨入骨髓。其中又有一班無恥的，倡率衆人稱功頌德似道。欲結好學校，一一厚酧。一般也有感激賈平章之恩，願爲之用的。此見秀才中人心不一，所以公論不伸，也不在話下。却說理宗皇帝傳位度宗，改元咸淳。那度宗在東宮時，似道曾爲請官，兼有援立之恩。及即位，加似道太師，封魏國公。每朝見天子，必答拜，稱爲師相而不名。又詔他十日一朝，赴都堂議事。其餘聽從自便，大小朝政，皆就私第取決。當時傳下兩句口號，道是：

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

一日似道招右丞相馬廷鸞樞密使葉夢鼎於湖中飲酒似道行令要舉一物送與一箇古人那人還詩一聯似道首令云

我有一局棋送與古人奕秋奕秋得之予我一聯詩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馬廷鸞云

我有一竿竹送與古人呂望呂望得之予我一聯詩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葉夢鼎云

我有一張犁送與古人伊尹伊尹得之予我一聯

讀此詩乃知似道心事其所爲皆不終日之計耳

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似道見二人所言俱有譏諷之意明日尋事奏知天子將二人罷官而去那時蒙古强盛改國號曰元遣兵圍襄陽樊城已三年了滿朝盡知只瞞着天子一人而已似道心知國勢將危乃汲汲爲行樂之計嘗於清明日遊湖作絕句云

寒食家家插柳枝　留春春亦不多時
人生有酒須當醉　青塚兒孫幾個悲

於葛嶺起建樓臺亭榭窮工極巧凡民間美色不拘娼尼都取來充實其中聞得宮人葉氏色美勾通了

度宗亦是不留心者務使得中才爲之相何至於此誤僨可嘆大言欺君

穿宮太監選取出爲妾，晝夜淫樂無度，又造多寶閣，凡珍奇寶玩，百方購求，充積如山，每日登閣一遍，任意取玩，以此爲常，有人言及邊事者，即加罪責。忽一日，度宗天子問道：聞得襄陽久困，奈何？似道對云：北兵久已退去，陛下安得此語？天子道：適有女嬪言及，料師相必知其實。似道奏云：此訛言，陛下不必信之，萬一有事，臣當親率大軍，爲陛下誅盡此虜耳。說罷，退朝。似道乃令穿宮太監，密查女嬪名姓，將他事誣陷，他賜死宮中。正是：

是非只爲多開口　煩惱皆因强出頭

堪笑當時衆臺諫　不如女嬪肯分憂

自宮嬪死後內外相戒無言及邊事者蓋成虜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似道又造半閒堂命巧匠塑己像於其中旁室數百間招致方術之士及雲水道人在內停宿似道暇日到中堂打坐與術士道人談講門客中獻詞頌那半閒堂的極多只有一篇名糖多令最爲似道所稱賞詞云

天上摘星班青牛度關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冕儻來閒人生閒最難算真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與公閒

有一術士號富春子善風角鳥占賈似道召之欲試其術問以來日之事富春子乃密寫一紙封固囑道至晚方開次日似道宴客湖山晚間於船頭送客偶見明月當頭口中歌曹孟德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二句時廖瑩中在旁說道此際可拆書觀之矣紙中更無他事惟寫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八箇字似道大驚方知其術神驗遂叩以終身禍福富春子道師相富貴古今莫及但與姓鄭人不相宜當遠避之原來似道少時曾夢自己乘龍上天卻被一勇士打落墮於坑塹之中那勇士背心上繡成滎陽二字滎陽卻是

姓鄭的部名與富春子所言相合，怎敢不信。似道自此檢閱朝籍，凡姓鄭之人，極力擠排，不容他在位。宦籍中竟無一姓鄭者。有門客揣摩似道之意，說道：太學生鄭隆慣作詩詞，譏訕朝政，此人不可不除。似道想起昔日獻詩規諫之恨，分付太學博士尋他沒影的罪過，將他點配恩州。鄭隆在路上嘔氣而死。又有一人善能拆字，決斷如神。似道富貴已極，漸萌不臣之志，又恐虜信漸迫，瞞不到頭，朝廷必須見責，於是欲行董卓、曹操之事，召拆字者以杖畫地，作奇字，使決休咎。拆字的相了一回，說道：相公之事不諧矣。道

[illegible]

自此敘述便覺事速敗未往亦造宋人謂此的爲無用之用派然

是立、又不可、道是可、又不立、似道默然無語、厚贈金帛而遣之、恐他泄漏機關、使人於中途謀害、自此反謀遂沮、富春子見似道舉動非常、懼禍而逃、可謂見機而作者矣、却說兩國夫人胡氏受似道奉養、將四十年、直到咸淳十年三月某日、壽八十餘方死、衣衾棺槨、窮極華侈、齋醮追薦、自不必說、過了七七四十九日、扶柩到台州與賈涉合葬、舉喪之日、朝廷以鹵簿送之、自皇太后以下、凡貴戚朝臣、一路設祭、饌爭高競勝、有累高至數丈者、裝祭之次、至擠死數人、百官俱戴孝、追送百里之外、天子爲之罷朝、那時天

人寰之矣

書青

降大雨平地水深三尺送喪者都冒雨踏水而行水沒及腰膝泥淖濘而無一人敢退後者葬畢又飯僧三萬口以資冥福有一僧做罷將鉢盂覆地而去衆人揭不起來報與似道似道不信親自來看將手輕輕揭起見鉢盂內覆着兩行細字乃白土寫成字畫端楷似道大驚看時却是兩句詩道是

得好休時便好休　　開花結子在綿州

正驚訝間字跡忽然滅沒不見似道遍召門客問其詩意都不能解直到後來死於木綿菴方應其讖大凡大富貴的人前世來歷必奇非比等閒之輩今日

聖僧來點化似道要他回頭免禍誰知他富貴薰心迷而不悟從來有權有勢的多不得善終都是如此閒話休題再說似道葬母事畢寫表謝恩天子下詔

似道內詔御史極矣

起復似道入朝似道假意乞許終喪却又諷御史們上疏慮相位以待已詔書連遞下來催促起程七月初似道應命入朝而仍復居舊職其月下旬度宗晏駕皇太子㬎即位是為恭宗此時元左丞相史天澤右丞相伯顏分兵南下襄鄧淮揚處處告急賈似道料定恭宗年少懦怯故意將元兵消息張皇其辭奏

大奸宄

聞天子自請統軍行邊却又私下分付御史們上疏

真的讕語可厭

似道有何議可恥

好箇呂文煥可惜可惜

好賊

群臣說道、今日所苦、只可臣一人、若許臣行邊、領了襄漢一路、顧不得淮揚、若顧了淮揚一路、顧不得襄漢、不如居中以運天下、運籌帷幄之中、方能決勝於千里之外、倘師臣出外、陛下有事商量、與何人議之、恭宗准奏道、師相豈可一日離吾左右、那不滿幾月、樊城陷了、鄂州破了、呂文煥死守襄陽五年、聲援不通、城中糧盡、力不能支、只得以城降元、元師乘勝南下、賈似道遮瞞不過、只得奏聞、恭宗聞報大驚、對似道說道、元兵如此逼近、非師相親行不可、似道奏道、臣始初便請行邊、陛下不許、若早聽臣言、豈容胡人、

似道此行已不作歸計矣

似道賊天下門客又賊似道

得志若此、恭宗於是下詔、以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似道爲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其明年、爲恭宗皇帝德佑元年、似道上表出師、旌旗蔽天、舳艫千里、水陸並進、領着兩箇兒子、并妻妾輜重、凡百餘舟、門客俱帶家小而行、參贊呂師夔先到江州、以城降元、元兵乘勢破了池州、似道聞此信、不敢進前、遂次於魯港、步軍招討使孫虎臣、水軍招討使夏貴、都是賈似道門客、平昔間談天說地、似道倚之爲重、其實原沒有張韓劉岳的本事、今日遇了大戰陣、如何僥倖得去、卻說孫虎臣屯兵於丁家洲、元將阿朮來攻、孫虎

臣抵敵不過先自跨馬逃命、步軍都四散奔潰、阿朮遣人繞宋船大呼道、宋家步軍已敗、你水軍不降、更待何時、水軍見說、人人喪膽、個個心驚、不想廝殺、只想逃命、一時亂將起來、舳艫簸蕩、乍分乍合、溺死者不可勝數、似道禁押不住、急召夏貴議事、夏貴道、諸軍已潰、戰守俱難、爲師相計、宜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貴不才、當爲師相死守淮西一路、說罷自去、少頃、孫虎臣下船、撫膺慟哭道、吾非不欲血戰、奈手下無一人用命者、奈何、似道尚未及對、哨船來報道、夏招討船已解纜先行、不知去向、將軍中更鼓正打四

更似道茫然無策又見哨船報道元兵四圍殺將來也急得似道面如土色慌忙舉鑼退師諸軍大潰孫虎臣扶着似道乘單舸奔揚州堂吏翁應龍捧得都督府印信奔還臨安到次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孫虎臣登岸揚旗招之無人肯應者只聽得罵聲嘈雜都道賈似道奸賊欺蔽朝廷養成賊勢誤國害民害得我們今日好苦又聽得說道今日先殺了那潑奸賊與萬民出氣說聲未絕船上亂箭射來孫虎臣中箭而倒似道看見人心已變急催船躲避走入揚州城中托病不出話分兩頭却說右丞相陳宜中平

[illegible]

昔者事似道無所不至似道扶持他做到相位宜中見翁應龍奔還問道師相何在應能回言不知宜中只道已死於亂軍之中首上疏論似道喪師誤國之罪乞族誅以謝天下於是御史們又趨奉宜中交章劾奏恭宗天子方知似道奸邪誤國乃下詔暴其罪略云

大臣具四海之瞻罪莫大於誤國都督專閫外之寄律尤重於喪師具官賈似道小才無取大道未聞歷相兩朝曾無一善變田制以傷國本立士籍以阻人才匿邊信而不聞曠戰功而不舉至於寇

偪方議師征淵當纓冠而疾趨何爲抱頭而鼠竄遂致三軍解體百將離心社稷之勢綴旒臣民之言切齒姑示薄罰俾爾奉祠嗚呼膺狄懲荆無復周公之望放兇殛鯀尚寬虞舜之誅可罷平章軍馬重事及都督諸路軍馬

廖瑩中舉家亦在揚州聞似道號貶特造府中問慰相見時一言不能發但索酒與似道相對痛飲悲歌雨泣直到五鼓方罷瑩中回至寓所遂不復寢命愛姬煎茶茶到又遣愛姬取酒去私服冰腦一握那冰腦是最毒之物服之無不死者藥力未行瑩中只怕

世中雖不有不失爲奸魔忠臣但留賢豈中矣

不死、急催熱酒到來、袖中取出冰腦、迸進數撮、愛姐方知喫的是毒藥、向前奪救、已不及了、乃抱瑩中而哭、瑩中含看雙淚、說道、休哭休哭、我從丞相二十年、安享富貴、今日事敗、得死於家中、也算做善終了、說猶未畢、九竅流血而死、可憐瑩中聰明才學、詩字皆精、做了權門犬馬、今日死於非命、詩云

不作無求蚓　甘爲逐臭蠅
試看風樹倒　誰復有榮藤

再說賈似道罷相、朝中議論紛紛、謂其罪不止此、臺臣復交章劾奏、請加斧鉞之誅、天子念他是三朝元

[illegible]

老不忍加刑，着爲高州團練副使，仍命於循州安置，其田產園宅盡數籍沒，以充軍餉。諭命下日，正是人月初八日，值似道生辰建醮，乃自撰青詞祈禱云：

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當懸弧之旦，預陳易簀之詞。竊念臣似道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任怨，遭世多疑。屬睥膂之不恭，驟倡兵而往禦。士不用命，功竟無成。衆口皆詆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效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於赤族。何當覆載，俯視劬勞，伏望皇天后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

人主所惡
不能逃所
刑冤沈勢
不可贖

昭陵三宮齊怒收瘴骨於江表九廟聞冤誅妖氣
於境外

故宋時立法凡大臣安置遠州定有箇監押官名爲護送實則看守如押送犯人相似今日似道安置循州朝議斟酌箇監押官須得有力量的有手段的又要平日有怨隙的方纔用得只因循州路遠人人怕去倒有一位官員慨然請行那官員是誰姓鄭名虎臣官爲會稽尉任滿到京此人乃是太學生鄭隆之子鄭隆被似道黥配而死虎臣銜恨在心無門可報所以今日願去朝中察知其情遂用爲監押官似道

雖然不知虎臣是鄭隆之子、却記得幼年之愛、和那富春子的說話、今日正遇了姓鄭的人、如何不慌、臨行時備下盛筵、款待虎臣、虎臣巍然上坐、似道稱他是天使、自稱爲罪人、將上等寶玩、約值數萬金獻上爲進見之禮、含着兩眼珠淚、淒淒惶惶的哀訴、述其幼時所愛、願天使大發菩薩之心、保全螻蟻之命、生生世世、不敢忘報、說罷屈膝跪下、鄭虎臣微微冷笑答應道、團練且起、這寶玩是殃身之物、下官如何好受、有話途中再講、似道再三哀求、虎臣只是微笑、似道心中愈加恐懼、次日虎臣催促似道起程、金銀財

呂快

另樣

寶尚十餘車婢妾童僕約近百人虎臣初時並不阻當行了數日嫌他行李太重擔悮行期將他童僕輩日漸趕逐其金寶之類一路遇着寺院逼他布施似道不敢不依約行半月止剩下三箇車子老年童僕數人又被虎臣終日打罵不敢親近似道所坐車子揷箇竹竿扯帛爲旗上寫着十五箇大字道是奉旨監押安置循州誤國奸臣賈似道似道羞愧每日以袖掩面而行一路受鄭虎臣凌辱不可盡言又行了多日到泉州洛陽橋上只見對面一箇客官匆匆而至見了旗上題字大呼平章久違了一別二十餘年

何期在此相會似道只道是個相厚的故人放下衣袂看時却是誰來那客官姓葉名李字太白錢唐人氏因爲上書切諫似道被他黥面流於漳州似道事敗凡被其貶竄者都赦回原籍葉李得赦還鄉路從泉州經過正與似道相遇故意叫他似道羞慚滿面下車施禮口稱得罪葉李問鄭虎臣討紙筆來作詞一首相贈詞云

君來路吾歸路來來去去何曾住公田關子竟何如國事當時誰與誤○雷州户崖州户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頗恨乏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

當初北宋仁宗皇帝時節宰相寇準有澶淵退虜之功、却被奸臣丁謂所譖、貶爲雷州司戶、未幾、丁謂奸謀敗露、亦貶於崖州、路從雷州經過、寇準遣人送蒸羊一隻、聊表地主之禮、丁謂慚愧、連夜偷行過去、不敢停留、今日葉李詞中、正用這箇故事、以見天道反覆、賈家不可做盡也、似道得詞、慚愧無地、手捧金珠一包、贈與葉李、聊助路資、葉李不受而去、鄭虎臣喝道、這不義之財、犬豕不顧、誰人要你的、就似道手中奪來、拋散於地、叫教車仗快走、口內罵聲不絕、似道流淚不止、鄭虎臣的主意、只教賈似道受辱不過、自

尋死路其如似道貪戀餘生比及到得漳州童僕逃走俱盡單單似道父子三人眞箇是身無鮮衣口無甘味賤如奴隸窮比乞兒苦楚不可盡說漳州太守趙分如正是賈似道舊時門客聞得似道到來出城迎接看見光景凄涼好生傷感又見鄭虎臣顏色不善不敢十分殷勤是日趙分如設宴館驛管待鄭虎臣意欲請似道同坐虎臣不許似道也謙讓道天使在此罪人安敢與席到是趙分如過意不去只得另設一席於別室使通判陪侍似道自己陪虎臣飲酒中間分如察虎臣口氣銜恨頗深乃假意問道天使

今日押團練至此想無生理何不教他速死免受許惱卻不乾淨虎臣笑道便是這惡物事偏受得許多苦惱要他好死卻不肯死趙分如不敢再言次日五鼓不等太守來送便催趲起程離城五里天尚未大明到箇菴院虎臣教歇腳且進菴梳洗早膳似道看這菴中扁額寫着木綿菴三字大驚道二年前神僧鉢盂中贈詩有開花結子在綿州句莫非應在今日我死必矣進菴急呼二子分付說話已被虎臣拘囚於別室似道自分必死身邊藏得氷腦一包因洗臉就掬水吞之覺腹中痛極討箇虎子坐下看看命絕

虎臣料他股毒、乃罵道、奸賊奸賊、百萬生靈死於汝手、汝延捱許多路程、却要自死、到今日老爺佑不容你、將大鎚連頭連腦打下二三十、打得希爛嗚呼死了、却教人喚他兩個兒子、說道、你父親中惡、來看視兒子、見老子身死、放聲大哭、虎臣奮怒、一提一箇都打死了、却教手下人拖去一邊、只說逃走去了、虎臣投鎚於地、歎道、吾今日上報父仇、下爲萬民除害雖死不恨矣、就用隨身衣服、將草薦捲之、埋於太積巷之側、埋得定當、方將藥狀關白太守趙分森起分如明知是虎臣手脚見他兇狠那敢盤問只得依他

只八箇字而該載盡絕高千古手

宗狀申報各司去訖直待虎臣動身去後方纔備下棺木掘起似道屍骸重新殯殮埋葬成墳為文祭之辭曰

嗚呼履齋死蜀死於宗申先生死閩死於虎臣哀哉尚饗

那履齋是甚姓吳名潛是理宗朝的丞相因賈似道謀代其位造下謗言誣之以罪害他循州安置卻教循州知州劉宗申逼他服毒而死今日似道下貶循州未及到彼先死於木綿菴比吳潛之禍更慘這四句祭文隱隱說天理報應趣分如躍然出於似道門

下、也見他良心不泯處閒話休題、再說似道既貶之後家私田產雖說入官、那葛嶺大宅誰人管業、高臺曲池日就荒落、墻頹壁倒、遊人來觀者、無不感歎、多有人題詩於門壁今錄得二首、詩云

深院無人草已荒　漆屏金字尚輝煌
底知享去身宜去　豈料人亡國亦亡
理考發身端有自　鄭人應夢果何祥
臥龍不肯畱渠住　空使晴光滿畫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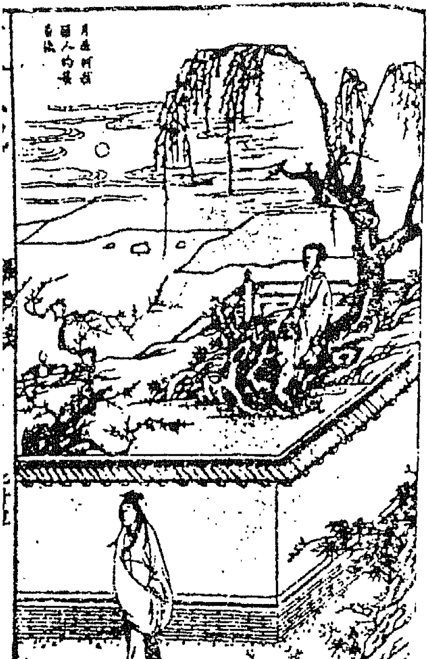
又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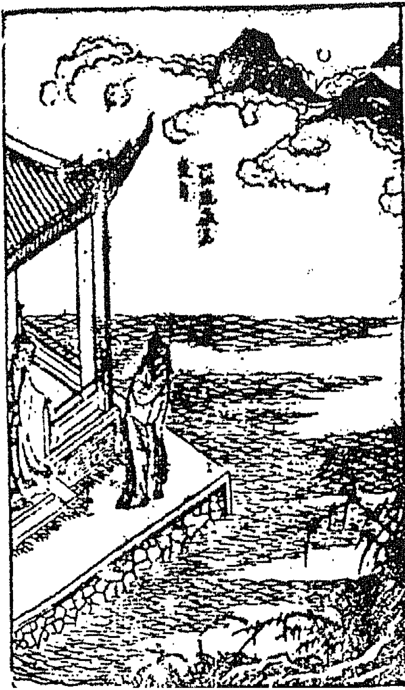
事到窮時計亦窮　此行難倚鄂州功

木綿春裏千年恨　秋望亭中一夢空
石砌苔稠猿步月　松亭葉落鳥呼風
客來不用多惆悵　試向吳山望故宮

第二十二卷終

古今小說


月落阿斜
畫人的樣
香秋



第二十三卷

張舜美燈宵得麗女

太平時節元宵夜　千里燈毬映月輪
多少王孫并士女　綺羅叢裏盡懷春

話說東京汴梁宋天子徽宗放燈買市十分富盛且說在京一箇貴官公子姓張名生年方十八生得十分聰俊未娶妻室因元宵到乾明寺看燈忽於殿上拾得一紅綃帕子帕角繫一箇香囊細看帕上有詩一首云

囊裹真香心事封　鮫綃一幅淚流紅

殷勤聊作江妃佩　賜與多情置袖中

詩尾後又有細字一行云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請待來年正月十五夜於相籃後門一會車前有鴛鴦燈是也張生吟諷數次歎賞久之乃和其詩曰

濃麝因知玉手封　輕綃料比杏腮紅
雖然未近來春約　已勝襄王襯夢中

自此之後張生以時挨日以日挨月以月挨年倏忽間烏飛兔走又換新正將近元宵思赴去年之約乃於十四日晚候於相籃後門果見車一輛燈掛雙鴛鴦呵衛甚衆張生驚喜無措無因問答乃誦詩一首

或先或後近車吟詠云

何人遺下一紅綃　暗遣吟懷意氣饒
料想佳人初失去　幾回纖手摸裙腰

車中女子聞生吟諷默念昔日遺香囊之事甚矣遂啟簾窺生見生容貌皎潔儀度閑雅愈覺動情遂令侍女金花者通達情款生亦會意須臾香車遠去已失所在次夜生復伺於舊處候有青蓋舊車遲遲而來更無人從車前擲雙鴛鴦墜生視車中非昨夜相遇之女乃一尼耳車夫連稱送師歸院去生遲疑間見尼轉手而招生生潛隨之至乾明寺老尼迎門謂

曰何歸遲也尼入院生隨入小軒軒中已張燈列宴尼乃卸去道裝忽見綠鬢堆雲紅裳映月生女聯坐老尼侍傍酒行之後女曰願見去年相約之媒生取香囊紅綃付女視之女方笑曰京都往來人衆偏落君手豈非天賜爾我姻緣耶生曰當時得之亦曾奉和因舉其詩女喜曰眞我夫也於是與生就枕極盡歡娛頃而雞聲四起謂生曰妾乃霍員外家第八房之妾員外老病經年不到妾房妾每夜焚香祝天願遇一良人成其夫婦幸得見君子足慰平生妾今用計脫身不可復入此身已屬之君情願生死相隨不

然將置妾於何地也生曰我非木石豈忍分離但尋思無計若事發相連不若與你恩愛同死雙雙做風流之鬼耳說罷相抱悲泣老尼從外來曰你等要成夫婦但恨無心耳何必做沒下稍事生女雙雙跪拜求計老尼曰汝能遠涉江湖變更姓名於千里之外可得盡終世之情也女與生俯首受計老尼遂取出黃白一包付生曰此乃小娘子平日所寄今送還官人以爲路資生亦回家收拾細軟打做一包是夜拜別了老尼雙雙出門走到通津邸中借宿次早顧舟自汴涉淮直至蘇州平江創第而居兩情好合諧老

百年正是

　意似鴛鴦飛比翼　情同鸞鳳舞和鳴

今日爲甚說這段話却有箇波俏的女子也因燈夜遊玩撞着箇狂蕩的小秀才惹出一場奇奇怪怪的事來未知久後成得夫婦也不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燈初放夜人初會　梅正開時月正圓

且道那女子遇着甚人那人是越州人氏姓張雙名舜美年方弱冠是一箇輕俊標致的秀士風流未遇的才人偶因鄉試來杭不能中選遂淹留邸舍中半年有餘正逢着上元佳節舜美不免開閉房門遊玩

則箇況杭州是箇熱鬧去處忽見得杭州好景柳耆卿有首望海潮詞單道杭州好處詞云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遶堤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奢華　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絃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的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到鳳池誇

舜美觀看之際勃然興發遂口占如夢令一詞以解懷云

明月娟娟篩柳春色溶溶如酒今夕試華燈約伴
六橋行走回首回首樓上玉人知否
且誦且行之次遙見燈影中一箇丫鬟肩上斜挑一盞彩鸞燈後面一女子冉冉而來那女子生得鳳髻鋪雲蛾眉掃月生成媚態出色嬌姿舜美一見了那女子沉醉頓醒竦然整冠湯瓶樣搖擺過來為甚的做如此模樣元來調光的人只在初見之時就便使箇手段凡萍水相逢有幾般討探之法做子弟的聽我把調光經表白幾句
雅容賣俏鮮服誇豪遠覷近觀只在雙眸傳遞捱

肩擦背全憑徒足跟隨我既有意自當送情他若留心必然含笑點頭須會咳嗽便知緊處不可放遲閒中偏宜着鬧訕語時口要緊刮涎處臉須皮冷面撇清還察其中真假回頭攬事定知就裏應承說不盡百計討探湊成來十分機巧假饒心似鐵弄得意如糖

說那女子被舜美撩弄禁持不住眼也花了心也亂了腿也蘇了腳也麻了癡呆了半晌四目相睃面面有情那女子走得緊舜美也跟得緊走得慢也跟得慢但不能交接一語不覺又到眾安橋橋上做買做

買東來西去的挨擠不過、遇得衆安橋失却了女子所在、只得悶悶而回、開了房門、風兒又吹、燈兒又暗、枕兒又寒、被兒又冷、怎生睡得、心裏丟不下那箇女子、思量再得與他一會也好、你看世間有這等的癡心漢子、實是好笑、正是

半窗花影模糊月　一段春愁着摸人

舜美甫能勾捱到天明、起來梳裹了、三飡已畢、只見街市上人又早收拾看燈、舜美身心撲捺不下、急忙關閉房門、逕往夜來相遇之處立了一會、轉了一會、尋了一會、走了一會、呆了一會、只是等不見那女子

來遂調如夢令一詞消遣云

燕賞良宵無寐笑倚東風殘醉未審那人兒今夕
玩遊何地留意留意幾度欲歸還滯

吟畢又等了多時正爾要回忽見小鬟挑着彩鸞燈同那女子從人叢中挨將出來那女子曾見舜美笑容可掬況舜美也約摸着有五六分上手那女子遥往盤橋進廣福廟中拈香禮拜已畢轉入後殿舜美隨於後那女子偶爾回頭不覺失笑一聲舜美呆着老臉陪笑起來他兩箇挨挨擦擦前前後後不復顧忌那女子回身捽袖中遺下一箇同心方勝兒舜美

會意俯而拾之就於燈下拆開一看、乃是一幅花箋紙不看萬事全休、只因看了、直教一箇秀才、害了一二年鬼病相思險些送了一條性命你道花箋上寫的甚麼文字、原來也是箇如夢令詞云

邂逅相逢如故引起春心追慕高掛彩鸞燈、正是兒家庭戶、那步那步千萬來宵垂顧

詞後復書云女之敝居十官子巷中、朝南第八家、明日父母兄嫂赴江干舅家燈會十七日方歸止妾與侍兒小英在家、敢邀仙郎惠然枉駕、少慰鄙懷妾當焚香掃門迎候、翹望妾劉素香拜柬、舜美看了多時

喜出望外那女子已去了舜美步歸卧房一夜無眠次早又是十五日舜美捱至天晚便至其處不敢造次突入乃成如夢令一詞來往歌云

漏滴銅壺聲咽風送金猊香烈一見彩鸞燈頓使狂心煩熱應說應說昨夜相逢時節

女子聽得歌聲掀簾而出果是燈前相見可意人兒遂迎迓到於房中吹滅銀燈解衣就枕他兩個正是曠夫怨女相見如餓虎逢羊蒼蠅見血那有工夫問名叙禮且做一班半點兒事有南鄉子詞一首單題着交歡趣向道是

粉汗濕羅衫爲雨爲雲底事忙兩隻脚兒肩上閣難當聲蹙春山人醉鄉　忒殺太顛狂口口聲聲叫我郎舌送丁香嬌欲滴初嘗非蜜非糖滋味長

兩箇講歡已罷舜美曰僕乃途路之人荷承垂盼以凡遇仙自思白面書生愧無纖毫奉報素香撫舜美背曰我因愛子胸中錦繡非圖你囊裏金珠舜美稱謝不已素香忽然長歎流淚而言曰今月已過明日父母回家不能復相聚矣如之奈何兩箇沉吟半晌計上心來素香曰你我莫若私奔他所免使兩地永抱相思之苦未知郎意何如舜美大喜曰我有遠族

見在鎮江五條街開個招商客店可往依焉素香應允是夜素香收拾了一包金珠也粧做一個男兒打扮與舜美携手迤逦而行將及二鼓方繞行到北關門下你道因何三四里路走了許多時光只為那女子小小一雙脚兒只好在屧廊緩步芳徑輕移擎擡繡閣之中出沒湘裙之下脚又穿着一雙大靴教他跋長途登遠道心中又慌怎地拖得動且又城中人要出城城外人要入城兩下不免撒手前後隨行出得第二重門被人一湧各不相顧那女子逕出城門從半塘橫去了舜美慮他是婦人身體柔弱挨擠

省首此語宛然空身丁不成語作也

不出去還在城裏也不見得急回身尋問把門軍士軍士說道適間有箇少年秀才尋問同輩回未半里多地舜美自思一條路往錢塘門一條路往師姑橋一條路往褚家堂三四條叉路往那一條好躊躇半晌只得依舊路趕去至十官子巷那女子家中門已閉了悄無人聲急急回至北關門門又閉了整整尋了一夜巴到天明挨門而出至新馬頭見一夥人圍

好眼目

得緊緊的看一隻繡鞋兒舜美認得是女子脫下之鞋不敢開聲衆人說不知何人家女孩兒爲何事來溺水而死遺鞋在此舜美聽罷驚得渾身冷汗復到

舜美此番可死

素香此行甚拙然實是大有人心人又且有才有智作

城中探信滿城人喧嚷皆說十官子巷內劉家女兒被人拐去又說投水死了隨處做公的緝訪這舜美自因受[illegible]晝夜辛苦不曾喫些飯食況又痛傷那女子死於非命回至店中一臥不起寒熱交作病勢沉重將危正是

相思相見知何日　多病多愁損少年

且不說舜美臥病在牀却說劉素香自井關門失散了舜美從二更直走到五更方至新馬頭自念舜美尋我不見必然先往鎮江一路去了遂暗暗地脫下一隻繡花鞋在地爲甚的他惟恐家中有人追趕故

托此相示以絕父母之念素香乘天未明貿舟沿流而去數日之間雖水火之事亦自謹慎稍人亦不知其爲女人也比至鎮江打發舟錢登岸隨路物色訪張舜美親族又忘其姓名居止問來問去看看日落山腰又無宿處偶至江亭少憩之次此時乃是正月二十二日况是月出較遲是夜夜色蒼然漁燈隱映不能辨認咫尺素香自思爲他抛離鄉井父母兄弟又無消息不若從浣紗女遊於江中哭了多時只恨那人不知妾之死所不覺半夜光景亭隙中射下月光來遂移步凭欄四顧澄江渺茫千里正是

一江流水三更月　雨昕青山六代都

素香嗚嗚咽咽自言自語自悲自歎不覺亭角暗中走出一箇尼師向前問曰人耶鬼耶何自苦如此素香聽罷荅曰荷承垂問敢不實告妾乃浙江人也因隨良人之任前往新豐却不思慢藏誨盜稍子因睃良人囊金賤妾容貌頓起不仁之心良人婢僕皆被殺害獨留妾一身稍子欲逼汙妾妾誓死不從次日稍子飲酒大醉妾遂着先夫衣冠脫身奔逃偶然至此素香難以私奔相告假托此一段說話尼師聞之愀然曰老身在施主家渡江歸遲天遲到此亭中與

娘子相遇真是前緣娘子肯從我否素香曰妾身回視家鄉千山萬水得蒙提挈乃再生之賜尼師曰出家人以慈悲方便爲本此分內事不必慮也素香拜謝天明隨至大慈菴屏去俗衣束髮簪冠獨處一室諸品經呪目過輙能成誦旦夕參禮神佛拜告白衣大士并持大士經文哀求再會尼師見其貞順自謂得人不在話下再說舜美在那店中延醫調治日漸平復不肯回鄉只在邸舍中温習經史光陰荏苒又逢着上元燈夕舜美追思去年之事仍往十官子巷中一看可憐景物依然只是少箇人在目前悶悶歸

房因誦秦少游學士所作生查子詞云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在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

舜美無情無緒、酒淚而歸、觸愧物是人非、悵然絕望立誓、終身不娶、以荅素香之情、在杭州倏忽三年、又逢大比、舜美得中首選解元、赴鹿鳴宴罷、馳書歸報父母親友、賀者塡門、數日後、將帶琴劍書箱上京會試、一路風行露宿、舟次鎭江江口、將欲渡江、忽狂風大作、移舟傍岸、少待風息、其風數日不止、只得停泊

大士大慈大悲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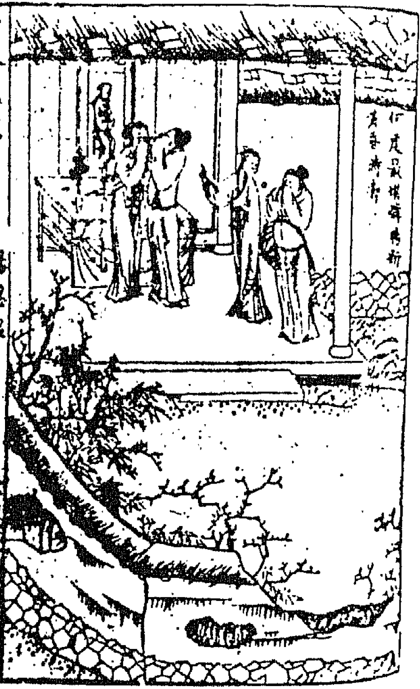
在彼且說劉素香在大慈菴中荏苒首尾三載是夜忽夢白衣大士報云爾夫明日來也恍然驚覺汗流如雨自思平素未嘗如此眞是奇怪不言與師知道舜美等了一日又是一日心中好生不快遂散步獨行沿江閒看行至一松竹林中中有小菴題曰大慈之菴清雅可愛趨身入內菴主出迎拉至中堂供茶也是天使其然劉素香向牕楞中一看認得目睜口呆宛如酒醒夢覺尼師忽入換茶素香乃具道其由尼師出問曰相公莫非越州張秀才乎舜美駭然曰僕與吾師素昧平生何緣垂識尼師又問曰曾娶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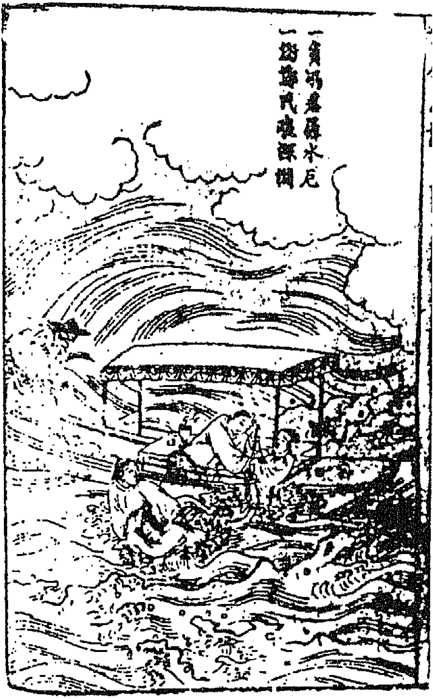
否舜美欷歔淚下乃應曰曾有妻劉氏素香因三載前元宵夜觀燈失去未知存亡下落今僕雖不才得中解元便到京得進士終身亦誓不再娶也師遂呼女子出見兩箇抱頭慟哭多時收淚而言曰不意今生再得相見悲喜交集拜謝老尼乃沐浴更衣詣大士前焚香百拜次以白金百兩段絹二端奉師尼爲壽兩下相别雙雙下舟真箇似缺月重圓斷絃再續大喜不勝一路至京連科進士除授福建興化府莆田縣尹謝恩同鄉路經鎮江二人復訪大慈菴贈尼酬金一笏回至杭州逕到十官子巷投帖拜望劉公

看見車馬臨門大紅帖子上寫着小婿張舜美只道誤投了正待推辭只見少年夫婦都穿着朝廷命服雙雙拜於庭下父母兄嫂見之大驚悲喜交集丈母道因元宵失却我兒聞知投水身死我們苦得死而復生不意今日再得相會况得此佳婿劉門之幸乃大排筵會作賀數日令小英隨去二人别了丈人丈母到家見了父母舜美告知前事令妻出拜公姑張公張母大喜過望作宴慶賀不數日同妻别父母上任去訖久後舜美官至天官侍郎子孫貴盛有詩爲證

闊別二年死復生　潤州城下念多情
今宵然燭頻頻照　笑眼相看分外明

第二十三卷


何處最堪憐腸斷
黃昏獨倚


一貪馮虐羅水厄
一劫海民碰渾關

第二十四卷

楊思溫燕山逢故人

一夜東風不見柳梢殘雪御樓烟煖對鰲山綵結
簫鼓向晚鳳輦初回宮闕千門燈火九衢風月○
繡閣人人乍嬉遊困又歇艷粧初試把珠簾半揭
嬌羞向人手撚玉梅低說相逢長是上元時節

這一首詞名傳言玉女乃胡浩然先生所作道君皇帝朝宣和年間元宵最盛每年上元正月十四日車駕幸五嶽觀凝祥池每常駕出有紅紗貼金燭籠二百對元夕加以琉璃玉柱掌扇快行客各執紅紗珠

珞燈籠至晚還內駕入燈山御輦院人員輦前唱隨竿媚來御輦旋轉一遭倒行觀燈山謂之鶻鴿旋又謂踏五花兒則輦官有賞賜矣駕登宣德樓遊人奔赴露臺下十五日駕幸上清宮至晚還內上元後一日進早膳訖車駕登門捲簾御座臨軒宣百姓先到門下者得瞻天表小帽紅袍獨坐左右侍近簾外金扇執事之人須臾下簾則樂作縱萬姓遊賞華燈寶燭月色光輝霏霏融融照耀遠邇至三鼓樓上以小紅紗燈緣索而至半空都人皆知車駕還內當時御製夾鐘宮小重山詞道

羅綺生香嬌艷呈金蓮開陸海繞都城寶輿四望翠峰青東風急吹下半天星○萬井賀昇平行歌花滿路月隨人紗籠一點御燈明簫韶遠高晏在蓬瀛

今日說一個官人從來只在東京看這元宵誰知時移事變流寓在燕山看元宵那燕山元宵却如何雖居北地也重元宵未聞鼓樂喧天只聽胡笳聒耳家家點起應無陸地金蓮處處安排那得玉梅雪柳小番鬟邊挑大蒜岐婆頭上帶生葱漢兒誰負一張琴女們盡敲三棒鼓

宵佳

每年燕山市井、如東京製造、到己酉歲、方成次第、當年那燕山裝那鰲山、也賞元宵、士大夫百姓皆得觀看、這個官人、本身是肅王府使臣、在貴妃位掌牋奏姓楊、雙名思溫、排行第五、呼爲楊五官人、因靖康年間流寓在燕山、猶幸相逢姨夫張二官人在燕山開客店、遂寓居焉、楊思溫無可活計、每日肆前與人寫文字、得些胡亂度日、忽值元宵、見街上的人皆去看燈、姨夫也來邀思溫看燈、同去消遣旅況、思溫情緒索然、辭姨夫道、看了東京的元宵、如何看得此間元宵、姨夫自穩便先去、思溫少刻追陪、張二官人先去

了、楊思溫捱到黃昏、聽得街上喧鬧、靜坐不過、只得也出門來看燕山元宵、但見

蓮燈燦爛、只疑吹下半天星、士女駢闐、便是列成
王母隊、一輪明月嬋娟照、半是京華流寓人、

見街上往來遊人無數、思溫行至昊天寺前、只見真金身鑄五十三參、銅打成幡竿十丈、上有金書勅賜昊山憫忠禪寺、思溫入寺看時、佛殿兩廊、盡皆點照信步行到羅漢堂、乃渾金鑄成五百尊阿羅漢、入這羅漢堂有一行者、立在佛座前化香油錢道、諸位看燈檀越、布施燈油之資、祝延福壽、思溫聽其語音類

東京人、問行者道、条頭仙鄉何處、行者答言、某乃大相國寺河沙院行者、今在此間復爲行者、請官人坐於凳上、閒話則個、思温坐凳上、正看來往遊人、覩簇婦人、前遮後擁、入羅漢堂來、內中一個婦人、與思温四目相盼、思温覩這婦人打扮、好似東京人、但見

輕盈體態、秋水精神、四珠環勝內家粧、一字冠成宮裏樣、未改宣和粧束、猶存帝里風流、

思温認得是故鄉之人、感慨情懷、悶悶不已、因而困倦、假寐片時、那行者叫得醒來、開眼看時、不見那婦人、楊思温嗟呀道、我卻待等他出來、恐有親戚在其

問、相認則個、又挫過了、對行者道、適來入院婦女何、在、行者道、婦女們施些錢去了、臨行道、今夜且歸、明日再來做些功德、追薦親戚則個、官人莫悶、明日却來相候不妨、思溫見說、也施些油錢與行者、相辭了、離羅漢院、遶寺尋遍、忽見僧堂壁上留題小詞一首、名浪淘沙、

　盡日倚危闌、觸目淒然、乘高望處是居延、忍聽樓頭吹畫角、雪滿長川、○荏苒又經年、暗想南園、與民同樂午門前、僧院猶存宣政字。不見鰲山、

楊思溫看罷留題、情緒不樂、歸來店中、一夜睡不著

已、到天明起來、當日無話得說、至晚、分付姨夫欲往昊天寺尋昨夜的婦人、走到大街上、人稠物穰、正是熱鬧、正行之間、忽然起一陣雷聲、思量恐下雨、驚而欲回、擡頭看時、只見

銀漢現一輪明月、天街點萬盞華燈、寶燭燒空、香風拂地、

仔細看時、却見四圍人從擁着一輛大車、從西而來、車聲動地、跟隨番官有數十人、但見

呵殿喧天、儀仗塞路、前面列十五對紅紗照道燭焰爭輝、兩下擺二十柄畫桿金鎗、寶光交際、香車

似箭侍從如雲車後有侍女數人其中有一婦女穿紫者腰佩銀魚手持淨巾以帛擁項思溫於月光之下仔細看時好似哥哥國信所掌儀韓思厚妻嫂嫂鄭夫人意娘這鄭夫人原是喬貴妃養女嫁得韓掌儀與思溫都是同里人遂結拜爲表兄弟思溫呼意娘爲嫂嫂自後睽離不復相問著紫的婦人見思溫四目相覷不敢公然招呼思溫隨從車子到燕市秦樓住下車盡入其中貴人上樓去番官人從樓下坐原來秦樓最廣大便似東京白樊樓一般樓上有六十個閣兒下面

散鋪七八十副卓凳、當夜賣酒、合堂熱鬧、楊思溫等那貴家人酒肆去、秦樓裏面坐地、叫過賣至前、那人見了思溫便拜、思溫扶起道、休拜、打一認時、却是東京白樊樓過賣陳三兒、思溫甚喜、就教三兒坐、三兒再三不敢、思溫道、彼此都是京師人、就是他鄉遇故知、同坐不妨、唱喏了方坐、思溫取出五兩銀子、與過賣分付收了銀子、好好供奉數品葷素酒菜上來、與三兒一面喫酒說話、三兒道、自丁未年至此、拘在金吾宅作奴僕、後來鼎建秦樓、爲思舊日樊樓過賣、乃日納買工錢八十、故在此做過賣、幸與官人會面、正

說話間忽聽得一派樂聲思溫道何處動樂三兒道便是適來貴人上樓飲酒的韓國夫人宅眷思溫問韓國夫人事體三兒道這夫人極是照顧人常常夜間將帶宅眷來此飲酒和養娘各坐三兒常上樓供過伏事常得夫人賞賜錢鈔使用思溫又問三兒道問路邊遇韓國夫人車後宅眷叢裡有一婦人似我嫂嫂鄭夫人不知是否三兒道卽要復官人三兒每上樓供過衆宅眷時常見夫人又恐不是不敢厮認思溫遂告三兒道我有件事相煩你你如今上樓供過韓國夫人宅眷時就尋鄭夫人做我傳語道我在

樓下專候夫人下來問哥哥詳細三兒應命上樓去思温就座上等一時只見三兒下樓以指住下唇思温曉得京師人市語恁地乃了事也思温問事如何三兒道上樓得見鄭夫人說道五官人在下面等夫人下來問哥哥消息夫人聽得便垂淚道叔叔原來也在這里傳與五官人少刻便下樓自與叔叔說話思温謝了三兒打發酒錢乃出秦樓門前竚立懸望不多時只見祗候人從入去少刻番官人從簇擁一輛車子出來思温候車子過後面宅眷也出來見紫衣佩銀魚項纏羅帕婦女便是嫂嫂思温進前共嫂

嫂叙禮畢遂問道嫂嫂因何與哥哥相别在此鄭夫人揾淚道妾自靖康之冬、與兄賃舟下淮楚、將至盱眙、

箭穿駕手、刀中稍公、妾有樂昌破鏡之憂、汝兄

縲絏纏身之苦、爲虜所掠、其酋撒八太尉相逼我、義不受辱、爲其執虜至燕山、撒八太尉恨妾不從見妾骨瘦如柴遂鬻妾身於祖氏之家、後知是娼戶自思是品官妻、命官女、生如蘇小卿、何榮死如孟姜女、何辱、暗抽裙帶自縊梁間、被人得知、將妾救了、撒八太尉妻韓夫人聞而憐我、亟令救命、留我隨侍、項上瘡痕至今未愈、是故項纏羅帕、倉皇别良人不知

叙一段相逢何異夢境

妾往新得良人音耗、當時更衣遁走、今在金陵、復遇舊識、至今四載、未忍重婚、妾燃香煉頂、問卜求神、望金陵之有路、脫生計以無門、今從韓國夫人至此遊宴、既爲奴僕之軀、不敢久語、叔叔叮嚀、萬遇江南人、倩教傳個音信、楊思溫欲待再問其詳、俄有番官手持八稜抽攙向思溫道、我家奴婢更夜之間怎敢引誘、拏起抽攙迎臉便打、思溫一見來打、連忙急走、那番官脚蹤行遲、趕不上、走得脫、一身冷汗、慌忙歸到姨夫客店、張二官見思溫走局喘吁吁也、問道做甚麼直恁慌張、思溫將前事一一告訴、張二官見說、嗟

呀不已安排三杯與思溫懽索、思溫想起哥哥韓忠翊嫂嫂鄭夫人那里喫得酒下、愁悶中過了元宵、又是三月、張二官向思溫道、我出去兩三日、卽歸、你與我照管店裏則個、思溫問出去何幹、張二官人道、今兩國通和、奉使至維陽買些貨物便囘、楊思溫見姨夫張二官出去、獨自無聊、晝長春困、散步大街至秦樓、入樓閑望一晌、乃見一過賣至前唱喏、便叫楊五官、思溫看時、好生面熟、却又不是陳三、是誰、過賣道、男女東京寓仙酒樓過賣小王、前時陳三兒被左金吾叫去、不令出來、思溫不見三兒在秦樓、心下越悶

胡乱買些點心喫、便問小王道、前次上元夜韓國夫人來此飲酒不知你識韓國夫人住處麼、小王道男女也曾問他府中來道是天王寺後、說猶未了、思温擡頭一看、壁上留題墨跡未乾、仔細讀之、題道呂黎韓思厚舟發金陵、過黃天蕩因感亡妻鄭氏、船中作相吊之詞名御堦行

合和朱粉千餘兩撚一個觀音樣大都却似兩三分少付玲瓏五臟等待黃昏尋好夢底終夜空勞攘〇香魂媚魄知何往料只在船兒上無言倚定小門兒獨對滔滔雪浪若將愁淚還做水算幾個

楊思溫讀罷駭然魂不附體題筆正是哥哥韓思厚恁地是嫂嫂沒了、我正月十五日秦樓親見共我說話、道在韓國夫人宅爲侍妾今却沒了、這事難明驚疑未決遂問小正道、墨跡未乾題筆人何在、小王道不知、如今兩國通和、奉使至此在本道館驛安歇適來四五人來此飲酒遂寫於此說話的、錯說了、使命入國豈有出來閒走買酒喫之理、按夷堅志載那時法禁未立奉使官聽從與外人往來、當日是三月十五日楊思溫問本道館在何處、小王道在城南思溫

還了酒錢下樓急去本道館尋韓思厚到得館道只見蘇許二掌儀在館門前閒看二人都是舊日相識認得思温近前唱喏還禮畢問道楊兄何來思温道特來尋哥哥韓掌儀二人道在裏面會文字容入去喚他出來二人遂入去叫韓掌儀出到館前思温一見韓掌儀連忙下拜一悲一喜便是他鄉遇契友燕山逢故人思温問思厚嫂嫂安樂思厚聽得說兩行淚下告訴道自靖康之冬與汝嫂顧船將下淮楚路至盱眙不幸箭穿篙手刀中稍公嫂嫂有樂昌破鏡之憂兄被縲絏纏身之苦我被虜執於野寨夜至

三鼓以苦告得脫然亦不知哥嫂存亡後有僕人周義伏在草中見爾嫂被虜撒八太尉所逼爾嫂義不受辱以刀自刎而死我後奔走行在復還舊職思溫問道此事還是哥哥目擊否思厚道此事周義親自報我思溫道只恐不死今歲元宵我親見嫂嫂同韓國夫人出遊宴於秦樓思溫使陳三兒上樓寄信下樓與思溫相見所說事體前面與哥哥一同也說道哥哥復還舊職到今四載未忍重婚思厚聽得說理會不下思溫道容易決其死生何不同往天王寺後韓國夫人宅前打聽問個明白思厚道也說得是

乃人舘中分付同事帶當直隨後二人同行條忽之間走至天王寺後一路上悄無人跡只見一所空宅門生蛛網戶積塵埃荒草盈堦綠苔滿地鎖著大門楊思温道多是後門沿墻且行數十步墻邊只有一家見一個老兒在裏面打絲線向前唱喏道老丈借問韓國夫人宅那里進去老兒稟性躁暴舉止粗疎全不采人二人再四問他只推不知須臾間忽有一老嫗提著飯籃口中喃喃埋寃怨暢那大伯二人遂與婆婆唱喏婆子還個萬福語音類東京人二人問韓國夫人宅在那里婆子正待說大伯又埋怨多口婆

子不管大伯向二人道媳婦是東京人大伯是山東拘蠻老媳婦沒興嫁得此畜生全不曉事逐日送些茶飯嫌好道歹且是得人憎便做到官人問句話就說何妨那大伯口中又嘵嘵的不住婆子不管他向二人道韓國夫人宅前面鎖著空宅便是二人喫一驚問韓夫人何在婆子道韓夫人前年化去了他家搬移別處韓夫人埋在花園內官人不信時媳婦同去看一看好麼大伯又說莫得人去官府知道引惹事端帶累我婆子不采同二人便行路上就問韓國夫人宅內有鄭義娘今在否婆子便道官人不是信

國所韓掌儀名思厚這官人不是楊五官名思溫麼二人大驚問婆婆如何得知婆子道媳婦見鄭夫人說思厚又問婆婆如何認得楊妻今在甚處婆婆道二年前時有撒八太尉曾於此宅安下其妻韓國夫人崔氏仁慈恤物極不可得常喚媳婦入宅見夫人說撒八太尉自盱眙掠得一婦人姓鄭小字義娘甚爲太尉所喜義娘誓不受辱自刎而死夫人憫其貞節與火化收骨盛匣以後韓夫人死因隨葬在此園內雖死者與活人無異媳婦入園內去常見鄭夫人出來初時也有些怕夫人道婆婆莫怕不來損害婆

婆有些來由問告訴則個夫人說道是京師人姓鄭名義娘幼年進入喬貴妃位做養女後出嫁忠翊郎韓思厚有結義叔叔楊五官名思溫一一與老媳婦說又說肝貽事跡丈夫見在金陵爲官我爲他守節而亡尋常陰雨時我多入園中與夫人相見閑話官人要問仔細見了自知三人走到適來鎖著的大宅

婆婆踰墻而入二人隨後也入裏面去只見打掃淨淨的一座敗落花園三人行步間滿地殘英芳草尋訪婦人全沒踪跡正面三間大堂堂上有個屏風上面山水乃郭熙所作思厚正看之間忽然見壁上有

數行字思厚細看字體柔弱全似鄭義娘夫人所作看了大喜道五弟嫂嫂只在此間思溫問如何見得思厚打一看看其筆跡乃一詞詞名好事近

往事與誰論無語暗彈淚血何處最堪憐腸斷黃
昏時節○倚樓凝望又徘徊誰解此情切何計可
同歸鴈趂江南春色

後寫道季春望後一日作二人讀罷道嫂嫂只今日寫來可煞驚人行至側首有一座樓二人共婆婆扶著欄杆登樓至樓上又有巨屏一座字體如前寫著憶良人一篇歌曰

孤雲落日春雲低　良人杳杳羈天涯
東風蝴蝶相交飛　對景令人益慘悽
晝日望郎郎不至　素質香肌轉憔悴
滿眼韶華似酒濃　花落庭前鳥聲碎
孤幃悄悄夜迢迢　漏盡燈殘香已銷
鞦韆院落久停戲　雙懸彩索空搖搖
眉兮眉兮春黛蹙　淚兮淚兮常滿掬
無言獨步上危樓　倚遍欄杆十二曲
荏苒流光疾似梭　滔滔逝水無迴波
良人一去不復返　紅顏欲老將如何

韓思厚讀罷、以手拊膺而言、我妻不幸爲人驅虜、正看之間忽聽楊思溫急道嫂嫂來也、思厚回頭看時見一婦人項擁香羅而來、思溫仔細認時、正是秦樓見的嫂嫂、那婆婆也道夫人來了、三人大驚、急走下樓來尋、早轉身入後堂左廊下、趕入一閣子內去、二人驚惶、婆婆道既已到此可同去閣子裏看一看、婆子引二人到閣前、只見閉著閣子門、門上有牌面寫道韓國夫人影堂、婆子推開槅子、三人入閣子中看時、却是安排供養著一個牌位、上寫著亡宋韓國夫人之位、側邊有一軸畫、是義娘也、牌位上寫著侍妾

鄭義娘之位，面前供卓塵埃尺滿。韓思厚看見影神上衣服容貌，與思溫元夜所見的無二。韓思厚淚下如雨。婆子道：「夫人骨匣，只在卓下。夫人常提起，教媳婦看，是箇黑漆匣，有兩箇鍮石環兒。每遍提起，夫人須哭一番，和我道：我與丈夫守節喪身，死而無怨。」思厚聽得說，乃懇婆子同揭起磚，取骨匣歸葬金陵，當得厚謝。婆婆道：「不妨。」三人同掇起供卓，揭起花磚，去掇匣子。用力掇之，不能得起，越掇越牢。思溫急止二人：「莫掇，莫掇。哥哥須聽得，嫂嫂通靈，今既取去，也要成禮。且出此間，備些祭儀，作文以白嫂嫂，取之方可。」

韓思厚道、也說得是、三人再踰墻而去、到打線婆婆家、令僕人張謹買下酒脯香燭之物、就婆婆家做祭文、等至天明、一同婆婆僕人搬挈祭物、踰墻而入、在韓國夫人影堂內、鋪排供養訖、等至三更前後、香殘燭盡、盃盤零落、星宿渡河漢之候、酌酒奠饗、三奠已畢、思厚當靈筵下披讀祭文、讀罷、流淚如傾、把祭文同紙錢燒化、忽然起一陣狂風、這風吹得燭有光、以無光、燈欲滅而不滅、三人渾身汗顫、風過處、聽得一陣哭聲、風定燭明、三人看時、燭光之下、見一婦女、媚臉如花、香肌似玉、項纏羅帕、步蹙金蓮、斂袂向前道

入如夢境

聲叔叔萬福二人大驚叙禮韓思厚執手向前哽咽流淚哭罷鄭夫人向著思厚道昨者盱眙之事我夫今已明矣只今元夜秦樓與叔叔相逢不得盡訴衷曲當時妾若貪生必須玷辱我夫幸而全君清德若瑾瑜棄妾性命如土芥致有今日生死之隔終天之恨說罷又哭一次婆婆勸道休哭且理會遷骨之事鄭夫人收哭而坐三人進些飲饌夫人略餐些氣味思温問元夜秦樓下相逢嫂嫂爲韓國夫人宅眷車後許多人是人是鬼鄭夫人道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雜當時隨車皆非人也思厚道賢

（再三不肯亦以堅夫之志也然見僕實附何哉）

妻爲吾守節而云、我當終身不娶、以報賢妻之德、今願遷賢妻之香骨、共歸金陵可乎、夫人不從道婆婆與叔叔在此、聽奴說、今蒙賢夫念妾孤魂在此、豈不願歸從夫、然須得常常看我、庶幾此情不隔冥漠、倘若再娶必不我顧、則不如不去爲強、三人再三力勸夫人只是不肯、向思溫道叔叔豈不知你哥哥心性我在生之時、他風流性格、難以拘管、今妾已作故人若隨他去憐新棄舊、必然之理、思溫再勸道嫂嫂聽思溫說、哥哥今來不比往日、感嫂嫂貞節而云、決不再娶、今哥哥來取、安忍不隨回去、願從思溫之言、夫

人向二人道謝叔叔如此苦苦相勸若我夫果不昧心願以一言爲誓即當從命說罷思厚以酒瀝地爲誓若負前言在路盜賊殺戮在水巨浪覆舟夫人急止思厚且住且住不必如此發誓我夫旣不重娶願叔叔爲證見道罷忽地又起一陣香風香過遂不見了夫人三人大驚訝復添上燈燭去供卓底下揭起花磚款款掇起匣子全不費力收拾踰墻而出至打緋婆婆家次晩以白銀三兩謝了婆婆又以黃金十兩贈與思溫思溫再辭方受思厚別了思溫同僕人張謹帶骨匣歸本縣俟月餘方得回書令奉使歸思

溫將酒餞別，再三叮嚀哥哥無忘嫂嫂之言。思厚同一行人從負夫人骨匣，出燕山豊宜門，取路而歸。月餘方抵盱眙，思厚到驛中歇泊，忽一人唱喏便拜。思厚看時，乃是舊僕人周義，今來謝天地，在此做個驛子。遂引思厚入房，只見掛一幅影神，畫著個婦人，又有牌位兒，上寫著亡主母鄭夫人之位。思厚怪而問之，周義道：夫人貞節，爲官人而死，周義親見，怎的不供奉夫人。思厚因把燕山韓夫人宅中事，從頭說與周義，取出匣子，教周義看了。周義展拜啼哭。思厚是夜與周義抵足而臥。至次日天曉，周義與思厚道舊

日二十餘口今則惟影是伴情愿伏事官人去金陵思厚從其請將帶周義歸金陵思厚至本所將回文呈納周義隨着思厚卜地於燕山之側備禮埋葬夫人骨匣畢思厚不勝悲感三日一詣墳所祭奠至暮方歸遂令周義守墳塋忽一日蘇掌儀許掌儀說金陵土星觀觀主劉金壇雖是個女道士德行清高何不同往觀中做些功德追薦令政思厚依從選日同蘇許二人到土星觀來訪劉金壇時你說怎生打扮但見

頂天青巾執象牙簡穿白羅袍著翡翠履不施朱

閒似閑妙
當地尼僧
斜則如此

粉分明是梅蕚凝霜淡竚精神彷彿如蓮花出水

儀容絕世標致非凡

思厚一見神魂散亂目睜口呆敘禮畢金壇分付一面安排做九幽醮且請衆官到裏面看靈芝三人同入去過二清殿翠華軒從八卦壇房內轉入絳綃館原來靈芝在絳綃館衆人去看靈芝惟思厚獨入金壇房內閒看但見明窗淨几鋪陳玩物書案上文房四寶壓紙界方下露出此紙信手取看時是一幅詞上寫著浣溪沙

標致清高不染塵星冠雲氅紫霞裙門掩斜陽無

一事撫瑤琴○虛館幽花偏惹恨小窻閑月最消魂此際得教還俗去謝天尊

韓思厚初觀金壇之貌已動私情後觀紙上之詞尤增愛念乃作一詞名西江月詞道

玉貌何勞朱粉江梅豈類羣花終朝隱几論黃芽不顧花前月下○冠上星簪北斗杖頭經掛南華不知何日到仙家曾許彩鸞同跨

拍手高唱此詞金壇變色焦躁說是何道理欺我孤弱亂我觀宇命人取轎來我自去見恩官與你理會斷許二人再四勸住金壇不允韓思厚就懷中取出

金壇所作之詞教衆人看、說觀主不必焦躁、這個詞兒是誰做的、說得金壇安身無地、把怒色都變做笑容、安排筵席、請衆官共坐飲酒、作樂、都不管做功德追薦之事、酒闌二人各有其情、甚相愛慕、盡醉而散這劉金壇原是東京人、丈夫是樞密院馮六承旨、因靖康年間同妻劉氏雇舟避難、來金陵去淮水上、馮六承旨被冷箭落水身亡、其妻劉氏發願就土星觀出家、追薦丈夫、朝野知名、差做觀主、此後韓思厚時常往來劉金壇處、忽一日蘇許二掌儀醵金備禮在觀中、請劉金壇韓思厚、酒至數巡、蘇許二人把盞勸

思厚與金壇道、哥哥既與金壇相愛乃是宿世因緣、今外議藉藉不當穩便何不還了俗、用禮通媒娶爲嫂嫂豈不美哉思厚金壇從其言、金壇以錢買人告還俗、思厚選日下定娶歸成親、一個也不追薦丈夫一個也不看顧墳墓、倚窗携手、惆悵論心、成親數日看墳周義不見韓官人來上墳、自詣宅前探聽消息、見當直在門前、問道官人因甚這幾日不來墳上、當直道官人娶了土星觀劉金壇做了孺人、無工夫上墳、周義是北人、性直、聽說氣忿忿地、恰好撞見思厚出來、周義唱喏畢、便著言語道官人、你好負義、鄭夫

人爲你守節喪身、你怎下得別娶嬌人、一頭罵、一頭哭夫人韓思厚與劉金壇新婚、恐不好看、喝教當直們打出周義周義悶悶不已、先歸墳所當日是清明周義去夫人墳前哭著告訴許多、是夜、睡至三更、鄭夫人叫周義道、你韓掌儀在那里住、周義把思厚辜恩負義娶劉氏事一一告訴他一番、如今在三十六丈街住、夫人自去尋他理會、夫人道我去尋他周義夢中驚覺、一身冷汗、且說那思厚共劉氏新婚歡愛月下置酒賞翫、正飲酒間只見劉氏柳眉剔豎星眼圓睜以手捽住思厚不放、道你忒煞虧我還我命來

身是劉氏語音是鄭夫人的聲氣號得思厚呆討可施道告賢妻饒恕那里肯放正擺撥不下忽報蘇許二掌儀步月而來望思厚見劉氏捽住思厚不放二人解脫得手思厚急走出與蘇許二人商議請笪橋鐵索觀朱法官來救治即時遣張謹請到朱法官法官見了劉氏道此冤抑不可治之只好勸諭劉氏自用手打摑其口與臉上哭著告訴法官以燕山蹤跡又道望法官慈悲做主朱法官再三勸道當做功德追薦超生如堅執不聽冒犯天條劉氏見說哭謝法官奴奴且退少刻劉氏方甦法官書符與劉氏喫又

貼符房門上法官辭去當夜無事、次日思厚賫香紙詣笪橋謝法官、方坐下、家中人來報說孺人又中惡、思厚再告法官同往家中救治、法官云、若要除根、好時須將燕山墳發掘、取其骨匣棄於長江、方可無事、思厚只得依從所說、募土工人等、同往掘開墳墓、取出鄭夫人骨匣到揚子江邊拋放水中、自此劉氏安然、恁地時、負心的無天理報應、豈有此理、思厚負了鄭義娘、劉金壇負了馮六承旨、至紹興十一年、車駕幸錢塘、官民百姓皆從、思厚亦挈家離金陵、到於鎮江、思厚因想金山勝景、乃賃舟同妻劉氏、江岸下船

行到江心忽聽得舟人唱好事近詞道是

往事與誰論無語暗彈淚血何處最堪憐腸斷黄
昏時節○倚門凝望又徘徊誰解此情切何計可
同歸鴈趂江南春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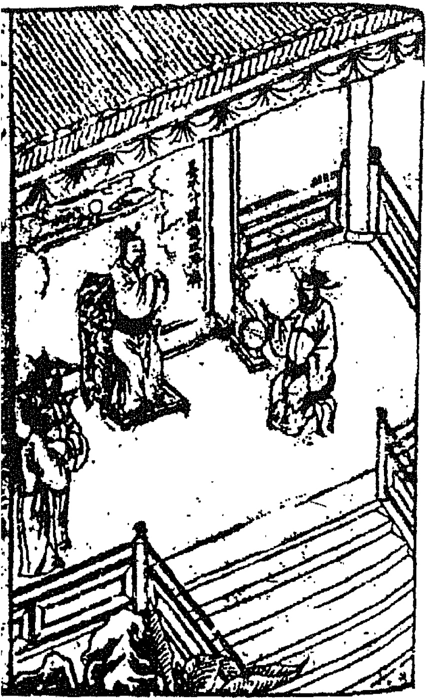
思厚審聽所歌之詞乃燕山韓國夫人鄭氏義娘題屏風者大驚遂問稍公此曲得自何人稍公荅曰近有使命入國至燕山滿城皆唱此詞乃一打線婆婆自韓國夫人宅中屏上錄出來的說是江南一官人渾家姓鄭名義娘因貞節而死後來鄭夫人丈夫私挈其骨歸江南此詞傳播中外思厚聽得說如萬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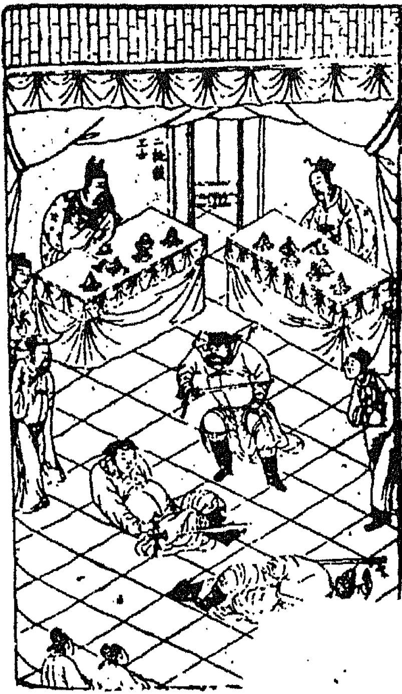
攢心眼中淚下。須臾之間。忽見江中風浪俱生。烟濤並起。異魚出沒。怪獸掀波。見水上一人波心湧出。頂萬字巾。把手揪劉氏雲髻。擲入水中。侍妾高聲喊叫孺人落水。急喚思厚救。那里救得。俄頃又見一婦人項纏羅帕。雙眼圓睜。以手捽思厚。拽入波心而死舟人欲救不能。遂惆悵而歸。歎古今負義人皆如此乃傳之於人詩曰

一負馮君罹水厄　一虧鄭氏喪深淵
宛如孝女尋尸死　不若三閭爲主愆

第二十四卷終

古今小說




二攸做
王小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大禹塗山御座開　諸侯玉帛走如雷
防風謾有專車骨　何事兹辰最後來

此篇言語乃胡僧詩昔三皇禪位五帝相傳舜之時洪水滔天民不聊生舜使鯀治水鯀無能其水橫流舜怒將鯀殛於羽山後使其子禹治水禹疏通九河皆流入海三過其門而不入會天下諸侯於會稽塗山遲到悞期者斬惟有防風氏後至禹怒而斬之棄其屍于原野後至春秋時越國於野外掘得一骨專

車言一車只載得一骨節、諸人不識、問於孔子、孔子曰、此防風氏骨也、被禹王斬之、其骨尚存、有如此之大人也、當時防風氏正不知長大多少、古人長者最多、其性極淳、醜陋如獸者亦多、神農氏頂生肉角、豈不聞昔人有云、古人形似獸、却有大聖德、今人形似人、獸心不可測、今日說三個好漢、被一個身不滿三尺之人、聊用微物、都斷送了性命、昔春秋列國時、齊景公朝有三個大漢、一人姓田、名開疆、身長一丈五尺、其人生得面如噀血、目若朗星、雕嘴魚腮、板牙無縫、此時曾隨景公獵於桐山、忽然於西山之中、赶起

一隻猛虎來其虎奔走逕撲景公之馬馬見虎來驚倒景公在地田開疆在側不用刀劍雙拳直取猛虎左手揪住項毛右手揮拳而打用脚望面門上踢一頓打死那隻猛虎救了景公文武百官無不畏懼景公回朝封爲壽寧君是齊國第一個行霸道的却說第二個姓顧名冶子身長一丈三尺面如潑墨腮吐黃鬚手似銅鈎牙如鋸齒此人曾隨景公渡黃河忽大雨驟至波浪洶湧舟船將覆景公大驚見雲霧中火塊閃爍戲于水面顧冶子在側言曰此必是黃河之蛟也景公曰如之奈何顧冶子曰主公勿慮容臣

弟兄相托君一心報生卽晏子原野下國

斬之拔劍裸衣下水、少刻風浪俱息、見顧冶子手提黿頭躍水而出景公大駭、封爲武安君這是齊國第二個行霸道的第三個姓公孫名捷身長一丈二尺、頭如累塔、眼生三角、板肋猿背、力舉千斤、一日秦兵犯界景公引軍馬出迎被秦兵殺敗引軍趕來、圍住在鳳鳴山公孫捷用鐵鬭一條約至一百五十觔殺入秦兵之內秦兵十萬措手不及救出景公封爲威遠君這是齊國第三個行霸道的這三個結爲兄弟、誓說生死相托三個不知文墨禮讓在朝廷橫行視君臣如同草木景公見三人上殿如芒刺在背一日

[illegible]

楚國使中大夫靳尚前來本國求和、原來齊楚二邦乃是隣國、二國交兵二十餘年、不曾解和、楚王乃命靳尚爲使入見景公奏曰、齊楚不和、交兵歲久、民有倒懸之患、今特命臣入國講和、永息刀兵、俺楚國襟三江而帶五湖、地方千里、粟支數年、足食足兵、可爲上國、王可裁之、得名獲利、却說田顒公孫三人大怒叱靳尚曰、量汝楚國、何足道哉、吾三人親提雄兵將楚國踐爲平地、人人皆死、個個不留、喝靳尚下殿、教金瓜武士斬訖報來、堦下轉過一人、身長三尺八寸、眉濃目秀、齒白唇紅、乃齊國丞相、姓晏名嬰、字平仲、

前來喝住武士、備問其詳、靳尚說了、晏子便教放了靳尚先回本國、吾當親至講和、乃上殿奏知景公、三人大怒曰、吾欲斬之、汝何故放還本國、晏子曰、豈不聞兩國戰爭、不斬來使、他獨自到這裡、擒住斬之、鄰國知道、萬世笑端、晏嬰不才、憑三寸舌、親到楚國、令彼君臣皆頓首謝罪於堦下、尊齊爲上國、並不用刀兵士馬、此計若何、三士怒髮衝冠、皆叱曰、汝乃黃口侏儒小兒、國人無眼、命汝爲相、擅敢亂開大口、吾三人有誅龍斬虎之威、力敵萬夫之勇、親提精兵、平吞楚國、要汝何用、景公曰、丞相既出大言、必有廣學、且

待入楚之後若果獲利、勝似興兵、三士曰、且看侏儒小兒這回爲使、若折了我國家氣槩、回來將、砍爲肉泥三士出朝、景公曰、丞相此行、不可輕忽晏子曰、主上放心、至楚邦、視彼君臣如土壤耳、遂辭而行、從者十餘人跟隨車馬已至郢都、楚國臣宰奏知、君臣商議曰齊晏子乃舌辯之士、可定下計策先塞其口、令不敢來下說詞君臣定計了、宜晏子入朝、晏子到朝門、見金門不開下面開板止留半段、意欲令晏子低頭鑽入以顯他矮小辱之、晏子望見下面便鑽、從人急止之曰彼見丞相矮小、故以辱之何中其計、晏子

大笑曰、汝等豈知之耶、吾聞人有人門、狗有狗竇、使於人、即當進人門、使於狗、即當進狗竇、有何疑焉、楚臣聽之、火急開金門而接、晏子傍若無人、昂然而入至殿下、禮畢、楚王問曰、汝齊國地狹人稀乎、晏子曰、臣齊國東連海島、西跨魏秦、北拒趙燕、南吞吳楚、雞鳴犬吠、相聞數千里不絕、安得爲地狹耶、楚王曰、地土雖濶、人物却少、晏子曰、臣國中人呵氣如雲、沸汗如雨、行者摩肩、立者並跡、金銀珠玉、堆積如山、安得人物稀少耶、楚王曰、既然地廣人稠、何故使一小兒來吾國中爲使耶、晏子答曰、使於大國者、則用大人

使於小國者則當用小兒因此特命晏嬰到此楚王視臣下無言可答請晏嬰上殿命座侍臣進酒晏子欣然暢飲不以爲意少刻金瓜簇擁一人至筵前其人口稱寃屈晏子視之乃齊國帶來從者問得何罪楚臣對曰來筵前作賊盜酒器而出被戶尉所獲乃眞贓正犯也其人曰寔不曾盜乃戶尉圖賴晏子曰眞贓正犯尚敢抵賴速與吾牽出市曹斬之楚臣曰丞相遠來何不帶誠寔之人令從者作賊其王豈不羞頬晏子曰此人自幼跟隨極知心腹今日爲盜有何難見昔在齊國是個君子今到楚國却爲小人乃

[illegible]佛[illegible]

風俗之所變也吾聞江南洞庭有一樹生一等果其名曰橘其色黃而香其味甜而美若將此樹移于北方結成果木乃名枳寔其色青而臭其味酸而苦名謂南橘北枳便分兩等乃風俗之不等也以此推之在齊不爲盜在楚爲盜更復何疑楚王大慙急離御座拱手於晏子曰眞乃賢士也吾國中大小公卿萬不及一願賜見教一聽嚴命晏子曰王上安坐聽臣一言齊國中有三士皆萬夫不當之勇久欲起兵來吞楚國吾力言不可齊楚不睦蒼生受害心何忍焉今臣特來講和王上可親詣齊國和親結爲唇齒之

邦歃血爲盟若隣國加兵互相救應永無侵擾可保萬年之基業若不聽臣禍不遠矣非臣相謊願王裁之王曰聞公之才寡人情願和親但所患者齊三士皆無仁義之人吾不敢去晏子曰王上放心臣願保駕聊施小計教三士死於大王之前以絶兩國之患楚王曰若三士俱亡吾寧爲小邦年朝歲貢而無怨晏子許之楚王乃大設筵席送令先去隨後收拾進獻禮物而至晏子先使人歸報齊景公聞之大喜令大小公卿盡隨吾出郭迎接丞相三士聞之轉怒晏子至景公下車而迎慰勞已畢同載而回齊國之人

（三士傍此不甚怪也）

看者塞途晏子辭景公回府次日入宮見三士在閤下博戲晏子進前施禮三士亦不回顧傲忽之氣旁若無人晏子侍立久之方自退入見景公說三士如此無禮景公曰此三人如常帶劍上殿視吾如小兒久必篡位矣素欲除之恨力不及耳晏子曰主上寬心來朝楚國君臣皆至可大張御宴待臣於筵間畧施小計令三士皆自殺何如景公曰計將安出晏子曰此三人者皆一勇匹夫並無謀畧若如此如此禍必除矣景公喜次日楚王引文武官僚百餘員車載金珠翫好之物親至朝門景公請入楚王先下拜景

公荅禮罷、二君分賓主而坐、楚王令羣臣羅拜階下、楚王拱手伏罪曰、二十年間、多有冒犯、今因丞相之言、特來請罪、溥禮上貢、望乞恕納齊景公謝訖、大設筵宴二國君臣相慶三士帶劍立於殿下、昂昂自若晏子進退揖讓、並不諂於三士酒至半酣景公曰御園金桃已熟可採來筵間食之須臾一宮監金盤內捧出五枚齊王曰、園中桃樹、今歲止收五枚、味甜氣香、與他樹不同、丞相捧盃進酒以慶此桃、上古之時、桃樹難得、今園中有此五枚、爲希罕之物、晏子捧玉爵行酒、先進楚王、飲畢、食其一桃、又進齊王飲畢、

好計

食其一桃、齊王曰、此桃非易得之物、丞相合二國和好如此大功、可食一桃、晏子跪而食之、賜酒一爵、齊王曰、齊楚二國、公卿之中、言其功勳大者、當食此桃田開疆挺身而出、立於筵上而言曰、昔從王公獵于桐山、力誅猛虎、其功若何、齊王曰、擎王保駕、功莫大焉、晏子慌忙進酒一爵、食桃一枚、歸於班部、顧冶子奮然便出曰、誅虎者未爲奇、吾曾斬長蛟於黃河、救主上回故國、覷洪波巨浪、如登平地、此功若何、王曰此槩世之功也、進酒賜桃、又何疑哉、晏子慌忙進酒賜桃、公孫捷撩衣破步而出曰、吾曾於十萬軍中、手

捍鼓關救主公出、軍中無敢近者、此功若何、齊王曰、據卿之功、極天際地、無可比者、爭奈無桃可賜、賜酒一盃以待來年、晏子曰、將軍之功最大、可惜言之太遲、以此無桃、掩其大功、公孫捷按劍而言曰、誅龍斬虎、小可事耳、吾縱橫於十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力救主上、建立大功、反不能食桃、受辱於兩國君臣之前、爲萬代之恥笑、安有面目立於朝廷耶、言訖、遂拔劍自刎而死、田開疆大驚、亦拔劍而言曰、我等微功而食桃、兄弟功大反不得食、吾之羞恥、何日可脫、言訖、自刎而死、顧冶子奮氣大呼曰、吾三人義同骨肉

誓同生死、二人既亡、吾安能自活、言訖、亦自刎而亡、晏子笑曰、非二桃不能殺三士、今已絕慮、吾計若何、楚王下坐拜伏而嘆曰、丞相神機妙策、安敢不伏耶、自今以後、永尊上國、誓無侵犯、齊王將三士勅葬于東門外、自此齊楚連和、絕其士馬、齊爲霸國、晏子名揚萬世、宣聖亦稱其善、後來諸葛孔明曾爲梁父吟、单道此事、吟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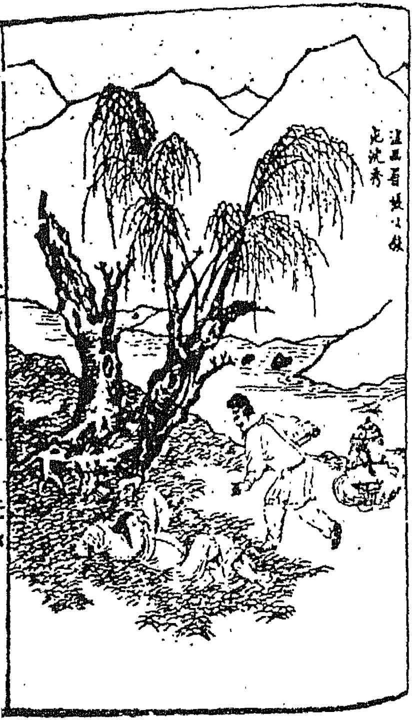
步出齊城門　遙望湯陰里
里中有三墳　纍纍正相似
問是誰家冢　田疆顧冶氏

力能排南山　文能絕地理
一朝被讒言　二桃殺三士
誰能爲此謀　相國齊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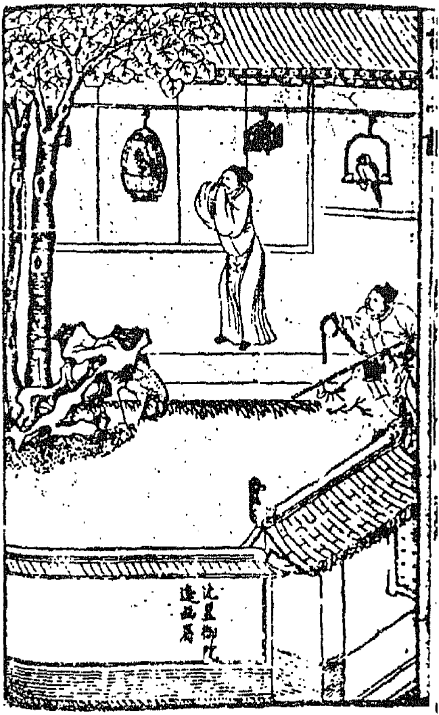
又滿江紅詞一篇、古人單道此事、詞云

齊景雄風、因習戰、海濱嘯獵、正驅馳、忽逢猛獸、衆皆驚絕、壯士開疆能奮勇、雙拳殺虎身流血、救君危、拜爵寵恩榮、眞豪傑○顧冶子、除妖孽、强秦滅公孫接、笑三人恃勇在齊猖獗、只被晏嬰施小巧、二桃中計皆身滅、齊東門纍纍有三墳、荒郊月

二十五卷終



這畫眉妖小妹
危沈秀


沈星撥阮
遂画局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鳥害七命

飛禽惹起禍根芽　七命相殘事可嗟
奉勸世人須鑑戒　莫教兒女不當家

話說大宋徽宗朝宣和三年海寧郡武林門外北新橋下有一機戶姓沈名昱字必顯家中頗爲豐足娶妻嚴氏夫婦恩愛單生一子取名沈秀年長一十八歲未曾婚娶其父專靠織造段疋爲活不想這沈秀不務本分生理專好風流閒耍養畫眉過日父母因惜他一子以此教訓他不下街坊隣里取他一箇渾

名叫做沈鳥兒、每日五更提了畫眉奔入城中、柳林裡來拖畫眉、不只一日、忽至春末夏初、天氣不煖不寒、花紅柳綠之時、當日沈秀侵晨、起來、梳洗罷、喫了些點心、打點籠兒盛着個無比賽的畫眉、這畜生只除天上有、果係世間無、將他各處去鬬、俱鬬他不過、成百十貫贏得、因此十分愛惜他、如性命一般、做一個金漆籠兒、黃銅鉤子、哥窰的水食罐兒、綠紗罩兒、提了在手、搖搖擺擺、逕奔入城、往柳林裡去拖畫眉、不想這沈秀一去、死於非命、好似

猪羊進入宰生家　一步步來尋死路

當時沈秀提了畫眉、逕到柳林裡來、不意來得遲了、些衆拖畫眉的俱已散了、浮蕩蕩、黑陰陰、没一箇人往來、沈秀獨自一箇把畫眉掛在柳樹上、叫了一回、沈秀自覺没情没緒、除了籠兒、正要回去、不想小肚子一陣疼、滾將上來、一塊兒蹲到在地上、原來沈秀有一件病在身上、叫做主心餛飩、一名小腸疝氣、每常一發一箇小死、其日想必起得早些、况又來遲、衆人散了、没些情緒、悶上心來、這一次甚是發得兇、一跤倒在柳樹邊、有兩箇時辰不醒人事、你道事有湊巧、物有偶然、這日有箇箍桶的、叫做張公、挑着擔兒、

憂之何忘小不忍之禍

逕往柳林裡、穿過褚家堂做生活、遠遠看見一箇人倒在樹邊、三步那做兩步、近前歇下擔兒、看那沈秀臉色臘查黃的、昏迷不醒、身邊並無財物、止有一個畫眉籠兒、這畜生此時越叫得好聽、所以一時見財起意、窮極計生、心中想道、終日括得這兩分銀子、怎地得快活、只是這沈秀當死、這畫眉見了張公、分外叫得好、張公道、別的不打緊、只這個畫眉少也值二三兩銀子、便提在手、却待要走、不意沈秀正甦醒、開眼見張公提着籠兒、要閙身子不起、只口裡罵道、老忘八、將我畫眉那裡去、張公聽罵、這小狗入的、忒也

一個

嘴尖我便拿去他倘醒起赶來我倒反喫他虧一不做二不休左右是歹了却去那桶裡取出一把削桶的刀來把沈秀按住一勒那灣刀又快力又使得猛那頭早滚在一邊張公也慌張了東觀西望恐怕有人撞見却擡頭見一株空心楊柳樹連忙將頭提起丢在樹中將刀放在桶內籠兒掛在擔上也不去褚家堂做生活一道烟逕走穿街過巷投一個去處你道只因這個畫眉生生的害了幾條性命正是

人間私語　天聞若雷
暗室虧心　神目如電

陽木

當時張公一頭走一頭心裡想道我見湖州墅裡客店內有個客人時常要買畫眉何不將去賣與他一逕望武林門外來也是前生注定的劫數卻好見三個客人兩個後生跟着共是五人正要收拾貨物回去卻從門外進來客人俱是東京汴梁人內中有個姓李名吉販賣生藥此人平昔也好養畫眉見這箇桶擔上好個畫眉便叫張公借看一看張公歇下擔子那客人看那畫眉毛衣并眼生得極好聲音又叫得好心裡愛他便問張公你肯賣麼此時張公巴不得脫禍便道客官你出多少錢李吉轉看轉好便道

與你一兩銀子張公自道着手了便道本不當計較只是愛者如寶添些便罷那李吉取出三塊銀子秤秤看到有一兩二錢道也罷遞與張公張公接過銀子看一看將來放在荷包裏將畫眉與了客人別了便走口裏道發脫得這禍根也是好事了不上街做生理一直奔回家去心中也自有些不爽利正是

作惡恐遭天地責　欺心猶怕鬼神知

原來張公正在湧金門城脚下住止婆老兩口兒又無兒子婆兒見張公回來便道篭子一條也不動幾何又回來得早有甚事幹張公只不荅應挑着擔子

逕入門歇下、轉身閞上大門、道阿婆你來、我與你說話恰纔如此如此謀得這一兩二錢銀子與你權且快活使用、兩口兒歡天喜地、不在話下、却說柳林裡無人來往、直至巳牌時分兩個挑糞庄家、打從那裡過見了這潑頭屍首擺在地上喫了一驚聲張起來當坊里甲隣佑、一時嚷動、本坊申呈本縣本縣申府次日差官吏仵作人等前來柳陰裡、檢驗得渾身無些傷痕、只是無頭、又無苦主官吏回覆本府本府差應捕挨獲兇身、城裡城外、紛紛亂嚷却說沈秀家到晚不見他回來、使人去各處尋不見、天明央人入城

尋時只見湖州墅嚷道柳林裡殺死無頭屍首沈秀的娘聽得說想道我的兒子昨日入城拖畫眉至今無尋他處莫不得是他連叫丈夫你必須自進城打聽沈昱聽了一驚慌忙自奔到柳林裡看了無頭屍首仔細定睛上下看了衣服却認得是兒子大哭起來本坊里甲道苦主有了只無兇身其時沈昱逕到臨安府告說是我的兒子昨日五更入城拖畫眉不知怎的被人殺了望老爺做主本府發放各處應捕及巡捕官限十日内要捕兇身着沈昱具棺木盛了屍首放在柳林裡一逕回家對妻說道是我兒子被

人殺了、只不知將頭何處去了、我已告過本府、本府着捕人各處捉獲兇身、我且自買棺木盛了、此事如何是好、嚴氏聽說大哭起來、一交跌倒不知五臟何如、先見四肢不舉、正是

身如五鼓銜山月　氣似三更油盡燈

當時眾人灌湯、救得甦醒、哭道我兒日常不聽好人之言、今日死無葬身之地、我的少年的兒、死得好苦、誰想我老來無靠、說了又哭、哭了又說、茶飯不喫、丈夫再三苦勸、只得勉強過了半月、並無消息、沈昱夫妻二人商議、兒子平昔不依教訓、致有今日禍事、喫

人殺了、没捉獲處、也只得没奈何、但得全屍也好、不
君寫個帖子、告稟四方之人、倘得見頭全了屍首、待
後又作計較、二人商議已定、連忙便寫了幾張帖子、
滿城去貼、上寫告知四方君子、如有尋獲得沈秀頭
者、情愿賞錢一千貫、捉得兇身者、愿賞錢二千貫、將
此情告知本府、本府亦限捕人尋獲、亦出告示道、如
有人尋得沈秀頭者、官給賞錢五百貫、如捉獲兇身
者、賞錢一千貫、告示一出、滿城哄動不題、且說南高
峰脚下、有一個極貧老兒、姓黄、渾名叫做黄老狗、一
生爲人魯拙、擡轎營生、老來雙目不明、止靠兩個兒

子度日。大的叫做大保。小的叫做小保。父子三人。正是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巴巴急急。口食不敷。一日黃老狗叫大保小保到來。我聽得人說甚麼財主沈秀喫人殺了。沒尋頭處。今出賞錢。說有人尋得頭者。本家賞錢一千貫。本府又給賞五百貫。我今叫你兩個別無話說。我今左右老了。又無用處。又不看見。又沒趁錢做我不着你兩個發跡快活。你兩個今夜將我的頭割下。埋在西湖水邊。過了數日。待沒了認色。却將去本府告賞。共得一千五百貫錢。却強似今日在此受苦。此計大妙。不宜遲。倘被別人先做了。空折了性命。

只因這老猾失志說了這幾句言語況兼兩個兒子又是愚惷之人不省法度的正是

口是禍之門　舌是斬身刀
閉口深藏舌　安身處處牢

當時兩個出到外面商議小保道我爺說這一計大妙便是做王將元帥也沒這計策好便好了只是可惜沒了一個爺大保做人又狠又獃道看他左右只在早晚要死不若趁這機會殺了去山下掘個坑埋了又無蹤跡那裡查考這個叫做趁湯推又喚做一抹光天理人心又不是我們逼他他自叫我們如此

如此小保道好倒好只除等睡熟了方可動手二人計較已定却去東奔西走賒得兩瓶酒來父子三人喫得大醉東倒西歪一覺直到三更兩人爬將起來看那老子正齁齁睡着大保去灶前摸了一把厨刀去爺的項上一勒早把這顆頭割下了連忙將破衣包了放在床邊便去山脚下掘個深坑扛去埋了也不等天明將頭去南屏山藕花居湖邊淺水處埋了過半月入城看了告示先走到沈昱家報說道我二人昨日因捉蝦魚在藕花居邊看見一個人頭想必是你兒子頭沈昱見說道若果是便賞你一千貫錢

一分不少、便去安排酒飯喫了、同他兩個逕到南屏山藕花居湖邊、淺土隱隱蓋着一頭、提起看時、水浸多日澎漲了、也難辨別、想必是了、若不是時、那裡又有這個人頭在此、沈昱便把手帕包了、一同兩個逕到府廳告說沈秀的頭有了、知府再三審問二人荅道、因捉蝦魚、故此看見、並不曉別項情由、本府准信給賞五百貫、二人領了、便同沈昱將頭到柳林裡、打開棺木將頭湊在項上、依舊釘了、就同二人回家、嚴氏見說兒子頭有了、心中歡喜、隨即安排酒飯管待二人、與了一千貫賞錢、二人收了、作別回家、便造房

屋買農具家生、二人道、如今不要似前擡轎、我們勤力耕種、挑賣山柴也可度日、不在話下、正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過了數月、官府也罷了、日遠日疏俱不題了、却說沈昱是東京機戶、輪該解段疋到京待各機戶段疋完日、到府領了解批、回家分付了家中事務起身、此一去、只因沈昱看見了自家虫蟻、又屈害了一條性命、正是

非理之財莫取　非理之事莫爲
明有刑法相繫　暗有鬼神相隨

却說沈昱在路饑飡渴飲、夜住曉行、不只一日、來到

東京把段疋一一交納過了取了批回心下思量我聞京師景致比別處不同何不閒看一遭也是難逢難遇之事其名山勝槩庵觀寺院出名的所在都走了一遭偶然打從御用監禽鳥房門前經過那沈昱心中是愛虫蟻的意欲進去一看因門上用了十數個錢得放進去閒看只聽得一個畫眉十分叫得巧好仔細看時正是兒子不見的畫眉那畫眉見了沈昱眼熟越發叫得好聽又叫又跳將頭顛沈昱數次沈昱見了想起兒子千行淚下心中痛苦不覺失聲叫起屈來口中只叫得有這等事那掌管禽鳥的校

尉喝道、這廝好不知法度、這是甚麽所在、如此大驚小怪起來、沈昱痛苦難伸、越叫得響了、那校尉恐怕連累自己、只得把沈昱拏了、送到大理寺、大理寺官便喝道、你是那裡人、敢進內御用之處、大驚小怪、有何冤屈之事、好好直說、便饒你罷、沈昱就把兒子拖畫眉、被殺情由、從頭訴說了一遍、大理寺官聽說呆了半餉、想這禽鳥是京民李吉進貢在此、緣何有如此一節隱情、便差人火速捉拏李吉到官、審問道、你爲何在海寧郡將他兒子謀殺了、却將他的畫眉來此進貢、一一明白供招、免受刑罰、李吉道、先因往杭

州買賣、行至武林門裡、撞見一個箍桶的擔上、掛着這個畫眉是吉因見他叫得巧又生得好、用價一兩三錢、買將囘來、因他好巧、不敢自用、以此進貢上用並不知人命情由、勘官問道、你却賴與何人、這畫眉就是實跡了、實招了罷、李吉再三哀告道委的是問個箍桶的老兒買的、並不知殺人情由、難以屈招、勘官又問你既是問老兒買的、那老兒姓甚名誰、那裡人氏供得明白、我這裡行文拿來、問理得實、卽便放你、李吉道小人是路上逢着買的、實不知姓名、那裡人氏勘官罵道這便是含糊了、將此人命推與誰償

官府只取見成甚大默默

據這畫眉、便是實迹、這厮不打不招、再三拷打、打得皮開肉綻、李吉痛苦不過、只得招做因見畫眉生得好巧、一時殺了沈秀、將頭抛棄情由、遂將李吉送下大牢監候、大理寺官具本奏上朝廷、聖旨道李吉委的殺死沈秀、畫眉見存、依律處斬將畫眉給還沈昱又給了批迴、放還原籍、將李吉押發市曹斬首、正是

老龜煑不爛　　移禍於枯桑

當時恰有兩個同與李吉到海寧郡來做買賣的客人、蹀躞不下、有這等冤屈事、明明是買附畫眉、我欲待替他申訴、爭奈賣畫眉的人雖認得、我亦不知其

姓名、況且又在杭州寬、倒不辯得、和我連累了、如何出豁、只因一個畜生、明明屈殺了一條性命、除我們不到杭州、若到、定要與他討個明白、也不在話下、却說沈昱收拾了行李、帶了畫眉、星夜奔回、到得家中、對妻說道我在東京替兒討了命了、嚴氏問道怎生得來、沈昱把在內監見畫眉一節、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嚴氏見了畫眉、大哭了一場、覩物傷情、不在話下、次日沈昱提了畫眉、本府來銷批、將前項事情告訴了一遍、知府大喜道有這等巧事、正是

勸君莫作虧心事　古往今來放過誰

休說人命關天、豈同兒戲、知府發放道、既是兒身獲着斬首、可將棺木燒化、沈昱叫人將棺木燒了、就撒了骨殖、不在話下、却說當時同李吉來杭州賣生藥的兩個客人、一姓賀、一姓朱、有些藥材、逕到杭州湖墅客店內歇下、將藥材一一發賣訖、當爲心下不平、二人逕入城來、探聽這個箍桶的人、尋了一日、不見消耗、二人悶々不已、回歸店中、歇了、次日又進城來、却好遇見一個箍桶的擔兒、二人便叫住道、大哥、請問你、這裡有一個箍桶的老兒、這般這般模樣、不知他姓甚名誰、大哥你可認得麼、那人便道、客官、我道

橋行裏止有兩個老兒、一個姓李、住在石榴園巷、內、一個姓張、住在西城脚下、不知那一個是、二人謝了、逕到石榴園來尋、只見李公正在那裡劈篾、二人看了、却不是他、又尋他到西城脚下、二人來到門首、便問張公在麽、張婆道不在、出去做生活去了、二人也不打話、一逕且回、正是未牌時分、二人走不上半里之地、遠遠望見一個箍桶擔兒來、有分直教此人償了沈秀的命、明白了李吉的事、正是恩義廣施、人生何處不相逢、寃讐莫結、路逢狹處難迴避、其時張公望南回來、二人朝北而去、却好劈面撞見張公、不

認得二人、二人却認得張公、便攔住問道、阿公高姓張公道小人姓張、又問道莫非是在西城腳下住的張公道便是、問小人有何事幹、二人便道我店中有許多生活要緊要尋個老成的做、因此問你、你如今那裡去、張公道囬去、三人一頭走、一頭說、直走到張公門首、張公道、二位請坐喫茶、二人道今日晚了、明日再來、張公道明日我不出去了、專等專等、二人作別、不回店去、逕投本府首告、正是本府聽堂、直入堂前跪下、把沈昱認畫眉一節、李吉被殺一節、撞見張公買畫眉一節、一一訴明、小人兩個不平、特與李吉

討命、望老爺細審張公、不知恁地得畫眉、府官道、沈秀的事、俱已明白了、兇身已斬了、再有何事、二人告道、大理寺官不明、只以畫眉爲實、更不推詳來歷、將李吉明白屈殺了、小人路見不平、特與李吉討命、如不是實、怎敢告擾、望乞憐憫做主、知府見二人告得苦切、隨即差捕人連夜去捉張公、好似

數隻皁雕追紫燕　一羣猛虎啖羊羔、

其夜衆公人奔到西城脚下、把張公背剪綁了、解上府去、送大牢內監了、次日知府升堂、公人于牢中取出張公跪下、知府道、你緣何殺了沈秀、反將李吉償

命今日事露天理不容喝令好生打着直落打了三十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再三拷打不肯招承兩個客人、并兩個伴當齊說李吉便死了、我四人見在眼同將一兩二錢銀子、買你的畫眉你今推却何人你若說不是你、你便說這畫眉從何來、實的虛不得支吾有何用處、張公猶自抵賴、知府大喝道畫眉是真贓物這四人是真證見若再不招取夾棍來夾起張公驚慌了、只得將前項盜取畫眉勒死沈秀一節、一一供招了、知府道那頭彼時放在那裡張公道小人一時心慌、見側邊一株空心柳樹、將頭丟在中

宛然不化

判個

閒蹓提了畫眉逕出武林門來、偶撞見三個客人、兩個伴當問小人買了畫眉、得銀一兩二錢、歸家用度、所供是實、知府令張公畫了供、又差人去拘沈昱、一同押着張公到於榔林裡尋頭、哄動街市上之人無數、一齊都到榔林裡來看尋頭、只見果有一株空心榔樹、衆人將鋸放倒、衆人發一聲喊、果有一個人頭在內、提起看時、端然不動、沈昱見了這頭、定睛一看、認得是兒子的頭、大哭起來、昏迷倒地、半餉方醒、遂將帕子包了、押着張公逕上府去、知府道、既有了頭、情真罪當、取具大枷枷了、腳鐐手杻釘了、押送死囚

牢裡牢固監候知府又問沈昱道當府那兩個黃大保小保又那裡得這人頭來請賞事有可疑今沈秀頭又有了那頭却是誰人的隨即差捕人去拿黃大保兄弟二人前來審問來歷沈昱眼同公人逕到南山黃家捉了弟兄兩個押到府廳當廳跪下知府道殺了沈秀的兒身已自捉了沈秀的頭見已追出你弟兄二人謀死何人將頭請賞一一承招免得喫苦大保小保被問口隔心慌荅應不出知府大怒喝令吊起拷打半日不肯招承又將燒紅烙鐵燙他二人熬不過死去將水噴醒只得口吐真情說道因見父

親年老有病伶仃一時不合將酒灌醉割下頭來埋在西湖藕花居水邊含糊請賞知府道你父親屍骸埋在何處兩個道就埋在南高峰脚下當時押發三人到彼掘開看時果有沒頭屍骸一副埋藏在彼依先押二人到於府廳回話道南山脚下淺土之中果有沒頭屍骸一副知府道有這等事真乃逆天之事世間有這等惡人口不欲說耳不欲聞筆不欲書就一頓打死他倒乾淨此恨怎的消得喝令手下不要計數先打一會打得二人死而復醒者數次討兩面大枷枷了送入死囚牢裡牢固監候沈昱并原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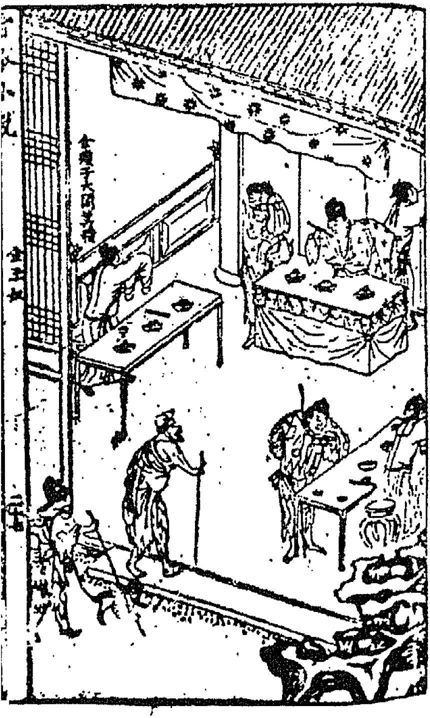
寧家聽候隨即具表申奏將李吉屈死情由奏聞奉聖旨着刑部及都察院將原問李吉大理寺官好生勘問隨貶爲庶人發嶺南安置李吉平人屈死情實可矜着官給賞錢一千貫除子孫差役張公謀財故殺屈害平人依律處斬加罪凌遲剮割二百四十刀分屍五段黃大保小保貪財殺父不分首從俱各凌遲處死剮二百四十刀分屍五段梟首示衆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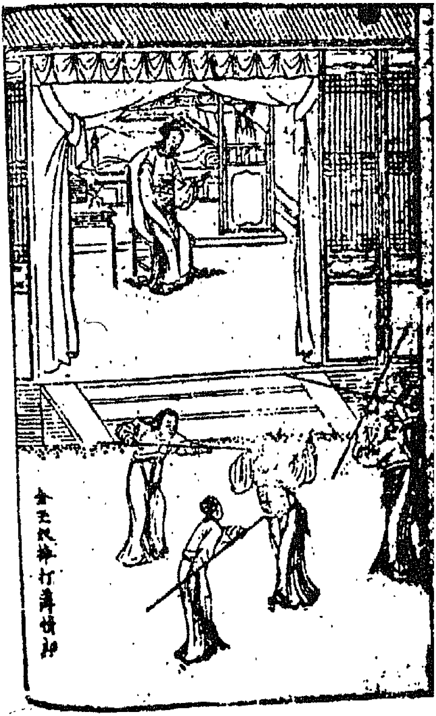
湛湛青天不可欺　未曾舉意早先知
勸君莫作虧心事　古往今來放過誰

一日文書到府差官吏仵作人等將三人押赴木驢

上請找讀令三日、律例凌遲分屍梟首示衆。其時張婆聽得老兒要剮、來到市曹上、指望見一面。誰想怍作見了行刑牌、各人動手碎剮、其實兇險、驚得婆兒魂不附體、折身便走。不想被一絆、跌得重了、傷了臟、回家身死。正是：

積善逢善　積惡逢惡
仔細思量　天地不錯


金蓮子大鬧葵軒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枝在墻東花在西　自從落地任風吹
枝無花時還再發　花若離枝難上枝

這四句乃昔人所作棄婦詞言婦人之隨夫如花之附於枝枝若無花逢春再發花若離枝不可復合勸世上婦人事夫盡道同甘同苦從一而終休得慕富嫌貧兩意三心自貽後悔且說漢朝一個名臣當初未遇時節其妻有眼不識泰山棄之而去到後來悔之無及你說那名臣何方人氏姓甚名誰那名臣姓

朱、名買臣、表字翁子、會稽郡人氏、家貧未遇、夫妻二口、住於陋巷蓬門、每日買臣向山中砍柴、挑至市中賣錢度日、性好讀書、手不釋卷、肩上雖挑却柴擔、手裡兀自擒着書本、朗誦咀嚼、且歌且行、市人聽慣了、但聞讀書之聲、便知買臣挑柴擔來了、可憐他是個儒生、都與他買、更兼買臣不爭價錢、憑人估值、所以他的柴比別人容易出脫、一般也有輕薄少年、及兒童之輩、見他又挑柴、又讀書、三五成羣、把他嘲笑戲侮、買臣全不爲意、一日其妻出門汲水、見羣兒隨着買臣柴擔、拍手共笑、深以爲恥、買臣賣柴回來、其妻

勸道你要讀書便休賣柴要賣柴便休讀書許大年紀不痴不顛却做出恁般行徑被兒童笑話豈不羞死買臣荅道我賣柴以救貧賤讀書以取富貴各不相妨由他笑話便了其妻笑道你若取得富貴時不去賣柴了自古及今那見賣柴的人做了官却說這沒把鼻的話買臣道富貴貧賤各有其時有人算我八字到五十歲上必然發跡常言海水不可斗量你休料我其妻道那筭命先生見你痴顛模樣故意耍笑你你休聽信到五十歲時連柴擔也挑不動餓死是有分的還想做官除是閻羅王殿上少個判官等

如此有不差

你去做、買臣道、姜太公八十歲、尚在渭水釣魚、遇了周文王以後車載之、拜為尚父、本朝公孫弘丞相、五十九歲上還在東海牧豕、整整六十歲方纔際遇今上、拜將封侯、我五十歲上發跡、比甘羅雖遲、比那兩個還早、你須耐心等去、其妻道、你休得攀今吊古、那釣魚牧豕的、胸中都有才學、你如今讀這幾句死書便讀到一百歲、只是這個嘴臉、有甚出息、晦氣做了你老婆、你被兒童恥笑、連累我也沒臉皮、你不聽我言、拋卻書本、我決不跟你、終身各人自去走路、休得兩相耽誤、買臣道、我今年四十三歲了、再七年便

是五十前長後短你就等耐也不多時直恁薄情捨我而去後來須要懊悔其妻道世上少甚挑柴擔的漢子懊悔甚麽來我若再守你七年連我這骨頭不知餓死於何地你倒放我出門做個方便活了我這條性命買臣見其妻決意要去留他不住嘆口氣道罷罷只願你嫁得丈夫强似朱買臣的便好其妻道好歹强似一分兒說罷拜了兩拜欣然出門而去頭也不回買臣感慨不已題詩四句於壁上云

嫁犬逐犬　嫁鷄逐鷄
妻自棄我　我不棄妻

（野有遺才聖主茲憂責人以後得嘗審）

買臣到五十歲時、值漢武帝下詔求賢買臣到西京上書、待詔公車同邑人嚴助薦買臣之才天子知買臣是會稽人、必知本土民情利弊、即拜爲會稽太守馳驛赴任會稽長吏聞新太守將到大發人夫修治道路買臣的後夫亦在役中、其妻蓬頭跣足隨伴送飯見太守前呼後擁而來、從旁窺之乃故夫朱買臣也買臣在車中、一眼瞧見還認得是故妻遂使人招之載於後車到府第中、故妻羞慚無地叩頭謝罪買臣教請他後夫相見不多時、後夫喚到拜伏於地、不敢仰視買臣大笑對其妻道、似此人未見得强似我

朱買臣也其妻再三叩謝自悔有眼無珠願降爲婢妾伏事終身買臣命取水一桶潑於階下向其妻說道若潑水可復收則汝亦可復合念你少年結髮之情判後園隙地與汝夫婦耕種自食其妻隨後夫走出府第路人都指着說道此即新太守夫人也於是羞極無顏到於後園遂投河而死有詩爲証

漂母尚知憐餓士　親妻忍得棄貧儒
早知覆水難收取　悔不當初任讀書

又有一詠詭欺貧重富世情皆然不止一買臣之妻也詩曰

盡看成敗說高低　誰識蛟龍在污泥
莫怪婦人無法眼　普天幾個負羈妻

這個故事是妻棄夫的、如今再說一個夫棄妻的、一般是欺貧重富、背義忘恩、後來徒落得個薄倖之名被人講論話說故宋紹興年間臨安雖然是個建都之地富庶之鄉、其中乞丐的依然不少、那丐戶中有個爲頭的名曰團頭管着衆丐、衆丐叫化得東西來時團頭要收他日頭錢、若是雨雪時、沒處叫化團頭却熬些稀粥養活這夥丐戶、破衣破襖、也是團頭照管、所以這夥丐戶、小心低氣、服着團頭如奴一般、不

敢觸犯、那團頭見成收些常例錢、一般在眾丐戶中放債盤利、若不嫖不賭、依然做起大家事來、他靠此爲生、一時也不想改業、只是一件、團頭的名兒不好、隨你掙得有田有地、幾代發跡、終是個叫化頭兒、比不得平等百姓人家、出外沒人恭敬、只好閉着門自屋裡做大、雖然如此、若數着良賤二字、只說娼優隸卒、四般爲賤流、到數不着那乞丐、看來乞丐只是沒錢、身上卻無疤瘢、假如春秋時伍子胥逃難、也曾吹簫於吳市中乞食、唐時鄭元和做歌郎、唱蓮花落、後來富貴發達、一床錦被遮蓋、這都是叫化中出色的、

可見此輩雖然被人輕賤到不比娼優隸卒、閑話休題、如今且說杭州城中、一個團頭、姓金、名老大、祖上到他、做了七代團頭了、掙得個完完全全的家事、住的有好房子、種的有好田園、穿的有好衣、喫的有好食、真個廒多積粟、囊有餘錢、放債使婢、雖不是頂富、也是數得着的富家了、那金老大有志氣、把這團頭讓與族人金癩子做了、自己見成受用、不與這夥丐戶歪纏、然雖如此、里中口順、還只叫他是團頭家、其名不改、金老大年五十餘、喪妻無子、止存一女、名喚玉奴、那玉奴生得十分美貌、怎見得、有詩爲証

無瑕堪比玉　有態欲羞花
只少宮粧扮　分明張麗華

金老大愛此女如同珍寶、從小教他讀書識字、到十五六歲時、詩賦俱通、一寫一作、信手而成、更兼女工精巧、亦能調箏弄管、事事伶俐、金老大倚着女兒才貌、立心要將他嫁個士人、論來就名門舊族中、急切要這一個女子、也是少的、可恨生於團頭之家、沒人相求、若是平常經紀人家、沒前程的、金老大又不肯扳他了、因此高低不就、把女兒直捱到一十八歲、尚未許人、偶然有個鄰翁來說、太平橋下、有個書生、姓

莫名稽、年二十歲、一表人才、讀書飽學、只爲父母雙亡、家貧未娶、近日考中、補上太學生、情愿入贅人家此人正與令愛相宜、何不招之爲婿、金老大道、就煩老翁作伐何如、鄰翁領命、逕到太平橋下、尋那莫秀才、對他說了、實不相瞞、祖宗曾做個團頭的、如今久不做了、只貪他好個女兒、又且家道富足、秀才若不棄嫌、老漢即當玉成其事、莫稽口雖不語、心下想道我今衣食不周、無力婚娶、何不俯就他家、一舉兩得、也顧不得恥笑、乃對鄰翁說道、大伯所言雖妙、但我家貧乏聘、如何是好、鄰翁道、秀才但是允從、紙也不

賞一張、都在老漢身上、鄰翁回覆了、金老大擇個吉日、金家到送一套新衣穿着莫秀才、過門成親、莫稽見玉奴才貌、喜出望外、不費一錢、白白的得了個美妻、又且豐衣足食、事事稱懷、就是朋友輩中、曉得莫稽貧苦、無不相諒、到也沒人去笑他、到了滿月、金老大備下盛席、教女婿請他同學會友飲酒、榮耀自家門戶、一連喫了六七日酒、何期惱了族人金癩子、那癩子也是一班正理、他道你也是團頭、我也是團頭、只你多做了幾代、掙得錢鈔在手、論起祖宗一脈、彼此無二、姪女玉奴招婿、也該請我喫杯喜酒、如今請

人做滿月、開宴大七日、並無三寸長一寸濶的請帖兒到我、你女婿做秀才、難道就做尚書宰相、我就不是親叔公、坐不起攙頭、直恁不靚人在眼裡、我且去蒿惱他一場、教他大家沒趣、呌起五六十個坊戶、一齊奔到金老大家裡來、但見

開花帽子、打結衫兒、舊席片對著破氈條、短竹根亂着缺糙碗、呌爹呌娘、呌財主、門前只見喧嚷、弄蛇弄狗弄猢猻、口內各呈伎倆、敲板唱楊花、惡聲聒耳、打磚揉粉臉、醜態逼人、一班潑鬼聚成羣、便是鍾馗收不得

金老大聽得鬧炒、開門看時、那金癩子領着衆丐戶一擁而入、嚷做一堂。癩子逕奔席上、揀好酒好食只顧喫、口裡叫道、快教姪婿夫妻來拜見叔公。唬得衆秀才站脚不住、都逃席去了、連莫稽也隨着衆朋友躲避。金老大無可奈何、只得再三央告道、今日是我女婿請客、不干我事、改日專治一盃、與你陪話。又將許多錢鈔分賞衆丐戶、又擡出兩甕好酒和些活雞活鵝之類、教衆丐戶送去癩子家、當個折席、直亂到黑夜方纔散去。玉奴在房中氣得兩淚交流。這一夜莫稽在朋友家借宿、次早方回。金老大見了女婿、自

覺出醜、滿面含羞、莫稽心中未免也有三分不樂、只是大家不說出來、正是

瘂子嘗黃栢　苦味自家知

却說金玉奴只恨自已門風不好、要挣個出頭、乃勸丈夫刻苦讀書、凡古今書籍、不惜價錢、買來與丈夫看、又不吝供給之費、請人會文會講、又出貲財、教丈夫結交延譽、莫稽由此才學日進、名譽日起、二十三歲發解連科及第、這日瓊林宴罷、烏帽宮袍、馬上迎歸、將到丈人家裡、只見街坊上一羣小兒爭先來看、指道、金團頭家女婿做了官也、莫稽在馬上聽得此

[illegible]何等之有

言又不好攬事只得忍耐見了丈人雖然外面盡禮却包着一肚子忿氣想道早知有今日富貴怕沒王侯貴戚招贅成婚却拜個團頭做岳丈可不是終身之玷養出兒女來還是團頭的外孫被人傳作話柄如今事已如此妻又賢慧不犯七出之條不好決絕得正是事不三思終有後悔爲此心中怏怏只是不樂玉奴幾遍問而不荅正不知甚麼意故好笑那莫稽只想着今日富貴却忘了貧賤的時節把老婆資助成名一段功勞化爲春水這是他心術不端處不一日莫稽謁選得授無爲軍司戶丈人治酒送行此

時衆丐戶、料也不敢登門鬧吵了、喜得臨安到無爲軍、是一水之地、莫稽領了妻子登舟起任、行了數日、到了采石江邊、維舟北岸、其夜月明如晝、莫稽睡不能寐、穿衣而起、坐於船頭玩月、四顧無人、又想起團頭之事、悶悶不悅、忽然動一個惡念、除非此婦身死、另娶一人、方免得終身之恥、心生一計、走進船艙、哄玉奴起來看月華、玉奴已睡了、莫稽再三逼他起身、玉奴難逆丈夫之意、只得披衣走至馬門口、舒頭望月、被莫稽出其不意、牽出船頭、推墮江中、悄悄喚起舟人、分付快開船前去、重重有賞、不可遲慢、舟子不

知明白當怜掌篙等莫稭移舟于十里之外、住泊停當方幾說、適間奶奶因玩月墜水、撈救不及了、却將三兩銀子賞與舟人爲酒錢、舟人會意、誰敢開口、船中雖跟得有幾個蠢婢子、只道主母真個墜水、悲泣了一場、丟開了手、不在話下、有詩爲證、

只爲團頭號不香　恐因得意棄糟糠
天緣結髮終難解　贏得人呼薄倖郎

你說事有湊巧、莫稭移船去後、剛剛有個淮西轉運使許德厚、也是新上任的、泊舟於采石北岸、正是莫稭先前推妻墜水處、許德厚和夫人推牕看月、開懷

飲酒、尚未曾睡、忽聞岸上啼哭、乃是婦人聲音、其聲哀怨、好生不忍、忙呼水手打看、果然是個单身婦人坐於江岸、便教喚上船來、審其來歷、原來此婦正是無爲軍司戸之妻金玉奴、初墜水時、魂飛魄蕩、已拚着必死、忽覺水中有物托起兩足、隨波而行、近於江岸、玉奴掙扎上岸、舉目看時、江水茫茫、已不見了司戸之船、纔悟道丈夫貴而忘賤、故意欲溺死故妻、別圖良配、如今雖得了性命、無處依棲、轉思苦楚、以此痛哭、見許公盤問、不免從頭至尾、細說一遍、說罷、哭之不已、連許公夫婦都感傷墮淚、勸道汝休得悲啼、

許公大是妙人

肯爲我義女、再作道理、玉奴拜謝許公、分付夫人、取乾衣替他通身換了、安排他後艙獨宿、教手下男女、都稱他小姐、又分付舟人、不許洩漏其事、不一日到淮西上任、那無爲軍、正是他所屬地方、許公是莫司戶的上司、未免隨班參謁、許公見了莫司戶、心中想道、可惜一表人才、幹恁般薄倖之事、約過數月、許公對僚屬說道、下官有一女頗有才貌、年已及笄、欲擇一佳婿贅之、諸君意中、有其人否、衆僚屬都聞得莫司戶、青年喪偶、齊聲薦他才品非凡、堪作東床之選、許公道、此子吾亦屬意久矣、但少年登第、心高望厚、

未必肯贅吾家、衆僚屬道、彼出身寒門、得公收拔、如蒹葭倚玉樹、何幸如之、豈以人贅爲嫌乎、許公道、諸君既酌量可行、可與莫司戶言之、但云出自諸君之意、以探其情、莫說下官、恐有妨礙、衆人領命、遂與莫稽說知此事、要替他做媒、莫稽正要攀高、況且聯姻上司、求之不得、便欣然應道、此事全仗玉成、當效銜結之報、衆人道、當得當得、隨即將言回復許公、許公道、雖承司戶不棄、但下官夫婦鍾愛此女、嬌養成性、所以不捨得出嫁、只怕司戶少年氣槩、不相饒讓、或致小有嫌隙、有傷下官夫婦之心、須是預先講過、凡

事容易些方敢替人衆人領命、又到司戶處傳話、司戶無不依允、此時司戶不比做秀才時節、一般用金花綵幣爲納聘之儀、選了吉期、皮鬆骨癢、整備做轉運使的女婿、却說許公先教夫人與玉奴說老相公憐你寡居、欲重贅一少年進士、你不可推阻、玉奴答道、奴家雖出寒門、頗知禮數、既與莫郎結髮、從一而終、雖然莫郎嫌貧棄賤、忍心害理、奴家各盡其道、豈肯改嫁以傷婦節、言畢、淚如雨下、夫人察他志誠、乃實說道、老相公所說少年進士、就是莫郎、老相公恨其薄倖、務要你夫妻再合、只說有個親生女兒、要招

好快活

贅一婿、却教衆僚屬與莫郎議親、莫郎欣然聽命、只今晚入贅吾家、等他進房之時、須是如此如此、與你出這口嘔氣、玉奴方纔收淚、重勻粉面、再整新粧、打點結親之事、到晚、莫司戶冠帶齊整、帽插金花、身披紅錦、跨着雕鞍駿馬、兩班鼓樂前導、衆僚屬都來送親、一路行來、誰不喝采、正是

鼓樂喧闐白馬來　風流佳婿實奇哉
團頭喜換高門眷　采石江邊未足哀

是夜轉運司鋪氈結綵、大吹大擂、等候新女婿上門莫司戶到門下馬、許公冠帶出迎、衆官僚都別去、莫

只夫妻面合不少有此一等打能伏人心

罰亦新樣

司戶直入私宅新人用紅帕覆首兩個養娘扶將出來掌禮人在檻外喝禮雙雙拜了天地又拜了丈人丈母然後交拜禮畢送歸洞房做花燭筵席莫司戶此時心中如登九霄雲裡懽喜不可形容仰着臉昂然而入纔跨進房門忽然兩邊門側裡走出七八個老嫗丫鬟一個個手執籬竹細棒劈頭劈腦打將下來把紗帽都打脫了肩背上棒如雨下打得叫喊不迭正沒想一頭處莫司戶被打慌做一堆蹭倒只得叫聲丈人丈母救命只聽房中嬌聲宛轉分付道休打殺薄情郎且喚來相見衆人方纔住手七八個老

嫗丫鬟扯耳朶拽胳膊好似六賊戲彌陀一般脚不點地擁到新人面前司戶口中還說道下官何罪開眼看時畫燭輝煌照見上邊端端正正坐着個新人不是別人正是故妻金玉奴莫稽此時魂不附體亂嚷道有鬼有鬼衆人都笑起來只見許公自外而入叫道賢婿休疑此乃吾采石江頭所認之義女非鬼也莫稽心頭方纔住了跳慌忙跪下拱手道我莫稽知罪了望大人包容之許公道此事與下官無干只吾女沒說話就罷了玉奴唾其面罵道薄倖賊你不記宋弘有言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當

初你空手贅入吾門虧得我家資財讀書延譽以致成名僥倖今日奴家亦望夫榮妻貴、何期你忘恩負本、就不念結髮之情恩將仇報、將奴推墮江心幸然天天可憐得遇恩爹提救收爲義女倘然葬江魚之腹你別娶新人於心何忍今日有何顏面、再與你完聚說罷放聲而哭千薄倖萬薄倖、罵不住口莫稽滿、面羞慚、閉口無言、只顧磕頭求恕許公見罵得勾了、方纔把莫稽扶起勸玉奴道我兒息怒、如今賢婿悔罪料然不敢輕慢你了、你兩個雖然舊日夫妻在、我家只算新婚花燭凡事看我之面閑言閑語、一筆都

勾罷又對莫稽說道賢婿你自家不是休怪別人今宵只索忍耐我教你丈母來解勸說罷出房去少刻夫人來到又調停了許多說話兩個方纔和睦次日許公設宴管待新女婿將前日所下金花綵幣依舊送還道一女不受二聘賢婿前番在金家已費過了今番下官不敢重疊收受莫稽低頭無語許公又道賢婿常恨令岳翁卑賤以致夫婦失愛幾乎不終今下官備員如何只怕爵位不高尚未滿賢婿之意莫稽漲得面皮紅紫只是離席謝罪有詩爲證

痴心指望締高姻　誰料新人是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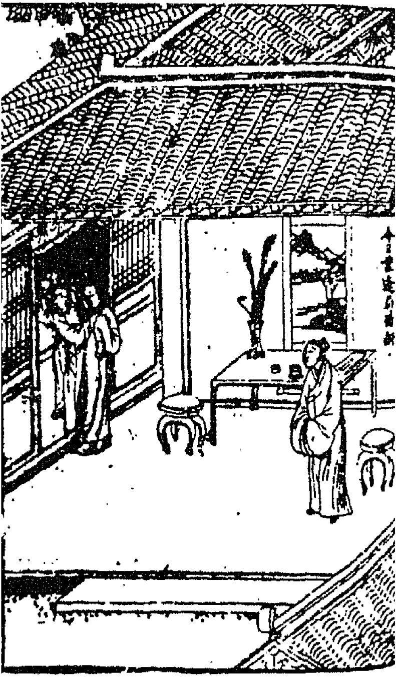
打罵一場羞滿面　問他何取岳翁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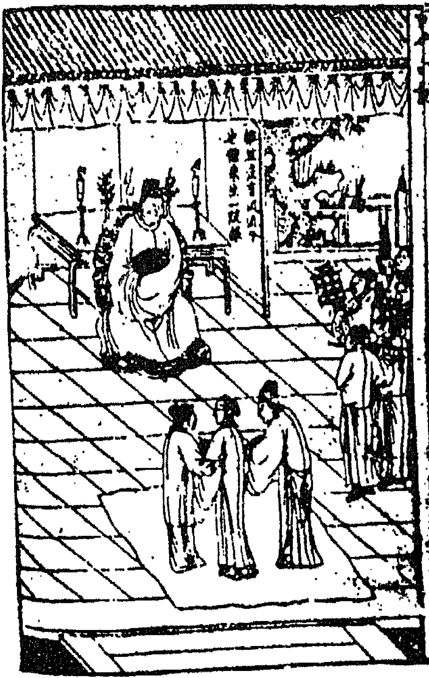
自此莫稽與玉奴夫婦和好比前加倍許公共夫人待玉奴如眞女待莫稽如眞婿玉兒待許公夫婦亦與眞爹媽無異連莫稽都感動了迎接團頭金老大在任所奉養送終後來許公夫婦之死金玉奴皆制重服以報其恩莫氏與許氏世世爲通家兄弟往來不絕詩云

宋弘守義稱高節　黃允休妻罵薄情
試看莫生婚再合　姻緣前定枉勞爭

七卷終

古今小說


今日重逢[illegible]舊新


[illegible]豆還有風流子
也曾來生一段緣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義結黃貞女

暇日攀今吊古從來幾個男兒履危臨難有神機不被他人算計　男子儘多慌錯婦人反有權奇若還智量勝蛾眉便帶頭巾何媿

常言有智婦人賽過男子古來婦人賽男子的也儘多除着呂太后武則天這一班大手段的歹人不論再除却衛莊姜曹令女這一班大賢德大貞烈的好人也不論再除却曹大家班婕妤蘇若蘭沈滿願李易安朱淑真這一班大學問大才華的文人也不論

諸氏名媛見於書任氏宣三孝護氏馬寔覺眞見道儒恨子學相發六女傳見今史

再除却錦車夫人馮氏浣花夫人任氏錦繖夫人冼氏和那軍中娘子繡旗女將這一班大智謀大勇畧的奇人也不論如今單說那一種奇奇怪怪蹊蹊蹺蹺沒陽道的假男子帶頭巾的眞女人可欽可愛可笑可歎正是

說處裙釵添喜色　話時男子減精神

據唐人小說有個木蘭女子是河南睢陽人氏因父親被有司點做邊庭戍卒木蘭可憐父親多病扮女爲男代替其役頭頂兜鍪身披鐵鎧手執戈矛腰懸弓矢擊柝提鈴餐風宿草受了百般辛苦如此十年

注　是道

役滿而歸、依舊是個童身、邊廷上萬千軍士、沒一人、看得出他是女子、後人有詩贊云

緹縈救父古今稀　代父從戎事更奇
全孝全忠又全節　男兒幾個不虧移

又有個女子叫做祝英臺、常州義興人氏、自小通書好學、聞餘杭文風最盛、欲往遊學、其哥嫂止之曰、古者男女七歲不同席、不共食、你今一十六歲、却出外遊學、男女不分、豈不笑話、英臺道、奴家自有良策、乃裹巾束帶、扮作男子模樣、走到哥嫂面前、哥嫂亦不能辨認、英臺臨行時、正是夏初天氣、榴花盛開、乃手

摘一枝插于花臺之上、對天禱告道、奴家祝英臺出外遊學、若完名全節、此枝生根長葉、年年花發、若有不肖之事、玷辱門風、此枝枯萎、禱畢、出門自稱、祝九舍人、遇個朋友、是個蘇州人氏、叫做梁山伯、與他同館讀書、甚相愛重、結爲兄弟、日則同食、夜則同臥、如此三年、英臺衣不解帶、山伯屢次疑惑盤問、都被英臺將言語支吾過了、讀了三年書、學問成就、相別回家、約梁山伯二個月內可來見訪、英臺歸時、仍是初夏、那花臺上所插榴枝、花葉並茂、哥嫂方信了、同鄉三十里外、有個安樂村、那村中有個馬氏大富之家

聞得祝九娘賢慧、尋媒與他哥哥議親、哥哥一口許下、納綵問名都過了、約定來年二月娶親、原來英臺有心於山伯、要等他來訪時、露其機括、誰知山伯有事、稽遲在家、英臺只恐哥嫂疑心、不敢催促、山伯直到十月、方纔動身、過了六個月了、到得祝家庄、問祝九舍人時、庄客說道、本庄只有祝九娘、並沒有祝九舍人、山伯心疑、傳了名刺進去、只見丫鬟出來、請梁兄到中堂相見、山伯走進中堂、那祝英臺紅粧翠袖、別是一般粧束了、山伯大驚、方知假扮男子、自愧愚魯、不能辨識、寒溫已罷、便談及婚姻之事、英臺將哥

嫂做王、已許馬氏爲辭山伯自恨來遲、悔恨不迭、分別回去遂成相思之病、奄奄不起、至歲底身亡、囑付父母、可葬我于安樂村路口、父母依言葬之、明年、英臺出嫁馬家、行至安樂村路口、忽然狂風四起、天昏地暗、輿人都不能行、英臺舉眼觀看、但見梁山伯飄然而來、說道、吾爲思賢妹、一病而亡、今葬于此地、賢妹不忘舊誼、可出轎一顧、英臺果然走出轎來、忽然一聲響亮地下裂開丈餘、英臺從裂中跳下、衆人扯其衣服、如蟬脫一般、其衣片片而飛、頃刻天清地明那地裂處、只如一線之細、歇轎處、正是梁山伯墳墓、

乃知二人爲兄弟、死作、夫妻、再看那飛的、衣服碎片變成兩般花蝴蝶、傳說是二人精靈所化、紅者爲梁山伯、黑者爲祝英臺、其種到處有之、至今猶呼其名爲梁山伯祝英臺也、後人有詩贊云、

三載書幃共起眠　活姻緣作死姻緣
非關山伯無分曉　還是英臺志節堅

又有一個女子、姓黃名崇嘏、是西蜀臨邛人氏、生成聰明俊雅、詩賦俱通、父母雙亡、亦無親族、時宰相周庠鎮蜀、崇嘏假扮做秀才、將平日所作詩卷呈上、周庠一見篇篇道好、字字稱奇、乃薦爲郡掾吏事精敏

地方凡有疑獄、累年不决者一經崇嘏剖斷、無不洞然、屢攝府縣之事、到處便有聲名胥徒畏服士民感仰、周庠首爲于朝、言其才可大用欲妻之以女、央太守作媒、崇嘏只微笑不荅周庠乘他進見、自述其意崇嘏索紙筆作詩一首、獻上詩曰

一辭拾翠碧江湄　貧守蓬茅但賦詩
自服藍袍居郡掾　永抛鸞鏡畫蛾眉
立身卓爾青松操　挺志堅然白璧姿
幕府若教爲坦腹　願天速變作男兒

庠見詩、大驚、叩其本末、方知果然是女子、因將女作

男事關風化不好違張其事教他辭去郡稱隱於鄉外乃於郡中擇士人嫁之後來士人亦舉進士及第位致通顯崇嘏累封夫人據如今搬演春桃記傳奇說黃崇嘏中過女狀元此是增藻之詞後人亦有詩贊云

珠璣滿腹綵生毫　更服烹鮮手段高
若使生時逢武后　君臣一對女中豪

那幾個女子都是前朝人如今再說個近代的是大明朝弘治年間的故事南京應天府上元縣有個黃公以販線香爲業兼帶買些雜貨慣走江北一帶地

方、江北人見他買賣公道、都與他做黄老實家中止一妻二女、長女名道聰幼女名善聰、道聰年長、嫁與本京青溪橋、張二哥爲妻去了、止有幼女善聰在家方年一十二歲、母親一病而亡、殯葬已畢、黄老實又要往江北賣香生理、思想女兒在家、孤身無伴、況且年幼未曾許人、怎生放心得下、待寄在姐夫家、又不是個道理、若不做買賣、撇了這走熟的道路、又那裡尋幾貫錢鈔養家度日、左思右想、去住兩難、香貨俱已定下、只有這女兒沒安頓處、一連想了數日、忽然想着道有計了、我在客邊沒人作伴、何不將女假充

男子漸漸出去且待年長再作區處只是一件江北主顧人家漸曉得我沒兒今番帶着孩子去倘然被他盤問露出破綻却不是個笑話我如今只說是張家外甥帶出來學做生理使人不疑計較已定與女兒說通了買副道袍净襪教女兒穿着頭上裹個包巾妝扮起來好一個清秀孩子正是

眉目生成清氣　資性那更伶俐
若還伯道相逢　十個九個過繼

黃老實爹女兩人販着香貨趁船來到江北廬州府下了主人家主人家見善聰生得清秀無不誇獎問

費老實道這個孩子是你什麼人黃老實答道是我家外甥叫做張勝老漢沒有兒子帶他出來走走認了這起主顧人家從來好接管老漢的生意衆人聽說並不疑惑黃老實下個單身客房終日出去發貨討帳留下善聰看房善聰目不妄視足不亂移衆人都道這張小官比外公愈加老實個個敬重自古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黃老實在廣州不上兩年害個病症醫藥不痊嗚呼哀哉善聰哭了一場買棺盛殮權寄於城外古寺之中思想年幼孤女往來江湖不便間壁客房中下着的也是個販香客人

又問是應天府人氏平昔間看他少年誠實問其姓名來歷那客人荅道小生姓李名英字秀卿從幼跟隨父親出外經紀今父親年老受不得風霜辛苦因此把本錢與小生在此行販善聰道我張勝跟隨外祖在此不幸外祖身故孤寡無依足下若不棄願結爲異姓兄弟合夥生理彼此有靠李英道如此最好李英年十八歲長張勝四年張勝因拜李英爲兄甚相友愛過了幾日弟兄兩個商議輪流一人往南京販貨一人住在廬州發貨討帳一來一去不致擔誤了生理甚爲兩便善聰道兄弟年幼況外祖靈柩無

方奔回何顏歸於故鄉議哥哥去販貨罷於是收拾貨本都交付與李英剩下的貨物和那帳目也交付與張勝但是兩邊買賣毫釐不欺從此李英張勝兩家行李并在一房李英到廬州時只在張勝房住日則同食夜則同眠但每夜張勝只是和衣而睡不脫衫褲亦不去鞋襪李英甚以為怪張勝荅道兄弟自幼得了個寒疾纔解動裡衣這病就發作所以如此睡慣了李英又問道你耳朶子上怎的有個環眼張勝道幼年間爹娘與我算命說有關煞難養爲此穿破兩耳李英是個誠實君子這句話便被他瞞

渴更不疑惑張勝也十分小心在意雖溲溺亦必等到黑晚私自去方便不令人瞧見以此客居雖久並不露一些些馬脚有詩爲證

女相男形雖不同　全憑心細謹包籠
只憎一件難遮掩　行步蹺蹊三寸弓

黃善聰假稱張勝在廬洲府做生理初到時止十三歲光陰似箭不覺一住九年如今二十歲了這幾年勤苦營運手中頗頗活動比前不同思想父親靈柩暴露他鄉親姐姐數年不會況且自己終身也不是個了當乃與李英哥哥商議只說要搬外公靈柩回

家安葬李英道、此乃孝順之事、只靈柩不比他件、你一人如何擔帶、做哥的相幇你同走、心中也放得下、待你安葬事畢、再同來就是、張勝道、多謝哥哥厚意當晩定議、擇個吉日、顧下船隻、喚幾個僱人做個起靈功德、擡了黃老實的靈柩下船、一路上風順則行、風逆則止、不一日到了南京、在朝陽門外、覓個空閒房子將柩寄頓、侯吉下葬、閒話休敘、再說李英同張勝進了城門、東西分路、李英問道、兄弟高居向處、做哥的好來拜望、張勝道、家下傍着秦淮河清溪橋居住、不日專候哥哥降臨茶話、兩下分別、張勝本是黃

家女子、那認得途徑喜得秦淮河是個有名的所在、不是個僻地、還好尋問張勝行至清溪橋下、問着了張家敲門而入其日姐夫不在家、望着內裡便走、姐姐道聽罵將起來道是人家各有內外甚麼花子、一些體面不存直入內室是何道理、男子漢在家時雖見了好歹一百孤拐奉承你、還不快走張勝不慌不忙笑嘻嘻的作一個揖下去、口中叫道姐姐你自家嫡親兄弟如何不認得了、姐姐罵道油嘴光棍、我從來那有兄弟張勝道姐姐九年前之事、你可思量得出姐姐道思量甚麼、前九年我還記得我爹爹說

況子、止生下我姊妹二人我妹子小名善聰九年前爹爹帶往江北販香、一去不回至今音問不通未審死活存亡、你是何處光棍、却來冒認別人做姐姐張勝道你要問善聰妹子、我卽是也說罷放聲大哭姐姐還不信是真問道你旣是善聰妹子、緣何如此裝扮張勝道父親臨行時、將我改扮爲男只說是外甥張勝帶出來學做生理、不期兩年上父親一病而亡你妹子雖然殯殮、却恨孤貧、不能扶柩而歸、有個同鄉人李秀卿、志誠君子你妹子萬不得已只得與他八拜爲交合夥營生、淹留江北不覺又六七年今歲、

爺骸歸葬，道經到此，便來拜見姐姐，別無他故。」姐姐道：「原來如此。你同個男子合夥營生，男女相處許多年，一定配為夫婦了。自古明人不做暗事，何不帶頂髻兒，還好看相。恁般打扮回來，不雌不雄，好不羞恥人！」善聰道：「不敢欺姐姐，奴家至今還是童身，豈敢行苟且之事，玷辱門風？姐姐不信，可入密室驗之。」你說怎麼驗法？用細細乾灰鋪放淨桶之內，却教女子解了下衣，坐於桶上，用綿紙條撚入鼻中，要他打噴。若是破身的，則上氣泄，下氣亦泄，乾灰必然吹動；若是童身，其灰如舊。朝廷選妃，都用此法。道聰生長京師

豈有不知、當時試那妹子、果是未破的童身、於是姊妹兩人、抱頭而哭、道聰慌忙開箱、取出自家裙襖、安排妹子香湯沐浴、教他更換衣服、妹子道、不欺姐姐、我自從出去、未曾解衣露體、今日見了姐姐、方纔放心耳、那一晚、張二哥回家、老婆打發在外廂安歇、姊妹二人、同被而臥、各訴衷腸、整整的敘了一夜說話、眼也不曾合縫、次日起身、黃善聰梳粧打扮起來、別自一個模樣、與姐夫姐姐重新敘禮、道聰在丈夫面前、誇獎妹子貞節、連李秀卿也稱讚了幾句、若不是個眞誠君子、怎與他相處許多時、語猶未絕、只聽

得門外叉教一聲開道裡面有人麼聲音急認得是李秀卿聲音對姐姐說教姐夫出去迎他我今番不好相見下道聰道你既與他結義過來又且是個好人就相見也不妨善聰頓倒怕羞起來不肯出去道聰只得先教丈夫出去迎接看他口氣覺也不覺張二哥連忙趨出見了李秀卿敘禮已畢分賓而坐秀卿開言道小生是李英特到此訪張勝兄弟不知閣下是他何人張二哥笑道是在下至親只怕他今日不肯與足下相會枉勞尊駕李秀卿道說那裡話我與他是異姓骨肉最相愛契約定我今日到此特特

而來那有不會之理、張二哥道、其中有個緣故容從容奉告、秀卿性急、連連的催促遲一刻、只待發作出來、不想得張二哥便往內跑、教老婆苦勸姨姨、與李秀卿相見、善聰只是不肯出房、他夫妻兩口躲過一邊、倒教人推李秀卿前進內宅、秀卿一見了黃善聰、看不仔細、倒退下七八步、善聰叫道哥哥不須疑慮、請來敘話、秀卿聽得聲音、方纔認得就是張勝、重走上前作揖、道兄弟如何恁般打扮、善聰道、一言難盡、請哥哥坐了、容妹子從容告訴、兩人對坐了、善聰將十二歲隨父出門始末根由、細述了一遍、又道、

向承哥哥獨挈提携，感謝不盡。但在先有兄弟之嫌，今後有男女之嫌，相見只此一次，不復與再聚矣。秀卿聽說，駭了半晌，自思五六年和他同行同臥，竟不曉得他是女子，好生懵懂。便道：妹子聽我一言，我與你相契許久，你知我知，往事不必說了。如今妳既青年無主，我亦壯而未娶，何不推八拜之情，合二姓之好，百年諧老，永遠團圓，豈不美哉？善聰羞得滿面通紅，便起身道：妾以兄長高義，今日不避形迹，厚顏請見，兄乃言及於亂，非妾所以待兄之意也。說罷，一頭走進去，一頭說道：兄宜速出，勿得停滯，以招物議。秀

此今五上
女淚墨寄
秋月聞

卿破發作一場好生沒趣回到家中如癡如醉顛倒割捨不下起來乃央媒媪去張家求親說合張二哥夫婦到也欣然無奈善聽立意不肯道嫌疑之際不可不謹今呂若與配合縱私有私把七年貞節一旦付之東流豈不惹人嘲笑媒媪與姐姐兩口交勸只是不允那邊李秀卿執意定要娶善聽爲妻每日纏着媒媪要他奔走傳話三回五轉徒惹得善聽焦燥並不見鬆了半分口氣似恁般說難道這頭親事就不成了且看下回分解正是

七年兒女意悠悠　今日重逢局面新

欲表從前淸白操　故其薄倖拒姻親

天下只有三般口嘴，極是利害。秀才口，罵遍四方；和尚口，喫遍四方；媒婆口，傳遍四方。且說媒婆口怎地傳遍四方，那做媒的有幾句口號：

東家走，西家走，兩脚奔波氣常吼。牽三帶四有商量，走進人家不怕狗。前街某，後街某，家家戶戶皆朋友。相逢先把笑顏開，慣報新聞不待叫。說也有，話也有，指長話短舒開手。一家有事百家知，何曾留下隔宿口。只要騙茶要喫酒，臉皮三寸三分厚。若還羨他說作高，拌乾涎沫七八斗。

[illegible]

帥黃善聰女扮男粧、千古奇事、又且恁地貞節、世世罕有、遂爲媒姐走一遍說一遍、一傳十、十傳百、霎時間滿京城通知道了、人人誇羨、個個稱奇、雖縉紳之中、談及此事、都道難得難得、有守備太監李公、不信其事、差人得訪、果然不謬、乃喚李秀卿來盤問、一一符合、因問秀卿、天下美婦人儘多、何必黃家之女、秀卿道、七年契愛、意不能捨、除非此女、皆非所願、李公意甚憫之、乃藏秀卿於衙門中、次日喚前媒嫗來分付道、聞知黃家女貞節可敬、我有個姪兒欲求他爲婚、汝去說合、成則有賞、時守備太監正有權勢、誰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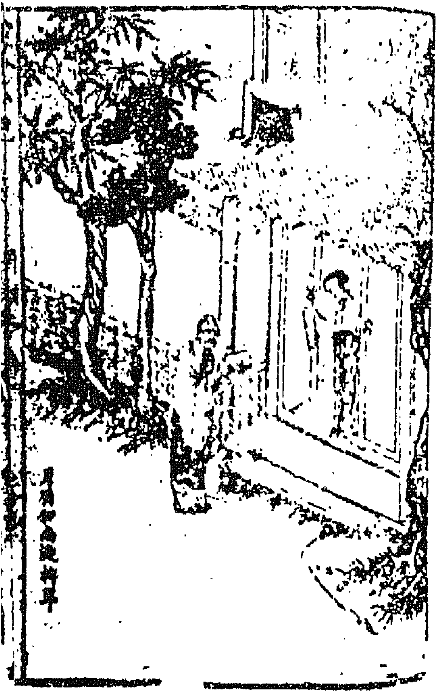
敢不依其姬所說事已諾了李公自出己財替秀卿行聘又賃下一所空房容女先送秀卿住下李公親身到彼主張花燭筵席鼓樂喧迎黃善聰進門成親交拜之後夫妻相見一場好笑善聰明知落了李公圈套事到其間推阻不得李公就認秀卿爲姪大出資財替善聰備辦粧奩又對合城官府說了五府六部及府尹縣官各有所助一來看李公面上二來都道是一樁新奇事人人要玉成其美秀卿自此遂爲京城中富室夫妻相愛連育二子後來讀書顯達有好事者將此事編成唱本說唱其名曰販香記有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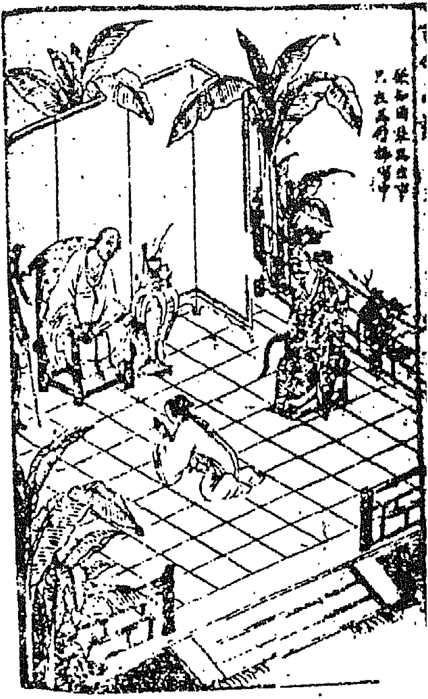
爲證詩曰

七載男粧不露針　歸來偶守歲寒心
編成小說垂閨訓　一洗桑間濮上音

又有一首詩單道太監李公的好處詩曰

節操恩情兩得全　宦官誰似李公賢
雖然沒有風流分　種得來生一段緣


月明仰面迎梅早


既知雨雲巫山事
只在高唐錦帳中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萬里新墳盡少年　修行莫待鬢毛斑
前程黑暗路頭險　十二時中自著研

這四句詩單道著禪和子打坐參禪得成正果非同容易有多少先作後修先修後作的和尚自家今日說這南渡宋高宗皇帝在位紹興年間有個官人姓柳雙名宣教祖貫溫州府永嘉縣崇陽鎮人氏年方二十五歲胸藏千古史筆蘊五車書自幼父母雙亡蚤年孤苦宗族又無所依隻身篤學贅於高判使家

後一舉及第、御筆、授得寧海軍臨安府府尹、恭人高氏、年方二十歲、生得聰明智慧、容貌端嚴、新替柳府尹在家、未及一年、欲去上任、遂帶一僕、名蹇兒、一日辭別了夫人丈夫、前往臨安府上任、饑食渴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已到臨安府接官亭、並有所屬官吏、師生糧里耆老、住持僧道、行首人等、并兵隸等轎馬人夫、俱在彼處迎接、入城到府中、搬移行李什物、安頓已完、這柳府尹出廳到任、廳下一應人等參拜已畢、柳府尹遂將參見人員花名手本、逐一點過、不缺止有城南水月寺竹林峰住持玉通禪師、乃四川人

[illegible]尹大怒

兵點也不到府尹大怒道此禿無禮遂問五山十刹禪師何故此僧不來參接拿來問罪當有各寺住持稟復相公此僧乃古佛出世在竹林峯修行已五十二年不曾出來每遇迎送自有徒弟望相公方便柳府尹雖依僧言不拿心中不然各人自散當日府堂公宴承應歌妓年方二八花容嬌媚唱韻悠揚府尹聽罷大喜問妓者何名答言賤人姓吳小字紅蓮專一在上廳祇應當日酒筵將散柳府尹喚吳紅蓮低聲分付你明日用心去水月寺內哄那玉通和尚雲雨之事如了事就將所用之物前來照證我這里重賞

判你從良如不了事、定當記罪、紅蓮答言、領相公鈞旨出府一路自思如何是好、暋計上心來回家將柳府尹之事一一說與娘知娘兒兩個商議一夜至次日午時天陰無雨正是十二月冬盡天氣見紅蓮一身重孝手提羹飯出清波門走了數里將及近寺已是申牌時分風雨大作紅蓮走到水月寺山門下倚門而立這寺又無人出入等到天晚只見個老道人出來關山門紅蓮向前道個萬福老道人回禮道天色晚了娘子請回我要關山門紅蓮雙眼淚下拜那老道人望公公可憐奴家在城住丈夫死了百日

家中無人自將羹飯祭奠哭了一回不覺天晚雨下關了城門回家不得只得投宿寺中望公公慈悲告知長老容奴寺中過夜明早入城免虎傷命言罷雨淚交流拜倒於山門地下不肯起來那老道人乃言娘子請起我與你裁處紅蓮見他如此說便立起來那老道人閉了山門領着紅蓮到僧房側首一間小屋乃是老道人臥房教紅蓮坐在房內那老道人連忙走去長老房裡法座下禀覆長老道山門下有個年少婦人一身重孝說道丈夫死了今日到墳上做羹飯風雨大作閉了城門進城不得要在寺中權

歇、明蚤入城、特來禀知長老、長老見說、乃言此是方便之事、天色已晚、你可教他在你房中過夜、明日五更打發他去、道人領了言語、來說與紅蓮知道、紅蓮又拜謝公公救命之恩、生死不忘大德、言罷、坐在老道人房中板櫈上、那老道人自去收拾關閉門戶已了、來房中土榻上和衣而睡、這老道人日間辛苦、一覺便睡著、原來水月寺在桑棗園裡、四邊又無人家、寺裡有兩箇小和尚、都去化緣、因此寺中冷靜無人走動、這紅蓮聽得更鼓已是二更、心中想道、如何事了、心亂如麻、遂乃移步遶出來、走至長老房邊時聞禪

道人貪睡長老不合作怪

房關著門、一派是大梱窗子、房中掛著一琉璃燈、明明亮亮、長老在禪椅之上打坐、也看見紅蓮在門外、紅蓮看著長老、遂乃低聲叫道、長老慈悲爲念、救度妾身則箇、長老道、你可去道人房中搭宿、來發入城、不可在此攪擾我禪房、快去快去、紅蓮在窗外深深拜了十數拜、道長老慈悲爲本、方便爲門、妾身衣服單薄、夜寒難熬、望長老開門、借與一兩件衣服、遮蓋身體、救得性命、自當拜謝、道罷、哽哽咽咽、哭將起來、道長老是箇慈悲善人、心中思忖道、倘若寒禁身死在我禪房門首、不當穩便、自古道、救人一命、勝造

七級浮屠從禪床上走下來開了櫺子門放紅蓮進去長老取一領破舊禪衣把與他自己依舊上禪床上坐了紅蓮走到禪床邊深深拜了十數拜哭哭啼啼道肚疼死也這長老並不采他自己瞑目而坐怎當紅蓮哽咽悲哀將身靠在長老身邊哀聲叫疼叫痛就睡倒在長老身上或坐在身邊或立起叫喚不止約莫也是三更長老忍口不住乃問紅蓮曰小娘子你如何只顧哭泣那裡疼痛紅蓮告長老道妾丈夫在日有此肚疼之病我夫脫衣將妾摟於懷內將熱肚皮貼著妾冷肚皮便不疼了不想今夜疼起來

還是他新婦一宗事還同何[illegible]不知也

者到此處還是不迎道玄所不是

又値寒冷、妾死必矣、怎地得長老肯救妾命、將熱肚皮貼在妾身上、便得痊可、若救得妾命、實乃再生之恩、長老見他苦告不過、只得解開衲衣、抱那紅蓮在懷內、這紅蓮賺得長老肯時、便慌忙解了自的衣服、赤了下截身體、倒在懷內道、望長老一發去了小衣、將熱肚皮貼一貼、救妾性命、長老初時不肯、次後三回五次、被紅蓮用尖尖玉手解了裙褲、一把撮那長老玉莖在手、捻動弄得硬了、將自巳陰戶相輳、此時不由長老硬心不動、這長老看了紅蓮如花似玉的身體、春心蕩漾起來、兩個就在禪床上兩相歡洽、正

是

豈顧如來教法、雖違佛祖遺言、一箇色眼横斜、氣喘聲嘶、好似鶯穿柳影、一箇淫心蕩漾、言嬌語澁、渾如蝶戲花陰、和尚枕邊訴雲情雨意、紅蓮枕上說海誓山盟、玉通房內番爲快活道場、水月寺中、變作極樂世界、

長老摟著紅蓮問道、娘子高姓何名、那裡居住、因何到此、紅蓮曰、不敢隱諱、妾乃上廳行首、姓吳、小字紅蓮、在於城中南新橋居住、長老此時被魔障纏害、心歡意喜、分付道、此事只可你知我知、不可泄於外人、

少刻雲收雨散紅蓮將口扯下布衫袖一隻接了長老精液收入袖中這長老困乏不知長老雖然如此心中疑惑乃問紅蓮曰如何此來必有緣故你可實說再三逼迫要問明白紅蓮被長老催逼不過只得實說臨安府新任柳府尹怪長老不出寺迎接心中大惱因此使妾來與長老成其雲雨之事長老聽罷大驚悔之不及道我的魔障到了吾被你賺騙使我破了色戒墮於地獄此時東方已白長老教道人開了寺門紅蓮別了長老急急出寺回去了卻說這玉通禪師教老道人燒湯我要洗浴老道人自去

廚下燒湯，長老磨墨捻筆，便寫下八句辭世頌曰：

自入禪門無掛碍　五十二年心自在
只因一點念頭差　犯了如來淫色戒
你使紅蓮破我戒　我欠紅蓮一宿債
我身德行破你虧　你家門風還我壞

寫畢摺了，放在香爐足下壓著。道人將湯入房中，伏侍長老洗浴罷，換了一身新禪衣，叫老道人分付道：「臨安府柳府尹差人來請我時，你可將香爐下簡帖把與來人，教他回覆，不可有誤。」道罷，老道人自去殿上燒香掃地，不知玉通禪師已在禪椅上圓寂了。話

分廂頭、卻說紅蓮回到家中、喫了茶飯、換了色衣、將着布衫袖逕來臨安府見柳府尹、府尹正坐廳、見了紅蓮、連忙退入書院中、喚紅蓮直至面前、問和尚事了得否、紅蓮將夜來事備細說了一遍、袖中取出衫袖遞與看了、柳府尹大喜、教人去堂中取小小黑漆盒兒一箇、將白布衫袖子放在盒內、上面用封皮封了、捻起筆來寫一簡子、乃詩四句、其詩云

水月禪師號玉通　多時不下竹林峯
可憐數點菩提水　傾入紅蓮兩瓣中

寫罷、封了簡子、差一箇承局送與水月寺玉通和尚、

要討回字。不可遲悮。承局去了。柳府尹賞紅蓮錢五百貫。免他一年官唱。紅蓮拜謝。將了錢自回去了。不在話下。却說承局賫着小盒兒并簡子。來到水月寺中。只見老道人在殿上燒香。承局問長老在何處。老道人道領了承局。逕到禪房中時。只見長老已在禪椅上圓寂去了。老道人言。長老留分付道。若柳相公差人來請我。將香盒下簡子去回覆。承局大驚道。真是古佛。須先已知此事。當下承局將了回簡并小盒兒。再回府堂。呈上回簡并原簡。說長老圓寂一事。柳宣教方開回簡一看。乃見八句辭世頌。看罷。哭了一

驚道此和尚乃真僧也是我壞了他德行與彼不及差人去叫匠人合一箇龕子將玉通和尚坐了教南山淨慈寺長老法空禪師與玉通和尚下火却說法空逕到柳府尹廳上取覆相公要問備細柳府尹將紅蓮事情說了一遍法空禪師道可惜可惜此僧差了念頭墮落惡道矣此事相公壞了他德行貧僧去與他下火指點教他歸於正道不墮畜生之中言訖別了府尹逕到水月寺分付擡龕子出寺後空地法空長老手捻火把打箇圓相口中道

自到川中數十年　曾在毘盧頂上眠

欲透趙州關捩子　好將緣做惡因緣
桃紅柳綠還依舊　石邊流水冷潺潺
今朝指引菩提路　再休錯認念紅蓮

恭性圓寂玉通大和尚之覺靈曰性靈五十年來古佛心中叙與明月有時照耀當空大地乾坤清白可惜法名玉通今朝作事不通不去靈山參佛祖却向紅蓮貪淫慾求是色即是空誰想空即是色無福向獅子光中享天上之逍遥有分去騎兒隊內受人間之勞碌雖然路徑不迷爭奈去之太急大衆首莫學咲嵐山僧指引不路　喝

一點靈光透碧霄　蘭堂畫閣添深治

法空長老道罷擲下火把焚龕將盡當日、看的人不知其數只見火焰之中、一道金光沖天而去了、法空長老與他拾骨入塔各自散去却說柳宣教夫人高氏於當夜得一夢夢見一箇和尚面如滿月身材肥壯走入臥房夫人吃了一驚一身香汗驚醒自此不覺身懷六甲、光陰似箭看看十月滿足夫人臨盆分娩生下一箇女兒當時侍妾報與柳宣教曰喜夫人生得一箇小姐三朝滿月取名喚做翠翠百日週歲做了多少筵席正是

窗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座間移

這柳翠翠長成八歲柳宣教官滿將及收拾還鄉端的是

世間好物不堅牢　彩雲易散琉璃脆

柳宣教感天行時疫病無旬日而故這柳府尹做官清如水明似鏡不貪賄賂囊篋淡薄夫人具指承盛貯掛孝看經將靈柩寄在柳州寺內夫人與僕從兒并女翠翠欲回溫州去路途遙遠又無親族投奔身邊些小錢財難供路費乃於在城白馬廟前賃一間房屋三口兒搬來住下又無生理一住八年囊篋消

康那懷人逃走這柳等舉長成年紀一十六歲生得十分容貌這柳媽媽家中娘兒兩箇日不料生口食不敷乃央間壁王媽媽問人借錢借得羊攔頭楊孔目課錢借了三千貫錢過了半年債主索取要緊這柳媽媽被討不過出於無奈只得央王媽媽做媒情願把女兒與楊孔目爲妾言過或要總發若不數目將孔目人贅在柳媽媽家說我養你母子二人豊衣足食做箇外宅不覺過了兩月這楊孔目因蚤晚不便又兩邊家火忍一日回家與妻商議欲接回家其妻之父告女婿停妻娶妾臨安府差人捉柳媽媽并

女兒一干人到官、要追原聘財禮、柳媽媽訴說貧乏無措、因此將柳翠翠官賣、却說有箇工部鄒主事、聞知柳翠翠丰姿貌美、聰明秀麗、去本府討了、另買一間房子、在抱劍營街、搬那柳媽媽并女兒去住下、養做外宅、又討箇妳子并小廝伏事走動、這柳翠翠改名柳翠、原來南渡時、臨安府最盛、只這通和坊這條街、金波橋下、有座花月樓、又東去爲熙春樓、南瓦子、又南去爲抱劍營、漆器墻、沙皮巷、融和坊、其西爲太平坊、巾子巷、獅子巷、這幾個去處都是瓦子、這柳翠翠是玉通和尚轉世、天生聰明、識字知書、詩詞歌賦、

無所不通女工針指無有不會這鄉主事十日半月來得一遭千不合萬不合住在抱劍營是個行首窩裏這柳翠每日清閒自在學不出好樣兒見隣妓家有孤老來往他心中懽喜也去門首賣俏引惹子弟們來覷看眉來眼去漸漸來家宿歇柳媽媽說他不下只得隨女兒做了行首多有豪門子弟愛慕他飲酒作樂殆無虛日鄉主事看見這般行徑好不雅相索性與他個决絕再不往來這邊柳翠落得無人管束公然大做起來只因柳宣教不行陰隲折了女兒此乃一報還一報天理昭然後人觀此不可不戒有

詩爲證詩曰

用巧計時傳巧計　愛便宜處落便宜
莫道自身僥倖免　子孫必定受人欺

後來直待得一尊古佛來度柳翠歸依正道返本還原成佛作祖休道這尊古佛是誰正是月明和尚他從小出家眞個是五戒具足一塵不染在皐亭山顯孝寺住持當先與玉通禪師俱是法門契友聞知玉通圓寂之事呵呵大笑道阿婆立腳跟不牢不免又去做娼婦也後來聞柳翠在抱劍營色藝擅名心知是玉通禪師轉世意甚憐之二日淨慈寺法空長老

到湖名寺來看月明和尚坐我之次月明和尚請法空曰老通墮落風塵已久恐積漸沉迷迷失本性可以相機度他出世不可遲矣原來柳翠雖墮娼流却也有一種好處從小好的是佛法所得纏頭金帛之資盡情布施毫不吝惜況兼柳媽媽親生之女誰敢阻擋在萬松嶺下造石橋一座名曰柳翠橋鑿一井於抱劍營中名曰柳翠井其他方便濟人之事不可盡說又制下布衣一襲每逢月朔月望卸下鉛華穿著布素閉門念佛雖賓客如雲此日斷不接見以此爲常那月明和尚只爲這節上識透他根器不壞所

以立心要度他正是

慳貪二字能除却　終是西方路上人

却說法空長老當日領了月明和尚言語到次日假以化緣爲用直到抱劍營柳行首門前敲着木魚當街念道

慾海輪廻　沉迷萬劫
眼底榮華　空花易滅
一旦無常　四大消歇
及早回頭　出家念佛

[illegible]西湖上遊[illegible]和尚[illegible]

口不停、便教丫鬟喚入中堂、問道師父你有何本事、來此化緣法空長老道、貧僧沒甚本事、只會說些因果、柳翠問道何爲因果、法空長老道前爲因、後爲果作、者爲因受者爲果假如種瓜得瓜種荳得荳種是因得是果不因種下、怎得收成好因得好果惡因得惡果所以說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柳翠見說得明白、心中歡喜留他喫了齋飯又問道向來佛門廣大也有我輩風塵中人成佛作祖否、法空長老道當初觀音大士、見塵世慾根深重化爲美色之女投身妓館、一般接客凡王孫公

子，見其容貌，無不傾倒。一與之交接，慾心頓淡。因彼有大法力，故自然能破除邪關。後來無疾而死，里人買棺埋葬。有胡僧見其塚，乃合掌作禮曰：「稱善哉善哉。」里人說道：「此乃娼妓之墓，師父錯認了。」胡僧說道：「此非娼妓，乃觀世音菩薩化身，來度世上婬慾之輩歸于正道。如若不信，破土觀之，其形骸必有奇異。」里人眾然不信，忙劚土破棺，見骨節聯絡，交鎖不斷，色如黃金，方始驚異。因就塚立廟，名為黃金鎖子骨菩薩。這叫做清淨蓮花，污泥不染。小娘子，今日混于風塵之中，也因前生種了慾與，所以今生墮落。若今日

月明老述不覺知待時與大會作偈寫生死半生若個浮沉苦海孤然超脫輪迴之日與這席話說得柳翠心中驚甚爲之惕然作吟頓然起追前悔後之念但道奴家聞師父因果之說心中如觸傳師父不棄民流情願供養在與家朝夕聽講不知允否法空長老道貧僧道微德薄不堪爲師此間皋亭山顯孝寺有個月明禪師甚有道德能知人過去未來之事小娘子若堅心求道貧僧當引拜月明禪師小娘子聽其說法必能滿了夙因直超彼岸見性柳翠道奴家素聞月明禪師之名明日便當專誠前往煩師父

引進法空長老道貧僧當徐明月使長在顯孝寺前相依小娘子休得失言柳翠卻出尖尖玉手向烏雲髻邊拔下一對赤金鳳頭釵遞與長老道些須小物權表微誠乞師父笑納法空長老道貧僧雖則募化一僧之外別無所需出家人要此首飾何用柳翠道既然師父用不着留作山門修理之費也見奴家一點誠心法空長老那里肯受合掌辭謝而去有詩爲證

追歡賣笑作生涯　抱劍營中第一家
終是法緣前世在　[illegible]試問果[illegible]崖牙

再說柳翠自和尚去後轉展尋思一夜不睡次早起身梳洗已畢渾身上下換了一套新衣只說要往天竺進香媽媽誰敢阻當教丫鬟喚個小轎一逕抬到皐亭山顯孝寺來那法空長老早在寺前相候見柳翠下轎引入山門到大雄寶殿拜了如來便同到方丈參謁月明和尚正值和尚在禪床上打坐柳翠一見不覺拜倒在地口稱弟子柳翠參謁月明和尚也不回禮大喝道你二十八年烟花債還償不久待要怎麼唬得柳翠一身冷汗心中恍惚如有所悟再要開言問時月明和尚又大喝道恩愛無多寃仇有盡

求人不知
自

只有佛性常明不滅你與柳府尹打了平火該收拾自己本錢回去了說得柳翠肚裏恍恍惚惚連忙磕頭道聞知吾師大智慧大光明能知三生因果弟子至愚無識望吾師明言指示則個月明和尚又大喝道你要識本來面目可去水月寺中尋玉通禪師與你證明快走快走走遲時老僧禪杖無情打破你這粉骷髏這一個話喚做顯孝寺堂頭三喝正是

欲知因果三生事　只在高僧於喝中

柳翠被月明師父連喝三遍再不敢開言慌忙起身依先出了寺門上了小轎分付轎夫徑抬到水月寺

中尋玉通禪師證問、却說水月寺中行者見一乘女轎遠遠而來、內中坐個婦人、看看擡入山門、急忙喚集火工道人、不容他下轎、柳翠問其緣故、行者道、當初被一個婦人斷送了我寺中老師父性命、至今師父們分付、不容婦人入寺、柳翠又問道、甚麼婦人、如何有恁樣做作、行者道、二十八年前有個婦人夜來寺中投宿、十分哀求、老師父發起慈心、容他過夜、原來這婦人不是良家、是個娼妓、叫做吳紅蓮、奉柳府尹鈞旨、特地前來哄誘俺老師父、當夜假裝肚疼、要老師父替他偎貼、因而破其色戒、老師父慚愧、題

了八句偈語、就圓寂去了。柳翠又問道、你可記得他偈語麼、行者道、還記得、遂將偈語八句念了一遍。柳翠聽得念到我身德行被你虧、你家門風還我壞、心中豁然明白、恰像自家平日做下的一般。又問道、那位老師父喚甚麼法名、行者道、是玉通禪師。柳翠點頭會意、急喚轎夫擡回抱劍營家裏、分付丫鬟燒起香湯、我要洗澡。當時丫鬟伏侍、沐浴已畢、柳翠挽就烏雲、取出布衣穿了、掩上房門、卓上見列著文房四寶、揮開素紙、題下偈語二首。偈云、

本因色戒翻招色　紅羅生把緇衣革

[illegible]得去待
[illegible]把人[illegible]遷

今朝脫得赤條條　紛紛逐花總無迹

又云

壞你門風我亦羞　冤冤相報甚時休
今朝卸却恩仇擔　廿八年前水月遊

後面又寫道我去後隨身衣服入殮送到皋亭山下求月明師父一把無情火燒却寫畢擲筆而逝丫鬟推門進去不見聲息向前看時見柳翠盤膝坐于椅上呼呼不應已坐化去了慌忙報知柳媽媽柳媽媽哭了一驚呼兒叫肉啼哭將來亂了一回念了二首偈詞看了後面寫的遺囑綱駡丫發天竺進香之事

方曉得在顯孝寺爲師、及水月寺行者一段說話、分明是丈夫柳宣教不行好事、破壞了玉通禪師法體、以致玉通投胎柳家、敗其門風、冤冤相報、理之自然、今番虧月明和尚指點破了、他就脫然而去、他要造皋亭山下、不可違之、但遺言火厝、心中不忍、所遺衣飾儘多、可爲造墳之費、當下買棺盛殮、果然只用隨身衣服、不用錦繡金帛之用、入殮已畢、合城公子王孫平昔往來之輩、都來探喪帶孝、聞知坐化之事、無不嗟嘆、柳媽媽先遣人到顯孝寺、報與月明和尚知道、就與他商量埋骨一事、月明和尚將皋亭山下塚

着一堆骷髏與柳媽媽擇日安葬合城百姓聞知柳翠死得奇異都道活佛顯化盡來送葬葬已畢月明和尚向墳合掌作禮說偈四句偈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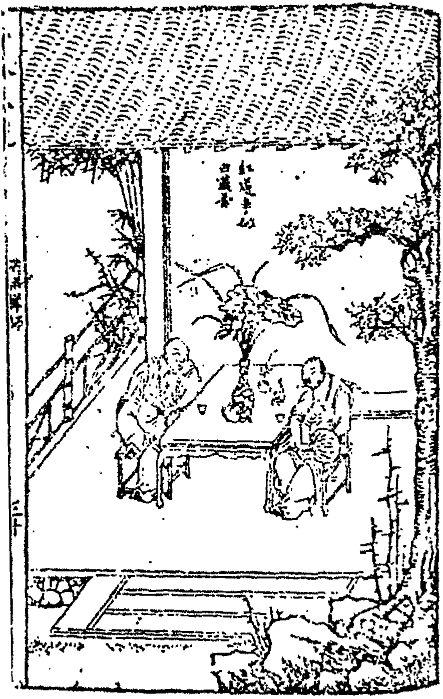
二十八年花柳債　一朝脫卸無牽礙
紅蓮翠柳總虛空　從此老通長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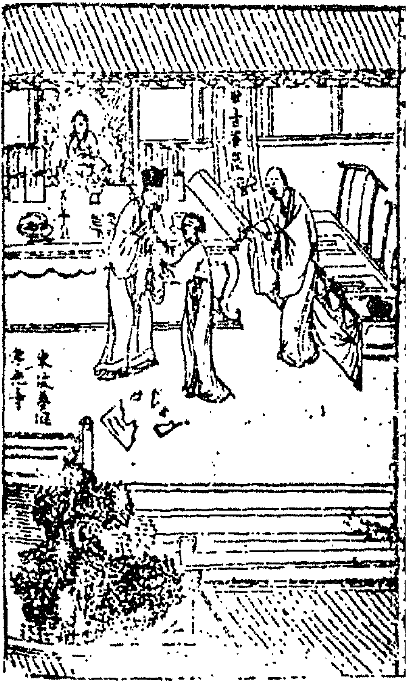
至今皐亭山下有個柳翠墓古蹟有詩為證

柳宣教害人自害　通和尚因色還色
題本寺三喝機鋒　皐亭山青天白日

第二十九卷終

古今小說


紅蓮幸似
西瀛書


東山談藝証
書學士

明悟禪師趕五戒

昔爲東土寰中客　今作菩提會上人
手把楊枝臨淨土　尋思往事是前身

話說昔日唐太祖姓李名淵承隋天下建都陝西長安法令一新時有次子世民掃清七十二處狼煙收伏一十八處蠻洞改號武德建文學館以延一十八學士造凌煙閣以儲二十三功臣相親敬杜如房玄齡等輩以治天下貞觀治平開元這幾個年號當是治世只因玄宗末年寵任奸臣李林甫盧杞楊國

忠等、以召安祿山之亂、後來雖然平定、外有藩鎮專制、內有宦官弄權、君子退、小人進、終唐之世、不得太平、且說洛陽有一人、姓李名源、字于澄、乃飽學之士、腹中記誦五車書、胸內包藏千古史、因見朝政顛倒、退居不仕、與本處慧林寺首僧圓澤為友、交遊甚密、澤亦詩名遍洛、德行滿野、乃當世高僧第一、時豪傑、皆欽慕之、源與澤遊山玩水、弔古尋幽、賞月吟風、怡情遣興、詩賦文詞、山川殆遍、忽一日、相約同舟往瞿塘三峽、遊天開圖畫寺、源帶一僕人、澤攜一弟子、共四人、登舟、不半月間、至三峽、舟泊於岸、衆人而起、忽見

一婦人年約三旬、外服舊衣、內穿錦繡、懷六甲、背負瓦罌而汲清泉、圓澤一見、淒然不樂、指謂李源曰、此孕婦乃某托身之所也、明早吾即西行矣、源愕然曰、吾師此言、是何所主、圓澤曰、吾今圓寂、自有相別言語、二人乃入寺、寺僧接入、茶罷、圓澤備道所由、眾皆驚異、澤乃香湯沐浴、分付弟子已畢、乃與源決別、說道、澤今幸生四旬、與君交游甚密、今大限到來、只得分別、後三日、乞到伊家相訪、乃某托身之所、三日浴兒、以一笑為驗、此晚吾亦卒矣、再後十二年、到杭州天竺寺相見、乃取紙筆、作辭世頌曰

四十年來體性空　　多於詩酒樂心胸
今朝別却故人去　　日後相逢下竺峰

咦

幻身復入紅塵內　　覷得君家再與逢

偈畢，跏趺而化。本寺僧衆具衣龕送入後山巖中，請本寺月峰長老下火。僧衆誦經已畢，月峰坐在轎上，手執火把，打箇問訊，念云：

三教從來本一宗　　吾師全具得靈通
今朝覺化歸西去　　且聽山僧道本風

[illegible]堂頭大和尚[illegible]

寄於河南長江洛陽自入空門心無掛礙消香江淹詩泣思禪悟忽現水尋山不厭粗衣蔬食交至契之李源遊瞿塘之三峽見汲婦而負甖乃思托身而更出再世杭州相見更會今日交契如今送入離宮聽取山僧指秘唱

三生共會下竺峰　葛洪井畔尋蹤跡

須臾荼毘之次見火中一道青煙直透雲端煙中顯出圓澤全身本相合掌向空而去少焉舍利如雨衆僧收骨入塔李源不勝悲愴首僧留源在寺閒住數日至第三日源乃至寺前訪於居民去寺不半里有

一人家，姓張，已於三日前生一子，今正三朝，在家浴兒。源乃懇求一見，其人不許，源告以始末，隨以金帛，乃令源至中堂，婦人抱子正浴，小兒見源，果然一笑。源大喜而返。是晚小兒果卒。源乃別長老回家，不題。日往月來，星移斗換，不覺又十載有餘。時唐十六帝僖宗乾符三年，黃巢作亂，天下騷動，萬姓流離。君王幸蜀，民舍官室悉遭兵火，一無所存。濟着晉王李克用，興兵滅巢。僖宗能歸，皆賴天下稍定，道路始通。源因貨殖來至江浙路杭州地方，時當清明，正是良辰美景，西湖北山遊人如蟻。源思十二年前圓澤所言

下天竺相會、乃信步隨泉而行、見兩山夾川、清流可愛、賞心不倦、不覺行入下竺寺、西廊看葛洪煉丹井、轉入寺後、見一大石、臨溪泉流其畔、源心大喜、少坐片時、忽聞隔川歌聲、源見一牧童、年約十二三歲、身騎牛背、隔水高歌、源心異之、側耳聽其歌云

三生石上舊精魂　賞月吟風不要論
慚愧情人遠相訪　此身雖異性常存

又云

身前身後事茫茫　欲話當時恐斷腸
吳越山川遊已遍　却尋煙棹上瞿塘

歌罷只見小童遙遙的看着李源拍手大笑源驚異之急欲過川相問而不可得遂望牧童度嶺穿林不知去向李源不勝惆悵坐於石上久之問於僧人答道此乃葛稚川石也源深詳其詩乃十二年圓澤之言并月下火文記至此在下竺相會恰好正是三生訪問小兒住處並言無有源心怏怏而返後人因呼源所坐葛稚川之石為三生石至今古跡猶存後來瞿宗吉有詩云

清波下映紫襠鮮　邂逅相逢峽口船
身後身前多少事　三生石上舊因緣

王元翰又有詩云

處世分明一夢魂　身前身後孰能論
夕陽山下三生石　遺得荒唐跡尚存

這段話文、叫做三生相會、如今再說箇兩世相逢的故事、乃是明悟禪師趕五戒、又說是佛印長老度東坡。話說大宋英宗治平年間、去那浙江路寧海軍錢塘門外、南山淨慈孝光禪寺、乃名山古刹、本寺有兩箇得道高僧、是師兄師弟、一箇喚做五戒禪師、一箇喚作明悟禪師、這五戒禪師年三十一歲、形容古怪、左邊瞽一目、身不滿五尺、本貫西京洛陽人、自幼聰

明、舉筆成文、琴棋書畫、無所不通、長成出家、禪宗釋教、如法了得、參禪訪道、俗姓金、法名五戒、且問何謂之五戒

第一戒者、不殺生命、

第二戒者、不偷盜財物、

第三戒者、不聽淫聲美色、

第四戒者、不飲酒茹葷、

第五戒者、不妄言造語

此爲之五戒、忽日雲遊至本寺、訪大行禪師、禪師見五戒佛法曉得、要在寺中、做了上色徒弟、不數年、大

行禪師圓寂、本寺僧眾立他做住持、每日打坐參禪、那第二箇喚做明悟禪師、年二十九歲、生得頭圓耳大、面闊口方、眉清目秀、丰彩精神、身長七尺、貌類羅漢、本貫河南太原府人氏、俗姓王、自幼聰明、筆走龍蛇、參禪訪道、出家在本處沙陀寺、法名明悟、後亦雲遊至寧海軍、到淨慈寺、來訪五戒禪師、禪師見他聰明了得、就留於本寺做師弟、二人如一母所生、且是好、但遇着說法、二人同升法座、講說佛教、不在話下、忽一日、冬盡春初、天道嚴寒、陰雲作雪、下了兩日、第三日雪霽天晴、五戒禪師、清早在方丈禪椅上坐、耳

吳序道人亦見作家法[illegible]水際歸隱閒居上二小兒寺亦是呂到

內遠遠的聽得小孩兒啼哭聲當時便叫身邊一個知心腹的道人喚做清一分付道你可去山門所各處看有甚事來與我說清一道長老落了兩日雪今日方晴料無甚事長老道你可快去看了來回話清一推托不過只得走到山門邊那時天未明山門也不曾開叫門公開了山門清一打一看喫了一驚道善哉善哉正所謂

日日行方便　時時發道心
但行平等事　不用問前程

當時清一見山門外松樹根雪地上一塊破故

箇小孩兒在那裡、口裏道苦哉苦哉甚人家將這個孩兒丢在此間、不是凍死、便是餓死、走向前仔細一看、却是五六箇月一箇女兒、將一箇破衲頭包着懷內揣着箇紙條兒、上寫生年月日時辰、淸一口裏不說、心下思量古人有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連忙走回方丈裏、復與老道、不知甚人家、將個五七箇月女孩兒、破衣包着撇在山門外松樹根頭、這等寒天、又無人來往、怎的做個方便救他則箇、長老道善哉善哉淸一、難得你善心、你如今抱了回房、早晚把些粥飯與他喂養長大、把與人家、救他性命、勝做出

家人當時清一急急出門去、抱了女兒到方丈中、回覆長老。長老看道、清一、你將那紙條兒我看。清一遞與長老。長老看時、却寫道今年六月十五日午時生、小名紅蓮。長老分付清一、好生抱去房裏養到五七歲、把與人家去、也是好事。清一依言、抱到千佛殿後一帶三間四椽平屋房中、放些火在火囤內烘他、取些粥喂了。似此日往月來、藏在空房中、無人知覺。一向長老也忘了、不覺紅蓮已經十歲。清一見他生得清秀、諸事見便、藏匿在房裏、出門鎖了、入門閂了、且是謹慎。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倏忽這紅蓮女長成一

女子扮作頭陀身段，是古佛門中第一妝也。

十六歲，這清一如自生的女兒一般看待。要尋箇女子，却只打扮如男子衣服鞋襪，頭上頭髮前齊眉，後齊項，一似箇小頭陀，且是生得清楚，在房內茶飯針黹。清一指望尋箇女婿，要他養老送終。一日時遇六月炎天，五戒禪師忽想十數年前之事，洗了浴，喫了晚粥，逕走到千佛閣後來，清一道：長老希行。長老道：我問你，那年抱的紅蓮，如今在那里？清一不敢隱匿，引長老到房中一見，喫了一驚，却似

分開八塊頂陽骨　傾下半桶冰雪來

長老一見紅蓮，一時差訛了念頭，邪心遂起，嘻嘻笑

道清一你今晚可送紅蓮到我臥房中來不可有悞你若依我我自擡舉你此事切不可泄漏只教他做個小頭陀不要使人識破他是女子清一口中應允心內想道欲待不依長老又難依了長老今夜去到房中必壞了女身千難萬難長老見清一應不爽利便道清一你鎖了房門跟我到房裏去清一跟了長老逕到房中長老去衣箱裏取出十兩銀子把與清一道你且將這些去用我明日與你討道度牒剃你做徒弟你心下如何清一道多謝長老擡舉只得收了銀子別了長老回到房中低低說與紅蓮道我見

却撞見的是本寺長老、他見你心中喜愛你、今等夜靜、我送你去伏事長老、你可小心仔細、不可有悞、紅蓮見父親如此說、便應允了、到晚、兩個喫了晚飯、約莫二更天氣、清一領了紅蓮、逕到長老房中、門總無些阻當、原來長老有兩個行者在身邊伏事、當晚分付、我要出外閒走乘涼、門總且未要閉、因此無阻、長老自在房中等清一送紅蓮來、候至二更、只見清一送小頭陀來房中、長老接入房內、分付清一、你到明日此時來領他回房去、清一自回房中去了、且說長老關了房門、滅了琉璃燈、攜住紅蓮手、一將將到牀

前、敎紅蓮脫了衣服、長老向前一摟、摟在懷中、抱上牀去、却便似

戲水鴛鴦、穿花鸞鳳、喜孜孜枝生連理、美甘甘帶綰同心、恰恰鶯聲、不離耳畔、津津甜唾、笑吐舌尖、楊柳腰脉脉春濃、櫻桃口微微氣喘、星眼朦朧、細細汗流香玉體、酥胸蕩漾、涓涓露滴牡丹心、一箇初侵女色、猶如餓虎吞羊、一箇乍遇男兒、好似渴龍得水、可惜菩提甘露水、傾入紅蓮兩瓣中

當日長老與紅蓮雲收雨散、却好五更天色將明、長老思量一計、怎生藏他在房中、房中有口大衣厨、長

老實了，領將廚內物件都收拾了，卻教紅蓮坐在廚中，分付道：飯食我自將來與你喫，可放心寧耐。則因紅蓮是女孩兒家，初被長老淫勾，心中也喜，躲在衣廚內，把鎖鎖了。少間，長老上殿誦經畢，入房，閉了房門，將廚開了鎖，放出紅蓮，把飲食與他喫了，又放些果子在廚內，依先鎖了。至晚，清一來房中領紅蓮回房去了。卻說明悟禪師當夜在禪倚上入定回來，慧眼已知五戒禪師差了念頭，犯了色戒，淫了紅蓮，把多年清行付之東流。我今勸省他，不可如此。也不說出。至次日，正是六月盡，門外撒骨池內紅白蓮花盛

開明悟長老令行者採一朶白蓮花、將回自己房中、取一花瓶插了、教道人備盃清茶在房中、却教行者去請五戒禪師、我與他賞蓮花吟詩談話則箇不多時、行者請到五戒禪師、兩箇長老坐下 明悟道師兄、我今日見蓮花盛開對此美景折一朶在瓶中、特請師兄吟詩清話、五戒道、多蒙清愛、行者捧茶至、茶罷、明悟禪師道、行者取文房四寶來、行者取至面前、五戒道將何物爲題、明悟道便將蓮花爲題五戒撚起筆來便寫四句詩道

一枝菡萏瓣初張　相伴葵榴花正芳

似火石榴雖可愛　爭如翠蓋芰荷香

五戒詩罷明悟道師兄有詩小僧豈得無語乎落筆便寫四句詩曰

春來桃杏盡舒張　萬蕊千花鬪艷芳
夏賞芰荷真可愛　紅蓮爭似白蓮香

明悟長老依韻詩罷呵呵大笑五戒聽了此言心中一時解悟面皮紅一回青一回便轉身辭回臥房對行者道快與我燒個湯來洗浴行者連忙燒湯與長老洗浴罷換了一身新衣服取張禪椅到房中將筆在手拂開一張素紙便寫八句辭世頌曰

[illegible]

吾年四十七　萬法本歸一
只爲念頭差　今朝去得急
傳與僻和尚　何劳苦相逼
幻身如雷電　依舊蒼天碧

寫罷辭世頌教焚了一爐香在面前、長老上禪椅上左脚壓右脚右脚壓左脚合掌坐化行者作去報與明悟禪師、禪師聽得大驚、走到房中看時見五戒師兄已自坐化去了看了面前辭世頌道、你好却好了只可惜差了這一着你如今雖得個男子身長成不信佛法必謗三寶必然滅佛、謗僧、後世却墮落苦海不得

去來自己此等處所是不可及泣[illegible]

皈依佛道深可痛哉真可惜哉你道你走得快我趕你不着不信當時也教道人燒湯洗浴換了衣服到方丈中上禪椅跏趺而坐分付徒眾道我今去趕五戒和尚汝等可將兩箇龕子盛了放三日一同焚化囑罷圓寂而去眾僧皆驚有如此異事城內城外聽得本寺兩箇禪師同日坐化各皆驚訝來燒香禮拜布施者人山人海男子婦人不計其數嚷了三日擡去金牛寺焚化拾骨撒了這清一遂浼人說議親事將紅蓮女嫁與一箇做扇子的劉待詔為妻養了清一在家過了下半世不在話下且說明悟一靈真性

直趕至四川眉州眉山縣城中、五戒已自托生在一箇人家這箇人家、姓蘇名洵字明允、號老泉居士、詩禮之人院君王氏夜夢一瞽目和尚走入房中喫了一驚明旦分娩一子生得眉清目秀、父母皆喜、三朝滿月、百日一週不在話下、却說明悟一靈、也托生在本處姓謝名原、字道清、妻章氏亦夢一羅漢手持一印來家投托、因驚醒遂生一子、年長取名謝瑞卿、自幼不喫葷酒、一心只愛出家、父母是世宦之家、怎麽肯、勉強送他學堂攻書、資性聰明、過目不忘、吟詩作賦無不出人頭地喜看的是諸經內典、一覽輒能解

會讀你高價書、齒都不如他、可惜一肚子學問不肯應舉求官、但說着功名之事、笑而不答、這也不在話下、却說蘇老泉的孩兒、年長七歲、教他讀書寫字、十分聰明、日誦五行書、後至十歲來、五經三史無所不通、取名蘇軾、字子瞻、此人文章冠世、舉筆珠璣、從幼與謝瑞卿同牕相厚、只是志趣不同、那東坡志在功名、偏不信佛法、最惱的是和尚、常言不禿不毒、不毒不禿、轉毒轉禿、轉禿轉毒、我若一朝管了軍民、定要滅了這和尚們、方遂吾願、見謝瑞卿不用葷酒、便大笑道、酒肉乃養生之物、依你不殺生、不喫肉、羊豕雞

鬧填街塞巷人也沒處安身了況酒是米做的又不害性命與些何傷每常二人相會瑞卿便勸子瞻學佛子瞻便勸瑞卿做官瑞卿道你那做官是不了之事不如學佛三生結果子瞻道你那學佛是無影之談不如做官實在事業終日議論各不相勝仁宗天子嘉祐改元子瞻往東京應舉要拉謝瑞卿同去瑞卿不從子瞻一舉成名御筆除翰林學士錦衣玉食前呼後擁富貴非常思念總友謝瑞卿不肯出仕吾今接他到東京他見我如此富貴必然動了功名之念於是修書一封差人到眉山縣接謝瑞卿到來謝

瑞卿在此已有行却抱怨子瞻不得了

瑞卿也恐怕子瞻一旦富貴果然請他做僧也要勸化他回心改念遂隨着差人到東京與子瞻相見兩人終日談論依舊各執己見不相上下你說事有湊巧物有偶然適值東京大旱赤地千里仁宗天子降旨特於內庭修建七日黃籙大醮爲萬民祈雨仁宗一日親自行香二次百官皆素服奔走執事翰林官專管撰青詞子瞻奉旨修撰要拉瑞卿同去共觀勝會瑞卿心中却不願行子瞻道你平昔最喜佛事今日朝廷請下三十六處名僧建下祈場誦經設醮你不去隨喜却不挫過瑞卿道朝廷設醮雖然儀文好

看都是套數那有什麼高僧談經說法使人傾聽看起來也是子瞻法緣該到自然生出機會來當日子瞻定要瑞卿作伴同往瑞卿拘他不過只得從命二人到了儒場子瞻隨班効勞瑞卿打扮箇道人模樣往來觀看法事忽然仁宗天子駕到衆官迎入在佛前拈香下拜瑞卿上前一步偷看聖容被仁宗龍目觀見瑞卿生得面方耳大丰儀出衆仁宗金口玉言問道這漢子何人蘇軾一時着了忙使箇急智跪下奏道此乃大相國寺新來一箇道人為他深通經典在此供香火之役仁宗道好箇相貌既然深通經典

賜你度牒一道欽度爲僧謝瑞卿自小便要出家做和尚恰好聖旨分付正中其意當下謝恩已畢奏道既蒙聖恩剃度願求御定法名仁宗天子問禮部取一道度牒御筆判定佛印二字瑞卿領了度牒重又叩謝候聖駕退了瑞卿就於醮壇佛前剃髮自此只叫佛印不叫謝瑞卿了那大相國寺衆僧見佛印透佛法又且聖旨剃度蘇學士的鄉親好友誰敢怠慢都稱他做禪師不在話下且說蘇子瞻特地接謝瑞卿來東京指望勸他出仕誰知帶他到醮壇行走累他落髮改名爲僧心上好不過意謝瑞卿向來勸

子瞻信心學佛、子瞻不從今日到是子瞻作成他落髮豈非天數前緣注定那佛印雖然心愛出家故意埋怨子瞻許多言語子瞻惶恐無任只是謝罪再不敢說做和尚的半箇字兒不好任憑佛印談經說法只得悉心聽受若不聽受時佛印就發惱起來聽了多遍漸漸相習也覺佛經講得有理不似向來水火不投的光景子瞻朔望日佛印定要子瞻到相國寺中禮佛奉齋子瞻只得依他又子瞻素愛佛印談論日當無事便到寺中與佛印閒講或分韻吟詩佛印不動葷酒子瞻也隨着喫素把箇毀僧謗佛的蘇學士

[illegible]甚妙

變做了護法敬佛的弟子聽了佛印乘機又勸子瞻棄官修行子瞻道待我宦成名就築室寺東與師同隱因此別號東坡居士人都稱爲蘇東坡那蘇東坡在翰林數年到神宗皇帝熙寧改元差他知貢舉出策題內譏誚了當朝宰相王安石安石在天子面前譖他恃才輕薄不宜在史館遂出爲杭州通判與佛印相別自去杭州赴任一日在府中閒坐忽見門吏報說有一和尚說是本處靈隱寺住持要見學士相公東坡教門吏出問何事要見相公佛印見問於門吏處借紙筆墨來便寫四字送入府去東坡看其四

字、詩僧謁見東坡取、筆來批一筆云詩僧焉敢謁王侯敎門吏把與和尚和尚又寫四句詩道

大海尚容蛟龍隱　高山也許鳳皇遊
笑却小人無度量　詩僧焉敢謁王侯

東坡見此詩方纔認出字跡驚訝道他爲何也到此處快請相見你道那和尚是誰、正是佛印禪師因爲蘇學士謫官杭州他辭下大相國寺行脚到杭州靈隱寺住持又與東坡朝夕往來後來東坡自杭州遷任徐州又自徐州遷任湖州佛印到處相隨神宗天子元豐二年東坡在湖州做知府偶感觸時事做了

幾首詩詞中未免含着譏諷之意御史李定王珪等交章劾奏蘇軾誹謗朝政天子震怒道校尉拿蘇軾來京下御史臺獄就命李定勘問李定是王安石門生正是蘇家對頭坐他大逆不道問成死罪東坡在獄中思想着其來由讀書做官今日為幾句詩上便送了性命乃吟詩一首自歎詩曰

人家生子願聰明　我爲聰明喪了生
但願養兒皆愚魯　無災無禍到公卿

吟罷淒然淚下想道我今日所處之地分明似雞鴨到了庖人手裏有死無活想雞鴨得何罪時常烹宰

他來喫只爲他不會說話有屈莫伸今日我蘇軾枉了能言快語又向那處伸究豈不苦哉記得佛印時常勸我戒殺持齋又勸我棄官修行今日看來他的說話句句都是悔不從其言也歎聲未絕忽聽得數珠索落一聲念句阿彌陀佛東坡大驚睜眼看時乃是佛印禪師東坡忘其身在獄中急起身迎接問道師兄何來佛印道南山淨慈孝光禪寺紅蓮花盛開同學士去玩賞東坡不覺相隨而行到於孝光禪寺進了山門一路僧房曲折分明是熟遊之地法堂中擺設鐘磬經典之類件件認得好似自家家裏一般

心下如生驚怪，寺前寺後走了一回，並不見有蓮花，乃問佛印禪師道，紅蓮在那里，佛印向後一指道，道不是紅蓮來也，東坡回頭看時，只見一箇少年女子，從千佛殿後冉冉而來，走到面前深深道箇萬福，東坡看那女子，如舊日相識，那女子向袖中摸出花箋一幅，求學士題詩，佛印早取到筆硯，東坡遂信手寫出四句，道是

四十七年一念錯　貪却紅蓮甘墮却
孝光禪寺曉鐘鳴　這回抱定如來脚

那女子看了詩，扯得粉碎，一把抱定東坡說道，學士

休得忘恩負義東坡正沒奈何却得佛印傍手揣開驚出一身冷汗醒將轉來乃是南柯一夢獄中更鼓正打五更東坡尋思此夢非常四句詩一字不忘正不知甚麼緣故忽聽得遠遠曉鐘聲响心中頓然開悟分明前世在孝光寺出家爲色慾墮落今生受此苦楚若得佛力覆庇重見天日當一心護法學佛修行少頃天明只見獄官進來稱賀說聖旨赦學士之罪貶爲黃州團練副使東坡得赦纔出獄門只見佛印禪師在於門首上前問訊道學士無恙貧僧相候久矣原來被逮之日佛印也撒了湖州直來東京大

[illegible]何便讒被淚泣下拜也舉人婦嫉才友朋男子嫉才人禮禍所從始人倫之本可悲矣

相國寺住持看取東坡下落、聞他問成死罪、各處與他分訴求救、却得吳充王安禮兩箇正人在天子面前竭力保奏、太皇太后曹氏自仁宗朝便聞蘇軾才名、今日也在宮中勸解、天子回心轉意、方有這道赦書、東坡見了佛印、分明是再世相逢、倍加歡喜、東坡到五鳳樓下、謝恩過了、便來大相國寺尋佛印、說其夜來之夢、說到中間、佛印道住了、貧僧昨夜亦夢如此、也將所夢說出、後一段與東坡夢中無二、二人互相歎異、次日聖旨下、蘇軾謫守黃州、東坡與佛印相約、且不上任、迂路先到寧海軍錢塘門外來訪孝光

禪寺比及到時路徑門戶一如夢中熟識訪問僧衆備言五戒私沂紅蓮之事那五戒臨化去時所寫辭世頌寺僧兀自藏着東坡索來看了與自己夢中所題四句詩相合方知佛法輪迴並非誑語佛印乃明悟轉生無疑此時東坡便要削髮披緇跟隨佛印出家佛印到不允從說道學士宦緣未斷二十年後方能脫離塵俗但願堅持道心休得改變東坡聽了佛印言語復來黃州上任自此不殺生不多飲酒渾身內外皆穿布衣每日看經禮佛在黃州三年佛印仍朝夕相隨無日不會哲宗皇帝元祐元年取東坡回

京任做翰林學士經筵講官不數年陞做禮部尚書
端明殿大學士佛印又在大相國寺相依往來不絕
到紹聖年間章惇做了宰相復行王安石之政將東
坡貶出定州安置東坡到相國寺相辭佛印佛印道
學士宿業未除合有幾番勞苦東坡問道何時得脫
佛印說出八箇字來道是

逢永而返　　逢玉而絕

又道學士牢記此八字者學士今番跋涉忒大貧僧
不得相隨只在東京等候東坡快快而別到定州未
及半年再貶英州不多時又貶惠州安置在惠州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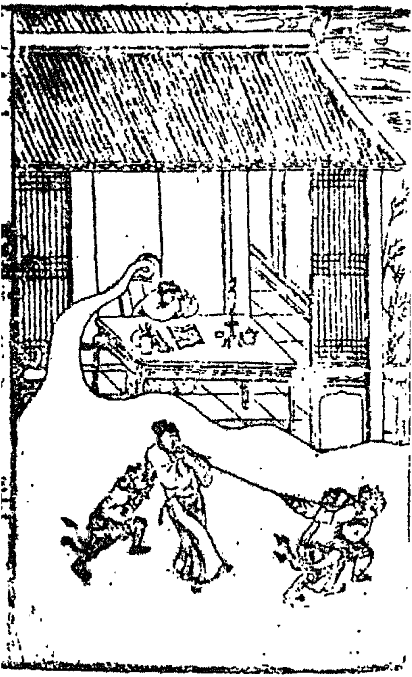
餘又徙儋州、又自儋州移廉州、自廉州移永州、蹤跡無定、方悟佛印屢跋武大之語、在永州不多時、赦書又到、召還提舉玉局觀、想着逢永而返、此句已應了、逢王而終、此乃我終身結局矣、乃急急登程、直到京京、再與佛印禪師相會、佛印道、貧僧久欲回家、只等學士同行、東坡此時大通佛理、便曉得了、當夜兩箇在相國寺、一同沐浴了畢、講論到五更分別而去、這里佛印在相國寺圓寂、東坡回到寓中、亦無疾而逝、至道君皇帝時、有方士道東坡已作大羅仙、虧了佛印相隨一生、所以不致墮落、佛印是古佛出世、這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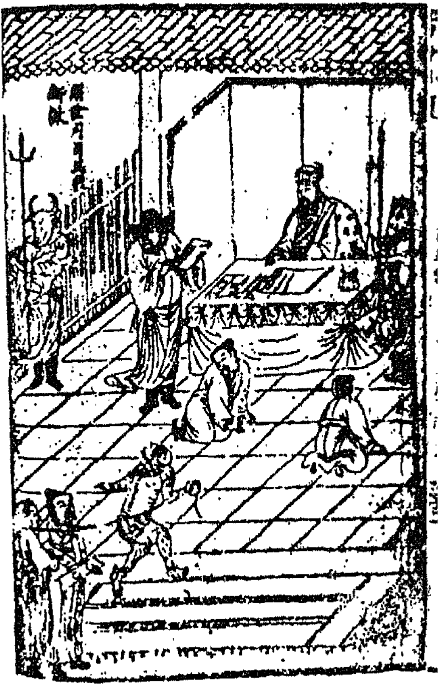
世相逢古今罕有至今流傳佳話者有詩為証

禪宗法教豈非凡　佛祖流傳在世間

鐵樹開花千載易　墜落阿鼻要出難

第三十卷終




鬧陰司司馬貌
斷獄

第三十一卷

鬧陰司司馬貌斷獄

擾擾勞生待足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豊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防世事多番覆枉教人白了少年頭空碌碌○誰不願黃金屋誰不願十鍾粟算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機閒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又何須採藥訪蓬萊但寡慾

這篇詞名滿江紅是晦菴和尚所作勸人樂天知命之意凡人萬事莫逃乎命假如命中所有自然不求而至若命裡沒有枉自勞神只索罷休你又不是司

馬重湘秀才、雖道與閻羅王尋鬧不成說話的就是司馬重湘怎地與閻羅王尋鬧畢竟那個理長、那個理短請看下回便見詩曰

世間屈事萬千千　欲覓長梯問老天
休怪老天公道少　生生世世宿因緣

話說東漢靈帝時、蜀郡益州有一秀才、覆姓司馬名貌表字重湘資性聰明、一目十行俱下、八歲綴筆成文本郡舉他應神童起送至京因出言不遜沖突了試官打落下去、及年長深悔輕薄之非、更修端謹之行、閉戶讀書不問外事、雙親在堂壽六十、人稱其孝

鄉里中屢次舉他孝廉有道及博學宏詞都爲有勢力者奪去悒悒不得志自光和元年靈帝始開西邸賣官鬻爵視官職尊卑入錢多少各有定價欲爲三公者價千萬欲爲卿者價五百萬崔烈討了傅母的人情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後受職謝恩之日靈帝頗是懊悔道好個官可惜賤賣了若小小作難千萬必可得也又置鴻都門學敕州郡三公擧用富家郎爲諸生若入得錢多者出爲刺史入爲尚書士君子恥與其列司馬重湘家貧因此無人提挈淹滯至五十歲空負一腔才學不得出身屈埋於衆人之中心

中怏怏不平、乃因酒醉、取文房四寶、且吟且寫、遂成悲詞一篇、詞曰

天生我才兮、豈無用之豪杰、自期兮、奈此數奇、五十不遇兮、困迹蓬蒙、紛紛金紫兮、彼何人斯、貿無一物兮、囊有餘貲、富者乘雲兮、貧者墜泥、賢愚顛倒兮、題雄爲雌、世運淪夷兮、俾我嶔崎、天道何知兮、將無有私、欲叩未曲兮、悲涕淋漓、

寫畢、諷咏再四、餘情不盡、又題八句

得失與窮通　前生都註定
問彼注定時　何不判忠佞

善士歎沉埋　貪人得暴橫
我若作閻羅　世事皆更正

不覺天晚、點上燈來、重湘於燈下、將前詩吟哦了數遍、猛然怒起、把詩稿向燈焚了、叫道、老天、老天、你若還有知、將何言抵對、我司馬貌一生鯁直、並無奸佞、便提我到閻羅殿前、我也理直氣壯、不怕甚的、說罷、自覺身子困倦、倚卓而臥、只見七八個鬼卒、青面獠牙、一般的三尺多長、從卓底下鑽出、向重湘戲侮了一回、說道、你這秀才、有何才學、輙敢怨天尤地、毀謗陰司、如今我們來拿你去見閻羅王、只教你有口難開

重湘道、你閻羅王自不公正、反怪他人謗毀、是何道理、衆鬼不由分說、一齊上前、或扯手、或扯脚、把重湘拖下坐來、便將黑索子、望他頭上套去、重湘大叫一聲、醒將轉來、滿身冷汗、但見短燈一盞、半明半滅、好生悽慘、重湘連打幾個寒禁、自覺身子不快、叫妻房汪氏點盞熱茶來吃、汪氏點茶來、重湘吃了、轉覺神昏體倦、頭重脚輕、汪氏扶他上床、次日昏迷不醒、叫喚也不答應、正不知什麼病症、挨至黄昏、口中無氣、直挺挺的死了、汪氏大哭一場、見他手脚尚軟、心頭還有些微熱、不敢挪動、只守在他頭邊、哭天哭地、

殺害司馬

話分兩頭原來重湘寫了怨詞焚于燈下被夜遊神體察奏知玉帝玉帝見了大怒道世人爵祿深沉關係氣運依你說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有才顯榮無才者黜落天下世世太平江山也永不更變了豈有此理小儒見識不廣反說天道有私遠宜治罪以儆妄言之輩時有太白金星啓奏道司馬貌雖然出言無忌但此人因才高運蹇抑鬱不平致有此論若據福善禍淫的常理他所言未爲無當可諒情而恕之玉帝道他欲作閻羅把世事更正甚是狂妄閻羅豈凡夫可做陰司案牘如山十殿閻君食不暇給傷他

長分極大有不枉了是六日

有甚本事、一一更正來。金星又奏道：司馬貌只出大言，必有大才。若論陰司果有不平之事，幾百年滯獄，未經判斷的，往往地獄中怨氣上衝天庭。以臣愚見，不若就將司馬貌到陰司，權替閻羅王半日之位，凡陰司有冤枉事情，着他剖斷。若斷得公明，將功折罪；倘若不公不明，即時行罰，他心始服也。玉帝准奏，即差金星奉旨，到陰司森羅殿，命閻君即勾司馬貌到來，權借王位與坐，只限一晚六個時辰，容他放告理獄。若斷得公明，來生注他極富極貴，以酬其今生抑鬱之苦；倘無才判問，把他打落酆都地獄，永不得轉人

滿腔憤懣付于兒戲呢

[illegible]

身閻君得旨、便差無常小鬼將重湘勾到地府重湘見了小鬼、全然無懼、隨之而行、到森羅殿前、小鬼喝教下跪重湘問道上面坐者何人、我去跪他、小鬼道此乃閻羅天子、重湘聞說心中大喜、叫道閻君閻君、我司馬貌久欲見你吐露胸中不平之氣、今日幸得相遇、你貴爲王位有左右判官、又有千萬鬼卒、牛頭馬面幫扶者甚衆、我司馬貌只是個窮秀才、孑然一身、生殺出你之手、你休得把勢力相壓須是平心論理、理勝者爲強、閻君道寡人、奉爲陰司之主、凡事皆依天道而行、你有何德能、便要代我之位、所要正者

我所甚恨恨不殺盡此輩

何事重湘道閻君你說奉天行道天道以愛人爲心以勸善懲惡爲公如今世人有等慳吝的偏教他財積如山有等肯做好事的偏教他手中空乏有等刻薄害人的偏教他處富貴之位得肆其惡有等忠厚肯扶持人的偏教他喫虧受辱不遂其願作善者常被作惡者欺瞞有才者反爲無才之凌壓有冤無訴有屈無伸皆由你閻君判斷不公之故即如我司馬貌一生苦志讀書力行孝弟有甚不合天心處卻教我終身蹭蹬屈於庸流之下似此顛倒賢愚要你閻君何用若讓我司馬貌坐於森羅殿上怎得有此不

平之事閻君笑道天道報應或遲或早若消若驕或食報於前生或留報于後代假如富人慳吝其富乃前生行善所致今生慳吝不種福田來生必受餓鬼之報矣貧人亦由前生作業或橫用非財受享太過以致今生窮苦若隨緣作善來生依然豐衣足食由此而推刻薄者雖今生富貴難免墮落忠厚者雖暫時窮辱定往顯達此乃一定之理又何疑焉人見目前天見久遠人每不能測天致汝紛紜議論皆由淺見薄識之故也重淵道既說陰司報應不爽陰間豈無冤鬼你敢取從前案卷與我一一稽查麼若果事

事公平人人心服我司馬貌甘服妄言之罪閻君道上帝有旨將閻羅王位權借你六個時辰容放告理獄若斷得公明還你來生之富貴倘斷不明問罪發酆都地獄不得人身重湘道玉帝果有此旨是吾之願也當下閻君在御座起身喚重湘入後殿戴平天冠穿袞衣束玉帶裝扮出閻羅天子氣象鬼卒打起升堂鼓報道新閻君升殿善惡諸司六曹法吏判官小鬼齊齊整整分立兩邊重湘手執玉簡昂然而出升於法座諸司吏卒參拜已畢稟問要撿出放告牌重湘想道玉帝因我[illegible]上帝只限我六個時

辰管事倘然判問不結只道我無才了取罪不便心生一計便教判官分付寡人奉帝旨管事只六個時辰不及放告你可取從前案卷來查若有天大疑難事情累百年不決者寡人判斷幾件與你陰司問事的做個樣樣判官稟道只有漢初四宗文卷至今三百五十餘年未曾斷結乞我王拘齊重湘道取卷上來看判官捧卷呈上重湘揭開看時

一宗屈殺忠臣事

原告　韓信彭越英布

被告　劉邦呂氏

一宗恩將仇報事

原告　丁公

被告　劉邦

一宗專權奪位事

原告　戚氏

被告　呂氏

一宗乘危逼命事

原告　項羽

被告　王翳楊喜夏廣呂馬童呂勝楊武

重湘覽畢呵呵大笑道恁般大事如何反不問決發

[illegible]

你六曹吏司都該究罪道都是向來閻君因循擔閣之故寡人今夜都與你判斷明白隨叫直日鬼吏照單開五宗文卷原被告姓名一齊喚到挨次聽審那時振動了地府鬧遍了陰司有詩爲證

每逢疑獄便因循　地府陽間事體均

今日重湘新氣象　千年怨氣一朝伸

鬼吏稟道人犯已拘齊了請爺發落重湘道帶第一起上來判官高聲叫道第一起犯人聽點原被共五名逐一點過答應

原告韓信有　彭越有　英布有

被告劉邦有　呂氏有

重湘先與韓信上來、問道、你先事項羽、位不過郎中、言不聽、計不從、一遇漢祖、築壇拜將、捧轂推輪、後封王爵以酬其功、如何又起謀叛之心、自取罪戮、今日反告其主、韓信道、聞君在上、容信一一告訴、某受漢王築壇拜將之恩、使盡心機、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與漢王定了三秦、又救漢皇於滎陽、虜魏王豹、破代兵、禽趙王歇、北定燕、東定齊、下七十餘城、南敗楚兵二十萬、殺了名將龍且、九里山排下十面埋伏、殺盡楚兵、又遣六將追與項王於烏江渡口、建下十大功勞、

指望子子孫孫世享富貴誰知漢祖得了天下不念前功將某貶爵呂后又與蕭何定計哄某長樂宮不由分說叫武士縛某斬之誣以反叛夷某三族某自思無罪受此慘禍今三百五十餘年尚究未報伏乞閻君明斷重湘道你既爲元帥有勇無謀豈無商量幇助之人被人哄誘如縛小兒今日却怨誰來韓信道曾有一個軍師姓蒯名通奈何有始無終半途而去重湘叫鬼吏快拘蒯通來審霎時間蒯通喚到重湘道韓信說你有始無終半途而逝不盡軍師之職是何道理蒯通道非我有始無終是韓信不聽忠言

以致於此。當初韓信破走了齊王田廣，是以進表洛陽，與他討個假王名號，以鎮齊人之心。漢王罵道：孝下夫楚尚未滅，便想王位。其時張子房在背後，輕輕躡漢皇之足，附耳低言：用人之際，休得爲小失大。漢皇便改口道：大丈夫要便爲真王，何用假也。乃命其齊印，封信爲三齊王。恭察漢王終有疑信之心，後來必定負信，勸他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以觀其變。韓信道：築壇拜將之時，曾設下大誓，漢不負信，信不負漢。今日我豈可失信於漢皇。其反覆顛說利害，只是不從，反怪其激變謀叛。其恐時懼罪，假裝風魔避

回田里後來助漢滅楚果有長樂宫之禍術之驗矣重湘問韓信道你當初不聽蒯通之言是何主意韓信道有一筭命先生許我有七十二歲之壽功名善終所以不忍背漢誰知殀下只有三十二歲重湘叫鬼吏再拘許復來審問道韓信只有三十二歲你如何許他七十二歲你做術士的妄言禍福只圖哄人錢鈔不顧誤人終身可恨可恨許復道閻君聽禀常言人有可延之壽亦有可折之壽所以星家偹有壽命難定韓信應該七十二歲是據理推筭何期他殺戮太深虧損陰隲以致短折非某推筭不准也

重湘問道，他那幾處陰隲虧損，可一一說來。許復道，當初韓信棄楚歸漢時，迷蹤失路，虧遇兩個樵夫指引他一條經路，往南鄭而走。韓信恐楚王遣人來追殺，樵夫走漏消息，拔劍回步，將兩個樵夫都殺了。雖然樵夫不打緊，却是有恩之人，天條負恩忘義，其罰最重。詩曰

亡命心如箭離弦　迷津指引始能前
有恩不報翻加害　折墮青春一十年

重湘道，還有三十年呢。許復道，蕭何丞相三薦韓信，漢皇欲重其權，築了三丈高壇，拜韓信上壇，漢皇手

捧金印拜爲大將韓信安然受之詩曰

大將登壇閫外專　一聲軍令資皇宣
微臣受却君皇拜　又折青春一十年

重湘道臣受君拜果然折福還有二十年呢許復道辯士酈生說齊王田廣降漢田廣聽了日日與酈生飲酒爲樂韓信乘其無備襲擊破之田廣只道酈生賣己烹殺酈生韓信得了大功辜負了齊王降漢之意掩奪了酈生下齊之功詩曰

說下三齊功在先　乘機掩擊勢無前
奪他功績傷他命　又折青春一十年

董湘道這也說得有理還有十年、許復道、又有折壽之處漢兵追項王於固陵其時楚兵多漢兵少、又項王有拔山舉鼎之力、寡不敵衆、弱不敵强韓信九里山排下絕機陣、十面埋伏、殺盡楚兵百萬戰將千員、逼得項王匹馬單騎逃至烏江口、自刎而亡詩曰

九里山前怨氣纏　雄兵百萬命難延、
陰謀多殺傷天理　共折青春四十年、

韓信聽罷許復之言無言可答、董湘問道韓信你還有辯麼韓信道當初是蕭何薦某爲將、後來又是蕭何設計、賺某入長樂宮害命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某

心上至今不平蕭何道也罷一發喚蕭何來與你會個明白少頃蕭何當面重演問道蕭何你如何反覆無常又薦他又害他蕭何答道有個緣故當初韓信懷才未遇漢皇缺少大將所以得其便誰知漢皇心變惡韓信了得後因陳豨造反御駕親征臨行時囑付娘娘用心防範漢皇行後娘娘有旨宣某商議說韓信謀反欲行誅殺某奏道韓信是第一個功臣謀反未露臣不敢奉命娘娘大怒道卿與韓信敢是同謀麼卿若沒誅韓信之計待聖駕回時一同治罪其時某懼怕娘娘威令只得盡下計策假說陳豨已破滅

了賺韓信入宮稱賀喝教武士拿下斬訖某並無害信之心重湘道韓信之死看來都是劉邦之過分付判官將衆人口詞錄出審得漢家天下大半皆韓信之力功高不賞千古無此寃苦轉世報冤明矣立案且退一邊再喚大梁王彭越聽審你有何罪呂氏殺你彭越道某有功無罪只爲高祖征邊去了呂后素性淫亂問太監道漢家臣子誰人美貌太監奏道只有陳平美貌娘娘道陳平在那里太監道隨駕出征呂后道還有誰來太監道大梁王彭越英雄美貌呂后聽說即發密旨宣大梁王入朝某到金鑾殿前不

見娘娘太監道娘娘有旨宣人長侍宮議機密事某進得宮時宮門落鎖只見呂后降階相迎邀某入宮賜宴三盃酒罷呂后淫心頓起要與某講枕席之歡某懼怕禮法說意不從呂后大怒喝教鋼錐亂下打死煮肉作醬梟首懸街不許收葬漢皇歸來只說某謀反奸不究枉呂后在傍聽得呌起屈來哭告道陛君休聽彭越一面之辭世間只有男戲女那有女戲男那時妾喚彭越入宮議事彭越見妾宮中富貴輒起調戲之心臣戲君妻理該處斬彭越道呂后在楚軍中慣與審食其私通我彭越一生剛直那有淫邪

之命重湘道彭越所言是真呂氏是假倣之詞不必多言審得彭越乃大功臣、正直不濡忠節無比來生仍作忠正之士與韓信一同報仇、仍參再喚九江王英布聽審英布上前訴道某與韓信彭越三人同功一體漢家江山、都是我三人掙下的、並無半點叛心一日某在江邊玩賞、忽傳天使到來、呂娘娘懿旨、賜某肉醬一瓶某謝恩已畢、正席嘗之、覺其味美、偶嚼出人指一個心中疑惑盤問來使、只推不知、某當時發怒將來使拷打、說出真情、乃大梁王彭越之肉也、某聞言悽慘、便把手指伸入喉中向江中吐出肉來

變成　小小墳留至今江中有此一墳名爲烏江坳乃楚氣所化某其時無處洩怒、即將使臣斬訖呂后知道差人將三般朝典寶劍藥酒紅羅三尺、取某首級回朝、某屈死無申、伏望閻君明斷重湘道三賢果是冤得可憐寡人做主、把漢家天下三分與你、三人各掌一國、假你生前汗馬功勞、不許再言畫招而去第一起人犯俱時退下、喚第二起聽審、第二起忠將仇報事

原告　丁公有　被告　劉邦有

丁公訴道某在戰場上圍住漢皇漢皇許我平分天

得訴丁會講

下因此開放何期立帝之後反加殺害恭心中不甘求閻爺作主重湘道劉邦怎麽說漢皇道丁公爲項羽愛將見侃不取有背主之心朕故誅之爲後人爲臣不忠者之戒非枉殺無辜也丁公辨道你說我不忠那紀信在滎陽替死是忠臣了你却無一爵之贈可見你忘恩無義那項伯是項羽親族鴻門宴上通同樊噲拔劍救你是第一個不忠於項氏如何不加殺戮反得賜姓封侯還有個雍齒也是項家愛將你平日最恨者後封爲什方侯偏與我做冤家是何意使漢皇頓口無言重湘道此事我已有處分了可喚

項伯雍齒與丁公做一起聽候發落權且退下再帶第三起上來第三起專權奪位事

原告戚氏　有　被告呂氏　有

重湘道戚氏那呂氏是正宮你不過是寵妃天下應該歸於呂氏之子你如何告他專權奪位此何情理戚氏訴道昔日漢皇在睢水大戰被丁公追逼趕得無路可逃單騎走到我戚家庄吾父藏之其時妾在房鼓琴漢皇聞而求見悅妾之貌要妾侑枕妾意不從漢皇道若如我意將後來得了天下將你所生之子立爲太子扯下戰袍一幅與妾爲記奴家方纔依

危、後生一子、因名如意、漢皇原許萬歲之後傳位如意爲君、因滿朝大臣、都懼怕呂后、其事不行、未幾漢皇駕崩、呂后自立已子、封如意爲趙王、妾母子不敢爭、誰知呂后心猶不足、哄妾母子入宮飲宴、將酖酒賜與如意、如意九竅流血、登時身死、呂后假推酒醉、只做不知、妾心懷愁恨、又不敢啼哭、衍看了他一看他說我一雙鳳眼、迷了漢皇、即叫宮娥將金針刺瞎雙眼、又將紅銅銲水灌入喉中、斷妾四肢、抛於坑厠妾母子何罪、枉受非刑、至今含冤未報、乞閻爺做主說罷、哀哀大哭、重湘道、你不須傷悲、寡人還你個公

道教你母子來生爲后爲君剛留到老耆指而去耳
嘆第四起乘危逼命事人犯到齊唱名已畢重湘問
項羽道滅項興劉都是韓信你如何不告他反告六
將項羽道是我空有重瞳之目不識英雄以致韓信
棄我而去實難怪他我兵敗垓下潰圍逃命過了個
田夫問他左右兩條路那一條是大路田夫同言左
邊是大路某信其言望左路而走不期走了死路被
漢兵追及那田夫乃漢將夏廣裝成計策某那時仗
生平本事殺透重圍來到烏江渡口遇了故人呂馬
童指望他念故舊之情放我一路他同著四將逼我

自刎分裂支體各去請功以此心中不服重湘照頭道是審得六將原無鬥戰之功止乘項羽兵敗力竭逼之自刎襲取封侯僥倖甚矣來生當發六將仍使項羽斬首以報其怨立案訖且退一邊喚判官將那過來一一與他判斷明白恩將恩報仇將仇報分毫不錯重湘口裡發落判官在傍用筆塡注何州何縣何鄉姓甚名誰幾時生幾時死細細開載將人犯逐一喚過發去投胎出世韓信你盡忠報國替漢家奪下大半江山可惜銜寃而死發你在譙鄉曹嵩家托生姓曹名操表字孟德先爲漢相後爲魏王坐鎭許

新享有漢家山河之半，那時康稱盛世，任從你謀報前世之仇，當身不得稱帝，明你無叛漢之心，子受漢禪，追尊你爲武帝，償十大功勞也。又與過漢祖劉邦發落，你來生仍投入漢家，立爲獻帝，一生被曹操欺侮，膽戰魂驚，坐卧不安，度日如年，因前世君負其臣，來生臣欺其君，以相報。與呂后發落，你在伏家投胎，後月仍做獻帝之后，被曹操千磨百難，將紅羅勒死，宮中，以報長樂宮殺信之仇。韓信問道：蕭何發落何處？重湘道：蕭何有恩于你，又有怨於你，所蕭何發落你在楊家投胎，姓楊名脩，表字德祖，當初沛公入關

之時、諸將爭取金帛、偏你只收圖籍、許你來生聰明、蓋世、悟性絕人、官為曹操主簿、大俸大祿、以報三薦之恩、不合參破曹操兵機、為操所殺、前生你與韓信入長樂宮、來生償其命也、判官寫得明白、又喚九江王英布上來、發你在江東孫堅家投胎、姓孫名權、表字仲謀、先為吳王、後為吳帝、坐鎮江東、享一國之富貴、又喚彭越上來、你是個正直之人、發你在涿郡樓桑村劉弘家為男、姓劉名備、字玄德、千人稱仁、萬人稱義、後為蜀帝、據有蜀中之地、與曹操孫權三分鼎足、曹氏滅漢、你續漢家之後、乃表汝之忠心也、彭越

道三分天下，是大亂之時，西蜀一隅之地，怎能敵得吳魏，重湘道，我判幾個人扶助你，就是，乃喚蒯通上來，你是智多謀，發你在南陽托生，覆姓諸葛名亮，表字孔明，號為臥龍，爲劉備軍師，共立江山，又喚許復上來，你算韓信七十二歲之壽，只有三十二歲，雖然陰騭折墮，也是命中該載的，如今發你在襄陽投胎，姓龐名統，表字士元，號為鳳雛，幇劉備取西川，注定三十二歲，死于落鳳坡之下，與韓信同壽，以爲算命不准之報，今後算命之人，胡言哄人，如此折壽，必然警醒了，彭越道，軍師雖有，必須良將幇扶，重湘道，有

了喚過樊噲發你范陽涿州張家投胎名飛字翼德又喚項羽上來發你在蒲州解良關家投胎只改姓不改名姓關名羽字雲長你二人都有萬夫不當之勇與劉備桃園結義共立基業樊噲不合殺妻呂須幫助呂后爲虐妻罪坐夫項羽不合殺害秦王子嬰火燒咸陽二人都注定凶死但樊噲生前忠勇並無諂媚項羽不殺太公不污呂后不于酒席上暗算人有此三德注定來生俱義勇剛直死而爲神再喚紀信過來你前生盡忠劉家未得享受一日富貴發你來生在常山趙家出世名雲表字子龍爲西蜀名將

當陽長坂百萬軍中救主大顯威名壽年八十二歳病而終又喚戚氏夫人發你在甘家出世配劉備為正宮呂氏當初慕彭王美貌求淫不遂又妬忌漢皇愛你今斷你與彭越為夫婦使他妬不得也趙王加意仍與你為子改名劉禪小字阿斗嗣位為後主安享四十二年之富貴以償前世之苦又喚丁公上來你去周家投胎名瑜字公瑾發你孫權手下為將被孔明氣死壽止三十五而卒原你事項羽不了來生事孫權亦不了也再喚項伯雍齒過來項伯背親向跡貪圖富貴雍齒受仇人之封爵你兩人皆項羽之。

寡人發、你來生、一個改名顏良、一個改名文醜、皆爲關羽所斬、以洩前世之恨、項羽問道、六將如何發落、重湘發六將于曹操部下守把關隘、楊喜改名卞喜、王翳改名王植、夏廣改名孔秀、呂勝改名韓福、楊武改名秦琪、呂馬童改名蔡陽、關羽過五關斬六將、以洩前生烏江逼命之恨、重湘判斷明白、已畢、衆人無不心服、重湘又問、楚漢爭天下之時、有兵將屈死不甘者、懷才未盡者、有恩欲報、有怨欲伸者、一齊許他自訴、都發在三國時投胎出世、其刻薄害人、陰謀慘毒、負恩不報者、變作畜馬、與將帥騎坐、如此之類不

大小閻王能信不服甞

[illegible]有另有斷新

司錄判官一一細注明白，不差失錯。叫重湘退殿，卸了冠服，依舊是個秀才。將所斷簿籍，送與閻羅王看了。閻羅王嘆服，替他轉呈上界，取旨定奪。玉帝見了，贊道：三百餘年久滯之獄，虧他六個時辰斷明，方見天地無私，果報不爽。眞乃天下之奇才也。衆人報寃之事，一一依擬。司馬貌有經天緯地之才，今生屈抑不遇，來生宜賜王侯之位，改名不改姓，仍托生司馬之家，名懿，表字仲達，一生出將入相，傳位子孫，并吞三國，國號曰晉。曹操雖係韓信報寃，所斷欺君弑后等事，不可爲訓，只怕後人不悟前因，學了歹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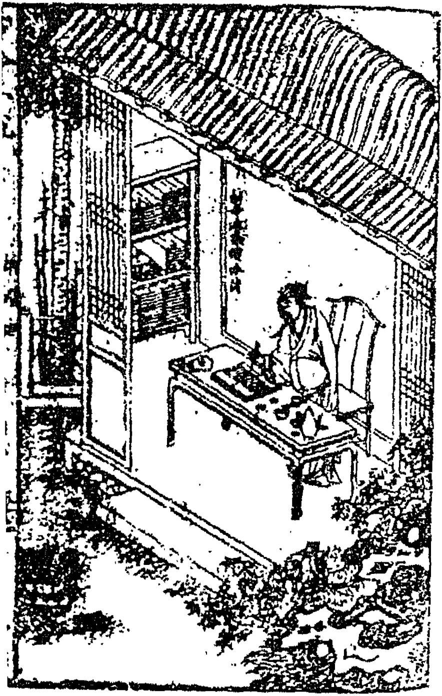
就教司馬懿欺凌曹氏子孫、一如曹操欺凌獻帝故事、顯其花報以警後人勸他爲善不爲惡、玉帝頒下御旨、閻王開讀罷備下筵席、與重湘送行、重湘啟告閻王荆妻汪氏、自幼跟隨窮儒、受了一世辛苦、有煩轉乞天恩、來生仍判爲夫妻、同享榮華、閻王、依允那重湘在陰司、與閻王作別這邊床上、忽然番身、掙開雙眼、見其妻汪氏、兀自坐在頭邊啼哭、司馬貌連叫怪事、便將大鬧陰司之事、細說一遍我今已奉帝旨不敢久延、喜得來生復得與你完聚、說罷、瞑目而逝汪氏已知去向、心上到也不苦了、急忙收拾後事、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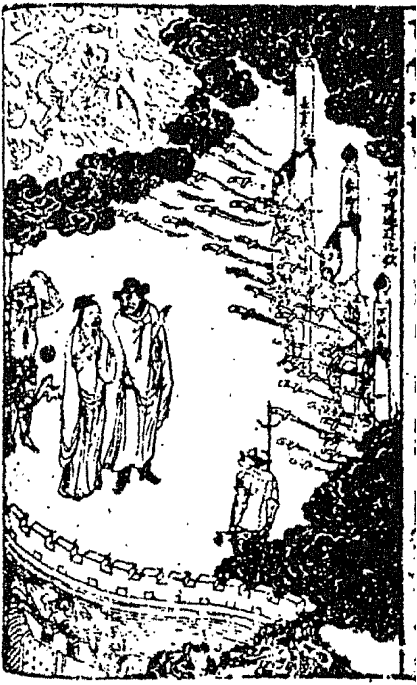
殺方是汪氏亦死到三國時司馬懿夫妻仍重相夫婦轉生至今這段奇聞傳留世間後人有詩爲証

半日閻羅判斷明　冤冤相報氣皆平
勸人莫作虧心事　禍福昭然人自迎

第三十一卷

古今小說





[illegible]花女

第三十二卷

遊酆都胡母迪吟詩

自古機深禍亦深　休貪富貴昧良心
簷前滴水毫無錯　報應昭昭自古今

話說宋朝第一個奸臣、姓秦名檜、字會之、江寧人氏、生來有一異相、腳面連指長一尺四寸、在太學時、都喚他做長腳秀才、後來登科及第、靖康年間、累官至御史中丞、其時金兵陷汴、徽欽二帝北遷、秦檜亦陷在虜中、與金酋撻懶郎君相善、對撻懶說道、若放我南歸、願爲金邦細作、僥倖一朝得志、必當主持和議

使南朝割地稱臣以報大金之恩撻懶奏知金主金主敬因太子兀术與他私立了約誓然後縱之南還秦檜同妻王氏航海奔至臨安行在只說道殺了金家監守之人私逃歸宋高宗皇帝信以爲真因而詢問他北朝之事秦檜盛稱金家兵强將勇非南朝所能抵敵高宗果然懼怯求其良策秦檜奏道自古晉臣事夷敵中原至今喪氣一蹶不能振作靖康之變宗社幾絕此殆天意非獨人力也今行在草創人心惶惶而諸將皆握重兵在外倘一人有變陛下大事去矣爲今之計莫若息兵講和以南北分界各不侵

秦檜夫人

犯罷諸將之兵權陛下高枕而臥冀生民不致塗炭豈不美哉高宗道朕欲講和只恐金人不肯秦檜道臣在虜中頗爲金酋所信服陛下若以此事專委之臣臣自有道理保爲陛下成此和議可必萬全不失高宗大喜卽拜秦檜爲尚書僕射未幾遂爲左丞相檜乃專主和議用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凡朝臣諫沮和議者上疏擊去之趙鼎張浚胡詮晏敦復劉大中尹焞王居正英師古張九成喻樗等皆被貶逐其時岳飛累敗金兵殺得兀朮四太子奔走無路兀朮情急了遣心腹王進賚九內藏着書信送與秦檜

書中寫道既要講和、如何還將卻又用兵此乃丞相之不信也必須殺了岳飛、和議可成秦檜寫了回書、許以殺飛爲信、打發王進去訖、一日發十二道金牌、召岳飛班師、軍中皆憤怨、河南父老百姓、無不痛哭、飛既還、罷爲萬壽觀使秦檜必欲置飛于死地與心腹張俊商議、訪得飛部下統制王俊與副都統制張憲有隙將厚賞誘致王俊、教他妄告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權、王俊依言出首、檜將張憲執付大理獄、矯詔遣使召岳飛父子與張憲對理、御史中丞何鑄鞫審無實將冤情白知秦檜、檜大怒、罷去何鑄不用改

栢分將良小未盡皆得賢者其賢解

命万俟卨、那万俟卨素與岳飛有隙、遂將無作有、揑成其獄、說岳飛岳雲父子、與部將張憲王貴通謀造反、大理寺卿薛仁輔等訟飛之寃、判宗正寺士㒃請以家屬百口保飛不及、樞密使韓世忠憤憤不平、親詣檜府爭論、俱各罷斥、獄既成、秦檜獨坐于東窗之下躊躇此事、欲待不殺岳飛、恐他阻撓和議、失信金邦、後來朝廷覺悟、罪歸于我、欲待殺之、柰衆人公論有礙、心中委決不下、其妻長舌夫人王氏適至、問道相公有何事遲疑、秦檜將此事與之商議、王氏向袖中、摸出黄柑一隻、雙手劈開、將一半奉與丈夫說道

[illegible]

此柑一劈兩開有何難決豈不聞古語云擒虎易縱虎難乎只因這句話提醒了秦檜其意遂決將片紙寫幾個密字封固送大理寺獄官是晚就獄中縊死了岳飛其子岳雲與張憲王貴皆押赴市曹處斬金人聞飛之死無不置酒相賀從此和議遂定以淮水中流及唐鄧二州爲界北朝爲大邦稱伯父南朝爲小邦稱姪秦檜加封太師魏國公又改封益國公賜第于望仙橋壯麗比于皇居其子秦熺十六歲上狀元及第除授翰林學士專領史館熺生子名塤襁褓中便注下翰林之職熺女方生即封崇國夫人一時

[illegible]

權勢古今無比且說崇國夫人六七歲時愛弄一個獅貓一日倜然走失責令臨安府府尹立限訪府尹曹泳差人遍訪數日間拿到獅貓數百帶累貓主喫苦使錢不可盡述押送到相府檢驗都非乃圖形千百幅張掛茶坊酒肆官給賞錢一千貫此時鬧動了臨安府亂了一月有餘那猫兒竟無踪影相府逼官督責曹泳心慌乃將黃金鑄成金猫重賂妳娘送與崇國夫人方纔罷手只這一節權賊之威權大槩可知晚年謀篡大位爲朝中諸舊臣未盡心懷疑忌欲興大獄誣陷趙汾張浚胡銓等五十三家謀反大

逆吏寫奏牘已成只待秦檜著名進御是日檜適遊西湖正飲酒間忽見一人披髮而至視之乃岳飛也厲聲說道汝殘害忠良殃民誤國吾已訴聞上帝來取汝命檜大驚問左右都說不見檜因此得病歸府次日吏將奏牘送覧衆人扶檜坐于格天閣下檜索筆署名手顫不止落墨污壞了奏牘立刻教重換來又復污壞究竟寫不得一字長舌妻王夫人在屏後搖手道勿勞太師須臾檜仆于几上扶進內室已昏憒了一語不能發遂死此乃五十三家不該遭在他賊手中亦見天理昭然也有詩爲證

忠簡沉冤下武穆誅　又將善類肆陰圖
格天閣下名難署　始信忠良有鬼扶

檜死不多時，秦熺亦死，長舌王夫人設醮追薦，方士伏壇奏章，見秦熺在陰府荷鐵枷而立，方士問太師何在，秦熺答道在酆都，方士遲至酆都，見秦檜万俟卨王俊披髮垢面，各荷鐵枷，衆鬼卒持巨梃驅之而行，其狀甚苦，檜向方士說道，煩君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方士不知何語，述與王氏知道，王氏心下明白，喫了一驚，果然是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因這一驚，王氏亦得病而死，未幾秦塤亦死

不勾數年，秦氏遂衰。後因朝廷開浚運河，番土堆積府門，有人從望仙橋行走，看見丞相府前縱橫堆着亂土，題詩一首於墻上。詩曰：

格天閣在人何在　偃月堂深恨亦深
不向洛陽圖白髮　却於郿鄔貯黃金
咲談便解興羅織　咫尺那知有照臨
寂寞九原今已矣　空餘泥濘積墻陰

宋朝自秦檜主和，誤了大計，反面事仇，君臣貪于佚樂。元太祖鐵木真起自沙漠，傳至世祖忽必烈，滅金及宋。宋丞相文天祥，號文山，天性忠義，召兵勤王，有

志不遂、爲元將張弘範所執、百計説他投降不得、至元十九年、斬于燕京之柴市、子道生、佛生、環生、皆先丞相而死、其弟名璧、號文溪、以其子陞嗣天祥之後、璧陞父子、俱附元貴顯、當時有詩云、

江南見説好溪山　兄也難時弟也難
可惜梅花各心事　南枝向煖北枝寒

元仁宗皇帝皇慶年間、文陞仕至集賢院大學士、話分兩頭、且説元順宗至元初年間、錦城有一秀才、復姓胡母、名廸、爲人剛直無私、常説我若一朝際會風雲、定要扶持善類、驅盡奸邪、使朝政清明、方遂其願

何期時運未利一氣走了十科不中乃隱居威鳳山中讀書治圃爲養生計然感憤不平之意時時發露不能自禁也一日獨酌小軒之中飲至半酣啟囊探書而讀偶得秦檜東窗傳讀未畢不覺赫然大怒氣湧如山大罵奸臣不絕再抽一書觀看乃文文山丞相遺藁朗誦了一遍心上愈加不平拍案大叫道如此忠義之人偏教他殺身絕嗣皇天皇天好沒分曉悶上心來再取酒痛飲至于大醉磨起墨來取筆題詩四句於東窗傳上詩云

長脚邪臣長舌妻　忍將忠孝苦誅夷

吟了數過、撤開一邊、再將文丞相集上、也題四句

　雙手擎天志已違　帶間遺讚日爭輝

　獨憐血脈同時盡　飄泊忠魂何處歸

吟罷餘興未盡、再題四句於後

　檜賊奸邪得善終　羨他孫子顯榮同

　文山酷死兼無後　天道何曾識佞忠

吟罷擲筆、再吟數過、覺得酒力湧上、和衣就寢、俄見皂衣二吏、至前揖道、閻君命僕等相邀、君宜速往、胡母迪正在醉中、不知閻君爲誰、答道、吾與閻君素昧

平生今見召、何也。皁衣吏笑道、君到彼自知、不勞詳問。胡母廸方欲再拒、被二吏挾之而行、離城約行數里、乃荒郊之地、烟雨霏微、加深秋景象、再行數里、望見城郭、居人亦稠密、往來貿易不絕、如市廛之狀。行到城門、見榜額乃酆都二字、廸曉省得是陰府、業已至此、無可奈何、旣入城、則有殿宇崢嶸、朱門高敞、題曰曜靈之府。門外守者甚嚴、皁衣吏令一人爲伴、一人先入、少頃復出、招廸曰、閻君召子。廸乃隨吏入門。行至殿前、榜曰森羅殿。殿上王者、袞衣冕旒、類人間神廟中繪塑神像、左右列神吏六人、綠袍皁履、高幞

廣帶各執文簿堦下侍立百餘人有牛頭馬面長喙朱髮猙獰可畏胡母迪稽顙于階下冥王問道子即胡母迪耶迪應道然也冥王大怒道子爲儒流讀書習禮何爲怨天怒地謗鬼侮神乎胡母迪荅道迪乃後進之流早習先聖先賢之道安貧守分循理修身並無怨天尤人之事冥王喝道你說天道何曾識佞忠豈非怨謗之談乎迪方悟醉中題詩之事再拜謝罪道賤子酒酣罔能持性偶讀忠奸之傳致吟忿懣之辭顒望神君特垂寬宥冥王道子試自述其意怎見得天道不辨忠佞胡母迪道秦檜賣國和番殺害

忠良、一生富貴善終、其子秦熺狀元及第、孫秦塤翰林學士、三代俱在史館、岳飛精忠報國、父子就戮、文天祥宋末第一個忠臣、三子俱死于流離、遂至絕嗣、其弟降虜、父子貴顯、福善禍淫、天道何在、賤子所以捫心致疑、願神君開示其故、冥王呵呵大笑、子乃下土腐儒、天意微渺、豈能知之、那宋高宗原係錢鏐王第三子、轉生、當初錢鏐獨霸吳越、傳世百年、並無失德、後因錢俶入朝、被宋太宗留住、逼之獻土、到徽宗時、顯仁皇后有孕、夢見一金甲貴人、怒目言曰、我吳越王也、汝家無故奪我之國、吾今遣第三子托生、要

宣和遺事有此說西湖志取之

留千古信夫

遏我疆土醒後遂生皇子搆是爲高宗他原索取舊疆所以偏安南渡無志中原秦檜會逢其適力主和議亦天數當然也但不該誣陷忠良故上帝斬其血胤秦熺非檜所出乃其妻兄王煥之子長舌妻冒認爲兒雖子孫貴顯秦氏魂魄豈得享異姓之祭哉岳飛係三國張飛轉生忠心正氣千古不磨一次托生爲張廵改名不改姓二次托生爲岳飛改姓不改名雖然父子屈死子孫世代貴盛血食萬年文天祥父子夫妻一門忠孝節義傳揚千古文杲嫡姪爲嗣延其宗祀居官清正不替家風豈得爲無後耶夫天道

報應、或在生前、或在死後、或福之而反禍、或禍之而反福、須合幽明古今而觀之、方知毫釐不爽、子但據目前、譬如以管窺天、多見其不知量矣、胡母迪頓首道、承神君指教、開示愚蒙、如撥雲見日、不勝快幸、但愚民但據生前之苦樂、安知身後之果報哉、以此冥冥不可見之事、欲人趨善而避惡、如風聲水月、無所忌憚、宜乎惡人之多、而善人之少也、賤子不才、願得遍遊地獄、盡觀惡報、傳語人間、使知儆懼自修、未審允否、冥王點頭道是、即呼綠衣吏、以一白簡書云、右仰普掠獄官、即啟狴牢、引此儒生、遍觀泉扃報應、毋

得違錯、吏領命、引胡毋迪從西廊而進、過殿後三里許有石垣高數仞、以生鉄爲門、題曰普掠之獄、吏將門鐶叩三下、俄頃門開、夜叉數輩突出、將欲擒迪、吏叱道、此儒生也、無罪、便將閻君所書白簡、教他看了、夜叉道、吾輩只道罪鬼入獄、不知公是書生、幸勿見怪、乃揖迪而入、其中廣袤五十餘里、日光慘淡、風氣蕭然、四圍門牌、皆牓名額、東曰風雷之獄、南曰火車之獄、西曰金剛之獄、北曰溟冷之獄、男女荷鐵枷者千餘人、又至一小門、則見男子二十餘人、皆被髮裸體、以巨釘釘其手足于鐵床之上、項荷鐵枷、舉身皆

刀杖痕、膿血腥穢不可近、旁一婦人、裸而無衣、罩于鐵籠中、一夜叉以沸湯澆之、皮肉潰爛、號呼之聲不絕、綠衣吏指鐵床上三人、對胡毋廸說道、此即秦檜、万俟卨、王俊、這鐵籠中婦人、即檜妻長舌王氏也、其他數人、乃章惇、蔡京父子、王黼、朱勔、耿南仲、丁大全、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皆其同奸黨惡之徒、王遣施刑、令君觀之、即驅檜等至風雷之獄、縛于銅柱、一卒以鞭扣其環、即有風刀亂至、遶刺其身、檜等體如篩底、良久震雷一聲、擊其身如虀粉、血流凝地、少頃惡風盤旋、吹其骨肉、復聚爲人形、吏向廸道、此震擊者、

陰雷也吹者業風也又呼卒驅至金剛火車溟泠等獄將檜等受刑尤甚飢則食以鐵丸渴則飲以銅汁吏說道此曹凡三日則徧歷諸獄受諸苦楚三年之後變爲牛羊犬豕生于世間爲人宰殺剝皮食肉其妻亦爲牝豕食人不潔臨終亦不免刀烹之苦今此衆已爲畜類于世五十餘次了迪問道其罪何時可脫吏答道除是天地重復混沌方得開除耳復引迪到西垣一小門題曰奸回之獄荷桎梏者百餘人舉身揉爛類蝟形迪問此輩皆何等人吏答道是皆歷代將相奸回黨惡欺君罔上蠹國害民如梁冀董

卓盧杞李林甫之流皆在其中每三日亦與秦檜等同受其刑三年後變爲畜類皆同檜也復至南垣一小門題曰不忠內臣之獄內有牝牛數百皆以鐵索貫鼻繫于鐵柱四圍以火灸之廸問道牛畜類也何罪而致是耶吏揺手道君勿言姑俟觀之即呼獄卒以巨扇搧火須臾烈焰亘天皆不勝其苦哮吼躑躅皮肉焦爛良久大震一聲皮忽綻裂其中突出個人來視之俱無鬚髯寺人也吏呼夜叉擲于鑊湯中烹之但見皮肉消融止存白骨少頃復以冷水沃之白骨相聚仍復人形吏指道此皆歷代宦官秦之趙高

漢之十常侍、唐之李輔國、仇士良、王守澄、田令孜、宋童貫之徒、從小長養禁中、錦衣玉食、欺誘人主、妬害忠良、濁亂海內、今受此報、累劫無已、復至東壁、男女數千人、皆裸體跣足、或烹剝剜心、或剉燒舂磨、哀呼之聲、徹聞數里、吏指道、此皆在生時爲官爲吏、貪財枉法、刻薄害人、及不孝不友、悖負師長、不仁不義、故受此報、廸見之、大喜歎曰、今日方知天地無私、鬼神明察、吾一生不平之氣、始出矣、吏指北面云、此去一獄、皆僧尼哄騙人財、奸淫作惡者、又一獄、皆淫婦妬婦逆婦很婦等輩、廸答道、果報之事、吾已悉知、不消

去看了，吏笑攜廸手偕出，仍入森羅殿，廸再拜，叩首稱謝，呈詩四句，詩曰

權奸當道任恣睢　果報原來總不虛
冥獄試看刑法慘　應知今日悔當初

廸又道，奸回受報，僕已目擊，信不誣矣，其他忠臣義士，在于何所，願希一見，以適鄙懷，不勝欣幸，冥王俯首而思，良久乃曰，諸公皆生人道，爲王公大人，享受天祿，壽滿天年，仍還原所，以俟緣會又復托生，子既求見，吾躬導之，於是登輿而前，分付從者引廸後隨行五里許，但見瓊樓玉殿，碧瓦參横，朱牌金字，題曰，

天爵之府既入有仙童數百、皆衣紫綃之衣懸丹霞玉珮執彩幢絳節持羽葆花旌、雲氣繽紛天花飛舞龍吟鳳吹仙樂鏗鏘異香馥郁、襲人不散殿上坐者百餘人、頭帶通天之冠、身穿雲錦之衣、足躡朱霓之履、玉珂瓊珮、光彩射人、絳綃玉女五百餘人或執五明之扇或捧八寶之盂環侍左右見冥王來、各各降階迎迓、賓主禮畢、分東西而坐、仙童獻茶已畢冥王述胡母迪來意命迪致拜諸公皆答之盡禮、同聲贊道先生可謂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矣乃別具席于下、命迪坐、迪謙讓再三不敢王曰、諸公以子斯文能持

我朝用良將足道此轉身

正論、故加優禮、何用苦辭、廸乃揖謝而坐、冥王拱手道、座上皆歷代忠良之臣、節義之士、在陽則流芳史冊、在陰則享受天樂、每遇明君治世、則生爲王侯將相、扶持江山、功施社稷、今天運將轉、不過數十年、眞人當出、撥亂及正、諸公行且先後出世、爲創功立業之名臣矣、廸即席又呈詩四句、詩曰

時從窓下閱遺編　　每恨忠良福不全
目擊冥司天爵貴　　皇天端不負名賢

諸公皆舉手稱謝、冥王道、子觀善惡報應、忠佞分別不爽、假令子爲閻羅、恐不能復有所加耳、廸離席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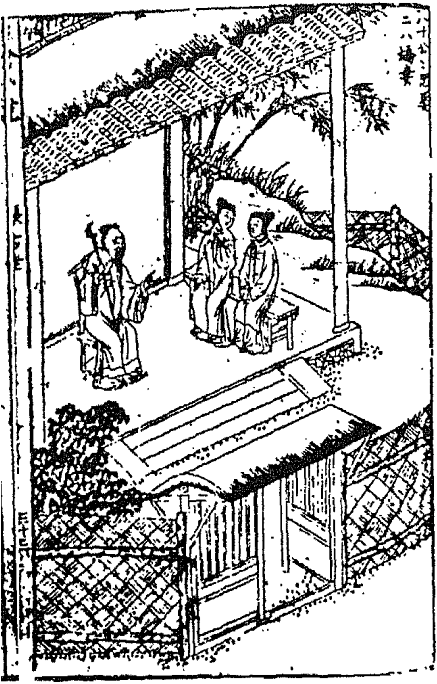
隣村叟多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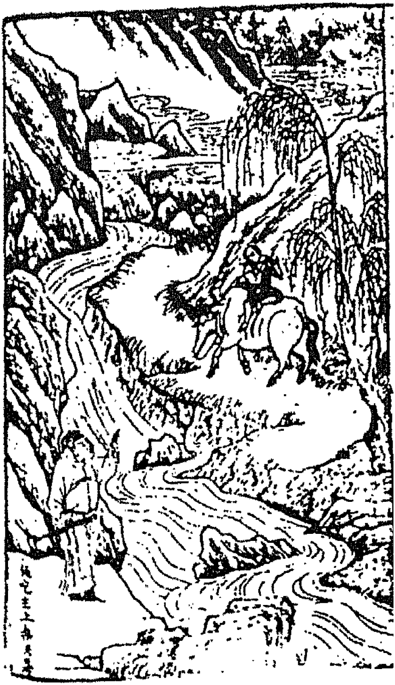
拜謝罪諸公齊聲道此生好善嫉惡出于至性不覺見之吟咏不足深怪冥王大笑道諸公之言是也廸又拜問道僕尚有所疑求神君剖示僕自小苦志讀書並無大過何一生無科第之分豈非前生有罪業乎冥王道方今胡元世界天地反覆子秉性剛直命中無夷狄之緣不應爲其臣子某冥任將滿想子善善惡惡正堪此職某當奏知天廷薦子以自代子暫回陽世以享餘齡更十餘年後峕當奉迎耳言畢即命朱衣二吏送廸還家廸大悅再拜稱謝及辭諸公而出約行十餘里只見天色漸明朱衣吏指向廸道

日出之處、即君家也、廸挽住二吏之衣、欲邀歸謝之、二吏堅却不允、廸再三挽留、不覺失手、二吏已不見了、廸即展臂而寤、殘燈未滅、日光已射窓紙矣、廸自此絕意干進、修身樂道、再二十三年、壽六十六、一日午後、忽見冥吏持牒來、迎廸赴任、車馬儀從、儼若王者、是夜廸遂卒、又十年元祚遂傾、天下仍歸於中國、天爵府諸公、已知出世爲卿相矣、後人有詩云

王法昭昭猶有漏　冥司隱隱更無私
不須親見酆都景　但請時吟胡母詩

第三十二回終


八十公〻娶
二八嬌妻



第三十三卷

張古老種瓜娶文女

長空萬里彤雲作　迤逗祥光過齋閣
未教柳絮舞千毬　先使梅花開數萼
入簾有韻自颼颼　點水無聲空漠漠
夜來閒向古松梢　向曉朔風吹不落

這八句詩題雪。那雪下相似三件物事：似鹽、似柳絮、似梨花。雪怎地似鹽？謝靈運曾有一句詩詠雪道：「撒鹽空中差可疑。」蘇東坡先生有一詞，名江神子：

黃昏猶自雨纖纖，曉開簾，玉平簷，江闊天低無

可人　詞

處認青帘獨坐開臉誰伴我呵凍手撚衰髯○

使君留客醉懨懨水晶鹽爲誰甜手把梅花東

望憶陶潛雪似古人人似雪雖可愛有人嫌

這雪又怎似柳絮謝道韞曾有一句詠雪道未若柳

絮因風起黃魯直有一詞名踏莎行

堆積瓊花鋪陳柳絮曉來已沒行人路長空尤

未綻彤雲飄颻尚逐回風舞○對景銜盃迎風

索句回頭却笑無言語爲何終日未成吟前山

尚有青青處

又怎見得雪似梨花李易安夫人曾道行人舞袖拂

梨花。晁叔用有一詞名臨江仙

萬里彤雲密布、長空瓊色交加、飛如柳絮落泥沙、前村歸去路、舞袖拂梨花、○此際堪描何處景、江湖小艇漁家、旋斟香醞過年華、披簑乘遠興頂笠過溪沙、

雪似三件物事、又有三個神人掌管、那三個神人、姑射眞人、周瓊姬、董雙成、周瓊姬掌管芙蓉城、董雙成掌管貯雪琉璃淨瓶、瓶內盛着數片雪、每遇彤雲密布、姑射眞人用黃金筯、敲出一片雪來、下一尺瑞雪、當日紫府眞人安排筵會、請姑射眞人董雙成飲得

李嶠代絶行財主相敵

尨膺之甚佳的小說務娟領封此

都醉把金筯敲着琉璃淨瓶待要唱隻曲兒錯敲破了琉璃淨瓶傾出雪來當年便好大雪曾有隻曲兒各做憶瑤姬、

姑射眞人宴紫府雙成擊破瓊苞零珠碎玉被蕋宮仙子撒向空抛乾坤皓彩中宵海月流光色共交向曉來銀壓琅玕數枝斜墜玉鞭稍○荊山隈碧水曲際晚飛禽冒寒歸去無巢簷前爲愛成簪筯不許兒童使杖敲待傚他當日表安謝女才詞詠嘲

姑射眞人是掌雪之神又有雪之精是、

身上抖下一根毛下一丈雪却有個神仙是洪厓先生管着用葫蘆兒盛着白騾子赴罷紫府真人會飲得酒醉把葫蘆塞得不牢走了白騾子却在畨人界裏退毛洪厓先生因走了白騾子下了一陣大雪且說一個官人因雪中走了一匹白馬變成一件蹺蹊神仙的事舉家白日上昇至今古跡尚存蕭梁武帝普通六年冬十二月有個諫議大夫姓韋名恕因諫蕭梁武帝奉持釋教得罪貶在滋生駟馬監做判院這官人

中心正直秉氣剛强有回天轉日之言懷逐佞

去邪之見

這韋官人受得滋生駟馬監判院這座監在眞州六合縣界上蕭梁武帝有一匹白馬名作照殿玉獅子

蹄如玉削體若瓊妝盪胷一片粉鋪成擺尾萬
條銀縷散能馳能載走得千里程途不喘不嘶
跳過三重闊澗渾似狻猊生世上恰如白澤下
人間

這匹白馬因爲蕭梁武帝追趕達摩禪師到今時長蘆界上有失對下在滋生駟馬監教牧養當日大雪下早晨起來只見押槽來稟覆韋諫議道有件禍事

昨夜就槽頭不見了那照殿玉獅子、諕得彥諫議慌忙叫將一監養馬人來、却是如何計結、就中一個押槽出來道這匹馬容易尋、只看他雪中腳跡、便知着落了。

議道說得是、卽時差人隨着押槽尋馬腳跡、迤邐閒行了數里田地、雪中見一座花園、但見

扮粧臺榭、瑣鎖亭軒、兩邊斜壓玉欄杆、一徑平鋪銀綫帶、太湖石畔、恍疑臨虎深埋、松栢枝盤、好似玉龍高聳、徑裏草枯難辨色、亭前梅綻只聞香

却是一座離園、押槽看着衆人道這匹馬在這座裏

即時敲庄門見一個老兒出來押槽相揖道借問則個昨夜雪中滋生騎馬監裏走了一匹白馬這匹白馬是梁皇帝騎的御馬名喚做照殿玉獅子看這脚跡時却正跳入籬園內來老夫若還收得之時却教諫議自備錢酒相謝老兒聽得道不妨馬在家裏衆人且坐老夫請你們食件物事了去衆人坐定只見大伯子去到籬園根中去那雪裏面用手取出一個甜瓜來看這瓜時眞個是

綠葉和根嫩　黃花向顛開
香從辛裏得　甜向苦中來

甜瓜兒異
另種

那甜瓜藤蔓枝葉都在上面、衆人心中道、眞是大伯子收下的、看那瓜、顔色又新鮮、大伯取一把刀兒削了瓜皮、打開瓜頂、一陣異氣噴人、請衆人喫了一個瓜、又再去雪中取出三個瓜來、道你們做老拙傳話諫議道衮公教送這瓜來、衆人接了甜瓜、大伯從籬園後地牽出這疋白馬來、還了押槽、押槽攏了馬兒謝了公公、衆人都回滋生駟馬監、見韋諫議道、可煞作怪、大雪中如何種得這甜瓜、即時請出恭人來、和這十八歲的小娘子、都出來、打開這瓜、合家大小都食了、恭人道那罪過、這老兒與我收得馬、又送瓜來、

十八歲女兒未許一不足也又携之遊閑二不足也請張公同坐三不足也

着個甚道理謝他。撚指過了兩月、至次年春半、景色清明。恭人道：今日天色晴和、好去謝那送瓜的張公謝他收得馬。諫議即時教安排酒樽食壘、暖盪撩鍋、辦幾件食次、叫出十八歲女兒來道、我今日去謝張公、一就帶你母子去遊翫閑走則個、諫議乘着馬、隨兩乘轎子、來到張公門前、使人請出張公來、大伯連忙出來唱喏、恭人道前日相勞你收下馬今日諫議置酒特來相謝、就草堂上鋪陳酒器、擺列盃盤、請張公同坐、大伯再三推辭、接條凳子、橫頭坐地、酒至三盃、恭人問張公道、公公貴壽、大伯言老拙年已八十

歲恭人又問公公幾口、大伯道孑然一身、恭人說公公也少不得個婆婆相伴大伯應道便是沒恁麼巧頭腦、恭人道也是說個七十來歲的婆婆、大伯道年紀須老、道不得個

百歲光陰如撚指　人生七十古來稀

恭人道也是說一個六十來歲的、大伯道老也

月過十五光明少　人到中年萬事休

恭人道也是說一個五十來歲的、大伯又道老也

三十不榮四十不富五十看看尋死路

恭人忍不得、自道看我取笑他、公公說個三十來歲

合呼老壯

的大伯道老也恭人說公公如今要說幾歲的大伯撞起身來指定十八歲小娘子道若得此女以爲匹配足矣韋諫議當時聽得說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却不聽他說話叫那當直的都來要打那大伯恭人道使不得特地來謝他却如何打他這大伯年紀老說話顛狂只莫管他收拾了酒器自歸去話裏却說張公一併三日不開門六合縣裏有兩個撲花的一個喚做王三一個喚做趙四各把着大蒲簍來尋張公打花見他不開門敲門叫他見大伯一行說話一行咳嗽一似害癆病相思氣絲絲地怎見得曾有

八十老口
曉得見大

[illegible]　趣

一夜遊宮詞

　四百四病人皆有，只有相思難受，不疼不痛在
　心頭，魆魆地教人瘦。○愁逢花前月下，最怕黃
　昏時候，心頭一陣癢將來，一兩聲咳嗽咳嗽。

看那大伯時，喉嚨啞颯颯地出來道：罪過你們來這兩日，不懽要花時打些個去，不要你錢。有件事相煩你兩個，與我去尋兩個媒人婆子，若尋得來時，相贈二百足錢，自買一角酒喫。二人打花了自去，一時之間，尋得兩個媒人來。這兩個媒人，

　開言成匹配，舉口合和諧。掌人間鳳隻鸞孤，管

宇宙孤眠獨宿、折莫三重門戶、選甚十二樓中、
男兒下惠也生心、女子麻姑須動意、傳言玉女
用機關、把手拖來、侍香金童、下說辭、摟腰抱住、
引得巫山偷漢子、唆教織女害相思、

叫得兩個媒婆來、和公公厮叫、張公道有頭親相煩說則個、這頭親曾相見則是難說、先各與你三兩銀子、若討得回報、各人又與你五兩銀子、說得成時、教你兩人撰個小小富貴、張媒李媒便問公公要說誰家小娘子、張公道滋生駟馬監裏韋諫議有個女兒年紀一十八歲、相煩你們去與我說則個、兩個媒婆

合着笑笑撥了三兩銀子出去行半里田地到一個土坡上張媒看着李媒道怎地去韋諫議宅裏說張媒道容易我兩人先買一角酒喫教臉上紅拂拂地走去韋諫議門前旋一遭回去說與大伯只道說了還未有回報道猶未了則聽得叫道且不得去回頭看時却是那張公赶來說道我猜你兩個買一角酒喫得臉上紅拂拂地韋諫議門前旋一遭回來說與我道未有回報還是恁地麼你如今要得好急速便去千萬討回報兩個媒人見張公恁地說道做着只得去兩人同到滋生駙馬監倩人傳報與韋諫議諫

議道教入來張媒李媒見了諫議道你兩人莫是來說親麼兩個媒人笑嘻嘻的怕得開口韋諫議道我有個大的兒子二十二歲見隨王僧辯征北不在家中有個女兒一十八歲淸官家貧無錢嫁人兩個媒人則在堦下拜不敢說韋諫議道不須多拜有事但說張媒道有件事欲待不說爲他六兩銀欲待說恐激惱諫議又有些個好笑韋諫議問如何張媒道種瓜的張老沒來歷今日使人來叫老媳婦兩人要說諫議的小娘子得他六兩銀子見在這裏懷中取出那銀子教諫議看道媒成則全時得這銀若不周全

只得還他諫議道大伯子莫是風我女兒幾十八歲不曾要說親如今要我如何周全你這六兩銀子張媒道他說來只問諫議覓得回報便得六兩銀子諫議聽得說用指頭指着媒人婆道做我傳話那沒見識的老子要得成親來日辦十萬貫見錢爲定禮並要一色小錢不要金錢准折教討酒來勸了媒人發付他去兩個媒人拜謝了出來到張公家見大伯伸着頸項一似望風宿鷺等得兩個媒人回來道且坐生受不易且取出十兩銀子來安在卓上道起動你們親事圓備張媒問道如何了大伯道我丈人說要

我十萬貫錢爲定禮並要小錢方可成親兩個媒人道猜着了果是諫議恁地說公公你却如何對副那大伯取出一榼酒來開了安在卓子上請兩個媒人各喫了四盞將這媒人轉屋山頭邊來指着道你看兩個媒人用五輪八光左右兩點瞳人打一看時只見屋山頭堆垜着一便價十萬貫小錢兒道你們看先准備在此了只就當日教那兩個媒人先去回報諫議然後發這錢來媒人自去了這里安排車仗從裏面叫出幾個人來都着紫衫盡戴花紅銀楪子推數輛太平車

平川如雷吼曠野似潮奔猜疑地震天搖彷彿星移日轉初觀形象似秦皇趕海鬼驅山乍見威儀若夏禹行舟臨陸地滿川寒鴈叫一隊錦鷄鳴

車。子上旗兒插着寫道張公納韋諫議宅財禮衆人推着車子來到諫議宅前唱起三聲喏來排着兩行車子使人入去報與韋諫議諫議出來看了車子開着口則合不得使人入去說與恭人却怎地對副恭人道你不合勸他討十萬貫見錢不知這大伯如今那裏擘劃將來待不成親是言而無信待與他成親

良分豈是

豈有衣冠女子、嫁一園叟乎、夫妻二人倒斷不下、恭人道且。叫將十八歲女兒前來問這事却是如何女孩兒懷中取出一個錦囊來、原來這女子七歲時、不會說話、一日忽然開道出四句言語來

天意豈人知　應於南楚畿
寒灰熱如火　枯楊再生稊

自此後便會行文喚名文女當時着錦囊盛了這首詩、收十二年、今日將來教爹〻看道雖然張公年紀老、恐是天意、却也不見得、恭人見女兒肯又見他果有十萬貫錢、此必見奇異之人無計奈何、只得成親

擇吉日良辰做起親來、張公喜歡正是

旱蓮得雨重生藕　枯木無芽再遇春

做成了親事攏帳回、帶那兒女歸去了、韋諫議戒約家人、不許一人去張公家去普通七年、夏六月間諫議的兒子、姓韋名義方、文武雙全因隨王僧辯北征回歸、到六合縣當日天氣、熱怎見得

萬里無雲駕六龍　千林不放鳥飛空
地燃石裂江湖沸　不見南來一點風

相次到家中、只見路傍籬園裏、有個婦女頭、髮蓬鬆腰繫青布裙兒腳、下拖雙靸鞋、在門前賣瓜、這瓜

西園摘處香和露洗盡南軒暑莫嫌坐上適無蠅只恐怕寒難近玉壺冰　井花浮翠金盆小午夢初回了詩翁自是不歸來不是青門無地可移栽

韋義方覺走得渴向前要買個瓜喫擡頭一覷猛叫一聲道文女你如何在這裡文女叫哥哥我爹爹嫁我在這裡韋義方道我路上聽得人說道爹爹得十萬貫錢把你賣與賣瓜人張公卻是爲何那文女把那前面的來歷對着韋義方從頭說一遍韋義方道我如今要與他相見如何文女道哥哥要見張公你

且少待我先去說一聲、却相見文女移身、已挺腳步入去房裏說與張公復身出來道張公道你性如烈火、意若飄風、不肯教你相見哥哥如今要相見却不妨只是勿生惡意說罷、文女引義方入去相見大伯即時扶着腰出來、韋義方見了道却不叵耐恁麼模樣、却有十萬貫錢娶我妹子、必是妖人、一會子掣出太阿寶劍、覷着張公、劈頭便剁將下去、只見劍靶揞在手裏、劍却折做數段、張公道可惜又減了一個神仙、文女推那哥哥出來道、教你勿生惡意、如何把劍剁他、韋義方歸到家中、參拜了爹爹媽媽、便問如何

將文女嫁與張公、韋諫議道、這大伯是個作怪人、韋義方道、我也疑他、把劍刴他不着、到壞了我一把劍、次日早、韋義方起來、洗漱罷、繫褁停當、向爹爹媽媽道、我今日定要取這妹子歸來、若取不得這妹子、定不歸來、見爹爹媽媽相辭了、帶着兩個當直、行到張公住處、但見平原曠、蹤跡荒凉、問那當方住的人道、是有個張公、在這裏種瓜、住二十來年、昨夜一陣烏風猛雨、今日不知所在、韋義方大驚、擡頭只見樹上削起樹皮、寫着四句詩道、

兩枚錢錢世間無　盧蘆瓜圃及草廬

要識老夫居止處　桃花庄上樂天居

韋義方讀罷了書教當直四下搜尋當直回來報道張公騎着匹蹇驢小娘子也騎着匹蹇驢兒帶着兩枚篋袋取眞州路上而去韋義方和當直三人一路赶上則見路上人都道見大伯騎着蹇驢女孩兒也騎驢兒那小娘子不肯去哭告大伯道教我歸去相辭爹媽那大伯把一條杖兒在手中一路上打將這女孩兒去好恓惶人令人不忍見韋義方聽得說兩條忿氣從脚板灌到頂門心上一把無明火高三千丈按捺不下帶着當直迤邐去赶約莫去不得數十

里、則是趕不上、直趕到瓜洲渡口、人道見他方過江去、韋義方教討船渡江、直趕到茅山脚下、問人時、道他兩個上茅山去、韋義方分付了當直寄下行李、放客店中了、自趕上山去、行了半日、那裡得見桃花莊正行之次、見一條大溪攔路、但見

寒溪湛湛流水泠泠、照人清影澈冰壺、極目浪
花番瑞雪、垂楊掩映長堤岸、世俗行人絶往來、

韋義方到溪邊自思量道、趕了許多路、取不得妹子歸去、怎地見得爹爹媽媽、不如跳在溪水裡死休、遲疑之間、着眼看時、則見溪邊石壁上一道瀑布泉流

將下來有數片桃花浮在水面上韋義方道如今是六月怎得桃花片來上面莫是桃花庄我那妹夫張公住處則聽得溪對岸一聲哨笛兒響看時見一個牧童騎着蹇驢在那裡吹這哨笛兒但見

濃綠成陰古渡頭　牧童橫笛倒騎牛
笛中一曲昇平樂　喚起離人萬種愁

牧童近溪邊來叫一聲來者莫是韋義方義方應道某便是牧童說奉張真人法旨教請舅舅過來牧童教蹇驢渡水令韋官人坐在驢背上渡過溪去牧童引路到一所庄院怎見得有臨江仙爲証

[illegible]人[illegible]詩

快活無過庄家，好竹籬茅舍清幽，春耕夏種及秋收，冬閒觀瑞雪，醉倒被蒙頭。門外多栽榆柳樹，楊花落滿溪頭，絕無閒悶與閒愁，笑他名利客，役役市廛遊。

到得庄前，小童入去，從籬園裏走出兩個朱衣吏人來，接見道：皐義方道張眞人方治公事，未暇相待，令某等相款。遂引到一個大四望亭子上，看這牌上寫着翠竹亭，但見

茂林鬱鬱，修竹森森，翠陰遮斷屏山，密葉深藏軒檻。煙鎖幽亭，仙鶴唳，雲迷深谷，野猿啼。

亭子上鋪陳酒器、四下裏都種夭桃艷杏、異卉奇葩、簇着這座亭子、朱衣吏人與義方就席飲宴義方欲待問張公是何等人、被朱衣吏人連勸數杯、則問不得、及至筵散朱衣相辭自去獨留韋義方在翠竹軒、只教少待、韋義方等待多時、無信、移步下亭子來、正行之間、在花木之外、見一座殿屋、裏面有人說話聲韋義方把舌頭、舐開朱紅毬路亭隔看時、但見

朱欄玉砌、峻宇彫墻、雲屏與珠箔齊開、寶殿共瓊樓對峙、靈芝叢畔、青鸞彩鳳交飛、琪樹陰中、白鹿玄猿並立、玉女金童排左右、祥烟瑞氣散

氤氳

見這張公頂冠穿履佩劍執圭、如王者之服、坐于殿上、殿下列兩行朱衣吏人、或神、或鬼、兩面鉄枷上手枷着一個紫袍金帶的人、稱是甘州城隍、因境內虎狼傷人、有失檢舉、下手枷着一個頂盔貫甲、稱是某州某縣山神、虎狼損害平人、部轄不前、看這張公書斷、各有罪名、韋義方就窓眼內望見、失聲叫道、怪哉、怪哉、殿上官吏聽得、即時差兩個黃巾力士、捉將韋義方來、驅至堦下、官吏稱韋義方不合漏泄天機、合當有罪、急得韋義方叩頭告罪、其人正恁麼說、只見

屏風後一個婦人鳳冠霞帔珠履長裙轉屏風背後出來正是義方妹子文女跪告張公道告與人念是妾親兄之面可饒恕他張公道韋義方本合爲仙不合以劒剁吾吾以親戚之故不見罪今又窺覘吾之殿宇欲泄天機看你妹妹面饒你性命我與你十萬錢把件物事與你爲照去支討張公移身已挺脚步入殿裏去不多時取出一個舊蓆帽兒付與韋義方教往楊州開明橋下尋開生藥鋪申公憑此爲照取錢十萬貫張公道仙凡異路不可久留令吹哨笛的小童送韋舅乘蹇驢出這桃花庄去到溪邊小童就

此異樹何事想間人世二十年在仙家只一日不失是仙家妙處

驢背上把韋義方一推頭掉脚掀撇將下去義方如醉醒夢覺却在溪岸上坐地看那懷中有個帽兒似夢非夢遲疑未決且只得携着蓆帽兒取路下山來回到昨所寄行李店中尋兩個當直不見只見店二哥出來說道二十年前有個官人寄下行李上茅山去擔閣兩個當直等不得自歸去了如今恰好二十年是隋煬帝大業二年韋義方道昨日纔過一日却是二十年我且歸去六合縣滋生駟馬監尋我二親便別了店主人來到六合縣問人時都道二十年前滋生駟馬監裏有個韋諫議一十三口白日上昇至

令昇仙臺古跡尚存道是有個直閣去了、不歸韋義方聽得說仰面大哭、二十年則一日過了父母俱不見、一身無所歸如今沒計奈何且、去尋申公討這十萬貫錢、當時從六合縣取路迤邐直到揚州問人尋到開明橋下果然有個申公、開生藥鋪韋義方來到生藥鋪前見一個老兒

生得形容古怪裝束清奇、頷邊銀剪蒼髯頭上雪堆白髮鳶肩龜背有如天降明星、鶴骨松形、好似化胡老子、多疑商嶺、逃秦客、料是磻溪執釣人

在生藥舖裏坐韋義方道老丈拜揖、這裡莫是申公生藥舖公公道便是韋義方着眼看生藥舖廚裏、

四個荅苍三個空　一個搖着西北風

韋義方肚裏思量道卻那裡討十萬貫錢支與我且問大伯買三文薄荷公公道好薄荷本草上說涼頭明、目要買幾文韋義方道回三錢公公道恰恨缺韋義方道回些個百藥煎公公道百藥煎能消酒麪善潤咽喉要買幾文韋義方道回三錢公公道恰恨賣盡韋義方道回些甘草、公公道好甘草性平無毒能隨諸藥之性解金石草木之毒市語叫做國老要買、

幾文韋義方道問公公回五錢公公道好教官人知恰恨也韋義方對着公公道我不來買生菓一個人傳語是種瓜的張公申公道張公却沒事傳語我做甚麽韋義方道教我來討十萬貫錢申公道錢却有何以爲照韋義方去懷裏摸索一和把出蓆帽兒來申公看着青布簾裡叫渾家出來看青布簾起處見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兒出來道丈夫叫則甚韋義方心中道却和那張公一般愛娶後生老婆申公教渾家看這蓆帽兒是也不是女孩兒道前日張公騎着蹇驢兒打門前過蓆帽兒綻了教我縫當時沒皂

不見張公蹤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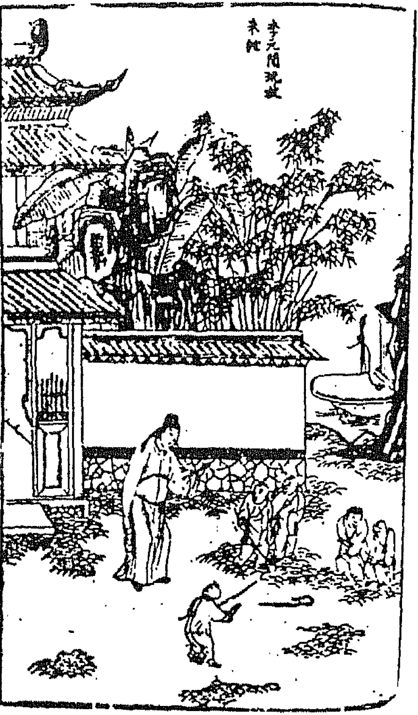
線我把紅線縫着頂上翻過來看時果然紅線縫着頂申公卽時引韋義方入去家裡交還十萬貫錢韋義方得這項錢把來修橋作路散與貧人忽一日打一個酒店前過見個小童騎隻驢兒韋義方認得是當日戴他過溪的問小童道張公在那裡小童道見在酒店樓上共申公飲酒韋義方上酒店樓上來見申公與張公對坐義方便拜張公道我本上仙長興張古老文女乃上天玉女只因思凡上帝恐被凡人點汙故令吾托此態取歸上天韋義方本合爲仙不合殺心太重止可受楊州城隍都土地道罷用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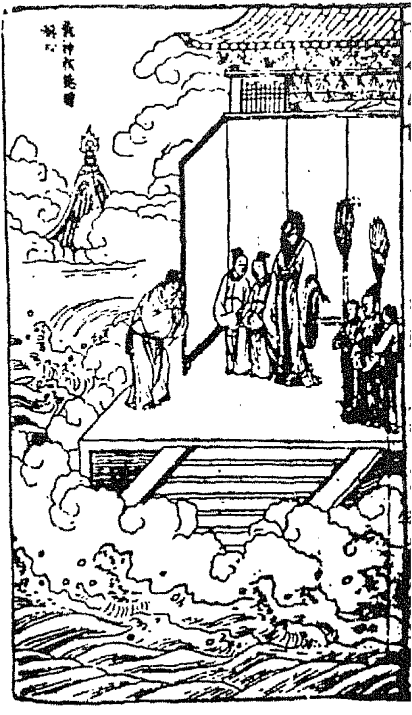
招呼兩隻仙鶴中公與張古老各乘白鶴騰空而去。則見半空遺下一幅紙來拂開看時只見紙上題着八句兒詩道是

一別長興二十年　鋤瓜隱蹟暫居廛
因嗟世上凡夫眼　誰識塵中未遇仙
授職義方封土地　乘鸞文女得昇天
從今跨鶴樓前景　壯觀維揚尚儼然

第三十三卷終

古今小說


李元閒玩蛇
來鈍


龍神救難圖
解元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獲稱心

勸人休誦經　念甚消災呪
經呪總慈悲　寃業如何救
種麻還得麻　種荳還得荳
報應本無私　作了還自受

這八句言語乃徐神翁所作言人在世積善逢善積惡逢惡古人有云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昔日孫叔敖曉出見兩頭蛇

一條橫截其路孫叔敖用磚打死而埋之歸家告其母曰兒必死矣母曰何以知之敖曰嘗聞人見兩頭蛇者必死兒今日見之母曰何不殺乎叔敖曰兒已殺而埋之兒使後人再見以傷其命兒寧一身受死母曰兒有救人之心此乃陰騭必然不死後來叔敖官拜楚相今日說一箇秀才救一條蛇亦得後報南宋神宗朝熙寧年間汴梁有箇官人姓李名懿由杞縣知縣除僉杭州判官本官世本陳州人氏有妻韓氏子李元字伯元學習儒業李懿到家收拾行李不將妻子只帶兩箇僕人到杭州赴任在任倏忽一年

任思子李元在家攻書不知近日學業如何寫封家書使王安往陳州取孩兒李元來杭州早晚作伴就買書籍王安辭了本官不一日至陳州參見恭人呈上家書書院中喚出李元令讀了父親家書收拾行李李元往前曾應舉不第近日琴書意懶止遊山玩水以自娛樂聞父命呼召收拾琴劍書箱拜辭母親與王安登程沿路覓船不一日到揚子江李元看了江山景物觀之不足乃賦詩曰

西出岷峨東到海　驚濤拍岸浪掀天
月明滿耳風雷吼　一派江聲送客船

渡江至潤州、進運到常州、過蘇州、至吳江、是日申牌時分、李元舟中看見吳江風景、不減瀟湘圖畫、心中大喜、令稍公泊舟近長橋之側、元登岸上橋、來垂虹亭上凭欄而坐、望太湖晚景、李元觀之不足、忽見橋東一帶粉墻中有殿堂、不知何所、却值漁翁捲網而來、揖而問之、橋東粉墻乃是何家、漁人曰、此三高士祠、李元問曰、三高何人也、漁人曰、乃范蠡、張翰、陸龜蒙、三箇高士、元喜、尋路渡一橫橋、至三高士祠、入側門、觀石碑、上堂見三人列坐、中范蠡、左張翰、右陸龜蒙、李元尋思間、一老人策杖而來、問之乃看祠堂之

人李元曰、此祠堂幾年矣、老人曰、近千餘年矣、元曰、吾聞張翰在朝曾爲顯官、因思鱸魚蓴菜之美、棄官歸鄉、傲老不仕、乃是急流中湧退之人、世之高士也、陸龜蒙絕代詩人、隱居吳淞江上、惟以養鴨爲樂、亦世之高士、此二人立祠、正當其理、范蠡乃越國之上卿、因獻西施於吳王夫差、就中取事、破了吳國、後見越王義薄、扁舟遨遊五湖、自號鴟夷子、此人雖賢、乃吳國之讐人、如何於此受人享祭、老人曰、前人所建不知何意、李元於老人處借筆硯、題詩一絕於壁間以明鴟夷子不可於此受享、詩曰

地靈人傑誇張陸　共薦清祠享可宜
千載難消亡國恨　不應此地着鴟夷

題罷還了老人筆硯相辭出門見數個小孩兒用竹杖於深草中戲打小蛇李元近前視之見小蛇生得奇異金眼黃口赭身錦鱗體如珊瑚之狀腮下有綠毛可長寸餘其蛇長尺餘如瘦竹之形元見尚有遊氣荒忙止住小童休打我與你銅錢百文可將小蛇放了賣與我小童簇定要錢李元將朱蛇用衫袖包裹引小童到船邊與了銅錢自去喚王安開書箱取艾葉煎湯少等溫財扵盤中將小蛇洗去汙血命稍

公開船、遠望岸上草木茂盛之處、急無人到、就岸里、將朱蛇放了、蛇乃回頭數次、看着李元、元曰、李元今日放了你、可於僻靜去處躲避、休再教人見、朱蛇遊入水中、穿波底而去、李元令移舟望杭州而行、三日已到、拜見父親、言說家中之事、父問其學業、李元一一對答、父心甚喜、在衙中住了數日、李元告父曰、母親在家、早晚無人侍奉、兒欲歸家、就赴春選、父乃收拾俸餘之資、買些土物、令元回鄉、又令王安送歸、行李已搬下船、拜辭父親、與王安二人離了杭州、出東新橋官塘大路、過長安壩、至嘉禾、近吳江、從舊歲所

觀山色湖光。意中不捨。到長橋。昨日已平西。李元教暫住行舟。且觀景物。宿一宵。來早去。就橋下灣住船上岸。獨步上橋。登垂虹亭。凭闌佇目。遙望湖光潋灧山色空濛。風定漁歌聚。波搖鴈影分。正觀玩間。忽見一青衣小童。進前作揖。手執名榜一紙。曰東人有名傍在此。欲見解元。未敢擅使。李元曰。汝東人何在。青衣曰。在此橋左拱聽呼喚。李元看名榜紙上一行書云。學生朱亮謹謁。元曰。汝東人莫非悞認我乎。青衣曰。正欲見解元。安得悞耶。李元曰。我自來江左。並無相識。亦無姓朱者來往爲友。多敢同姓者乎。青衣曰

正欲見通判相公李衙內李伯元、豈有候門、李元曰、旣然如此、必是斯文、請來相見、何碍、青衣去不多時、引一秀才至、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飄飄然有凌雲之氣、那秀才見李元先拜、元慌忙答禮、朱秀才曰、家尊與令祖相識甚厚、聞先生自杭而回、特命學生伺候已久、倘蒙不棄、少屈文旆、至舍下、與家尊略叙舊誼可乎、李元曰、元年幼、不知先祖與君家有舊、失於拜望、幸乞恕察、朱秀才曰、蝸居只在咫尺、幸勿見却、李元見朱秀才堅意叩請、乃隨秀才出垂虹亭、至長橋盡處柳陰之中、泊一畫舫、上有數人、容貌魁梧、衣裝

鮮麗邀元下船、見船內五彩裝畫裀褥鋪設皆極富貴元早驚異朱秀才教開船、從者蕩槳、舟去如飛兩邊攪起浪花、如雪飛舞、須臾之間、船已到岸朱秀才請李元上岸元見一帶松柏、亭亭如蓋、沙草灘頭擺列着紫衫銀帶、約二十餘人兩乘紫藤兜轎李元問曰、此公吏何府第之使也、朱秀才曰、此家尊之所使也、請上轎咫尺便是李元驚惑之甚不得已上轎左右呵喝入松林、行不、一里、見一所宮殿背靠青山面朝綠水、水上一橋、橋上列花石欄干、宮殿上蓋琉璃瓦、兩廊下皆搗紅泥墻壁、朱門三座、上有金字牌題

日玉華之宮轎至宮門請下轎李元不敢那步戰慄不已宮門內有兩人出迎皆頭頂貂蟬冠身披紫羅襴履繫黃金帶手執花紋簡進前施禮請曰王上有命謹請解元李元半晌不能對荅朱秀才在側曰吾父有請愼勿驚疑李元曰此何處也秀才曰先生到殿上便知也李元勉强隨二臣宰行從東廊歷階而進上月臺見數十箇人皆錦衣簇擁一老者出殿上其人蟬冠大袖朱履長裾手執玉圭進前迎迓李元慌忙下拜王者命左右扶起王曰坐邀文旆甚非所宜幸沐來臨萬乞情恕李元但只唯唯荅應而已左

者迎引入殿、王升御座、左手下設一繡墩請解元登席、元再拜於地曰布衣寒生王上御前安敢侍坐王曰、解元於吾家有大恩今令長男邀請至此、坐之何碍二臣宰請曰、王上敬禮先生勿辭李元再三推却不得已、低首躬身坐於繡墩王乃與小兒來拜恩人少頃屏風後宮女數人擁一郎君至頭戴小冠身穿絳衣、腰繫玉帶、足躡花靴面如傅粉脣似塗脂立於王側王曰小兒外日遊於水際、不幸爲頑童所獲若非解元一力救之則身爲虀粉矣衆族感戴未嘗忘報今旣至此、吾兒可拜謝之、小郎君近前下拜李元

慌忙答禮王曰君是吾兒之大恩人也可受禮命左右扶定令兒拜訖李元仰視王者滿面虬髯目有神光左右之人形容皆異方悟此處是水府龍宮所見者龍君也傍立年少郎君即向日三高士祠後所救之小蛇也元慌忙稽顙拜於堦下王起身曰此非待恩人處請入宮殿後少進杯酌之禮李元隨王轉玉屛花磚之上皆鋪繡褥兩傍皆綳錦步障出殿後轉行廊至一偏殿但見金碧交輝內列龍盤鳳燭玉爐噴沉麝之香繡幕飄流蘇之帶中設二座皆是蛟綃擁護李元驚怕而不敢坐王命左右扶李元上座兩

邊仙音繚繞數十美女各執樂器依次而入前面執寶杯盤進酒獻果者皆絕色美女但聞異香馥郁瑞氣氤氳李元不知手足所措如醉如癡王命二子進酒二子皆捧觴再拜臺上果桌盻目觀之器皿皆是玻璃水晶琥珀瑪瑙爲之曲盡巧妙非人間所有王自起身與李元勸酒其味甚佳肴饌極多不知何物王令諸宰臣輪次舉杯相勸李元不覺大醉起身拜王曰臣實不勝酒矣俯伏在地而不能起王命侍從扶出殿外送至客舘安歇李元酒醒紅日已透窻前驚起視之房內牀榻帳幔皆是蛟綃圍繞從人安排

洗漱已畢見夜來朱秀才來房內相邀並不穿世之儒服裹毡頭帽穿絳綃袍玉帶皁靴從者各執斧鉞李元曰夜來大醉甚失禮儀朱偉曰無可相款幸乞情恕父王久等請恩人到偏殿進膳引李元見王曰解元且寬心懷住數日去亦不遲李元再拜曰荷王上厚意家尊令李元歸鄉侍母就赴春選日已逼近更兼僕人久等不見必憂倘回杭報父得知必生遠慮因此不敢久留只此告退王曰既解元要去不敢久留雖有纖粟之物不足以報大恩但欲者當一一奉納李元曰安敢過望平生但得稱心足矣王笑曰

解元既欲吾女爲妻、敢不奉命、但三載後須當復回王乃傳言與出稱心、女子來、須與衆侍女簇擁一笑女至前、元乃偷眼視之、霧發雲鬟、柳眉星眼、有傾國傾城之貌、況魚落鴈之容、王指此女曰、此是吾女稱心也、君既求之、願奉箕箒、李元拜於地曰、臣所欲稱心者、但得一舉登科、以稱此心、豈敢望天女爲配偶耶、王曰、此女小名稱心、既以許君、不可悔矣、若欲登科、只問此女亦可辦也、王乃與朱偉送此妹與解元同去、李元再拜謝、朱偉引李元出宮、同到船邊、見女子已改素粧、先在船內、朱偉曰、塵世相隔、不及親送

萬乞保重。李元曰：君父王何賢聖也？願乞姓名。朱偉曰：吾父乃西海羣龍之長，多立功德，奉玉帝敕命，令守此處，幸得水潔波澄，是可榮吾子孫。君此去，切不可泄漏天機，恐遭大禍。吾妹處亦不可問仔細。元拱手聽罷，作別上船。朱偉又將金珠一包相送。但耳畔聞風雨之聲，不覺到長橋邊。從人送女子并李元登岸，與了金珠，火急開船，兩槳如飛，倏忽不見。李元似夢中方覺，回觀女子在側，驚喜。元語女子曰：汝父令汝與我爲夫婦，你還隨我去否？女子曰：妾奉王命，令吾侍奉箕帚，但不可以告家中人，若泄漏則妾不能

久住矣李元引女子同至船邊僕人王安驚疑接入舟中曰東人一夜不回小人何處不尋竟不知所在李元曰吾見一友人邀於湖上飲酒就以此女與我爲婦王安不敢細問情由請女子下船將金珠藏於囊中收拾行船一路涉河渡壩看看來到陳州升堂參見老母說罷父親之事曉而告曰兒在途中娶得一婦不曾得父母之命不敢參見母曰男婚女聘古之禮也你既娶婦何不領歸母命引稱心女子拜見老母合家大喜自撥回家不過數日已近試期李元見稱心女子聰明智慧無有不通乃問曰前者汝父

旨言若欲登科必問於汝來朝吾入試院你有何見識教我女子曰今晚吾先取試題汝在家中先做了文章來日依本去寫李元曰如此甚妙此題目從何而得女子曰吾閉目作用慎勿窺覷李元未信女子歸房堅閉其門但聞一陣風起簾幕皆捲約有更餘女子開户而出手執試題與元元大喜恣意檢本做就文章來日入院果是此題一揮而出後日亦如此連三場皆是女子飛身入院盜其題目待至開榜李元果中高科初任江州僉判閭里作賀走馬上任一年改除奏院三年任滿除江南吳江縣令引稱心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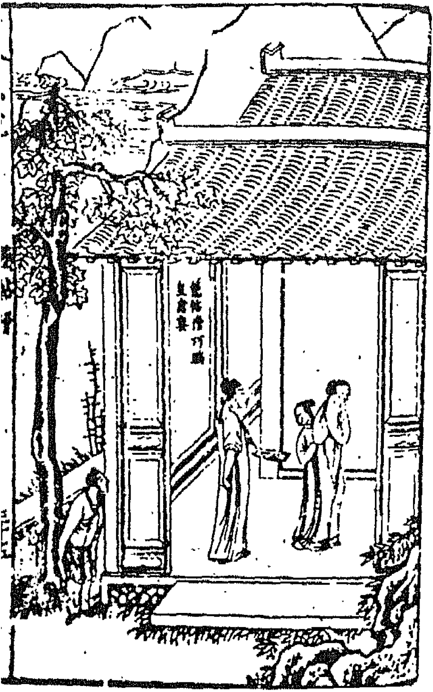
子，并僕從五人，辭父母來本處之任，到任上不數日，稱心女子，忽一日辭李元曰，三載之前爲因小弟蒙君救命之恩，父母教奉箕帚，今已過期，即當辭去，君宜保重，李元不捨，欲向前攀拖，被一陣狂風，女子已飛於門外，足底生雲，冉冉騰空而去，李元仰面大哭，女子曰，君勿悞青春，别尋佳配，官至尚書，可宜退步，妾若不回，必遭重責，聊有小詩，永爲表記，空中飛下花箋一幅，有詩云

三載酧恩已稱心　妾身歸去莫沉吟
玉華宮內浪埋璽　明月滿天何處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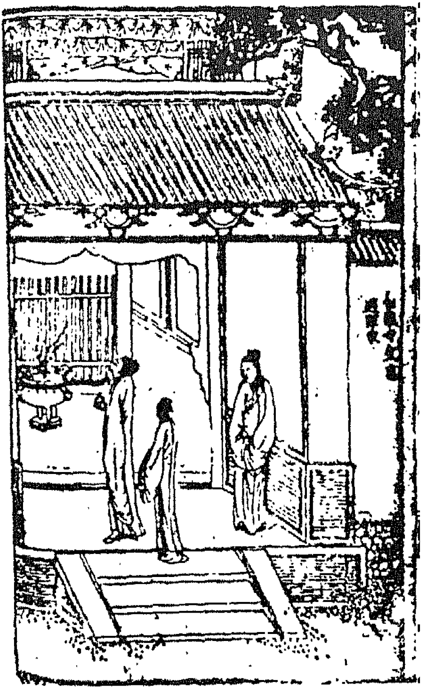
李元終日悒怏後三年官滿回到陳州除秘書王丞相招爲壻累官至吏部尚書直至如今吳江西門外有龍王廟尚存乃李元舊日所立有詩云

昔時柳毅傳書信　今日李元逢稱心
惻隱仁慈行善事　自然天降福星臨

第三十四卷終



[illegible]餘停巧[illegible]
直[illegible][illegible]



第三十五卷

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白苧輕衫入嫩凉春蠶食葉響長廊禹門已準桃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鵬北海鳳朝陽又攜書劍路茫茫明年此日登雲去却笑人間舉子忙

長安京兆府有箇縣喚做咸陽縣離長安四十五里一箇官人覆姓宇文名綬離了咸陽縣來長安赴試一連三番試不遇有箇渾家王氏見丈夫試不中歸來把覆姓為題做一箇詞兒嘲笑丈夫名喚做望江南詞道是

公孫恨端木筆俱收在念西門分手處問人寄信約深秋拓拔淚交流〇宇文棄鬥鴛獨孤舟不望手勾龍虎榜慕容顏好一齊休甘分守閒丘

那王氏意不盡看着丈夫又做四句詩兒

良人得意負奇才　何事年年被放回
君面從今羞妾面　此番歸後夜間來

宇文解元從此發憤道試不中定是不回到得來年一舉成名了只在長安住不肯歸去渾家王氏見丈夫不歸理會得道我曾作詩嘲他可知道不歸修一封書叫當直王吉來你與我將這書去四十五里把

與官人書中前面略敘寒暄、後面做隻詞兒名喚南柯子、詞道

鵲喜噪晨樹、燈開半夜花、果然音信到天涯、報道玉郎登第出京華○舊恨消眉黛、新愁上臉霞、從前都是誤疑他、將謂經年狂蕩不歸家

這詞後面又寫四句詩道

長安此去無多地　鬱鬱葱葱佳氣浮
良人得意正年少　今夜醉眠何處樓

宇文綬接得書展開看、讀了詞、看罷詩、道你前回做詩、教我從歸後夜今間來、我今試過了、却要我回就

旅邸中取出文房四寶做了隻曲兒喚做踏莎行

足躡雲梯、手攀仙桂姓名高掛登科記馬前喝道

狀元來、金鞍玉勒成行綴、○宴罷歸來恣遊花市

此時方顯平生志修書速報鳳樓人這回好箇風

流壻

做畢這詞取張花牋摺疊成書、待要寫了、付與渾家

正研墨覺得手重惹翻硯水滴兒打濕了紙再把一

張紙摺疊了、寫成一封家書、付與、當直王吉教分付

家中孺人我今在長安試遇了、到夜了歸來、急去傳

與孺人、不到夜我不歸來、王吉接得書、唱了喏四十

五里田地、直到家中、話裏且說宇文綬發了這封家書、當日天晚、客店中無甚的事、便去睡、方纔朦朧睡着夢見歸去、到咸陽縣家中、見當直王吉在門前一壁脫下草鞋洗脚、宇文綬問道、王吉你早歸了、再四問他不應、宇文綬焦躁、擡起頭來看時、見渾家王氏把着蠟燭入去房裏、宇文綬趕上來、叫孺人我歸了、渾家不采他、又說一聲、渾家又不采、宇文綬不知身是夢裏、隨渾家入房去、看這王氏放燭在卓子上、取早間這一封書、頭上取下金篦兒、一剔剔開封皮看時、却是一幅白紙、渾家含笑、就燭下把起筆來、於白

紙上寫了四句

碧紗窗下啟緘封　一紙從頭徹底空
知汝欲歸情意切　相思盡在不言中

寫畢、換箇封皮、再來封了、那渾家把金篦兒去剔那燭燼、一剔剔在宇文綬臉上、喫了一驚、撇然睡覺、却在客店裏牀上睡、燭猶未滅、卓子上看時、果然錯封了一幅白紙歸去、取一幅紙寫這四句詩、到得明日早飯後、王吉把那封回書來、拆開看時、裏面寫着四句詩、便是夜來夢裏見那渾家做的一般、當便安排行李、即時回家去、這便喚做錯封書、下來說的便是

錯下書有箇官人夫妻兩口兒正在家坐地一箇人送封簡帖兒來與他渾家只因這封簡帖兒變出一本蹺蹊作怪的小說來正是

塵隨馬足何年盡　事繫人心早晚休

有鷓鴣詞一首單道着佳人

淡畫眉兒斜插梳不歡拈美繡工夫雲窗霧閣深深處靜拂雲牋學草書○多艷麗更清姝神仙標格世間無當時只說梅花似細看梅花却不如

東京汴州開封府棗槊巷裏有箇官人覆姓皇甫單名松本身是左班殿直年已二十六歲有箇妻子楊氏

年二十四歲、一箇十三歲的丫鬟、名喚迎兒、只這三口、別無親戚、當時皇甫殿直官差去押衣襖上邊、回來是年節下、這裏棗槊巷口一箇小小的茶坊開茶坊的喚做王二、當日茶市已罷、已是巳中、只見一箇官人、入來、那官人生得

濃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綽口、頭上裹一頂高樣大桶子頭巾、着一領大寬袖斜襟褶子、下面襯貼衣裳、乾鞋淨襪、

入來茶坊裏坐下、開茶坊的王二、拿着茶盞、進前唱喏、奉茶、那官人接茶喫罷、看着王二道、少借這裏等

箇人王二道不妨等多時只見一箇男女名叫僧兒托箇盤兒口中叫賣鵪鶉餶飿兒官人把手打招叫買餶飿兒僧兒見叫托盤兒入茶坊內放在卓上將條篾黃穿那餶飿兒捏些鹽放在官人面前道官人喫餶飿兒官人道我喫先煩你一件事僧兒道不知要做甚麼那官人指著棗槊巷裏第四家問僧兒認得這人家麼僧兒道認得那裏是皇甫殿直家裏殿直押衣襖上邊方纔回家官人問道他家有幾口僧兒道只是殿直一箇小娘子一箇小養娘官人道你認得那小娘子也不僧兒道小娘子尋常不出簾兒

外面有時叫僧兒買餶飿兒常去、認得、問他做甚麼官人去腰裏取下版金線篋兒、抖下五十來錢安在僧兒盤子裏僧兒見了、可煞喜歡、叉手不離方寸、告官人有何使令、官人道我相煩、你則箇、袖中取出一張白紙、包着一對落索環兒兩隻短金釵子、一箇簡帖兒付與僧兒道、這三件物事、煩、你送去適間問的小娘子、你見殿直不要送與他見小娘子時、你只道官人再三傳語、將這三件物來與小娘子、萬望笑留你便去我只在這里等你回報那僧兒接了三件物事、把盤子寄在王二茶坊櫃上、僧兒托着三件物事

入棗槊巷來、到皇甫殿直門前、把青竹簾掀起探一探當時皇甫殿直正在前面交椅上坐地、只見賣餶飿兒的小廝掀起簾子、猖猖狂狂探了一探便走、皇甫殿直看着那廝、震威一喝便是

當陽橋上張飛勇　一喝曹公百萬兵

喝那廝一聲、問道做甚麼、那廝不顧便走、皇甫殿直拽開脚兩步趕上、捽那廝回來、問道甚意思看我一看了便走、那廝道、一箇官人教我把三件物事與小娘子、不教把來與你、殿直問道甚麼物事、那廝道你莫問、不要把與你、皇甫殿直捻得拳頭沒縫去頂門

上肩那廝一暴道、好好的把出來教我看、那廝哭了一暴、只得懷裏取出一箇紙裹兒、口裏兀自道教我把與小娘子、又不教把與你、你却打我、則甚、皇甫殿直劈手奪了紙包兒、打開看、裏面一對落索環兒、一雙短金釵、一箇簡帖兒、皇甫殿直接得三件物事、拆開簡帖看時

某惶恐再拜、上啟小娘子粧前、即日孟春初時、恭惟懿處起居萬福、某外日荷蒙持杯之款、深切仰思、未嘗少替、某偶以薄幹、不及親詣、聊有小詞名訴衷情、以代面稟、伏乞懿覽、詞道是

知伊夫壻上邊同、懊惱碎情懷、落索環兒一對、簡子與金釵、〇伊收取莫疑猜、且開懷、自從別後孤幃冷落、獨守書齋

皇甫殿直看了簡帖兒、劈開眉下眼、咬碎口中牙、問僧兒道、誰教你把來、僧兒用手指着巷口王二哥茶坊裏道、有箇粗眉毛、大眼睛、鼈鼻子、略綽口的官人、教我把來與小娘子、不教我把與你、皇甫殿直一隻手捽住僧兒狗毛、出這棗槊巷、徑奔王二哥茶坊前來、僧兒指着茶坊道、恰纔在這裏面打的牀鋪上坐地的官人、教我把來與小娘子、又不教把與你、你却

忠臣義士不白之冤如楊氏者衆矣可憐可憐

打我皇甫殿直見茶坊沒人罵聲畏訟再捽僧兒回來、不由開茶坊的王二分說當時到家裏殿直把門來關上掾來掾去、諕得僧兒戰做一團殿直從裏面叫出二十四歲花枝也似渾家出來道你且看這件物事、那小娘子又不知上件因依、去交椅上坐地殿直把那簡帖兒和兩件物事度與渾家看那婦人看着簡帖兒上言語也沒理會處殿直道你見我三箇月日押衣襖上邊不知和甚人在家中喫酒小娘子道、我和你從小夫妻、你去後何曾有人和我喫酒殿直道既沒人這三件物從那里來、小娘子道我怎知

殿直左手指、右手舉、一箇漏風掌打將去、小娘子則叫得一聲、掩着面哭將入去、皇甫殿直再叫將十三歲迎兒出來、去壁上取下一把箭篾子竹來、放在地上、叫過迎兒來、看着迎兒生得

短胳膊　琵琶腿　劈得柴　打得水
會喫飯　能窩屎

皇甫松去衣架上取下一條縧來、把妮子縛了兩隻手、掉過屋梁去、直下打一抽吊、將妮子吊起去、拿起箭篾子竹來問那妮子道、我出去三箇月、小娘子在家中和甚人喫酒、妮子道、不曾有人、皇甫殿直拿起箭

簳子竹、去妮子腿上便摔、摔得妮子殺猪也似叫、又問又打、那妮子喫不得打、口中、道出一句來、三箇月殿直出去、小娘子夜夜和箇人睡、皇甫殿直道好也放下妮子來、解了繩、道你且來我問你是和兀誰睡那妮子揩着眼淚道告殿直實、不敢相瞞、自從殿直出去後小娘子夜夜和箇人睡不是別人却是和迎兒睡、皇甫殿直道這妮子却不弄我、喝將過去帶一管鎖、走出門去、拽上那門、把鎖鎖了、走去轉灣巷口叫將四箇人來、是本地方所由、如今叫做連手、又叫做巡軍、張千李萬董超薛霸四人來到門前、用鑰匙

問了鋪從門、從裏面扯出賣餶飿的僧兒來、道、頻上名收領這廝、四人道父母官使令領台旨、殿直道未要去、還有人哩、從裏面叫出十三歲的迎兒、和二十四歲花枝的渾家、道和他都領去、四人唱喏道告父母官小人怎敢收領孺人、殿直發怒道你們不敢領他這件事干人命、謊倒四箇所由、只得領小娘子和迎兒并賣餶飿的僧兒三箇同去解到開封錢大尹廳下、皇甫殿直就廳下唱了大尹喏、把那簡帖兒呈覆了、錢大尹看罷、即時教押下一箇所屬去處叫將山前行山定來、當時山定承了這件文字、叫僧兒

問時、應道則是茶坊裏見箇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綽口的官人、他把這封簡子來與小娘子、打殺也只是恁地供招、問這迎兒、迎兒道卽不曾有人來同小娘子喫酒、亦不知付簡帖兒來的是何人、打殺也只是恁地供招、却待問小娘子、小娘子道、自從少年夫妻、都無一箇親戚往來、只有夫妻二人、亦不知把簡帖兒來的是丫　人、山前行山定看着小娘子、生得恁地瘦弱、怎禁得打勘、恁地訊問、他從裏面交拐將過來、兩箇獄卒押出一箇罪人來、看這罪人時、

商長般輸骨　　脓生滲癩燜

猪如行病鬼　到處降人災

這罪人原是箇强盜頭兒綽號靜山大王、小娘子見這罪人、把兩隻手掩着面、那里敢開眼、山前行喝旨獄卒道、還不與我施行、獄卒把枷稍一紐、枷稍在上、罪人頭向下、拏起把荊子來、打得殺猪也似叫、山前行問道、你曾殺人也不曾、靜山大王應道、曾殺人、又問曾放火不曾、應道曾放火、殺兩箇獄卒、把靜山大王押入牢裏去、山前行回轉頭來、看着小娘子道、你見靜山大王、喫不得幾杖子、殺人放火都認了、小娘子、你有事只好供招了、你却如何喫得這般杖子、小

娘子簌地兩行淚下道、告前行、到這里隱諱不得、覓幅紙和筆、只得與他供招、小娘子供道自從小年夫妻、都無一箇親戚來往、卽不知把簡帖兒來的是甚色樣人、如今看要侍兒喫甚罪名皆出賜大尹筆下便恁麼說、五回三次問他供說得一同似此三日山前行正在州衙門前立、倒斷不下、猛擡頭看時却見皇甫殿直在面前相揖、問及這件事、如何三日理會這件事不下、莫是接了寄簡帖的人錢物故意不與决這件公事、山前行聽得道殿直、如今台意要如何、皇甫松道只是要休離了、當日山前行人州衙裏、到

觀衙把這件文字呈了錢大尹，大尹叫將皇甫殿直來，當廳問道，捉賊見贓，捉姦見雙，又無證見，如何斷得他罪，皇甫松告錢大尹，松如今不願同妻子歸去，情願當官休了，大尹台判聽從夫便，殿直自歸，僧兒迎兒喝出，各自歸去，只有小娘子見丈夫不要他，把他休了，哭出州衙門來，口中自道，丈夫又不要我，又沒一箇親戚投奔，教我那里安身，不若我自尋箇死休，至天漢州橋，看看着金水銀堤汴河，恰待要跳將下去，則見後面一箇人把小娘子衣裳一捽捽住，回轉頭來看時，恰是一箇婆婆，生得

眉分兩道雪鬢挽一窩絲眼昏一似秋水微渾髮
白不若楚山雲淡

婆婆道孩兒你却沒事尋死做甚麼你認得我也不

小娘子道不識婆婆

婆婆道我是你姑姑自從你嫁了老公我家寒攀陪你不着到今不來往我前日聽得你與丈夫官司我日逐在這里伺候今日聽得道休離了你要投水做甚麼

小娘子道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丈夫又不要我又無親戚投奔不死更待何時

婆婆道如今且同你去姑姑家裏看後如何婦女自思量道這婆子知他是我姑姑也不是我如今沒

投奔處且只得隨他去了、卻再理會、即時隨這姑姑家去看時家裏莫甚麼活計、卻好一箇房舍、也有粉青帳兒有交椅卓凳之類、在這姑姑家裏過了兩三日當日方纔喫罷飯則聽得外面一箇官人高聲大氣、叫道婆子、你把我物事去賣了、如何不把錢來還、那婆子、聽得叫、失張失志、出去迎接來叫的官人、請入來坐地、小娘子着眼看時、見入來的人

粗眉毛大眼睛、蹙鼻子、略綽口、頭上裹一頂高樣大桶子頭巾、着一領大寬袖斜襟褶子、下面襯貼衣裳甜鞋淨襪、

小娘子見了、口喻心、心喻口、道好似那僧兒說的寄簡帖兒官人、只見官人入來、便坐在櫈子上、大驚小怪道、婆子、你把我三百貫錢物事去賣了、今經一個月日、不把錢來還、婆子道、物事自賣在人頭、未得錢支得時、卽便付還官人、官人道、尋常交關錢物東西、何曾捱許多日了、討得時、千萬送來、官人說了自去、婆子入來看着小娘子、簌地兩行淚下、道却是怎好、小娘子問道、有甚麼事、婆子道、這官人原是蔡州通判、姓洪、如今不做官、却賣些珠翠頭面、前日一件物事教我把去賣、喫人交加了、到如今沒這錢還他、怪

恐傍惹其亂家也正此類

他焦躁不得他前日央我一件事我又不曾與他幹得小娘子問道却是甚麼事婆子道教我討箇細人要生得好的若得一箇似小娘子模樣去嫁與他那官人必喜歡小娘子你如今在這里老公又不要你終不然罷了不若聽姑姑說合你去嫁了這官人你終身不致擔誤挈帶姑姑也有箇倚靠不如你意如何小娘子沉吟半晌不得已只得依允婆子去回復了不一日這官人娶小娘子來家成其夫婦逡巡過了一年當年是正月初一日皇甫殿直自從休了渾家在家中無好況正是

時間風火性　燒了歲寒心

自思量道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兩箇雙雙地上本州大相國寺裏燒香我今年却獨自一箇不知我渾家那里去了簌地兩行淚下悶悶不已只得勉強着一領紫羅衫手裏把着銀香盒來大相國寺裏燒香到寺中燒了香恰待出寺門只見一箇官人領着一箇婦女看那官人時粗眉毛大眼睛蹷鼻子略綽口領着的婦女却便是他渾家當時丈夫看着渾家渾家又覷着丈夫兩箇四目相覷只是不敢言語那官人同婦女兩箇入大相國寺裏去皇甫松在這山門

頭正沉吟間、見一箇打香油錢的行者、正在那里打香油錢、看見這兩人入去、口裏道、你害得我苦、你這漢、如今却在這里、大踏步趕入寺來、皇甫殿直見行者赶這兩人、當時呼住行者道、五戒、你莫待要赶這兩箇人上去、那行者道、便是說不得、我受這漢苦、到今日擡頭不起、只是爲他、皇甫殿直道、你認得這箇婦女麼、行者道、不識、殿直道、便是我的渾家、行者問、如何却隨着他、皇甫殿直把送簡帖兒和休離的上件事、對行者說了一遍、行者道、却是怎地、行者却附皇甫殿直、官人認得這箇人麼、殿直道、不認得、行者

道這漢原是州東增臺寺裏一箇和尚苦行便是增臺寺裏行者我這本師却是增臺寺裏監院手頭有百十錢剃度這廝做小師一年已前時這廝偷了本師二百兩銀器逃走了累我喫了好些拷打如今趕出寺來沒討飯喫處罪過這大相國寺裏知寺廝認留苦行在此間打化香油錢今日撞見這廝却怎地休得方纔說罷只見這和尚將着他渾家從寺廊下出來行者牽衣拔步却待去捽這廝皇甫殿直扯住行者閃那身已在山門一壁道且不要捽他我和你尾這廝去看那里着落却與他官司兩箇後地尾將

不打自招廟若做石土地說話正是天理照見耳

來、話分兩頭、且說那婦人見了丈夫、眼淚汪汪、入去大相國寺裏燒了香出來、這漢一路上却問這婦人道、小娘子、如何你見了丈夫便眼淚出、我不容易得你來、我當初從你門前過、見你在簾子下立地、見你生得好、有心在你處、今日得你做夫妻、也非通容易、兩箇說來說去、恰到家中門前入門去、那婦人問道、當初這簡帖兒、却是兀誰把來、這漢道、好教你得知、便是我教賣餶飿的僧兒把來你的、你丈夫中了我計、眞箇便把你休了、婦人聽得說、揪住那漢、叫聲屈、不知高低、那漢見那婦人叫將起來、却慌了、就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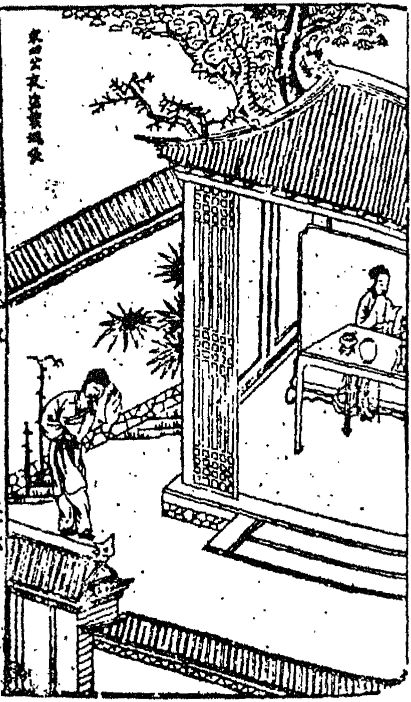
隻手去兌着他脖項指望壞他性命外面皇甫殿直和行者尾着他兩人來到門首見他們入去聽得裏面大驚小怪搶將入去看時見兌着他渾家鬧鬧性命皇甫殿直和這行者兩個即時把這漢來捉了解到開封府錢大尹廳下這錢大尹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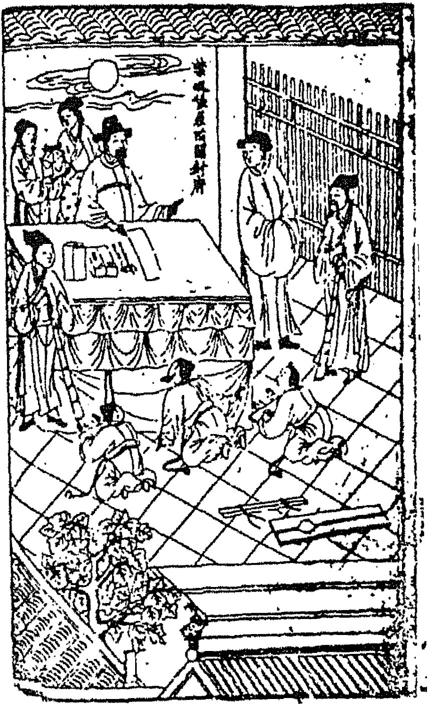
出則壯士攜鞭入則佳人捧臂世世靴蹤不斷子
孫出入金門他是兩浙錢王子吳越國王孫

大尹陞廳把這件事解到廳下皇甫殿直和這渾家把前面說過的話對錢大尹歷歷從頭說了一遍錢大尹大怒教左右索長枷把和尚枷了當廳訊一百

腿花押下左司理院教盡情根勘這件公事、勘正了、皇甫松責領渾家歸去、再成夫妻。行者當廳給賞。和尚大情小節、一一都認了、不合設謀奸騙、後來又不合謀害這婦人性命、准雜犯斷、合重杖處死。這婆子不合假粧姑姑、同謀不首、亦合編管鄰州。當日推出這和尚來、一箇書會先生看見、就法場上做了一隻曲兒、喚做南鄉子

怎見一僧人、犯濫鋪摸受典刑。案款已成招狀了、遭刑、棒殺髡囚示萬民。○沿路衆人聽、猶念高王觀世音。護法喜神齊合掌、低聲、果謂金剛不壞身





第三十六回

宋四公大鬧禁魂張

錢如流水去還來　恤寡周貧莫吝財
試覽石家金谷地　於今荆棘昔樓臺

話說晉朝有一人姓石名崇字季倫當時未發跡時專一在大江中駕一小船只用弓箭射魚爲生忽一日至三更有人扣船言曰季倫救吾則個石崇聽得隨即推蓬探頭看時只見月色滿天照着水面月光之下水面上立着一個年老之人石崇問老人有何事故夜間相懇老人又言相救則個石崇當時就令

老人上船、問有何緣故、老人答曰、吾非人也、吾乃上江老龍王、年老力衰、今被下江小龍欺我年老、與吾鬬敵、果輸與他、老拙無安身之地、又約我明日大戰、戰時又要輸與他、今特來求季倫明日午時彎弓在江面上、江中兩個大魚相戰、前走者是我、後趕者乃是小龍、但望君借一臂之力、可將後趕大魚一箭壞了小龍性命、老拙自當厚報重恩、石崇聽罷、謹領其命、那老人相別而回、湧身一跳、入水而去、石崇至明日午時、備下弓箭、果然將傍午時、只見大江水面上、有二大魚追趕將來、石崇扣上弓箭、望着後面大魚

風地一箭正中那大魚腹上但見滿江紅水其大魚死於江上、此時風浪俱息並無他事、夜至三更、又見老人扣船來謝、道蔡君大恩今得安跡、來日午時、你可將船泊於蔣山脚下南岸第七株楊柳樹下相候、當有重報言罷而去、石崇明日依言將船去蔣山脚下楊柳樹邊相候、只見水面上有鬼使三人出把船推將去、不多時、船回滿載金銀珠玉等物、又見老人出水與石崇曰如君再要珍珠寶貝可將空船來此、相候取物相別而去、這石崇每每將船於柳樹下等便是一船珍寶、因致敵國之富將寶玩買囑權貴累

所至太尉之聀、真是富貴兩全、遂買一所大宅於城中、宅後造金谷園、園中亭臺樓舘、用六斛大明珠、買得一妾、名曰綠珠、又置偏房姨奶侍婢、朝歡暮樂、極其富貴、結識朝臣國戚、宅中有十里錦帳、天上人間無比奢華、忽一日排筵、獨請國舅王愷這人姐姐是當朝皇后、石崇與王愷飲酒半酣、石崇喚綠珠出來勸酒、端的十分美貌、王愷一見綠珠喜不自勝、便有姦淫之意、石崇相待宴罷、王愷謝了、自回心中思慕綠珠之色、不能勾得會、王愷常與石崇鬪賽、王愷賽物不及石崇、因此陰懷毒心、要害石崇毎毎受石崇

厚待無因爲之忽一日皇后宣王愷入內御宴王愷見了姐姐就流淚告言城中有一財主富室家財巨萬寶貝奇珍言不可盡每每請弟設宴開寶百不及他一二姐姐可憐與弟爭口氣於內庫內那借奇貨賽他則個皇后見弟如此說遂召掌內庫的太監內庫中借他鎮庫之寶乃是一株大珊瑚樹長三尺八寸不曾除奏天子令人扛擡徃王愷之宅王愷謝了姐姐便問府用蜀錦做重罩罩了翌日廣設珍羞美饌使人移在金谷園中請石崇會宴先令人扛擡珊瑚樹去園上閣登閣罩子罩安了王愷與石崇飲酒

半酣、王愷道、我有一寶、可許一觀、勿笑爲幸、石崇教去了錦袱、看着微笑、用杖一擊、打爲粉碎、王愷大驚叫苦、連天道、此是朝廷內庫中鎮庫之寶、自你賽我不過、心懷妒恨、將來打碎了、如何是好、石崇大笑道國舅休慮此、亦未爲至寶、石崇請王愷到後園中、看珊瑚樹、大小三十餘株、有長至七八尺者、內一株、一般三尺八寸、遂取來賠王愷填庫、更取一株長大的送與王愷、王愷羞慚而退、自思國中之寶、敵不得他過、遂乃生計嫉妒、一日王愷朝於天子、奏道城中有一富豪之家、姓石名崇、官居太尉、家中敵國之富、奢

此劊子明人

華受用雖我王不能及他快樂、若不早除恐生不測天子准奏曰、傳聖旨、使差駕上人去捉拿大尉石崇下獄將石崇應有家資皆沒入官、王愷心中只要圖謀綠珠爲妾、使兵圍遶其宅欲奪之、綠珠自思道丈夫被他誣害性命不知存亡、今日強要奪我怎肯隨他雖死不受其辱言訖、遂於金谷園中墜樓而死、深可惜哉、王愷聞之、大怒將石崇戮於市曹、石崇臨受刑時歎曰、汝輩利吾家財耳、劊子曰你既知財多害。已何不早散之、石崇無言可答、挺頸受刑、胡曾先生有詩曰

一自佳人墜玉樓　晉家宮闕古今愁
惟餘金谷園中樹　已向斜陽歎白頭

方纔說石崇因富得禍，是誇財炫色，遇了王愷國舅這個對頭。如今再說一個富家安分守己，並不惹事生非，只爲一點慳吝未除，便弄出非常大事，變做一段有笑聲的小說。這富家姓甚名誰？聽我道來。這富家姓張名富，家住東京開封府，積祖開質庫，有名喚做張員外。這員外有件毛病，要去那

虱子背上抽筋　鷺鷥腿上割股
古佛臉上剝金　黑豆皮上刮漆

淡唾留着點燈　捋松將來炒菜

這個員外平日發下四條大願、

一願衣裳不破、　二願喫食不消、

三願拾得物事　四願夜夢鬼交

是個一文不使的眞苦人他還地上拾得一文錢把、來磨做鏡兒捍做磬兒掐做鋸兒叫聲我兒做個嘴兒放入篋兒人見他一文不使起他一個異名喚做禁魂張員外當日是日中前後員外自入去裏面白湯泡冷飯喫點心兩個主管在門前數見錢只見一個漢渾身赤膊一身錦片也似文字下面熟白絹裙、

搜扎着手、把着個笊籬、覷着張員外家裡、唱個大喏了敎化口裏道持繩把索、爲客週全主管見員外不在門前把兩文撒在他笊籬裏張員外恰在水瓜心布簾後望見走將出來道好也主管、你做甚麼把兩文撒與他一日兩文千日便兩貫大步向前趕上捉笊籬的、打一奪把他一、笊籬錢都傾在錢堆裡却敎衆當直打他一、頓路行人看見也不忿、那捉笊籬的哥哥喫打了、又不敢和他爭、在門前指着了罵、只見一個人叫道哥哥、你來我與你說句話捉笊籬的回過頭來看那個人却是獄家院子打扮一個老兒兩

個唱了喏老兒道哥哥這禁魂張員外不近道理不要共他爭我與你二兩銀子你一文價賣生蘿蔔也是經紀人提放篙的得了銀子唱喏自去不在話下那老兒是鄭州泰寧軍人姓宋排行第四人叫他做宋四公是小番子閑漢宋四公夜至三更前後向金梁橋上四文錢買兩隻焦酸餡揣在懷裡走到禁魂張員外門前路上沒一個人行月又黑宋四公取出蹊蹺作怪的動使一掛掛在屋簷上從上面打一盤盤在屋上從天井裏一跳跳將下去兩邊是廊屋去側首見一碗燈聽着裏面時只聽得有個婦女聲道

你看三哥恁麼早曉兀自未來宋四公道我理會得了這婦女必是約人在此私通看那婦女時生得

黑絲絲的髮兒白瑩瑩的額兒翠彎彎的眉兒
溜度度的眼兒正隆隆的鼻兒紅艷艷的腮兒
香噴噴的口兒平坦坦的胸兒白堆堆的妳兒
玉纖纖的手兒細梟梟的腰兒弓彎彎的脚兒

那婦女被宋四公把兩隻衫袖掩了面走將上來婦女道三哥做甚麼遮了臉子諕我被宋四公向前一捽捽住腰裏取出刀來道悄悄地高則聲便殺了你那婦女顫做一團道告公公饒效性命宋四公道小

娘子、我來這裏做不是、我問你則個、他這裏到土庫有多少關閂、婦女道、公公出得奴房、十來步、有個陷馬坑、兩隻惡狗過了、便有五個防土庫的、在那裡喫酒賭錢、一家當一更便是土庫、入得那土庫、一個紙人手裏托着個銀毬底下做着關棙子、踏着關棙子、銀毬脫在地下有條合溜直滾到員外床前驚覺、教人捉了你、宋四公道却是恁地、小娘子、背後來的是你兀誰、婦女不知是計、回過頭去、被宋四公一刀從肩頭上劈將下去見道血光倒了、那婦女被宋四公殺了、宋四公再出房門來行十來步沿西手走過陷

馬坑、只聽得兩個狗子吠宋四公懷中取出酸餡着、些個不按君臣作怪的藥、入在裏面覷得近了、撇向狗子身邊去、狗子聞得又香又軟做兩口喫了、先擺番兩個狗子、又行過去、只聽得人喝么么六六、約莫也有五六人在那裡擲骰、宋四公懷中取出一個小、罐兒、安些個作怪的藥在中面把碗撒火石、取些火燒着噴鼻馨香那五個人聞得道好香、員外日早晚兀自燒香、只管聞來聞去、只見腳在下頭在上一個倒了、又一個倒、看見那五個男女、聞那香、一霎間都擺番了、宋四公走到五人面前見有半掇兒喫剩的

酒也、有菓菜之類被宋四公把來喫了、只見五個人眼睜睜地只是則聲不得便走到土庫門前見一具胳膊來大三簧鎖鎖着土庫門宋四公懷裏取個鑰匙名喚做百事和合不論大小粗細鎖、都開得、把鑰匙一鬪鬪開了鎖走入土庫裏面去、入得門一個紙人手裏把着個銀毬宋四公先拏了銀毬把脚躡道許多關棙子、覓了他五萬貫鎖贓物都是上等金珠包裹做一處懷中取出一管筆來、把津唾潤教濕了、去壁上寫着四句言語、道

宋國逍遙漢　四海盡留名

曾上太平州　　到處有名聲

寫了這四句言語在壁上土庫也不開取條路出那張員外門前去宋、四公思量道京闈雖好、不是久戀之家、連更徹夜、走歸鄭州去、且說張員外家到得明日天曉五個男女趓醒、見土庫門開着藥死兩個狗子、殺死一個婦女、走去覆了員外、員外去使臣、房裏下了狀滕大尹差王七殿直王遵看賊蹤由、做公的看了壁上四句言語、數中一個老成的喚做周五郎周宣、說道告觀察不是別人是宋四、觀察道、如何見得周五郎周宣道宋國逍遙漢只做着上面個宋字、

四海盡留名、只做着倒四字、曾到太平出門只做着個曾字、到處有名聲、只做着個到字、上面四字道宋四曾到、王殿直道我久聞得做道路的、有個宋四公、是鄭州人氏、最高手段、今番一定是他了、便教周五郎周宣將帶一行做公的去鄭州幹辦宋四、眾人路上離不得饑餐渴飲、夜住曉行、到鄭州問了宋四公家裏、門前開着一個小茶坊、眾人入去喫茶、一個老子上竈點茶、眾人道一道請四公出來喫茶、老子道公公害些病、未起在、等老子入去傳話、老子走進去了、只聽得宋四公裏面叫起來、道我自頭風發、教你買

三文粥來你兀自不肯每日若干錢養你討不得替心替力要你何用刮刮地把那點茶老子打了幾下只見點茶的老子手把隻粥椀出來道衆上下少坐宋四公教我買粥喫了便來衆人等個意休不休買粥的也不見回來宋四公也竟不見出來衆人不奈煩入去他房裏看時只見綁着一個老兒衆人只道宋四公來收他那老兒說道老漢是宋公點茶的恰纔把椀去買粥的正是宋四公衆人見說喫了一驚歎口氣道眞個是好手我們看不仔細却被他瞞過了只得出門去赶那裏赶得着衆做公的只得四散

分頭各去挨查緝獲不在話下原來衆人喫茶時宋四公在裏面聽得是東京人聲音悄地打一望又係個幹辦公事的模樣心上有些疑惑故意叫罵埋怨却把點茶老兒的兒子衣服打換穿着低着頭只做買粥走將出來因此衆人不疑却說宋四公出得門來自思量道我如今却是去那裏好我有個師弟是平紅府人姓趙名正曾得他信道如今在謨縣我不如去投奔他家也罷宋四公便改換色服粧做一個獄家院子打扮把一把扇子遮着臉假做瞎眼一路上慢騰騰地取路要來謨縣來到謨縣前見個小酒

店但見

雲拂烟籠錦旆揚　太平時節日舒長
能添壯士英雄膽　會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岸　一竿斜刺杏花傍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宋四公覺得肚中饑餒入那酒店去、買些個酒喫酒保安排將酒來宋四公喫了三兩盃酒、只見一個精精緻緻的後生走入酒店來、看那人時却是如何打扮、

磚頂背繫帶頭巾皂、羅文武帶背兒、下面寬口

褡，側面絲鞋，

叫道公公拜揖宋四公擡頭看時不是別人便是他師弟趙正宋四公人面前不敢師父師弟厮叫只道官人少坐趙正和宋四公敘了間闊就坐教酒保添隻盞來篩酒喫了一盃趙正却低低地問道師父一向疎濶宋四公道二哥幾時有道路也没趙正道是道路却也自有都只把來風花雪月使了聞知師父入東京去得拳道路宋四公道也没甚麼只有得個四五萬錢又問趙正道二哥你如今那裏去趙正道師父我要上東京閒走一遭一道賞翫則個歸平江

行不得去太行也

府去做話說宋四公道二哥你去不得趙正道我如何上東京不得宋四公道有三件事你去不得第一你是浙右人不知東京事行院少有認得你的你去投奔阿誰第二東京百八十里羅城喚做卧牛城我們只是草寇常言草入牛口其命不久第三是東京有五千個眼明手快做公的人有三都捉事使臣趙正道這三件事都不妨師父你只放心趙正也不到得胡亂喫輸宋四公道二哥你不信我口要去東京時我覓得禁魂張員外的一包兒細軟我將歸客店裏去安在頭邊枕着頭你覓得我的時你便去上東

京趙正道師父恁地時不妨兩個說罷宋四公還了酒錢將着趙正歸客店裡店小二見宋四公將着一個官人歸來唱了喏趙正同宋四公入房裡走一遭道了安置趙正自去當下天色晚如何見得

暮烟迷遠岫薄霧捲晴空羣星共皓月爭光遠水與山光鬬碧深林古寺數聲鐘韻悠揚曲岸小舟幾點漁燈明滅枝上子規啼夜月花間粉蝶宿芳叢

宋四公見天色晚自思量道趙正這漢手高我做他師父若還真個喫他覓了這般細軟好喫人笑不如

早睡、宋四公却待要睡、又怕喫趙正來後如何、且只把一包細軟安放頭邊、就床上掩卧、只聽得屋梁上知知茲茲地叫、宋四公道、作怪、未曾起更、老鼠便出來打鬧人、仰面向梁上看時、脫些個屋塵下來、宋四公打兩個噴涕、少時老鼠却不則聲、只聽得兩個貓兒乜乜乜乜地廝咬了、叫溜些尿下來、正滴在宋四公口裏好臊臭、宋四公漸覺困倦、一覺睡去、到明日天曉起來、頭邊不見了細軟包兒、正在那裡沒擺撥、只見店小二來說道、公公、昨夜同公公來的官人來相見宋四公、出來看時、却是趙正、相揖罷、請他入房

逕去開上房門趙正從懷裡取出一個包兒納還師父宋四公道二哥我問你則個壁落共門都不曾動你却是從那裏來討了我的包兒趙正道實瞞不得師父房裏床面前一帶黑油紙檻窗把那學書紙糊着喫我先在屋上學一和老鼠脫下來屋塵便是我的作怪藥撒在你眼裏鼻裡教你打幾個噴涕後面猫尿便是我的尿宋四公道畜生你好沒道理趙正道是喫我盤到你房門前揭起學書紙把小鋸兒鋸將兩條窗柵下來我便挨身而入到你床邊偷了包兒再盤出窗外去把窗柵再接住把小釘兒釘着再

把學書紙糊了、恁地便沒蹤跡、宋四公道、好好你使得也未是你會處、你還今夜再覓得我這包兒、我便道你會、趙正道、不妨、容易的事、趙正把包兒還了宋四公道、師父我且歸去、明日再會、漾了手自去、宋四公口裏不說、肚裏思量道、趙正手高似我、這番又喫他覓了包兒、越不好看、不如安排走休、宋四公便叫將店小二來說道、店二哥、我如今要行、二百錢在這裏煩你買一百錢爊肉、多討椒鹽、買一十錢蒸餅、剩五十錢與你買碗酒喫、店小二謝了公公、便去譙樓前買了爊肉和蒸餅、却待回來、離客店十來家、有個

茶坊裏一個官人叫道店二哥那裏去店二哥擡頭看時便是和宋四公相識的官人店二哥道告官人公公要去教男女買爊肉共蒸餅趙正道且把來看打開荷葉看了一看問道這裏幾文錢肉店二哥道一百錢肉趙正就懷裏取出二百錢來道哥哥你留這爊肉蒸餅在這裏我與你二百錢一道相煩依這樣與我買來與哥哥五十錢買酒喫店二哥道謝官人道了便去不多時便買回來趙正道甚勞煩哥哥與公公再裹了那爊肉見公公時做我傳語他只教他今夜小心則個店二哥唱喏了自去到客店裏將

肉和蒸餅遞還宋四公宋四公接了道罪過哥哥店二哥道早間來的那官人教再三傳語今夜小心則個宋四公安排行李還了房錢脊背上背着一包被卧手裏提着包裹便是覓得禁魂張員外的細軟離了客店行一里有餘取八角鎮路上來到渡頭看那渡船却在對岸等不來肚裏又飢坐在地上放細軟包兒在面前解開爊肉裹兒擘開一個蒸餅把四五塊肥底爊肉多蘸些椒鹽捲做一捲嚼得兩口只見天在下地在上就那裡倒了宋四公只見一個丞局打扮的人就面前把了細軟包兒去宋四公眼睁睁

地見他把去叫又不得趕又不得只得由他那個丞局拏了包兒先過渡去了、宋四公多樣時匙省起來思量道那丞局是阿誰捉我包兒去店二哥與我買的爊肉裏面有作怪物事、宋四公忍氣吞聲走起來、喚渡船過來過了渡上了岸思量那裏去尋那丞局好肚裏又悶又有些飢渴只見個村酒店但見

　柴門半掩破旆低垂村中量酒豈知有滌器相如陋質蠶姑難傚當壚卓氏壁間大字村中學究醉時題架上麻衣、好飲芸郎留下當醱醅破甕土牀排彩畫醉仙塵土暗

宋四公且入酒店裡去買些酒消愁解悶則個酒保唱了喏排下酒來一盃兩盞酒至三盃宋四公正悶裏喫酒只見外面一個婦女入酒店來

油頭粉面白齒朱唇錦帕齊眉羅裙掩地鬢邊斜揷些花朶臉上做堆着笑容雖不比閨裡佳人也當得壚頭少婦

那個婦女入着酒店與宋四公道個萬福拍手唱一隻曲兒宋四公仔細看時有些個面熟道這婦女是酒店擦桌兒的請小娘子坐則個婦女在宋四公根底坐定教量酒添隻盞兒來喫了一盞酒宋四公把

那婦女抱一抱撮一撮拍拍惜惜把手去摸那胸前道小娘子沒有妳兒又去摸他陰門只見纍纍垂垂一條價宋四公道熟牢你是兀誰那個粧做婦女打扮的叉手不離方寸道告公公我不是擦卓兒頂老我便是蘇州平江府趙正宋四公道打脊的撿才我是你師父却教我摸你爺頭原來却纔丞局便是你趙正道可知便是趙正宋四公道二哥我那細軟包兒你却安在那裏趙正叫量酒道把適來我寄在這裏包兒還公公量酒取將包兒來宋四公接了道二哥你怎地拏下我這包兒趙正道我在客店隔幾家

茶坊裏坐地見店小二哥提一褁爊肉我討來看便使轉他也與我去買被我安些汗藥在裏面褁了、依然教他把來與你我待做丞局後面路將你來你喫攧番了、被我拿得包兒到這裡等你、宋四公道恁地你它、倒會、不枉了上得東京去卻時還了酒錢兩個同出酒店去、空野處除了花朶溪水裡洗了面換一套男子衣裳着了、取一頂單青紗頭巾裹了、宋四公道你而今要上京去、我與你一封書、去見個人也是我師弟他家住汴河岸上賣人肉饅頭姓侯名興排行第二便是侯二哥、趙正道謝師父到前面茶坊裏、

宋四公寫了書分付趙正右為自去宋四公自在謨縣趙正當晚去客店裏安歇打開宋四公書來看時那書上寫道、

師父信上賢師弟二郎二娘子、別後安樂否、今有姑蘇賊人趙正欲來京做買賣我特地使他來投奔你這漢與行院無情、一身線道堪作你家行貨使用我喫他三次無禮可千萬剿除此人免爲我們行院後患

趙正看罷了書、伸着舌頭、縮不上別人便怕了、不敢去我且看他、如何對副我我自別有道理再把那書

揩疊一似原先封了、明日天曉離了客店、取入角鎮過入角鎮取板橋到陳留縣、沿那汴河行到日中前後、只見汴河岸上有個饅頭店、門前一個婦女、玉井欄手巾勒着腰、叫道客長、喫饅頭點心去、門前牌兒上寫着本行侯家上等饅頭點心、趙正道這裏是侯興家裏了、走將入去婦女叫了萬福、問道客長、用點心、趙正道少待則個、就脊背上取將包裹下來一包金銀釵子、也有花頭的、也有連二連三的、也有素的、都是沿路上覓得的、侯興老婆看見了、動心起來、道這客長有二三百隻釵子、我雖然賣人肉饅頭、老公

雖然做賊老子、到沒許多物事、你看少間問我買饅
頭喫、我多使些汗火、許多釵子、都是我的、趙正道、嫂
嫂買五個饅頭來、侯興與老婆道、着檀個堞子盛了五
個饅頭、就竈頭合兒裡多撮些物料在裡面、趙正肚
裏道、這合兒裏便是作怪物事了、趙正懷裏取出一
包藥來、道、嫂嫂覔些冷水吃藥、侯興與老婆將半碗水
來、放在卓上、趙正道、我吃了藥、却喫饅頭、趙正喫了
藥、將兩隻筯一撥撥開饅頭餡、看了一看、便道、嫂嫂、
我爺說與我道、莫去汴河岸上買饅頭喫、那裏都是
人肉的、嫂嫂你看這一塊有指甲、便是人的指頭、這

一塊皮上許多短毛兒、須是人的不便處、侯興老婆道、官人休要那得這話來、趙正喫了饅頭、只聽得婦女在竈前道倒也、指望擺番趙正、却又沒些事、趙正道、嫂嫂更添五個、侯興與老婆道想是恰才汗大少了、這番多把些藥傾在裡面、趙正道中了、又取包兒喫些個藥、侯興與老婆道官人喫甚麼藥、趙正道平江府提刑散的藥名喚做百病安丸、婦女家八般頭風、胎前產後脾血氣痛、都好服、侯興與老婆道就官人覔得一服喫也好、趙正去懷裏別捌換包兒來、撮百十丸與侯興與老婆喫了、就竈前攧番了、趙正道、這婆娘要對

副我却到與我擺番別人漾了去我却不走得骨朶在那裏解腰捉風子不多時見個人挑一擔物事歸趙正道這個便是侯興且看他如何侯興共趙正兩個唱了喏侯興道客長喫點心也未趙正道喫了侯興叫道嫂子會錢也未尋來尋去尋到竈前只見渾家倒在地下口邊溜出痰涎說話不真喃喃地道我喫擺番了侯興道我理會得了這婆娘不認得江湖上相識莫是喫那門前客長擺番了侯興向趙正道法兄山妻眼拙不識法兄切望恕罪趙正道尊兄高姓侯興道這裏便是侯興趙正道這裡便是姑蘇趙

正兩個相揖了、侯興自把解藥與濮家吃了、趙正道、二兄師父宋四公有書上呈、侯興接着拆開看時、書上寫着許多言語、末稍道可勦除此人、侯興看罷、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道師父兀自三次無禮、今夜定是壞他性命、向趙正道、久聞清德、幸得拜會、即時置酒相待、晚飯過了、安排趙正在客房裡睡、侯興夫婦在門前做夜作、趙正只聞得房裏一陣臭氣、尋來尋去、床底下一個大缸、探手打一摸、一顆人頭、又打

掇出後門、頭都把索子、

門再入房裏、只聽得

乖滑妙

婦女道二哥好下手侯興道二嫂使未得更等他落忽些個婦女道二哥有他今日把出金銀釵子有二三百隻今夜對副他了明日且把來做一頭戴教人喝采則個趙正聽得道好也他兩個要恁地對副我性命不妨得侯興一個兒子十來歲叫做伴哥發脾寒害在床上趙正去他房裏抱那小的安在趙正床上把被來蓋了先走出後門去不多時侯興渾家把着一枝燈侯興把一把劈柴大斧頭推開趙正房門見被蓋着個人在那裏睡和被和人兩下斧頭砍做三段侯興揭起被來看了一看叫聲苦也二嫂殺了

的是我兒子伴哥兩夫妻號天洒地哭起來趙正在後門叫道你沒事自殺了兒子則甚趙正却在這裡侯興聽得焦燥拏起劈柴斧趕那趙正慌忙走出後門去只見撲地撞着侯興額頭看時却是人頭人脚人手掛在屋簷上一似閙竿兒相似侯興教渾家都撥將人去直上去趕趙正見他來趕前頭是一泒溪水趙正是平江府人會弄水打一跳跳在溪水裏後頭侯興也跳在水裏來趕趙正一分一蹬頃刻之間過了對岸侯興也會水來得遲些個趙正先走上岸脫下衣裳擠教乾侯興趕那趙正從四更前後到五

更二三點時候起十一二里直到頭天郭門一個浴堂趙正入那浴堂裏洗面一道屏衣裏正洗面間只見一個人把兩隻手去趙正兩腿上打一搊搊番趙正趙正見侯興來搊他把兩禿膝椿番侯興倒在下面只顧打只見一個獄家院子打扮的老兒進前道你們看我面放手罷趙正和侯興擡頭看時不是別人卻是師父宋四公一家唱個大喏直下便拜宋四公勸了將他兩個去湯店裏吃盞湯侯興與師父說前面許多事宋四公道如今一切休論則是趙二哥明朝入東京去那金梁橋下一個賣酸餡的也是我

門行院姓王名秀這漢走得樓閣沒賽、起個渾名喚做病貓兒他家在大相國寺後面院子裡住他那賣酸餡架兒上一個大金絲罐是定州中山府窯變了燒出來的、他惜似氣命你如何去拏得他的趙正道不妨、等城門開了到日中前後約師父只在侯興處趙正打扮做一個磚頂背繫帶頭巾、皂羅文武帶背兒走到金梁橋下、見一抱架兒上面一個大金絲罐根底立着一個老兒

鄆州單青紗現頂兒頭巾、身上着一領筅楊布子布衫、腰裏玉井欄手巾抄着腰

趙正道這個便是王秀了、趙正走過金梁橋來、去米鋪前撮幾顆紅米、又去菜擔上摘些個葉子、和米和菜葉子安在口裏一處嚼教碎再走到王秀架子邊漾下六文錢買兩個酸餡特骨地脫一文在地下、王秀去拾那地上一文錢被趙正吐那米和菜在頭巾上自把了酸餡去、卻在金梁橋頂上立地見個小的跳將來、趙正道小哥與你五文錢你看那賣酸餡王公頭巾上一堆虫蟻屎你去說與他不要道我說那小的真個去說道王公、你看頭巾上、王秀除下頭巾來、只道是虫蟻屎、人去茶坊裏揩抹了、走出來架子上

看時不見了那金絲罐原來趙正見王秀入茶坊去揩那頭巾等他眼慢拿在袖子裏便行一逕走往侯興家去宋四公和侯興看了喫一驚趙正道我不要他的送還他老婆休趙正去房裡換了一頂搭颯頭巾底下舊麻鞋着領舊布衫手把着金絲罐直走去大相國寺後院子裏見王秀的老婆唱個喏了道公公教我歸來問婆婆取一領新布衫汗衫袴子新鞋襪有金絲罐在這裡表照婆子不知是計收了金絲罐取出許多衣裳分付趙正趙正接得了再走去見宋四公和侯興道師父我把金絲罐去他家換許多

衣裳在這裏我們三個少間同去送還他博個笑聲我且着了去閒走一回耍子趙正便把王秀許多衣裳着了再入城裏去桑家瓦裏閒走一回買酒買點心喫了走出瓦子外面來却待過金梁橋只聽得有人叫趙二官人趙正回過頭來看時却是師父宋四公和侯興三個同去金梁橋下見王秀在那裏賣酸餡宋四公道王公拜茶王秀見了師父和侯二哥看了趙正問宋四公道這個客長是兀誰宋四公恰待說被趙正拖起去教宋四公未要說我姓名只道我是你親戚我自別有道理王秀又問師父這客長高

姓宋四公道是我的親戚我將他來京師閑走王秀道如此即時寄了酸餡架兒在茶坊四個同出順天新鄭門外僻靜酒店去買些酒喫入那酒店去酒保篩酒來一盃兩盞酒至三巡王秀道師父我今朝嘔氣方纔挑那架子出來一個人買酸餡脫一錢在地下我去拾那一錢不知甚蟲蟻屙在我頭巾上我入茶坊去揩頭巾出來不見了金絲罐一日好悶宋四公道那人好大膽在你跟前賣弄得也算有本事了你休要氣悶到明日閒暇時大家和你查訪這金絲罐又沒三件兩件好歹要討個下落不到得失脫罐

正肚裏只是暗暗的笑、四個都喫得醉了、各自歸、且說王秀歸家去、老婆問道、大哥你恰纔教人把金絲罐歸來、王秀道不曾、老婆取來道、在這裡、郤把了幾件衣裳去、王秀沒猜道是誰、猛然想起今日來四公的親戚身上穿一套衣裳、好似我家的、心上委決不下、肚裏又悶、提一角酒、索性和婆子喫個醉、解衣卸帶了睡、王秀道婆婆、我兩個多時不曾做一處、婆子道、你許多年紀了、兀自鬼亂、王秀道婆婆、你豈不聞後生猶自可老的急似火、王秀早移過共頭在婆子頭邊、做一班半點兒事、兀自未了、當原來趙正

見兩個酥撥開門躲在床底下聽得兩個鬼亂把尿盆去房門上打一攃王秀和婆子喫了一驚鬼慌起來看時見個人從床底下鑽將出來手提一包兒王秀就燈光下仔細認時却是和宋四公侯興同喫酒的客長王秀道你做甚麽趙正道宋四公教還你包兒王公接了看時却是許多衣裳再問你是甚人趙正道小弟便是姑蘇平江府趙正王秀道如此久聞清名因此拜識便留趙正睡了一夜次日將着他閑走王秀道你見白虎橋下大宅子便是錢大王府好一拳財趙正道我們晚些下手王秀道也好到三鼓

前後趙正打個地洞去錢大王土庫偷了三萬貫錢正贓一條暗花盤龍羊脂白玉帶王秀在外接應共他歸去家裏去躲明日錢大王寫封簡子與滕大尹大尹看了大怒道帝輦之下有這般賊人即時差緝捕使臣馬翰限三日內要捉錢府做不是的賊人馬觀察馬翰得了台旨分付衆做公的落宿自歸到大相國寺前只見一個人背繫帶磚頂頭巾也着上一領紫衫道觀察拜茶同入茶坊裏上竈點茶來那着人懷裏取出一裹松子胡桃仁傾在兩盞茶裏觀察問道尊官高姓那個人道姓趙名正昨夜錢

府做賊的、便是小子、馬觀察聽得、脊背汗流、却待等衆做公的過捉他、喫了盞茶、只見天在下、地在上、喫攧番了、趙正道觀察醉也、扶住他、取出一件作怪動使剪子、剪下觀察一半衫袂、安在袖裏、還了茶錢、分付茶博士道、我去叫人來扶觀察、趙正自去、兩從做閒馬觀察肚裏藥過了、甦醒起來、看趙正不見了、馬觀察走歸去、睡了一夜、明日天曉、隨大尹朝殿、大尹騎着馬、恰待入宣德門去、只見一個人裹頂得角幞子、着上一領皂衫、攔着馬前、唱個大喏道、錢大王有劄目上呈、滕大尹接了、那個人唱喏自去、大尹就馬

上看時腰裏金魚帶不見提尾稍上寫道姑蘇賊人趙正拜京大尹尚書所有錢府失物係是正偷了若是大尹要來尋趙正家裡遠則十萬八千近則只在目前大尹看了越焦燥朝殿回衙即時升廳引放民戶詞狀詞狀人抱箱大尹看到第十來紙狀有狀子上面也不依式論訴甚麼事去那狀上只寫一隻西江月曲兒道是

是水歸於大海閑漢總入京都三都捉事馬司
徒衫褙難爲作主 盜了親王玉帶剪除大尹
金魚要知閑漢姓名無小月傍邊疋土

大尹看罷道這個又是趙正直恁地手高即喚馬觀察馬翰來問他捉賊消息馬翰道小人因不認得賊人趙正昨日當面挫過這賊委的手高小人訪得他是鄭州宋四公的師弟若拿得宋四便有了趙正滕

大尹猛然想起那宋四因盜了張富家的土庫見告失狀未獲即喚王七殿直王遵分付他協同馬翰訪捉賊人宋四趙正王殿直王遵稟道這賊人踪跡難定求相公寬限時日又須官給賞錢出榜懸掛那貪着賞錢的便來出首這公事便容易了辦滕大尹聽了立限一個月緝獲依他寫下榜文如有緝知眞贓

來報者官給賞錢一千貫馬翰和王遵領了榜文逕到錢大王府中禀了錢大王求他添上賞錢錢大王也注了一千貫兩個又到禁魂張員外家來也要他出賞張員外見在失了五萬貫財物那裡肯出賞錢衆人道員外休得爲小失大捕得着時好一主大賊追還你府尹相公也替你出賞錢大王也注了一千貫你却不肯時大尹知道却不好看相張員外說不過了另寫個賞單勉强寫足了五百貫馬觀察將去府前張掛一面與王殿直約會分路挨查那時府前看榜的人山人海宋四公也看了榜去尋趙正來商

議趙正道可奈王遵馬翰日前無怨定要加添賞錢緝獲我們又可奈張員外慳吝別的都出一千貫偏你只出五百貫把我們看得恁賤我們如何去蒿惱他一番繞出得氣宋四公也怪前番王七殿直領人來拿他又怪馬觀察當官禀出趙正是他徒弟當下兩人你商我量定下一條計策齊聲道妙哉趙正便將錢大王府中這條暗花盤龍羊脂白玉帶遞與宋四公四公將禁魂張員外家金珠一包就中檢出幾件有名的寶物遞與趙正兩下分別各自去行事且說宋四公拔轉身正思着向日張員外門首捉簇離

吝者必貪
謝所從來

的哥哥、一把扯出順天新鄭門、直到侯興家裡歇脚、便道我今日有用你之處、那捉笊籬的、便道恩人有何差使、並不敢違、宋四公道、作成、你趁一千貫錢養家、則個、那捉笊籬的、到喫一驚、叫道、罪過小人沒福消受、宋四公道、你只依我、自有好處、取出暗花盤龍羊脂白玉帶、教侯興扮作內官模樣、把這條帶去禁魂張員外解庫裡去解錢、這帶是無價之寶、只要解他三百貫、却對他說、三日便來取贖、若不贖時、再加絕二百貫、你且放在鋪內、慢些子收藏、則個、侯興依計去了、張員外是貪財之人、見了這帶有些利息、不問

來由當去三百貫足錢候興取錢回覆宋四公宋四公却教捉笊籬的到錢大王門上揭榜出首錢大王聽說獲得真贓便喚捉笊籬的面審捉笊籬的說道小的去解庫中當錢正遇那主管將白玉帶賣與北邊一個客人索價一千五百兩有人說是大王府裡來的故此小的出首錢大王差下百十名軍校教捉笊籬的做眼飛也似跑到禁魂張員外家不由分說到解庫中一搜搜出了這條暗花盤龍羊脂白玉帶張員外走出來分辯時這些個衆軍校那里來管你三七二十一一條索子扣頭和解庫中兩個主管都

拿來見錢大王錢大王見了道條帶明是真贓首人不虛便寫個鈞帖付與捉放鹽的庫上支一千貫賞錢錢大王打輪親往開封府拜滕大尹將玉帶及張富一千人送去拷問大尹自已緝獲不着到是錢大王送來好生慚愧便罵道你前日到本府告失狀開載許多金珠寶貝我想你庶民之家那得許多東西却原來放線做賊你實說這玉帶甚人偷來的張富道小的祖遺財物並非做賊窩贓這條帶是昨日申牌時分一個內官拿來解了三百貫錢去的大尹道錢大王府裡失了暗花盤龍羊脂白玉帶你豈不曉

得怎肯不曾來歷當錢與他如今道內官何在明明是一派胡說喝教獄卒將張富和兩個主管一齊用刑都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張富受苦不過情願責限三日要出去挨獲當帶之人三日獲不着甘心認罪滕大尹心上也有些疑慮只將兩個主管監候却差獄卒押着張富准他立限三日回話張富眼淚汪汪出了府門到一個酒店裡坐下且請獄卒喫三盃方纔舉盞只見外面踱個老兒入來問道那一個是張員外張富低着頭不敢答應獄卒便問閣下是誰要尋張員外則甚那老兒道老漢有個喜信要報

他特到他解庫前閒說有官事在府前老漢跟尋至此張富方纔起身道在下便是張富不曾有何喜信見報請就此坐講那老兒捱着張員外身邊坐下問道員外土庫中失物曾緝知下落否張員外道在下不知那老兒道老漢到曉得三分特來相報員外若不信時老漢願指引同去起贓見了真正贓物老漢方敢領賞張員外大喜道若起得這五萬貫贓物便賠償錢大王也還有餘拚些上下使用身上也得乾淨便問道老丈既然的確且說是何名姓那老兒向耳邊低低說了幾句張員外大驚道怕沒此事老兒

這老漢情願到府中出個首狀若是不出真贓老漢自認罪張員外大喜道且屈老丈同在此喫三盃等大尹晚堂一同去稟當下四人飲酒半醉恰好大尹陞廳張員外買張紙教老兒寫了首狀四人一齊進府出首滕大尹看了王保狀詞却是說馬觀察王殿直做賊偷了張富家財心中想道他兩個積年捕賊那有此事便問王保道你莫非挾仇陷害麼有甚麼證據王保老兒道小的在鄭州經紀見兩個人把許多金珠在彼兌換他說家裡還藏得有要換時再取來小的認得他是本府差來緝事的他如何有許多

資物心下疑惑、今見張富失單、所開資物相像、小的情願眼同張富到彼搜尋、如若沒有、甘當認罪、縣大尹似信不信、便差李觀察李順、領着眼明手快的公人、一同王保張富前去、此時馬觀察馬翰與王七殿直王遵、俱在各縣挨緝兩宗盜案未歸、衆人先到王殿直家、發聲喊、趕奔入來、王七殿直的老婆抱着三歲的孩子、正在窗前喫棗糕、引着耍子、見衆人鬨鬧、喫了一驚、正不知甚麼緣故、恐怕唬壞了孩子、把袖帽子掩了耳朵、把着進房、衆人隨着腳跟兒走、圍住婆娘問道、張員外家贓物、藏在那里、婆娘只光着眼

不知那裡說起、眾人見婆娘不言不語、一齊掀箱開
籠搜尋了一回、雖有幾件銀釵飾和些衣服、並沒贓
證、李觀察却待埋怨王保、只見王保低着頭、向牀底
下鑽去、在貼壁牀腳下解下一個包兒、笑嘻嘻的捧
將出來、眾人打開看時、都是八寶嵌花金盃一對、金
鑲玳瑁盃十隻、北珠念珠一串、張員外認得是土庫
中東西、還痛起來、放聲大哭、連婆娘也不知這物事
那里來的、慌做一堆、開了口合不得、垂了手擡不起、
眾人不由分說、將一條索子、扣了婆娘的頸、婆娘哭
哭啼啼、將孩子寄在鄰舍、只得隨着眾人走路、眾人

使似此法人贓衆人如何不敗

再到馬觀察家混亂了一塲、又是王保點點搠搠在屋簷瓦楞內、搜出珍珠一包嵌寶金釧等物、張員外也都認得、兩家妻小、都帶到府前、滕大尹兀自坐在廳上專等回話、見衆人蜂擁進來、階下列着許多贓物、說是床脚上瓦標內搜出、見有張富識認、是眞贓、滕大尹大驚道常聞得捉賊的就做賊、不想王遵馬翰眞個做下這般勾當、喝教將兩家妻小監候、立限速拿正賊、所獲贓物暫寄庫、首人在外聽候、待贓物明白、照額領賞、張富磕頭稟道小人是有碗飯吃的人、家錢大王府中玉帶緣由小人委實不知、今小的家

中被盜贓物、既有的捉小人認了悔氣、情願將來賠償錢、府望相公方便釋放小人和那兩個主管萬代陰德、滕大尹情知張富寃枉、許他召保在外、王保跟張員外到家要了他五百貫賞錢去了、原來王保就是王秀渾名病猫兒他走得樓閣波濤、宋四公定下計策故意將禁寃張員外家土庫中贓物預教王秀潛地埋藏兩家床頭屋脊等處却教他改名王保出首起贓官府那里知道却說王遵馬翰正在各府緝獲公事聞得妻小喫了官司、急忙回來見滕大尹、滕大尹不由分說用起刑法打得希爛要他招承張富

贓物二人那肯招認大尹教監中放出兩家的老婆來都面面相覷沒處分辯連大尹也委決不下那發監候次日又拘張富到官勸他且將已財賠了錢大王府中失物待從容退贓還你張富被官府逼勒不過只得承認了歸家思想又惱又悶又不捨得家財在土庫中自縊而死可惜有名的禁魂張員外只為慳吝二字惹出大禍連性命都喪了那王七殿直王遵馬觀察馬翰後來俱死于獄中這一班賊盜公然在東京做歹事飲美酒宿名娼沒人奈何得他那時節東京擾亂家家戶戶不得太平直待包龍圖相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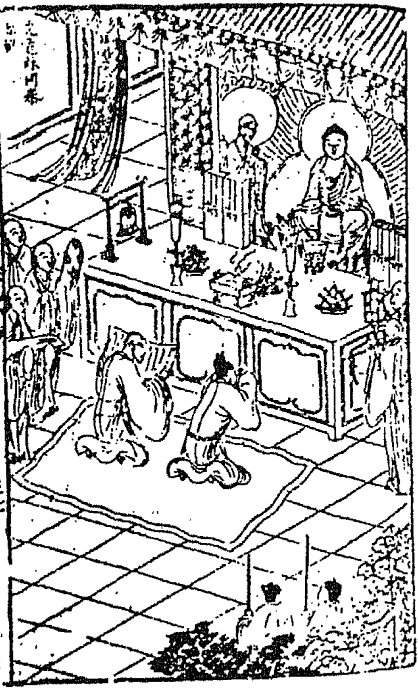
做了府尹這一班賊、盜方纔懼怕各散去訖、地方始得寧靜、有詩爲證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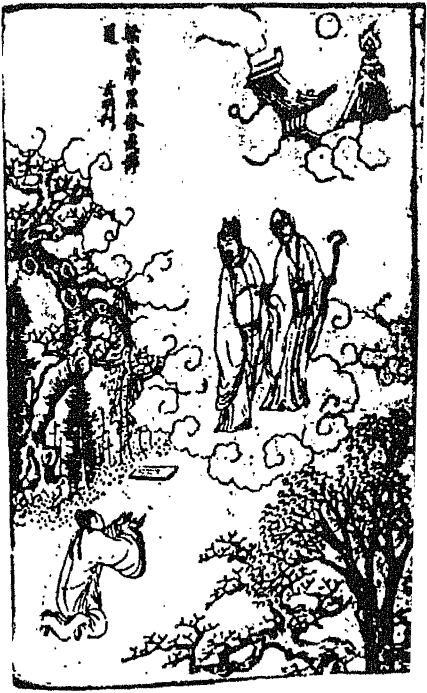
只因貪吝惹非殃　引到東京盜賊狂

虧殺龍圖包大尹　始知好官自民安

三十六卷終

古今小說




驗故神罪眷亞傳
圖　若舟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歸極樂

香雨琪園百尺梯　不知牕外曉鶯啼
覺來悟定胡麻熟　十二峰前月未西

這詩爲齊明帝朝盱眙縣光化寺一箇修行的姓范法名普能而作這普能前世原是一條白頸曲蟮生在于佛寺大通禪師關房前天井裏面那大通禪師坐關時刻只誦法華經這曲蟮偏有靈性聞誦經便舒頭而聽那禪師誦經三載這曲蟮也聽經三載忽一日那禪師關期完滿出來修齋禮佛偶見關房前

草深數尺又不安除乃喚小沙彌將鋤去草小沙彌把庭中的草去盡了、到墻角邊這一鋤去得力大入上數寸、却不知曲蟮正在其下、揮爲兩段、小沙彌唧聲阿彌陀佛、今日傷了一命罪過罪過、掘些土來埋了曲蟮、不在話下、這曲蟮得了聽經之力、便討得人身、生於范家長大時、父母雙亡、捨身於光化寺中、在空谷禪師座下、做一箇火工道人、其人老實、居香積廚下、煮茶做飯、殷勤伏事長老、便是衆僧也不分彼此、一體相待、曾能雖不識字、却也硬記得些經典、只有法華經一部、背誦如流、晨昏早晚、一有閑空之時

凡一切作業善惡道皆套子也

着實念誦修行、在寺三十餘年、聞得千佛寺大通禪師坐化去了、去得甚是脫洒、動了箇念頭、來對長老、說范道在寺多年、一世奉齋、並不敢有一毫貪慾、也不敢狼藉天物、今月拜辭長老回首、煩乞長老慈悲求箇安身去處、說了、下拜范着、長老道、你起來、我與你說、你雖是空門修行、還不曉得寂覺門戶、你如今回首去、只從這條寂靜路上去、不可落在富貴套子裏、差了念頭、求箇輪迴也不可得、范道受記了、相辭長老、自來香積廚下沐浴、穿些潔淨衣服、禮拜諸佛天地父母、又與衆僧作別、進到金龕子裏、盤膝坐了便

閉着雙眼去了、衆僧都與他念經、叫工人扛這龕子、到空地上、正要去請長老下火、只聽得殿上撞起鐘來、長老忙使人來說道、不要下火、長老隨即也擡乘轎子、來到龕子前、叫人開了龕子門、只見范道又醒轉來了、依先開了眼、只立不起來、合掌向長老說道、纔弟子到一箇好去處、進在紅錦帳中、且是安穩、又聽得鐘鳴起來、有個金身羅漢、把弟子一推、跌在一箇大白蓮池裏、喫這一驚、就醒轉來、不知有何法旨、長老說道、因你念頭差了、故投落在物類、我特地與醒你來、再去投胎、又與衆僧說、山門外銀杏樹下掘

開那青石來着衆僧都來到樹下掘起那青石來看只見一條小火赤鍊蛇繞生出來的死在那里衆僧見了都驚異不已來回覆長老說果有此事長老叫上首徒弟與范道說安淨堅守不要妄念去投個好去處輪迴轉世位列侯王帝主修行不怠方登極樂世界范道受記了閉着高高的念聲南無阿彌陀佛便合了眼衆僧來請長老下火長老穿上如來法衣一乘轎子擡到范道龕子前分付范道如何偈曰

范道范道　每日厨竈
火裏金蓮　顛顛倒倒

長老念畢了偈就叫人下火只見括括雜雜的着將起來衆僧念聲佛只見龕子頂上一道青烟從火裏捲將出來約有數十丈高盤旋迴繞竟往東邊一箇所在去了說這盱眙縣東有箇樂安村村中有箇大財主姓黃名岐家資殷富不用大秤小斗不違例剋剝人財坑人陷人廣行方便普積陰功其妻孟氏身懷六甲正要分娩范道乘着長老指示這道靈光竟投到孟氏懷中這里范道圓寂那里孟氏就生下這箇孩兒來說這孩兒相貌端然骨格秀拔黃員外四十餘歲無子生得這箇孩兒就如得了若干珍寶一

般舉家歡喜好却十分好了、只是一件、這孩兒生下來、晝夜啼哭、乳也不肯喫、夫妻二人憂惶求神祈佛、全然不驗、家中有箇李主管對員外說道、小官人啼哭不已、或有些緣故不可知、得離此間二十里、山裏有箇光化寺、寺裏空谷長老能知過去未來見在活佛、員外何不去拜求他、必然有箇道理、黃員外聽說連忙備盒禮信香、起身往光化寺來、其寺如何、詩云

山寺鐘鳴出谷西　溪陰流水帶煙齊
野花滿地閒來往　多少遊人過石堤

進到方丈裏空谷禪師迎接着、黃員外慌忙下拜說

新生小孩兒晝夜啼哭不肯喫乳危在須臾煩望吾師慈悲沒世不忘長老知是范道要求長老受記故此晝夜啼哭長老不說出這緣故來長老對黃員外說道我須親自去看他自然無事就留黃員外在方丈裏喫了素齋與黃員外一同乘轎連夜來到黃員外家裏請長老在廳上坐了長老叫抱出令郎來黃員外自抱出來長老把手摸着這小兒的頭在着小兒的耳聯輕輕的說幾句衆人都不聽得長老又把手來摸着這小兒的頭說道無災無難利益雙親道源不替只見這小兒便不哭了衆人驚異說道何曾

見這樣異事、真是活佛投度黃員外、說待週歲、送到上剎、寄名出家長老說既好、就與黃員外別了、自回寺裏來、黃員外幸得小兒無事、一家愛惜撫養光陰荏苒不覺又是週歲黃員外說我曾許小兒寄名出家、就安排盒子表禮叫養娘抱了孩兒兩乘轎子、擡往寺裏來、到方丈內請見長老拜謝送了禮物長老與小兒取箇法名叫做黃復仁、送出一件小法衣僧帽與復仁穿戴喫些素齋、黃員外仍與小兒自回家去來來往往復仁不覺又是六歲、員外請箇塾師教他讀書、這復仁終是有根腳的聰明伶俐一村人都

曉得他是光化寺裏范道化身來的、日後必然富貴這縣裏有箇童太尉見復仁聰明俊秀、又見黃家數百萬錢財、有箇女兒與復仁同年、使媒人來說要把女兒許聘與復仁、黃員外初時也不肯定這太尉的女兒被童太尉再三強不過只得下三百箇盒子、二百兩金首飾、一千兩銀子、若干段疋色絲定了也是一緣一會、說這女子聰明過人不曾上學讀書便識得字、又書誦諸般經卷、為何能得如此、他却是摩訶迦葉祖師身邊一箇女侍降生下來、了道緣的、初時男女兩箇幼小不理人事、到十五六歲年紀、漸長兩

倩一心只要出家修行、各不願嫁娶、黃員外因倩仁
年長選日子要做親、董小姐聽得黃家有了日子要
成親心中慌亂、忙寫一封書、使簽娘送上太太、書云
切惟詩重摽梅、禮端合巹、奈世情不一、法律難齊
紫玉志向禪門、不樂唱隨之偶、心懸覺岸、寧思伉
儷之偕、一處百空、萬緣俱盡、禪燈一點、何須花燭
之輝煌、梵磬數聲、寔取琴瑟之嘹亮、破疏甘食、敝
衲爲衣、泯色象於兩忘、齊生死於一徹、伏望母親
夫人大發慈悲、俯容苦志、求謝爲雲神女、寧追奔
月嫦娥、佛果倘成、親恩可報、莫問瑣瑣之响長塞

王杵之盟于胥合慈幸惟憐鑒

養娘拿着小姐書、送上太太太太接得這書對養娘道連日因黃家要求做親不曾着人來看小姐、我女兒因甚事、叫你送書來養娘把小姐不肯成親削髮只是看經、念佛、要出家的事、說了一遍太太聽了這話、心中不喜就使人請老爺來看書太太把小姐的書、送與太尉太尉看了說道沒教訓的婢子、男婚女嫁、人倫常道只見孝弟通於神明那曾見修行做佛把這封書扯得粉碎、罵道放屁放屁太尉只依着黃家的日子、把小姐嫁過去、黃復仁與蕙小姐、兩個那

日拜了花燭洞房一房二人各自歇宿一連過了半年有餘夫婦相敬相愛就如賓客一般黃復仁要辭了小姐出去雲遊小姐道官人若出去雲遊我與你正好同去出家自古道婦人嫁了從夫身子決不敢壞了復仁見小姐堅意要修行又不肯改嫁與小姐說道恁的我與你結拜做兄妹一同雙修罷小姐歡喜兩箇各在佛前禮拜誓畢二人換了粗布衣服粗茶淡飯在家修行黃員外看見這箇模樣都不歡喜恐怕被人笑耻員外只得把復仁夫妻二人連一箇養娘兩箇梅香都打發到山裏西菴上冷落去處住

下、夫妻二人、只是看經念佛、參禪打坐三年有餘、兩箇正在佛前長明燈下坐禪、黃復仁忽然見箇美貌佳人妖嬈娉婷、走到復仁面前道箇萬福、說道妾是童太尉府中唱曲兒的如馨、太太因大官人不與小姐同牀、必然絕了黃家後嗣、二來不礙大官人修行、並無一人知覺、說罷與復仁眷戀起來、復仁被這美貌佳人親近如此、又聽說道絕了黃門後嗣、不覺也有些動心、隨又想道童小姐比他十分嬌美、我尚且不與他沾身、怎麼因這箇女子壞了我的道念、纔然自忖、只聽得一聲响亮、萬道火光飛騰、繚繞復仁登

醒來這小姐也却好放念復仁連忙起來禮拜菩薩又來禮拜小姐說道復仁道念不堅幾乎着魔望姐姐指迷說這小姐聰明過人智慧圓通反勝復仁小姐就說道兄弟被色魔迷了故有此幻象我與你除是去見空谷祖師求箇解脫次日兩箇來到光化寺中來見長老空谷說道慾念一興四大無着再求轉脫方始圓明因與復仁夫妻二人口號如何

跳出愛慾淵　渴飲靈山泉
夫也亡去住　妻也履福田
休休同泰寺　荷荷極樂天

夫妻二人拜辭長老回到西莊來對養娘梅香說我姊妹二人今夜與你們別了、各要回首養娘說道我伏事大官人小姐數載、一般脩行如何不帶挈養娘同回首復仁說道這個勉强不得恐你緣分不到養娘回話道我也自有分曉夫妻二人沐浴了各在佛前禮拜一對兒坐化了、這養娘也在房裏不知怎麽也回首去了、黃員外聽得說即來收拾不在話下、且說黃大官人精靈竟來投在蕭家小姐來投在支家漁湖有箇蕭二郎、在齊為世胄之家蕭懿蕭坦之、是一族蕭二郎之妻單氏最仁慈積善懷娠九箇月

將要分娩之時這里復仁却好坐化單氏夜裏夢見一箇金人身長丈餘袞服冕旒旌旗羽雉揮耀無比一般緋衣人車從簇擁來到蕭家堂上歇下這箇金身人獨自一箇進到單氏房裏望着單氏下拜單氏驚惶正要問時恍惚之間單氏夢覺來就生下一箇孩兒來這孩兒生下來便會啼嘯自與常兒不羣取名蕭衍八九歲時身上異香不散聰明才敏文章書翰人不可及亦且長於談兵料敵制勝謀無遺策衍以五月五日生齊時俗忌傷尅父母多不肯舉其母寄養之不令其父知之至是始令見父父親就道五

月兒刑尅父母養之何爲衍對父親說道若五月兒有損父母則蕭衍已生九歲九年之間曾有害於父母麽九歲之間不曾傷尅父母則九歲之後豈能刑尅父母哉請父親勿疑其父異其說其惑稍解其叔蕭懿聞之說道此兒識見超卓他日必大吾宗由此知其爲不凡每事亦與計議時有刺史李賁謀反僭稱越帝置立官屬朝命將軍楊瞟討賁楊瞟見李賁勢大恐不能取勝每每來問計於蕭懿懿說有姪蕭衍年雖幼小智識不凡有命世之才我着人去請來與他計議必有區畫蕭懿便使人召蕭衍來見楊瞟

聽見衍舉止不常遂致禮敬、虛心請問要求破賁之、策衍說李賁蓄謀已久、兵馬精強士衆歸向足下以一旅之師與彼交戰猶如以肉投虎立見其敗、聞賁跨據淮南、近逼廣州孫冏逗遛取罪子雄失律賜死賁志驕意滿不復顧忌、足下引大軍屯於淮南以一軍與陳霸先抄賁之後略出數千之衆與賁接戰勿與爭強佯敗而走引至淮南大屯之所且淮南蘆葦深曲更兼地濕泥濘不易馳騁足下深溝高壘不與接、戰坐斃其銳候得天時因風縱火霸先從後斷其歸路、詐爲賁軍逃潰襲取其城賁進退無路必成擒

初巳在
日中

矣驃聞衍言歎異驚伏拜辭而去傷驃依衍計策隨破了李貴蕭衍名譽益彰遠近羨慕人樂歸向衍有大志一日齊明帝要起兵滅魏又恐高歡道枝人馬强衆不敢輕發特遣黃門召衍入朝問計蕭衍隨着使者進到朝裏見明帝拜舞已畢明帝雖聞蕭衍大名却見衍年紀幼小說道卿年幼望重何才而能蕭衍回奏道學問無窮智識有限臣不敢以才事陛下明帝悚然啟敬不以小兒待之因與衍計議要伐魏滅爾朱氏只是高歡那廝士衆兵强故與卿商議衍奏道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强者得天下之心

今聞朱氏兇暴彼猾淫惡濟天高歡反覆狡詐竊覬不軌名雖得衆實失士心況君臣異謀各立黨與不能固守其常也陛下選將練兵聲言北伐便攻其東彼備其東我罷其戰今年一師明年一旅日肆侵擾使彼不安自然削弱且上下不和國必內亂陛下因其亂而乘之蔑不勝矣明帝聞言大悅帶衍在朝引入宮內皇后妃嬪時常相見與衍日親日近衍贊畫既多勤勞日積累官至雍州刺史後至齊主寶卷惟喜遊嬉荒淫無度不接朝士親信宦官蕭衍聞之謂張弘策曰當今始安王遥光徐孝嗣等六貴同朝勢

必相亂兇主上慓虐嫌忌趙王倫反跡已形、一朝禍發天下土崩不可不爲自備、於是衍乃密脩武備、招聚驍勇數萬、多伐竹木、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齊主知蕭衍有異志、與鄭植計議欲起兵誅衍。鄭植奏道蕭衍圖謀日久士馬精强未易取也莫若聽臣之計外假加爵溫旨衍必見臣因而刺殺之一匹夫之力耳省了許多錢糧兵馬、齊主大喜卽便使鄭植到雍州來、要刺殺蕭衍驚動了光化寺空谷長老知道此事、就托箇夢與蕭衍長老拿着一卷天書書裏夾着一把利刄、遞與蕭衍、衍醒來、自想道明明的一箇脩

人拏這夾刀的一卷天書與我莫非有人要來刺我麼明日且看如何只見次日有人來報道朝廷使鄭植賫詔書要加爵一事蕭衍自說道是了且不與鄭植相見先使人安排酒席在寧蠻長史鄭紹叔家裏都埋伏停當了與鄭植相見說道朝廷使卿來殺我必有詔書鄭植賴道沒有此事蕭衍喝一聲道與我搜看只見帳後跑出三四十箇力士就把鄭植拏下身邊搜出一把快刀來又有殺衍的密詔蕭衍太怒說道我有甚虧負朝廷如何要刺殺我連夜召張弘策計議起兵建牙樹旗選集甲士二萬餘人馬千餘

匹、船三十餘艘、一齊殺出檜溪來、昔日所貯下竹木茅草葺束立　又命王茂曹景宗爲先鋒軍至漢口、乘着水漲、順流進兵就襲取了嘉湖地方、且說郢城與魯城這兩箇城、是嘉湖的護衛建康的門戶、今被王先鋒襲取了嘉湖這兩處守城官、心膽驚落、料道敵不過彼此相約投降這建康就如沒了門戶的一般無人敢敵、勢如破竹進克建康、兵至近郊、齊主遊騁如故遣將軍王珍國等將精兵十萬陳於朱雀航被呂僧珍縱火焚燒其營、曹景宗大兵乘之將士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不能抗、軍遂大敗、衍軍長

熙進至宣陽門蕭衍兄弟子姪皆集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李居士以新亭降十二月齊人遂弑寶卷蕭衍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爲東昏侯加衍爲大司馬迎宣德太后入宮稱制衍尋自爲國相封梁國公加九錫黃復仁化生之時卻原來養娘轉世爲范雲二女侍一轉世爲沈約一轉世爲任昉與梁公向在竟陵王西府爲官也是緣會自然義氣相合至是梁公引雲爲諮議約爲侍中昉爲參謀二年夏四月梁公蕭衍受禪稱皇帝廢齊主爲巴陵王遷太后於別宮梁主雖然馬上得了天下終是道緣不斷殺中有仁

一心只要修行梁主因兵興多故與魏連和一日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來聘梁主與諧談久命李諧出得朝更深了不及還宮就在便殿齋閣中宿歇散了宮娥諸官獨自一箇默坐在閣兒裏開着牕看月約莫一更時分只見有三五十箇青衣使人從甬巷中走到閣前來內有一箇口裏唱着歌歌

從入牢籠經幾多　也曾惟畢走洪波
可憐明日庖丁解　不復遶東白滴歌

梁主聽這歌心中疑惑這一班人走近朝着梁主叩頭奏道陛下仁民愛物惻隱慈悲我等俱是太廟中

祭祀所用犧醴百萬生靈明日一時就殺伏與陛下慈悲赦宥某等苦難陛下功德無量梁主與青衣使人說道太廟一祭朕如何知道殺戮這許多牲醴朕實不忍來日朕另有處這青衣人一齊叩頭哀祈謝泣而去梁主次日早朝與文武各官說昨夜齋閣中見青衣之事又說道宗廟致敬固不可已殺戮屠宰朕亦不忍自今以後把粉麪代做犧牲庶使祀典不廢仁恻亦存兩全無害永爲定制誰敢違背梁主每日持齋奉佛忽夜間夢見一般緋衣神人各持旌節辟麟厲鬣千百諸神各持執事護衛請梁主去遊冥

府遊到一箇大寶殿內見箇金冠法服神人相陪遊覽每到一殿各有主事者都來相見有等善人安樂從容優游自在仙境天堂並無星礙有等惡人受罪如刀山血海拔舌油鍋蛇傷虎咬諸般罪孽又見一夥藍縷貧人蓬頭跣足瘡痍遍體種種苦惱一齊朝着梁主哀告乞陛下慈悲超救某等俱是無主孤魂饑餓無食久沉地獄梁主見說問曰善哉善哉待朕回朝即超度汝等諸罪人皆哀謝末後到一座大山山有一穴穴中伸出一箇大蟒蛇的頭來如一間殿屋相似對着梁主昂頭而起梁主見了喫一大驚正

欲退走、只見這蟒蛇張開血池般口、說起話來、叫道、陛下休驚、身乃郗后也、只為生前嫉妬、心毒、死後變成蟒身、受此業報、因身軀過大、旋轉不便、每苦腹饑無計求飽、陛下如念夫婦之情、乞廣作佛事、使妾脫離此苦、功德無量、原來郗后是梁主正宮、生前最妬、凡帝所幸宮人、百般毒害、死於其手者、不計其數、梁主無可奈何、聞得鶬鶊鳥作羹、飲之可以治妬、乃命獵戶每月責取鶬鶊百頭、日日煮羹、充入御饌進之、果然其妬稍減、後來郗后斷知其事、將羹潑了不喫、妬復如舊、今日死為蟒蛇、陰靈見帝求救、梁主道、朕

回朝時、當與汝懺悔前業蟒蛇道、多謝陛下仁德、妾今送陛下還朝、陛下勿驚、說罷、那蟒蛇舒身出來、大數百圍、其長不知幾百丈、梁主嚇出一身冷汗、醒來乃南柯一夢、咨嗟到曉、次日朝罷、與衆僧議設盂蘭盆大齋、又造梁皇寶懺、說這盂蘭盆大齋者、猶中國言普食也、蓋爲撫主餓鬼而設也、梁皇懺者、梁主所造、專爲郗后懺悔惡業、兼爲衆生解釋其罪、冥府罪人、因梁主設齋造經二事、即得超救一切罪業、地獄爲彼一空、夢見郗后如生前裝束、欣然來謝道、妾得陛下寶懺之力、已脫蟒身、生天、特來拜謝、又夢見百

萬獄囚皆得看梁主拜謝齊道皆賴陛下功德幸得脫離地獄梁主以此奉佛益專屢詔尋訪高僧禮拜闡明其教未得其人聞得有箇榼頭和尚精通釋典遣內侍降敕召來相見榼頭和尚隨着使命而來武帝在便殿正與侍中沈約奕棋內侍稟道奉敕喚榼頭師已在午門外聽旨適值武帝用心在圍棋上算計要殺一段棋子這里連稟三次武帝全不聽得手持一箇棋子下去口裏說道殺了他罷武帝是說殺那棋子內侍只道要殺榼頭和尚應道得旨便傳旨出午門外將榼頭和尚斬訖武帝完了這局圍棋沈

約奏道榼頭師已喚至聽宣久矣武帝忙呼內侍教請和尚進殿相見內侍奏道已奉旨殺了武帝大驚方悟殺棋時誤聽之故乃問內侍道和尚臨刑有何言語內侍奏道和尚說前刼爲小沙彌時將鋤去草誤傷一曲蟮之命帝那時正做曲蟮今生合償他命乃理之當然也武帝歎惜良久益信輪迴報應之理乃傳旨厚葬榼頭和尚一連數日心中怏怏不樂沈約窺知帝意乃遣人遍訪名僧忽聞得有箇聖僧法號道林支長老在建康十里外結茅而居在那里修行乃奏知梁主梁主即命侍中沈約去訪其僧約遊

旗車馬甚從都盛勢如山岳驚動遠近一路傳呼道林自在菴中打坐寂然不動沈約走到榻前說道和尚知侍中來乎道林張目說道侍中知和尚坐乎沈約又說道和尚安身處所那里得來的道林回話道出家人去住無礙只說得[illegible]聲這箇菴連裏面僧人一切都不見了只剩得一片白地沈約喫這一驚不小曉得眞是聖僧慌忙望空下拜道弟子肉眼凡庸煩望吾師慈悲非約僭妄乃朝廷所使約不得不如此支公仍見沈約就留沈約喫些齋飯沈約懇求禪旨指迷支公與沈約口號云

栗事護前　　斷舌何緣
欲解陰事　　赤章奏天

紙後又寫十來箇隱字爲何支公有此四句口號一日豫州獻二寸五分大栗子梁主與沈約各默書栗子故事沈約故意少書三事乃云不及陛下出朝語人曰此公護前蓋言梁主護短也後梁主知道以此憾約斷舌之事約與范雲勸武帝受禪約病中夢齊和帝以劍割其舌約恐懼命道士寫爲赤章奏天以禳其孽都是沈約的心事無人知得被支公說着了沈約驚得一身冷汗魂不附體木呆了一會又再三

拜問隱字之義支公爲何連寫這十來個隱字曰從沈約身死朝議欲謚沈約爲文侯梁主恨約不肯謚爲文侯說道情懷不盡爲隱改其謚爲隱侯支公所書前二事是沈約已往之事後謚法一事是沈約未來之事沈約如何便悟得出來再三拜求定要支公明示支公說道天機不可盡洩侍中日後自應說罷依先閉着眼坐去了沈約悵然而歸回見武帝把支公變化之事備細奏上武帝武帝說道世上真有仙佛但俗人未曉耳武帝傳旨來日鑾輿幸其菴命集文武大臣起二萬護衛兵儀從鹵簿旗旛鼓吹一齊

出城竟到菴裏來迎支公支公已先知了菴裏都收拾停當似有箇起行的模樣武帝與沈約到得菴裏相見支公武帝屈尊下拜尊禮支公爲師行禮已畢支公說道陛下請坐受和尚的拜武帝說道那曾見師拜弟支公荅道亦不曾見妻抗夫只道一句話頭武帝聽了就如提一桶冷水從頂門上流下來遍身蘇麻此時武帝心地不知怎地忽然開明就省悟前世黃復仁童小姐之事二人點頭歸意眷眷不已武帝就請支公一同在鑾輿裏回朝供養在便殿齋閣裏武帝每日退朝便到閣子中與支公參究禪理求

解了悟、支公與武帝道、我在此終是不便、與陛下別了、仍到菴裏去住、武帝道、離此間三十里、有箇白鶴山、最是清幽仙境之所、朕去建造箇寺剎、請師傅到那里去住、支公應允了、武帝差官督造這箇山寺、大興工作、極土木之美、殿剎禪房、數千百間、資費百萬、取名同泰寺、夫婦同登佛地之意、四方僧人來就食者、千百餘人、支公供養在同泰寺、一年有餘、梁主有箇昭明太子、年方六歲、能默誦五經、聰明仁孝、一日忽然四肢不舉、口眼緊閉、不知人事、合宮慌張、來告梁主、遍召諸醫、皆不能治、梁主道、朕得此子聰明若

是不醒朕亦不願生了聽剌驚恐東宫一班宫嬪官屬奏道太子雖然不省人事身體猶温陛下何不來見支太師問箇備細如何武帝忙排駕到同泰寺見支公說太子死去緣故支公道陛下不須驚張太子非死也是尸蹷也昔秦穆公曾遊於天府聞鈞天之樂七日而甦趙簡子亦遊於天五日而甦射熊之事符契扁鵲之言命董安于書於宫今太子亦在天上已四日矣因忉利天有恒伽阿做青梯使迎命爲聽仙樂忘返被三足神鳥啄了一口西王母已殺是鳥太子還在天上我爲陛下取來梁主下拜道若得太

子更生厭倦、願與太子一同捨身在寺出家、支公言、陛下第還宮、太子已甦矣、梁主急回朝見太子復生、摟抱太子、父子大哭起來、又說道、我兒因你耍了這幾日、驚得我死不得死、生不得生、好苦、太子回話道、我在天上看做會、被神鳥啄了手、上帝命天醫與我敷藥、正要在那里耍、被箇僧人抱了下來、梁主說道、這箇師傅、是支長老、明日與你去禮拜長老、又說捨身之事、梁主致齋三日、先着天厨官來寺裏辦下大齋、普齋羣生、報答天地、梁主與太子就捨身在寺裏、太子有詩一首云

梓宇迎閶闔　天衢尚未央
鳴鞞和警蹕　飛旆入羊腸
谷靜泉通峽　林深樹奏琅
火樹含日炫　金刹接天長
月迴塔全見　煙生樓半藏
法雨香林澤　仁風頌聖王
皈依惟上乘　宿化喜陶唐
且進香胡飯　山櫻處處芳
長生容有外　諸福被遐方

梁主太子雅詩集上維二十餘日文武臣僚咨競百

此兒戲也何謂捨行

姑都到寺裏請梁主回朝梁主不允太后又使宦官來請回朝梁主也不肯回去支公夜裏與梁主說道愛慾一念轉展相侵與陛下還有數年塵債未完如何便能解脫得去陛下必須還朝了這孽緣待時日到來自無住礙梁主見說依允次日各官又來請梁主回朝梁主與各官說朕已發誓捨身今日又沒緣故便回了朝這是虛語朕有個善處如要朕回朝須是各出些錢財贖朕回去纔可朕捨得一萬兩各官捨一萬兩太后捨一萬兩都送在寺裏來供佛齋僧朕方可與太子回朝各官太后都送銀子在寺裏梁

主也發一萬銀子送到寺裏來梁主幾回朝無多時適有海西一個大秦犂鞬國轄下有個條枝國其人長八九尺食生物最猛悍如禽獸一般又善爲妖妄眩惑如吞刀吐火屠人截馬之術聞得梁主受戒他却要起傾國人馬來與大梁歸併邊海守備官聞知這個消息飛報與梁主知道梁主見報與文武官員商議別的要廝殺都不打緊我說這條枝國人馬怎生與他對敵如何是好各官有能爲朕領兵去敵得他重加官賞各官聽得說都面面相看無人敢去迎敵侍中朱異奏道陛下去到泰寺與道林長老求個

善處道理梁主道朕須自去走一遭、梁主慌忙、命駕來到寺裏禮拜支長老、把條枝國要來廝殺歸併、備說一遍、支公說道、不妨事、條枝國要過西海、方纔轉洋入大海、一千七百里、到得明州、明州過二三條江、纔到得建康、明州有箇釋迦眞身舍利塔、是阿育王所造、藏釋迦佛爪髮舍利於塔中、這塔寺、非是無故而設、專爲鎮西海口子、使彼不得來暴中國、說不盡的好處、今塔已倒壞了、陛下若把這塔依先修起來鎮壓風水、老僧上說釋迦阿育王佛力護持、條枝國人馬如何過得海來、梁主見說、連忙差官修造釋迦

塔要增高做九十丈剎高十丈與金陵長干塔一般錢糧工力不計其數這里正好修造說這大秦犂鞬王催促條枝國興起十萬人馬海船千艘精兵猛將都過大海要來厮併道林長老入定時見這景象次日來請梁主在寺裏打個釋迦阿育王大會長老拜佛懺祝武帝也釋去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牀瓦器親爲禮拜講經你看這佛力浩大非同小可這里所係做會那條枝國人馬下得海開船不到三四日就阻了颶風各船幾乎覆沒躲得在海中一箇阿耨嶼島裏住下等了十餘日風息了方敢開船不到

一會間風又發了、白浪滔天、如何過得來、仍舊回洋繫在島裏、不開船便無風、若要開船就有風、條枝國大將軍乾篤說道、却不是古怪、不開船便無風、一要開船風就發起來、還是中國天子福分、天若容我們去廝併、着這光景便過得海、也未必取勝他們、不若回了兵罷、把船回得洋待風也沒了、順順的放回去乾篤領着衆頭目、來見大泰國王滿屈、備說這緣故滿屈說道、中國天子弘福、我們終是小邦、不可與大國抗禮、令乾篤領幾箇頭目、修一通降表、進貢獅子、犀牛、孔雀、三足雞、長鳴雞、一班夷官來朝拜進貢、來

主見乾篤說匣風不敢過海一尋自知修塔的帚力以此深信釋教孝學益謹梁王恃中國財力欲併二魏遂納侯景之降景專東魏高歡景左足偏短不長弓馬而謀算諸將莫及嘗與高歡言願得精兵三萬橫行天下渡江縛取蕭老公爲太平主歡大喜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適歡死梁主因歡子高澄素與景不和用反間高澄澄果疑景詐爲歡書召景景發書知澄詐遂據河南叛魏景遂使郎中丁和奉降表於梁主舉河南十三州歸附梁主正月丁卯夜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次日見朱异說夢中之事异奏道

此字內混一之兆也。及丁和奉降表見梁主，言侯景定臣計實是正月乙卯，梁主益神其事，遂納侯景降，封景爲河南王，又發兵馬助景，那里曉得侯景反覆兒人。他知道臨賀王蕭正德屢以貪暴得罪於梁主，正德陰養死士，只願國家有變，景因致書於正德，書云：

天子年尊，奸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今被廢黜，景雖不才，實思自效。

正德得書大喜，暗地與景連和，又致書與景，書云：

僕爲其內，公爲其外，何爲不濟，事機在速，今其時矣。

說這侯景與正德密約、遂詐稱出獵起兵、十月襲譙州執刺史蕭泰又攻破歷陽、太守莊鐵以城投降、因說侯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鬪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使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能濟矣景聞大悅遂以鐵爲導引梁主不知正德與景暗通反令正德督軍屯丹陽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許稱載荻暗濟景衆侯景得渡遂圍臺城、晝夜攻城不息被董勛引景衆登城就據了臺城、把梁主幽於太極東堂以五百甲士防衞內外間固鐵桶

相似景遂入宮恣意肆取宮中寶玩珍品前代法器之類又選美好宮娥名姬千數悉歸於己景陰體弘壯淫毒無度夜御數十人猶不遂其所欲聞溧陽公主音律超衆容色傾國欲納爲妃遂使小黃門田香兒以紫玉軟絲同心結兒一奩并合歡水果盛以金泥小盒密封遺公主公主啟看左右皆怒勸主碎其奩拒而不納公主曰不然非爾輩所知侯王天下豪傑父王昔曾夢獼猴升御榻正應今日我不辱身歸侯王則蕭氏無遺類矣遂以雙鳳名錦被孖胡飲金交蓮枕遺侯景景見田香兒回奏大悅遣親近左右

（嬌人乃有歧異說是嘯所不亦天者浸秋仁作武氏啟兄）

支公得有鑒識何必梁主果見終天命不可違耳猶荷荷之厄公主賢彩花樣不祥經生

數十人迎公主、定情之夕、景雖獰毒萬端主亦曲焉、忍受日親不移致景寵結、得以顛倒是非、妨於朝務、保全公族、主之力也、後王偉勸景廢立盡除衍族主、與偉忤愛弛、梁主既爲侯景所制不得來見支公所求多不遂意飲膳亦爲所裁節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荷荷而殂年八十六歲景秘不發喪、支長老早已知道、兄時節已至不可待也在寺裏坐化了、且說梁湘東王繹痛梁主被景幽死遂自稱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承制起兵來誅侯景、先使竟陵太守王僧辯領五千人馬來復臺城軍到湘州鬼方僧辯陷

令趙伯超來探聽侯景消息伯超恐路上不好行失做箇平常商人行到栢樹尖山邊深林裏走過望見梁主與支公二人各倚着一杖緩緩的行來伯超走近見了梁主喫這一驚不小連忙跪下奏道陛下與長老因甚到此今要往何處去梁主回荅道朕功行已滿與長老往西天竺極樂國去有封書寄與湘東王正沒人可寄卿可仔細收好與朕寄去說了梁主就袖中取出書遞與趙伯超伯超剛接得書就不見了梁主與支公後伯超探聽侯景消息回覆王僧辯忙將書遞上湘東王說見梁主一事湘東王拆開書

看是一首古風詩云

奸虜竊神器　毒痡流四海
嗟哉蕭正德　爲景所愚賣
兇逆賊君父　不復爲剃薙
惟彼湘東王　憤起忠勤在
落星霸先謀　使景臺城敗
竄身依若仁　爲鯤所屠害
身首各異處　五子誅夷死
暴尸陳市中　爭食民心快
今我既敘履　去住兩無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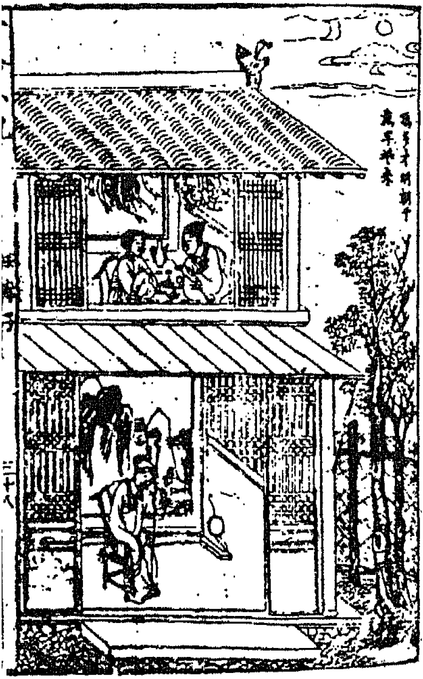
到此方見公主心事眞女中豪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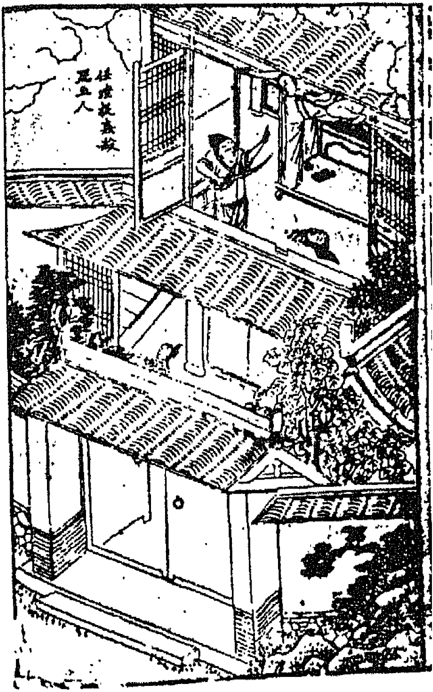
極樂爲世尊　自在兜利界
篡逆安在哉　鈇鉞誅千載

湘東王繹罷是詩、淚涕潸流不勝嗚咽後王僧辯陳霸先攻破侯景景竟欲走吳依答仁羊侃二子羊鵾殺之暴景屍於市民爭食之并骨亦盡溧陽公主亦食其肉雪冤於天期以自死景五子皆被北齊殺盡於詩無一不驗詩曰

堪笑世人眼界促　只就目前較禍福
臺城去路是西天　累世證明有空谷

第三十七卷終


爲多才叫斷千
眞乎神奏


怪燈挺赤殺
罷且人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爲神

參透風流二字禪　好姻緣作惡姻緣
癡心做處人人愛　冷眼觀時箇箇嫌
閒花野草且休拈　贏得身安心自然
山妻本是家常飯　不害相思不費錢

這首詞單道着色慾乃忘身之本爲人不可苟且話說南宋光宗朝紹熙元年臨安府在城清河坊南首昇陽庫前有箇張員外家中巨富門首開箇川廣生藥舖年紀有六旬媽媽已故止生一子喚做張秀一

郎、年二十歲、聰明標致、每日不出大門、只務買賣。父母見子年幼、抑且買賣其門如市、打發不開、鋪中有個主管、姓任、名珪、年二十五歲、母親早喪、止有老父、雙目不明、端坐在家。任珪大孝、每日辭父出、到晚歸家參父、如此孝道。祖居在江干牛皮街上。是年冬間、憑媒說合、娶得一妻、年二十歲、生得大有顏色、係在城內日新橋河下做涼傘的梁公之女兒、小名叫做聖金。自從嫁與任珪、見他篤實本分、只是心中不樂、只恨父母千不嫁萬不嫁、把我嫁在江干、路又遠、早晚要歸家不便、終日眉頭[illegible]、面帶憂容、妝飾皆懶

這任珪又自早出晚歸因此不滿婦人之意原來這婦人未嫁之時、先與對門周待詔、子名周得有姦此人生得丰姿俊雅專在三街兩巷貪花戀酒趨奉得婦人中意年紀三十歲不要娶妻只愛、婆娘周得與梁姐姐暗約偷期街坊鄰里那一個不曉得因此梁公梁婆又無兒子、沒奈何只得把女兒嫁在江干、省得人是非、這任珪是個朴實之人不曾打聽仔細胡亂娶了、不想這婦人身雖嫁了任珪一心只想周得、兩人餘情不斷住蔣先陰正是

看見垂楊柳　回頭麥又黃

蟬聲猶未斷　孤雁早成行

忽一日正值八月十八日潮生日滿城的佳人才子皆出城看潮這周得同兩箇弟兄俱打扮出候潮門只見車馬往來人如聚蟻周得在人叢中丟撇了兩箇弟兄潮也不看一逕投到牛皮街那任珪家中來原來任公每日只閑着大門坐在樓簷下念佛周得將扇子柄敲門任公只道兒子回家一步步摸出來把門開了周得知道是任公便叫聲老親家小子惣禮了任公聽着不是兒子聲音便問足下何人有何事到舍下周得道老親家小子是梁凉傘姐姐之子

有我姑表妹嫁在宅上因看潮特來相訪令郎姐夫在家麼任公雙目雖不明見說是媳婦的親便邀他請坐就望裏面叫一聲娘子有你阿舅在此相訪這婦人在樓上正納悶聽得任公叫連忙濃添脂粉插戴釵環穿幾件色服三步那做兩步走下樓來布簾內瞧一瞧正是我的心肝情人多時不曾相見走出布簾外笑容可掬向前相見這周得一見婦人正是

分明久旱逢甘雨　賽過他鄉遇故知
只想洞房歡會日　那知公府獻頭時

兩箇並肩坐下這婦人見了周得神魂飄蕩不能禁

止遂携周得手揭起布簾口裏胡說道阿舅上樓去說話這任公依舊坐在樓簷下板櫈上念佛這兩箇上得樓來就抱做一團婦人罵道短命的教我思量得你成病因何一向不來看我負心的賊周得笑道姐姐我爲你嫁上江頭來早晚不得見面害了相思病爭些兒不得見你我如常要來只怕你老公知道因此不敢來望你一頭說一頭摟抱上牀解帶卸衣叙舊日海誓山盟雲情雨意正是

情興兩和諧摟定香肩臉貼腮手撚香酥妳綿軟
實奇哉退了褲兒脫繡鞋玉體靠郎懷舌送丁香

口便開倒鳳顛鸞雲雨罷囑多才明朝千萬早些
來
這詞名南鄉子單道其日間雲雨之事這兩個雲雨時
雲收雨散各整衣巾婦人摟住周得在懷裏道我的
老公早出晚歸你若不負我心時常只說相訪老子
又瞎他曉得甚麼只顧上樓和你快活切不可做負
心的周得答道好姐姐心肝肉你既有心於我我決
不負於你我若負心教我墮阿鼻地獄萬刼不得人
身這婦人見他設咒連忙捧過周得臉來舌送丁香
放在他口裏道我心肝我不枉了有心愛你從今後

任何老實人所謂起[illegible][illegible]三十兩也

頻頻走來相會切不可使我倚門而望道罷兩人不忍分別只得下樓別了任公一直去了婦人對任公道這箇是我姑娘的兒子且是本分淳善語也不會說老實的人任公答道好好婦人去竈前安排中飯與任公喫了自上樓去了直睡到晚任珪回來參了父親上樓去了夫妻無話睡到天明辭了父親又入城而去俱各不題這周得自那日走了這遭日夜不安一心想念歇不得兩凡又去相會正是情濃似火此時牛皮街人煙稀少因此走動只有數家鄰舍都不知覺事不想閃得過了一場官司有兩箇月不去

相思逼婦人淫心似火，巴不得他來，只因周得不來，懨懨成病，將如醉如痴，正是

烏飛兔走，朝來暮往何時歇，女媧只會煉石補青
天，豈會熬膠粘日月

倏忽又經元宵，臨安府居民門首扎縛燈棚，懸掛花燈，慶賀元宵，不期這周得官事已了，打扮衣巾，其日巳牌時分，逕來相望，却好任公在門首念佛，與他施禮罷，逕上樓來，袖中取出燒鵝熟肉，兩人喫了，解帶脫衣上床，如糖似蜜，如膠似漆，恁意顛鸞倒鳳，出於分外，綢繆日久，不曾相會，兩箇摟做一團，不捨分開

躭閣長久了直到申牌時分不下樓來這任公肚中又饑心下又氣想道這阿舅今日如何在樓上這一日便在樓下叫道我肚饑了要飯喫婦人應道我肚裏疼痛等我便來任公忍氣吞聲自去門前坐了心中暗想必有蹺蹊今晚孩兒回來問他這兩人只得分散輕輕移步下樓款款開門放了周得去了那婦人假意叫肚痛安排些飯與任公喫了自去樓上思想情人不在話下却說任珪到晚回來參見父親任公道我兒且休要上樓去有一句話要問你任珪立住脚聽任公道你丈人丈母家有甚麼姑舅的阿

舅自從舊年八月十八日看潮來了這遭以後不曾來望逕直上樓去說話也不打緊今日早間上樓直到下午中飯也不安排我與我忍不住叫你老婆那阿舅聽見我叫慌忙去了我心中十分疑惑往日常要問你只是你早出晚回因此忘了我想男子漢與婦人家在樓上一日必有姦情之事我自年老眼又瞎管不得我兒自己慢慢訪問則個任珪聽罷心中大怒火急上樓端的是

口是禍之門　舌為斬身刀
閉口深藏舌　安身處處牢

當時任珪大怒上樓口中不說心下思量我且忍住、看這婦人分豁只見這婦人坐在樓上便問道父親喫飯也未答應道喫了、便上樓點燈來鋪開被脫了、衣裳先上牀睡了、任珪也上牀來却不倒身睡去坐在枕邊問那婦人道我問你家那有箇姑長阿舅時常來望你你且說是那箇婦人見說爬將起來穿起衣裳坐在牀上柳眉剔豎嬌眼圓睜應道他便是我爹爹結義的妹子養的兒子我的爹娘記掛我時常教他來望我有甚麼半絲麻線便焦躁發作道兀誰在你面前說長道短來老娘不是善良君子不裹頭

偈偈孚希歎

巾的婆婆岸堤導兒也要落地你且說是誰說黃道黑我要和你會同問得明白任珪道你不要嚷卻纔父親與我說今日甚麼阿舅在樓上一日因此問你則箇沒事便罷休不消得便焦躁一頭說一頭便脫衣裳自睡了那婦人氣喘氣促做神做鬼假意兒裝妖作勢哭哭啼啼道我的父母沒眼睛把我嫁在這里沒來由教他來望卻教別人說是道非又哭又說任珪睡不着只得爬起來那婦人頭邊摸住了撫恤道便罷休是我不是看往日夫妻之面與你陪話便了那婦人倒在任珪懷裏兩箇雲情雨意狂了半夜

俱不題了任珪天明起來辭了父親入城去了每日巴巴結結早出晚回那癡婆一心只想要偷漢子轉轉尋思要待何計脫身只除尋事回到娘家方纔和周得做一塊兒要箇滿意日夜掛心撚指又過了半月忽一日飯後周得又來推開門兒逕入也不與任公相見一直上樓那婦人向前摟住低聲說道叵耐這瞎老驢與兒子說道你常來樓上坐定說話教我分說得口皮都破被我胡蘆提瞞過了你從今不要來怎地教我捨得你可尋思計策除非回家去與你方纔快活周得聽了眉頭一蹙計上心來道如今原上

猫兒正在叫來叫去你可漏屋處抱得一箇來安在懷裏必然抓碎你胸前却放了猫兒睡在牀上啼哭等你老公回來必然問你你說你的好偷却來調戲我我不肯順他他將我胸前抓碎了你放聲哭起來你的丈夫必然打發你歸家去我每日得和你同歡同樂却强如偷雞吊狗暫時相會且在家中住了半年三箇月却又再處此計大妙婦人伏道我不在了有心向你好心腸有見識二人和衣倒在牀上鬧戲了雲雨罷鬧得慌忙下樓去了正是

老鵝烹不爛　移禍於枯桑

那婦人伺候了幾日、忽一日捉得一箇猫兒解開胸膛、包在懷裏、這猫兒見衣服包緊、舒脚亂抓、婦人忍着疼痛、由他抓得胸前兩奶粉碎、解開衣服、放他自去、此是中牌時分、不做晚飯、和衣倒在床上、把眼揉得緋紅、哭了叫、叫了哭、將近黃昏、任珪回來、參了父親、到裏面不見婦人、叫道、娘子、怎麼不下樓來、那婦人聽得問了、越哭起來、任珪逕上樓、不知何意、問道、喫晚飯也未、怎地又哭、連問數聲不應、那淫婦巧生言語、一頭哭、一頭叫道、問甚麼、說起來、桩你娘的識子、快寫休書、打發我回去、做不得這等豬狗樣人、你

若不打發我回家去我明日尋個死休說了又哭任珪道你且不要哭有甚事對我說這婦人爬將起來抹了眼淚掰開胸前兩奶抓得粉碎有七八條血路教丈夫看了道這是你好親爺幹下的事今早我送你出門回身便上樓來不想你這老驢老畜生輕手輕脚跟我上樓一把雙手摟住摸我胸前定要行姦喫我不肯他便將手把我胸前抓得粉碎那里肯放我慌忙叫起來他沒意思方纔摸下樓去了教我眼巴巴地望你回來說罷大哭起來道我家不見這般沒人倫畜生驢馬的事任珪道娘子低聲鄰舍聽得

[illegible]信婦子[illegible]不能設[illegible]之[illegible]行此是任珪大糊塗見識處

不好看相婦人道你怕別人得知明日討乘轎子擡我回去便罷你任珪雖是大孝之人聽了這篇妖言不由得

怒從心上起　惡向膽邊生

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illegible][illegible]原來如此可知道前日說你與甚麼阿舅有姦眼見得沒巴鼻在我面前胡說今後眼也不要看這老禽獸娘子休哭且安排飯來喫了睡這婦人見丈夫聽他虛說心中暗喜下樓做飯喫罷去睡了正是

嬌妻與僕花[illegible][illegible]　十事商量九事成

這任珪被這婦人情色昏迷也不問爺却有此事也無過了一夜次早起來喫飯罷叫了一乘轎子買了一隻燒鵞兩瓶好酒送那婦人回去婦人收拾衣包也不與任公說知上轎去了捱得到家便上樓去周得知道便過來也上樓去就攘做一團倒在梁婆床上雲情雨意周得道好計麼婦人道端的你好計策今夜和你放心快活一夜以遂兩下相思之願兩箇狂罷周得下樓去要買辦些酒饌之類婦人道我帶得有燒鵞美酒與你同喫你要買時只買些魚菜時菓足矣周得一霎時買得一尾魚一隻猪蹄四色時

新鞋兒又買下一大瓶五加皮酒拿來家裏教使女春梅安排完備已是申牌時分婦人擺開卓子梁公梁婆在上坐了周得與婦人對席坐了女使篩酒四人飲酒直至初更喫了晚飯梁公梁婆二人下樓去睡了這兩箇在樓上正是歡來不似今日喜來更勝當初正要稱意停眠整宿只聽得有人敲門正是

日間不做虧心事　半夜敲門不喫驚

這兩箇指望做一夜快活夫妻誰想有人敲門春梅在竈前收拾未了聽得敲門執燈去開門見了任珪驚得呆了立住脚頭高聲叫道任姐夫來了周得聽

听這任珪未起走下樓思量無處躲避想空地裏有箇東廁且、去東廁躲閃這婦人慢慢下樓道你今日如何這等晚來、任珪道便是出城得晚閉了城門欲去張員外家、歇又夜深了、因此來這里歇一夜婦人道喫晚飯了未、任珪道喫了、只要些湯洗脚春梅遑忙掇脚盆來教任珪洗了脚婦人先上樓任珪却去東廁裏淨手、時下有人攔住不與他去便好只因來上廁爭些兒死於非命、正是

恩義廣施、人生、何處不相逢冤仇莫結路逢狹處難迴避

任珪剛跨上東廁被周得劈頭揪住、叫道有賊、梁公梁婆婦人使女各拿一根柴來、亂打、任珪大叫道是我不是賊、衆人不由分說將任珪痛打一頓、周得就在鬧裏一溜走了、任珪叫得喉嚨破了衆人方纔放手點燈來看見了任珪各人都呆了、任珪道、我被這賊揪住、你們顛倒打我被這賊走了、衆人假意埋冤道你不早說、只道是賊賊到却走了說罷各人自去任珪忍氣吞聲道莫不是藏甚麼人在裏面被我冲破、到打我這一頓且不要慌慢慢地察訪聽那更鼓已是三更去梁公牀上睡了、心中胡思亂想只睡不

寫得好

着捱到五更不等天明起來穿了衣服便走梁公道待天明喫了早飯去任珪被打得渾身疼痛那有好氣也不應他開了大門搶上了趁星光之下直望候潮門來却忒早了些城門未開城邊無數經紀行販挑着鹽擔坐在門下等開門也有唱曲兒的也有說閒話的也有做小買賣的任珪混在人叢中坐下納悶你道事有湊巧物有偶然正所謂

喫食少添鹽醋　不是去處休去
要人知重勤學　怕人知事莫做

當時任珪心下欝欝不樂與決不下內中忽有一人

說道我那里有一隣居梁凉傘家有一件好笑的事這人道有甚麽事那人道梁家有一箇女兒小名聖金年二十餘歲未曾嫁時先與對門周待詔之子周得通姦舊年嫁在城外牛皮街賣生藥的主管叫做任珪這周得一向去那里來往被瞎阿公識破去那里不得了昨日歸在家裏昨晚周得買了嗄飯好酒喫到更盡兩個正在樓上快活有這等的巧事不想那女婿更深夜靜起不出城還來丈人家投宿姦夫驚得沒躲避處走去東廁裏躲了任珪却去東廁淨手、[illegible]道[illegible]周得[illegible]手[illegible]任

珪架任到半有說丈人丈母女兒一齊兒任珪門首打了一頓姦夫逃走了世上有這樣的異事眾人聽說了一齊拍手笑起來道有這等沒用之人被姦夫淫婦安排難道不曉得這人道若是我便打一把尖刀殺做兩段那人必定不是好漢必是個腲膿爛板烏龜又一個道想那人不曉得老婆有姦以致如此說了又笑一場正是

情知語是鉤和線　從頭鉤出是非來

當時任珪卻好聽得備細城門正開一齊出城各分路去了此時任珪不出城復身來到張員外家裏來

取了三五錢銀子、到鐵鋪裏買了一柄解腕尖刀和鞘揷在腰間、思量錢塘門晏公廟神明最靈買了一隻白公雞、香燭紙馬提來廟裏燒香拜告神聖題靈任珪妻梁氏與、鄰人周得通姦夜來如此如此前話一一禱告罷將刀出鞘提雞在手問天買卦、如若殺得一個人殺下的雞在地下跳一跳殺他兩個人跳兩跳說罷一刀剁下雞頭那雞在地下一連跳了四跳、重復從地跳起直從梁上穿過墜將下來却好共是五跳當時任珪將刀入鞘再拜望神明助力報仇化紙出廟上街東行西走繞尋可處到晚回張員外

家歇了、沒情沒緒買賣也無心去背次日早起將刀插在腰間沒做理會處、欲要去梁家斬與又恐撞不着周得、只殺得老婆也無用、又不了事、轉轉尋思恨不得吃他一口逕投一個去處有分教任珪小膽番爲大膽善心改作惡心大鬧了日新橋鼎沸了臨安府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這任珪東撞西撞逕到美政橋姐姐家裏見了姐姐說道、你兄弟這兩日有些事故、爹在家沒人照管要寄托姐姐家中住幾時休得推故姐姐道老人家、多

住些時也不妨姐姐果然教兒子去椄任公伏着來家這日任珪又在街坊上串了一回走到姐姐家見了父親將從前事一一說過道兒子被這潑淫婦虛言巧語反說父親如何如何兒子一時被惑險些墮他計中這口氣如何消得任公道你不要這淫婦便了何須嘔氣任珪道有一日撞在我手裏決無干休任公道不可造次從今不要上他門休了他別討個賢會的便罷任珪道兒子自有道理辭了父親并姐姐氣忿忿的入城恰好是黃昏時候走到張員外家將上件事一一告訴只有父親在姐姐家我也放得

心下、張員外道、你且忍耐、此事須要三思而行、自古道、捉姦見雙、捉賊見贓、倘或不了事、枉受了苦楚、若下在死囚牢中、無人管你、你若依我說話、不強如殺害人性命、冤家只可解、不可結、任珪聽得勸他、低了頭、只不言語、員外教養娘安排酒飯相待、教去房裏睡、明日再作計較、任珪謝了、到房中、寸心如割、和衣倒在床上、翻來覆去、延捱到四更盡了、越想越惱、心頭火、捺不住、起來、抓扎身體、急捷將刀插在腰間、摸到廚下、輕輕開了門、靠在後牆、那牆若不甚高、一步爬上牆頭、其時夏末秋初、其夜月色正明如晝、將

身望下一跳跳在地上道好了一直望丈人家來隔十數家黑地里立在屋簷下思量道好却好了怎地得他門開躊躇不決只見賣燒餅的王公挑着燒餅擔兒手裏敲着小小竹筒過來忽然丈人家門開走出春梅叫住王公將錢買燒餅任珪自道那厮當死三步作一步奔入門裏逕投胡梯邊梁公房裏來摸開房門拔刀在手見丈人丈母俱睡着心裏想道周得那厮必然在樓上了按住一刀一個割下頭來丟在牀前正要上樓却好春梅開了門走到胡梯邊被任珪劈頭揪住道不要高聲若高聲便殺了你你且

說周得在那里那女子認得是任珪屋首情知不好了見他手中拿刀大叫任姐夫來了任珪氣起一刀砍下頭來倒在地下慌忙大踏步上樓去殺姦夫淫婦正是

種瓜得瓜　種荳得荳
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

當時任珪跨上樓來原來這兩個正在牀上狂蕩聽得王公敲竹筒喚起春梅買燒餅房門都不閂卓上燈尚明逕到牀邊婦人已知聽得春梅叫假做睡着任珪一手按頭一手將刀去咽喉下切下頭來丟在

樓板上口裏道這口怨氣出了只恨周得那廝不曾殺得不滿我意猛想神前殺雞五跳殺了丈人丈母婆娘使女只應得四跳那雞從梁上跳下來必有緣故擡頭一看却見周得赤條條的伏在梁上任珪叫道快下來饒你性命那時周得心慌爬上去了一見任珪戰戰兢兢慌了手脚禁了爬不動任珪性起從牀上直爬上去將刀亂砍可憐周得從梁上倒撞下來任珪隨勢跳下踏住胸脯搠了十數刀將頭割下解開頭髮與婦人頭結做一處將刀入鞘提頭下樓到胡梯邊提了使女頭來尋丈人丈母頭解開頭髮

五箇頭結做一塊放在地上。此時東方大亮。心中思忖。我今殺得快活。稱心滿意。逃走被人捉住。不爲好漢。不如挺身首官。便喫了一剮。也得名揚於後世。遂開了門。叫兩邊鄰舍。對衆人道。婆娘無禮。人所共知。我今殺了他一家。并姦夫周得。我若走了。連累高鄰喫官司。如今起煩和你們同去出首。衆人見說。未信。慌忙到梁公房裏看時。老夫妻兩口俱沒了頭。胡梯邊女使屍倒在那里。上樓看時。周得被殺死在樓上。遍身刀搠傷痕數處。尚在血裏。婦人殺在牀上。衆人喫了一驚。走下樓來。只見五顆頭結做一處。都道眞

又個試題
乃十、冤公
往往有此

奸漢干我們到官依直與他講就是道猶未了哄動隣舍街坊里正緝捕人等都來縛住任珪任珪道不必縛我我自做自當並不連累你們說罷兩手提了五顆頭出門便走眾隣舍一齊跟定滿街男子婦人不計其數來看哄動滿城人只因此起有分教任珪

正是

生爲孝子肝腸烈　死作明神姓字香

眾鄰舍同任珪到臨安府大尹聽得殺人公事大驚慌忙升廳兩下公吏人等排立左右任珪將五箇人頭行兇刀一把放在面前跪下告道小人姓任名珪

年二十八歲、係本府百姓、祖居江頭牛皮街上、母親早喪、止有老父、雙目不明、前年冬間、憑媒說合娶到在城日新橋河下梁公女兒為妻、一向到今、小人因無本生理、在貢生藥張員外家做主管、早去晚回、日常間這婦人只是不喜、至去年八月十八日父親在樓下坐定念佛、原來梁氏未嫁小人之先、與隣人周得有姦、其日本人來家、稱是姑舅哥哥來訪、逕自上樓說話、日常來往、瞞父眼瞎不明、忽日父與小人說道甚麼阿舅常常來樓上坐、必有姦情之事、小人懸得說便罵婆娘、一時小人見不到、被這婆娘巧語虛

言說道、老父上樓調戲、因此三日前小人打發婦人同娘家去了、至日、小人同家晚了、關了城門、轉到妻家投宿、不想姦夫見我去、逃躲東廁裏、小人臨睡、去東廁淨手、被他劈頭揪住、喊叫有賊、當時丈人丈母妻娘使女、一齊執柴亂打小人、此時姦夫走了、小人忍痛歸家、思想這口氣沒出處、不合夜來提刀入門、先殺丈人丈母、次殺使女、後來上樓殺了淫婦、徑撩頭見姦夫伏在梁上、小人爬上去亂刀砍死、今提五個首級首告、望相公老爺明鏡、大尹聽罷、呆了半晌、遂問鄰舍、果供說是實、所供明白、大尹劄旨令任

尹親筆供招、隨即差個縣尉、并公吏仵作人等、押着任珪、到尸邊檢驗明白、其日人山人海來看

險道神脫了衣裳　這場話非同小可

當日一齊同到梁公家、將五個尸首一一檢驗訖、封了大門、縣尉帶了一干人犯來府堂上、回話道、檢得五個尸、並是兇身自認殺死、大尹道、雖是自首、難以免責、交打二十下、取具長枷枷了、上了鐵鎖手肘、令獄卒押下死囚牢裏去、一干排鄰回家、教地方公同作眼將梁公家家財什物變賣了、買下五具棺材、盛下尸首、聽候官府發落、且說任珪在牢內衆人見他

是箇好男子、都愛敬他早晚飯食有人管顧、不在話下、臨安府大尹、與該吏商量任珪是箇烈性好漢、只可惜下手忒狠了、周旋他不得、只得將文書做過、申呈刑部、刑部官奏過天子、令勘官勘得本犯姦夫淫婦、理合殺死、不合殺了丈人丈母使女一家非死三人、着令本府待六十日限滿、將犯人就本地方凌遲示眾、梁公等尸首燒化、財產入官、文書到府數日、大尹差縣尉率領仵作公吏軍兵人等當日去牢中取出任珪、大尹將朝廷發落文書、教任珪看了、任珪自知罪重、低頭伏死、大尹教去了鐵枷鐐肘、上了木驢

四道長釘釘　　三條麻索縛

兩把刀子舉　　一朶紙花搖

縣尉人等兩棒鼓一聲鑼簇擁推着任珪前往牛皮街示衆但見犯由牌前引僥倖後隨當時來到牛皮街圍住法場只等午時三刻其日看的人兩行如堵將次午時真可作怪一時間天昏地黑日色無光狂風大作飛砂走石播土揚泥你我不能相顧看的人驚得四分五落魄散魂飄少頃風息天明縣尉幷劊子衆人看任珪時綁索長釘俱已脫落端然坐化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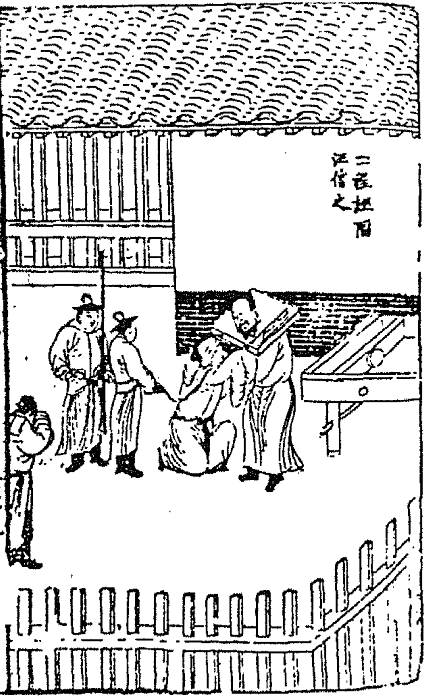
木驢之上眾人一齊發聲道、自古至今、不曾見有這般奇異的怪事、監斬官驚得木麻、慌忙令仵作公吏人等、看守任珪尸首、自己忙拍馬到臨安府、稟知大尹、大尹見說、大驚、連忙上轎一同到法場看時果然任珪坐化了、大尹逕來刑部稟知此事、着令排隣地方人等、看守過夜、明早奏過朝廷憑聖旨發落、次日巳牌時分、刑部文書到府、隨將犯人任珪尸首、即時燒化、以免淩遲、縣尉領旨、就當街燒化、城裏城外人有千千萬萬來看、都說這樣異事何曾得見何曾得見、卻說任公與女兒知得任珪死了、安排些羹飯外

場挽了瞎公公女兒擡着轎子，一齊迎到當街祭祀了痛哭一場。任珪的姐姐綴兒子挽扶着公公同回家奉親過世。話休絮煩，過了兩月餘，每遇黃昏，常時出來顯靈，來往行人看見，嚇回去便患病，備下羹飯紙錢，當街祭獻，其病即痊。忽一日有一小兒來牛皮街閙耍，被任珪附體起來，衆人一齊來看。小兒說道：玉帝憐吾是忠烈孝義之人，各坊城隍土地保奏，令做牛皮街土地。汝等善人可就我屋基立廟，春秋祭祀，保國安民。說罷，小兒遂醒。當坊隣佑看見如此顯靈，那敢不信，即日斂出財物，買下木植，將任珪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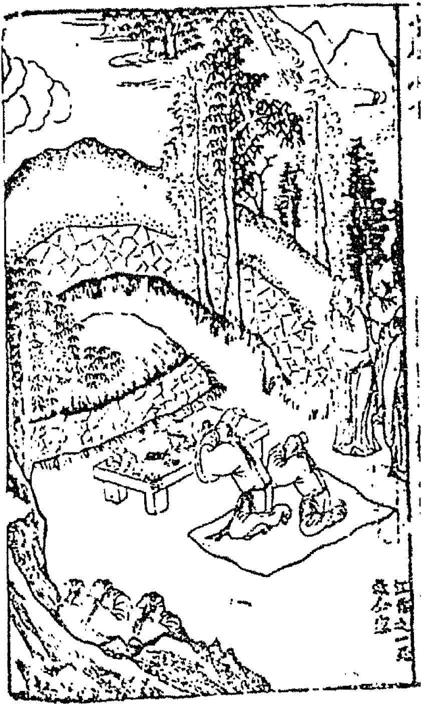
蓋造一所廟宇連忙請一箇塑佛高手塑起任珪神像坐於中間處備三牲福物祭獻自此香火不絕所求必應其廟至今尚存後人有詩題於廟壁讚任珪坐化爲神之事詩云

鐵銷石朽變更多　只有精神永不磨
除却奸淫拚自死　剛腸一片賽閻羅

古今小說



二差捉陷江信之


江循之一局
敏公寫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白髮蘇隄老嫗不知生長何年相隨寶駕共南遷
往事能言舊汴○前度君王遊幸一時詢舊凄然
魚羹妙製味猶鮮雙手擎來奉獻

話說大宋乾道淳熙年間孝宗皇帝登極奉高宗爲太上皇那時金邦和好四郊安靜偃武修文與民同樂孝宗皇帝時常奉着太上乘龍舟來西湖玩賞湖上做買賣的一無所禁所以小民多有乘着聖駕出遊趁趁生意只賣酒的也不止百十家且說有箇酒

家婆姓宋排行第五喚做宋五嫂原是東京人氏造得好鮮魚羹京中最是有名的建炎中隨駕南渡如今也僑寓蘇隄趕趁一日太上遊湖泊船蘇隄之下聞得有東京人語音遣內官召來乃一年老婆婆有老太監認得他是汴京樊樓下住的宋五嫂善煮魚羹奏知太上太上題起舊事淒然傷感命製魚羹來獻太上嘗之果然鮮美即賜金錢一百文此事一時傳遍了臨安府王孫公子富家巨室人人來買宋五嫂魚羹與那老嫗因此遂成巨富有詩爲證

一碗魚羹值幾錢
舊京遺製動天顏

時人倍價來爭市　半買君恩半買鮮

又一日，御舟經過斷橋，太上捨舟閒步，看見一酒肆精雅，坐啟內設個素屏風，屏風上寫風入松詞一首

詞云

一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鞦韆

○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煙，明日重移殘酒，來尋陌上花鈿，

太上覽畢，再三稱賞，問酒保此詞何人所作，酒保答

言此乃太學生于國寶醉中所題太上笑道此詞雖然做得好但末句重移殘酒不免帶寒酸之氣因索筆就屏上改云明日重扶殘醉即日宣召于國寶見駕欽賜翰林待詔那酒家屏風上添了御筆遊人爭來觀看因而飲酒其家亦致大富後人有詩單道于國寶際遇太上之事詩曰

素屏風上醉題詞　不道君王盻倸奇
若問姓名誰上達　酒家卽是魏無知

又有詩讚那酒家云

御筆親刪墨未乾　滿城聞說盡爭看

一絲派屬偕蹉渉　　始信皇家雨露寬

那時南宋承平之際無意中受了朝廷恩澤的不知多少同時又有文武全才出名豪俠不得際會風雲被小人誣陷激成大禍後來做了一場沒撻煞的笑話此乃命也時也運也正是

時來風送滕王閣　　運退雷轟薦福碑

話說乾道年間嚴州遂安縣有個富家姓汪名孚字師中曾登鄉薦有財有勢專一武斷鄉曲把持官府為一鄉之豪霸因殺死人命遇了對頭將汪孚問配吉陽軍去他又貪緣魏國公張浚假以募兵報効爲

由得脫罪籍、回家益治貲產、復致大富、他有箇族親兄弟汪革、字信之、是箇文武全才、從幼只在哥哥身邊居住、因與哥哥汪孚酒中爭論一句閒話、賭口氣、隻身逃走出門、口裏說道、不致千金、誓不還鄉、身邊只帶得一把雨傘、並無財物、思想那裏去好、我聞得人說、淮慶一路有耕冶可業、甚好經營、且到彼地、再作道理、只是沒有盤纏、心生一計、自小學得些鎗棒拳法在身、那時抓紥衣袖、做箇把勢模樣、逢着馬頭聚處、使幾路空拳、將這傘權爲鎗棒、撇箇架子一般、有人喝采、賫發幾文錢、就買些酒飯用度、不一日、

沒了揚子江一路相度地勢直至安慶府過了宿松又行三十里地名麻地坡看見荒山無數只有破古廟一所、絕無人居、山上都是炭材汪革道此處若起個鐵冶炭又方便、足可擅一方之利、於是將古廟為家在外糾合無籍之徒、因山作炭賣炭買鐵就起個鐵冶鑄成鐵器出市發賣所用之人各有職掌恩威並著、無不欽服數年之間、發個大家事起來遣人到嚴州取了妻子、來麻地居住、起造廳屋千間極其壯麗、又占了本處酤坊、每歲得利若干、又打聽望江縣有個天荒湖方圓七十餘里其中多生魚蒲之類、汪

蘄承佃爲巳業湖內漁戶數百皆服他使喚每歲收他魚租其家益富獨霸麻地一鄉鄉中有事俱由他武斷出則佩刀帶劍騎從如雲如貴官一般四方窮民歸之如市解衣推食人人願出死力又蓄家財交結附近郡縣官吏若與他相好的渝杯來往若與他作對的便訪求他過失輕則遣人訐訟敗其聲名重則私令亡命等於沿途刼害無處蹤跡以此人人懼怕交驩恐後分明是

郭解重生　朱家再出
氣壓鄉邦　名聞郡國

不顧國計
只逞私忌
大臣之蔽
今古一律
偏會說

話分兩頭、却說江淮宣撫使皇甫倜、爲人寬厚、頗得士心、招致四方豪傑、就中選驍勇的、厚其資廩、朝夕訓練、號爲忠義軍、宰相湯思退、忌其威名、要將此缺替與門生劉光祖、乃陰令心腹御史劾奏皇甫倜靡費錢糧、招致無賴兇徒、不戰不征、徒爲他日地方之害、朝廷將皇甫倜革職、就用了劉光祖代之、那劉光祖爲人又畏懦、又刻薄、專一阿承宰相、乃悉反皇甫倜之所爲、將忠義軍散遣歸田、不許占住地方生事、可惜皇甫倜幾年精力、訓練成軍、今日一朝而散、這些軍士也有歸鄉的、也有結夥走綠林中道路的、就

中單表二人程彪程虎荊州人氏、弟兄兩箇都學得一身好武藝、被劉光祖一時驅逐平日有的請受都花消了、無可存活思想投奔誰好、猛然想起洪敎頭洪恭今住在太湖縣南門倉巷口、開箇茶坊、他也曾做軍校昔年相處得好、今日何不去奔他共他商議資身之策、二人收拾行李、一逕來太湖縣尋取洪恭、洪恭恰好在茶坊中相見了、各敘寒溫、二人道其來意洪恭自思、家中蝸窄、難以相容當晚殺雞爲黍管待二人送在近處菴院歇了一晚次日洪恭又請二人到家中早飯取出一封書信說道多承二位遠來

本當留住幾時爭奈家貧待侵令指引到一個去處管取情投意合有箇小小富貴二人謝別而行將書札看時上面寫道此書送至宿松縣麻地坡汪信之十二爺開拆二人依言來到麻地坡見了汪革將洪恭書札呈上汪革拆開看時上寫道

侍生洪恭再拜字達信之十二爺閣下自別台顏時切想念茲有程虎程虎兄弟武藝超羣向隸籍忠義軍今爲新統帥散遣不用特奉薦至府乞留爲館賓令郎必得其資益外敝縣有湖蕩數處頗有出產閣下屢約來看何遲遲耶專候撥冗一臨

若得之、亦笑桊也

汪華看畢、大喜、即喚兒子汪世雄出來相見、置酒款待、打掃房屋安歇。自此程彪程虎住在汪家、朝夕與汪世雄演習弓馬、點撥鎗棒、不覺三月有餘、汪華有事欲往臨安府去、二程聞汪華出門、便欲相別、汪華問道、二兄今往何處、二程答道、還到太湖會洪教頭則箇、汪華寫下一封回書、寄與洪恭、正欲資發二程起身、只見汪世雄走來、向父親說道、鎗棒還未精熟、欲再畱二程過幾時、講些陣法、汪華依了兒子言語、向二程說道、小兒領教未全、且屈寬住一兩箇月、待

不才因家寒逃二程見汪革苦留只得住了却說汪革到了臨安府幹事已畢朝中訛傳金虜敗盟詔議戰守之策汪革投匭上書極言向來和議之非且云國家雖安忘戰必危江淮乃東南重地散遺忠義軍最爲非策禾又云臣雖不才願倡率兩淮忠勇爲國家前驅恢復中原以報積世之仇方表微臣之志天子覽奏下樞密院會議這樞密院官都是怕事的只曉得臨渴掘井那會得未焚徙薪況且布衣上書誰肯破格薦引又未知金韃子真個殺來也不且不覆奏只將溫言好語款留汪革在本府候用汪革因此

逗留臨安、急切未回。正是

將相無人國內虛、　布衣有志枉嗟吁、
黃金散盡貂裘敝、　悔向咸陽去上書、

話分兩頭。再說程彪程虎二人、住在汪家、將及一載、胸中本事、傾倒得授與汪世雄、指望他重重相謝、那汪世雄也情願厚贈、奈因父親汪革、一去不回、二程等得不耐煩、堅執要行、汪世雄苦苦相留了幾遍、到後來畢竟留不住了、一時手中又值空乏、打拼得五十兩銀子、分送與二人、每人二十五兩、衣服一套、置酒作別、席上汪世雄說道、重承二位高賢屈留賜教

本當厚贈只以家父久寓臨安二位又堅執要去世雄手無利權只有些小私財權當路費改日二位若便道光顧尚容補謝二人見銀兩不多大失所望口雖不語心下想道洪教頭說得汪家父子萬分輕財好義許我個小富貴特特而來淹留一載只這般賫發起身比着忠義軍中請受也爭不多早知如此何不就汪華在家時即便相辭也少不得助些盤費如今汪華又不回來欲待再住些時又喫過了送行酒了只得怏怏而別臨行時與汪世雄討封回書與洪教頭汪世雄文理不甚通透便將父親先前寫下這

封書遞與二程托他致意二程收了汪世雄又送一程方纔轉去當日二程走得困乏到晚尋店歇宿沽酒對酌各出怨望之語程虎道汪世雄不是箇三歲孩兒難道百十貫錢鈔做不得主直恁裝窮推故將人小覷程彪道那孩子雖然輕薄也還有些面情可恨汪華特地相留不將人爲意數月之間書信也不寄一箇只說待他回家奉送難道十年不回也等他十年程虎道那些倚着財勢橫行鄉曲原不是什麼輕財好客的孟嘗君只看他老子出外兒子就支不動錢鈔便是小家樣子了程彪道那洪教頭也不識人

難道別沒箇相識偏罵到這三家村去處二箇一遍一句說了半夜喫得有八九分酒了程虎道汪革寄與洪教頭書書中不知寫甚言語何不拆來一看程彪真箇解開包裹將書取出濕開封處看時上寫道

侍生汪革再拜覆書于做教師門下久別懷念得手書如對面喜可知也承爲二程郎謂與小兒相處奈彼欲行甚促僕又有臨安之遊不得厚贈有負來意慚愧慚愧

書尾又寫細字一行云

別諭俟從臨安回即得踐約計期當在秋涼矣革

又顧後是

再拜

程虎看罷大怒道你是箇富家將地投奔你一場便多將金帛結識我們久後也有相逢處又不是雇工代役美甚日子久近却說道欲行甚促不得厚贈主意原自輕了程虎便要將書扯碎燒毀却是程彪不肯依舊收藏了說道洪教頭薦我兄弟一番也把箇回信與他使他曉得沒甚湯水程虎道也說得是當夜安歇無話次早起身又行了一日第三日趕到大湖縣見了洪教頭洪恭在茶坊內坐下各敘寒温原來洪恭向來娶下箇小老婆喚做細姨最是幫家做

怕婆之當如此

活看蠶織絹、不辭辛苦、洪恭十分寵愛、只是一件、那婦人是勤苦作家的人、水也不捨得一盃與人喫的、前次程彪程虎兄弟來時、洪恭雖然送在菴院安歇、却費了他朝飧兩餐、被那婦人絮聒了好幾日、今番二程又來、洪恭不敢延款了、又乏錢相贈、家中存得幾疋好絹、洪恭要贈與二程、料是細姨不肯、自到房中、取了四疋、揣在懷裏、剛出房門、被細姨撞見、攔住道、老無知、你將這絹往那里去、洪恭遮掩不過、只得央道、程家兄弟是我好朋友、今日遠來別我、還鄉無物表情、你只當權借這絹與我、休得違拗、細姨道、老

娘千辛萬苦織成這絹不把來白送與人的你自家有絹自家做人情莫要干涉老娘洪恭又道他好意遠來看我酒也不留他喫三杯了這四疋絹怎省得我的娘好反讓我做主這一遭兒待送他轉身我自來陪你的禮說罷就走細娘扯住衫袖道你說他遠來有甚好意前番白白裏喫了兩頓今番又做指望這幾疋絹老娘自家也不捨得做衣服穿他有甚親情往來却要送他他要絹時只教他自與老娘取討洪恭見小老婆執意不肯又怕二程等久只得發箇狠灑脫袖子逕奔出茶坊來惹得細娘焦急發起話

來道甚麼沒廉恥的光提、非親非眷、不時到人家蒿惱、各人要達時務便好、我們開茶坊的人家、有甚大出產、常言道、貼人不富自家窮、有我們這樣老無知、老禽獸、不守本分、慣一招引閒神野鬼、上門鬧炒、看你沒飯在鍋裏時節、有那箇好朋友、把一斗五升來資助你、故意走到屏風背後、千禽獸萬禽獸的罵。原來細娘在內爭論時、二程一句句都聽得了、心中十分焦燥、又聽得後來罵詈、好沒意思、不等洪恭作別、取了包裹便走。洪恭隨後趕來說道、小妻因兩日有些反目、故此言語不順、二位休得計較、這粗細四疋

權折一飯之敬、休嫌微鮮、程彪程虎那里肯受、抵死推辭、洪恭只得取絹自回、細姨見有了絹、方纔住口、正是、

從來陰性吝嗇　一文割捨不得
剝盡老公面皮　惡斷朋友親戚

大抵婦人家勤儉惜財、固是美事、也要通乎人情、比如細姨一味慳吝、不存丈夫體面、他自躲在房室之內、做男子的、免不得出外、如何做人、爲此恩變爲仇、招非攬禍、往往有之、所以古人說得好、道是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寬、閒話休題、再說程彪程虎二人、部

意又見禹教頭、指望照前款留他倶相許、心裏再求他薦到箇好去處、又作道理、不斯反受了一場辱罵、思量沒處出氣、所帶汪革回書未投、想起書中有別諭候秋涼踐約等話、不知何事、心裏正恨汪革何不擧首他謀叛之情、兩處氣都出了、好計好計、只一件、這書上原無實證、難以出首、除非如此如此、二人離了太湖縣、行至江州在城外、覓箇旅店安放行李、次日弟兄兩箇改換衣裝、到宣撫司衙門前踅了一回、回來喫了早飯、說道多時不曾上潯陽樓、今日何不去一看、兩箇鎖上房門、帶了些散碎銀兩、逕到潯陽樓

來、那樓上遊人無數、二人倚欄觀看、忽有人扯着程彪的衣袂、叫道程大哥、幾時到此、程彪回頭看認得是府內慣緝事的、譚名叫做張光頭、程彪慌忙叫兄弟程虎一齊作揖說道、一言難盡、且同坐喫三杯、慢慢的告訴、當下三人揀副空座頭坐下、分付酒保取酒來飲、張光頭道聞知二位在安慶汪家做教師、甚好際遇、程彪道甚麼際遇、幾乎弄出大事來、便附耳低言道、汪革久霸一鄉、漸有謀叛之意、從我學弓馬戰陣、莊客數千、都教演精熟了、約大湖洪教頭洪恭秋凉一同舉事、教我二人糾合忠義軍舊人爲內應

我二人不從逃走至此、張光頭道有甚證驗、程虎道見有書札托我回復洪恭我不曾替他投遞張光頭道書在何處、借來一看、程彪道在下處三人飲了一回還了酒錢、張光頭直跟二程到下處取書看了道、這是機密重情不可洩漏不才即當稟知宣撫司二位定有重賞說罷、作別去了、次日張光頭將此事密密的稟知宣撫使劉光祖、光祖即捕二程兄弟置獄取其口詞、并汪革復洪恭書札、密地飛報樞密府、樞密府官大驚商量道、汪革見在本府候用、何不擒來鞫問差人去拿汪革時汪革已自走了、原來汪革素

性輕財好義、樞密府裏的人、一個個和他相好、聞得風聲預先報與他知道、因此汪革連夜逃回、樞密府官見拿汪革不着、愈加心慌、便上表奏聞天子、天子降詔、責令宣撫使捕汪革洪恭等、宣撫司移文安慶李太守、轉行太湖宿松二縣、拿捕反賊、卻說洪恭在太湖縣、廣有耳目、聞風先已逃避無獲、只有汪革家私浩大、一時難走、此時宿松縣令正缺、只有縣尉姓何名能、是他權印、奉了郡檄、點起土兵二百餘人、望麻地進發、行不十里、何縣尉在馬上思量道、聞得汪家父子驍勇、更兼冶戶漁戶、不下千餘、我這一去可

不枉送了性命、乃與上兵都頭商議、向山谷僻處屯住數日、同來稟知李太守道、汪革反謀果是真的、莊上器械精利、整備拒捕、小官寡不敵衆、只得回軍伏乞鈞旨別差勇將前去、方可成功、李公聽信了、便請都監郭擇商議、郭擇道、汪革武斷一鄉、目無官府、已非一日、若說反叛、其情未的、據稱拒捕、何曾見官兵殺傷、依起愚見、不須動兵、小將不才、情願挺身到彼、覷其動靜、若彼無叛情、要他親到府中分辨、他若不來、勦除未晚、李公道、都監所言極當、即煩一行、須體察仔細、不可被他瞞過、郭擇道、小將理會得、李公又

問道、將軍此行帶多少人去、郭擇道、只親隨十餘人足矣、李公道、下官將一人幫助、即喚將指使臣王立到來、王立朝上唱箇喏、立於傍邊、李公指着道、此人膽力頗壯、將軍同他去時、緩急有用、原來郭擇與汪革素有交情、此行輕身而往、本要勸諭汪革周全其事、不期太守差王立同去、他倚着上官差遣、便要誇才賣智、七嘴八張、連我也不好做事了、欲待推辭不要他去、又怕太守疑心、只得領諾、怏怏而別、次早、王立扎縛停當、便去催促郭擇起身、又向郭擇道、郡中捕賊文書、親要帶去、汪革這廝、來便來、不來時、小人

着都監一條麻繩扣他頸皮、王法無親、那怕他走上天去、郭擇早有三分不樂、便道、文書雖帶在此、一時不可說破、還要相機而行、王立定要討文書來看、郭擇只得與他看了、王立便要拿起、却是郭擇不肯、自己收過藏在袖裏、當日郭擇和王立都騎了馬手下跟隨的不上二十箇人、離了郡城、望宿松而進、却說汪革自臨安回家、已知樞密院行文消息、正不知這場是非、從何而起、却也自持沒有反叛實跡跟腳牢實放心得下、前番何縣尉領兵來捕、雖不曾到麻地、已自備細知道、這番如何不打探消息、聞知郡中

我虎與逆笑

又差郭都監來帶不滿二十人、只怕是誘敵之計、預戒莊客、大作准備、分付兒子汪世雄、埋伏壯丁伺候、倘若官兵來時只索抵敵、却說世雄妻張氏、乃太湖縣鹽賈張四郎之女、平日最有智數、見其夫裝束門知其情、乃出房對汪革說道、公公素以豪俠名、積漸爲官府所忌、若其原非反叛、官府亦自知之、爲今之計、不若挺身出辨、得罪猶小、尚可保全家門、倘一有拒捕之名、弄假成眞、百口難訴、悔之無及矣、汪革道、郭都監吾之故人、來時定有商量、遂不從張氏之言、

再說郭擇到了麻地、逕至汪革門首、汪革早在門外

迎候說道不知都監駕臨荒僻失於遠接郭擇道郭某此來、甚非得已信之必然相諒兩箇揖讓升廳分賓坐定各敘寒、温、郭擇看見兩廂廊莊客往來不絕明晃晃擺着刀鎗心下頗懷懔懼又見王立跟定在身傍不好細談、汪革開言問道此位何人郭擇道此乃太守相公所遣王觀察也汪革起身重與王立作揖、道、失瞻休罪便請王立在廳側小閤兒內坐下、另箇主管相陪其餘從人俱在門首空房中安札一時間備下三席大酒郭擇客位一席汪革主位相陪一席王立另自一席、餘從滿盤肉、大瓮酒儘他醉飽

酒中間汪華又移席書房中小坐却細問郭擇來意郭擇隱却所徹內言語只說道太守相公深知信之被誣命郭某前來勸諭信之若藏身不出便是無緣有緣了若肯至郡分辨郭某一力擔當汪華道且請寬飲却又探聽郭擇真心要周全汪華乘王立不在眼前正好說話連次催併汪華决計汪華見逼得慌愈加疑惑此時六月天氣暑氣蒸人汪華要郭擇解衣暢飲郭擇不肯郭擇連次要起身汪華也不放只官對着大觥相勸自巳牌至申牌時分席還不散郭擇見天色將晚恐怕他留宿决意起身說道適郭某

所言出於至誠並無半字相欺從與不從早早裁决休得兩相擔誤汪華帶着半醉喚郭擇的表字道希顏是我故人敢不吐露心腹某無辜受謗不知所由今卽欲入郡參謁又恐郡守不分皂白阿附上官强入人罪屈陷貪生人豈不惜命今有楮券四百緡奉希顏表意爲我轉限兩三箇月我當向臨安借貴要之力與樞密院討箇人情上面先說得停妥方敢出頭希顏念吾平日交情休得推委郭擇本不欲受只恐汪華心疑生變乃佯笑道平昔相知自當効力何勞厚賜暫時領受容他日璧還郤待舒手去接那楮

券誰知王觀察王立站在牕外聽得汪革將楮券送郭擇自己却沒甚賄賂帶着九分九釐醉態不覺大怒拍牕大叫道好都監樞密院奉聖旨着本郡緝反犯人乃受錢轉限誰人敢擔這干係原來汪世雄率領壯丁正伏在壁後聽得此語即時躍出將郭擇一索捆番罵道吾父與你何等交情如何藏匿聖旨文書哄騙吾父入郡陷之死地是何道理王立在牕外聽見勢頭不好早轉身便走正遇着一條好漢提着朴刀攔住那人姓劉名青綽號劉千斤乃汪革手下第一箇心腹家奴喝道賊子那裏走王立被出巖

刀厮鬬、奪路向前、早被劉青左臂上砍上一刀、王立、負痛而奔、劉青緊步趕上、只聽得莊外喊聲大舉、莊客將從人亂砍、盡皆殺死、王立肩胛上又中了一朴刀、情知逃走不脫、便隨刀仆地、推做僵死、莊客將撓鈎拖出、和衆死屍一花兒堆向墻邊、汪革當廳坐下、汪世雄押郭擇當面、搜出袖內文書一卷、汪革看了、大怒、喝教斬首、郭擇叩頭求饒道、此事非關小人、都因何縣尉妄禀拒捕、以致太守發怒、小人奉上官差委、不得已而來、若得何縣尉面對明白、小人雖死不恨、汪革道、砍下你這驢頭也罷、省得那狗縣尉沒有

了證見、分付權鎖在耳房中、教汪世雄即時往炭山冶坊等處、凡壯丁都要取齊聽令、却說炭山都是村農怕事、聞說汪家造反、一箇箇都向深山中藏躱、只有冶坊中大牛是無賴之徒、一呼而集、約有三百餘人都到莊上、殺牛宰馬、權做賞軍、莊上原有駿馬三四、日行數百里、價值千金、那馬都有名色叫做

惺惺騮　小驄騍　番婆子

又平日結識得四箇好漢、都是膽勇過人的、那四箇

龔四八　董三　董四　錢四二

其時也都來莊上、開懷飲酒、直喫到四更盡五更初

衆人都醉飽了汪革打扮起來真像箇好漢

頭總旋風髻　身穿白錦袍
翰鞋兜脚緊　裹肚緊身牢
多帶穿楊箭　高擎斬鐵刀
雄威真罕見　麻地顯英豪

汪革自騎着番婆子撥馬的用着劉青又是一箇不良善的怎生模樣

剛鬚環眼威風凜　八尺長軀一片錦
千斤鐵臂敢相持　好漢逢他打寒噤

汪革引着一百人爲前鋒董三董四錢四二共引三

百人爲中軍、汪世雄騎着小驄馬、引教頭四人騎着惺惺騮粗隨引一百餘人、押着郭都監爲後隊、分發已定連放三箇大銃一齊起身、望宿松進發要拿何縣尉正是、

人無害虎心　虎有傷人意

離城約五里之近天色大明、只見錢四二跑上前向汪革說道要拿一箇縣尉何須驚天動地、只消數人突然而入請了他來就是汪革道此言有理、就教錢四二押着大隊屯住單領董三董四劉青和二十餘人前行、望見林深處一簇小兒連臂而歌歌曰

二六化人姓汪　偷箇船兒過江
過江能殺日　一杯熱酒難當

歌之不已，汪革策馬近前叱之，忽然不見。心下甚疑。到縣前時，已是早衙時候，只見靜悄悄地，絕無動靜。汪革卻待下馬，只見一箇直宿的老門子從縣裏面胄着蛭隨花兒的走出，被劉青一把拿住，問道：「何縣尉在那里？」老門子答道：「昨日往東村勾攝公事未回。」汪革就教他引路，逕出東門，約行二十餘里，來到一所大廟，喚做福應侯廟，乃是一邑之香火。本邑奉事甚謹，最有靈應。老門子指道：「無常官府下鄉，只在這

廟裏歇宿可以問之汪革下馬入廟廟祝見人馬雄壯刀仗鮮明正不知甚人唬得尿流屁滾跪地迎接汪革問他縣尉消息廟祝道昨晚果然在廟安歇今日五更起馬不知去向汪革方信老門子是實話將他放了就在廟裏打了中火遣人四下踪跡縣尉並無的信看看捱至申牌時分汪革心中十分焦燥教取火來把這箇廟燒做白地引衆仍回舊路劉青道縣尉雖然不在那有妻小在官府中若取之為質何愁縣尉不來汪革點頭道是行至京門尚未昏黑只見城門已閉却是王觀察王立不曾真死負痛

逃命入城將事情一一稟知巡檢、那巡檢唬得面如土色、一面分付閉了城門防他囉唣、一面申報郡中、說汪華殺人造反、早早發兵勦捕、再說汪華見城門閉了、便欲放火攻門、忽然一陣怪風從城頭上旋將下來、那風好不利害、吹得人毛骨俱悚、驚得那匹番婆子、也直立嘶鳴倒退幾步、汪華在馬上大叫一聲直跌下地來、正是

未知性命如何　先見四肢不收

劉青見汪華墜馬、慌忙扶起看時、不言不語、好似中惡模樣、不省人事、劉青只得抱上雕鞍、董三董四左

右防護劉青控馬而行轉到南門却好汪世雄引着二三十人帶着火把接應合爲一處又行二里汪孚方纔甦醒叫道怪哉分明見一神人身長數丈頭如車輪白袍金甲身坐城堞上脚垂至地神兵簇擁不計其數旗上明寫福應侯三字那神人舒左脚踢我下馬想是神道怪我燒毀其廟所以爲禍也明早引大隊到來白日裏攻打看他如何汪世雄道父親還不知道錢四二恐防累及已有異心不知與衆人如何商議了他先洋洋而去以後衆人陸續走散三停中已去了二停父親不如回到家中再作計較汪孚

聽罷懊恨不已行至屯兵之地見龔四八所言相同郭擇還鎖押在彼汪革一時性起拔出佩刀將郭擇劈做兩截引衆再回麻地坡來一路上又逃散了許多人到北渚點人數止存六十餘人汪革歎道吾素有忠義之志忽爲奸人所陷無由自明初意欲擒拿縣尉究問根由報仇雪恥因借府庫之資招徠豪傑迭宕江淮驅除這些貪官污吏使威名蓋世然後就朝廷招撫爲國家出力建萬世之功業今吾志不就命也對龔四八等道感衆兄弟相從不舍吾何忍負累今罪犯必死此身已不足惜衆兄弟何不將我綁

去送官自脫其禍龔四八等齊聲道哥哥說那里話我等平日受你看顧大恩今日患難之際生死相依豈有更變哥哥休將錢四二一例看待汪革道然雖如此這廝地坡是箇死路若官兵一到沒有退步大抵朝廷之事虎頭蛇尾且暫爲逃難之計倘或天天可憐不絕盡汪門宗祀此地還是我子孫故業不然我汪革魂魄亦不復到此矣言訖撲簌簌兩行淚下汪世雄放聲大哭龔四八等皆泣下不能仰視汪革道天明恐有軍馬來到事不宜遲矣天荒湖有漁戶可依權且躲避乃盡出金珠將一半付與董三董四

老爲存祀
也

教他變姓易名往臨安行都爲賈布散流言說何縣尉迫脅汪革實無反情只當公道不平逢人分析那一半付與龔四八教他領了三歲的孫子潛往吳郡藏匿官府只慮我北去通虜決不疑在近地事平之後逕到嚴州遂安縣尋我哥哥汪師中必然收畱乃將三匹名馬分贈三人龔四八道此馬毛色非凡恐被人識破不可乘也汪革道若遺與他人有損無益提起大刀一刀一匹三馬盡皆殺死莊前莊後放起一把無情火必必剝剝燒得烈焰騰天汪革與龔董三人就火光中灑淚分別世雄妻張氏見三歲的孩

兒去了大哭一場自投於火而死若汪革早聽其言豈有今日正是

良藥苦口　忠言逆耳
有智婦人　賽過男子

汪革傷感不已然無可奈何了天色將明分付莊客不願跟隨的聽其自便引了妻兒老少和劉青等心腹三十餘人逕投望江縣天荒湖來取五隻漁船分載人口搖向蘆葦深處藏躲話分兩頭却說安慶李太守見了宿松縣申文大驚忙備文書各上司處申報一面行文各縣招集民兵勦賊江淮宣撫使劉光

祖將軍、情裝點、大了、奏聞朝廷、旨意倒下樞密院着本處統制、約會各郡軍馬合力勦捕、毋致蔓延到老租、各郡調兵到者約有四五千之數已、知汪革燒毀房舍、逃入天荒湖內、又調各處船兵水陸並進、又差會平江一路用兵邀截、以防走逸、那領兵官無非是都監提轄縣尉巡檢之類、素聞汪革驍勇、黨與甚眾、人有畏怯之心、陸軍只屯住在望江城外、水軍只屯在裏湖港口、搶擄民財、消磨糧餉、那箇敢下湖捕賊、住了二十餘日、湖中並無動靜、有幾箇大膽的、乘箇小擇船、哨探出去、望見蘆葦中煙火不絕、遠遠的鼓

鼓計[illegible]

[illegible]盡僞加兵[illegible]大得若[illegible][illegible]用之以大得[illegible]方惟[illegible]可哉

聲敲響，不敢近視，依舊擂轉。又過幾日，煙火也沒了，鼓聲也不聞了。水哨稟知軍官，移船出港，篩鑼擂鼓，搖旗吶喊而前，徑入湖中，連打魚的小船都四散躲過，並不見一隻。向蘆葦煙起處搜看時，鬼腳跡也沒一個了。但見幾隻破船上堆卻木屑和草根，燒得船板焦黑。淺渚上有兩三面大鼓，鼓上縛著羊，連羊也餓得半死了。原來鼓聲是羊蹄所擊，煙火乃木屑。汪革從湖入江，已順流東去，正不知幾時了。軍官懼罪，只得將船追去，行出江口，只見五個漁船，一字兒泊在江邊，船上立著個漢子，有人認得這船是天荒湖

内的漁船攏船去拿那漢子查問時那漢子哭着眼淚告訴道小人姓樊名速川中人氏因到此做些小商販買賣已畢與一箇鄉親同坐一隻大船三月前來此江口撞着這五箇漁船船上許多好漢自稱汪十二爺要借我大船安頓人口將這五箇小船相換我不肯時腰間拔出雪樣的刀來便要殺害只得讓與他去了你看這箇小船怎過得川江累我重復覓船好不苦也船上兩箇軍官商量道眼見得換船的汪十二爺便是汪華了他人衆已散只有兩隻大船容易算計了且放心趕去行至采石磯邊見江面上

擺列戰艦無數却是太平郡差出軍官領水軍把截采石盤詰行船恐防反賊汪革走邊打聽的實兩處軍官相會安慶軍官說起汪革在湖中逃走入江劫了兩隻大客船裝載家小之事料他必從此過小將跟尋下來如何不見采石軍官聽說大驚頓足道我被這奸賊瞞過了也前兩日辰牌時分果有兩隻大客船船中滿載家小其人冠帶來謁自稱姓王名中一爲蜀中參軍任滿赴行都堂補想來汪字半邊是王字革字下截是中一二字此人正是汪革今已過去不知何往矣兩處軍官商議失了汪革正賊料瞞

不過只得從實申報上司上司見汪革踪跡神出鬼沒愈加疑慮請樞密院懸下賞格畫影圖形各處張掛有能擒捕汪革者給賞一萬貫官陞三級獲其嫡親家屬一口者賞三千貫官陞一級却說汪革乘着兩隻客船過下太湖過了數日聞知官府挨捕緊急料是藏躲不了將客船鑿沉湖底將家小寄頓一箇打魚人家多將金帛相贈約定一年後來取却教劉青跟隨兒子汪世雄間道往無爲州漕司出首說父親原無反情特爲縣尉何能陷害見今逃竄行都乞押去追尋免致興兵調倒此乃保全家門之計不可

遲滯世雄被父親所逼只得去了、漕司看了汪世雄首詞問了備細差官鎻押到臨安府挨獲汪革、一面稟知樞密等院衙門去訖、卻說汪革發脫家小單單剩得一身改換衣裝、逕望臨安而走在城外住了數月不見兒子世雄消息想起城北廂官白正、係向年相識乃夜入北關叩門求見、白正見是汪革、大驚便欲走避汪革扯住說道兄長勿疑某此來束手投罪非相累也、白正方纔心穩開言問道官府捕足下甚急何爲來此汪革將冤情告訴了一遍如今願借兄長之力、得詣闕自明死、亦無憾、白正留汪革住了一

好漢

[illegible]

宿次早報知樞密府遂下於大理院獄中、獄官拷問他家屬何在、及同黨之人、姓名、汪革道妻小都死於火中、只有一子名世雄、一向在外做客並不知情莊丁俱是村民各各逃命去訖、亦不記姓名獄官嚴刑拷訊終不肯說卻說白正不願領賞、紀功陞官心下十分可憐汪革、一應獄中事體、皆他周旋臨安府閣說反賊汪革投到把做與事傳播董三董四知道了也來暗地與他使錢大尹院上官下吏都得了賄賂汪革稍、得寬展、遂於獄中上書、大略云

臣汪革於某年某月投匭獻策、願倡率兩淮忠義

為國家前驅破虜從復中原臣志在報國如此豈有貳心不知何人誣臣為反又不知所指何事願得其人與臣面質使臣心迹明白雖死猶生矣天子見其書乃詔九江府押送程彪程虎二人到行都并下大理鞫問其時無為州通判文書亦到汪世雄也來了都會審一日好不熱鬧汪革父子相會一段悲傷自不必說看見對頭却是二程兄弟出自意外到喫一驚方曉得這場是非的來歷刑官審問時一程並無他話只有汪革所寄洪恭之書為據汪革辯道書中所約欲恭成討原數置買太湖孫鄉蕩並

非別情刑官道洪恭已在逃了有何對證汪世雄道聞得洪恭見在宣城居住只拿他來審便知端的刑官一時不能决權將四人分頭監候行文寧國府去了不一日本府將洪恭解到劉青在外面已自買囑解子先將程彪程虎根由備細與洪恭說了洪恭料得沒事大着膽進院遂將寫書推薦二程約汪革來看湖蕩及汪家賞發薄了二人不悅并贈絹不受之故始末根由說了一遍汪革回書被程彪程虎藏匿不付兩頭懷恨遂造此謊誣陷平人更無別故堂上官錄了口詞向獄中取出汪家父子二程兄弟面證

程彪程虎見洪恭說得的實了、無言可答汪革又將何縣尉停泊中途詐稱拒捕以致上司激怒等因說了一遍、問官再四推鞫無異又且得了、賄賂、有心要、周旋其事、當時判、出審單、略云

審得犯人一名汪革、頗有俠名原無反狀始因二程之私怨妄解書詞繼因何尉之訛言遂鬧兵釁察其本謀實非得已但不合不行告辨糾合兇徒拉殺職官部擇及土兵數人情雖可原罪實難宥、思其束手自投頗非抗拒但行兇非止一人汪革自供當時逃散不記姓名而郡縣申文已有劉青

名字，合行文本處訪拿治罪，不可終成漏網。華子世雄，知情與否亦難懸斷，然觀無為州首詞與同惡相濟者不侔，似宜准自首例，姑從未減。汪華照律該凌遲處死，仍梟首示衆，決不待時。汪世雄杖脊，發配二千里外。程彪、程虎首事妄言，杖脊發配一千里外。俱俟兇黨劉青等到後，發遣洪恭供明釋放。縣尉何能捕賊無才，罷官削籍。

獄具，覆奏天子，聖旨依擬。劉青一聞這箇消息，預先漏與獄中，只勸汪華服毒自盡。汪華這一死，正應着宿松城下小兒之歌。他說二十六佳人姓汪，汪華排行

十二也偷箇船兒過江是指劫船之事過江能幾日一盃熱酒難當汪革今日將熱酒服毒果應其言矣古來說童謠乃天上熒惑星化成小兒預言禍福看起來汪革雖不曾成什麽大事卻被官府大驚小怪起兵調將騷擾幾處州郡名動京師憂及天子便有童謠預兆亦非偶然也閒話休題再說汪革死後犬理院官驗過仍將死屍梟首懸掛國門劉青先將屍骸藏過半夜裏偷其頭去藁葬於臨安北門十里之外次日私對董三說知其處然後自投大理院將一應殺人之事獨自承認又自訴偷塟主人之情大理

如此樂
求結

快人快人

院官用刑嚴緊備諸毒苦要他招出甚處處終不肯
言是夜受苦不過死於獄中後人有詩贊云

從容就獄申王法　慷慨捐生報主恩
多少朝中食祿者　幾人仗義似劉青

大理院官見劉青死了就與箇完局獄中取出汪世
雄及程彪程虎決斷發配董三董四在外已自使了
手脚買囑了行杖的汪世雄皮膚也不曾傷損程彪
程虎着實喫了大虧又兼解子也受了買囑一路上
將他兩箇難爲行至中途程彪先病故了只將程虎
解去不知下落那解汪世雄的得了許多銀兩剛行

（卽此見汪孚能得人死力）

得三四百里、將他發放、汪世雄躲在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爲生、不在話下、再說董三董四收拾了本錢、往姑蘇、尋着了龔四八、領了小孩子、又往太湖打魚人家、尋了汪家老小、三箇人、扮作僕者模樣、一路跟隨、直送至嚴州遂安縣汪師中處、汪孚問知詳細、感傷不已、撥宅安頓、龔董等都移家附近居住、却有汪孚衛護、地方上誰敢道箇不字、過了半載、事漸冷了、汪師中遣龔四八董四二人往麻地坡查理舊時産業、那邊依舊有人造炭冶鐵、問起緣故、却是錢四二爲主、倡率鄉民做事、就頂了汪革的故業、只有天荒湖

莊戶不肯從順董四大怒罵道這反覆不義之賊急般事用得好心下何安我拚着性命與汪信之哥哥報仇提了朴刀便要尋錢四二賭命龔四八止住道不可不可他既在此做事鄉民都幫助他的寡不敵衆枉惹人笑不如回復師中再作道理二人轉至宿松何期正在郭都監門首經過有認得董四的閒着口對郭都監的家人郭興說道這來的黑胖漢便汪革的心腹幫手叫做董學排行第四郭興聽罷心下想道家主之仇如何不報讓一步過去出其不意從背心上狠的一拳將董四打倒急叫道拿得反賊

汪華干下殺人的兇從在此宅裏奔出四五條漢子自衆街坊上人一齊都來喊捕與四八不敢相救一道煙走了郭興帶引捕方將黃門背躬綁起頭髮都拷得乾乾凈凈一步一跌解到府撥縣來此時府縣官尚未到任何縣佐又讓官去了卻是與安守印不敢自專轉解到安慶李太守處李太守門前審汪華夾棍不寬輕重打被上司埋了一場不勝惧怖今日又說起汪華頭他搽將起來反怪地方多事駡道汪華殺人一宗本是有處分了當與待他付已償過了如何又生事後害都與史亂說起解好不費事

用法

危害於人要反亂起風自來了於之無民上為之行

場。衆將董已放了，郭興那起方人等，一場沒趣而散。董四被郭家打傷，負痛奔回巡安縣去。却說董四二先回，將錢四二占了，岸治生業，及董四被郭家拿住之事，細說一遍。汪孚度道必然解郡，却待差人到安慶去替他用錢營幹，忽見董四先着頭奔回，解說如此如此，若非李太守好意，性命不保。汪孚道：據官府口氣，此事已撇過一邊了。雖然董四哥喫了些虧，也得了個好消息。又過幾日，汪孚自引了家童二十餘人，來到麻地，搜尋錢四二，與他說話。錢四二聞得汪孚自來，如何敢出頭，帶着妻子，連夜逃走去了。到歇

孚亦有之才

下房屋家計汪孚道這不義之物不可用之貲與本地炭户等儘他搬運房屋也都拆去了汪孚買起木料燒磚造瓦另蓋起樓房一所將汪革先前炭冶之業一一查清仍舊汪氏管業又到天荒湖拘集漁戶每人賞賜布鈔以收其心這七十里天荒湖仍爲汪氏之産又央人向鄉中上下使錢做汪孚出名批了執照汪孚在麻地坡住了十箇多月百事做得停停當當留下兩箇家人掌管自己同遂安去不一日哲宗皇帝晏駕新天子卽位頒下詔書大赦天下汪世雄遇赦回家到遂安拜見了伯伯汪師中抱頭而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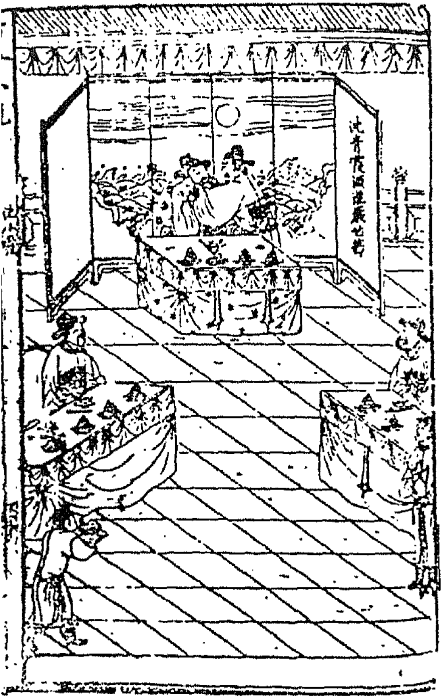
聞得一家骨肉無恙，孙子重逢，小孩兒已長成了，是汪孚取名叫做汪千一，汪世雄心中一悲一喜，過了數日，汪世雄稟過伯伯，同董三到臨安走遭，要將父親骸骨奔歸埋葬，汪孚道，此是大孝之事，我如何阻當，但須早去早回，此間武彊山廣有隙地，風水儘好，我先與你尋理葬事，汪世雄和董三去了，一路無事不一日，負骨而回，重備棺木殯殮，擇日安葬事畢，汪孚向姪兒說道，麻地坡產業雖好，你父親在彼挫了威風，又地方多有仇家，龔四八和董三董四多有人認得你，去住不得了，我當初爲一句閑話上惱了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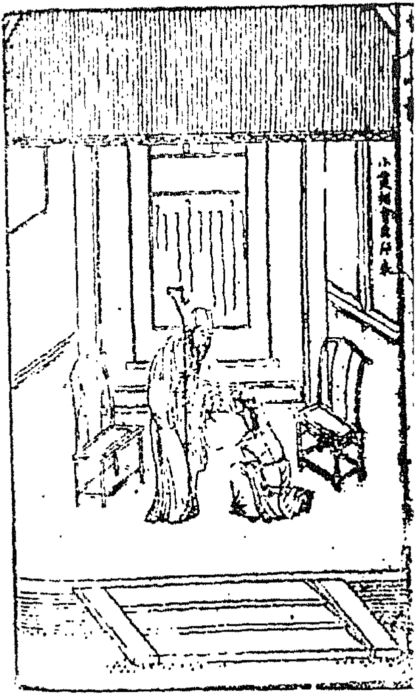
父親爭口氣走向麻地坡去了以致夭出許多事來今日將我的産業盡數讓你一來是見成事業二來你父親墳塋在此也好看管也教你父親在九泉之下消了這口怨氣那麻地坡産業我自移家往彼居住不怕誰人奈何得我汪世雄拜謝了伯伯當日汪孚將遂安房産帳目盡數交付汪世雄明白童僕也分下一半自己領了家小向麻地坡一路而去從此遂安與宿松分做二宗往來不絕汪世雄憑藉伯伯的財勢地方無不信服只爲妻張氏赴火身死終身不娶專以訓兒爲事後來汪千一中了武舉直做到

親軍指揮使之職子孫繁盛無比這段話本叫做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後人有詩贊云

烈烈轟轟大丈夫　出門空手立家模
情眞義士多幫手　賞薄宵人起異圖
仗劍報仇因迫吏　挺身就獄爲全孥
汪孚讓宅眞高誼　千古傳名事豈誣

古今小說


沈青霞酒謾嚴世蕃


小黄姐智食仔秦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閑向書齋閱古今　偶逢奇事感人心
忠臣翻受奸臣制　骯髒英雄淚滿襟
休解綬　慢投簪　從來日月豈常陰
到頭禍福終須應　天道還分貞與淫

話說國朝嘉靖年間聖人在位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只爲用錯了一個奸臣濁亂了朝政、險些兒不得太平、那奸臣是誰姓嚴名嵩號介溪、江西分宜人氏以柔媚得幸交通宦官先意迎合、精勤齋醮供奉青詞

由此驟致貴顯爲人外裝曲謹、內實猜刻讒害了大學士夏言、自己代爲首相、權尊勢重、朝野側目、兒子嚴世蕃由官生直做到工部侍郎他爲人更狠但有些小人之才博聞强記、能思善筭、介溪公最聽他的說話凡疑難大事、必須與他商量朝中有大丞相小丞相之稱他父子濟惡招權納賄賣官鬻爵、官員求富貴者以重賂獻之拜他門下做乾兒子即得超遷顯位由是不肖之人跡如市、科道衙門皆其心腹牙爪但有與他作對的立見奇禍輕則杖謫重則殺戮、好不利害、除非不要性命的、纔敢開口說句公道話

[illegible]時說中用之

兒若不是真正關龍逢比干十二分忠君愛國的宰
可惧了朝廷豈敢得罪宰相其時有無名子感慨時
事將神童詩改成四句云

少小休勤學　錢財可立身
君看嚴宰相　必用有錢人

又改四句道是

天子重權豪　開言惹禍苗
萬般皆下品　只有奉承高

只為嚴嵩父子恃寵貪虐罪惡如山引出一個忠臣
來做出一段奇奇怪怪的事迹留下一段轟轟烈烈

的話柄一時身死萬古名揚正是

家多孝子親安樂　國有忠臣世泰平

那人姓沈名鍊別號青霞浙江紹興人氏其人有文經武緯之才濟世安民之志從幼慕諸葛孔明之爲人孔明文集上有前出師表後出師表沈鍊平日愛誦之手自抄錄數百遍室中到處粘壁每逢酒後便高聲背誦念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往往長嘆數聲大哭而罷以此爲常人都叫他是狂生嘉靖戊戌年中了進士除授知縣之職他共做了三處知縣那三處溧陽茌平清豐這三任官做得好真個是

吏肅惟遵法　官清不愛錢
豪强皆斂手　百姓盡安眠

因他生性伉直不肯阿奉上官左遷錦衣衛經歷一到京師看見嚴家贓穢狼藉心中甚怒忽一日值公宴見嚴世蕃倨傲之狀已自九分不像意飲至中間只見嚴世蕃狂呼亂叫旁若無人索巨觥飛酒飲不盡者罰之這巨觥約容酒斗餘兩坐客懼世蕃威勢没人敢不喫只有一個馬給事天性絕飲世蕃固意將巨觥飛到他面前馬給事再三告免世蕃不依馬給事畧沾唇面便發赤眉頭打結愁苦不勝世蕃自

揪得快私說去世蕃似沈又不足道矣使甚勢此風在也

去下席親手揪了他的耳朶將巨觥灌之那給事出於無奈悶着氣一連幾口吸盡不喫也罷纔喫下時覺得天在下地在上牆壁都團團轉動頭重脚輕站立不住世蕃拍手呵呵大笑沈鍊一肚子不平之氣忽然揎袖而起搶那隻巨觥在手斟得滿滿的走到世蕃面前說道馬司諫承老先生賜酒已沾醉不能爲禮下官代他酬老先生一盃世蕃愕然方欲舉手推辭只見沈鍊聲色俱厲道此盃別人喫得你也喫得別人怕着你我沈鍊不怕你也揪了世蕃的耳朶灌去世蕃一飲而盡沈鍊擲盃於案一般拍手呵呵

大笑唬得衆官員面如土色一個個低着頭不敢則聲世蕃假醉先辭去了沈鍊也不送坐在椅上嘆道咳漢賊不兩立漢賊不兩立一連念了七八句這句書也是出師表上的說話他把嚴家比着曹操父子衆人只怕世蕃聽見到替他揑兩把汗沈鍊全不爲意又取酒連飲幾盃盡醉方散睡到五更醒來想道嚴世蕃這廝被我使氣逼他飲酒他必然記恨來暗算我一不做二不休有心只是一條不如先下手爲强我想嚴嵩父子之惡神人怨怒只因朝廷寵信甚固我官卑職小言而無益欲待覷個機會方纔下手

陸炳厚[illegible]也可感[illegible]長[illegible]公[illegible]口自平

如今等不及了只當做張子房在博浪沙中椎擊秦始皇雖然擊他不中也好與衆人做個榜樣就枕頭上思想疏稿想到天明有了起來焚香盥手寫就表章表上備說嚴嵩父子招權納賄窮凶極惡欺君誤國十大罪乞誅之以謝天下聖旨下道沈鍊謗訕大臣沽名釣譽着錦衣衛重打一百發去口外爲民嚴世蕃差人分付錦衣衛官校定要將沈鍊打死喜得堂上官是個有主意的人那人姓陸名炳平時極敬重沈公的節氣况且又是屬官相處得好的因此反加周全好生打個出頭棍兒不甚利害戶部注籍保

安州爲民沈鍊帶着棒瘡即日收拾行李帶領妻子顧着一輛車兒出了國門望保安進發原來沈公夫人徐氏所生四個兒子長子沈襄本府廩膳秀才一向留家次子沈袞沈褒隨任讀書幼子沈袠年方週歲嫡親五口兒上路滿朝文武懼怕嚴家沒一個敢來送行有詩爲證

一紙封章忤廟廊　蕭然行李入遐荒
相知不敢攀鞍送　恐觸權奸惹禍殃

一路上辛苦自不必說且喜到了保安州了那保安州屬宣府是個邊遠地方不比內地繁華異鄉風

景、舉目淒凉、况兼連日陰雨、天昏地黑、倍加慘戚、欲賃間民房居住、又無相識指引、不知何處安身是好、正在徬徨之際、只見一人打個小傘前來、看見路旁行李、又見沈鍊一表非俗、立住了脚、相了一回、問道官人尊姓、何處來的、沈鍊道姓沈、從京師來、那人道小人聞得京中有個沈經歷、上本要殺嚴嵩父子、莫非官人就是他麼、沈鍊道正是、那人道仰慕多時、幸得相會、此非說話之處、寒家離此不遠、便請挈眷同行、到寒家權下、再作區處、沈鍊見他十分慇懃、只得從命、行不多路、便到了、看那人家雖不是個大大

宅院、都也精緻、那人揖沈鍊、至于中堂納頭便拜、沈鍊慌忙答禮、問道足下是誰、何故如此相愛、那人道小人姓賈名石、是宣府衛一個舍人、哥哥是本衛千戶、先年身故無子、小人應襲、爲嚴賊當權、襲職者、都要重賂、小人不願爲官、托賴祖蔭、有數畝薄田、務農度日、數日前聞閣下彈劾嚴氏、此乃天下、忠臣、義士也、又聞編管在此、小人渴欲一見、不意天遣相遇、三生有幸、說罷又拜下去、沈公再三扶起、便教沈袞沈褒與賈石相見、賈石教老婆迎接沈奶奶到內宅安置、交卸了行李、打發車夫等去了、分付庄客宰猪買

酒管待沈公一家賈石道這等雨天料閣下也無處去只好在寒家安歇了請安心多飲幾盃以寬勞頓沈鍊謝道萍水相逢便承款宿何以當此賈石道農庄粗糲休嫌簡慢當日賓主酬酢無非說些感慨時事的說話兩邊說得情投意合只恨相見之晚過了一宿次早沈鍊起身向賈石說道我要尋所房子安頓老小有煩舍人指引賈石道要什麼樣的房子沈鍊道只像宅上這一所十分足意了租價但憑尊教賈石道不妨事出去踅了一回轉來道貨房儘有只是齷齪低窪急切難得中意的閣下不若就在草舍

經有得如此八字也不私

權住幾時小人領着家小自到外家去住等閣下還朝小人回來可不穩便沈鍊道雖承厚愛豈敢占舍人之宅此事決不可賈石道小人雖是村農頗識好歹慕閣下忠義之士想要執鞭墜鐙尚且不能今日天幸降臨權讓這幾間草房與閣下作寓也表得我小人一點敬賢之心不須推遜話畢慌忙分付庄客推個車兒牽個馬兒帶個驢兒一夥子將細軟家私搬去其餘家常動使家火都留與沈公日用沈錬見他慨爽甚不過意願與他結義爲兄弟賈石道小人是一介村農怎敢僭扳貴宦沈錬道大丈夫意氣相

許那有貴賤賈石小沈鍊五歲就拜沈鍊爲兄沈鍊教兩個兒子拜賈石爲義叔賈石也喚妻子出來都相見了做了一家兒親戚賈石陪過沈鍊喫飯已畢便引着妻子到外舅李家去訖自此沈鍊只在賈石宅子內居住時人有詩嘆賈舍人借宅之事詩曰

傾蓋相逢意氣真　移家借宅表情親
世間多少親和友　競產爭財愧死人

却說保安州父老聞知沈經歷爲上本叅嚴閣老貶斥到此人人敬仰都來拜望爭識其面也有運柴運米相助的也有携酒餚來請沈公喫的又有遣子弟

拜於門下聽教的沈鍊每日間與地方人等講論忠孝大節及古來忠臣義士的故事說到關心處有時毛髮倒豎拍案大叫有時悲歌長嘆涕淚交流地方若老若少無不聳聽懽喜或唾罵嚴賊地方人等齊聲附和其中若有不開口的衆人就罵他是不忠不義一時高興以後率以爲常又聞得沈經歷文武全林都來合他去射箭沈鍊教把稻草扎成三個偶人用布包裹一寫唐奸相李林甫一寫宋奸相秦檜一寫明奸相嚴嵩把那三個偶人做個射鵠假如要射李林甫的便高聲罵道李賊看箭秦賊嚴賊都是

稍本

人忘之
罹及
嚴出

如此北方人性直被沈經歷咶得熱鬧了全不慮及嚴家知道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爲世間只有權勢之家報新聞的極多早有人將此事報知嚴嵩父子嚴嵩父子深以爲恨商議要尋個事頭殺却沈鍊方免其患適值宣大總督員缺嚴閣老分付吏部教把這缺與他門下乾兒子楊順做去吏部依言就將楊侍郎楊順差往宣大總督楊順往嚴府拜辭嚴世蕃置酒送行席間屏人而語托他要查沈鍊過失楊順領命唯唯而去正是

合成毒藥惟需酒　鑄就鋼刀待舉手

可憐忠義沈經歷　還向偶人誇大口

却說楊順到任不多時適遇大同韃虜俺答引衆入寇應州地方連破了四十餘堡擄去男婦無筭楊順不敢出兵救援直待韃虜去後方纔遣兵調將為追襲之計一般篩鑼擊鼓搖旗放砲都是鬼弄那曾看見半個韃子的影兒楊順情知失機惧罪密諭將士搜獲避兵的平民將他剃頭斬首充做韃虜首級解往兵部報功那一時不知殺死了多少無辜的百姓沈鍊聞知其事心中大怒寫書一封教中軍官送與楊順中軍官聽得沈經歷是個攬禍的太歲書中不

知爲甚麼說話、那裡肯與他送、沈鍊就穿了青衣小帽在軍門伺候楊順出來、親自投遞楊順接來看時書中大畧說道、一人功名事極小、百姓性命事極大殺平民以冒功、於心何忍、况且遇韃賊止於擄掠、遇我兵反加殺戮是將帥之惡更甚於韃虜矣、書後又附詩一首、詩云

殺生報主意何如　解道功成萬骨枯
試聽沙場風雨夜　冤魂相喚覓頭顱

楊順見書大怒、扯得粉碎、却說沈鍊又做了一篇祭文、率領門下子弟、備了祭禮望空祭奠那些冤死之

鬼又作塞下吟云、

雲中一片虜烽高　出塞將軍已著勞
不斬單于誅百姓　可憐寃血染霜刀

又詩云

本為求生來避虜　誰知避虜反戕生
早知虜首將民假　悔不當時隨虜行

楊總督標下有個心腹指揮、姓羅名鎧、抄得此詩、並祭文密獻於楊順、楊順看了、愈加怨恨、遂將第一首詩改竄數字、詩曰

雲中一片虜烽高　出塞將軍枉著勞

（陳官稍粗人物卽此此只分付須迅不從有人矣）

何似借他除佞賊　不須奏請上方刀

爲就寄書、連改詩封固、就差羅鏡送與嚴世蕃、書中說沈鍊怨恨相國父子、陰結死士劍客、要來侻報仇、前番韃虜入寇、他吟詩四句、詩中有借虜除佞之語、意在不軌、世蕃見書大驚、卽請心腹御史路楷商議、路楷曰、不才若在按彼處、當爲相國了當這件大事、世蕃大喜、卽分付都察院、便差路楷巡按宣大、臨行世蕃治酒款別、說道、煩寄語楊公、同心協力、若能除却這心腹之患、當以侯伯世爵相酬、決不失信於二公也、路楷領諾、不一日、奉了欽差勅命、來到宣府、到

任與楊總督相見了路楷將世蕃所托之語一一對楊順說知楊順道學生爲此事朝思暮想廢寢忘餐恨無良策以處此人於死地路楷道彼此留心一來休負了嚴公父子的付托二來自家富貴的機會不可挫過楊順道說得是倘有可下手處彼此相報當日相別去了楊順思想路楷之言一夜不睡次早坐堂只見中軍官報道今有蔚州衛拿獲妖賊二名解到轅門外伏聽鈞旨楊順道喚進來解官磕了頭遞上文書楊順拆開看了呵呵大笑道這二名妖賊叫做閻浩楊胤夔係妖人蕭芹之黨原來蕭芹是白蓮

教的頭兒、向來出入虜地、慣以燒香惑衆哄騙虜酋俺荅、說自家有奇術、能呪人使人立死、喝城使城立頹、虜酋愚甚、被他哄動、尊爲國師、其黨數百人、自爲一營、俺荅幾次入寇、都是蕭芹等爲之向導、中國屢受其害、先前史侍郎做總督時、遣通事重賂虜中頭目脫脫、對他說道、天朝情願與你通好、將俺家布粟換你家馬、名爲馬市、兩下息兵罷戰、各享安樂、此是美事、只怕蕭芹等在内作梗、和好不終、那蕭芹原是中國一個無賴小人、全無術法、只是狡偽哄誘你家搶掠地方、他於中取事、郎主若不信、可要蕭芹試其

術法委的唱得城頹、呪得人死、那時合當重丹告呪人人不死、喝城城不頹、顯是欺誑、何不縛送天朝、天朝感郎王之德、必有重賞、馬市一成、歲歲享無窮之利、煞強如搶掠的勾當。脫脫點頭道是、對郎王俺答說了、俺答大喜、約會蕭芹、要將千騎隨之、從右衛而入、試其喝城之技、蕭芹自知必敗、改換服色、連夜脫身逃走、被居庸關守將盤詰、并其黨喬源、張攀隆等拿住、解到史侍郎處、招稱妖黨甚衆、山陝畿南處處俱有、一向分頭緝捕、今日閻浩、楊胤夔亦是數內有名妖犯、楊總督看見獲解到來、一者也算他上任一

功、二者要借這個題目害沈鍊、如何不喜、當晚就請路御史來後堂商議、道別個題目擺布沈鍊不了、只有白蓮教通虜一事聖上所最怒、如今將妖賊閻浩楊胤夔招中、竄入沈鍊名字、只說浩等平日師事沈鍊、沈鍊因失職怨望教浩等煽妖作幻、勾虜謀逆天幸今日被擒乞賜天誅、以絕後患先用密禀禀知嚴家、教他叮囑刑部作速覆本、料這番沈鍊之命、必無逃矣路楷拍手道、妙哉妙哉兩個當時就商量了本稿約齊了同時發本嚴嵩先見了本稿及禀帖便、教嚴世蕃傳語刑部都則問尚書許論、走個罷軟沒

用的老兒聽見嚴府分付、不敢怠慢、連忙覆本、一依楊路二人之議、聖旨倒下、妖犯着本處巡按御史即時斬決、楊順蔭一子錦衣衛千戶、路楷紀功、陞遷三級、俟京堂缺推用、話分兩頭、却說楊順自發本之後、便差人密地裏拿沈鍊下於獄中、慌得徐夫人和沈袞沈褒沒做理會、急尋義叔賈石商議、賈石道此必楊路二賊爲嚴家報仇之意、既然下獄、必然誣陷以重罪、兩位公子及今逃竄遠方、待等嚴家勢敗、方可出頭、若住在此處、楊路二賊、決不干休、沈袞道未曾看得父親下落、如何好去、賈石道尊大人犯了對頭

决無保全之理、公子以宗祀爲重豈可拘於小孝、自取滅絶之禍可勸令堂老夫人早爲遠害全身之計、尊夫人處賈某自當央人看覷、不煩懸念二沈便將賈石之言、對徐夫人說知、徐夫人道你父親無罪陷獄、何忍棄之而去、賈叔叔雖然相厚、終是個外人、我料楊路二賊奉承嚴氏、亦不過與你爹爹作對、終不然累及妻子、你若畏罪而逃、父親倘然身死骸骨無收、萬世罵你做不孝之子、何顔在世爲人乎、說罷、大哭不止、沈衮沈褒齊聲慟哭、賈石聞知徐夫人不允、嘆惜而去、過了數日、賈石打聽的實、果然扭入白蓮

乃見正論

敎之黨、問成死罪、沈鍊在獄中大罵不止、楊順自知理虧、只恐臨時處決、怕他在衆人面前毒罵不好看相、預先問獄官責取病狀、將沈鍊結果了性命、賈石將此話報與徐夫人知道、母子痛哭自不必說、又虧賈石多有識熟、人情買出屍首、囑付獄卒、若官府要梟示時、把個假的答應、却瞞着沈袞兄弟私下備棺盛殮、埋於隙地、事畢、方纔向沈袞說道、尊大人遺體已得保全、直待事平之後、方好指點與你知道、今猶未可洩漏、沈袞兄弟感謝不已、賈石又苦口勸他弟兄二人逃走、沈袞道、極知久佔叔叔高居、心上不安、

奈家母之意、欲待是非稍定、撥出盤柩以此遲延不決賈石怒道、我賈某生平為人謀而盡忠、今日之言、全是為你家門戶、豈因久佔住房、就從你們起身之理既嫂嫂老夫人之意已定我亦不敢相强、但我有一小事卽欲遠出、有一年半載不回你母子自小心安住便了、覷着壁上貼得有前後出師表各一張、乃是沈鍊親筆楷書、賈石道、這兩幅字、可揭來送我、一路上做個記念、他日相逢以此為信沈衮就揭下二紙雙手摺疊遞與賈石賈石藏於袖中、流淚而別、原來賈石筭定、楊路二賊、設心不善、雖然殺了沈鍊、未

肯干休、自己與沈鍊相厚、必然累及、所以預先逃走、在河南地方宗族家權將居住、不在話下、却說路楷見刑部覆本有了聖旨、便於獄中取出閻浩張胤夔斬訖、并要割沈鍊之首、一同梟示、誰知沈鍊屍已被賈石買去了、官府也那裡辨驗得出、不在話下、再說楊順看見止於蔭子、心中不滿、便向路楷說道、當初嚴東樓許我事成之日、以侯伯爵相酬、今日失言、不知何故、路楷沉思半晌答道、沈鍊是嚴家緊對頭、今止誅其身、不曾波及其子、斬草不除根、萌芽復發、相國不足我們之意、想在於此、楊順道、若如此何難

之有如今再上個本說沈鍊雖誅其子亦宜知情還該坐罪抄沒家私庶國法可伸人心知懼再訪他同射草人的幾個狂徒并借屋與他住的一齊拿來治罪出了嚴家父子之氣那時卻將前言取賞看他有何推托路楷道此計大妙事不宜遲乘他家屬在此一網而盡豈不快哉只怕他兒子知風逃避卻又費力楊順道高見甚明一面寫表申奏朝廷再寫禀帖到嚴府知會自述孝順之意一面預先行牌保安州知州着用心看守犯屬勿容逃遁只等旨意批下便去行事詩曰

破巢完卵從來少　削草除根勢或然
可惜忠良遭屈死　又將家屬媚當權

再過數日、聖旨下了州裡奉着憲牌、差人來拿沈鍊家屬、并查平素往來諸人姓名、一一挨拿只有賈石名字先經出外只得將在逃開報此見賈石見幾之明也時人有詩贊云

義氣能如賈石稀　全身遠避更知幾
任他羅網空中布　爭奈仙禽天外飛

却說楊順見拿到沈袞沈褒、親自鞫問要他招承通虜實迹二沈高聲叫屈、那里肯招、被楊總督嚴刑拷

打、打得體無完膚沈袞沈褒熬鍊不過雙雙死於杖下、可憐少年公子、都入枉死城中、其同時拿到犯人都坐個同謀之罪累死者何止數十人、幼子沈袠尚在襁褓免罪隨着母徐氏另徙在雲州極邊、不許在保安居住、路楷又與楊順商議道沈鍊長子沈襄是紹興有名秀才、他時得地、必然銜恨於我輩、不若一并除之、永絕後患亦要相國知我用心、楊順依言、便行文書到浙江、把做欽犯嚴提沈襄來問罪、又分付心腹經歷金紹、擇取有才幹的差人、齎文前去、囑他中途伺便、便行謀害、就所在地方、討個病狀回繳、事

辰之日差人重賞金紹許他薦本超遷金紹領了台旨汲汲而回着意的選兩名積年幹事的公差無過是張千李萬金紹喚他到私衙賞了他酒飯取出私財二十兩相贈張千李萬道小人安敢無功受賜金紹道這銀兩不是我送你的是總督楊爺賞你的教你齎文到紹興去拿沈襄一路不要放鬆他須要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回來還有重賞若是怠慢總督老爺衙門不是取笑的你兩個自去回話張千李萬道莫說總督老爺鈞旨就是老爺分付小人怎敢有違收了銀兩謝了金經歷在本府領下公文疾忙上路

往南進發、却說沈襄號小霞是紹興府學禀膳秀才、他在家久聞得父親以言事獲罪、發去口外為民甚是掛懷欲親到保安州一看、因家中無人主管、行止兩難、忽一日本府差人到來不由分說將沈襄鎖縛解到府堂知府教把文書與沈襄看了備細說將回文和犯人交付原差囑他一路小心、沈襄此時方知父親及二弟俱已死於非命、母親又遠徙極邊放聲大哭、哭出府門只見一家老小、都在那里攪做一團的啼、哭原來文書上有奉旨抄沒的話、本府已差、縣尉封鎖了家私將人口盡皆逐出沈小霞聽說真是

苦上加苦、哭得咽喉無氣、霎時間親戚都來與、小霞話別、明明知此去多凶少吉、少不得說幾句勸解的言語、小霞的丈人孟春元取出一包銀子、送與二位公差、求他路上看顧女婿、公差嫌少不受、孟氏娘子又添上金簪子一對、方纔收了、沈小霞帶着哭分付孟氏道、我此去死多生少、你休爲我憂念、只當我已死一般、在爺娘家過活、你是書禮之家、諒無再醮之事、我也放心得下、指着小妻聞淑女說道、只這女子年紀幼小、又無處着落、合該教他改嫁、奈我三十無子、他却有兩個半月的身孕、他日倘生得一男、也不絕

了沈氏香烟娘子你看我平日夫妻面上一發帶他到丈人家去住幾時等待十月滿足生下或男或女那時憑你發遣他去便了話聲未絕只見聞氏淑英說道官人說那里話你去數千里之外沒個親人朝夕看覷怎生放下大娘自到孟家去奴家情願蓬首垢面一路伏侍官人前行一來官人免致寂寞二來也替大娘分得些憂念沈小霞道得個親人做伴我非不欲但此去多分不幸累你同死他鄉何益聞氏道老爺在朝爲官官人一向在家誰人不知便誣陷老爺有些不是的勾當家鄉隔絕豈是同謀妾挈着

官人到官申辨決然罪不至死就使官人下獄還留賤妾在外尚好照管孟氏也放丈夫不下聽得聞氏說得有理極力攛掇丈夫帶淑女同去沈小霞平日素愛淑女有才有智又見孟氏苦勸只得依允當夜衆人齊到孟春元家歇了一夜次早張千李萬催趲上路聞氏換了一身布衣將青布裹頭別了孟氏背着行李跟着沈小霞便走那時分別之苦自不必說一路行來聞氏與沈小霞寸步不離茶湯飯食都親自搬取張千李萬初時還好言好語過了揚子江到徐州起旱料得家鄉已遠就做出嘴臉來呼幺喝六

漸漸難爲他夫妻兩個來了閻氏看在眼裡私對丈夫說道看那兩個潑差人不懷好意奴家女流之輩不識路徑若前途有荒僻曠野的所在須是用心隄防沈小霞雖然點頭心中還只是半疑不信又行了幾日看見兩個差人不住的交頭接耳私下商量說話又見他包裹中有倭刀一口其白如霜忽然心動害怕起來對閻氏說道你說這潑差人其心不善我也覺得有七八分了明日是濟寧府界上過了府去便是大行山梁山濼一路荒野都是响馬出入之所倘到彼處他們行兇起來你也救不得我我也救不

聞氏女中丈夫俠閨有用之才

得你如何是好聞氏道既然如此官人有何脫身之計請自方便留奴家在此不怕那兩個潑差人生吞了我沈小霞道濟寧府東門內有個馮主事丁憂在家此人最有俠氣是我父親極相厚的同年我明日去投奔他他必然相納只怕你婦人家沒志量打發這兩個潑差人累你受苦於心何安你若有力量支持他我去也放膽不然與你同生同死也是天命當然死而無怨聞氏道官人有路儘走奴家自會擺佈不勞掛念這里夫妻暗地商量那張千李萬辛苦了一日喫了一肚酒齁齁的熱睡 依不覺次日早起

上路沈小霞問張千道前去濟寧還有多少路張千道只四十里半日就到了沈小霞道濟寧東門內馮主事是我年伯他先前在京師時借過我父親二百兩銀子有文契在此他管過北新關正有銀子在家我若去取討前欠他見我是落難之人必然慨付取得這項銀兩一路上盤纏也得寬裕免致喫苦張千意思有些作難李萬隨口應承了向張千耳邊說道我看這沈公子不是忠厚之人況愛妾行李都在此處料無他故放他去走一遭取得銀兩都是你我二人的造化有何不可張千道既然如此到飯店安歇行

李、我守住小娘子在店上、你緊跟着同去、萬無一失

話休絮煩、看看巳牌時分、早到濟寧城外、揀個潔淨

店兒安放了行李、沈小霞便道、你二位同我到南門

走遭、轉來喫飯未遲、李萬道、我同你去、或者他家留

酒飯也不見得、聞氏故意對丈夫道、常言道人面逐

高低、世情着冷暖、馮主事雖然欠下老爺銀兩、見老

爺死了、你又在難中、誰肯唾手交還、枉自討個厭賤、

不如喫了飯趕路爲上、沈小霞道、這里進城到東門

不多路、好歹去走一遭、不折了什麼便宜、李萬貪了

這二百兩銀子、一力攛掇該去、沈小霞分付聞氏道

寫閻氏好伴不妝

耐心坐坐若尋得快時便是沒想頭了他若好意留飲必然有些賞發明日領個轎兒擡你去還幾日在莊上坐坐看你好生不慣閻氏覷個空向丈夫丟個眼色又道官人早回休教奴久待則個李萬笑道去多少時有許多說話好不老氣閻氏見丈夫去了故意招李萬轉來囑付道若馮家留飯坐得久時千萬勞你催促一聲李萬答應道不消分付比及李萬下階時沈小霞已走了一段路了李萬托着大意又且濟寧是他慣走的熟路東門馮主事家他也認得全不疑惑走了幾步又裏急起來覷個毛坑上自在方

便了慢慢的望東門而去却說沈小霞回頭看時不見了李萬做一口氣急急的跑到馮主事家也是小霞合當有救正值馮主事獨自在廳兩人京中舊時識熟此時相見喫了一驚沈襄也不作揖扯住馮主事衣袂道借一步說話馮主事已會意了便引到書房裡面沈小霞放聲大哭馮主事道年兄有話快說休得悲傷悞其大事沈小霞哭訴道父親被嚴賊屈陷已不必說了兩個舍弟隨任的都被楊順路楷殺害只有小姪在家又行文本府提去問罪一家宗祀眼見滅絕又兩個差人心懷不善只怕他受了楊路

二賊之囑到前途大行梁山等處暗算了性命尋思一計脫身來投老年伯老年伯若有計相庇我亡父在天之靈必然感激若老年伯不能遮護小姪便就此觸階而死死在老年伯面前强似死于奸賊之手馮主事道賢姪不妨我家臥室之後有一層複壁儘可藏身他人搜檢不到之處今送你在內權住數日我自有道理沈襄拜謝道老年伯便是重生父母馮主事親執沈襄之手引入臥房之後揭開地板一塊有個地道從此鑽下約走五六十步便有亮光有小小廊屋三間四面皆樓牆圍裹果是人迹不到之處

每日茶飯都是馮主事親自送入他家法極嚴誰人敢洩漏半個字正是

深山堪隱豹　柳密可藏鴉
不須愁漢吏　自有魯朱家

且說這一日李萬上了毛坑望東門馮家而來、到於門首問老門公道主事老爺在家麼老門公道在家裡、又問道有個穿白的官人來見你老爺曾相見否老門公道正在書房裡喫飯哩李萬聽說一發放心、看看等到未牌、果然廳上走一個穿白的官人出來李萬急上前看時、不是沈襄那官人逕自出門去了、

李萬等得不耐煩肚裡又饑不免問老門公道你說老爺留飯的官人如何只管坐了去不見出來老門公道方纔出去的不是李萬道老爺書房中还有客沒有老門公道這到不知李萬道方纔那穿白的是甚人老門公道是老爺的小舅常常來的李萬道老爺如今在那里老門公道老爺每常飯後定要睡一覺此時正好睡哩李萬聽得話不投機心下早有二分慌了便道不瞞大伯說在下是宣大總督老爺差來的今有紹興沈公子名喚沈襄號沈小霞係欽提人犯小人提押到於貴府他說與你老爺有同年叔

也好一嚇罵閃

都要瞞公各什[illegible]點

姪之誼要來拜望在下同他到宅他進宅去了在下等候多時不見出來想必遲在書房中大伯你還不知道煩你去催促一聲教他快快出來要趕路老門公故意道你說的是甚麼話我一些不懂李萬耐了氣又細細的說一遍老門公當面的一啐罵道見鬼何常有什麼沈公子到來老爺在喪中一槩不接外客這門上是我的干紀出入都是我通禀你却說這等鬼話你莫非是白日撞麼強裝麼公差名色掏摸東西的快快請退休纏你爺的帳李萬听說愈加着急便發作起來道這沈襄是朝廷要緊的人犯

不是當耍的、請你老爺出來、我自有話說、老門公道、老爺正磕睡、沒甚事、誰敢去稟、你這猴子好不達時務、說罷洋洋的自去了、李萬道這個門上老兒好不知事、央他傳一句話甚作難、想沈褒定然在內、我奉軍門鈞帖、不是私事、便闖進去怕怎的、李萬一時粗莽、直撞入廳來、將照壁拍了又拍、大叫道沈公子好走動了、不見答應、一連叫喚了數聲、只見裡頭走出一個年少的家童出來、問道管門的在那里、放誰在廳上喧嚷、李萬正要叫住他說話、那家童在照壁後張了張兒、向西邊走去了、李萬道莫非書房在那西

快点

邊我且自去看看怕怎的從廳後轉西走去原來是一帶長廊李萬看見無人只顧望前而行只見屋宇深邃門戶錯雜頗有婦人走動李萬不敢縱步依舊退回廳上聽得外面亂嚷李萬到門首看時卻是張千來尋李萬不見正和門公在那里鬧口張千一見了李萬不由分說便罵道好夥計只貪圖酒食不幹正事巳牌時分進城如今申牌將盡還在此間蕩不催趲犯人出城去待怎麼李萬道呸那有什麼酒食連人也不見個影兒張千道是你同他進城的李萬道我只登了個東被蛮子上前了幾步跟他不上一

直趕到這裡、門上說有個穿白的官人在書房中留飯、我就定是他了、等到如今不見出來門上人又不肯通報清水也討不得一杯喫、老哥煩你在此等候等候替我、到下處醫了肚皮再來張千道有你這樣不幹事的人是甚麼樣犯人、都放他獨自行走就是書房中、少不得也隨他進去、如今知他在裡頭不在裡頭還虧你放慢線兒講話這是你的干紀不關我事、就罷便走李萬趕上扯住道人是在裡頭料沒處去、大家在此帮說句話兒、催他出來、也是個道理、你是吃飽的人、如何去得這等要緊張千道他的小老

婆在下處方纔雖然囑付店主人看守只是放心不下這是沈襄穿鼻的索兒有他在不怕沈襄不來李萬道老哥說得是當下張千先去了李萬忍着肚飢守到晚並無消息看看日沒黃昏李萬腹中餓極了看見間壁有個點心店兒不免脫下布衫抵當幾文錢的火燒來喫去不多時只聽得扛門聲響急跑來看馮家大門已閉上了李萬道我做了一世的公人不曾受這般嘔氣主事是多大的官兒門上直恁作威作勢也有那沈公子好笑老婆行李都在下處既然這裡留宿信也該寄一個出來事已如此只得在

房簷下胡亂過一夜天明等個知事的管家出來、與他說話、此時十月天氣雖不甚冷、半夜裡起一陣風楸楸的下幾點微雨衣服都沾濕了好生凄楚捱到天明、雨止只見張千又來了、却是聞氏再三再四催逼他來的張千身邊帶了公文解批、和李萬商議只等開門一擁而入在廳上大驚小怪高聲發話老門公攔阻不住一時間家中大小都聚集來、七嘴八張好不熱鬧街上人聽得宅裡鬧吵也聚攏來、圍住大門外閑看驚動了、那有仁有義守孝在家的馮主事從裡面踱將出來、且說馮主事、怎生模樣、

頭帶梔子花匾摺孝頭巾身穿反摺縫稀眼粗蔴

衫腰繫麻繩足着草履

衆家人聽得咳嗽響道一聲老爺來了都分立在兩邊主事出廳問道爲甚事在此喧嚷張千李萬上前施禮道馮爺在上小的是奉宣大總督爺公文來的到紹興拿得欽犯沈襄經由貴府他說是馮爺的年侄要來拜望小的不敢阻擋容他進見自昨日上午到宅至今不見出來有誤程限管家們又不肯代稟伏乞老爺天恩快些打發上路張千便在胸前取出解批和官文呈上馮主事看了問道那沈襄可是沈

經歷沈錬的兒子麼李萬道正是馮主事掩着兩耳把舌頭一伸說道你這班配軍好不知利害那沈襄是朝廷欽犯尚猶自可他是嚴相國的仇人那個敢容納他在家他昨日何曾到我家來你却亂話官府聞知傳說到嚴府去我是當得起他怪的你兩個配軍自不小心不知得了多少錢財買放了要緊人犯却來圖賴我叫家童與他乱打那配軍出去把大門閉了不要惹這閑是非嚴府知道不是當耍馮主事一頭罵一頭走進宅去了大小家人奉了主人之命推的推攙的攙煞時間被衆人擁出大門之外閉了

門兀自聒得嘈嘈的亂罵張千李萬面面相覷開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縮不進張千埋怨李萬道昨日是你一力攛掇教放他進城如今你自去尋他李萬道且不要埋怨和你去問他老婆或者曉得他的路數再來抓尋便了張千道說得是他是恩愛的夫妻昨夜漢子不回那婆娘背地流淚巴巴的獨坐了兩三個更次他漢子的行藏老婆豈有不知兩個一頭說話飛蓬出城徑到飯店中來卻說聞氏在店房裡面聽得差人聲音慌忙移步出來問道我官人如何不來張千指李萬道你只問他就是李萬將昨日往毛

廝出恭、走慢了一步、到馮主事家起先如此如此、以後這般這般備細說了、張千道、今早空肚皮進城、就喫了這一肚寡氣、你丈夫想是真個不在他家了、必然還有個去處、難道不對小娘子說的、小娘子起早說來、我們好去抓尋、說猶未了、只見閻氏噙着眼淚一雙手扯住兩個公人叫道、好好還我丈夫來、張千李萬道、你丈夫自要去、拜什麼年、伯我們好意容他去走走、不知走向那里去了、連累我們在此着急、沒處抓尋、你到問我要丈夫、難道我們藏過了他、說得好笑、兩下秖秖閙、閻氏氣忿忿地對虎一般坐下、閻氏到

是在外面攔住出路、雙足頓地、放聲大哭、叫起屈來、老店主聽得忙來解勸、閻氏道公公有所不知、我丈夫三十無子、娶奴爲妾、奴家跟了他二年了、幸有三個多月身孕、我丈夫割捨不下、因此奴家千里相從、一路上寸步不離、那日爲盤纏缺少、要去見那年伯、是李牌頭同去的、那曉一夜不回、奴家已自疑心、今早他兩個自回、一定將我丈夫謀害了、你老人家替我做主、還我丈夫便罷、休老店主道小娘子休得急性、那排長與你丈夫前日無怨、往日無仇、者甚來由、要壞他性命、閻氏哭聲轉哀道公公你不知道我丈

夫是嚴閣老的仇人他兩個必定受了嚴府的囑托來的或是他要去嚴府請功公公你詳情他千鄉萬里帶着奴家到此豈有沒半句說話突然去了就是他要走時那同去的李牌頭怎肯放他你要奉承嚴府害了我丈夫不打緊教奴家孤身婦女看着何人公公這兩個殺人的賊徒煩公公帶着奴家同他去官府處叫冤張千李萬被這婦人一哭一訴就要分析幾句沒處插嘴老店主聽見聞氏說得有理也不免有些疑心到可憐那婦人起來只得勸道小娘子說便是這般說你丈夫未曾死也不見得好歹再等

孫佗一日閻氏道係公公曾係一日不打緊那兩個殺人的兇身乘機走脫了道千係卻是誰當張千道若果然謀害了你丈夫要走脫時我弟兄兩個又到這里則甚閻氏道你欺負我婦人家沒張智又無指望姦騙我好好的說我丈夫的屍首在那里少不得當官也要還我個明白老店官見婦人口嘴利害再不敢言語店中間看的一時間聚了四五十人問說婦人如此苦切人人惱惧那兩個差人都道小娘子要去叫冤我們引你到兵備道去閻氏向着衆人深深拜福哭道多承列位路見不平可憐我落難孤身

指引則個這兩個兇徒相煩列位替奴家拿他同去，莫放他走了。眾人道不妨事在我們身上張千李萬欲向眾人分剖時，未說得一言半字眾人便道兩個排長不消辯得虛則虛實則實若是沒有此情，隨着小娘子到官怕他則甚婦人一頭哭一頭走眾人簇着張千李萬憑做一陣的都到兵備道前道裡尚未開門那一日正是放告日期閻氏束了一條白布裙逕搶進柵門看見大門上架着那大鼓鼓架上懸着個槌兒閻氏搶槌在手，向鼓上亂撾撾得那鼓振天的響唬得中軍官失了三魂把門吏喪了七魄一齊

跑來、將繩縛住喝道這婦人好大膽閻氏哭到在地、口稱潑天寃枉、只見門內幺喝之聲開了大門王兵備坐堂問擊鼓者何人、中軍官將婦人帶進閻氏且哭且訴將家門不幸遭变一家父子三口死於非命只剩得丈夫沈褒昨日又被公差中途謀害有枝有葉的細說了一遍王兵備喚張千李萬上來問其緣故張千李萬說一句、婦人純剪一句婦人說得、句句有理、張千李萬抵搪不過王兵備思想道那嚴府勢大私謀殺人之事往往有之、此情難保其無便差中軍、官押了三人發去本州勘審那知州姓賀奉了這

項公事不敢怠慢即時拘了店主人到來聽四人的口詞婦人一口咬定二人謀害他丈夫李萬招稱爲出恭慢了一步因而相失張千店主人都據實說了一遍知州委決不下那婦人又十分哀切像個眞情張千李萬又不肯招認想了一回將四人閉於空房打轎去拜馮主事看他口氣若何馮主事見知州來拜急忙迎接歸廳茶罷賀知州提起沈襄之事纔說得沈襄二字馮主事便掩着雙耳道此乃嚴相公仇家學生雖有年誼平素實無交情老公祖休得下問恐嚴府知道有累學生說罷站起身來道老公祖既

有公事不敢留坐了賀知州一場沒趣只得作別在轎上想道據馮公如此俱怕嚴府沈襄必然不在他家或者被公人所害也不見得或者去投馮公見拒不納別走個相識人家去了亦未可知回到州中又取出四人來問聞氏道你丈夫除了馮主事州中還認得有何人聞氏道此地並無相識知州道你丈夫是甚麼時候去的那張千李萬幾時來回復你的說話聞氏道丈夫是昨日未喫午飯前就去的卻是李萬同出店門到申牌時分張千假說催趲上路也到城中去了天晚方同來張千兀自向小婦人說道我

李家兄弟跟着你丈夫馮主事家歇了明日我早去催他出城今早張千去了一個早晨兩人雙雙而回單不見了丈夫不是他謀害了是誰若是我丈夫不在馮家、昨日李萬就該追尋了、張千也該着忙如何將好言語穩住小婦人其情可知一定張千李萬兩個在路上預先約定却教李萬乘夜下手今早張千進城兩個乘早將屍首埋藏停當却來回復我小婦人望青天爺爺明鑑賀知州道說得是張千李萬正要分辨知州相公喝道你做公差所幹何事若非用計謀死必然得財買放有何理說喝教手下將那張

大快處　大快處　快處

李重責三十，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張千李萬只是不招。婦人在旁，只顧哀哀的痛哭。知州相公不忍，便討夾棍將兩個公差夾起。那公差其實不曾謀死，雖然負痛，怎生招得。一連上了兩夾，只是不招。知州相公再要夾時，張李受苦不過，再三哀求道：「沈襄實未曾死。乞爺爺立個限期，差人押小的挨尋沈襄，還那聞氏便了。」知州也沒有定見，只得勉從其言。聞氏且發尼姑庵住下。差四名民壯，鎖押張千李萬二人追尋沈襄，五日一比。店主釋放寧家。將情具由申詳兵備道。道裡依繳了。張千李萬一條鐵鍊鎖着，四名

民壯俞蓄監押帯得幾兩盤纏、都被民壯搜去爲、酒食之費一把倭刀、也當酒喫了、那臨清去處又大茫茫蕩蕩來千去萬那里去尋沈公子也不過、一時脫身之法、聞氏在尼姑庵住下、剛到五日、准准的、又到州裡去啼哭要生要死、州守相公沒奈何、只苦得批較、差人張千李萬一連比了十數限不知打了多少竹批打得爬走不動、張千得病身死、单单剩得李萬只得到尼姑庵來拜求聞氏道、小的情極不得不說了、其實奉差來時、有經歷金紹口傳楊總督鈞旨、教我中途害你丈夫就所在地方、討個結狀回報我等

口雖應承怎肯行此不仁之事不知你丈夫何故忽然逃走與我們實實無涉青天在上若半字虛情全家禍滅如今官府五日一比兄弟張千已自打死小的又累死也是冤枉你丈夫的確未死小娘子他日夫婦相逢有日只求小娘子你去州裡啼啼哭哭寬小的比限完全狗命便是陰德閻氏道據你說不曾謀害我丈夫也難准信既然如此說奴家且不去禀官容你從容查訪只是你們自家要上緊用心休得怠慢李萬喏喏連聲而去有詩爲証

白金廿兩釀兇謀　誰料中途已失囚

鎖打禁持熬不得　尼庵苦向婦人求

官府立限緝獲沈襄一來爲他是總督衙門的祭犯二來爲婦人日日哀求所以上緊嚴比今日也是那李萬不該命絕恰好有個檢會邸說總督楊順御史路楷兩個日夜商量承嚴府指望旦夕封侯拜爵誰知朝中有個兵科給事中吳時來風聞楊順橫殺平民冒功之事把他盡情劾奏一本并劾路楷朋奸助惡　嘉靖爺正當設醮祝釐見說殺害平民大傷和氣龍顏大怒着錦衣衛扭解來京問罪嚴嵩見聖怒不測一時不及救護我底戲他於中調停止於削

意

辭為民可笑楊順路楷殺人媚人至此徒為人笑有何益哉再說賀知州聽得楊總督去任已自把這公事看得冷了又聞氏連次不來哭稟兩個差人又死了一個只剩得李萬又苦苦哀求不已賀知州分付打開鐵鏈與他個廣捕文書只教他用心緝訪明是放鬆之意李萬得了廣捕文書猶如捧了一道赦書連連磕了幾個頭出得府門一道烟走了身邊又無盤纏只得求乞而歸不在話下卻說沈小霞在馮主事家複壁之中住了數月外邊消息無有不知都是馮主事打聽將來說與小霞知道曉得聞氏在尼姑

應寄居、暗暗歡喜、過了年餘、已知張千李萬都逃了、這公事漸漸懶散、馮主事特地收拾內書房三間、安放沈襄在內讀書、只不許出外、外人亦無有知者、馮主事三年孝滿、爲有沈公子在家、也不去起復做官、光陰似箭、一住八年、値嚴嵩一品夫人歐陽氏卒、嚴世蕃不肯扶柩還鄉、唆父親上本留己待養、却於喪中、簇擁姬妾、日夜飲酒作樂、 嘉靖爺天性至孝、訪知其事、心中甚是不悅、時有方士藍道行善扶鸞之術、天子召見、教他請仙、問以輔臣賢否、藍道行奏道、臣所召乃是上界眞仙、正直無阿、爲一筭下判斷、有

[illegible]長執古瓷禮之誰也

符聖心乞恕微臣之罪　嘉靖爺道朕正願聞天心正論與卿何涉豈有罪卿之理藍道行書符念呪神箕自動寫出十六個字來道是

高山番草　父子閣老　日月無光　天地顛倒

嘉靖爺看了問藍道行道卿可解之藍道行奏道微臣愚昧未解　嘉靖爺道朕知其說高山者山字連高乃是嵩字番草者番字草頭乃是蕃字此指嚴嵩嚴世蕃父子二人也朕久聞其專權誤國今仙機示朕朕當即爲處分卿不可洩於外人藍道行叩頭口稱不敢受賜而出從此　嘉靖爺漸漸疎了嚴嵩

有御史鄒應龍看見機會可乘遂劾奏嚴世蕃憑藉
父勢、賣官鬻爵許多惡跡宜加顯戮其父嚴嵩溺愛
惡子、植党蔽賢宜亟賜休退、以清政本、 嘉靖爺見
疏大喜即升應龍爲通政右參議嚴世蕃下法司擬
戍充軍之罪嚴嵩回籍未幾、又有江西巡按御史林
潤復奏嚴世蕃、不赴軍伍、居家愈加暴橫強占民間
田產畜養奸人、私通倭虜、謀爲不軌、得旨三法司提
問問官勘實覆奏嚴世蕃、即時處斬抄沒家財嚴嵩、
發養濟院終老、被害諸臣盡行昭雪馮主事得此書
信攏忙報與沈襄知道放他出來、到尼姑庵訪問鄒

聞淑女夫婦相見抱頭而哭聞氏離家時懷孕三月今在菴中生下一孩子已十歲了聞氏親自教他念書五經皆已成誦沈襄歡喜無限爲主事方上京補官教沈襄同去訟理父冤聞氏暫迎歸本家園上居住沈襄從其言到了北京爲主事先去拜了通政司鄒參議將沈鍊父子冤情說了然後將沈襄訟冤本稿送與他看鄒應龍一力擔當次日沈襄將奏本往通政司掛號投遞聖旨下沈襄忠而獲罪准復原官仍進一級以旌其直妻子召還原籍所沒入財產府縣官照數給還沈襄食廩年久准貢諒授知縣之

職沈襄後上疏謝恩疏中奏道臣父鍊向在保安因目擊宣大總督楊順殺戮平民冒功，吟詩感嘆，適值御史路楷陰受嚴世蕃之囑，巡按宣大，與楊順合謀，陷臣父於極刑，并殺臣弟二人，臣亦幾於不免，冤未雪，危宗幾絕，受禍之慘，莫如臣家。今嚴世蕃正法，而楊順、路楷安然保首領於鄉，使邊廷萬家之怨骨銜恨無伸，臣家三命之冤魂含悲莫控，恐非所以肅刑典而慰人心也。 聖旨准奏，復提楊順、路楷到京問成死罪，監 刑部牢中待決。沈襄來別馮主事，要親到雲州迎接母親和兄弟沈袞到京，依傍馮主事

寓所相近居住然後往保安州訪求父親骸骨負歸埋葬爲主事道老年嫂處適纔已打聽個消息在雲州康健無恙令弟沈袠已在彼游庠了下官當遣人迎之尊公遺體要緊賢侄速往訪問到此相會令堂可也沈襄領命逕往保安一連尋訪兩日並無踪跡第三日因倦借坐人家門首有老者從內而出延進草堂喫茶見堂中掛一軸子乃楷書諸葛孔明兩次出師表也表後但寫年月不着姓名沈小霞看了又看目不轉睛老者道客官爲何看之沈襄道動問老丈此字是何人所書老者道此乃吾亡友沈青霞之

筆也沈小霞道爲何留在老丈處老者道老夫姓賈名石當初沈青霞編管此地就在舍下作寓老夫與他八拜之交最相契厚不料後遭奇禍老夫惧怕連累也往河南逃避帶得這二幅出師表裱成一幅時常展翫見吾兄之面楊總督去任後老夫方敢還鄉嫂嫂徐夫人和幼子沈袠徙居雲州老夫時常去看他近日聞得嚴家勢敗吾兄必當昭雪已曾遣人去雲州報信恐沈小官人要來移取父親靈柩老夫將此軸懸挂在中堂好教他認認父親遺筆沈小霞這纔連忙拜倒在地口稱恩叔賈石慌忙扶起道足下

果是何人沈小霞道小侄沈襄此軸乃亡父之筆也賈石道聞得楊順這廝差人到貴府來提賢侄要行一網打盡之計老夫只道也遭其毒手不知賢侄何以得全沈小霞將臨清事情備細說了一遍賈石叫稱難得便分付家童治飯款待沈小霞問道父親靈柩恩叔必知乞煩指引一拜賈石道你父親屈死獄中是老夫偷尸埋葬一向不敢對人說知今日賢侄來此徼回故土也不枉老夫一片用心說罷剛欲出門只見外面一位小官人騎馬而來賈石指道遇巧遇巧恰好令弟來也那小官便是沈袞下馬相見賈

石指沈小霞道此位乃大令兄諱襄的便是此日弟兄方纔識面恍如夢中相會、抱頭而哭賈石領路三人同到沈青霞墓所但見亂草迷離、土堆隱起賈石引二沈拜了、二沈俱哭倒在地賈石勸了一回道正要商議大事、休得過傷二沈方纔收淚賈石道二哥三哥當時死於非命也虧了獄卒毛公存仁義之心可憐他無辜被害將他屍藁葬於城西三里之外毛公雖然已故老夫亦知其處若扶令先尊靈柩回去一起帶回使他父子魂魄相依二位意下何如二沈道恩叔所言正合愚弟兄之意當日又同賈石到城

西看了、不勝悲感、次日另備棺木、擇吉破土重新殯、殮三人面色如生毫不朽敗此乃忠義之氣所致也二沈悲哭自不必說當時備下車仗擡了三個靈柩別了賈石起身、臨別沈襄對賈石道這一軸出師表小侄欲問恩叔取去供養祠堂幸勿見拒、賈石慨然許了、取下挂軸相贈、二沈就草堂拜謝、揮淚而別沈襄先奉靈柩到張家灣覓船裝載沈襄復身又到北京見了母親徐夫人同役了說話、拜謝了馮主事、起身此時京中官員無不追念沈青霞忠義憐小霞母子扶柩遠歸、也有送勘合的、也有贈賻金的、也有餽

贓儀的沈小霞只受勘合一張餘俱不受到了張家灣另換了官座船驛遞起人夫一百名牽纜走得好不快不一日來到臨清沈襄分付座船暫泊河下單身入城到馮主事家投了主事平安書信閘上領了閔氏淑女并十歲兒子下船先祭了靈柩後見了徐夫人那徐氏見了孫兒如此長大喜不可言當初只道沈門絕戶如今依舊有子有孫昔日寃家皆惡死見報天理昭然可見做惡人的到的喫虧做好人的到底便宜閒話休題到了浙江紹興府孟春元領了女兒孟氏在二十里外迎接一家骨肉重逢悲喜交

集蔣衮府停泊馬頭府縣官員都來弔孝督撫座已自清查給還二沈扶柩葬于祖塋墓守三年之制無人不稱大孝撫按又替沈鍊建造表忠祠堂春秋祭祀親筆出師表一翰至今供奉在祠堂之中服滿之日沈襄到京受職做了知縣爲官清正直升到黃堂知府聞氏所生之子少年登科與叔叔沈袞同年進士子孫世世書香不絕馮主事爲救沈襄一事京中重其義氣累官至吏部尚書忽一日夢見沈青霞來拜說道上帝憐其忠直已授北京城隍之職屈年兄爲南京城隍明日午時上任馮主事覺來甚以爲疑

至日午忽見轎馬來迎無疾而逝二公俱已爲神矣

有詩爲證詩曰

生前忠義骨猶香　魂魄爲神萬古揚
拚得奸魂沉地獄　皇天果報自昭彰